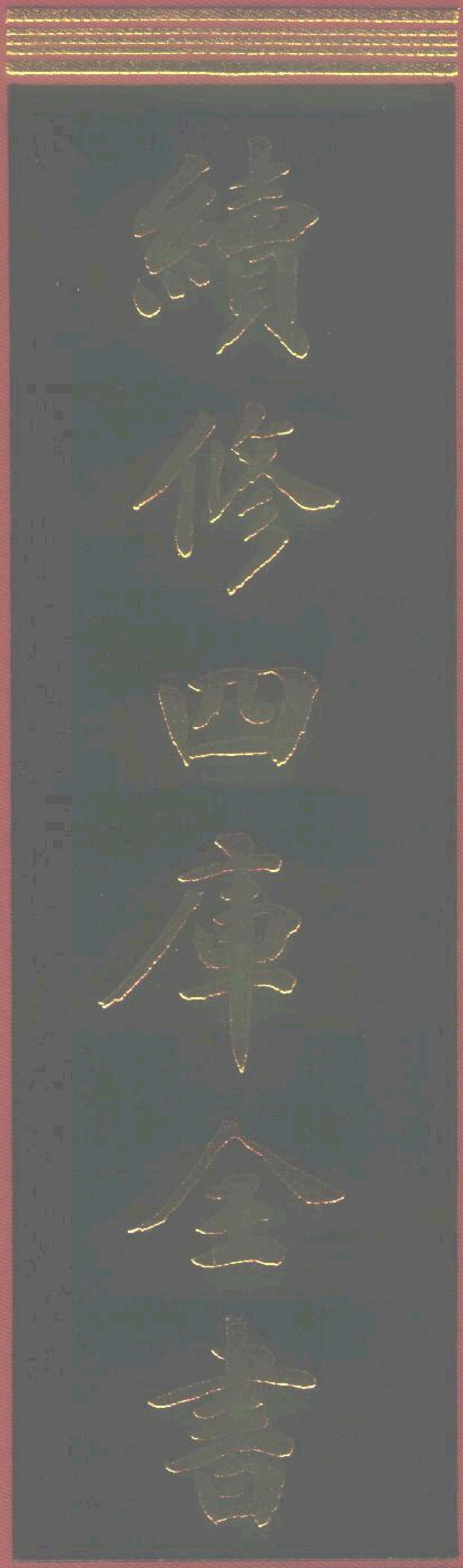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四二・史部・傳記類

兩浙名賢録五十四卷外録八卷（卷一至卷二十四）〔明〕徐象梅撰……一

70/995

兩浙名賢録序

纂撰出心風儆奏目光注睫受譬彼日星是以國史如日見古猶今方志若星聚明

作照吾浙地分牛斗一躔山鏡東西二目而漢占帝座晋驗少微氣值漸江虹流槜李丙宜與之爭耀西

必不忍長藏合數千百年輝山灼海之精茲不得不借一名士手於今日之徐君仲和使昭垂之也惟是

昔情常存繫此殘册今代不徃佳彼貽編浙有紀載如謝鍾虞吳會稽錢塘先後賢傳典録地記咸用沈

瀍靡從檢擷特侍郡邑記乘及省會通志而已顧郡縣必臚情而詳猥通總每戒濫而節縮猥甚則侄縮極則晦或去史而炫異或逞情而失實休顯售名易窮陋附見難集媿浮聲篇掛漏德以故骨憎錢譽寧

摘野聞傳虞米乞別思祕槀殆謂單帙時存眞是非外撰曾無過毀讚也徐君於是就史徵信搜乘摘誣論久乍歸碣方出地一廿秏借五探車迴聲削浮士之譽名探正人之譔與天下所公是提人心之未醒

人於一生揭其特重事有兩大衡其所至故或使之居彼而適稱出此而陡輕不作應聲蟲斥彼碧雲騢今所必怒後當見量不令位置違其恒素則於儒理孝忠二十餘則所爲匡廓台蕩江海間已灰之靈明

欲飛之情想者乎余惟兩浙產無媿千古今每用一人綱維一世東京節義實始子陵江左再安繫惟謝傳遜國忠希古之外良知敵伯安之脉黄忠簡之處父子不殊忠定内禪于忠肅之稱再造奚翅宣公奉

天是歷代有故浙必有人爲天下先也又如程巽隱之殉建文項襄毅之平陝亂屠康僖之請寬恤鄭端簡之編吾學沈司馬之論綱常是

朝家有故嘉亦有人爲浙士先也徐君自表兩浙士重於今天下

余更表嘉所產且以重兩浙併光數千載昭爲一星紀使之拱北輝離用之增明今日之日者也余昔在詞林檢繙地志下邑必推德涵武功名郡則稱穀峰兗乘若總撰則蜀無過升菴藝文荆獨許玄素楚紀

但楚紀外及仕輶游軒去此則徐君浙録矩矱近之然廖寬中秘採撰易成登轂富徐雖腹笥据摭難爲集翠工矣未易君臣允稱兄弟讀此未可謂浙無人也

賜進士及第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知制誥經筵日講

玉牒提調實録總裁繡水朱國祚譔

兩浙名賢錄序

天地非靈位不發於人文則精神不靈古今非陳迹不托於斯文則耳目不開後人之耳目即前人之精神是也前人之精神即後人之耳目是也孔子以是作開春秋之耳目子輿氏

以仁義開戰國之耳目司馬子長以記傳開二千二百六十餘年之耳目班掾父子以述作開一代之耳目迄今尚友者低徊千古揖讓一堂如親見其人覩其事開卷指掌即可以啓後人之聾瞶者也浙東西為天地具

靈山川奮蔚江海磅礴鍾為人文世代濟美肩背相望其表表前代者無具論即我

朝之家臣若首開國則青田揆其謀定內難則少保表其節殲巨逆則文成倡其勲此雖際會風雲各具其奇

然亦繇秀鍾英地靈則傑耳仲和徐子英朗秀博洽淹通以文園瑞鳳甘為東海醉龍側身天地緬懷千古攬汁代之輿圖鍾情桑梓榜東西之巨喆夢採名賢首標門類系以贊繼其行藏廣之傳論由經常以及術

數自紫閣以逮衡茅蓬徑不遺闡潤無外三四異緒十載編摹透龍飛鳳舞之精神開揭日攀雲之耳目益瑰意奇行世遠而易湮達士高人隱跡而埋耀名山大川能使其精神自完不能史其耳目閱世後生景行必藉

高山達士指南惟脩鐵路然精神能通於上世而耳目易隔於面墻如使優孟衣冠傳奇忠孝千載必惺猶能令人頤解舌喬發指淚下耳目開心初生嬰孺未識父面異地長成非經指引覿面路人耳目未開也以故欲

振上世之精神以接今人耳目必不可無此書欲醒今人之耳目以透上世精神亦必不可無此書此仲和龔榮抱璞學古論世拳拳之素志也具才擅三長識窺二酉脩然世外一塵靈公不倚世局開僭濫之端不私橐

見鑒好惡之正書成將致天台雁蕩增秀五泄兩目添潤八月江潮千尋海唇尚能自試其奇哉大中丞石水蘇公雅志慕古潛心典故嘉與其事不佞淵門多暇視為道德千言發石劉倅未即脫板尚賴北淵賀民部斗

雲海鹽樊大尹鳩纂以成斯美嗟嗟耳目既開則精神必振方今東苦建西南苦安藺安得如青田忠肅文成輩奮袂而起相與建非常之業以靖茲封疆載戢以祝兩浙山川且拭目竢之矣

旨

天啟癸亥小春月之吉

都水使臣泠然楊師孔頓首撰

兩浙名賢錄序

壬戌之秋司權虎林得旹閩大中丞石水蘇公緒論每商確古今如權稱物不爽絫髮一日書來云錢唐諸生徐象梅仲龢眞名士也學窺二酉品邁霞南所比兩浙名賢錄典雅高潔胥良史才乃從來未有之書關繫地方甚大余因得讀其初刻凡僅十之二三嘗鼎一臠已知全味五藐之輪雖叟兒手調莫美於是物色者久之始得覩其風貌

一聆其辯論始見過於聞遠甚余不覺作而歎曰嗟虖天以靈異之氣鍾於兩浙山川篤生古來諸名賢復鍾于今回生仲綸以表章之其功异細維人物斡旋宇宙者等則作穌所爲默承冥意遠据陳蹤合芳轍以掃不同之軌一身之關繫要大宜虖脫屣功名潛心著作苦不存味頸徵援類十有餘年而書始成其爲力詎不艱哉蓋其芟濫古史一家僕從之足矣至若檢方志

於不誣不備之時固否臧于若存若亡之際彥家棄則糞壤兆識搜墓碣則謏骨皆香至於今而是非之濟極已又安所憑以爲去取虖乃仲綸獨能剟外飾以抉中藏略驪黃而賞神駿論一人必要本末暨一事復繫始終位置不易其恒品題不違莫紫是玉以瑩碔砆雖無瑕不採也是珠以握魚目雖無類不掇也故其刻畫描風賦質授形若鏡之照人而妍媸自獻水之流

地而方負言成今讀之者恍焉如對其人异之笑語也如當其旹与之揖讓也又如親見其行事而身佐之拮据不能心代之籌算不及也彼郭轉之恩方篤之念變〻然勃〻然勤於誦讀

之餘而溢于心目之表非望精孰能若是笞張僧繇畫鷹鶻側目而鳩鴿改栖吳道子作地獄變相而屠沽從業畫之通霧异夜之動物一也閻仲輪譱畫得徵以張吳紗心勝之馬班津逮

故無須益頰上之毛拂瞳中之粉讀喑嗚叱咤者飆項籍復生攬循髮撫環者哀李陵欲絕也哉大中丞定系從來未有之書非欺我矣又晉仲穌貧斥產殺育歲不盈十泠然楊水韶劉儔

發半而叭代去余醫水韶勉系之又未靚厥成而以病去豈必川之靈秋不欲盡洩雩抑何其多故也雖然海內同志不乏是又肯踵余兩人盡傾書囊榆莢叭繼其事而仲和之硯田熟矣

吾知穰穰滿篝汙邪滿車不必假豚蹄升酒以為祀將有並食莫毛不盡居盟所產奚斬焉嗟并使天下耒畊之士皆力穡若仲穌又思有不穫之歎哉

旹

虔　卯

天啓三秊癸亥陽月之吉

滏陽賀君恩譔并書

賀君恩印

滏陽布衣

兩浙名賢録敘

自來名賢湮沒而不傳者亦可勝數收埋名鏟家者勿論即如漢河南尹見於史見先生名氏多亦忽焉可攷僅存要士傳一事可想而已支子毋乃及致之謂而覓罕于文獻之豈徵云兼錄之亦可已也第出自鄉家然名為史若係自訛義不潤雲擾最寫之當謠潘采名為所度能至人毛予殘穢以示朽如斯國先吳家

雜　一

陽者崔二傳皆不可以稱良少之也錄唐漢生家椽字仲和吾為名諸生而竟偃蹇棘闈浮沉于一領青衫乃發憤著作以舒寫談不平之氣當以其心之先於他日是可致因

撫其遺予蒐集一家言能為友激名賢錄而可敘于年仲和又集不因友激人才如寫者國之翊運于忠肅之臣能王文成之翊運功名事業文以月乎光其它以啟予文章德行才諸

名公臣諸各分輝其壞而未務集不執為實錄以表章之嗟乎仲和亦負負諒是夫其人而非能求予後名而後死者能可致之沉沉是傳頌古史不朽以貴予篇經矣而夫子而名益

彰微之是優大優小者其言學墨東家亞亦文西家罷夫同而竊子乎且程先而求法班第一史氏務不遺皆是錄又可補其藉務經禍仲和為史氏之功臣可也第是錄將藏副名

以為進退然寒何讀者謂此錄而羽翼正史庶亦足一應其心亦猶明為進好醜退節義之謂又亦猶明得老子及韓非同傳失之是也根亦謂五難卿和居覺之吾固然是亦猶也錄凡一二十君一為卷五十有四其儒碩而登之以賓矣云

袁買齋拜題撰

兩淛名賢錄序

纂錄家有二種洞見天人之理其詳論足以俟百世志追先喆緝前言往行以定一尊胸中有所憤懣不平僭古人以彂之此皆賢者事也武林徐生象梅少慱學嗜古工爲詩賦襍文中年傾棄弗賢獸有味於論世知人之旨錄兩淛名賢凡若干卷其所紀事舉其大者以概見其詞簡而核其意有所會論而賛之生固雅自愛不肯曳裾貴人之

門獨携其書走當路謁序余寧鹽邑生舊附籍西鄉亦以序問余讀其書而謂之曰生賢乎哉今士燧髮授一經白首醉其中期以決策巍科鮮能旁及文史即叩以兩漢三國尚多若存若亾何況後世已入仕途又拘嫌疑避忌諱弗敢輕作稗官小說襍以恢諧雖同於警世而傳信者少君子弗賢生於一方不以里閈自域其見能求古先聞達士而上下之此其志量殆甚濶

非戔戔為章句訓詁者比也聞生屢困場屋而不悶亦不輟學其抱負當有不輕者壯季曾挾策走京師欲干諸侯王而懷刺不投竟貂敝而返此其中佀不忘當世知獻不恝於碌碌之知耳今天下方多事生何不一出而吐其奇還偕章句為媒挈壯天子之獻掃嫌疑忌諱獨暢其所欲言乎雖然生於三者亦遜弗居所述皆嘉言懿行可令人觀感必不忍嫉世俗而抗高志

又安肯藏名山而飲谷水也余謂生始繼獲麟而軼司馬以兩淛槩天下乎生自此遠矣其抱三長之才不遂志而叢之此耶安知此録之不以金紫易乎哉時

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十月之望

黄國樊維城譔

兩浙名賢録序

名賢録刻既成客有過余者而言曰古史紀言紀動左右各有專局史而不史曰溺非史而史曰侵無史而史曰僭所合者腐毫而擬[illegible]下之箸筆所囊者螢火而希太乙之然藜人之稱是録也其謂之何余曰唯〻否〻子之所言者史也非録也史書一人之

言動以立大法於天下録紀諸賢之言動以上承一人而法其法於後世此史與録之所繇分也吾嘗因是而譬之一人者天也天無言而化不動而變懸日月星辰以昭回之而鼓之以風雷宣之以雨露其脩以時其應以節無愆無伏不驕不亢箸筆者即敬以書之如是而已其職尊其事重

其為力則約而不繁其用心則甘而不苦諸賢者萬物也其大如四靈或鳴於朝或游於囿或藏太廟或雨下土依末光為昭回而并合生之倫共鼓盪於風雷雨露之下適時而言乘勢而動胎〻然在人耳目者其錄之猶易也至若棲枳之鸞繫谷之駒監服之驥海窖之羝在藻之鱗專城之雉或如晦以

陸序七

表貞或嚶鳴以求友或吸風餐露以振其清或飲泉食壤以埋其潔或挺荒歲之特苗或扶寒年之織纊或揚孤芳於空谷或結九房於糞壤或胎明月以沉於淵或抱疽充而蘊於璞不依聲以為言此逐響者之所不收也每越繩以為動又拘方者之所不採也自非擴無方之識馳域外之觀

又安知捨絲竹而取希聲卻邯鄲而收故步哉錄至於是其力倍艱而其心更苦矣古之論史僅曰三長而已以余而觀是錄不獨三長而且兼有十難上下千古邅迴而溯一氣所貫百節皆靈吾難其博自為去取不泥是非無旁撓無曲貸吾難其任丹鉛在手描畫以神繁者芟之槁者澤之字之

陸序八

有根篇〻可誦吾難其工賢者雖卑賤必熟不肖者即尊貴弗取吾難其嚴不為勢惕不為利回不為誹譽而易憲吾難其勇書一言之美重於肆駟紀一事之善信若蓍蔡意在表章不為刻覈吾難其恕遇方聞之士必咨必詢吾難其虛雖一家之乘必搜必採吾難其勤本吾儒而外佛老吾難其正

尊王佐而卑霸跡先忠孝獨行而後功業文章吾雖其排衆好以伸獨嗜蓋本志以立言則其言不尚因言以標志則其志不磨所謂存一王之法於萬世尌兩浙之表於四方即謂史氏之功臣可也而頑以為僭耶僭耶吾知由是而懸之國門吉光復陶不足方其古纘文錯采不足並其雅金鏗石鏘不足比其

音豈非名教之丹青人倫之藻鑑哉余嘗參訂是録行披句櫛奪目醉心之日久矣故能言其彷彿若是若曰阿私所好以欺聾瞽則安所解於吾子乎客不覺蹶然而起離席而頓顙曰吾過矣吾過矣沈井培而涸蛙邑又安知四海之大觀哉非吾子孰發吾覆頹次其言以曉世之不知是録而輕為訾議者

余曰唯唯有是哉子之賢乎既勇於任過而復欲振天下之耳目而昭明之其意當與是録並傳矣余謝不敏遂次其語以附於諸君子序言之末

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長至日

當湖陸澄原爾端氏譔

陸澄原印

爾端氏

兩浙名賢錄凡例

一是錄上遡唐虞下終世穆擷兩浙之徽懿槪四海之典型人依代綴倣傳體而寓編年事屬類分總志林而標論世文雖因舊義則表微蓋非賢不錄是以有去取而無褒譏第合格則書詎敢以刪潤而希作者知我罪我聽之後賢

一國史郡志指趣不同史以傳信貴詳志則紀賢尚覈若夫詳而不穢覈而不疎則史志之善物也今是錄準志立程收於去取外者十僅二三攷史修辭裁之筆削間者十逾五六惟是芟繁就簡以核其眞不敢飾回爲美以掩其質雖曰妄作實亦苦心

一志之爲書頗稱繁猥在守土者每修之以貢職方而操觚家多束之以庋高閣即有博雅未必披尋試舉國賢一一質之能矢口而譚如朱育之對濮陽興夏統之答賈公閭蓋亦鮮矣愚懼其久而或

湮也故臚列其人區分其事使尚論者不必博稽一展卷而如親炙其人焉所不動敬止思齊之念者非夫矣興起後學於此似有微功

一近代傳誌不稱名而稱公此諛墓之辭非史體也非惟文不淳古且使讀者數行而後不復知稱述何人愚槩易公稱名以存書法惟理學敘目加先生二字者明師承之自尊道統也

一錄曰名賢重儀世也不賢而無儀即爵祿奚重焉故凡國史之所傳稗志之所紀與夫家乘之所載止稱官閥而言行無足採者悉刪而不錄

一海鹽秦屬會稽舊域最廣自唐析北境爲華亭乃并屬於吳焉故凡海鹽所產前史悉書吳人華亭志類收之而海鹽反遺華亭者未之考也海鹽之收華亭自徐泰始泰之言曰志人物於華亭未析之前者放宋陶岳零陵志俾其子孫可攷也可謂有良史之識矣愚仍而錄之以補前史之缺

一按陸道瞻呉地記云海鹽東北二百里長谷陸遜陸抗居之谷東二里崑山父祖葬焉故陸機詩云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則陸氏固海鹽人也陸氏之居長谷自康始故收陸氏於海鹽亦自康始云

一理學止稱某先生不書官爵者人爵非其所貴爾若夫攷其師授雖有别宗統之道眞原無殊趣如關閩濂洛之學偶以地分而周程張朱之道不緣人異况纔有源流便分門戶故是録一槩不敘師承者所以剷意見之籓籬闢性眞之閫奥也

一孝爲百行之原吾夫子行在孝經而以不敢毀傷爲孝始則孝之爲孝可知矣廬墓且非而况封股刲肝哉雖曰以父母之遺體還救父母倘一割不起父母未瞑而先自殘誰肩後事者先儒以爲非孝也安常處順以色養爲難顛沛流離以自致爲重非是者不録

一呉大帝傳業四世發跡富春陳孝武垂統三朝肇基呉郡至於南渡八龍半多浙產不敢槩録者帝紀之尊難同列傳也惟以破虜父子呉越五王定爲開霸而以一時共事之臣稱霸佐以附之明英雄崛起不難化家爲國是豈常人之所能效哉故立例書之以志事始若夫句踐失國再興難云先業禹迹不泯繫諸大夫是賴居然霸首夫復何疑

一明典攀附元勳大都生於濠泗惟文學四先生產於東浙當時戡定大業藉其謀畫居多愚故稱四先生爲翊運而以國初徵辟貢薦諸賢附之明經綸於草昧者與休明之鼓吹不同重王佐也

一吏治以紀政績政之寛猛雖殊總以宜民爲上民之所宜頌聲斯作故以是官起晷即以是官標目前後之所履不重焉使考治者知所自始也紀武功亦然

一寓賢止迄本身所生子孫即爲土著以易世而後

既食斯土之毛難稱舊籍耳如王羲之稱山陰寓公而獻之郎收爲會稽清正其他以是爲例

一爲邦不常厥邑之民離焉是以富室克閭豪宗翼輦舊王既改新版自占其他或以戍遣或以宦遊濕束則異軫或可同枚境恬則他鄉洵美吾土故新豐移而雞犬自識榱桷銅柱標而馬流仍依營壘至於畏壘之尸逃其俎豆桐鄉之祀綿於子孫若此之儔指難數屈第數世而後率穢墓田此綏

狐之思首丘雛雉之雊專域此而不知惡物甚矣愚故不隔古今大搜譜牒悉令轉徙之賢復還舊籍蓋挽崑江之萬里歸諸濫觴總若木之千枝比其浮梗是不待歌楚些以招之而九原之魂無不欣然來返者若原非浙產雖寓茲數世而復他徙者不敢槩錄以滋援附之誚

一列女必稱某人妻某人女者示所從也一醮不改兩髦之常惟當事勢兩難之際情禮俱迫之時或委曲以全名或慷慨以盡節始爲難能愚故錄其尤異者以爲尋常嫠婦之法

一分門各從所重非曰尚武者無文修辭者棄業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仲尼獨稱曾閔爲孝豈二子鮮他長而餘賢俱不知色養哉品人以所重爲衡大都若此至於意之所存寓於圈點一篇竅要從○情事從◗文法從、使披卷者曉然不必指授俱爲解人

一俎豆鄉賢與旌表孝烈乃朝家風世重典古昔公論尚嚴濫與者百無一二晚近世風逾薄俎豆比祀甲科旌表第增門閥布素單寒之賢與者有幾即使節如嚴光孝如董黯行如陳嚣執義如藏就臨難潔身如五烈生當今日觀風者未必知其姓字安望表厥宅里崇彼几筵所謂賢者未必與與者未必賢也公論之不存雖重與亦輕矣愚槩削而不書以爲未祀未旌者辟

一仙釋兩家與吾儒竝立爲三就其所執亦自有不可磨滅者矧以彼出世法游戲世間亦可補化導之所不及辯之無益滅之不能則姑存之云爾標曰外錄以別異端

一生匪同時居皆異地以後學議前賢誠虞不逮從遺文徵往蹟傳或未眞凡所臚分豈皆脗合第志在表章法難刻覈一言可頌即是楷模寧使受減不使受增此則論述之初意也識者幸毋以濫收爲誚

一是錄自摛鉛以逮脫槧閱歲者五易稿者四雖云勞止詎敢自多益識既陋於覆瓿學更淺於窺豹上下四千年世邈則考信甚難遐邇十一郡地遼則搜羅不易矧巖穴之竒閨房之秀爲傳志之所略耳目之所遺者更不少也則是錄未爲全書拾遺補缺敬以俟後之君子

天啓元年辛酉七月天孫渡河日徐象梅識

敘目

二儀竝立匪儒莫三一中不倚萬化所含闢道之門揲道之柄經綸非奇孝友爲政錄儒碩第一

皷麟截道息鉏殞宗覇儒舌戰微言是攻纘緒者誰實維濂洛開先永嘉聖功始廓錄理學第二

勳華聖神拓眞孝友啓百行原綜萬化紐赤子不失大人是儀經天緯地惟庸故竒錄孝友第三

守身者孝致之即忠曰啓手足乃蜀股肱赤膽既輸

白刃可蹈匪曰能忠而始克孝錄忠烈第四

視肉聚肉有目無足塊然不行君子所恥處爲衆父出則世師窮達匪二惟獨是持錄獨行第五

下策末啓誰開覇鬭不甘後起而奮先驅聚蟻以翹檻獸以肉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錄開覇第六

眞主龍飛胡魚爛陰瞳欲開啓明乃旦啓明者何厥維四公永清大定鷹揚是同錄翊運第七

元首股肱咸曰一體乃翼乃爲是篤是非筵斑綴鷺

漸陸起鴻斷斷無技休休有容錄輔弼第八
山川降靈篤生碩輔砥九曲瀾奠萬世土闔闢在手
陰陽在心經之緯之乃武乃文錄經濟第九
雖有衆鷙不如一鶚曲木之繩美玉之錯補牘啓椎
折檻霽威屋漏無疚天只可回錄讜直第十
半通甫挂百里是司不矜子獨而恃母慈內之匪懷
哺之匪衆因其固然水火自足錄吏治第十一
佳兵不祥武緣戈止師貞在中帥以長子大旱之雨

至仁之兵不掘自長不戢自平錄武功第十二
大人經世無方不囿一物失所時曰已辜業有所圉
德無不至自鄉徂國以垂百世錄德業第十三
覡濯氷壺身褆玉尺不澄自清既方且直晲空徽軀
點絕纖塵生死靡二寵辱不驚錄清正第十四
草特爲英才奇乃傑千羣亦空萬倫匪垺帝現是寶
國工所尊顯承前烈陰啓後昆錄才望第十五
身遊無競地處不爭悠悠玩世淟涊養神位匪冀尊

祿詎嫌薄勇退急流名徹解縛錄恬裕第十六
介石莫轉苦節可貞士固有志身豈易名抱石自沉
投蹟立槁烈日澄江同鮮竝皛錄風節第十七
莘耕出鼎磻釣起璜得雄亦飛遇雌則藏考槃弗諼
療饑泌水亡身與名孰顯與晦錄高隱第十八
六經緒解裂爲百家文矜霧豹筆咤江花繡虎七步
雕蟲萬言淳樸既散枝葉乃繁錄文苑第十九
雖曰小道亦有可觀大匠不棄椓杙乃完巧心所攻

奇闢始破百世之名一日之誤錄方技第二十
女德無終古誌所誡彼貞者娥終天一戴臨危不變
矢死靡他彤管是煒孰齒若華錄列女第二十一
達士曠觀神安則止何必首丘而同狐死高山流水
賞會以心啓茲樂土昌彼後人錄寓賢第二十二

總目

第一卷　第二卷
儒碩　儒碩
第三卷　第四卷
理學　理學
第五卷　第六卷
孝友　孝友
第七卷　第八卷

忠烈　忠烈
第九卷　第十卷
獨行　獨行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開覇（覇佐附）　翊運（徵辟貢薦附）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輔弼　輔弼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經濟　經濟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經濟　經濟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經濟　經濟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讜直　讜直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讜直　讜直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讜直　吏治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吏治　吏治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吏治　武功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二卷

武功　德業
第三十三卷　第三十四卷
德業　清正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清正　清正
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八卷
清正　清正
第三十九卷　第四十卷

不望　[illegible]
第四十一卷　第四十二卷
恬裕　恬裕
第四十三卷　第四十四卷
風節　高隱
第四十五卷　第四十六卷
文苑　文苑
第四十七卷　第四十八卷

文苑　方技
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卷
方技　列女
第五十一卷　第五十二卷
列女　列女
第五十三卷　第五十四卷
寓賢　寓賢

附外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玄玄　玄玄
第三卷　第四卷
空空　空空
第五卷　第六卷
空空　空空
第七卷　第八卷
空空　空空（詩僧附）

叅閱諸名人姓氏爵里

馬　欻

字季聲晉安人貢元任湖廣興國州別駕

薛　岡

字千仞四明人文學

姚士麟

字叔祥海鹽人上舍

吳念祖

字用脩歸安人文學

宋守一

字化卿仁和人官生

鍾祖述

字君明海鹽人上舍

吳慧龍

字仲飛錢塘人山人

沈鳳巢

字靈翼四明人上舍

許士奇

字稚正海鹽人癸丑進士任四川成都府知府

袁升聞

字德玄錢塘人文學

陸錫命

字仲敬平湖人官文華殿中書

錢　陞

字西乘海鹽人戊午科舉人

鄭忠材

字孝標海鹽人上舍

孫叔呂

字沖和嘉善人上舍

馮洪業

字茂遠平湖人乙卯科舉人

鄭端胤

字思孟海鹽人文學

阮維岳

字爾鎮黃岡人戊午科舉人

茅維

字孝若歸安人上舍

丘遂

字叔遂嘉善人文學

何闓中

字冏卿黃岡人壬戌進士任鎮江府推官

茅元禎

字公良歸安人官文華殿中書

屠中孚

字德航嘉興人文學

呂濬

字巨源平湖人丙辰進士任南京工部主事

許僖

字叔魯海寧人文學

陳昌懋

字仲脩海鹽人貢士

嚴調御

字印持餘杭人文學

朱祖昌

字令甽海鹽人文學

翁望之

字在遺錢塘人文學

陳梁

字則梁海鹽人上舍

查允亮

字具卿海寧人文學

陸鍾良

字登之平湖人上舍

陳義適

字林道錢塘人文學
陸澄原
字嗣端平湖人己酉科舉人
徐元星
字逵之海鹽人文學
楊文驄
字龍友貴州籍江西人戊午科舉人
馮玉鳳

字宣士錢塘人文學
[illegible]齊宏
字謙絡黃岡人文學
賀應旂
字士以肥鄉人文學
陸濬原
字嗣哲平湖人文學
陳　彩

字效彬莆田人上舍
沈廷銓
字秀納海鹽人文學
賀應旂
字義之肥鄉人文學
何頵貞
字仲方黃岡人文學
陸深原

字嗣長平湖人文學
張　熙
字玄朗錢塘人文學
支如璔
字小白嘉善人文學
何振鷺
字于西錢塘人文學
屠懋昭

字用明嘉興人文學

方外三人

智舷

字葦如住嘉興黄葉庵

大原

字道岍住海鹽慶壽寺

方覺

字蓮然住錢塘靈隱寺

兩浙名賢錄卷之一目次

儒碩

漢

功曹王仲任充　有道趙長君華

太常方聖明儲

三國吳

侍御虞仲翔翻　太子太傅闞德潤澤

鬱林太守陸公紀績　徵士和崇

文正先生范子安平（子奭咸泉孫蔚附）

晉

河間相虞世龍聳　散騎常侍虞叔寧預

太子太傅賀彥先循　高梁太守楊公回方

著作郎謝行思沈

宋齊梁陳

樓季玉幼瑜　國子助教虞僧誕

儀曹孔世遠逷　通事舍人孔子袪

通事舍人沈士嵩峻　都官尚書孔慶緒休源

祠部郎賀承業德基　學博賀德璉瑒

朝散大夫鄭茂聣灼
中散大夫龔孟舒
散騎常侍沈國衛文阿
南郡太守賀文明華（弟季子餘附）
五經博士孔僉（子叔玄兄子玄素附）
五經博士孔子雲
尚書左丞賀國寳琛（子翊附）
太學博士臧公文衮
國子助教太史叔明
黃門侍郎顧允南越
散騎常侍沈弘道淙
咨議參軍全緩
尚書左丞沈孝和不害
散騎常侍杜子大之偉
五經學士沈懷遠德威
五經博士沈子厚重

唐

陸德明元朗（子孫曾玄附）
禮部尚書褚弘度無量
宗正少卿康子元
修文館學士沈伯儀

宋

鴻臚卿慎知禮（子從吉附）
東鹿主簿盧叔微稹
陸元象滋
持正先生施彥執德操
謹獨先生楊子平璾
胡牧之謙（弟誼附）
屯田員外郎于房（子世封正封附）
光祿寺丞朱臨
稽山長石季平待旦
杜隱君醇
杜仁翁汝霖（曾孫九高附）
呉教授師仁

大理評士樓子文郁
將仕郎蔣造之至
大學士汪德溫洙（子思溫思齊附）
尚書右丞陸農師佃
莫君陳（子秖孫伯虛附）
太常少卿江彥文緯
張適道堅
太常博士湛若（錢起錢滷附）
崔文學廷碩
殿中丞祝履中常
工部侍郎龔深之源（子棡附）
夏元肅僎（周升繆景仁附）
方性夫慤
知常先生周南仲南
經行先生丁昌期（子寬夫燕夫志夫附）
奉直大夫方伯冶鎔
鄭熙績汝諧
秘書少監戴彥肅良齊

王蘊文貴
龍圖閣學士葉秀發時
唐與政仲友（父堯封附）
張忠父存
杏溪先生倪同叔寅
安撫參議戴文子栩
禮部侍郎高抑崇閌
寧海簿毛叔度宏（祖通彥父徽兄宜附）
太學博士關子東注
茂陵先生馬師文之純
都官員外郎唐進道閎
博士邵萬宗困
王子安用亨
劉陽丞胡浚明宗伋
眉州通判趙樹錫彥秬（子附）
復齋先生趙子欽彥肅
僊居尉傅升可莊
李國紀元綱

章升道樵　林竒卿椅
國子博士戚少白如琥　朝議大夫虞從道復
工部侍郎張子宓虙　石晉卿一鼇（子子定附）
大理卿黄新之蜺　國子博士施景文郁（從子聞一附）
太常寺丞梁子竒椅　太府卿何巖叟夢桂
南康僉判呂冲之（從兄韡之附）　洪正字揚祖
南陵先生王威仲炎澤　學諭陸德甫震發
張葆光　中書舍人何文淵逢原
舒平江通叟津（弟許附）　張闇之
人齊先生胡德夫一桂　高山先生許子瑜瑾（兄薦附）

兩浙名賢録卷之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閲

儒碩

漢（共三人）

功曹王仲任充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既長、卒業太學、師事班彪、家貧無書、嘗游市肆閲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百家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適閉門潜思、絶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破經傳宿疑、解當世盤結、蔡邕至吳、始得之、恒秘之帳中、以爲談助、同郡謝夷吾上書薦之、特詔公車徵、不行、時年七十餘矣、復作養性書十六篇、永元中卒、

有道趙長君曄

趙曄字長君、山陰人、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之、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詣杜撫、授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

不就、後舉有道、卒於家、著呉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既還京師、爲學者誦而傳之、

太常方聖明儲

方儲字聖明、丹陽郡人、（即今淳安縣）嘗講孟氏易、旁精圖讖、建初四年、舉孝廉、召見、試解棼絲、儲曰、凡亂必剪之、而後理、遂拔劒斬斷、天子壯之、除郎中、出令句章、歷阜陵陽翟二縣、遭母喪、負土成墳、哀毀過禮、致鸞鳳紫芝白兎之瑞、元和初、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拜議郎、轉洛陽

令、加太常、永元五年、郊祀、儲言天將有變、宜更擇日、和帝不從、其日風景明淑、詔責其欺罔、因飲鴆自殺、須臾、雹如斗、死者千計、使召儲、已死矣、追贈尚書令、封縣侯、爲歸其喪、宋明帝祀以太牢、加贈龍驤將軍、洛陽郡公、

三國呉（共九人）

侍御史虞仲翔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孫策取會稽、翻歸策、策以爲功曹、翻好諫、策多用之、已乃出、翻爲富春長、策薨、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不行、曹操雅重翻、辟之、罵曰、盜賊乃欲以餘財汙良家邪、孫權統會稽、拜騎都尉、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未幾、放還、拜侍御史、孫權既爲呉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抱權極諫、以免、權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徙翻交州、翻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竟卒于徙所、聞者憐之、翻在交州十餘年、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高祖零陵太守光、曾祖平輿令成、祖鳳、父日南太守歆、及翻五世傳易、翻所著書甚衆、而於易尤精、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孔融見而歎曰、覩仲翔之易、則東南之美、豈徒會稽之竹箭邪、翻有十一子、紀與忠最知名、別有傳、

太子太傅闞德潤澤

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書常爲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孫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遷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閱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註說以授二宮又註乾象曆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必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亦與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

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權嘗問書傳何者爲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對曰賈生過秦論最美既卒權痛惜數日不食

鬱林太守陸公紀績

陸績字公紀康之子也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之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用武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夷吾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務道德懷携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未喻也昭等異之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虞翻龐統皆忘年與績友善孫權辟爲曹掾以直道見憚出守鬱林加偏將軍雖時有兵事而著述不廢嘗作渾天圖註易釋玄皆傳於世績豫知死日爲辭訣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

徵士和崇

徵崇字子和隱於會稽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易姓遂躬耕以求其志有從游者則以所學授之然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太子太傅嚴畯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咨詢太子數訪以異同年七十卒

文正先生范子安平（子奭咸泉孫蔚附）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其先銍侯馥避王莽遁吳因家焉

平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材累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與平頻召不起卒詔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人蔚並以衣食資給之

晉　共五人（[illegible]）

河間相虞世龍聳

虞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

物附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俗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散騎常侍虞叔寧預

虞預字叔寧喜之弟也少孤好學太守庾琛紀瞻並以爲主簿轉功曹諸葛恢庾亮交薦召爲著作佐郎應詔上書論防寇之術宜得良將因言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繫援宜加獎勵以奮士心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從平蘇峻進爵平康縣矦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并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行於世

太子太傅賀彥先循

賀循字彥先山陰人齊之曾孫也父邵事吳爲中書令以忠諫死循童齔不羣進止必以禮歷武康令政教大行以陸機薦補太子舍人陳敏之亂詐詔書授循丹陽

內史不屈元帝爲晉王以爲軍諮祭酒稱疾固辭帝親幸其舟就加朝服賜與甚厚一無所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廷尉張闓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作都門早閉夜開民患焉因詣循質之闓聞遽詣循謝而毀其門其爲人敬服如此時朝廷初建動有疑滯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咨詢爲當世儒宗疾篤上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卒贈司空謚穆子隱官至臨海太守

高梁太守楊公回方

楊方字公回會稽人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

公事之暇輒讀五經諸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閒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麗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

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居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卒於家

著作郎謝行思沉

謝沉字行思山陰人吳翼正都尉秀之子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綜練經史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老辭閑居養親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

議疑七廟迭毀徵爲太學博士以質疑滯遷著作郎沉撰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及他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學在虞預之右云

宋齊梁陳（共二十九人）

樓季玉幼瑜

樓幼瑜字季玉義烏人吳侍中玄六世孫也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爲臨川王映所賓異著禮記捃拾三十卷又撰禮記摭遺別記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國子助教虞僧誕

虞僧誕餘姚人爲國子助教以左氏傳教授學者常數百人時博士崔靈恩先習左氏服解不爲江東學者所好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難杜僧誕窮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世多傳之

儀曹孔世遠遏

孔遏字世遠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交昇明中爲齊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遏真儀曹可謂不忝厥職儉爲宰相遏常謀議帷幄儉嘗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遏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

卒

通事舍人孔子祛

孔子祛山陰人少孤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閒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國子助教累遷中書通事舍人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子祛常考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勅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尋加通直員外郎卒官凡若尚書義二十卷集註尚書二十卷集註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通事舍人沈士嵩峻

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師事宗人麟士晝夜自課睏則以杖自擊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仕梁爲國子助教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勅撰梁官乃啓峻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成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本縣令卒於官子文阿自有傳

都官尚書孔慶緒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山陰人舉秀才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梁臺初建爲太學博士一時名士如范雲沈約皆虛襟接之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有學藝解朝儀者勉以休源對即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記誦隨機斷決無少疑滯任昉常謂之孔獨誦歷都官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車駕臨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召休源入宴居殿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前休源怡然無愧及卒帝流涕顧謝擧曰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捐沒朕甚痛之擧曰此人清介彊直臣亦爲陛下惜諡曰貞子

祠部郎賀承業德基（祖文發父淹附）

賀德基字承業會稽人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

學傳賀德璉瑒

賀瑒字德璉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國子生舉明經授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與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註一百四十五卷

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者至數十人

朝散大夫鄭茂昭灼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敏而好學嘗夢與皇侃遇侃曰鄭郎開口遂唾之自後文思益進家貧手抄義疏夜以繼日每筆毫盡則削而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刻志如此梁簡文在東宮時雅好經術引爲西省義學士後仕陳終朝散大夫

中散大夫龔孟舒

龔孟舒金華人也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爲潯陽郡丞元帝在江州師事之陳天嘉中官至中大夫

散騎常侍沈國衛文阿

沈文阿字國衛峻之子性剛强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通三禮三傳任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嵊保吳興嵊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

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鄉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一時典章多所裁定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弃官歸武康武帝大怒發使往誅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

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南郡太守賀文明華（弟季子欽附）

賀華字文明瑒之子也少以家貧躬畊供養年二十始綴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修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官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藴藉勑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湘東王諮議參軍王於州置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官終南郡太守華至孝常恨食禄代耕不及爲養歷官俸秩不及妻孥專以還鄉造士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吐談深爲華愛先華卒華哭之因遘疾不起弟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黄門郎兼著作

五經博士孔僉（子淑玄兄子玄素附）

孔僉山陰人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值太清之亂卒於家子淑玄亦以文學有聲官太學博士兄子玄素善承家學亦以三禮名於時

五經博士孔子雲

孔子雲山陰人也師事吳興沈峻峻始爲國子助教吏部郎陸倕言於僕射徐勉以爲周官一書羣經源本學絶不傳已歷年世惟峻獨精宜即用其人使專此學勉於是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子雲實傳峻業官亦至五經博士焉

尚書左丞賀國寶琛（子翊附）

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家貧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閒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亡散去至是復集琛門時湘東王年幼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與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洽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因薦爲郡功曹琛辭以母老不就年四十餘始應辟歷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凡郊廟諸儀多所刱定每見帝語常移晷刺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閒雅故云所撰三禮

講疏、五經滯義、及新謚法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翙官至巴山太守、

太學博士戚公文袞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年十九、梁武帝策問秀茂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使就國子博士宋懷芳質儀禮義、懷芳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

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獨袞與摛往復、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官終江州長史、始與王錄事參軍、所著有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國子助教太史叔明

太史叔明烏程人、吳太史慈之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每講說聽者常數百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好其學、及出爲江郢二州、皆攜叔明之鎮、所至輙講授、士皆傳其學、一府以爲儒宗、

黃門侍郎顧允南越

顧越字允南、鹽官人、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誠、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少孤、勤苦自立、勵精學業、不舍晝夜、遂博通羣籍、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一見歎賞、越初仕梁爲南平王偉右常侍、編綜經旨、深明毛詩、傍通異議、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議、越抗首而請、

音韻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領五經博士、侯景之亂、與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死不受、因歸隱於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召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講、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義多所取決、以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嫡之意、疏言宜慎輔弼之選、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

士掌儀禮、宣帝輔政、越因請假免官、卒年七十七、所著喪禮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製牋表凡二百餘篇、

散騎常侍沈弘道洙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

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太建元年卒、

諮議參軍全緩

全緩、錢唐人、幼受學於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國子助教、兼司議郎、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入陳、累遷紹興王府諮議參軍、

尚書左丞沈孝和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官、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勑修五禮、掌策文諡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傳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造筆立成、曾無尋檢、所著五經議一百卷、文集十四卷、行於世、

散騎常侍杜子大之偉（父規附）

杜之偉字子大、錢唐人、家世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濟陽江革、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少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十五徧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勑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及補東宮學士、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子偉撰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

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重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册、遷大中大夫、仍勅撰梁史、卒於官、文集十七卷、

五經學士沈德遠德威

沈德威、字德遠、吳興人、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五經博士沈子厚重

沈重、字子厚、武康人、性警敏、博覽、尤明詩左氏春秋、梁天監中、補國子助教、五經博士、討論五經、考定鍾律、隋開皇二年卒、文帝遣使祭以少牢、贈開府儀同三司、著周禮三十一卷、儀禮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詩音十卷、

唐（共八人）

陸德明元朗（子敦信孫齊望曾孫瀾玄孫佩附）

陸元朗、字德明、嘉興人、善言玄理、陳大建中、集名儒入講、元朗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倚貴縱辯、衆多下之、元朗獨屢奪其說、陳亡歸鄉、開隋大建中、大召明經、元朗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還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元朗爲師、元朗恥之、遂移疾去、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等、講論儒釋諸書、元朗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諸人誠辯、遇德明輒敝矣、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子敦信、麟德中、由左侍極檢校左相、封嘉興縣子、致仕、終大司成、敦信子齊望、官至秘書少監、年二十二、階貂

單、卒、望之　瀾、吏部郎中、瀾子佩、溧陽尉、卒于官、民祀之、

禮部尚書褚弘度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鹽官人、刻意墳典、以明經擢第、除國子博士、兼司業、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固爭、以爲郊祀、國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以始祖爲主、不以妣配、故后無與祭之文、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尊不經見、不可爲法、尚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無量議格、玄宗爲太子、釋奠國學、令

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無量以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請繕録補第、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整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未幾、徙書麗正殿、復詔無量就麗正殿纂修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進、帝曰、朕知之矣、乃遷郗常亨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勸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無量篤孝、母喪、廬於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邪、由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

宗正少卿康子元

康子元、會稽人、仕獻陵令、開元初、詔舉能治易老莊者、張說以子元聞、累擢秘書少監、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東之泰山、說引子元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後燔、子元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瘞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侯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徙、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詔卒從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與母煚韋述以學士從、又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製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煚分爲之傳、當世以爲榮、

修文館學士沈伯儀

沈伯儀、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韋萬石議明堂大饗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行帝、兼祀昊天、上元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從、高宗乃集諸儒議、未定、於是大饗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立義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配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

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帝高宗配上帝於圜丘、神
元皇帝配感帝南郊、伯儀曰、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
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神明堂曰
祖宗、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
天帝、元萬頃等議、令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
宗兼配、以申孝也、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
宗以兼祀五帝、當郊時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
帝並配云、伯儀歷祭酒修文館學士、

宋共九十一人

鴻臚卿慎知禮（子從吉附）

慎知禮西安人、仕錢俶爲掌書記、從俶歸宋、累官鴻臚
卿、時母年八十餘、懇求歸養、退處十年、搢紳稱其孝、知
禮自少至老、歲讀五經一遍、每開卷必正襟危坐、未嘗
少懈、子從吉、真宗朝爲太子詹事、權知開封、以勤敏稱、

束鹿主簿盧叔微禎

盧禎字叔微、杭州人、自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
周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束鹿主簿、未上
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善書數十篇、

陸元象滋

陸滋字元象、世家於杭、滋通毛鄭二詩易春秋、既冠以
文詞試於鄉、一舉而售、以母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祭、
母有難色、亦不忍行、陳堯佐時使兩浙、與滋書強之行、
滋謝不受、博極羣書、或引以答客問、必章解句析、卒不
差一字、問者輒服、謂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
皇祐四年、詔錄先朝遺士、郡以滋應詔、得杭州文學、嘉
祐六年卒、滋好古篤信、且性寬厚、嘗治居材已具、隣有
以侵地紿之者、滋笑曰、吾忍以券自汝妄耶、即爲縮其

材、里俗襲吳越僞禮、多僭忒、滋爲援典制、家矯而戶正
之、敝俗頓革、自就學至垂沒、未嘗去書、所著詩賦文論
合二十卷、

持正先生施彥執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而排釋氏、曰、
絕人倫、混等級、弃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造空無、此其
勝處、槩之以道、尚自倒易、況又飾荒幻報應、誑愚取貲、
則尤爲世蠹、因著論以曉未悟、其學可謂強立不惑者
矣、學者稱爲持正先生、

謹獨先生楊子平瑢

楊瑢字子平、鹽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德操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張九成施德操祀之、

胡牧之讜（弟誼附）

胡讜字牧之、奉化人、與弟誼師事袁燮、傳陸象山學、著易說易林若干卷、誼字正之、號觀省、佚翁、著尚書釋疑十卷、觀省雜著三十卷、兄弟文學爲鄉表儀、

屯田員外郎于房（子世封正封附）

于房、浦江人、其先自河南來遷、父昺有學行、尤長於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房爲文有父風、而精館過之、遠通學者視爲典型、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晚乃著易詩書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二十卷、當時稱以經學世其家者、必曰浦江二封、

光祿寺丞朱臨

朱臨、浦江人、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遂家焉、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臨乃受春秋、瑗嘗著春秋辯要、唯臨所得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丞相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稽山長石季平待旦

石待旦、字季平、新昌人、登進士、志操不凡、隱居石溪、首闢義塾三區、以上中下爲別、身自督教、衣廩之所成就多爲當代名臣、范仲淹知越州、聘爲稽山書院山長、四

方受業者甚衆、後以子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刑部尚書、

杜隱君醇

杜醇、越之隱君子也、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楷模、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安石請爲之師、不赴、再書強起之、醇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醇爲師、亦固辭、安石又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醇始、

杜仁翁汝霖（曾孫五高附）

杜汝霖、字仁翁、慈谿人、受業胡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

精於易學者宗爲人師至曾孫旗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旐季高旝幼高皆世家學工古文人稱金華五高

吳教授師仁

吳師仁錢塘人陳襄爲郡守薦於朝克教授履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搢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嚮風

大理評士樓子文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屢

空自樂慶曆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郁掌教郡邑庠者前後三十年學行篤美信於士友一時英俊皆在門牆最知名者如豐稷袁轂羅適其人並爲一世鉅儒既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士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自有傳

將仕郎蔣造之至

蔣至字造之臨海人有學行家居講授從游者衆母張氏年八十抄經典以助之大中祥符六年詔舉德行遺逸章守德象及部使者以名聞詔索所著經解以進授將仕郎本府助教賜其母帛慶曆大水城墳子孫掖之徃避至曰死生命也吾何逃焉正冠危坐而逝

大學士汪德温洙（子思温思齊附）

汪洙字德温鄞人也少雋異九歲能詩稱神童稍長淹貫經史無書不覽登元符進士第授明州教授著春秋訓詁召歷宫教拜大宗正卿至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築室西山日集諸儒講學以教授族閭之子

弟鄉稱崇儒館卒謚文莊平生稟性仁厚忠孝著聞子思温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自有傳

尚書右丞陸農師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不悅尋禮部舉首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

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事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子部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衣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更議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事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獨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以修撰神宗實録徙禮部與史官范祖禹黄

庭堅數爭辯大要多是安石而爲之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録成增秩出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徽宗立召爲禮部侍郎尋拜尚書右丞佃執政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不欲窮治其黨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政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

莫君陳（子砥　孫伯虚附）

莫君陳吳興歸安人也少從胡安定學篤志力行登嘉祐進士第不赴調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砥知永嘉惠愛及民民立祠祀之孫伯虚知常州有甘露嘉禾之瑞

太常少卿江彥文緯

江緯字彥文常山人元符三年以太學內舍生上封事哲宗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緯精於經學口授諸生皆能發前儒未發之旨當時從子少虞少齊漢皆從受業若負笈而至者則汪藻程俱李處業趙子晝作者七人

擢科顯仕時人指爲文中虎遂扁講學之所曰七賢堂紹興間緯任太常少卿以言事忤時乞身歸老卒

張適道堅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聞胡安定教授湖州負笈徒步往從之旦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朞年盡得六經之奧辭歸鄉里開門受徒從游者甚衆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八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給吟嘯自若當時稱爲醇儒

太常博士湛若（錢起錢演附）

湛若餘姚人、博雅以鴻碩稱、時舉子各占一經、或詞賦便足、若於六經詞賦無不通解、同邑呂次姚建義學、聘若爲師、諸生常數百人、每執經問難、辯若懸河、汎濫百家諸子、然後折衷聖經、諸生無不辭顧、官終太常博士、時有錢起及其子錢演、亦相繼教授學徒、常與若等、

崔文學廷碩貢

崔貢字廷碩、仁和人、端重有識、內行淳備、大觀中、詔舉八行、郡邑以貢應、授婺州文學、卒、鄉人尊曰八行先生、

殿中丞祝殿中常

祝常字殿中、常山人、從胡安定學、孫復、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常出正義反覆辯難、論者是之、遂忤安石意、出令平陽、終殿中丞、有蓬山類苑元誥正謨諸論及清高集行於世、

工部侍郎龔深之源（子楫附）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由進士爲太常博士、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初邑人未知學、原篤志明經、致身通顯、著易解等書、行於世、由是翕然化之、凡承嘉先輩以經學鳴者、淵源皆出於此、嘗謫和州、金人竊據、其子楫率家僮往襲之、金捄兵至、楫麾其衆曰、今日鬬死、亦足爲義士、遂死之、

夏元肅俁（周升繆景仁附）

夏俁字元肅、龍游人、與周升繆景仁爲師友、皆以明經教授、時號三俊、俱舉進士、俁嘗語其徒曰、古之學者下學上達、今文雖小伎、自有上達之理、但爲科目所累、故判本末爲兩途耳、聞者悚服、所著有柯山書解、

方性夫慤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家世業儒、慤性至孝、父死、廬墓、飲食寢處皆如禮、三年喪畢、猶不肯歸、覃思積年、註禮記集解、政和三年、領鄉薦、至京師、表進記解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學者宗之、及居官所至以剛廉稱、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也、

知常先生周南仲南

周南字南仲、自號知常叟、遂昌人也、壯歲東書游四方、將求所以應世者、及見李易作狀元、遂無仕進意、悉弃

其所學受潘子醇忘筌書以歸日聚邑士子以易旨講授之其講易也由靜極生動乾生於坤因歸其說於坤之六二大抵皆祖忘筌而暗合於歸藏時人稱之爲知常先生

經行先生丁昌期（子寬夫廌夫志夫附）

丁昌期永嘉人以明經篤行師表後進嘗作醉經堂鄉人尊之曰經行先生三子寬夫三舉鄉貢廌夫舉八行志夫登紹興進士第俱好古力學日侍父側弟兄商論如師友不爲苟且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爲家庭屈比親親長斥去浮屠歲時祭享一遵古禮時多法之

奉直大夫方伯冶鎔

方鎔字伯冶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盡心聖賢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於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及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及第後授宜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

鄭熙績汝諧

鄭汝諧字熙績平陽人恭行純固言動必謹於禮博學強記老不釋卷經史百氏器數刑名之書無所不覽舉輒成誦時號武庫紹興中入太學會東朝稱壽覃恩封其母乃曰吾母爲命婦吾復何求於是歸隱後格當推恩卒不就

秘書少監戴彥肅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黄岩人嘉熙進士累官秘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辨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爲殘闕加以漢儒之記有不能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辨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覩此則其學之源委可見矣

王蘊文賁

王賁字蘊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賁翁創上蔡書院金華王魯齋爲堂長賁具古冠服來

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歛門人爭經理其喪至於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於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

龍圖閣學士葉秀發時

葉時字秀發仁和人第進士歷事四朝官終龍圖閣學士恭履端方博學善屬文尤邃於周禮爲學者所宗晚居嘉興著禮經會元及竹埜詩集行於世卒諡文康

唐與政仲友（父堯封附）

唐仲友字與政御史堯封之子堯封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劾王之望錢端禮驟進不報輒棄官歸死之日無以爲歛仲友少承父訓博涉羣書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煒然俄爲同官所忌以劾罷主管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開席授徒學者雲集仲友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下至天文地理王覇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然天性廉直與物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所著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辯故事備要詞科雜錄說齋文集其後諸孫懷敬復集爲文粹蘇伯衡爲之序

張忠父淳

張淳字忠父永嘉人嚴重深博工古文尤習冠婚喪祭古禮其器制儀節損益考訂纖悉無遺校讐儀禮爲之句讀欲考禮者必請正焉朱子通解首引用其說詔特奏得初品官不出仕朝廷知其賢屢命監南嶽廟凡五

任竟不食其祿人問之曰國家養賢豈俟請耶卒隱約以終尚論者至今高其志操

杏溪先生傅同叔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唐仲友質疑問難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寅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繆號曰羣書百考呂大愚閱其禹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

大成矣黃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其不可屈乃止學者因其居稱之曰杏溪先生卒年六十八

安撫參議戴文子栩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溪之族子也登嘉定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出知臨江軍改知衡州俱不赴又之起爲湖南安撫參議官卒栩少師水心葉適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工於文嘗曰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

行者識者是之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

禮部侍郎高抑崇閌

高閌字抑崇鄞人弱冠入太學見楊時授以伊洛之學宣和間文體駢弱閌力變之紹興元年賜進士第執政交章稱閌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居經筵勸講五年授秘書正字高宗手書中庸儒行以賜進士閌言儒行多漢儒雜記中庸實子思所傳乞罷賜儒行兼禮部侍郎遷國子司業三舍學法皆閌所更定以忤秦檜致政歸絕口不言時事作春秋集註推明程子本旨又集厚終禮一卷行於世累官禮部侍郎贈少師諡憲敏

寧海簿毛叔度宏（祖通彥父徹兄宜附）

毛宏字叔度其先栝蒼人大父通彥元祐間以經術詞賦三與計偕後徙樂清父徹有文行受詩學試爲上舍優等以父謁告不及貢居鄉以賢德稱與邑大夫交雖毫髮不干以私縣起新學徹治其事學成邑令俾爲之長以表率後進宏資稟不凡幼與兄宜俱有儁聲俱能世其家學當時目之曰二毛公入太學繼試禮部以春秋魁天下士中紹興第授寧海簿沉毅有守民莫敢犯

甫半歲而政教大行會丁父憂歸居喪過制尋以毀卒

太學博士關子東注

關注字子東世爲錢塘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調教授湖州與胡瑗之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宮意在美風俗新人材也仕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行於世

茂陵先生馬師文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爲嚴州比較務終於沅倅受知張栻潜心經籍學者多從而受

業爲常以大任期弟子喬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論語中庸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學者稱之曰茂陵先生

都官員外郎唐進道閲

唐閲字進道山陰人少爲學刻苦夜未嘗臥舉進士屢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兩浙飢詔爲浙東檢察賑濟州縣所全活甚衆嘗以左氏春秋放遷固史例以周爲紀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傳士邵萬宗囦

邵囦字萬宗蘭谿人淳熙八年進士授郴州教授改潭州朱子帥湖南以學行薦遷楚州倅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今是所著有曲禮王制樂記大學中庸解五篇及讀易管見今是堂遺稿等書朱子曰長沙傳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而刻之學官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其爲名儒所推重如此

王子安用亨

王用亨字子安崇德人舉淳熙進士好讀書手抄口誦至忘寢食鄉人多從之游遠方學者亦聞風而至悉隨其氣質優游而啓迪之類爲聞人分教襄陽表倡士類嘗作二記置諸左右悲世自警其行已蓋有實云

瀏陽丞胡浚明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餘姚人童時便如成人其父呼曰老子及長刻意于學元符間試禮部不第歸益市書築室教授鄉里學者多從之游宗伋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賑人之急必窮其力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宗伋爲歸依宗伋雖窮老而學不倦會孝宗御極恩宗伋

五上禮部矣例授房州文學調瀏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丐祠監南嶽廟宗伋揚行方執篤於道德性命之旨其交游子弟非是莫取史稱宗伋爲醇儒

眉州通判趙周錫彥秬（子淦夫附）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科授右選非其志也精春秋左氏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上將軍充接伴副使事訖擬奏使問答一篇上之特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宜義郎累遷眉州通判卒彥秬好學有文著述不倦

有詩凡數百篇名西征隨筆子淦夫尤工於詩

復齋先生趙子欽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建德人天資孝友留意聖賢之學窮理盡性弗深造自得弗措也登乾道進士第會光皇遺詔輟三年不仕宰臣周必大薦之孝廟甚力彥肅益以近名爲嫌仕至寧海軍節度推官所著有易說及廣學雜辯士冠士婚饋食圖行於世朱文公觀其書歎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

傒居尉傅升可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六經俱通尤精史學從游之士戶屨常滿登淳祐五年進士第授傒居尉未上而卒所註有六經講義及南園詩文雜稿二十卷

李國紀元綱

李元綱字國紀錢塘人號百鍊真隱乾道間以上庠賢士寄居吳興之新市力學好古雖困窮捺屢益堅怡然自得不爲外物異端之所搖奪撰聖賢事業圖集詠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諸書

章升道樵

章樵字升道昌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習知海徼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叛劉琸不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官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刃而退擢宰吳判常州皆以薦著御史洪咨夔舉擢監登聞鼓院尋以疾乞歸授知處州樵學宗伊洛所著有集曾子十八篇章氏家訓七卷補註董仲舒春秋繁露十八卷古文苑二十卷

林奇卿椅

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登紹熙進士淹貫經術而於周禮

尤精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誠僞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椅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調紹興府教授時翰林學士樓鑰禮部尚書倪思表其所著進奏除刑工二部架閣以壽卒

國子博士戚少白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力學長游呂東萊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而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柳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己確然不肯且乞外補出知台

州壽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朝議大夫虞從道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太常博士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扎盡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史意有旨除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遂奉祠歸祠滿差知典化軍不赴嵩之雖去而鄭清之再相復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相槐力薦於朝待次入見改尚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遂州命未下以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卒所著有戚巳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工部侍郎張子宓處

張處字子宓慈谿人唐建中宰相鎰之裔也習詩易工辭賦登慶元進士教授臨江樓宣獻見而器之辟爲浙東安撫使屬官帥徵處督逋剡縣處謝不往除太學正敘遷博學時金將亡上疏言昔聞其衰則喜今聞其衰當懼蓋雖足偷一時之安而所當深防者實在於自治遷秘書丞以疾出守南康改處州政多惠利性澹泊奉祠家居端平元年天子遴選經筵官以國子司業兼侍講召處請月令至孟秋決疑訟反覆數百言復成月令解十二卷以進陞國子祭酒工部侍郎麗眉冠帶諸生望之肅如也壽八十卒謚文靖

石晉卿一鼇（子子定附）

石一鼇字晉卿義烏人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端緒學沒而聲遠嘗典教邑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故名愈振晚年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子定字安叔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子定奉養不倦無慍色閱三十年未屬纊之前謂之曰汝善事我汝子孫世世皆如汝我之願也里人多稱其孝至元四年卒

大理卿黃新之蛻

黃蛻字新之淳安人淳祐七年廷試進士第二蛻學博而正著作不留稿人得其片紙隻字必珎藏之自建昌

軍僉判遷大理卿所至以文學知名未幾歸老卒學者祠之於石峡書院徐夢高贊之曰巍科早擬魁業開先進不汲汲退亦恬然氷蘖之操金石之堅身修不貳體受歸全

國子傅士施景文郁（從子南一附）

施郁字景文義烏人由太學内舍登高第擢國子傅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第六人亦官太學傅士與石一鼇黃溍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所著有石氏易五言總論春秋經傳記要等書

太常寺丞梁子奇椅

梁椅字子奇麗水人登嘉熙進士第時甫弱冠耳蚤脫場屋遂得潛心講貫肆力爲文晩歳慕程朱之學編輯遺論名曰論語翼除太常寺丞權禮部郎官

太府卿何巖叟夢桂

何夢桂字巖叟淳安人登咸淳元年廷試進士第三授台州軍判官改太學録遷傅士添倅吉州時廂軍不受令鼓譟而起夢桂與疾徃諭遂帖然除太常傅士監察

御史抗疏言守避之計大略謂今之言守者以守爲守不若以戰爲守以避爲避不若以守爲避書上報聞而省符遷軍器監以歸尋轉太府卿時事已不可爲矣元初御史程文海薦之朝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不赴築室小有源不復與世接著書自娛有易衍大學說中庸致用等書而於易尤精解釋圖象發揮奥妙有先儒所未言者學者因其自號稱爲潛齋先生

南康僉判呂冲之（從兄聲之附）

呂冲之新昌人與從兄聲之同師陳傅良友蔡行之在太學有聲冲之博學精思研究經史尤工詩文傅良深器之舉進士歷南康軍僉判集諸生講道於白鹿洞未幾引疾歸表正鄉閭家無餘資所著壁經宗旨及詩文墨妙世傳之

洪正字揚祖

洪揚祖鎮東節度判官璞之子也嘗從袁甫錢時講貫義理之學以切直忤時調寧浦教授辟廣西帥幕論嶺南買塩及横山以錢易馬事多所建置裨益遷京教除太傅置登善録書諸生之善言善行而不及其過惡一

將士多舊風召試館職除正字輪對者三懇懇以講學正心誠意啓沃君心自號錢溪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南陵先生王威仲炎澤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父濟景定二年國子免解進士炎澤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當宋運去物改之後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採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授竟得其素又從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開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學者尊爲南陵先生炎澤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爲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所著有南陵類稿二十卷

學諭陸德甫震發

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少聰敏書多淹洽而尤明於春秋淳祐中知州王佖知縣虞兟力薦之朝以親老乞鄉校就養乃授學諭嘗擬修學記有云人之一心本自虛明本自廣大無賢不肖均具至理特患物於物而不能物物耳其修己教人一本諸此所著有春秋講義蔡志一卷

張蕤光

張蕤光嘉興人市居讀易一目睛突出乃用蕉葉熨服且熨且讀遂超然有得見黃冕仲黃曰如師卦初長子帥師二弟輿尸三在師中吉極分曉光曰作如此說宜其易也乃削簡盈箱布算縱橫所謂八陣圖五花陣諸法無一不出於此冕仲駭服

中書舍人何文瀾逢原

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中累官中書舍人嘗因輪對陳時政十事言甚剴切已而知時事不可爲遂引疾去至元中御史程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卒於家逢原專究經史旁通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於佛老之說亦必辯其所以背於吾儒者所著有易詩書通旨四書解說玉華集若干卷藏於家

舒平江通叟津（弟濟附）

舒津字通叟奉化人讀書積學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涖事勤敏雅志澹如嘗傳采傳記著續蒙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從弟

蔚宇平叟、清苦獨立、景定元年、入太學、講明正學、雖窮暑弗懈、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書隨筆五卷、心書六卷、一門經學、人謂得於文靖之傳

張潤之

張潤之、金華人、自號思誠子、篤實清介、專心問學、宋季避地長山、擷其幽勝、爲十詠、一時名士、多賡詠之、元學士黃溍爲之跋、云先生之微言奥旨、世莫得聞、尚賴此詩之存、其高風雅韻、猶可槩見云

人齋先生胡德夫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辛未上春官、不第、歸關家塾授經、自號人齋、學者皆以人齋先生稱之、會郡政有得失、隨事敢言、一時守丞僚佐、枉車問字、詩酒外語不及私、德祐乙亥、上丞相書幾萬言、忠誠懇切、莫能行之、未幾元兵至温、一桂屹坐家廟、不以生死動其心、董左丞俾攝郡文學、自是研究周公經國制度、參訂互考、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古周禮一百卷、又有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子義口義講義存稿、學者並傳之、

高山先生許子瑜瑾（兄蔦附）

許瑾、字子瑜、玄度之後、世居剡之東林、博極經史、嘗從朱子游、明於理學、鄉先生俞浙狀其行曰、子瑜學博而正、行峻而和、文麗而則、君子人也、學者從之、隨其資稟皆厭足所欲、稱爲高山先生、宋運既改、徵辟不就、所著有春秋經傳十卷、文稿若干卷、兄蔦亦以詩文名稱高士、

兩浙名賢録卷之一　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目次

儒碩

元

侍講學士鄭景歐淼孫（弟附）　繆天隱主一

杭州學正劉應龜　孫居純庚

侍講學士黃晉卿溍　丁性初存

國子編修胡展信助　寶峯先生趙子永偕

孟長文夢俶　鹿皮子陳君采樵（父取青附）

蔣敬之宗簡　凝熙先生聞人應之夢吉

純節先生宇文子貞公諒　瑞安州同知葉審言謹翁

丹溪先生朱彥修震亨　西山夫子陳成甫紹大

潛齋先生陳公潛剛　徐南夫畸

黃淸遠景昌　史文璣伯璿

楊元度璲（兄瑛弟瑀孫猷同附）　馬德珍道貫

松江同知丘子正世良　敖進士繼翁

申屠敬仲澂（兄溶附）　木石先生劉仲愚希賢

陳彥理大倫　潘省中伯修

儒學提舉洪元成欽　方以愚道壑

明

巴陵簿葉世傑子奇　榮陽外史鄭眞

王如淵淵　學正俞觀光長孺

翰林校書王子讓受益（孫附）　桂教授同德（孫槐附）

陳訓導與廷　吳訓導元亮

陳履中端禮（弟治從子憲附）　退密先生傅淳（父時偕附）

汪師道與立　教授趙文祈思盛（子世麟附）

黃珏　柿庄先生鄭元亨嘉

翰林學士王景彰景　翰林檢討鄭叔美棠（從兄楷弟桓附）

李訓導孟璿（弟仲璞季衡附）　楊九疇範

衛府長史金用誠實　羅儀甫頎（祖紘父新附）

國子學錄朱叔龍文淵（子附）　朱克粹純（孫節附）

葉士晃龢　湖廣按察使黃孟清潤玉

趙長史季通　鄭孔明佖

贊善徐好古善述　駱則民象賢

徐光岳壽卿　學正周士亨衢

東谷先生鄭世昌延　進士盧舜用璣

教諭包希賢瑜　司訓陳敬佐善

楚府教授詹朝宗源　教諭吾景端晫
靖安令卞天錫祚　慎叙先生黃季榮灝
司訓宋用儀鴻　徐公允晟
學正方景衡銓　王司輿文轅
教授朱日章晃　都事裘天胄仁
光澤令徐子元泰　海陽令毛時正仲
野橋先生戴秉誠圭　倪教授彩（子俊彜附）
訓導李孟昭達　張韞之璨
樂城教諭俞汝誠子良　翰林孔目支中夫立（子高孫麟曾孫綸附）

國子助教洪廷器偶　胡惟一純
昌平知州蔣引之經　典山令王汝珎儒
同安令許元夫仁　貞一先生陸順德賛
光祿寺署正譚諫　攸縣令孫成叔景時
長史張廷光景明（弟景暘附）　黔陽訓導凌時東震
朱陽仲應鍾　處士范廷潤璀
布政司都事沈一之槩　工部侍郎蔡汝楠
孝廉陳獻可言　徐通判文和
訓導葉尚文素　周府紀善凌德容瀚

文學許長聖聞至　僉事鍾仁卿維元
信豐令何思仁燾　文定先生王世熙文祿
司訓許來鳳梧（子輪孫應逵附）　南川先生呂程
劉大聲鏜（子振宗附）　邵武同知諸子相燮
教授施一元乾　鶴洲先生黃子重裳
學正魯元承烈　教授戚元輔（弟元弼元佐附）
朱汝賢賢（子建庚孫廷益附）　教授卜宗周鎬（子相附）
姚坦之履道（子思仁附）　訓導朱汝明恩（父鳳附）
文莊先生吳希華榮　福建僉[illegible]汝學宗聖

海屋先生姚翔卿翼

兩浙名賢録卷之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鄭端胤思孟氏閱

儒碩

元（共三十七人）

侍講學士鄭景歐滁孫（弟陶孫附）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官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乞致仕

歸、弟陶孫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事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玩記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繆天隱主一

繆主一、號天隱、永嘉人、從西山葉味道游、博學強記、西山涞嵓之後、補國學生、歷內舍、通易書禮三經、宋末賈似道蕪湖之敗、主一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之、德祐初、以疾告歸、未幾宋亡、遂隱居教授、晚歲雙目皆瞽、大德間、郡守燕希憲延爲郡庠經師、每日肩輿至齋、時初製大成樂禮器祭服、制度儀式、必諮詢之、主一雖瞽而諳練典故、記憶不衰、與人言亹亹無倦、人有問者、必答曰、在某書某帙、人視之、果然、年八十餘卒於家、有易精蘊、論學軌範、尚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

杭州學正劉應龜

劉應龜、義烏人、潛心義理之學、每以古人自期、咸淳間、游於太學、丞相馬驥高其才、將以女妻之、應龜不可、乃止、由是名稱籍甚、元至正初、起爲月泉書院山長、改杭州學正、以身爲教、士遵繩矱、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留稿、共二十卷、

孫居純庚

孫庚字居純、慈谿人、生而穎悟、志操端謹、孝友稱於鄉里、嘗從師力學、同舍生以其貧、斥遠之、庚不動容色、益

刻苦磨礪夜讀申旦由是問學淹貫論議宏博及門之士若桂彥良王桓陳恭皆以學行著聲其他執經請益者遠近相踵庾循循善誘雖愚蒙陋劣必使知所趨向貧不能具束脩者且資給之使有成業學者人人感激以爲父師邑長也其不花天澤普化咸以師禮禮之及卒貧不能歛門人爲執喪葬禮者數百人所著有雪磯集若干卷

侍講學士黃晉卿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文嘗著弔諸葛武侯辭登延祐二年進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謝而歸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危素稱溍之論著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蛟龍百怪潛伏不動淵然之光自不可犯宋濂贊其肇開科舉即以儒學自奮巍然獨任斯道之重上承朱呂道統天下學士咸知師法云

丁性初存

丁存字性初義烏人性質樸不外撓博洽群書善屬文尤長於詩賦屢徵明經不就嘗游宗文何先生門相與闡明理學以遡金許之傳晚年優游盤谷四方學者羣趨之所著有雲崖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國子編修胡履信助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東陽人刻志問學悉究經史百氏大旨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錄呉徵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賞異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間再轉國子編修助狀貌清古平生誠實無僞見人有善亟稱之素薄勢利故與人無怨惡嘗作大拙小拙傳以寓意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

寶峯先生趙子永偕

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少立志不凡初業舉子嘗讀楊文元公所著書恭默自得乃悉棄舊業尊崇之雖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邑令陳文昭親至門受學平居躬行孝友日舉聖賢之言以裁小子狂簡學者稱爲寶峯先生

孟長文彥倜

孟夢恂字長文黄巖人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用薦著本郡學錄至正中以設策禦寇功授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賜諡康靖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等書

鹿皮子陳君采樵（父取青附）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父取青慷慨負志節從石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樵幼承家訓長受經於李直方書無不讀因研覃遺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病逾四十年乃入東白山太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者宋

濂稱其以超絶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爲文自出機軸嘗言文章舍六籍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哉所著古賦十餘篇絶似魏晉一時名士如虞集黄溍歐陽玄等皆向慕以爲不可及樵性至孝父病痰咯咯不能吐樵親以口吸之母歿樵不及識見遺衣輒奉之而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饒終其身惡衣菲食澹如也遇歲饑捐廩粟以賑里閭自取來年續食好衣鹿皮因自號鹿皮子有鹿皮子集飛霞覲稿合數卷年八十八卒

蔣敬之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鄞人幼爽敏有儁聲程端禮歸自江東宗簡以弟子禮謁見留門下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綜究乃束書入山中盡取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棄去或謂宗簡不以壯盛挾所長取青紫獨用古文自詭奚益宗簡笑曰使吾理明氣充於爲文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耶既而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語洽欲偕至

京師以母老乃市所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益折節讀書種學織文爲世名儒翰林柳貫見其文擊節賞異方具薦牘而宗簡已屬疾不起年三十有二人以顏子方之

凝熙先生聞人應之夢吉（父詵老附）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詵老嘗游王魯齋之門夢吉受學家庭父子自爲師友手抄七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以鄉貢授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裁補之多爲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略

江南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年避地永康之魁山卒年七十平生信道既篤涵養益純識與不識莫不稱之爲有德之君子門人宋濂等謚其執醇而不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

純節先生宇文子貞公諒

宇文公諒字子貞吳興人通經史百家弱冠即有操行登至順四年進士自高郵司理除國子助教六館之士資其甄陶者往往出爲名臣調國史院編修以病得告後召爲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廣訪司

事以疾請老卒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撰手記一冊識其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有折桂集數十卷學者私謚爲純節先生

瑞安州同知葉審言謹翁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性明達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許謙柳貫張樞黃溍咸樂與爲友歷官浦江義烏二縣教諭調簿晉江授瑞安州同知致仕卒謹翁天性孝友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

遵呂氏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若干卷藏於家

丹溪先生朱彥修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之赤岸人也天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爲聲之賦刻燭而成豪邁負俠聞許謙之學即摳衣至門而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宕歸於粹夷不以一毫苟且自恕而欲見之踐履嘗應試不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其家故有祭田而

祭無恒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教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衆心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戒委之庸人寧無失乎於是研究醫學傳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效嘗著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辯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丹溪心法學者因其所居稱爲丹溪先生

西山夫子陳成甫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黃岩人以儒學名家元初學者爲文競

循辭律紹大猶以性理之學自任爲文章必傳經義治尙書作四書辯疑生徒至二百餘人並稱之曰西山夫子。

潛齋先生陳公潛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受業胡石塘先生之門晝夜研索遂通易詩書三經旨要嘗著五經問難四書通辯述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抄爲文章學西京爲詩賦效魏晉每應試累不就乃曰吾學豈不如今人吾才豈不逮古人吾之不得命也父母皆八十孝養至篤後兩目俱盲人有求其文者猶能夜以運思而旦以口授雅正高古纍纍如貫珠然教授弟子未嘗有虛歲堂上之席嘗滿鄉里皆稱曰潛齋先生

徐南夫畸

徐畸字南夫一字叔範蘭谿人自少穎敏絕倫力學好修兼明春秋戴記而於易尤造其微嘗言人出而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處而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先否則祿祿耳其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一於義正直不阿爲文雅贍有法隱居教授學者稱爲天民詔以賢

良徵郡邑敦請固辭不起或勸之仕曰以經淑人得之而仕是亦仕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黃清遠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吳思齊謝翺游盡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極意尚書春秋之學三傳異說學者莫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重紀至元二年卒

史文璣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自幼嗜學強記博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又著管窺外編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人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養身爲仕而學豈吾志也遂隱居不仕卒年五十六

馬德珍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金華人、弱冠時偕弟德璋、師事許文懿於八華山、得濂洛之學、文懿以詩期勉之、甚至文懿歿、奠臨制服如親喪、學者稱之、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詩文若干卷、自號一得叟、性恬退、非公事不入城府、棲遲衡泌、裕如也、說者以為有古高尚之風、

楊元度璲（兄瑛弟瑀孫軾同附）

楊璲字元度、餘姚人也、喜學問、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內博洽者談數困服之、以是名重一時、註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敝上於朝、後以歲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

官、值南北盜起、避地邑之梅川、以著述終、兄瑛弟瑀孫軾同並有名、而軾同尤以詩顯於景泰天順之間

松江同知丘子正世良

丘世良字子正、父壽、由台州徙錢塘、良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父喪奉母以居、日益貧、教授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用薦為海鹽州教授、復學田千餘畝、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既代授慶元路總管府知事、良所定文牘、吏不敢舞文法為奸、仕終松江府同知、所著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

敖進士繼翁

敖繼翁、烏程人、少長邃於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日讀必至夜分、而寢雞鳴即興、以為常、由是目無不覽之書、每與人談論今古、滾滾如黃河之東注、然未嘗以學驕人、對僕隸亦聲色溫和、進止出入、皆有常度、初任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壽、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於六經皆有疏說、發為文章、春金戛玉、以大家稱於東南、有文集二十卷

申屠敬仲徵（兄溶附）

申屠徵字敬仲、諸暨人、父性受業黃文獻公之門、徵與兄溶、得其淵源、謹言端行、並為鄉里所重、而徵尤寡合、望之容色毅然、至有所請、則溫煦和娩、辯析必盡、工古文辭、春容簡奧、精篆籀小楷、咄咄秦晉、辟本路教授、辭疾不行、晚節益堅、有遺世獨立之意、所著有孝全擬言數卷藏於家、

木石先生劉仲懇希賢

劉希賢字仲懇、鄞人、少嗜學、長從鄉先生薛觀學春秋、博習強記、為文敏疾、舉進士第、授太平路天門書院山

長講論經甫得其旨歸後改會稽教諭見雅樂廢弛喟然歎曰聖人制樂所以格神人和上下定民志詎可缺哉乃捐俸率諸生命工修飭秩滿陞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所著有春秋比事駢寓類稿自號曰木石子人因稱爲木石先生

陳彥理太倫

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也始學於從兄沬後事吳淵穎先生絕意仕進以教授爲業元末避兵流子里作晚香亭日與賓客暢飲高歌舉座絕倒嘗語人曰吾平生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仡仡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識者亦共傷之所著有春秋手鏡尚雅集

潘省中伯修

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偶遂決志隱居教授以著書爲事旁通天文地理律曆之學爲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國珎寇海上浙江參政朶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之曰倡亂者獨國珎爾吾民無非也乃得免後竟爲國珎所害黃雲泉有言潘先生莫邪大劒也其精光足以動星斗其鋒鍔足以破堅珉而不保其缺折之患雖然不害其爲千金之寶也嗟夫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其潘先生之謂與

儒學提舉洪元成欽

洪欽字元成溫州人博學能文詞平居議論必依名節至正中爲長州縣學教諭會張士誠陷平江欲用之欽抗節不屈居數日乘間脫走見丞相達識貼睦邇言其狀丞相重歎以爲臨難不撓真師儒也用承制授將仕郎江浙儒學副提舉雖當亂世化導不衰元亡歸卒於家

方以愚道睿

方道睿字以愚淳安人蛟峯先生之曾孫也從同里吳朝暘先生游以春秋名當世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所撰后妃功臣諸列傳筆削大義獨斷於心無能議者調嘉興推官凡獻獄囚必脫其桎梏賜之飲食溫言和氣以探真情再調杭州判官遂引疾以歸洪武初兩被召俱不赴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稿

十卷詩說一卷文說二卷選唐詩一卷

明（共一百四人）

巴陵簿葉世傑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至正庚寅以薦試方州中第四人退隱不仕國初浙江行中書省復以學行薦廷試高等授岳州巴陵簿尋致仕卒子奇少極穎悟壯遊王剛叔門聞理一分殊之旨乃知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號曰靜齋所著有範通玄理草木子等書

滎陽外史鄭眞

鄭眞慈谿人博極羣書在鄉里恂恂然不以才藝矜人嘗取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洪武初試浙闈居首選授廣信府教授號滎陽外史

王如淵淵

王淵字如淵永嘉儒志先生之九世孫也通詩書二經洪武三年舉進士以疾告歸淵性急直人有過必面折之毅然以作興後學爲己任循循誘掖寒暑晨昏無倦色貧而來學者輒以衣糧資給之所著有詩書題斷遺樂稿

學正俞觀光長孺

俞長孺字觀光新昌人歷諸暨州學正治經敦行刻勵好修晚年所造益深其教門人務以反身自約遠近嚮之所著有心學淵源及詩文共數十卷

翰林校書王子讓受益

王受益字子讓山陰人洪武中舉明經爲山陰訓導淹貫經史尤邃於春秋善指授多所發明嘗病傳註繁蕪或失作者本旨乃取諸家疏義折衷之裒爲春秋集說後召入翰林校書受益與韓宜可薛正言先後興學於

鄉至今鄉校頌述之稱三先生而不名

桂教授同德（孫禔附）

桂同德慈谿人謹厚敦樸篤信好學於經史無不淹貫身若不勝衣吶吶焉似不能言者坦坦無競學行聞於遠邇經生學士過從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立諸生講下懇懇言曰窮經究史固學者事而人孝出悌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苟規規章句而躬行不力此爲人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齊集齋

孫僶以知兵拜錦衣百戶、篤於人倫、而倜儻好施、有古學士風、

陳訓導與廷

陳與廷名延、以字行、鄞人也、記覽該博、而尤熟於春秋、當元季盜起、人不聊生、悉散貲產、以贍諸親舊之貧者、僅存周廬田數十畝、朝耕暮讀、雖際屢空、裕如也、洪武二十七年、邑大夫多其賢、薦授本邑訓導、開誘諄諄、先義後利、一言一行、唯恐或後古人、故當時從游之士、接其模範者、率知敦尚古道云、

吳訓導元亮

吳元亮仙居人、洪武中為嵊縣訓導、沉靜方嚴、動必以禮、講明正學、以開後進、及卒、與僚友諸弟子訣、整衣拱手、端坐而逝、

陳綬中端禮（弟治從子憲附）

陳端禮字綬中、定海人、志檏古雅、博究羣籍、動不踰矩、壼閫整肅、不聞內言、集子弟講明經術、謂聖賢之學、自修身齊家、以達於天下、寧拘拘章句邪、弟治從子憲相繼登第、為御史、端禮作蕪說以規之、甞曰、汝輩盡忠朝廷、不負予教、則予得肆情泉石矣、乃築室別墅、澄心著述、時鄭珞為郡守、始行鄉飲禮、以敦崇齒德、親詣端禮之門、迎之說者、謂賓主俱賢、有裨風教云、所著有喪祭禮儀註解、

退密先生傅淳（父時偕附）

傅淳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偕以道學鳴於鄉、淳能傳其家學、鄉人稱為退密先生、有洪範敷言、性理衆說、大學補略、視志稿藏於家、

汪師道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似為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歷君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教授趙文祐思盛（子世麟附）

趙思盛字文祐、鄞人也、博物洽聞、涉獵羣經、而尤邃於春秋、洪武初訓導郡庠、八年遷教授、啓迪不踰矩矱、生徒景慕、後引年歸里、雖在耆耄、書不去手、時稱邃於文學、子世麟克紹先志、十五年、聘上春官、擢監察御史、以

清白名

黃珏

黃珏餘姚人、初學春秋、後見四明黃彥實說尚書、心好之、乃更受尚書、隱居教授、浙之言尚書者、多宗事之、居恒對人喜談邵子皇極經世書旨趣、淵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

柹庄先生鄭元亨嘉

鄭嘉字元亨、山陰人、篤行寡言、性至孝、母病、嘗糞甘苦、衣不解帶、母永復初、卧不就枕、窮經好古、而於詩尤工、

與鎦績唐之淳相上下、是時柯亭王佑爲侍郎、方貴顯、與嘉同里、而里中無少長皆輕佑而重嘉、見輒曰此柹庄先生、

翰林學士王景彰景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修癯美髯、平居好抉策、矢口成章、時稱其文章上繼屈宋、下並班馬、洪武間、與楊宜同舉鄉試、初授懷遠令、歷官山西右參政、下吏以糧撓法累謫雲南、靖難師起、赦至京師、與修　高廟實錄、以吏部尚書張紘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裁官、成祖入繼大統、擢翰林學士、時言建文君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一時詔勅皆出於景、景居官立朝不變鄉語、一日　上欲出師値大雨、上不懌、景從旁語曰、此乃上天爲陛下洗干戈耳、左右不辯其云何、獨永嘉衞士竊笑而奏之、上大悅、即擢爲親軍指揮使、後徙居銅陵、有詩文集若干卷、

翰林檢討鄭叔美宗（從兄楷弟桓附）

鄭棠字叔美、浦江人也、與從兄楷、弟桓、俱受業宋景濂之門、以文學稱、永樂初、用禮部尚書李至剛薦、入翰林、

與修大典、書成、吏部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仁宗爲太子、監國南京、選儒臣進講、與王汝玉等九人在選、敷陳從容、眷待殊渥、秩滿陞翰林檢討、以疾告歸、所著有金史評、及道山集二十卷、從兄楷字叔度、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賜號醉翁、陞長史、致仕、著有鳳鳴集、弟桓字叔瑞、隱居著書、或以其名達之蜀王、王每顧楷曰、叔瑞可謂清逸之士、人遂以清逸處士稱之、所著有聖朝文粹、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逸儉齋稿、

李訓導孟璿（弟仲璣　季衡附）

李孟璿、海塩人、祖元白、以賢良方正起家、官嘉興副總管、清白有吏績、璿永樂中以經明行修被薦、歷嘉興汝寧訓導、教養有法、士風蔚起、所著有南庄集、弟仲璣季衡、皆有文行、聲譽重於一時、

楊九疇範

楊範字九疇、鄞人、踐履誠確、雖燕居恒盛服端坐、讀書至夜分不懈、教授里中、視世之毀譽榮辱漠如也、永樂間有巫稱能神道人禍福、人如影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範作文喻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劘劃於地、時擁巫羅拜者百數十人、皆驚悟散去、郡守鄭珞邑令張鐸咸賓致以訪政事、所著有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集、孫守陳、守隨、守隅、守阯、曾孫茂元、茂仁、皆登顯仕、各有傳、

衛府長史金用誠實

金實字用誠、衢之開化人、自幼穎悟絶人、書過目輒成誦、屏去浮靡、專意經傳、弱冠補博士弟子、識者目爲重器、歲壬午、　太宗入繼大統、實稱布衣詣　闕上書、　太宗善其言、復親策之、對稱旨、命入翰林、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選爲東宮講官、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詳明有良佐之褒、後以內艱去、哀毀成疾、踰十年始起任職、　仁宗登極、簡宮僚爲諸王輔導、乃授衛府左長史、後召入西掖、纂先正格言以備顧問、丙午歸謁先塋、恩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黨宗戚相與燕樂、以榮上賜、正統嗣位、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未幾王薨、哀感成疾、上疏乞骸、命下而卒、年六十九、實天性孝友、少肄業學官、以不得奉旦夕、惟朔望歸省、必奉

觴上壽以悅親心、愛季弟老而彌篤、周貧恤難、不吝所有、故人林文節卒於京、親爲殯斂、歸其喪、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諸經子史悉能探其賾、而知其非、嘗曰、人不能無非、覺而正之斯善矣、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仲尼以爲君子、因以覺非名齋、爲文章舂容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冲淡、無雕琢之病、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羅儀甫頎（祖紘　父新附）

羅頎字儀甫、山陰人、祖紘、父新、並以儒學名於時、頎性

淳樸、鮮嗜欲、力敦古道、能讀祖父書、過目輒成誦、嘗其會意時、雖食寢亦不自覺、經史百家、古今載記、及佛老諸書、稗官小説、罔不攬竒、鉤玄著之篇章、爛然成一家言、弟子及其門者、各有所就、褒衣博帶、從容曳履、見貴勢無加禮、人亦不敢以貴勢加之、太守戴琥崇禮隱逸、於頎循注敬焉、嘗聘修郡志、未成而殁、然文獻賴以有徵、所著有易齋札記、及論所訓詁詩話二百餘卷、稱梅小藁、書羅氏三世隱梅山、各以文學鳴於時、卓爲越之儒宗云、

國子學錄朱叔龍文淵（子宜附）

朱文淵、字叔龍、山陰人、洪武間以太學生詣闕陳時政、忤旨謫戍、雖歷顛沛而志行益堅、宣德丙午大臣薦其直節宜錄、用授滑縣訓導、講學行禮、以身先多士、化及齊民、擢國子學錄、尋致仕歸、年巳大耋、猶手不釋卷、郡大夫政有所疑、輒造其廬問焉、不敢以阿導先其爲隆禮如此、子宜亦世其春秋學、以孝義聞、

朱克粹純（孫節附）

朱純、字克粹、山陰人、博雅有儒行、以明經教授鄉里、能詩、風格高古、與邑人羅頎、張劓、草結鑑湖吟社、太守戴琥深敬禮焉、所著有陶鉛畢青自怡等集、其孫節、起家進士、官監察御史、按山東、振舉憲綱、統兵勦賊、卒于師、朝廷憫其死事、贈光祿寺少卿、

葉士晃黼

葉黼、字士晃、太平人、博通經史、真知實踐、以古道自持、貧而好施、授徒所得束修、恒均鄉族之貧者、嘗折衷學庸衆說、撮取朱子語錄、及黃超然通義、相發明者、附周易本義、繕錄未終而卒、學者惜之、

湖廣按察使黃孟清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初徙江南富民實北京、父艮當行、玉時年十三、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迤茫無人烟、玉與同役築室而居、傾貲給徭役、鬻罔齋蔬以爲生、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巳心爲嚴師、而斬造於聖賢、擇然後語、揆然後動、間爲文辭、不作組麗嶄刻之語、而理致淵永、補郡庠生、以禮經魁北闈、會試乙榜、授建昌府學訓導、改南昌、以薦拜行在交趾道監

察御史出按湖廣咸望赫然正統初薦陞廣西按察提學僉事屏浮華奬賢俊士風丕變改湖廣按察司使以不肯屈節上官被誣劾不詣刑律左遷含山知縣請老致仕歸以子隆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居家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廼取儀禮分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爲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

學中庸旨皆淵與撰學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爲裳遂撰考定深衣古制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

趙長史季通

趙季通天台人力學篤行稱名儒由教官知永豐龍溪二縣寛厚愛民以最召與修　高皇帝實錄累遷國子博士進司業與董子莊同被選爲趙府左右長史二人皆端平有操守隨事規益不肯詭隨以希寵遇每侍講讀多所關悟王重之折節降禮稱之必曰先生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以二人爲極選云

鄭孔明佑

鄭佑字孔明常山人性穎異負志不羣博通五經諸書尤長於易初補郡博士弟子員既歷游丁息軒吳康齋之門遂棄時學務求實踐確然以聖賢自期事父母存殁盡禮立義塾義廩以教贍其族黨孝義之稱內外無間督學使者屢辟應試終不出所著有讀易管見易通發明觀物餘論卦贊蛙鳴諸稿藏於家

贊善徐好古善述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邃於經學工爲詩以薦授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陞國子監助教同官侯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復自是忿戾消沮每遇善述曰我見公心輒惟然如飲醇公真今之叔度也　仁宗在東宮簡入爲宮僚授左春坊司直郎每作詩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曆製以賜之善述亦夙夜匪懈於文事多所啓沃　仁宗每見聽納陞右贊善以疾卒於官善述爲人淳厚質實學術端正耿介恬靜不爲阿附

仁宗即位追念輔導之良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祀之

駱則民象賢

駱象賢字則民諸暨人篤行好學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直述事情不求華緻時嘗斟酌六禮要表帥鄉俗鄉人化之爲園於楓溪之上圖書滿屋至老玩讀不輟家素饒值歲飢出粟千石以賑朝廷賜勅旌異仍復其家所著有羊棗集篤終易覽溪園遺稿歸全集等書

徐光岳壽卿

徐光岳字壽卿新昌人郎中志文之子也自幼聰敏好學尚氣節不妄交游請於父曰見不能爲舉子業取科第願盡讀天下書使行已無媿古人可乎父許之乃結如斯亭藏修其中日夜研究羣書至忘寢食既而充然有得乃從父友陳獻章莊昶輩遊聞見踐履益到年方壯人即目爲巨儒昶尤加愛重[illegible]春風亭以居之其詩文賡唱往返載昶集中

學正周士亨衢

周衢字士亨平湖人篤學慕古樸雅弗事華靡景泰元年領鄉薦任膠州學正以禮率人訓廸無倦諸生有衣食弗給無力喪葬者出俸助之致仕歸肆力經史所著詩文追蹤古人立心行已無不可對人言者

東谷先生鄭世昌延

鄭延字世昌海鹽人其先有元璠元琰者俱以學行顯延性孝友方正博學能詩文以尚書教授門人以其業顯者三十餘人皆尊之曰東谷先生天順壬午貢太學成化乙未授廣東市舶司副提舉諸番無敢以方物及門者白沙陳獻章贈詩曰漢魚海舶各歸去明月自照

芙容峯黃門張寧稱曰力學能文通知典故吾邑未之或先歷仕二考以疾卒於任

進士盧舜用璣

盧璣字舜用松陽人家貧力學懷抱甚高天順甲申第進士廷策近萬言皆切中時弊李賢當國欲羅致之不屈遂上疏請正宮闈名分及閹寺引浮屠圖婦惑事言甚剴切執政外忌萬妃內短疏入不報未幾復詆權奸謫戍銅鼓汪直臨邊諷使見之許其入朝璣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益厲志理學辯論古今未定之說其關元

劉謐三教平心論可與佛骨表並稱作真字補遺十月其圖說深得聖賢之旨其雜論責宋舊臣遺士不應仕元異端不生於天地之前與訂誣諸說俱出人意表孝宗皇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即位首詔起之已不可復作矣

教諭包希賢瑜

包瑜字希賢青田人窮經博古篤學力行一言一動無不以聖賢為法由舉人任教諭非其好也淮王聞其賢脩書幣聘進講便殿輒稱先生所著通鑑事類一百二

十卷左傳事類四十卷王閔之喜甚遂梓行仍命工肖瑜像親為之贊曰見道之真履道之正咳唾古今寤寐賢聖傳獵經蒐回瓢點詠衣冠肅如後學企敬居七年告歸投老撰述甚多以壽卒

司訓陳敬佐善

陳善字敬佐海鹽人天資頴悟性豪邁與方洲張寧同時相伯仲銳志勤學攻古文辭每飲酒半酣捉筆立就數千言文不加點意味深長辭調高古屢試不售以貢卒業成均安貧自樂不以仕進為念邑令李雲造門敦勸始出就崇陽司訓未幾致仕歸性潔亢與比寡儔儕粟屢空未嘗苟取一介求詩文者非其人雖重幣不受人以是益高之

楚府教授詹朝宗源

詹源字朝宗松陽人任湖廣楚府教授初見王無所餽獻以二帝三王之道上啓王喜其言及掌箋正司出入郄分例王益賢之常語其世子曰詹先生學行近古剛方正直汝宜師之幾三年辭歸構屋一區與予姪業儒者居之及定房籍請書契源曰汝居之即為汝屋焉用

契為平居足跡不入公門邑大夫重其儒行數就見請益見所居庳陋請撤而新之源固謝不許或問之源曰此先世所遺可庇風雨足矣且吾生於斯長於斯朝夕饘粥於斯亦將正寢於斯以待盡而已無事而更新之令子孫何以師先世之儉邑大夫聞而嚴重之終其任不敢輕以寸幣相餉

教諭吾景端門

吾啅字景端開化人方正端嚴動由規矩中鄉魁教諭江浦乞歸講學自怡弟子千餘人隨其分量咸有所得

皆成名士、主事林沂、潘府、常同、陳獻章、章懋爲之、謂醇儒、可大用、聞望顯著、人咸以不得見爲歎、與章懋、樊瑩、尤拚厚、年七十卒、門人方豪狀其行、章懋表其墓、有曰、君之所詣、茂叔、伯淳、人之所惜、何蕃、劉蕡、所著有朱子讀書法、還山稿、五箴解等書行於世、

靖安令朱天錫祚

朱祚、字天錫、海鹽人、生而警敏、七歲日誦數千言、甫成童、學爲古文詞、遍訪士大夫家遺書讀之、惟日不足、成化丙午、以尚書領浙薦、一試禮部弗售、以母老不再行、投尤溪令、有惠政、改江西靖安、治靖安如尤溪、民皆稱之、曰豈弟、甫二年、疽發背卒、祚氣宇冲融、尤喜奬引後進、其學以五經爲本、發之詞章、春容麗蔚、一根理要、嘗慕司馬溫公爲人、歲置一冊、動必書之、以自警、所著有拙齋漫稿、雲谷集若干卷、

愼徽先生黃季榮灝

黃灝、字季榮、遂昌人、博學自淑、不樂仕進、人多與之遊、嘗語人曰、爲學大要在愼徽五典而已、舍此皆贅龐也、有愼徽遺稿、言多簡要、門人私謚爲愼徽先生、

司訓宋用儀鴻

宋鴻、字用儀、開化人、夙負異稟、致力遠大、學務深潛、每事必求實踐、嘗受易於吾呼、爲所器重、爲文典雅有則、四方從遊者甚衆、端本正業、多所造就、鄉人敬信、皆呼先生、有疑必咨、有過惟恐其或聞焉、應貢司訓宜興、以道自尊、身爲模範、士民愛慕、人人以爲父師、居恒手不釋卷、對妻子如嚴賓、至於聲利、泊然若遺、人不得而窺其際也、卒於官、士民奔走痛哭、雖深山窮谷、老夫稚子亦嘻吁泣下、所著有白石漁溪慈石鉦音諸稿、藏於家、

徐公允晟

徐晟、字公允、海鹽人、資性頴敏、經史墳典、靡不周覽、與朱祚俱以博洽稱、每相遇坐、談古今佚事、移日不去、嘗曰、聖人之教達於中國、釋氏之教達於四夷、孔子欲居九夷者、殆化夷乎、其得悟而言類如此、王大參衡按海上、命取韻府考事、得之眉間、註云、出漢雋、詢知晟、命延入、禮敬之、問漢書數事、詳對無失、稱曰徐漢書、所著有左傳摘事、燕石存稿、

學正方景衡銓

方鉉字景衡、新城縣人、成化中由舉人任湖廣安陸州學正、奉父之官、更爲創寢室於學署、旦暮具衣冠、至寢所問省、與居、或燕飲歸、雖丙夜不釋衣冠、必往侍左右、侍其寢而後退、易學通明、躬授諸生課業、講習不怠、業他經者、則延訪鄰郡經術通洽之士、爲之師、一時成材特盛、如孫文劉洪其最著士也、及丁外艱歸、諸生泣送不忍別、服闋、改汝州卒、

王司輿文轅

王文轅字司輿、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鋌、坐待失者

歸之、其人欲畀以半、却不受、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每讀書、多自得、不主陳言、故其說多與時左、惟王文成與之友、莫逆也、文成領南贛之命、文轅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及文轅歿、文成講學時多憶之者、歎曰安得王司輿復作乎、所著有茹澹稿皇極經世俟呂諸書、

教授朱日章晃

朱晃字日章、嘉興人、以鄉貢授崑山教諭、經學舉業皆有師承、課子弟嚴而有法、以故多所成就、崑山自晃爲教、後其徒鄭文康及葉盛輩始援高科、刻文爲程、至今稱善教者、必曰晃、尋遷鎮海衛學教授、其教亦如崑山、

都事裘天爵仁

裘仁字天爵、處州衛人也、嚴毅端方、言笑不苟、居常授徒、克敦師道、括郡名士、多出其門、諸生侍立終日、不敢傾側、有程門立雪之風、中弘治己酉鄉試、任北京都察院都事、以乞養歸、仁事二親、備極恭順、每母怛怒、即夫婦長跪席前、必得懽心方起、造謁有司、並無請託、其持身以正、見得思義、至老不衰、

光澤令徐子元泰

徐泰字子元、海鹽人、聰敏豪邁、領弘治甲子鄉薦、授桐城學諭、師道克尊、士風興起、癸酉典江右文衡、得隽爲多、進蓬州學正、蓬去鄉萬餘里、山川險隔、翛然大觀、置生死於度外、登臨弔古、文章益進、陞光澤令、歸、晚攻古文詩詞、識者以爲雄健過於張寧、華燕超於朱祚、所著有玉池稿、玉池談屑、春秋鄙見、女學詩談、海鹽志、梓行、

海陽令毛時正仲

毛仲字時正、松陽人、學有源委、好關異端、尤精圖學、嘗

誦節孝徐先生三善之言以自砥礪篤行孝友以宥貢授海陽令仗忠信敦教化吏民不忍欺然素性耿介當道不合甫朞月遂謝事歸所著有常道異端論及理數啓鑰

野橋先生戴秉誠圭

戴圭字秉誠鄞人潛心易學踐履篤實居常語人曰學要謹獨誠意以修身不怨天不尤人久之則與天一嘗揭諸屋楹曰人中合下渾無我地上元來都是天張尚書邦所見而亟稱之其徒汪中丞玉嘗言曰吾執業戴先生門時先生年甫三十餘貌甚莊氣甚和言甚簡重動止甚矩度讀書能精思其所造可謂深且微矣時所業不過時業而能不屑屑焉每趨至古人之道至於今思其言不忘云圭性謹厚言動雍默衣冠儼然至時時與親友高會談道理論當世事竟日不休未嘗出一時俗語至易簀之日語子乾曰大學語孟首章皆是天命之性聖賢之言一轍也又曰我平日所著書却是有用後來必有知者所著有易經大旨四書要略及要說等書藏於家人稱爲野橋先生

倪教授彩（子俊卿附）

倪彩海鹽人少穎異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根極理要十舉不第始勉就貢授硤江教一遵胡安定教授蘇湖遺軌士多成就其子俊卿博古好學任南成均修海鹽志當嘉靖時海塘圮令于原叟凱奏部覆修築迄今頌其功不衰

訓導李孟昭進

李進字孟昭嘉興人力學至忘寢食比長通五經尤深於春秋傳極羣書爲文章舂容宏辯尤工楷隸行草母喪哀毀致眇一目不復求仕太守齊政起爲郡學訓導造士之功爲多

張蘊之璨

張璨字蘊之嘉興人也天性孝友父跛不能行背負終身弟亦病痼贍之至老嘗從羅紘學經史一覽不忘爲詩文縱筆立就所著有騃齋集二十卷擬騷二十章大爲詞家所膾炙云

欒城教諭俞汝誠子良

俞子良字汝誠山陰人領順天鄉薦潛心聖學力敦古

道乎居無戲言議論侃侃務砥礪名檢未嘗以一事干有司初教諭欒城學俗不知有禮則諄諄以禮誨之未冠者躬爲之冠有婚喪者爲之品式使遵行焉欒人感而化之雖婦女亦呼之爲俞夫子遷肅寧令治邑事如其家甫踰年百廢具舉臺使者待以殊等然竟以勞瘁卒柩還之日蕭然敝篋所著明學錄通禮節要尊親錄樂居司牧二集

翰林孔目支中夫立（子高孫祿曾孫大綸附）

支立字中夫嘉興人事母以孝聞舉鄉試歷官翰林孔

目與羅倫相友善務敦本爲己之學爲詩文多有關世教語尤深於經學號支五經子高孫祿皆貢爲學博曾孫大綸舉甲戌進士以經學世其家

國子助教洪廷器傳

洪鶚字廷器壽昌人天資穎悟年數歲父口授尚書過耳不忘稍長博綜子史百家下筆爲文如川涌波騰數千言立就父早喪哀毀成疾自肖小像於室旦夕饋食如事生領正德庚午鄉薦授福建邵武縣學教諭其俗尚鬼而佞佛鶚至即移文執政革之捐俸廣置學舍館諸生之貧者而衣食給之故一時多所造就薦陞國子監助教既時宜入事出判鳳陽以不能諧俗歸乃築室蓮谷精研理學貫通六經妙契一中之旨毅然以明道爲任士類宗之所著有讀易索隱大學參義中庸通旨八詠析言等書行於世

胡惟一純

胡純字惟一會稽人少從陽明先生學天性孝友家貧無書每假抄以誦晝夜不輟遂以明經稱執贄稱弟子者常數十人藉束脩以供甘旨父母安其養如大烹對

書終日危坐不妄言笑動止必飭其教人必準以規矩歌詩習禮不徒事章句諸弟子旦夕供使令至種藝滌浣皆欣欣任之不弃師弟之間庶幾復見古道以故出其門者多知名士所著有雙溪稿詩禮抄泗州志崇安志及卒郡守洪珠高其行題其碣曰明逸士朱純墓

昌平知州蔣引之經

蔣經字引之開化人事繼母篤孝繼母待之益嚴而經之孝敬益不衰卒化繼母爲慈母甘苦勤辛朝夕問學端重沈默日危坐一室與聖賢爲伍非其人不妄接一

言領鄉薦會試不第益閉戶誦習不輕以片刺投郡邑郡邑嚴重之已而謁選知順天昌平州董七陵祀事清愼不阿綽有政績以疾乞南竟卒於京邸士大夫咸惜之所著有性理集解易經講義

典山令王汝珎儒

王儒字汝珎嘉興人篤學力行鄉邦稱爲宿儒正德丙子舉於鄉初令星子再令崇陽聲績茂著以艱歸服闋不樂簿書告改順天府學教授北抱鮮學加意造就一時弟子如嚴滋李四三楊君璽等俱成進士滋初居塞外

徒置學傍教之後任本府太守所以報師之誠極篤而儒益自重未嘗以尺一干之轉典山令致仕歸以詩文自娛優游林下者三十餘年

同安令許元夫仁

許仁字元夫仁和人明經篤學開門授徒方嚴介特翁然爲時所宗正德庚辰以舉人授巢縣教諭擢河南鄢城令勤於撫字稱循吏以狷執不能事上官調德化德化瘠鄉民獷悍難治仁一以簡重鎮之調同安治同未幾属德化豪右以舊憾騰謗遂罷歸仁樸茂質直多介

少通執義而性率多齟齬然邃於經學毅然以崇正闢邪爲已任諸所論著皆折衷六經多發前人所未發云

貞一先生陸順德贊

陸贊字順德海鹽人雅好文學博集羣書巧思溢發爲文章以多能見稱日就雅望凡縉紳道出是州者必問其名行已嚴毅莊重晚年益自持暇日則杖屨徜徉林圃間平居燕坐輒復尋討國史嘗以世俗湮於佛老悼禮文之難而喪不成葬者衆撮要一書以訓世平生文字思緩筆精無急就之作年八十三卒鄉人誄之曰

貞一先生

光祿寺署正譚諫

譚諫嘉興人博學篤志稱明經以貢謁選時司選曹郎諫門下士也欲授判泉州力辭之乃調南京光祿寺署正散局可以著書自公之暇手不釋卷四方從游者戶屨常滿相與剖析疑奧當飡每爲不舉欣如也卒於官貧無以殮諸門人共襄其事云

攸縣令孫成叔景時

孫景時字成叔杭之右衛人也性耿介於世寡諧與越

人汪應軫仁和鄧銳江暉錢塘吳鼎爲友慕章文懿胡端敏之爲人師事陽明甘泉二先生學成正德丙子舉於鄉筮仕長洲教諭遷攸縣令却餽贐謝常例䘏貧民唐如景吳伯先究狀逮豪右易滑發其奸贓論如法人多稱之無何解官歸乃蒐輯故典証以長老舊聞質諸鄉評作武林文獻錄杭州府志欲勒成郡乘副在名山惜有志未究而卒

長史張廷光景明（弟景暘附）

張景明字廷光山陰人舉弘治進士第以經術選克典府長史事　獻帝於藩邸忠慎不渝嘗敷陳六事　帝悅命揭諸宮門　世宗入嗣大統以輔導　先帝功召赴京將大用之會病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錄其子元藩元恕弟景暘亦以進士爲御史嘗　武宗駕留宣大率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杖又劾江彬許泰自封伯爵非制人多其直後出知潮州尋罷歸

黔陽訓導凌時東震

凌震字時東歸安人少有俊才博綜羣籍曉析百家言長游郡庠試輒冠軍及科場輒不利若有尼之者儕侶多咤惜而震恬然不以動其心久以廩次貢於南宮選授黔陽縣學訓導當路重其學行到官月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流俾授學焉震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懿啓廸性命之微勅能懲惰率以身爲切劘文章規格親爲點竄造就士類一時多成材震念黔陽去吳興八千里遠違墳墓非孝子心遂以老乞歸震初以鈎索富聞羅比中歲幡然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故其事父母先意周旋甘旨之具不煩二兄居常坦坦不爲町畦而與之接者鄙吝之心自消善古文尤工於詩涵蓄縝密清婉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練溪集若干卷藏於家

朱陽仲應鐘

朱應鐘字陽仲遂昌人天資警敏篤學勵行嘗結青山白雲樓讀書其中家故饒一委之兄弟修用廢業不問也聞王陽明先生倡道稽山徒步往從之深爲器重一時名人士如開化方豪青田陳中州輩皆與之遊著聲

吳越間年三十二而卒士林痛惜之

處士范廷潤璀

范璀字廷潤會稽人少從王文成游卓然以古聖賢自期晚歲所造益深家貧無旦夕儲嘯詠自若人莫能窺其際嘗謂人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以自見幼孤事母至孝教授於鄉以供甘膬二兄早喪竭力葬之撫其子如己子平居無戲言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與人煦煦無倨容士大夫咸樂從之遊或問以粟帛周之堅卻不受也年八十有六將屬纊猶戒其子曰我死寧薄斂毋妄受人賻以汚我其平生廉潔有如此有司屢表其閭立石里中曰范處士里

布政司都事沈一之槩

沈槩字一之嘉善麟瑞鄉人少負奇穎年十二就試省闈爲八校之雋盛氣濶步縱覌無前已而師事東濱張先生稱友善魏莊渠校邵端峯銳諸名士晚卒業於五淸劉夫子瑞德義漸涵日與之化闇如退如頹非昔念向之縱覌無前者今而反觀不見有己也益自淬勵晝夜研討諸經盡發諸儒未發之秘屢試不售卒以貢授江西布政司都事非其好也竟拂衣歸時島夷寇掠三吳槩抱宗祧祭器避之郡城無何疾作卒於嘉禾寓舍年七十有二槩細大之德無不篤慎榘矱而事父母尤以孝聞生平口不非俗而行亦不染俗急義輕財有如飢渴竊業晚匿自安無營著布菜翁傳以見志其於豐約盛衰之際盖有得於易而無繫心故超脫乃爾文章非有關風教不漫作所著有鄉約釋義筆思記時務議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濮大川淮

濮淮字大川嘉興人少爲名諸生篤學好脩以名節自喜數奇不售貢授延平教諭身先範士衿佩之間無變色而人自濯磨時值倭寇與其令擘畫城守民恃以生時稱有用眞儒致仕歸閉門讀易深明畫前之理年八十五豫知死日先期告廟與知友别賦詩端坐而逝

孝廉陳獻可言

陳言字獻可雁洲處士謙之子生而秀穎稱神童稍長以尚書爲諸生祭酒試輒冠軍徐太守盈推爲七校之

迯遣幣使從吳南溪先生游吳門多後士而尤器重言
毋歎曰此子海上鳳麟也、辛卯以選貢卒業南雍、丁酉、
領應天鄉薦、旋罹外艱、辛丑、計偕不第、卒于邸、年僅四
十有一、言性孝友、痛母蚤世、遇蒸嘗輒流涕嗚咽、不
食飲者數日、事繼母如生母、撫異母弟如同胞、時時提
耳曰、吾家世孝友、幸毋忘雙雁之什、故弟亦莊事之、說
者謂陳氏世不乏二難、接人夷易、無惰容、無傲辭、至見
義必爲、則英氣勃發、里中有二三守節婦、有司莫聞、倡
義白之、竟得旌、時存問以終厥志、其慷慨好義類如此、

言雖篤志舉子業、然博綜經傳、探索子史、凡所研窮、卽
塊書於眉間、層透髓藤、人服其精、作五經疑若干卷、出
入傳註、酌以己義、多先儒所未發、端居慕古、慨然以經
濟爲己任、作策百餘篇、歎曰、假令吾得與大廷、執此往
耳、所著論、駸駸縱横、殆逼蘇氏、而理趣一歸於伊洛、粹
如也、王孝廉文祿評之曰、獻可論、如古刹精廬、迴廊傑
構、舉宇重門、窔奧曲折、纖悉畢備、而雕寄無痕、又如皐
陶聽獄、剖析疑隱、如伏生授書、佶屈聱牙、如良平運謀、
發機透穎、時以爲知言、以子所學貴、贈中書舍人、所學

字行父、嘉靖丙辰進士、以中翰拜工科給事中、內艱服
闋、補吏科、改戶科、右前後上章凡二十餘、皆當世要務、
同官所不敢言者、爲權貴所忌、出守河間、摘發如神明、
諸豪右畏縮、不得逞、遂嗾臺使者以誣劾歸、未幾而新
鄭相起、道出河間、問父老、知故太守賢、折簡爲之勸駕、
默不應、後按浙者、輒欲得其罷官狀、白之朝、所學笑謝
曰、仕者嘗鼎一臠足矣、奚所屬厭也、竟不得其狀而罷、
買一椽西居、名其山與亭爲一笑、因自稱一笑生、作一
笑生傳以見志、卒年六十有四、

徐通判文和

徐文和、嘉興人、領嘉靖丁酉鄉薦、任揚州管馬通判、以
樸實不善逢迎上官、論罷歸家、杜門不入公府、躬脊耕、
志究心理學、臨終語其子曰、我死之後、皇極經世之學
不傳矣、親捧算子與諸子講究、講畢而逝、

訓導葉尚文素

葉素、字尚文、青田人、由選貢任訓導、以禮致仕、事父母
以色養、兄弟白首不二、內外無間言、身若不勝衣、而是
非可否、有義存焉、與陳中州嗣學、亦同志趣、素每言曰、

氣節文章吾畏陳子至其闇然自修渾然無迹吾視陳子似有微長聞者信之所著有四書節釋易經美記宋元綱目斷隙覘集

周府紀善凌德容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性端方沉毅弱冠即負大志不規規科舉之業早游楓山先生之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信果步趨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妻子如嚴君終日無惰容遠色與學者言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以易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度數以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無不究心四方從遊者日衆各因其材而成就之詞選得泰寧教諭是學僻處山中士子多朴少文瀚日與諸生講明理學且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能自給者則分俸資之九年如一日諸生皆敬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陞周府紀善諸生攀涕送之者數百人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儉講學等書辭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所著有羣書類考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志金華正學錄等書

文學許長聖聞至

許聞至字長聖海塩人七歲洞了易經大義十三補弟子員一覽稱雋弱冠聞從父九杞山人聞發陽明先生良知之旨豁然悟入因殫精性命之學視舉子業意厭不屑也事父母備極色養時倭寇海上一夕侍其父從邑中歸遇賊於途同行者皆被害聞至舍舟登陸急負其父跣足遁行數十里瀝血朱殷得免於禍及居喪哀毀骨立經紀葬事露宿者數月弟求析蓍器物田廬自取其敝陋者悉以腴業讓弟終身代其役至破家不恤處宗族鄉黨執謙守下未嘗見疾言遽色有犯而不校之風督撫沅山峯鶚相與有世誼且同研席者數年先後貽書招之終不肯一見曰吾媿夫青衿而曳裾者其介節如此所著有易經微言若干卷明自成弘以來祀於鄉者朝貴封公而外無布衣聞至歿後數十年懿行益著學使者釆公論而尸祝之以諸生入祀自聞至始

僉事鍾仁卿繼元

鍾繼元字仁卿桐鄉人窮經傳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易理數之學妙悟得於畫前以嘉靖壬戌進士歷

官嶺南僉憲以最移楚積勞遘疾卒所著有易叙易學易老易占易原子史雜著道德要覽羣書選要京房康節啓蒙畫前錄渾象析觀定性演義陰符經註

信豐令何思仁熹

何熹字思仁麗水人也少聰睿端凝加以父格教導之嚴自志學即毅然以聖賢事業自期雖習舉業而洞究性命本原不爲捷取計以鄉薦授新喻教諭教人務厎實用士多成材聘主湖廣鄉試號爲得人令信豐以寬仁爲理民常見思居家孝友出諸天性府縣改歲一謁外未嘗干以私所著有四書集義春秋主意效顰紀舒嘯東皐篇滄螺錄青桂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文定先生王世熹文祿

王文祿字世熹海寧衛世將軍之胄生負奇質喜讀書好弄劍自六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以至天官地志貝函蓋笈龍韜虎鈐無不臏之舌抄而貯之腹笥每抵掌天下事口哆喻如縣河意所不合輒拔劍而舞人皆以爲迂文祿亦因而迂之不校也嘉靖癸丑島夷蹂海上武備積衰人心惟怯寇未至而先清野爭門死者數十人文祿聞之慨然乃佩劍詣軍門說大將軍背城一戰於寇魄以壯士氣然後危城可守大將軍然其計列陣於野寇卻不敢攻而城守乃完萬曆辛巳均田之議起權貴家且有噂嗜文祿聞之勃然復佩劍詣公堂謁邑大夫畫地指天道所以均田狀遇不均處輒拔劍而舞曰吾以三尺庇小民有勢挾者請以劍擊之諸權貴皆抑首莫敢撓鄉人蒙其利至今文祿之迂大都如此年三十與計偕迄八十無弗與者愈不售而愈發憤愈耄而愈精進讀書徹日夜不止家人憐而尼之則曰汝何知我讀來世書耳聞者絕倒文祿則正襟危坐而論之曰生死旦暮耳不讀書聞道則虛生浪死吾輩碌碌庶幾或聞寧爲聲名勞七尺耶卒之日手不廢書邑大夫奔而訣執手問後事但笑無所言三問之則曰此不足計遂拱而逝文祿生平樂善尤喜成就後生有所聞見輒諄復相告八十九年如一日若乃真心灝氣直性無前妙辨疾書以爲己任則又非公不至非正不由發憤所爲頑讒辟易嘗謂佛老二氏宜共一家教本互傳道無殊致惜乎論述未成而竟齎志以歿也歿而無子文

一第 [illegible]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反內

多散佚者惟百陵學山王生蓺草行於世歿後三十餘年鄉人思之不置歲時伏臘往往醵金奠墓下洒泣而歎曰今安得復有嵒如王先生者為吾儕造福也因相與私諡之曰文定先生

司訓許來鳳梧（子榆　孫應逵附）

許梧字來鳳嘉興人事父母孝父嘗病疽籲天乞以身代濵危而竟獲全人以為孝感苦志博學窮年矻矻不以寒暑輟其功屢試不售僅以鄉貢司訓通州出其所學以教士士多彬彬會第四子榆成嘉靖庚戌進士喜曰吾平生未竟之志付之兒曹足矣奈何復以一儒官跼蹐人轅下耶即踈病乞歸杜門吟咏歲賓鄉飲者凡十三年以孫應逵貴贈中大夫

南川先生呂程

呂程秀水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真率簡易惟務讀書既釋褐初授司理不樂爰書甫三日即解綬歸受徒講學足未嘗一履公庭時人稱為南川先生

劉大聲鏜（子振宗附）

劉鏜字大聲嘉興人弱冠有聲黌序食貧資廩餼以供甘旨弟程未娶積脩金與締婚入其家怡怡然或勸之仕喟然曰我不能及親而仕今胡為五斗折腰惟杜門著書教子若孫躬修澹泊享年八十有三子振宗儒官人稱為古君子

邵武同知諸子相燮

諸燮字子相餘姚人少卓穎負奇氣稍長下帷究經義為舉子業駸駸超邁一洗陳言登嘉靖乙未進士授兵部主事守山海以簡亢忤邊大僚竟為所中謫茶陵同知不上事南歸居錢塘遠近士慕燮經學執贄受業者百餘人燮喜因不復有仕進意踰年朝議詘之量移潮州通判所知皆致書勸駕始閒關往三年晉邵武同知兩倅郡皆寬簡御下勤於勸學泯士胥懷之及以艱歸有自閩粵負笈來學者輒館穀之不靳也以是從遊者益衆興化諸士走請傳經於其邑大吏之棹過嚴陵濯足灘上溺水死歸柩錢塘弟子皆失聲哭葬錢塘石足山子孫遂為錢塘人燮深於經學耻立門戶指取高第有進用階而脫略自喜恬於華寵標度不耐羈縛恒布素行街市中若無名跡者歷官五品惟以授經給生

討其介守可知

教授施一元乾

施乾字一元、桐鄉人、少愿樸不好弄、補博士弟子員、試輒舉等、應歲薦、上禮部、初授懷遠司訓、轉晉陵、再轉濮州教授、能慎取與、辨析名義、諸弟子瞿然顧化、在濮時、守相多故人、一切避影、無所援繫、監司檄視平陰篆、乾一再辭不獲、輒引疾、人服其能守官以殉義云

鶴洲先生黄子重裳

黄裳字子重、錢塘人、爲諸生祭酒、勸學憫聞、於六經諸

史、無所不窺、而發爲文章、務決實造、唯絀棄浮艶以爲工、四方之士、執經問義者屨戶、爲滿性淳介、而家赤貧、舌耕所獲、竭力甘膬、喪祭外、與兄弟共之、母事瞽嫂、而子畜從子汝淳與子汝亨等、敎信篤行、里中化之、有不輒於行者、咸閉匿自訟曰、幸毋使黄先生知、論者以爲王彥方司馬德操之流、辛卯、汝亨舉於鄉、裳不色喜、顧語之曰、吾家儒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固諸生以老、而孫子後以晚成、雖然閱歷多矣、今而後不以吾憂者、非吾子也、汝亨益刻勵、德學與譽望益隆、執贄稱弟子者半天下、毋攝皐比聽講者常數百人、裳乃穧穖然喜曰、吾兒以游乃治、寬罷政業在一時、吾兒以木鐸振聾聵、學業在後世、今而後、果以吾憂者眞吾子也、目可以瞑矣、遂卒、年七十、學者稱爲鶴洲先生

學正魯元承烈

魯烈字元承、平湖人、事父孝、待宗族有恩、任吳江訓導、諸生貧者輒周之、遇荒設粥救飢、仍捐俸糴米百石以助賑、當世重其行、薦剡交上、陞澧州學正、駸駸需用矣、而烈乃浩然有歸志、遂引年、日以詩文陶寫、於勢利淡

如也、平生所置田僅六十畝、仕後割其半以贈兄、兼茹苦若甘、終身靡懈、人稱篤行君子

教授臧元輔（弟元弼元佐附）

臧元輔、秀水人、以春秋登嘉靖癸丑進士、與弟元弼元佐相切磋、元佐亦成進士、遂以世經名其堂、元輔性質愿、與世齟齬不合、獨抱一經、自娛、官終撫州教授、遺孤淪落不偶、人共惜之、

朱汝賢賢（子趧侯孫廷益附）

朱賢字汝賢、自嘉善徙居秀水、幼通經術、弱冠、補博士

弟子試輒高等已需貢念其儕貧老而袴小沮避之使自爲計越四年乃貢歷校官二十年積俸貲僅二百金有田爲宗人所市持金去賢笑而弗問爲焚其券蕭比部胥從賢受經以讞獄至有大姓坐法論死行數百金求末減賢力却之蕭意將因事以報終不得其間而別其淸修類如此享年九十有七子逵庚生而敏慧弱年籍爲諸生有文譽隨廩於學官爲人剛方動依尺度以歲薦遷寧國司訓遷六合正身軌士蔪絕循膚當道重之性至孝母病徒步數十里求醫夜薦槁床下聞聲即

起調粱糜進以爲常及卒毀瘠踰禮晚居父喪猶蒸蒸孺慕訓子廷益成進士歷南京通政司通議卒於官

教授卜宗周鎬（子相附）

卜鎬字宗周秀水人少篤志好學弱冠廩於學官文譽蔚起執經問義者無不北面稱弟子鎬隨方辯析各厭所欲而去藉其餘以成進士者十餘人獨鎬屢試弗售至嘉靖丙寅始以歲薦除定遠訓導歷青田教諭擢教授九江所至出其所自爲者以爲諸生諸生翕然歸之居九江甫半載憯然興蓴鱸之思當道慰留再三不變

也會其子相任雲南叅議齎捧便道迎歸里門隨乞補封北部郎稱封公者十餘年以壽卒

姚坦之履道

姚履道字坦之秀水人天性孝友通今愽古工文辭弱冠補弟子員試輒冠軍從游者如市食廩餼三十餘年砥礪苦節如一日道傍有遺金俟其主還之鄉評稱其長者每與門人講性理之學多發先儒之所未發課子思仁成進士臨殁諄諄勉子以忠報國既而思仁爲御史有直聲歷官大司空朝野推重者皆云思孝之賢得

之庭訓爲多

訓導朱汝明悉（父鳳附）

朱悉字汝明嘉善人父鳳司訓興化歷官邵武教授生悉無寒理終身澹泊悉愽學善詩文少負氣節曾上書規郡縣令郭爲謝過且表其書於門平生議論侃侃不苟言笑後任松江府訓導不受餽遺清操凜然說者稱悉能不頹父風卒年七十有八

文莊先生胡希華榮

胡榮字希華浦江人居家孝友名動鄉閭蒐獵百家旁

通九藝樂潛味道玉立於風塵之表日擁書萬卷反覆披尋更不知人世南面百城之貴也守令高其行無不造門請益年七十以微疾終門人私謚之曰文莊先生所著有瀫州漁唱集

福建僉事王汝學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義烏人由進士授興化府教授陞國子監助教累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倭寇猖獗調遣有功急流勇退再疏乞休歸築室繡湖之濱四方學者多就之質疑問難各厭所欲而去督學使者禮聘講學於明倫堂與邑令趙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聞者稱服所著有濱河稿五十卷榷政記十五卷太極圖跋等書

海屋先生姚翔卿巽

姚巽字翔卿高郵州判官旭之子少爲名諸生從歸安武進兩唐先生游兩先生者許爲入室弟子以故歸試輒冠其曹顧數奇屢省試屢不售年四十九始及貢授新淦縣學訓導輒出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以最特徙黃州府學教授未幾遷廣濟縣知縣即移故所訓新淦者奮袂其間而孤行一意惟民之利病

是視他所齮而齕之與岸而視之者胥不顧也縣之俗數以族屬相婚姻巽下教曰同姓婚姻百世不通周公之教也族屬爲嫌人而禽矣除故婚勿及產男若女者免科餘不得違教違者並坐罪以差已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厲百姓百姓大悅吏無遺牘庭無留獄巽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扁其署曰臥齋當是時巽之聲籍楚上諸州郡間然巽之氣多岸楚賢諸二千石稔知巽故數並書巽之治與行以聞而他岸視巽者亦或陰以睚眦巽楚之賢士大夫若耿中丞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交徧爲聲稱諸公卿間而他相與同者亦呶呶焉郵巽矣巽於是亦倦宦游即上書免官去歸介乎若上僅傍南城屋數椽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四壁立時脫故袍帶貰酒間或藉請文者之橐以接轄爲歡耳其事高郵公及母卹孺人以孝稱歿而寢苫枕塊毀且骨立傾家營葬不敢以貧故儉其親其他冠婚及春秋蒸嘗並綿蕞古曲禮其躬行古道類如此卒年六十有九所纂有歷朝文選所著有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題其讀書處曰玩畫

壽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海屋先生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三目次

宋理學

儒志王景山先生　謙靖劉必明先生
奥塘林介夫先生　劉質夫先生
周恭叔先生　大劉先生
戴明仲先生（弟迅附）　蔡君濟先生
徐八行先生　小劉先生
草堂張子克先生　嘉慶沈彬老先生（從弟琪附）
宋廷佐先生　横塘許少伊先生

鮑商霖先生　徐季節先生
喻子才先生　王文季先生
無垢張子韶先生　香溪范茂明先生
石子重先生　東萊呂伯恭先生
潘叔度先生　詹體仁先生
錢子是先生　徐誠叟先生
南溪柴與之先生　柴元振先生
江邦直先生　陳少南先生
鄭景望先生（弟伯英伯海附）　薛士龍先生

王龜齡先生　俞季淵先生
黃仲肅先生　陳叔向先生
陳止齋先生　慈湖楊敬仲先生
袁和叔先生（子甫附）　沈晦叔先生
藝堂湯達可先生　林景文先生
南坡葉茂叔先生　艮隱戴少望先生
葉水心先生　周子靖先生
郎晦之先生　劉子宣先生
舒元質先生　山堂章俊卿先生

李從仲先生　船山楊子權先生
傅貽輔漢卿先生　徐崇甫先生
葉成父先生　西山葉知道先生
西山真希元先生　潛室陳器之先生（錢木之徐寓徐容附）
北山何子恭先生　王會之先生
徑畈徐景說先生　趙德父先生
車清臣先生　康敏黃立道先生
庶善翁如山先生　張伯誠先生
仁山金吉父先生　劉習父先生
黃東發先生　蛟峯方君錫先生（弟逢振附）

兩浙名賢錄卷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海塩姚士粦叔祥氏閱

理學

宋（共七十九人）

儒志王景山先生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敏悟書經目輒成誦登皇祐進士不調而歸杜門讀書從學嘗數百人復召試賢良方正未行而卒年三十一故著書多無傳惟儒志一編

門人傳習其首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性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末章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其言意大都類此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道微伊洛諸儒未作景山獨能研窮經蘊發明道學二字此吾浙理學大淵源也後四十餘年伊洛道學儒宗始出郡之諸儒從游還鄉轉以授受而理學盛行矣楊守蟠立儒志坊以表其居學者至今稱儒志先生

謙靖劉必明先生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從游者甚衆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薦因辭貧不能歸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其實數寛其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僚佐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糴米價頓減因積米數千石以備荒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歸結廬城南頹垣蓬戶蕭然

自適閒居二十年著述不輟書禮語孟皆有解削蕪芟異務以發明理學之奥年八十三卒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

奥塘林介夫先生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也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之師常與之反覆辯難自以爲不逮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石獨不趨斯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

築室躬畊作萱草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行實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於何有邑官初至率上謁執弟子禮未幾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元年無疾而逝周行己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惟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至今皆稱臾塘先生

劉質夫先生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從游程氏之門力學不倦程子每語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歸而教授羔鴈成羣理學之明於衢者絢力也

周恭叔先生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祖豫父泳皆中第行己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豐司業稷聘從興教化堂下行己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之作顏子不二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曰是子達早然亦憂其退速登元祐第時太學九人中行己最先進京師貴人爭欲妻之行己曰吾姨母貧其女聾未適吾母雖不言意已有屬養志可也辭昏歸娶之伊川語人曰某年未三十亦做不得此事崇寧行舍法選師儒除太學博士行己請於朝願分教鄉里以便親養詔許之仍帶舊官於是以所聞於程氏者發明旨要以迪後進吾浙之有洛學者是行己始也宣和初除秘書正字鄆守王靚請爲幕賓後卒於鄆靚以朝命津其喪歸葬安固有文集三十卷唐守文若繪像祠於學宮族孫去非爲南軒張栻高弟

大劉先生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幼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夜以繼日必得乃止與從弟安上同游太學後之洛師程氏所聞最多今河南語錄第十八卷凡二百五十餘條皆安節手編也登元符第初調諸暨簿萊州教授宰相薦召對便殿稱旨除監察御史遇決大獄多所平反知饒州發廪賑飢悉除民害徙知宜州饒民遮道涕泣

謂吾州自范文正公以後一人而已至宣値大木般督拯捄豢給遠近無所失後除大疫分醫治療所活不可計安節亦得疾卒年四十九終承議郎部使者表其動民至死狀有旨官其子誠安節天資近道望之知其爲君子講學嘗指其要使人廓然知聖賢畛轍可進學者稱爲大劉先生

戴明仲先生（弟迅附）

戴述字明仲永嘉九曲人孝友直諒爲文操筆立成入京師試廣文館趙丞相主文柄得其文謂爲老儒擢與等而述未冠也由是知名述以科舉口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爲己者俄遭父喪哀毀不茹菜果廬墓終喪登元符三年進士第調東陽簿州徙監銀冶以法辭不獲賦歸去來十章投檄而歸會州選學官爲臨江教授以母憂去職得疾於倚廬醫曰是疾不可以風盍遷諸內述不可曰疇昔之夜吾夢有告以死生之說者吾其亡此乎蓋六日而卒大觀四年三月也周博士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學問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方沉涵克擴日進未已朋友鄉黨期以有爲於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弟迅字幾仲亦以文學著世稱二戴先生

蔡君濟先生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資稟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耳學止是耶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其學一以正心誠意爲本優游涵養日趣自得一時賢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書吐平生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在京師逆旅失金或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往來京師朋友病爲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喪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

徐八行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始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從其徒劉彝

得所授經熟讀精思踰年乃歸閉一小室竟日危坐幾於解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教授學者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崇寧中章蔡竊國朋邪竄逐善類且盡每一聞命未嘗不淚下州守李諤舉應八行科、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黃巖委羽山中避焉或問之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既殁、陳忠肅公瓘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

小劉先生

劉安上字元禮、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安節俱以學行爲鄉望所推、聯薦於鄉、同游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調穀東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選除太學博士、遷提舉兩浙學事、陛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蘊蓄有大臣體、即日拜監察御史、朝廷有推鞫、多以屬安上、持法尤審、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憚摘自爲上計、安上性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信參驗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某言事可謂詳審矣屬蔡京權政、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敢攖其鋒、安上抗章極言其罪數十條、未報、復與中丞石公弼、李同列廷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安上遷右諫議大夫、母憂、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京落致仕、三日至都堂治事、安上乞補外、以徽制知壽春、論罷、奉祠、再起知婺州、移邢州、以祖母年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爲路、歲飢活民以殿賦降官罷、再起知舒州、以疾致仕、未幾卒、安上有至性、事親孝、

居喪幾至毀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恐後、未嘗私謝在御史不爲訐直名、論事退削稾、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學者稱小劉先生

草堂張子克先生

張煇字子克、永嘉城南人、天資謹飭、喜問學、自六經諸子書、歷代史記、下至百家之說、皆通習、其辯析精微、旁引證據、論議亹亹、雖老儒先生莫能屈也、游太學、屢先多士、傳誦其文以爲式、親喪廬墓、作霜露堂以哀、有甘露降於庭、人以爲孝感所致、請以甘露易扁、煇曰吾自

衢郡、發築室墓傍、日從事于誠正之學、學者從之益衆、至無地以處之、州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調泰興簿、三舍法罷、洪州教授、被召爲國子學錄、供職逾月卒、嘗據古人行事、斷以已意、曰草堂語錄、鄉人稱之曰草堂先生

嘉慶沈彬老先生（從弟琪附）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自幼力學、有家法、非義弗蹈、甫冠游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爲古學、居父憂、哀毀骨立、以近世喪葬禮廢、陋俗至用夷狄法、始倣古正

棺槨衾斂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雖州里族黨舉非之、不顧也、始從奧塘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爲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辯是非、則毅然不可奪、族姻貧無歸者、無不收恤、鄉人矜式焉、從弟琪、字東美、以行義著稱、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倣古制、鄉人尊之曰嘉慶先生

宋廷佐先生

宋之才、字廷佐、遂安人、學於楊時、遂得程氏、登重和第、教授京兆、每言士須卓犖奇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速售爾、故深務韜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執政薦、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爲校書郎、遷考功、論南北雖已通和、願勿忘警戒、舉廢墜、拔滯淹、寬民力、總兵權、益固基圖、爲進取計、遷司業、權禮部侍郎、會妻子俱喪、乞去、除敷文閣待制、奉祠、起知衢州、卒、之才性恬靜寡欲、操履潔白、難進易退、仕五十年、屏處之日、三居二焉

橫塘許少伊先生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器質端重、幼如成人、既冠、入太

學、三經義行、景衡獨之洛、師程氏、得其旨歸、登紹聖第、由通判福州、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首論童貫大罪數十、譚稹罪大罰輕、且言今三省闕長官、樞密久虛位、軍政不立、邊防未肅、宜選忠良、以任政府、王黼惡其多言、以他事逐之、靖康初、召試中書舍人、會李光、程瑀俱以臺諫忤耿南仲、斥景衡、封還不行、請祠去、高宗即位、除給事中、遷御史中丞、初兩河失守、宰相李綱建議請幸南陽、廷論未決、景衡言南陽無城池、漕運不繼、乞幸[illegible]良[illegible]象氏、[illegible]兩十上、從之、復上十[illegible]上

知其可任拜尚書右丞金兵逼京師時相請降詔還京景衡申前議請幸建康言者希旨沮之遂乞罷政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去國之明日聞下還京之詔拊膺駭歎遂以憂成疾行至瓜州卒贈正奉大夫瑞安縣開國男諡忠簡胡文定安國銘其墓畧云踐修厥德勁直而甞先事而謀措國於安又云邪說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學者至今稱横塘先生

鮑商霖先生

鮑君雨字商霖永嘉人從伊川程先生學有問答六章

構橋亭於所居宅前之雁池扁曰敬亭張思叔爲之記云鮑君商霖自永嘉來學於伊川先生勤苦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以君爲畏友其見稱於伊洛諸儒如此後居鄉教授值宣和方寇之亂率鄉人捍禦有司奏功第一不受賞擢會三舍法行嘗兩貢鄉免部上之至汴京未拜命卒

徐季節先生

徐庭筠字季節八行先生子也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正襟而後脫巾平居無惰容燕處色莊就屋以居而未甞戚戚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因疏其未足以中興者五且曰吾不忍欺君也縣尉鄭伯熊當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訖爲名臣時有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應格所親勸之行庭筠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邪卒不就淳熙間朱文公熹行部拜墓下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題詩云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其見景慕如此

喻子才先生

喻樗字子才建德人受業楊龜山聰明穎悟博通經史嘗據一巨石以校書因名硯石登建炎進士第趙忠簡公崇尚洛學薦除正字告詞有曰須窮兩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雖爲衆所嫉而忠簡知之益信累官工部員外郎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樗爲人質直好議論尤善識鑒嘗言沈晦張九成進士當第一後果然有二女富人交請婚不許反見汪

應辰張孝祥曰佳婿也遂以妻之所著有中庸大學論語解及玉泉語錄行於世、

王文季先生

王光祖字文季官大理評事、精於理學朱文公提舉時、邂逅松陽之福安僧舍文季拱立規掌如太極狀公卽與之曰王子胷中自有太極間以傳註質之文季曰公註中庸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愚意當加潛暗二字公深然之後數以詩文往復有寄孫竹湖書曰吾到括止得士友王文季一人而已

無垢張子韶先生

張九成字子韶錢唐人徙鹽官八歲默誦六經十四鄉貢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游吾門當薦之館閣九成笑而卻之紹興二年策士詔以直言置高等九成所對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上及二聖忠憤激烈下及閹寺無所顧避高宗感動擢置第一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僉判鎮東軍大書屋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將無涯之苦趙鼎薦之召入著庭時樊光遠首南宮汪應辰魁大對帝語九成曰殿省居首皆卿門人對曰臣不敢以利祿之說誘門人惟知講明經術庶盡忠孝尋除浙東提刑力辭、詔與小郡又辭乃與祠未幾召除宗正少卿遷禮部侍郎尋兼侍講進讀春秋因言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惡氣所觸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災及五穀惟妖迭見爲兵爲大札瘥竝至願陛下正心術以格天高宗聳然曰當爲卿戒之又論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仁心發見爲王道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高宗

問和議九成言虜情多詐不可不察秦檜惡之九成以趙鼎黨求去謫守邵州落職詹大方論其謗訕謫居南安軍凡十四年談經自樂因自號橫塘居士檜死以秘撰起知溫州惠利及民民至感泣丐祠卒上嗟悼復敷文待制官其弟若子四人學者稱無垢先生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無垢錄行于世理宗以九成有明道之功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香溪范茂明先生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筠昆季皆顯宦浚獨

不近榮利紹興間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閉門講學篤志求道危坐一室貌恭心泰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二十四卷行於世晦庵朱子獨表章其邑令唐君韶有言曰先生之文誦習者心箴而[illegible]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illegible]由學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illegible]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illegible]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爲[illegible]嘉靖初　世廟御註心箴與四箴註並頒布天下學宮而范氏之學愈爲顯焉

石子重先生

石墪字子重新昌人幼穎慧警悟博覽羣書以發明聖學爲己任登紹興己丑進士授桂陽簿遷同安丞歲饑白府請蠲租稅以便宜民德其惠改知武進縣有訟數年不決一訊立辨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鉅萬墪執不可曰剝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民數千人相與詣郡俟守出遮道號訴至有隳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因更調尤溪縣時學校久廢墪延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旦夕率佐史賓客往諭之闕陳理道諸生莫不感奮他郡士有裹糧來學者至不能容乃爲拓地廣齋舍置田數百畝贍之更考古制舉行鄉飲酒禮於是士咸知學而民俗大變監察御史陳舉善丞相史浩先後薦於朝有旨召對首陳君道與天地準言甚剴切上嘉納之累遷太常主簿代朱熹知南康軍未行熹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熹以屬墪墪毅然任之不辭勞劇所全活甚衆熹曰此儒者康濟之效也墪天資高邁究心理學與熹友益講明經傳宗旨

盡得其精奧發爲著述簡明醇粹多與熹合所著中庸集解熹嘗采之而中庸集註又別爲輯略以存諸儒之說而墪尊經衛道之功益彰矣　一時學者多師事之熹嘗呼曰子重兄及卒爲誌其墓有文集十卷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傳於世嘉靖間郡守洪珠特建書院於鼓山崇祀而表章之

東萊呂伯恭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其上世文靖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謙

之學本諸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多歸之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及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尋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李燾薦重修

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以治道體統及國家未備之制多所匡益以疾請祠歸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氣平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所註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呂氏家塾讀書大事記若干卷弟祖儉編其雜文為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本其郡望東萊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潘叔度先生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頴異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特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學官如汪應辰芮曄王十

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進士調荊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為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景憲曰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以為不可及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門躬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既又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遂以女妻其子墊及卒熹為銘其墓所著有記纂淵海

詹體仁先生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間、張宣公守鄉郡、呂成公分教、儀之方家食、日以問學爲事、淳熙二年、知信州、時朱文公、呂成公、俱在鵞湖、往復問辯、無虛日、及帥廣東、首以濂溪舊治、立祠韶江上、張宣公爲之記、後論廣鹽官鬻之弊、孝宗題之、除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在任六年、官鬻弊革、未幾代者中以飛語、遂有袁州之行、光宗登極、念儀之故宮僚、許自便、既歸而歿、公論惜之、

錢子是先生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游楊慈湖之門、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婚記、百行冠冕集、

徐誠叟先生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未冠、從楊龜山游、隱居教授、執經門下者千餘人、秦檜欲識之、不能得、朱熹少時相與講明理學、著有六經講義、中庸論、孟解、其門人如周貢周孚、柴衛、西安鄭雍、陸律、常山江泳、皆著名當時云

南溪柴與之先生

柴中行、字與之、以儒學顯、登紹興庚戌進士、慶元中、調撫州推官、時有司薦舉、以伊洛爲僞學、中行獨云、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後爲太學博士、屢遷至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游若東渭楊伯紀、雙峯饒伯與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謚曰憲肅、

柴元振先生

柴禹聲字元振、長臺人、宣和辛丑、同徐存受業於楊龜山、學於毘陵時、有潛心室、伊川門人鄒柄爲之記、推其師友淵源遠有端緒、屢魁鄉薦、學者宗焉、紹興間、高閌擢國子司業、以禹聲堪充史館、特薦於朝、兄禹功晩亦游楊門、扁其堂曰世學云、

江邦直先生

江介字邦直、開化人、少穎異、治舉子業、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大有感悟、至衢從徐誠叟學、復與朱晦翁相講明、初任興國司戶參軍、陞進賢令、歷官廣昌、安普數郡、皆稱惠愛、民爭繪像立祠、未幾、轉奉議郎、卒於途、所臨兩邑、老稚涕泣、羅拜道左、或越境而後返、晦翁志其墓、

陳少南先生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幼孤、專志問學、性簡重、言動有則、以經術教生徒、常數百人、其學不爲章句新說、必本人倫正論、而趍於深厚、兩舉於鄉、俱爲第一、登紹興第、調鄞簿、召對爲太學博士、改秩、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郎、初秦檜子熺在永嘉、從鵬飛學、至是熺爲侍郎、所下文案、多廢決、不應令、鵬飛每批其後還之、熺凌不平、及經筵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高宗忽問、母以子貴何如、鵬飛從容以正對、謂公羊之說非是、高宗愕然、時檜欲尊崇太母以效容悅、大怒、諷言者劾鵬飛譏議慈寧典禮、遂罷去、繼以侍御史汪勃言、謫惠州、後四年卒、淳熙末、留正始爲開陳、詔官其孫、載有詩書解行於世、羅浮集十卷、

鄭景望先生（弟伯英伯海附）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德行夙成、經學尤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教化、紹興十五年登第、歷黃巖尉、婺州司戶、尤溪丞、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稍遷吏部侍郎、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觀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屢啓不從、因自劾免、朝廷知之、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除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外、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改建寧、卒、謚文肅、伯熊自爲

館職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學者復於伯熊得之有六經口義拾遺有類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有記問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

弟伯英字景元剛介果決論事駿發隆興廷對第四人調秀州判官俄上印綬歸養三十年其學優於經濟見義必爲鄉里利病倡率興除不遂其志不止也

弟伯海字彥容紹興進士第授海門尉歷官制置司參議授朝奉大夫卒於官伯海持身庶慎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名其里曰學堂前所居距文肅百餘步時人稱東西二鄭云

薛士龍先生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六歲而孤從世父弼宦游及見故老聞炎興初將相趙張韓岳諸公事遂有當世志[illegible]樂道其人年十七荊帥孫汝翼諗其才辟機宜文字妻以女孫氏家多書一意紬繹隱君子袁溉授以伊川程氏學益自斂制克養紹興末調武昌令金人敗盟有端季宣先事而庶訪求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制度行之縣境訓練賞罰皆有法則由是武昌保甲爲勝兵移書訣親友誓以死守金兵自襄還圍蔣州甚急樞密汪澈宣諭上流召季宣問策曰以蔡州要害得蔡蔣圍自解果如其言其東道兵薄合肥二三大將退却復建議自蔡乘勝拔許昌向陳汝則廬兵不戰可解亦如其言召對除大理簿與丞相虞允文議多不合奏遣奉使淮西措置流民將還復命覈麥田又命視鐵冶歸遷兩官除寺正入對所薦士多旌擢大臣滋不悅丐外守湖州七日即自免檄總若雨故宅以居起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終奉議郎後謚文憲其學本於六經講明堯舜三代治法本末甚詳士不可以經學爲空談自季宣始有詩性情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旨要大學說論語小學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及校讐陰符山海經等書

王龜齡先生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稍長操筆已有憂世拯民之志通六經尤長於春秋聚徒梅溪從遊以百數入太學名譽藉甚紹興丁巳以上舍廷對萬言高宗覽而異之親擢爲第一宸翰褒之曰經學淹通

議論醇正是日詔天下毋得以金犀爲飾遠方所獻犀
列悉燔之用對策語也簽書鎮東軍判官除校書郎兼
建王府小學教授金人敗盟入對言禦戎莫急於用人
用人莫先於人望乞急用張浚劉錡又論楊存中以管
軍領三公名器濫極清資加於儈伍高爵濫於醫門統
師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補人爲卒結怨百姓上大
感悟及金兵入境卒起浚錡如其言孝宗即位屢遷起
居舍人兼侍講尋除侍御史力贊北征之計沮於異議
徙吏部侍郎不拜出知饒州寬心撫字恩惠周流鎮夔

州饒民丐留不可至斷橋截路十朋從間道去治夔期
年改知湖州去夔如去饒戶部責虚逋三十四萬告不
可即丐祠州人送越境涕泣而返起知泉州以治績進
敷文閣直學士泉民爲立祠凡四郡之政光絕一時召
爲太子詹事既至對選德殿以足弱給扶減拜賜坐從
容就賜鞶帶俄疾作連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有
大星隕於故居命下而卒命漕臣與喪事謚忠文十朋
之學一出於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
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書論語解梅溪集

俞季淵先生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登進士歷監察御史三疏時事皆
忤旨不報改大理少卿不就乃浩然歸閉門著述有六
經審問離騷審問及韓文舉隅諸集浙爲人寡言篤行
端矩矱肅衣冠不喜馳騖與石塾黃度先後發明理學
尤崇尚朱熹傳註所得良多晚年深察而拓充之以求
合中庸之旨自號致曲老人

黃仲庸先生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學以關洛爲宗錢文子一見期以

國士登紹興第歷館閣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出知袁
州泉州以右文殿修撰卒中以進士第三人中第越三
十載居官僅十考故得大肆其力於學與朱晦庵往復
講論欲於實地用工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嘗於藝潛閣
時學禁方嚴中發策有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而培
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翹既倒之狂瀾不用
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以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既厥後
見之曰近年若此等議論令人歎服初入經筵寧宗曰
朕正賴卿輔佐語之再三中前後三十餘疏傾心忠梗

無所回撓魏了翁以爲古之遺直

陳叔向先生

陳葵字叔向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父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友愛師事魏益之因教以盡弃所懷獨立於物之表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若有見焉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政又嘗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晦翁每重其學術士有志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又與其子在書曰過青田不

可不見陳叔向也其爲時所欽嚮如此

陳止齋先生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年未三十心思挺出新語懸長學者駭未曾有由是文名擅天下授徒仙巖四方景從薛季宣訪之問以所安傅良曰毋不敬季宣曰此參倚何如傅良釋然有省乃謝去舊學從季宣於漏上閱數歲盡得其本末遂以斯文爲已任乾道八年廷對文過西漢議論過之殿臚定爲第一既而不果調泰州教授未上除太學錄因議科舉法不合出通判福州知桂陽軍召爲吏部郎入見光宗迎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上除秘書監兼嘉王府贊讀遷左史兼中書舍人會光宗疾作久闕南內定省中外切諫一日得旨過宮百僚班俟光宗已出御屏慈懿后復挽入傅良引裾請毋入至御屏後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對曰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下殿不返舍徑出國門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會黨論起遂奉祠久之起知泉州以疾辭除寶謨閣待制卒謚文節傅良既受學

於薛季宣已而入太學尚友張呂凡諸儒所講克己兢畏敬德氣義之說及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傅良得之猶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繩聯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伯恭以爲長不獨在文字也其操術精而致用遠施爲不竟惜哉所著有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旨毛氏詩解詁讀書譜建隆編止齋文集學者至今稱止齋先生

慈湖楊敬仲先生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清明純一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

廟君師學以古聖爲的入太學第進士主高陽簿日坐公堂輒諷詠魯論孝經不動聲色而民自化陸九淵道其邑齒長二歲指以心學之要遂北面師事焉調紹興府理掾朱熹持庾節首薦之毎稱簡學有爲巳功夫宰饒之樂平謂教養玆邑欲使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爲講堂訓曰學者孝而巳矣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性無古今聞者興起以國子博士召講易乾卦發人心固有之妙趙汝愚免相祭酒李祥抗疏辯之簡上書亦以學黨斥閒居十三年以秘書召遷著作將作少監守溫州訪賢者禮致之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舉做周官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除工部郎將作監告老奉祠召不起終敷文閣直學士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壽八十六謚曰文元有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簡至誠篤敬期功之服下洎緦麻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高遠自不可及北方傳誦其文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袁和叔先生（子甫附）

袁燮字和叔鄞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惺然稍長讀東都黨錮傳輒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九齡遂師事之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名儒朱熹輩皆斥燮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黨去更歷外服入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巳之學聞者興起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侍講兼祭酒毎講必託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議者指爲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終顯謨閣學士贈龍圖閣學士謚曰正獻嘗曰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吾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毎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詩禮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衆子甫進士第一爲兵部尚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沈晦叔先生

沈煥字晦叔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

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惟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爲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辯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文華閣特諡曰

端獻

藝堂湯達可先生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少爲陳傅良所知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洞達本末遂弃舉子業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始以其學授徒名儒達宦多受業焉尊曰藝堂先生每夙興必齊沐讀易一卦退與友朋商論欣欣自得有古瑟嘗鼓以自娛年踰八十卒所著有詩衍義論語道德經解

林景文先生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少勤敏力學博通經史爲理學淵源朱晦庵講道武夷武徒步往從之親受中庸大學之旨歸而扁其堂曰尚絅且輯平日所聞爲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池縣尉考滿廣漕交辟不就性度冲約出於自然父老跬步不離親湔中衣躬捧以起既哀毀瘠幾不能終喪歲歉以私惠及遠邇鄉曲期以其後必大既而子賀孫終相繼登科說者以爲入道有知云

南坡葉茂叔先生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深於性理之學擢慶元丙辰進士授福州長溪簿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一時鉅儒如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袁燮楊簡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詳簡每自謂得所啓發秩滿調桐城丞金人犯蘄黃桐爲隣壤人凛凛不自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也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城生聚何修城濬濠日爲備禦討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以徇金人計沮不敢近

邑賴以完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賊狀未幾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觖望意史彌遠當國有自桐城來者歷言秀發撫綏安定之詳且言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丞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遂擢知揚子縣遷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尚驛騷秀發上五策曰防海道審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作人心正士氣爲之本所言多聽築高沙三十六湖建石碌以疏水勢豬洩有恒無乾溢之患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碌上思秀發之功搆堂樊洚之隄以祀焉卒年七

十餘所著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行於世學者尊曰南坡先生

岷隱戴少望先生

戴溪字少望永嘉人少築精舍岷岡與王柟讀書其中盡通諸經聲名日起江浙之士從游者數百人登淳熙第敭歷中外最後由大司成登從橐遂兼詹事以經學輔景獻太子家有明經堂太子親書其扁終工部尚書以翼贊恩贈端明殿學士謚文端溪性行純明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爲理到之言嘗與朱晦庵遇於旅邸時從晦庵行者眾溪謂之曰不畏鉤黨之禍乎晦庵矍然歎道之嘉定更化朝論將取嚮昔奸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興往事恐貽君子小人翻覆之禍議遂寢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語孟答問通鑑筆議將鑑復讐對岷隱文集學者至今稱岷隱先生

葉水心先生

葉適字正則其先括蒼人徙永嘉資稟茂異風度整肅丱角記誦如流十歲能屬文淳熙廷對第二人除太學

正遷博士朱晦庵爲林栗所論適上疏言栗非是知蘄州一以靜治處士李之翰居中洲通性命之學適每款門相與切劘入爲吏部郎孝宗升遐光宗以疾不能執喪適贊趙汝愚請嘉王參決宗社底定遷司業兩學相慶得師除淮西總領罷知泉州久之以工部侍郎召徙吏部兼直院不拜以寶謨閣待制守金陵引疾請祠里居十有五年累進寶文閣學士卒年七十四謚文定適生平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考論古今品藻人物自成一家言名重當世四方學者仰之如山斗成稱水心先

生遠而高、何麗捐金帛購求其文、有習學記言、荀楊問答、外藁、有水心進卷並行於世、

周子靖先生

周端朝字子靖、行已族孫、仲父去非登科、爲張南軒高弟、端朝少淹貫、爲葉適所知、繼從朱氏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爲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抗之、得罪羈信州、又之放便、時號六君子、登嘉定第、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標準、秩滿除太學錄、遷博士、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

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兼司封郎、又之以軍器監兼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林於浮議、遂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靜、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黄冠釋子、未嘗及門、有田半頃、盡歸其兄、一室、蕭然不顧也、寶紹間權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可親、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郎晦之先生

郎曄字晦之、錢塘人、從學於張九成、嘗編橫浦日新錄、以儒學知名、或謂曄世系與侍郎郎簡同譜、曄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扳華冑、識者許之、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

劉子宣先生

劉炎字子宣、少侍父遯齋先生、習聞庭訓、專事程朱之

學、因慶元黨籍、隱居不仕、從眞文忠游、著劉子邇言十二卷、其略謂中天地而立、與天地參者、人也、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天地予人之正也、君子保天命之性之謂仁、成天命之性之謂學、其言行於世、

舒元質先生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栻、又從陸九淵、朱熹、及呂祖謙兄弟、講習力於躬行、嘗曰、非能一蹴入其域、刻苦

磨厲攻過遷善日有新得亦可以勿畔云爾第進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寒暑不懈暮夜亦間往勸誘啓迪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以授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廉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淳祐中待謚曰文靖

山堂章俊卿先生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自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辰進士與眞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文集若干卷

李從仲先生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朱熹之門鄉貢入太學年六十講學益力登嘉定進士第由郡教授爲國子博士輪對詞意激烈上嘉奬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謂人主燕閒敬畏之心易縱莊敬之容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横流而莫之遏况復有宦寺之屬窺伺欲娛導淫勸侈以蠱上心竊弄威福上爲之改容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其言不激不隨斥去黨論善類皆推其深識與眞德秀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歎服時喬行簡獨當國以親嫌累疏乞外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八十七大同資稟純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

望之使人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蒼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之助爲多所著有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羣書就正六卷羣經講議十五卷通鑑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

舩山楊子權先生

楊與立字子權本蒲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舩山先生所輯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其幽居詩云柴門闃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脩鱗自往還可是水深忌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云有道之言意象自别顏與會語相關窓草不除意同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橋堂松山葭議伊洛淵源之語

傳貽輔漢卿先生

輔廣字漢卿崇德人淳謹勤恪少讀濂洛書慨然願學從呂祖謙游後師事朱熹與黃榦並稱僞學禁興蔡元定貶死廣獨侍熹不去入京師居太學南集同志講學不懈堅忍篤信終始不渝主崇德學事以師友淵源倡率其從者扁其堂曰傳貽學者稱傳貽先生所著有論孟答問六經集解詩學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雜文子人章奏進上

徐崇甫先生

徐僑字崇甫其先諸暨人有祖官吳越爲常侍始遷於義烏之龍陂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登淳熙進士第調上饒簿始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服除累官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意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寬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言地時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慨切上爲竦聽顧見其衣垢履弊愀然謂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上曰朕何謂貧對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剋羣臣養高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用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

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帝皆如其請論王檝使事僑以旣無國書則非正使宜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諡文靖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鈞鑄皆傳其家學以世賞入官

葉成父先生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蚤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疑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宗於書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貽書辨析至無虛月基栢皆深服其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纔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平生不務著書惟研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癯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西山葉知道先生

葉味道字知道初名賀孫自括蒼徙永嘉早從朱晦庵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進士理宗朝遷宗學教授

上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又進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帝一日忽問伯有之事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一定而不易者其常也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蓋諷皇子竑之事云味道在經筵凡所講說敷陳無一言不切君身無一事不關治道議者推服除秘書郎兼工部郎卒景定間門人范東叟爲請謚曰文修學者尊爲西山先生

著有四書說儀禮解經筵講議輯次朱氏語錄四十三卷

西山眞希元先生

眞德秀字希元生於西山既壯從浦城由進士博學宏詞科累官起居舍人史彌遠得政力乞補外除秘閣修撰江東運副改知泉州歷知隆興江西湖南安撫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兼國史院修撰嘗因經筵進說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每進讀言上皆虛受

彌遠諷言官論罷之紹定中起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改福建安撫使知福州事尋召爲戶部尚書辭不允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拜參知政事踰月以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卒謚文忠學者至今稱西山先生迺其所生也

潛室陳器之先生（錢木之徐寓徐容附）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父焯字民表工屬文善持論爲水心葉適所推三子增埴止善皆登科埴少穎悟又從朱氏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尊爲潛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卒同時郡人若錢木之徐寓與弟容俱從朱氏學而皐比之尊輙以推埴焉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集

北山何子恭先生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既冠侍其父伯熭爲臨川丞適勉齋黃幹爲令遂師事焉幹教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

命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胷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每於聖賢微辭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克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蹈其實船山楊與立一見推服由是學者爭趨焉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處栢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其疑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

謚可也平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聞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然不樂至忘寢食隱居求志不須人知眞無媿古人爲已之學郡守趙汝勝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敦勉備至辭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南嶽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平四年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而已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爲北

山先生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賜謚文定

王會之先生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與其叔季執經朱呂之門柏生稟高明抱身宏偉少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歷造楊舩山劉撝堂而卒業北山焉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有疑必從北山質之自著敬齋箴圖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四方來學者衆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廸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振目折衷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又編朱子指要示之士大夫叩請者每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躬而已郡守趙汝勝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台守謝景緯又

聘爲上蔡書院師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旨敷暢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旣歸講道於家學子懷慕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强清勁雖少壯勿逮孜孜述作殆不知老之將至咸淳十年七月一夕無疾而終年七十有八其爲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于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端而未竟疑而未決與諸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如論河圖洛書九疇洪範及詩大學格致章中庸古本皆

卓識獨見至天文地志律曆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多不備載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

徑畈徐景說先生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幼穎異年十三即有志聖人之道研精六經以探其要淳祐試南省第一人及第後授沅州教未赴時宰臣史嵩之姦邪竊國霖上疏力言之無何嵩之以父喪去上思霖言召試館職論國大計甚激切除秘書省正字再除校書郎以言不行去朝廷再三挽留不可歸借屋以居讀書養親裕如也郡守游鈞買田築學舍請霖講學遠近之士裹糧來游者三千餘人朝旨特改官通判常州除秘書著作左郎通判信州皆不赴未幾除兼國史編脩官實錄院檢討拜命引見奏言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上獎諭再三除崇政殿說書上嘉其直有大用意是月兼權左司自是小人中以巧計而譛言入矣乞補外差知撫州奬士類寬民力誅悍將人情悅服視事[illegible]一月以譛黜士民攀臥車幾不行寶祐改元差知衢州三年改劒南皆不起又改

袁州丁父憂哀毀過制疾作卒年四十八霖天質既高學力又到由尸居以達日用本末具備平居與人言低聲下氣至於處官立朝則忠肝義膽奮不顧身責育不能奪晚年閒居既久涵養益深不及大用以死命也有太極圖說遺稿五十卷學者稱爲徑畈先生

趙德父先生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後往來葉味道度正之間以求放心爲本所索益精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書庵懸霤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州而辭不赴趨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及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泣者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其諸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於赤城桐栢之間採藥著書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而後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尋出於柳應詔上封事拜大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

侍講乞祠遷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授集賢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宫未幾疾作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懐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

車清臣先生

車若水字清臣黄巖人初事陳貫窓耆卿學古文其祖

理學　卷之三　四十九　光碧堂

隘軒先生不悅也乃從清獻杜公游始大有得遂潛心性理之學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又嘗著道統録宇宙略記與冗藁諸書皆行於世

康敏黄立道先生

黄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黄巖人與車玉峯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晚卒賜謚康敏其謚議曰故壽雲先生黄超然以文肅華胄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歿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按謚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

庶善翁如山先生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登淳祐第調永州教授

理學　卷之三　五十　光碧堂

未上丁母憂服闋授寧國軍書記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巖壽性行純固德容睟然從陳埴最久微言奥義盡得其傳退而私淑其里學者日衆常令諸生讀近思録曰此讀書之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録曰是爲人之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言語文字學者尊稱曰庶善先生

張伯誠先生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王益人游北山何文定公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塟也潤之爲定士禮不

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每條皆質於潤之而後定晚歲避亂居金華山中、蓋有桃源之思焉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實清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龍泉公蚤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且衣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洽他人不及也先生被服樸略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彼以貌觀先生者豈知德哉、

仁山金吉父先生

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於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弃舉子業師魯齋王文憲公問爲學之要魯齋舉何文定公立志居敬之說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又從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履祥在宋季嘗以布衣游公卿間間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及國勢以危始思其言以史館編校召之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聘爲之一出舉子陵候仁輔義之說搆發仁義之蘊學者始知有義理之學晚歲築居仁山之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誦法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䟽義論孟考證通鑑前編行於世、

劉習甫先生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少孤力學弱冠貢於鄉以祿弗逮親絕意仕進沉潛伊洛之旨往見雲源何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授以與吉且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主黃梅簿三仕至監都進奏院陛對條副廣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四事又遷司農丞守南康知吉州皆有善政及兼江西提舉時大江失險虜兵逼境人心震搖漢傳嚴設警備簡精銳遮要害民賴以安御書嘉獎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累遷兩浙運使吏

部郎官與尚書右銓進司農卿皆力辨自是閒居十一載篤學守道晉著止善集通鑑會評洪範與旨若干卷臨終索筆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樂哉斯丘兆足行矣之句遺二子遂瞑年七十六

黃東發先生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中進士第爲吳縣尉有能名後爲史館檢閱入對言危亡災異在旦夕而緇黃出入宮禁無節失朝廷體度宗大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通判廣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朱熹不敢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輙貸貸不取息定爲法時郡將貫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䟽震撓政解官尋判紹興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以某日集城中過期者罰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親煑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善政種種不可殫述歷提舉常平倉司攺提點刑獄決滯清訟赫然如神明時有貴家害民震按之又發富人粟故豪家比而致螫中有陳堅時爲御史中丞遂劾震免官福王與芮判紹興朝命震爲長史辭不拜國事日蹙朝廷宰輔爭避去震知不可爲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必作先是楊簡倡陸學士皆翕然宗之孔門博約之訓幾廢而震竭力與朱學人知向方每閱經史文集輙晰其精要凡微詞疑義反覆辯論名曰日抄一百卷春秋禮記皆有集傳其死也里人私謚爲文潔先生

婁峯方君錫先生（弟逢振附）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初名夢魁淳祐十年舉進士第一理宗御筆改今名故字曰君錫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讀除吏禮部尚書俱不拜先是丞相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叩闕言時事辭旨激烈忤權相意乃稱疾以歸元世祖命御史中丞崔彧薦之辭不赴卒於家逢辰天稟卓絕人物魁岸聲如洪鐘自幼刻苦問學夜誦徹旦無書不讀而會極於周程朱子之學以格物

爲窮理之本篤行爲修己之要自居幕職至秉旄節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輙從容庠序間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東陽士聞義塾以迎之從游者數百人尋創家塾授其徒後以從官入侍經幃度宗問其講授之所御書石峽書院四字爲扁仍賜手詔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其眷遇如此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大學中庸註釋格物入門諸書行於世學者因其所居稱爲蛟峯先生肖像於石峽書院以祠之

弟逢振字君玉登景定進士第歷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遷太府寺簿宋亡退隱於家元世祖詔御史程文海起爲淮西北道按察僉事辭不赴聚徒講學於石峽書院以終學者稱爲山房先生以之配祀蛟峯其遺像贊曰僉春王應絕學是續派宗紫陽規修白鹿以身衞道障川廻瀾大節匪虧進退可觀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

理學

元

胡汲仲先生　西山王叔豢先生
許白雲先生　程時叔先生（兄端禮附）
吳正傳先生　咸朝陽先生
韓明善先生　卲春叟先生
夏自然先生　靜正牟仲裴先生
陳則善先生

明

葉景翰先生　純孝范景先先生
唐思誠先生　退齋傅伯厚先生
倪汝新先生　楓山章德懋先生
賀醫閭先生（子士諮附）　陽明王伯安先生
俞本素先生　敬齋鄭孔明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黃宗賢先生
周以善先生　應天彝先生
徐曰仁先生　龍溪王汝中先生

周元孝先生　季明德先生
從吾董子濟先生　毗東項遷之先生
李彥瑩先生　一山王體仁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徐仲章先生
金汝白先生　東白先生應德夫瑋
陸元靜先生　一庵唐子正先生
張子蓋先生　陳思敬先生（子植槐附）
敬庵許孟中先生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許士奇稚正氏閲

理學

元共十二人

胡汲仲先生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潛心理學直窺性之微事至照如懸鏡儀居不動而以誠意御之雖紛糾無不立解以銓試第一授廸功郎歷官福州倅宋亡退居永康山中元初以賢才徵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尋轉台州路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明年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長孺雖儒者所至輒以吏幹稱然真心愛民慈祥溢於

法外每日一民失所使非君子學道之實故所至發摘如神明而善柔之民無不樂業者歷遷兩浙都轉塩運使司丞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文公熹之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知涵養用敬爲最切默證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飲食方岳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至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倫最重與同產初無二本皆聳羅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責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願人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至夜半喘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尾缶編南昌集寓海漫抄樂齋稿行於世

許白雲先生（子元附）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淳祐進士無子以仲兄曰宣之子爲嗣即謙也謙天資高嶷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凝重如成人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塩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由是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殁益肆克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沖澹以道自樂嘗作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釋老之說靡不該貫洞究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一傳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其

後與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本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性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其經義要維世教者不苟作也、浙東憲府聞謙名、辟以爲掾、辭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宏偉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條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謙從東歸、屏跡八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襄楊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詳悉、内外殫盡、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每就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莫不厭服、臺省監司、先後列其行義於朝、郡以遺逸應詔、終不爲動、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事、齋居靜定、不出里閭者四十年、既老尤艱窶、僦屋以居、田不足以具饘粥、處之裕如、歲大祲、謙猶加瘠、或問之、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謚文懿、所著有四書叢説、詩名物鈔、多爲先儒所未備、書輯傳纂説、與蔡氏不必盡合、春秋有溫故管窺、觀史有治忽幾微行於世、子元、從葉儀范祖幹學、

高皇帝初定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召之見、未至而還、金陵驛召赴京、與語大悦、命爲京學教授、官至祭酒、

程時叔先生（兄端禮附）

程端學字時叔、鄞人、至治甲子會試第二、授仙居丞、未上、尋改國子助教、陞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每論撰、爲學士虞伯生所推服、南宋爲四明學者多宗陸氏、惟黃東發、史蒙齋獨宗朱氏、端學與其兄端禮師蒙齋、盡得朱子明體適用之旨、二難自爲師友、端禮色莊氣和、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學方毅剛正、一舉動必合禮法、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在國學時、假春秋在六籍中獨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以授來學、

吳正傳先生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幼頴異不群、善記覽、工詞章、

弱冠因閱真西山讀書記、惕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磨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詰問、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歷官永令、皆卓有善政、用大臣薦、爲國子助教、歷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咸自以爲得師、丁内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黃溍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以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氏之學、宋濂稱其緒餘施於郡邑、庶足以利濟生民

是占其有用之學、所著有易詩禮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咸朝陽先生

咸仲咸、永康人、父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咸從許謙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同門推爲高弟、天性食淡、克己勵行、爲人所難、不徇時尚、而改其度、嘗言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呂氏創義學、延仲咸主其教事、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扁其書室曰朝陽、人尊之爲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西山王叔恭先生

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胡元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叔恭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

韓明善先生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八世孫、高祖膺胄、始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

小戴禮、作大義、援筆立就、文意蒼古、老宿驚異、及長、博綜羣書、尤明性理之學、四方學者、輻輳其門、延祐初、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一善、必爲之延譽、及辯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田夫野叟、至於童稚廝役、咸

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薦辟皆不就務自韜晦稱耕
大夫有事於越者必先造其廬得所論述即以爲繩準
天曆中門人李齊爲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時
年七十有六賜諡莊節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
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邵春叟先生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景定甲子年甫十二即領鄉薦
爲書經魁既赴南省不利歸益勵志明於理學至元戊
寅郡庠延聘講書歷壽昌龍游教諭婺源晦庵書院山
理學

長元初士子溺於詞章之習大椿倡明理學以淑人心
學者始知所趨嚮所著有四書講義若干卷

夏自然先生

夏希賢淳安人究明性理洞詣本原而會其極於象山
慈湖之學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雖貧甚泰然自如
有君子風學者稱之曰自然先生子清之大之潛之皆
承家學

靜正平仲襄先生

平猜字仲襄黃岩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養
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爲文章凡以性命爲先
詞華爲後有九書辯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
刊丟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
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窩尊之曰靜正先生

陳則善先生

陳宏礕字則善瑞安人性至孝事父母事諸父母若一
動靜端謹年十七獨樓居讀書其上非有故不下衣冠
常儼若就寢始脫一日得龜山南軒二先生語錄玩味
日久豁然若有所見志於力行自警惺惺葉大抵言體
理學

道觀化之趣至正戊子七月忽得疾父母視之見其衣
冠肅整不知其有疾也及革求父扶之曰宏礕願死父
手父問若死將何之曰如爐中火然消則自無耳遂歌
宋子咸與詩崑崙大無外一章溘然而逝年二十三

明　共二十四人

葉景翰先生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學於白雲許謙謙語以學者必
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
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者曰

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詠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王師下金華召儀爲五經師以老疾辭歸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等集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

純孝范景先先生

范祖幹字景先受業許白雲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

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四方士夫嘗問安否爲斯文重輕戊戌　天兵下婺與葉儀以大學進尋辟爲咨議以親老辭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性孝至篤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唐思誠先生

唐懷德字思誠仲友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副使暢篤聘講淮陰聞者傾服武威余闕持節浙右咸請闕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懷德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唐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鍾隨叩而應濂推其博懷德曰徒博陸澄之書廚耳吾則精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明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鈎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百有餘卷

退齋傳伯厚先生

傳淳字伯厚鄞人世業儒父時以道學名淳幼有成人志稍長知自奮嘗業舉子試不利即取所業藁焚之益究經史百家言正以濂洛諸儒之說以窮性命道德之奥讀易至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拱手立曰詞乎休哉遂顏其室爲退齋鄉人以退齋先生稱之問學淳正不求人知守令聞其賢每訪以治道必參酌古今以對至老不廢書一夕讀周禮漏下三鼓不置侍者請問淳曰吾樂此不知疲也就寢而逝所著有洪範微

言性理纂說大學補畧視志藁藏於家

倪汝新先生

倪復字汝新鄞人性端謹嚴毅少力學無間寒暑且勤劄記讀書不撏章摘句而窮索幽眇務得指歸嘗曰士生程朱後已幸有坦途矣更欲立門戶與抗邪故其說經談理止按先儒成法會而通之如辯大學親民參之金縢新逆及析周程主敬主靜之說非徒言也爲門人講易及正蒙諸書詞旨洞達聽者莫不悟解尤邃於鍾律辨析名數鑿鑿中理潛思默會超然獨得故見人輒舉與義不啻懸河之注也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成目疾弟子東脩之饋不入私室盡以資弟檢身以禮市肆優場不一履其足人嚴憚之或羣居談謔後至則寂然無譁師道甚尊而善引進名士若通政余本邃理學有聲此其一也所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皇極經世書通解鍾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雜著壺齋問答救災集議禘祫議見聞欄楯觀古錄長庵存稿藏於家

楓山章德懋先生

章懋字德懋自號闇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傳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擢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踰月有 旨元宵張燈翰林賦詩懋具疏率同官黃仲昭莊昶上諫忤 旨杖於廷謫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托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饑民嘯聚將爲變急發廪粟賑濟迄以無事因觸暑成疾懼貽親憂痛考奏疏遂疏乞致仕歸時年僅四十有一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如餘干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餉之無不飽者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弘治十二年召爲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明教化飭矩矱勵廉恥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既得舉來儒而隱聞懋蒞監特往卒業焉正德元年應詔陳言

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不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未幾逆瑾怙權、公卿多遭斥辱者、人乃服懋先幾云、五年陞南太常卿、踰六年陞南禮部侍郎、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懋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麗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億逆也、居常無甚異同、及語道理談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手而應、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成虧、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會、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凡

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侍從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食事謝賛之曰、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繫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頑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賛曰、儒雅如黃木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精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錙銖之譽、膺五福鍾疊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倫、蓋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夭、覺有子、後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書行義公遺稿若干卷、藏於家、拯自有傳、

賀醫閭先生（子士諮附）

賀欽、字克恭、世家定海、其先戍廣寧、後也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辭官、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

之甚謹、奉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實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

午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誅為不軌、崩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侍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為國家無疆之禍、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詞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書、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踈入報聞、允辭、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往諭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毋殺人、已而鎮撫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勒衆復呼、噪曰、賀黃門無誑語、又趣黃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陽明王伯安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南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歸必然燈讀經史、過勞苦得疾、歸闢陽明洞、與山人王文轅、許璋輩、靜坐為養生、久之漸悟外求之非、甲子聘考山東鄉試、改兵部職方主事、正德初、逆瑾亂政、守仁首抗疏論其罪狀、瑾怒杖之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始至蔓棘間、夷佷相與伐木為何陋軒、玩易窩以居、日夜端居默坐、澄心內觀、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以所記憶五經之言、一一脗合、遂卓然自信、以致良

知爲聖門秘旨體究日精益洞朗無礙四年起令廬陵是年瑾誅歷遷吏部主事日與士大夫孜孜問學有傑友執弟子禮者尋遷南鴻臚卿門人日進南贛賊起朝廷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力薦之拜僉都御史往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久蓄異謀結羣盜爲爪牙四出摽掠聚衆至數十萬諸撫臣相視莫敢誰何守仁至贛日夜練兵教射名討洞賊實以備濠因自請提督軍務得便宜行事王瓊素奇守仁以爲不如是不辦請 上即與守仁兵符改提督由是進攻橫水左溪桶岡浰

頭諸洞皃悉平之軍威大振班師至贛開書院日進諸生講學不輟又設社學立保甲弦誦之聲徧於嶺北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守仁宸濠反狀守仁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寄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救巢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急攻大破之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殲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守仁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巧言讒譖百計欲去守仁是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算內戢凶佞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既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賜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之不使至京壬午丁外艱居越六年竟不召四方從遊之士輻輳於稽山所在宮刹幾滿時論益哄然詆爲僞學亦不顧

常誦諸生曰不患言諭唯患以身諭岑猛之叛兩廣震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蘓盧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守仁以代姚鏌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蘓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諭示懲遣歸農刻石勒銘以示後人乃論蘓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寮與蘓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寮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蘓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

文襄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已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嚴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薄守仁功但停郵典子不得嗣封而已隆慶改元廷臣以請乃追贈新建侯賜祭葬諡文成給券世襲萬曆甲申採廷議祀孔廟守仁天資超絕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已任以聖人爲必可至平生無一時一念不在於學雖軍旅劻勷中每與諸生相對笑談指揮不動聲色經歷危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故晩年專揭舉以示人曰吾此學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豈可易說或言以守仁氣節文章政事勳業足蓋一世只除却講學一事便是完人守仁答曰某但願從事講學不顧其他人謂守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國朝理學諸臣無出其右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行於世鄭端簡曉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媢心稱

快爾令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宜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羈靮之勞矣

俞本素先生

俞繪字本素越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家時有閩寇繪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年方二十有

七歲觀甚偉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俊以其晚學頗易之繪不校益自奮不數載薦於鄉爲養就欽訓導時郡有閻經歷者薛文清公高弟也名禹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繪日與講明正學陳督學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繪推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體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識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於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教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闢道錄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者開化之幸士人習文公家禮邑

俗大變致政家居者四十年未嘗苟出謁闗以請託乞言一至郡城老少男婦爭聚觀之莫不額手致敬曰會先生會先生其爲舉子時赴禮部試貸沛令同邑馮公十金繪官欽時馮公下世矣遣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馮信我也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珏乃受官雖司教局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　憲廟時羅倫章彬以言被謫繪在欽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於家邦至死無瑕累云

敬齋鄭孔明先生

鄭伉字孔明世家常山之象湖三歲喪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書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員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潜軒之門求踐履實學乃復見吳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自日驗於身心餘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窟之上日取諸儒論

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靡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身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儒若蕭鼎章楓山鄒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相與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十餘萬言惜以燬燼其所存者僅十之一云伉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着實地上做要非所謂瑣屑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厥迷子蓋有得於康齋者學者稱之曰敬齋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舒芬字國裳其先為東陽人自東陽三遷至梓溪學者
稱為梓溪先生以詩經領正德丁卯鄉薦明年卒業南
官晝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賢之學
最喜濂溪嘗稱為中興之聖因著太極釋義通書釋義
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一時深於理學者無不推服焉
丁丑中會試第十一名廷對御賜第一甲第一名授官
翰林院修撰疏乞終養不許時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
警道東廵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浙江漢登
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連兇黨
寧華為內應而帝星又明於江漢間士大夫非忠義素
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以為
天下之事不可為矣芬乃慷慨首議曰車駕出必不利
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
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
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塵
以　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亂復刺鬭中
請一切危亡之跡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之自壞又邀夏

考功良勝萬儀制朝陳太常九門至邸中酌以酒贊之
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遂連疏
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郎張衍
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
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
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
而入終酉而退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
芬等於午門外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椎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死舁院中掌院者
懼禍至使人探出之芬屹不為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
此又命為首者謫外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即裹裝
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辭死而後積
相傳為野祭既至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
生徒日眾未幾宸濠果反芬時以外艱歸而鄉多宸濠
餘黨抄掠未已有請避之者芬泣曰父柩在堂避將焉
往堅臥苫塊間不為動辛巳夏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
諸貶謫者皆詔起復官翰林陞俸一級三年乞致仕以

便就養、疏四上、不允、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搢紳痛哭於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三月、明年以內艱歸、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刪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未幾以微疾卒、芬幼即以聖賢自期、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之謬曰、是大亂真而善惑人者也、空言辨之、無如修其本以勝之、

因取周子聖學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諟而力行之、曰此可以溯洙泗之源矣、嘗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滴先儒本於易之說、又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正之、何也、五經嘗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功於聖門、而周禮尤爲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真者、不能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討過自訟、

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凊定省、出於誠篤、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至於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媿屋漏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社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綱常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懇懇、必要諸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通籍十年、義氣激發、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利害之念、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人曰、爵祿不入於心、清整不忘於念、

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自告於廟、入室少坐、曰、此非廳也、即徐步至廳、自整衣冠、端嚴不動、長子泣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太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較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進爲歉、爾輩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僅四十有四、葬於新建象山之原、

黄宗賢先生

黄綰字宗賢黄巖人幼承祖廕弱冠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横渠論廕襲語遂弃舉子業師謝文肅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克裕以母命强出仕授後軍都事三疏乞養歸與王陽明湛甘泉二先生訂終身盟講明絶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家居幾十年嘉靖改元詔徵遺逸以薦起爲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　上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綰特疏諫而寢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

典時王陽明江右功成忌者議奪綰力疏辨之乃明陞大理少卿遷入翰林改少詹兼侍講學士充講官　上曰綰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酬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晉南京禮部右侍郎尋督操江事未幾轉左適大同倡亂奉勑往撫討擒首惡豪玉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人遂靖明年乙未知貢舉甫竣事以憂去服闋時有安南之亂起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啓行聞朝指權相賍私遂搆令閒住歸抵家遯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壒之表導近學者爭趨事之切劘討論終夕不倦所著有四書五經原本明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卒年七十有五

周以善先生

周積字以善號二峯天性篤誠潛心理學專務實踐動準古人癸師章楓山繼受易於蔡虛齋舉鄉薦師王陽明其友王龍谿叙其文集曰君子之學貴於聞道君於楓山得其體於虛齋得其博於先師得立誠之旨爰

所發明可謂信道有聞者矣嘗讀易管見啓秖錄由中日錄圖說二峯摘稿諸集歷南安推官兖州知州皆有惠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仕至長史

應天彝先生

應典字天彝性沉篤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興論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偎居應良黄岩黄綰過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仁受致良知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常百餘人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病目無見復引疾歸養前

母目鍼藥忽明人謂孝感朝紳多論薦不赴自稱病至啓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徐曰仁先生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過文成自龍場歸論學稽山愛深契之遂執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踊躍痛快如醉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叙云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贛之命愛未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買霅上之田以待其歸而竟以疾終矣年財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誦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峯山而子孫微矣

龍溪王汝中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溪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受業焉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焚傳歸卒業於師門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唯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盍往焉畿曰諾抵都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人覲諸同志爭迎畿與相辯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

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畿謂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而畿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者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爲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是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是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徐徐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證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至洪都鄒東郭魏水洲南野率門人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旅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且裹體性漸相與質之當

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從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不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各呈所見、以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桂溪言、議選官僚、其婿吳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桂

溪曰、吾亦聞之、但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覷吾爲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都給事戚賢官、畿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竟以大察去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嘗曰、吾百念已灰、而

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游、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遺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後續、不肖晨夕恭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借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

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周元峯先生

周任、衢之江山人、與弟積師事章文懿公、講明理學、潛心體究、登弘治乙丑進士、預修　孝廟實錄、時逆瑾用事、誘以殊擢、不聽、乃補莆田縣令、陞刑部主事、　武宗南巡、陛震以直諫下獄、抗疏救之、後出守梧州、地方多事、以勞瘁致疾、卒於官、其平生師友、盡一時名賢、如王陽明。可久敬夫魏莊渠、講明理學、務求真是、直欲追古聖賢而後已。有元峯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季明德先生

季本字明德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於鄉尋丁父母憂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究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淫俚學者驚於空虛則欲身挽其弊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王文成未發之旨歷仕與處從游者數百人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為宗而厭拘檢因為龍惕說以反之大旨以龍喻心以龍之警惕而主變化為心之主宰常惺其要歸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為動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為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為政急大節略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為樂卒之年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孳孳如平時其為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既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

日景賢又買田若干畝以供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百二十卷藏祠中

從吾董子濤先生

董澐字子濤號蘿石鹽官人以能詩名海內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比游會稽時年六十有八矣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宇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若木偶人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

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恧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雍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纔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文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今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道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數十年之成業如弊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雍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雍石乎雍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文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雍石日有聞益充然自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誚

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雍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悶者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溧陽太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於世穀自有傳

甌東項遷之先生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其學以實行為主而輔以理義其始於傳註文義專而有聲已而博極經史融液理奧不主一家當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不敢忽

不當於心雖大儒所言世之最奉尊信者不敢從其意以為必當於心而後可以措之行以成吾身不然是所言者皆浮辭也研窮探索向慕甚遠悃悃愊愊動有準繩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兄弟鄉黨親族之間靡不檢飭務合於古人之簡朴敦厚而後已以進士官郎署出為撫廬河間三郡既擢湖廣按察副使以詿誤例謫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證構下詔獄未幾得復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素為同郡張文忠相公所知試進士數欲推轂不應以故不得上第遇庶吉士選不赴考

部寮以南北散要爲輕重始除主事卽得南京工部比調北會舉主事改御史編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吏部考功三辭乃免領益感激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郡王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移書相勞苦裁答忠亮不一及己私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濡遏至於莅政臨民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筭起廢祛蠹雖要途名人不避所至以文學飭治務與士民相休息而一以實心煦嫗之跡其治行卽在漢世循吏傳中已爲稀濶罕見世之薦靜退抑者衆矣類限於才諝操遏不敢或巧避廠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張譽望卽枝慢矜飭競勝嗜進不遑就甘黯闇人後耶以喬之修習卽無它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歷又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十人如林塘與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之毅林景文之質許橫塘之致事皆足表著使喬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爲低昂明興薛吳之後絕學復倡至白沙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苟無先入皆有窺覬喬獨崛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爲黨援卽其著書滿家亦不肯輕出視人以立門戶至與同志者論議稍異必往復辨析弗明弗止自儒生以至顯貴自平居以至行役未嘗一日去書亦未嘗一日不札記其意以爲措之行則亦可筆之書以質於人不然是所行者皆依中也故其視天下無一不可處之地亦無不可爲之時凡衆之所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感其心而罔其意蓋自考其學者有在也卒年六十學者稱爲甌東先生

李庚壁先生

李琪字庚壁永康人由歲貢授東鄉訓導陞溆浦教諭嘉靖乙丑詔拔異材以風羣吏當道薦琪擢大理評事琪蚤有志理學徒步見陽明先生於越先生授以致良知之訣琪悟獨居精思盡得其旨於是同門錢緒山王龍溪輩推重之在東鄉當道聘主豫章書院教事及溆浦日與同志訂會所至發明師訓聽從者衆平居不事生業死之日惟曰只此見在良知吾今業受用性命皆了古所謂得正而斃者琪之謂與所著有質疑稿若

干惫、

一山王體仁先生

王愛字體仁、秀水人、父朴爲徐聞令、有德政、年五十始舉體仁、因名之曰愛、愛羹墻父訓、以聖賢自期、已而聞一菴唐先生講學茗中、負笈從之遊、得聞討真心之說、巳又受業於王龍溪先生、盡聞王文成致良知之旨、愛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落情識、卽是真心、一落情識、卽非真心、兩家互相發明、初無牴牾、自是學益有進、癸卯舉於鄉、凡五上南宮、輒不售、愛

不爲動、好言學、如諸生時、公事往來、益徧交海內諸名流、相與推明師說、己未、舉進士、塲中得其文、驚歎、以爲陸子靜之流、請教職、將行所聞以淑後進、得順天府學、日夕與諸生講究、以身示之鵠、蹈墨履繩、都人士翟然顧化、時稱人師、未幾遷國子監丞、陶鑄六館、如所以教京兆者、擢刑部山西司主事、以遷葬得請歸、遂不復出、歸凡十年、好學不倦、時與吳越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日益精、嘗語學者曰、學以自檢、檢人則陷、學以容人、自容則殆、君子以爲名言、堂中懸八戒以自警、守徐聞故業、室不益椽、田不拓畔、蕭然寒素、卽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門生徐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不能爲子娶婦、愛傾橐中百金以完其婚、他行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人遇之者、如坐春風中、及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意、從容詠黃鶴詩而逝、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一山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張時宜字仲衡、先世爲阜陵人、宣德間名洪者、爲鶴慶司理、貧不能歸、遂占籍劍川之上和村、時宜幼穎敏、善屬文、弱冠庠於學官、嘉靖壬辰、升入太學、時監丞傅士閔其文、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廷試、皆列名上等、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番府學教授、時宜以師傳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循者、盡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在職數年、惓惓以古道教士、行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時宜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

之時宜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者在令甲不可易也竟不能奪監司諸大夫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之丁内艱歸服闋補江西建昌教授郡本文獻士多馴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時宜益砥礪勉修職業多士觀感爲之丕變數月之内卽駸駸乎有鄒魯風郡人羅汝芳倡明道學與時宜周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官侍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扇忽墜地終講竟不敢拾

取其爲僚友敬憚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旬遂致其事而歸諸生留程無間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者比歸故山舊宅蕩潑乃擇里於鶴之孝感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閭里過者起敬眞之有歌自時宜始道逢鄉中老少諭以孝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於時宜時宜召而諭之其人慙服有誤犯者僉曰切莫聞於張先生吏民爲盜時宜挺身諭之盜卧弓於地稽首謝而去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淮園子東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於世學者稱爲東山先生

徐仲章先生

徐袍字仲章蘭谿人性英敏年十二爲邑諸生初慕左騷史漢古文辭所排纘逼眞名家既而悔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顒顒慕尚正學當時學濂洛者矩范有章楓山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羣喙爭攻爲異端袍獨幽探賾証深睹其旨手傳習錄爲贊稱說以自廸廸人常恨不得親炙受業門墻稱私淑焉時尊新建者又

高步闊談多遺行而袍内事父母志物咸備事伯兄友愛二弟即古三荊二方不啻也日取家禮及諸典章儀制令其族人習行之又序之譜以別其嫌串之禮以文其陋族於是有彬彬敬讓之風年未三十應貢更以讓其次者憐其貧也時華亭徐文貞督學兩浙標其行爲士林鵠甲午領鄉薦未幾卒袍早歲以文雄意不可一世及潛心聖學剗落文采一意力行内外純白如夜光之在璞或爲琅球或爲瑚璉即良工對之無得而名恒與門弟子言曰所謂儒學者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

天天卽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學者奉爲格訓以子用光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以孫學聚貴晉贈通奉大夫福建右布政使所著有誦餘錄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各若干卷行於世

金汝白先生

金賁亨字汝白台州人舉進士第歷官江西提學副使天性剛介力明理學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動作語默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

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當留曹謁告時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一夕夢伊川二先生在坐賁亨請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切[illegible]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主靜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處順應不加[illegible]真趣日融內外合一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洒然冰解凍釋庶不覺已優入之矣故其教人必先之[illegible]已絕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先儒之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擧行四禮斥大僚之冒祀寓賢者在貴陽未久而遷厥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自在江右選屬郡志行之士聚之白鹿書院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所以開發啟迪之者甚其懇切士人多所興

起而惜其不久也賁亨天性孝友自筮仕以至掛冠未嘗一日離父母側居繼母陳安人艱時年已五十餘矣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置祭田嚴祀事遇其日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居鄉非大禮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遺緒則孜孜盡心晚尤好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說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別其弊尤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所著有學易記學書[illegible]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

東白先生應德夫璋

應璋字德夫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黄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苦工夫璋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後膺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人皆樂從致仕年九十卒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略若干卷

陸元静先生

陸澄字元静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廡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日棄默自持慊慊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絶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顧一洗俗見還襃初志嘗稱欲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illegible][illegible]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鏗之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彼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illegible]但嘗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illegible]精神靡歲月爲也文成於澄最屬意謂曰仁没吾道益孤致望元静者不淺澄[illegible]於禮文成爲[illegible]仕至尚書郎

[illegible]樞予正先生

唐樞字予正歸安人自爲諸生時即有志聖賢之學及卒業南雍遂師事南海湛澤民先生既登制科官比部立朝數月即以建言削籍歸閉門講學信從者衆時慕王文成先生不及見也湛先生稱隨處體認天理王先生稱致良知樞乃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言爲的嘗語學者曰夫真心者即廣延之所謂道心也曰討真心學問思辨行之功即廣延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

知其幾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眞心之說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眞心在我不二不雜即所謂體認天理與致良知之說渾然合一如月落萬川而萬川之月以一月攝之澄湛圓明照徹天地千古而上有聖人焉以眞心質之而無疑千古而下有聖人焉以眞心俟之而不惑所謂堯舜之心至今在者此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者此也蓋總合下識得此心一念合眞即是天命之性但於探討處得親切之味則六經皆我註脚故於宇內名理靡不窺念念合眞即是率性之道但於

經綸處見拓得盡則萬物皆我一體致於國家機務繁不離又以討眞心工夫不必外求只在當身不必遠尋只於日用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鐘臺二集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已學者稱爲一菴先生

張子藎先生

元忭字子藎其先蜀之綿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之山陰代有聞父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卿忭生而魁岸總角聯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以諫死忭遂爲詠詞慷慨泣下沾襟太僕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之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眞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有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使吏訊忭身掖太僕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

歸越復馳如越護及門血續續滿臆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忭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廪廪期有以自樹日索筆守官下逮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隆慶改元疏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忭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鑑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歎曰、　明主方孳孳務學、恒愉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進　宸聽、非夫也、每偶偶然豈心侍對、期有所感孚焉、　神宗皇帝御曆、覃恩時、忭即疏白太僕冤狀、請以恩及己者、移太僕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忭　旨格不行、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沈冤、長負君親、吾死爲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譬志以殁、願以身

代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饑榮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忭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竊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婞刻事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佩佩無少遜、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居喪毀瘠、祭葬悉遵古禮、撫異母弟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忭之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作山陰縣志、未竟、忭續成之、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袞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陳思敬先生（子植槐附）

陳善字思敬、錢塘人、父荆獻、博洽端方、從王文成游、以貢司訓崑山、善幼穎異、從父游文成門、文成以任道器許之、稍長、即潛心性命之學、弱冠成進士、三令岩邑、擢宗伯郎、督學滇越、梓經史、嚴課程、崇行誼、士蒸蒸向風、所至俎豆之、仕至雲南左布政使、疏止採金貢象諸大役、絕寸札通政府、當大計、纔上、規勸數十言而已、當時多其抗直、未六十、引年、獲予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爲主教、賦性端樸、步中規矩、危坐終日、無疾言遽色、家範

堂肅庭屏悉書古人嘉言懿行可以爲子弟法者冠婚喪祭悉遵古禮衣粗食糲而性樂施閭里族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壬午民亂縱焚官舍十燬其九獨相戒曰毋入後市街驚陳布政其孚重於時如此纂修杭州府志子范槐太學生端介有父風孝友尚義父殁二十年私居不釋衰絰竟以還葬哀毀卒所著有自徵新編幾於家

敬庵許孟中先生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少負大志既領鄉薦後從唐一庵先生講聖賢之學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南眞衛主事調考功在南都三年日與諸同志講明正學學者多從之未幾調北考功而胡選郎汝桂者自附講學時時引孚遠欵語先是選君嚴重不輕與後進交一談胡獨乃爾諸僚皆驚以爲必議流品各使人竊繇無所得謂君爲之側目會冢宰楊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諸講學者亦少横臺諫俱爲之羽翼閭巷宣傳謂將盡易置諸大臣襄毅心憤之比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孚遠不平因移病歸

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孚遠考功郎出爲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陵海上助爲聲勢孚遠發卜兼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務即身督二軍薄賊壘二魁大捷孚遠卒使人諭降之使縛倭寇以自效又建善後十二策迄安堵以功移閩臬銜者復忌之以閏察謫兩淮運司判官孚遠拂衣歸將遂終隱爲啓迪後學計因往見一庵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己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孚遠遂之官三年徵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未幾丁內艱服闋補北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銜者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推人如墜天下從風而靡孚遠悠然自如不少屈銜者益恨之而南昌之命下矣孚遠明於經濟之大體沉細有斷事至必究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其守南昌也務寬大而政尚教化雖簿書旁午不廢講學二年以特薦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然三年擢應天府

丞、請禁當塗毘、饑獲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材以滇事被逮、孚遠與李同年、且以講學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爲南道所彈、詔降二級調外、歸會父死、服終、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晋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挾請封貢、兵部議許之、而未定也、孚遠以爲不可、比至鎮、密募死士、往偵而躬練兵儲餉以俟、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首相讐殺狀、遂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許封貢、以啓小夷輕中國心、朝議題之、卒罷封貢、而倭患得息者用

孚遠中策也、鎮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晋兵部右侍郎、時倭尚未平、以孚遠得要領、遂改北兵左、孚遠在南都以閒曹、日事講學、與楊禮部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至是外計、復借講學造端謀去之、孚遠遂決意歸、五請始得允、既歸、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槩、惟孜孜以講學爲務、於近世學者、獨服膺陽明、然所講非良知派也、講學者多黨、孚遠獨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孚遠雅重之、及以事屬、則謝不與交、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戍閩中、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孚遠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孚遠近之矣、生平質直不藻飾、乏委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

兩浙名賢録卷之四終

兩浙名賢録卷五目次

孝友

秦

顔孝子烏

漢

董徵君黯　王孝廉談

孫鍾　張孝廉武

沈瑜（弟儀附）　賁蕭令況（子鳳附）

三國吳

斯敦　始平長丁孝連覽（子固附）

楊武將軍朱朗

晉

高山令夏文正方　許季義孜（子生附）

夏孝光　丘昂（二弟夷矩附）

遂昌長潘綜　孫法宗

宋齊梁陳

沈侍中文叔（弟文季子昭明附）　顯親都尉賈恩（妻柏氏附）

郭世通　長水校尉聞人夏

郭長恭原平　沈昭光（從子曇亮附）

何海虞子平　國子學士杜栖

朱處光謙之（兄選之附）　太子洗馬沈思整崇傃

韓靈敏（兄靈真附）　王文殊

褚記室修　朱敬達文濟

散騎侍郎虞山披荔　錢延慶

唐

丘傑　朝奉請徐雄

陳太碣　丁典

張萬和（子孝祥附）　許傳士伯會

沈景鈞　俞僅

和州刺史張君遷無擇　戴元益

章從事成綱　明經鄭崇義

徐知新（徐惠謹附）

宋

孝門陳君和侃　杜通判誼

孫教授實著　仰天睨忻（子師常師尹附）

孫長者（子式附）　劉承詔

孫文舉之翰　石孝子
陳傳巖汝檝（妻徐氏附）　范元亨鍾
余元卿　毛勿齋存
毛番八（兄攀龍附）　麗水孝童周慧卿智（周亓趙文澤附）
徐亨　錢孝廉堯卿
章延仲承　鄭從華鼎之
楊文脩　蔡元應定
連世瑜（妻方氏子士表士朋附）　楊富老
鍾宅（從子明滿子文厚文廣附）　樓季發藴
呂子暘皓（弟源附）　俞伯大京（父夢炎世忠弟高綱附）
王公袞　錢國材興祖
陳濮州思孝　趙孟傳商弼
吳處仁（弟昭附）　呂蒙（子琰附）
鄭傳士憲　蘭谿三孝（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朱虎殘秦

元

唐轅（弟轂附）　裘尚
朱進士琭（子元附）　鄭宗文綺

金松一　胡景莊忠
姜大民燕　丁祥一
余丙（子慈附）　周樂
陳斗龍　張子用觀僧
周仲良驥　蔣伯玉珽
王君傳貴翁　潘應定
黃孟廉義貞（六世孫濟之附）　胡野廬
過宗一　周士威（兄士行附）
文學椽戚秉肅敬　魏保
林甲乙　陳孔英杲（弟多遜附）
王秦

兩浙名賢錄卷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鍾祖述君明氏閱

孝友

秦（凡一人）

顏孝子烏

顏烏、烏傷人也、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羣烏啣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墓在縣東四里、乾道中、邑令林元仲晝返民侵地而修其塋域、邑人何恪爲譔碑記、且繫之詞曰、由漢迄今餘千春、錮銅澌涤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阡巋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顆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襁褓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其民、爲之長者宜益敦、一本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淳祐元年、魏學士了翁爲篆題表之曰、秦顏氏烏傷墓

漢（共八人）

董徵君黯

董黯、字叔達、鄞人、漢江都相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遠不能常致、黯築室溪濱、板輿就養、厥疾遂瘳、隣王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啣之、伺黯出、毆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旣葬、廬於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葬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由是以慈名溪、以溪名縣、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照然光著、宋祥符間、錫號純德徵君

王孝廉談

王談、烏程人、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有復讐志、密市利鍤、伺度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終於家、

孫鍾

孫鍾、富春人、堅父也、性至孝、種瓜爲業以養母、忽有三年少、衣服妍麗、詣鍾乞瓜、鍾爲設瓜具飲、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也、重君之孝、將以佳地相與、欲連世封侯

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故當所樂因爲鍾定葬地出門悉化爲白鶴飛去遂葬其母已而生堅堅生策權權改建國爲吳傳亮休皓凡四世五十九年卒如司命之言

張孝廉武

張武由拳人武幼時父蒙爲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河內遇盜戰死武少長奉遺劍求父死所祭泣頻絶悲感路人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尋卒

沈瑜（弟儀附）

沈瑜烏程人與弟儀少有志行瑜十歲儀九歲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並黄中通理終成青器何遽毀滅耶瑜竟以毀故早夭

儀博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守道不移

賀蕭令沉（子鳳附）

賀沉吳興人以孝友聞歷官至蕭令在邑多善政蝗不入境子鳳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安帝時舉孝廉拜郎中義行卓然爲一世所宗

三國吳（共四人）

斯敦

斯敦烏傷人父偹爲廷尉失議當坐死敦叩闕泣血請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偹罪仍旌其門後俗因呼敦葬處爲孝義塘

始平長丁孝連覽（子固附）

丁覽字孝連山陰人八歲而孤家素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補郡功曹守始平長門無雜賓孫權深貴重之未及進用會病卒子固字子賤少喪父而家貧養母孝敬備至族弟孤弱與同寒溫嘗夢松

生腹上自謂後十八年當爲公竟歷顯位遷司徒時孫皓俘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

揚武將軍朱朗

朱朗永興人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頵所殺朗志在報讐未聞頵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

晉（共九人）

高山令夏文正方

夏方字文正永興人年十四家遭疾癘父母伯叔羣從

死者、十三人方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凡十七年而葬畢因廬於墓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入晉、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方向之涕泣而不加杖大小莫敢犯焉

許季義孜（子生附）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爲制服三年、二親歿、摧毀骨立杖而後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松栽孜長號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死於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復至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中、太守袁虞題閭於朝詔旌門閭蠲其賦役、子生、有孝行家於墓側圖孜象於堂朝夕奉焉

夏孝先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一夕野火燎山、

將及塋域、孝先遶墓號哭忽羣鳥飛集濡其羽沃之火、即滅尋於火處迸泉一穴味極甘冽溉田數百畝縣令李師旦、名之曰、孝子泉號孝先所居曰、孝泉鄉

丘耶（二弟夷矩附）

丘耶吳興人也、家貧好學織畚以自給與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孝行著聞當時謂之三丘

遂昌長潘綜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驃困乏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砍驃、綜抱驃、賊砍綜凡四創有一賊誚曰、殺孝子不祥父子俱得免、後以薦、累官遂昌縣長宋元嘉中、改其里曰、純孝蠲租布三世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骨不收母兄並餓死幼而流離至十六得還鄉里勤苦貨辦棺槨葬送母兄儉而中禮聞人言、父子以血瀝骨、當悉滲入、乃操刀沿海見枯骸輒割肉滴血經十餘年臂脛無完膚終不能遇遂衰絰居墓所終身不娶亦不干仕進以窮約終、

宋齊梁陳共二十三人

沈侍中文叔（弟文季子昭明附）

沈文叔武康人慶之之子也慶之被殺文叔時位侍中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汝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升明初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道成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之死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登之誅其宗族官至郢州刺史卒贈侍中司空諡忠憲方文叔之殉父而死也子昭明爲秘書關聞之曰吾何忍獨生亦自經死

顯親都尉賈恩（妻柏氏附）

賈恩諸曁人少有至行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恩與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夫婦竟死於火事聞表其里爲孝義蠲租三世元嘉中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尉

郭世通

郭世通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通事父及後母甚孝年十四父又亡居喪過哀家貧傭力以養後母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直仁孝之風及鄉黨人皆不忍呼其名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其至行詔旌其門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

長水校尉聞人夐

聞人夐吳興人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遇赦散財結客報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貴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郭長恭原平

郭原平字長恭世通子也傭作養親義不獨飽父篤疾

彌年原平未嘗解帶父亡慟絶方蘇躬自營墓喪終遂不復肉高陽許瑤之自建安歸以綿一觔遺之不受瑤之往謂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故以奉尊親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亡毀瘠彌甚既葬墓前有田數十畝不屬原平耕者每裸袒褻其墳墓原平輒往哭之乃鬻貲貴買其田農月必冠帶垂泣以畊宅嘗種竹或盜其筍原平見盜者常墜溝乃作橋溝上又採筍置籬外鄉里乃慙愧無復盜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曰吾家

見異先朝、不能執愚私心、感動爾、太守蔡興宗嘗以俸米百斛餉之、原平不受、興宗復表其孫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卒、不果、

沈昭光（從子曇亮附）

沈昭光、昭明之季弟也、仲兄昭略爲齊鬱林所殺、遣兵至家、人勸之逃、光不忍舍母、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生何爲、亦絕吭而死、時人歎其一門忠孝

何海虞子平

何子平、山陰人、少有至行、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以食、人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餐、每有鮮肴、若難以寄親、則不肯受、元嘉中、除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子、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爲己、及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太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爲營冢壙

國子學士杜栖

杜栖、上虞人、京產之子也、善清言、能彈琴、齊時爲國子學士、以父老歸養、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既殯、晨夕慟哭、不進鹽菜、每遇朔望節歲、必慟絕而蘇、嘔血數升、何胤謝朏並貽書敦譬、戒以滅性、至祥禫、夢見其父、一慟而絕、初胤兒默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必獲嘉譽、但恐不永年耳、卒年三十六、

朱處光謙之（兄巽之附）

朱謙之、字處光、錢唐人、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

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勉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讐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即爲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言之世祖、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

兄遝之父剌史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太子洗馬沈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懷明子也六歲丧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傭書以養梁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自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者旬日母權厝去家數里哀至輙徃哭不避雨雪仰天號慟飛鳥翔

集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廬於墓側以初行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持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豉坐卧一单薦骨立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武帝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

韓靈敏（兄靈真附）

韓靈敏剡人早孤與兄靈真並有孝行母亡無以營葬種瓜半畝朝採暮生遂得辦葬事會靈真亡妻胡氏守節慮其家奪巳志未嘗歸寧靈敏事之如母以終

王文殊

王文殊故鄣人父死于魏文殊哀慕不勝每北望則長號雨泣如是者三十年蔬食麻衣終身不易太守孔琇之甄表其門名爲孝行里

褚記室修

褚修錢唐人少受易學於其父仲都善尺牘辨文章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帳內記室性至孝父丧毀瘠過禮及丁母艱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絶復蘇每號哭嘔血竟以毀卒

朱敬達文濟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早孤事母至孝母卒家貧無以襄事乃賣身以營馬鬣葬畢執作主家無難色太守謝瀹解傭贖之命爲儒林不就

散騎侍郎虞山披

虞荔字山披慈谿人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辭以年少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善

屬文、梁武帝用爲士林館學士、屢遷中書舍人將左右之任、多參帷軸、惟蕩與顧協、靖退、但以文史見知、號爲清白、侯景之亂、蕩率親屬入臺、母與蕩俱、而卒於臺中、時值喪亂、情禮不申、遂終身蔬素、不聽音樂、陳文帝爲召之以爲中庶子、引備顧訪、多所獻替、時弟寄在陳寶應所、蕩每言輒流涕、文帝哀之、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蕩因感疾、帝欲數臨視、令家口入省、蕩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

勅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所執、蕩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各有傳、

錢延慶

錢延慶、烏程人、泰始元年、其父仲鵬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濤墟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憐其孝烈、表不加罪、許之、

丘傑

丘傑、烏程人、年十四、遭母喪、止啖生菜、歲餘、得腹疾、每發動、痛楚不可言、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爾徒苦、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科斗數升、疾頓愈、後徵爲留陵郡守、不就

朝奉請徐雄

錢唐徐雄、文伯之子也、亦傳家業、工胗察、位朝奉請、能清言、多爲貴游所賞、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而卒、

唐（共十三人）

陳太竭

陳太竭、清江人、武尚之子也、事父母孝謹、二親併亡、哀毀不欲生、廬于墓側、手蒔松柏、終身衰麻哭泣、弗少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丁典

丁典、會稽人、家近荒野、野火延燒典廬、母老病、倉卒不及扶抱、乃濕衣覆母身、死、母全、

張萬和（于孝祥附）

張萬和、諸暨人、性至孝、神龍間、舉明經、以親老不仕、遭

父喪負土成墳與弟廬墓二十年萬和卒子孝祥亦廬墓二十餘年墓傍芝草生醴泉出事聞詔旌其門名其里曰孝感

許愽士伯會

許伯會蕭山人詢之十二世孫也舉孝廉爲衡陽愽士遭父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大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瑞獸生於墓側

沈景鈞

沈景鈞烏程人生有至性隱居獨善以孝事母母畏雷及卒葬於宅西每雷發聲即奔至墓所號哭曰景鈞在此賀知章爲之立傳名曰孝德

俞僅

俞僅蕭山人一門四代兄弟十五人老幼八十餘口並經術貞慤僅遭親喪哀毀骨立爲鄉里所稱觀察使孟簡書於圖經以勵風俗

和州刺史張君遷無擇

張無擇字君遷慈谿人由進士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以從討李敬業賛畫有功遷華陰令時羅織獄起吏以刻覈爲能無擇獨尚寛簡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監察御史郭翰薦於朝召爲司刑丞轉卿司農適魏元忠與裴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易之惡之謫嶺表移和州刺史以父艱奉喪歸葬負土結廬七日絶漿三年不櫛感醴泉芝草之瑞服禫辟禄廬墓以壽終

戴元益

戴元益桐廬人五世同居庭木紫藤枝生連理咸通八年刺史張蒸以聞詔以嘉木呈祥宜蠲徭役旌其門閭仍付史館書之以垂不朽

章從事成綱

章成綱於潛人喪母廬墓手植松柏墳側生紫芝十三莖烏鵲來巢麋鹿共處長吏以聞勅旌表門閭人稱爲章孝標家貧篤學仕爲山南東道從事

明經鄭崇義

鄭崇義淳安人爲郡學士讀書庠中忽心痛不可忍崇義曰得無母有故乎奔歸而母果以病告比卒結廬躬

明墓田以供祭焉郡境有蝗獨不食其苗舍南木生連理處置使崔文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後以明經中第調而不仕郡邑屢薦其孝弟廉遜終不受徵

徐知新（徐惠謹附）

徐知新西安人性孝葬父後廬掃墓所者十年產金芝叩之有聲同邑徐惠謹五世同居父母亡哀毀過制墓生靈芝十莖連理御史大夫宇文融爲勸農使以實聞與徐知新同被旌表名其里曰孝義

宋（共五十三人）

孝門陳君和侃

陳侃字君和永嘉之建牙鄉人也事親至孝親有疾省藥嘗藥衣不解帶執喪盡禮五世同居家無異爨郡守上其事太宗嘉之詔旌表其門曰孝門陳君賜其母李氏束帛粟米祥符七年侃卒至今建牙鄉猶稱其家曰陳孝門

杜通判誼

杜誼黃巖人孝友敦信鄉人重之康定中二親繼喪晝夜哭踊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時山水夜溢民居田畜多漂沒而誼之故業宛然事聞旌表仕終梓州通判以壽卒

孫教授寶著

孫寶著字天休蕭山人少孤事母至孝母寢疾思梅及鳩秋月不可得仰天而號忽得青梅於樹鳩自飛墜取以奉母大觀初行部使者以聞賜進士第任杭衢二州教授

仰天貺忻（子師常師尹附）

仰忻字天貺其先吳興人也高祖仁讓從錢氏歸國以

太子中舍知永嘉卒因家焉忻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躬自負土爲墳遂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異元祐七年郡守鄭置奏忻純孝之誠出於天性母林氏以壽終今二十年猶廬墓不衰臣聞其風驟率僚屬親至其所忻僻居巖壑衣食甑素儀骨槃槃深可嘆嗟臣已准勅優賜粟帛訖欲乞別加旌異大觀二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上卒三年勅仰忻惟爾事親盡孝行孚於鄉朕將寵以爵祿俾爲風俗之勸易云其亡宜加追賁錫命告第尚鑒茲哉可特贈將仕郎子師常師

尹皆業儒有聲、富族欲求婚、忻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伸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蓋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始倡焉、所著有訓童規鑑十二卷、

孫長者（子式附）

孫長者史佚其名、世家富春之臨江鄉、性寬厚、言恂行篤信、於其鄉隣里有訟、不之官、皆云嘗見孫長者至則爲陳事理、白其所以枉直之狀、人人服而去、以是臨江鄉人經歲不識長吏、云母病、躬視藥物、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及母死、身已病、將葬竟死、臨終語諸子曰、吾生不

能送母於穴、死斂吾以衰絰、庶盡吾孝於土中、時皇祐間也、有子名式、登進士第、

劉承詔

劉承詔唐襄公德威之後、德威五世孫愉因避黄巢亂、自河南徙居越之上虞、至承詔十世義居、聚族四百餘人、內外無間言、和氣致祥、下及犬豕、一犬不至、衆犬不食、號孝義劉家、熙寧中、趙抃帥越、嘉之、聞於朝、詔旌其門、免其徭役、以寵異之、抃爲作義門記、

楊慶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刲股肉啖之、又嘗刲肝及乳、爲親饋者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燒灰和藥以進、入口遂瘥、父之乳復生、每勝月、輒以籃輿載母游於阿育王山、宣和中、郡守樓异表其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始被詔旌表門閭、

孫文舉之翰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少志學、孝友本乎天性、母病革、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底於寧、里人上其事於郡、守趙伯圭將聞於朝、之翰曰、本心救母、他

無所覬、力止之、以壽終、

石孝子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也、家世貧賤、古屋數楹、隱隱蔽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母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遂行、後二日歸、首過女氏、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動、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偶處爲穴、孝子知母已葬虎腹、即大慟、盡殺虎子、俟磨一斧、立竇內項之、母虎循竇入

卽砍其首、碎之、取肝腦、祭諸庭、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母讐未足報也、乃更跡牡虎所行路、持斧匿崖石待之、牡虎果跑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首連砍數斧、卽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牢不可奪、鄉隣走弔、咸凜凜欲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

陳傅巖汝檝（妻徐氏附）

陳汝檝、字傅巖、象山人也、事親至孝、親歿未葬、隣家失火、將及、家人爭負筐篋、汝檝不顧、與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既而風返火息、柩乃獲全、人皆驚歎、以爲孝感所致、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汝檝泣曰、而子卽吾子、忍異視邪、汝舟死、育其子、長爲受室、舉其遺物畀之、

范元亨鍾

范鍾、字元亨、臨安人、父居市肆、貨巾幘、蓄婢生鍾、婢瀉去、不復聞、鍾浸長、讀書取科第、授某縣尉、常欲訪母無從、偶經雪川、見渡口小屋中嫗、單身鬻餅餌、甚苦、鍾感之、詢其往跡、皆母事也、且云、少傭臨安市肆中、嘗生子、今傳已作官、恐貴賤不相認、故獨勞耳、鍾微其子所生年月日、皆與已合、鍾大悲喜、卽拜認之、嫗倉卒、未敢當、鍾曰、阿母無棄兒也、遂具衣冠迎歸、後鍾綰郡符、持使節、登華要、嫗皆及享其養云、

余元卿

余元卿、貴巖人、父死、元卿始生、母曰、我不見夫、何忍見子、自剔其目、誓不他適、宣和寇亂、元卿負母而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定、欲償前誓、母力止之、遂燃一指以謝天、既閭里重之、欲上其事、則曰、吾非干名者也、旋居母喪、哀毀、不離墓側、縣上之郡、立碣以記其事、

毛勿齋存

毛存、饒唐人、父伯益、坐流嶺表死、存間關跋涉數千里、函骨歸葬先隴、時人稱其篤孝、善畫墨竹水石、如楊中齋、裘饒游諸公、高其行、皆宗之、號勿齋、

毛蕃八（兄舉龍附）

毛蕃八、江山之案峯人、膂力絶人、曉武藝、猶長於連珠箭、父信叔遭賊執、欲刃之、蕃八聞之、直衝賊陣、力戰於

經宣山賊悍禦其父且詬之曰所過鄉邑殘毀而還蕃念者驍悍善射吾師也能以牛酒勞我即去蕃人黃萬後爲猶戰數十合遂遇害死石塘泥坳中是日土石捲壓若神爲焉有識者歎曰烈哉行人所不能行也夫死父之難孝也罵賊不屈烈也孝且烈蕃之則也天其以大丁葬之乎兄攀龍從徑畈徐霖學遭母喪廬墓三年邑令程鄉作孝子記以表之弟兄之孝蓋稱二難云

麗水孝童周慧卿智　周奇　趙文澤附

周智字慧卿六歲喪父廬墓有紫芝一莖七葉之瑞事聞於朝會成均策試多士以商山節婦麗水孝童爲問理宗覽之命編入時政記勅賜孝童出身終從政郎嚴州建德丞先是同邑周奇九歲喪母卧墳側二年有赤雀十數巢其傍可俯而窺也崇寧中詔賜粟帛又趙文澤六歲喪父廬墓有羣鼠啣花白雀來巢之異大觀中賜帛五十疋

徐亨

徐亨桐廬人宣和中方臘寇亂其黨號五虎將者執亨兄要欲殺之亨叩頭泣告曰家有老母兄能養之願身代兄以活老母賊遂舍要而殺亨

錢孝廉堯卿

錢堯卿字熙載樂清人數歲居父喪如成人廬墓終制遂以孝稱母老不仕色養唯謹及卒哀毀過禮水漿三日不入口屏聲色却滋味者三年奉寡嫂如事母撫諸姪如已子闔族同居三十年無間言歲歉損穀價以濟飢民不能償者焚其券紹興間詔舉孝廉郡以名上未幾卒

章延仲永

章永字延仲平陽人世居浦灘父亡事母尤謹比母卒殯喪如禮俗飯佛老以爲冥資永獨晨昏跪誦孝經曰吾聖人所以教孝者比舉葬渡浦中流風濤陡作永伏柩長號曰罪逆應殞吾親何辜乎願天地神明鑒之言未脫口而風息迄濟焉嗚呼孝感之速如鼓之答桴也如此

鄭從華鼎之

鄭鼎之字從華會稽人事親至孝建炎初金人寇越士女悉奔竄鼎之獨衣冠事父湯藥不去賊至斥曰衆皆

逃死而貢獨留不畏死耶賊義之曰豈不畏死顧老父年七十餘病且革不能負與俱逃若棄父逃生心尤不忍死雖痛乎奈獨父何言與淚俱賊爲感泣捨去且戒其黨勿更入孝子門以是父子俱免於難

楊文脩

楊文脩諸暨人有至性母病刲股以進病遂愈母歿負土成墳慈烏數十隨之往返鄉閭欲上其事固止之文脩故病瘻道遇異人以手摩之瘻移於背居鄉德惠及人皆不忍名呼曰脩子常平使者朱熹每行部至縣必

造廬與談論久之乃去

蔡元應定

蔡定字元應山陰人家世貧寒父革依獄吏傭書以資定定得游鄉校業進士有聲後獄吏坐舞文革連坐府年七十餘法當免繫鞫胥削革年籍議罪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於朝定痛父非辜陷狴犴誓以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弗許請効命於戎行弗許請隷伍籍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仰而呼曰天乎使定坐視父死乎父老且傭書罪固宜釋而無以告愬使父果受刑定何以生爲乃豫爲誌銘其墓又爲訴牒置懷中陳其所以死者冀免父刑罪也趣府橋河自投死太守聞而大驚亟命出其父且給資以葬之紹興三年郡守王綸上其事立廟祀焉賜額曰愍孝

連世瑜（妻方氏子士表士則附）

連世瑜樂清人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木肖像奉事益恭里人王十朋覯諸其家詢諸比隣咸曰世瑜事亡如存晨昏饋食出告反面經今十年矣而孝敬不衰太守張九成饋酒禮之未幾世瑜死方氏年踰七十率

其子士表士則供事母像益虔世以之比丁蘭云

楊富老

楊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葬於蘇弄塢廬墓三年不返烏鵲來巢木生連理紹興中太守葉顒廷入郡庠奏於朝賜粟帛錄付國史

鍾宅（從子明滿子文厚文廣附）

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

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即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拂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刲肝爲餌而後安議者謂宅之所化也

樓季發蘊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性至孝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逮塚哀號塚下畊者爲之墮淚負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事也不願賞隣里

强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

呂子陽皓（弟源附）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自少負志節學於林大中而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諸朝補郡文學淳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爲怨家誣搆逮繫大理獄皓叩匭上書理其冤願納所得官以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緹縈女子爲沒身恨明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孝宗曰此義事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

連坐者五十餘人皆得釋再試禮部不第遂絶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克己修慝孜孜不倦父母繼歿茹素三年廬墓以終喪劃兄弟所遜田爲義庄以贍鄉族部使者及郡邑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俱不起嘗作雲溪遺叟自傳以見志弟源字予中性孝友嘗學皓常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及於鄉可也何必應舉求仕遂躬行此言執親喪哀毀踰禮苫塊三年嘗爲義庄義倉且別爲小廩收鄉閭里弃兒病革時兄游江陵仰天大號曰不及見吾兄于歸面訣目不瞑矣人莫不哀思之

郡邑以孝弟聞於朝贈通直郎部旌其門

俞伯大京（父夢炎世父綱弟高附）

俞京字伯大義烏人弟曰高字仲明其父夢炎與兄綱睦友愛嘗以治周禮得解炎先兄薦於鄉輒推故不應試以讓綱越六年而綱始獲薦乃同赴禮部未至而道屬疾扶歸竟遏抑弗振以死綱亦念弟之湮沒以己故遂絶意進取用蔭補官終焉夢炎二子事母石氏以孝聞石以守節善持家政家素饒於貲遭兵戈亂離石氏以白金千餘兩寄藏之父之京他適高不及告取而

有之、石氏意不平、京歸語其故、京曰、母所有、將以遺吾兄弟也、兄弟義同一體、弟有即吾有、爾母何慊焉。石氏重嘉歎、即取他所窖白金二十錠以遺京、京受其二、後推以與高、其後石與京相繼沒、並殯於堂、會寧海寇起、抄掠旁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去、號哭竟日、夜乃斂金帛置兩柩間、寇至、奉以爲質、告之曰、吾所以不忍死而捐此者、爲丐以全死者耳、情辭懇切、寇相顧駭愕、弗爲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惟其人與柩俱無恙、而白金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高後以壽終、人稱其長者、

王公袞

王公袞山陰人、佐之弟也、母墓爲盜所發、盜既捕得、有司薄其罪、公袞手斬盜首、報母讐、詣獄自繫、佐請納所居官以贖弟、永嘉王十朋時爲僉判、賦詩美之、且載其事於風俗賦中

錢國材輿祖

錢輿祖字國材、上虞人、少類成人、長孫理學、母疾二年竭力致養、及終、貧不能葬、廬于泣者五年、既葬、白烏千百集墓木上、一大鳥類鶴翩覆墓旁、率百日而後去

陳濮州思孝

陳思孝黃巖人、宋季元兵擾攘、其母被掠而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及卒、居喪三年、常在苫塊、負土以葬、鄉里驚歎、因其濮州得母、咸呼爲陳濮州而不名

趙孟傅商弼

趙商弼字孟傅、家於上虞、年十六、隨父武顯之官池陽、遭寇、執武顯、欲刃於頸、以邀金帛、孟傅以身蔽父、號呼而言曰、寧殺我、勿傷吾父、賊砍孟傅數刃、衣破而體不傷、賊相顧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祥、竟釋去、孟傅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乃博覽古方書、盡知其要、人以疾告、必爲盡誠救療、說者謂孟傅爲錫類之孝

吳處仁（弟因附）

吳處仁世籍偲居、父爲元兵所擊、逃山、呼其子、索銀以贖死、處仁聞父聲、急出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贖父、及發窖、則已爲人所竊、乃告兵曰、銀無存者、

吾叢吾頭來以代父死耳其弟囦、又欲代兄衆兵愕然義之俱獲免

呂棠（子瑛附）

呂棠新昌人葬父集縣北、三十里杜潭、廬墓久不返子瑛愛慕、築室龍巖迎棠居之、棠遂蔬食終身哀慕四十年如一日及棠卒瑛哀慕亦如之

鄭傅士憲

鄭憲、隱居人舉景定進士第、歷官太學博士、德祐間元兵壓境憲奉母以逃歷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

號泣以身翼之曰幸殺我遂俱遇害、

陳韜三孝（陳天隱　董少舒　金景文）

陳天隱字君舉端重好學、父兄早喪、事其母馮以篤孝稱母卒將葬於三峯之陽、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先期虔禱乞雲覆棺已而果然葬畢雲散人皆異之、

董少舒字思仲世業儒、篤行著於鄉黨父亡、負土築塋廬於左靈芝生塚上有紫餘黃蓋之祥

金景文字唐佐少有大志力學而不求聞事父母極孝母喪、廬墓見天光下燭五色爛然後廬父墓烏鼠馴其側無怖色風雹環四隣獨不入其舍鄉人遇旱曰、旱矣吾、金公禱必雨隨禱而應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以景文及天隱少舒名請于朝、建祠學官之右、名三賢堂又以其德應八行、作八行碑

朱虎殘泰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為虎所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忽少甦、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弃泰於地貼耳走、如人疾騶狀泰匍匐而歸、

母持以泣、泰亦强舉數踰月而後如平時、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為虎殘

元（共三十一人）

唐鍊（弟鍛附）

唐鍊唐鍛鄞人也、父俊禮以擅匿官鹺事被陷、且執拘以歸於京、鍊詣吏請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憫其情脫父梏而梏之行至越州、鍛自杭迴還、詣途撫鍊泣哭曰兄為冢子宗祠所託不可以死弟請代兄行鍊不從鍛紿之曰、兄訥於言往必不免弟有一

計可生幸無苦竟奪其梏梏已手吏亦憫而從之遂抵京繫獄旬日近臣奏其非辜得免人以比古之伋壽云

裘尚

裘尚會稽之義門也晉義熙中自婺女徙居會稽之雲門世勤畊桑習絃誦越五代至宋踰六百年無異爨大中祥符四年州縣以聞詔旌其門蠲其課調是時裘氏義居已十九世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猶如故聚族日繁嘗有饋瓜者族長聚小兒十三歲以下百餘令自取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

其習爲麃遜如此至和中李待制允有詩云夫何於會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賢欽義方列奏聞天子恩詔表門閭光輝映衆梓

朱進士環（子元附）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仲父桂無嗣養之爲子後桂生子壁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殺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壁謀瘞窖中壁夜發之反以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怖慴謝過無一言辯其冤及桂死遇壁益厚壁子慶多暴或駡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字子初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砦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劫元父環爲謀帥元聞遽歸告環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環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畔者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父去則是父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計者孰若殺賊以自明乃與役夫傅柴謀挾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耶

元曰吾知有父爾若得自父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砍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父負之北逃賊平父得無罪

鄭宗文綺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死鄭上書請代竟白其冤母張病攣綺保持若嬰兒三十年如一日合族同居家無異爨曾孫德璋爲仇家傾以死罪械送揚州兄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以計沮其行從間道逸去竟

代弟死鑑珪生文嗣自綸至文嗣同居六世矣歷二百年咸如綸在時文嗣生鑑鑑生滑滑生梃皆善守家法合數千指無異心至大中郡守上其事准勅旌表門閭至元冬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舉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服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既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歎謂有三代遺風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省海內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友七郡莫之或先後書東浙第一家以衰盛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婚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剛行孝謹不識塵市嬉戲事教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纖毫出納咸有文可覆決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童各趨事夜輒合坐棣華軒中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請婦惟事女紅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

服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傳於世

金松一

金松一蕭山人至正間以家貧傭工養母凡遇魚肉必持歸以奉一日母病篤思魚時天大寒江水皆冰對無所出乃往漁浦渡頭叩拜祈天須臾鶚自西來墮雙鮮於前持歸供母病即愈

胡景莊忠

胡忠字景莊餘姚人宋尚書沂六世孫也弱冠哭父耳鼻出血事母至孝與族弟明睿同居共產有瑞榆之歎時州郡新附多盜賊忠出資募鄉夫掩捕之元貞間饑歲忠貸錢穀以賑閭里而葬其死者明年大饑里人齎錢穀願納忠辭曰饑民近得一飽吾忍取其宿逋耶悉取券對眾焚之其孝義爲鄉邦所推

葉大民燕

葉燕字大民淳安人弱冠有志古道經史諸子靡不窺究工詩文詩法陶彭澤文法韓昌黎嘗云吾詩文得山水之助爲多故能力追作者天性篤孝七歲而孤隱居

養母屢辟不就居喪哀毀幾絕結廬墓側朝夕哭臨蔬水衰麻寒暑不易也居側小阜突起宛類釣臺終喪之後旦暮登躋遙望隔浦松楸向墓號痛表其名曰思臺有思臺集若干卷行於世

丁祥一

丁祥一諸暨人也家貧母老行傭以養母病目無以爲藥焚香露禱每旦盥漱舐目去瞖暮亦如之逾三年而母目復明事上旌其門邑人楊維禎爲詩贈之曰孝子闞刻木肖母顏木有神痛相關況我孝子有母上堂問

安否母胡爲而瞽母瞽捫壁行行聽孝子聲孝子泣母舐母目何時仰見天日星朝舐瞖暮舐瞖一日二日百里程母瞽豁然兩月明隣里來賀母如長夜再生孝子名上達天聰華表柱爲孝子旌

余丙（子慈附）

余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病父亡不忍葬結廬殯於古山下閉戶守視遺牧豎遺火延及殯廬丙與子慈救身火中欲與柩俱焚忽暴雨火滅父子無恙人以爲孝感所致

周樂

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也父晨薦權能文方氏[illegible]據溫州拘晨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至令沉晨於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陳斗龍

陳斗龍昌化之西眉川人也父天澤娶盧氏無子求宜子者於錢唐清湖王氏生斗龍未一歲王氏與盧不合謝遣至元丁丑天澤病斗龍年十三能奉粥藥禱於神

乞減年以延父壽弗效母盧亦以病卒斗龍居喪極哀感羣烏集其舍飛鳴三日夜而後去或告之曰盧母非母也而母錢唐王氏生而數月而盧母遣之去盧母非母也斗龍大驚哭即日與妻訣不見母不還至錢唐無知者有老嫗曰而母嫁江東去矣即渡江踰淮走徽饒及廣德寧國凡六年於永豐禮賢鎮得焉爲施氏婦老矣施憐而遣之至家徽寇犯邑斗龍負母入百丈山令妻俾其後未及山遇賊乃置母平處稽首告賊曰幼不知母求六年方得歸又相遺如此吾夫婦死無恨但母

老無養者賊咨嗟捨去且戒其徒勿更至山以驚其母人亦賴以免逮會花赤阿思蘭也奴鋭請旌表斗龍固止之胡長孺爲之傳

張子用觀僧（姪懐邦附）

張觀僧字子用新昌人幼頴悟讀書知大義父患瞽不能行觀僧躬自扶持寢處必視寒煥飲食必極甘旨至正中寇亂居人皆驚走骨肉不相顧觀僧謂其姪懐邦曰吾父失明若父病吾與汝家貴不暇顧救父爲急脱有不幸當以身代懐邦曰諾乃相與各負其父逃避鵰

鵰山中俟而賊至揮白刃索金帛無所有將殺之二人叩頭流血請以身代父賊感而釋之父子遂得俱全父歿廬墓三年人皆稱張孝子云

周仲良驥

周驥字仲良新城人性至孝父早世事母備至飲食起居唯母意是適絲毫無敢忤依戀若嬰兒然俟母所常止輒手一卷徙倚伊吾或少出而返母離常所止處則蹙額不安必見母乃喜家貧試吏他郡資其祿以供肥甘時方尚吏吏樣伴於上官以他郡遠母竟謝去隱桐廬山力耕以養母晨且夕號哭過聞者不忍聞有兄臝疾不能行嫂袁明無子驥事之如父母元季兵亂携兄嫂避難既歿卜地以葬鄉人稱孝友焉

蔣伯玉珏

蔣珏字伯玉歸化人事父芹澗先生篤盡孝愛芹澗歿嘗詣墓念親嗜魚務傍河側忽雙鯉躍出因取以祭當道異之薦舉不受

王君傅貴翁

王貴翁字君傅瑞安人家貧授徒養母至正丙申山寇

至貴翁不顧妻子負母避北湖山爲賊所執裸而捶之求貨弗獲褫其母衣貴翁哀懇弗聽遂抱母而泣賊怒殺之越三日母亦卒

潘應定

潘應定嘉興人事母至孝母喪廬墓有白雀翔集黄桂素花之異周伯琦牓其墓所曰雙禎

黄孟廉義貞（六世孫濟之附）

黄義貞字孟廉餘姚人篤學好修事親以孝聞大德間徵拜博士辭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五歲其六世孫濟

之能修義貞之孝失慈於繼母見構於父而出之盜承慶養件及父母殁後廬於墓鄉人稱其世孝云

胡野廬

胡野廬永嘉人父義爲縣胥事添設縣令劉公源至正戊戌公源弟公寬以兵襲方氏弗克越三日方氏盡捕劉氏黨於是義被執野廬時年二十一日事劉尹者我也執父奚爲遂釋其父斬野廬於市聞者爲之隕涕

過宗一

過宗一海塩人蚤喪父獨與母居至正間張士誠陷姑

孝友　卷之五　卅二　光碧堂

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與寇遇欲殺之以身蔽母中數創賊舍而去既返盜田儲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饘苦服衰不變與人語輒泣下白燕巢其室東西楹間及葬燕不復來

周士威（兄士行附）

周士威永嘉人與兄士行俱幼喪父母鞠外祖母夏氏撫育以至成人士行業針工以爲養至正戊戌方明善據郡若干佛寺置柵自衛俾市民守之九月十日夜劉公寬率義兵斫柵入寺明善遂逃三日方明善復入郡守柵者四家而士行與焉遂囚於獄時士威年十九詣獄吏請曰吾兄弟皆孤鞠外祖母以存今外祖母年八十六矣幸兄以求食養之吾無能爲若兄死則皆無託矣願以身代兄死因悲咽不自勝獄吏憐而易之士威遂遇害

文學褚咸秉肅敬

咸敬字秉肅嘉興人母病醫藥弗效刲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既葬廬墓產白芝五本又欲傚母事之工弗能也敬伏墓號哭三晝夜不輟聲母忽見

孝友　卷之五　卅三　光碧堂

夢於工明日工肖而像爲敬奉之如事生張士誠陷吳郡邏騎旦人皆遁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詣其孝行曰敬爲墳墓計敢希賞乎後自使者薦爲文學掾十年不調

魏保

魏保永嘉人劉公寬之變保父忠亦以守門故爲方明善所執將斬之保時年二十至行刑所以身蔽父曰是夕守門者保也請自當罪伸頸死於刃下父遂得釋

林甲乙

林甲乙樂清人養伯父嘗傭作養母母亡家貧不能塟親以壽材斂之越數日屍腐流液淋漓弗能止藏歸於外居隣皆惡之甲乙因以器承其液舂之仰天痛哭自咎曰此吾親之遺也何敢棄若是哉遂盡飲之流液遂止臭氣亦息鄉人異之以爲孝感所致

陳孔英杲（弟多遜附）

陳杲字孔英台州人兩舉先生叔夏之子也至正壬辰夏四月方谷珍寇亂郡州龍豈浩率民兵禦之敗賊遂奔潰四出叔夏被執擒刃將殺之杲伏父身上願代死賊砟殺之弟多遜肉袒跪至請代兄死身被數創死而復蘇後爲山東運使

王泰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也幼失怙恃鞠於伯父丁未冬兵大至伯父爲兵所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刀方加頸泰時年十五匿蘼蒲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道兵監掘數穴皆無所有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瘞處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捧其首合於頸適人家有修船油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口中稍稍能嚥至暮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氷雪痛遂止凡八易月其瘡始合而首竟偏

兩浙名賢録卷之五終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

孝友

明

胡惟輔剛　國子博士王仲縉紳
姚封公伯華　劉謙
丁文彥美（黃彥甫附）　王公亮晃
謝原規矩　祝潛山崑（父大昌附）
李景恭恭　盛本源
樂析（弟悅附）　葉琮

沈原懋壽康　夏道昌
秦汝清涇　貞孝處士鄭仲涵洞（從弟濂及菴附）
姚文　顧孝子徽
青樾居士鄭子敬欽　高珣
馬叔良純　光化知縣張伯樗壽祖
朱士貞助　吳克素希汴
彭水知縣盧祥卿（子顯敬附）　鄭伯規璧
陳敬　朱煦
陳錫玄圭　江浦教諭祝廷心金

李任開（三子孝德悌德忠德附）　危文學貞昉
趙以行紳　葉文榮
繆熹　喻祿孫
許廷璧瓏（子元祥附）　徐恩
馬孝子翩　蔣孔志倫
鮑孟彝倫　檀孝子郁
黃仲信鐸（祖原照附）　崔彥齡永
何永年良　鄒昊
丁允中徵　趙文學初（吳伯昭牛通附）

夏正賓賓（二子煥灼附）　張處重（妻周氏附）
楊上舍鐸（孫渠附）　廣州守沈公禮琮（弟璋附）
桂恭　周應麟廷瑞
馬琭　季彥良養
杜孝子濟　孫經（弟繹附）
朱仲穆子堯（弟子理附）　孫仲文宗敵
章希盛蒡　潘沆（子渠附）
方貫　趙司訓夔
王士忠莢　瀘州知州宗濟才祉

俞世宏浩　馮文學圻
虞靜之濬　虞仲賢紳
王珥　魏尚敬忠
陳德茂溢　李邦貢僶
何養仁訥　梁祚
孫都目文原　孟春
何邦直兢　陳廷章璋（妻錢氏附）
樊迪　樂子仁惠
何宗道倫　喩文學孜

太常寺少卿潘府　臧恩知縣董道卿遵（從子登附）
董宗顯淑　周彖
唐布衣熊　朱文學泰（妻吳氏附）
劉晢　凌太守立
沈良十　陳受益謙（弟讓附）
王叔投錦　向文學敘
董景文卿　馮文學履祥
陳禹（子九德一德孫懋貞附）　贈侍郎張汝誠惟（四子二孫附）
陸尚質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吳叔良人驥（妻談氏附）　何士明倫
顧目令孫天會朝宗　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王孝子伯化　廼川先生朱寅取陳範
向實司卿孫墀　龔汝霖晏
潘時循琇　何兆三
虞國賓舜卿　戴孝子華

兩浙名賢録卷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錫命仲敬氏閱

孝友

明　共一百四十人

胡惟輔剛

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附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跳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云

國子博士王仲縉紳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也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府紳痛父遺骼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莫死所仰天一號絕而復甦滇人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儒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欲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　林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禕始也時寒義被拔擢而紳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繫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

貴極感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豊少有志行壯力學問性至孝紳痛念父殁食不兼味稌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餘在獨行錄中

姚封公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年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寄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各逃匿山原不相顧伯華父母時年俱六十餘家頗温厚度不能存

奉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貲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挈眷眷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羈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嶮夫婦老不能步哀號乞免盜怒並推之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細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忽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銅一隻付之載以度南岸復肩擔二骸至葬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椎窆土飢寒無力又虞爲盜之窺覘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唐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痛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敢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劉謙

劉謙山陰人洪武中父讁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謙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illegible][illegible]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荊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痛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謙力供薪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偉爲傳其事

丁文彥美（黃彥輔附）

丁美、字文彥、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遘誣被逮、美度兄懦、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追逮、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而於美之死、尤加悼惜焉、

王公亮晁

王晁、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曲盡誠愛、母卒、廬墓三年、邑令張立、嘗雪夜往察之、藉苫單薄、晁偃臥其上、齒相擊有聲、而嗚咽號哭不自禁、立大加歎賞、割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瓶大書孝行之門旌之、仍復其家

謝原規矩

謝矩、字原規、鄞人、父恩恭、生員與矩、矩以父命為人後、員以儒士弟子員辟郡從事、轉臬掾、裁革、起赴京師、改四川、從臨洮、坐事謫戍留守、復謫京州、播遷有年、而道途梗遠、非計月日可至、矩常裹糧走萬里、資送終其身、不衰、後以例籍父及妻子、俱赴戍所、獨矩以別籍免、矩曰、奈何使父與嫂姪獨困苦耶、力請與偕、抵吳門、父以憂憤卒、矩哀毀幾絕、或勸火之、輒號泣曰、此末俗偷風、葬倉卒、吾何忍乎、乃以父柩、權厝旅舍、相嫂姪抵京師、適遇例、以家屬放還、遂復至吳門、迎櫬歸葬、明年、兄殁戍所、訃聞、矩又間關數千里、函骨歸祔先隴、撫其遺孤益至、先人田廬悉以畀之、薦紳大夫高其行、謂孝友篤至君子也、因扁其堂曰孝友

祝潜山崑（父大昌附）

祝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孫嚴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救、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後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呼、挺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脫、母困絕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說者謂崑之震雷、與大昌之滅火、同一冥感、父子之至行、上通于天矣、洪武七年、縣孝薦擢潛山縣知縣、未幾、即陳情養母、該部移文翰林院、修錄入史

李景泰恭

季泰字景泰、括之麗水人也、博覽羣書、以能詩名、弱冠詣京師、應制賦鍾山曉霽詩、稱旨、賜宴光祿寺、命需次錄用、而泰意殊不屑屑也、乃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願以老母易升斗乎、遂以母老丐歸、日修政於家、事母如事嚴君、昇著之間、肅如也、子弟化之、三世無異爨云、

盛本源

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詿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身

代兄、在我猶不死也、如兄死而無後、則我遂無兄矣、竟毅然就吏代其死、聞者莫不歎異以爲難

樂枅（弟梲附）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弟梲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簿自編追、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　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者枅也、梲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里許、梲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埏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痛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說者曰、枅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聞其風、當何如、

葉琮

葉琮、麗水人也、幼失怙恃、事叔嬸如事父母、叔亡、嬸陳氏性偏常、佯狂逐之、琮盡讓田宅、自居外舍、每旦暮必歸定省、如此者十餘年、陳歿、其子珣以前田宅讓還於兄、自葬其母而和睦之風藹然

沈原懋壽康

沈壽康、字原懋、海鹽人、早歲爲州吏、事親至孝、親歿葬祭如禮、廬於墓側、蔬食布衣、終其身、晚習經學、有解悟、信道甚篤、識度絕人、南臺論薦、官之不就、洪武初知縣

王文表其廬曰孝隱

夏道昌

夏道昌世居鄞之月湖以漁爲業道昌幼孤聽母教唯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擇巨者以奉母餘以供薪米之費所寒暑雨未嘗廢業母得痒疾日在申而大作非沸湯浴之弗止道昌出必申歸以供湯沐無後時者鄞俗上元則燒燈以祈歲季秋則賽神以報成道昌至時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襁負而進母或不懌意嚕其背出直郎長覽新請得怒解後負之行一月道昌漁于新庄寺丈

之河得巨鱗里人厚與之直堅弗與里人怒遂毆之老人惟面問故曰歸以奉母老人禮而遺之由是名益著尚寶袁珙異爲歲時伏臘必爲酒餚以燕勞躬爲執爵奉案及母卒道昌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弟力田者采帛有差道昌力辭弗受

秦汝清涇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服除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母心父卧病隣火及卧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

大誠父歿廬墓終喪知府鄧登高覈實上聞未報而卒

貞孝處士鄭仲涵淵（從弟濂湜涌附）

鄭淵字仲涵德璋之曾孫也天性至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弟肄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得聵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痛遇忌日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從學宋太史濂以古文知名於時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從弟濂字仲德性寬默喜怒不形人稱長者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諸婦寡必守節一家同居歷宋元至洪孝友

武十四年有以奇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諸吏濂謂曰我家長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同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　上嘉賜酒餚遣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後復有以盗粮誣其家者　太祖曰鄭氏義門焉作此事宥之後濂以事坐死弟涌代就吏死於京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

姚文

姚文杭之前衛左所軍也早喪父事母盡孝身隸戎伍每晨出趨役必拜母而往暮還亦如之母卒擇葬地玉

泉山下詰旦、有數虎聚其地相跑成穴、遂舉棺葬爲、其孝感如此、

顧孝子徽

顧徽、海鹽人、性至孝、童時父母有小疾、即憂形於色、湯藥必嘗、年十八母李死、哀慟頓絕、良久乃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號呼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大驚、比鄰失火將延及、伏棺痛哭、火回、棺卒無恙、又繼母盛不善視徽、徽事之如李不少違、母卒化爲慈、人稱爲顧

孝子、

青棲居士鄭子敬欽

鄭欽、字子敬、太和弟文厚子也、太和無子、立爲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以和藥、既沒、痛悼終身、母病、凡三爇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極盡恩義、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嘉禮庄、選睦族有積食聚槊寒衾位異然居齋匱嘗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曰、青棲居士

高珣

高珣、山陰人農家子也、性朴魯、蚤孤而貧、行傭以供母、母卒、葬刑塘下、以母生時畏靜、每夕往墓所措苫薄以臥、四無墻壁、地沮洳、多虺蛇、珣不以爲患、歷三載不輟、當沍寒時、有物夜來煖珣足、以爲常、珣初意其猫也、或以告人、人窺之、始知其爲狐、郡邑上其事於朝、學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傳之、

馬叔良純

馬純、字叔良、其先西域人也、元末、父景華避亂、居於錢唐、叔良弱冠、景華沒、每一號慟、輒頓絕、景華臨終時、屬叔良曰、我葬後、當十日一墓省、叔良如期必往哭、哀會

稽張天民狷介少許可、特爲賦馬孝子夢椿詩、一時士大夫多著述以彰其事、奉母俊備至、飲食必躬調以進、得一美物、或出外見一新果、必歸奉母、承顏順色、未嘗輕去左右、或勸之仕、曰、吾忍一日離吾母乎、母疾、傍徨嘗藥、形爲枯瘁、母沒、號泣、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廬墓三年、作哭母詩懷母賦以寫其哀、鄉人誦之、咸稱爲馬孝子、與人交尚風義、其師沒無子、爲營塚奉神主於家塾、朔望必束帶拜謁、春秋祭奠必以時致恪焉

光化知縣張伯穆壽祖

張壽祖字伯穆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臥牀二十年咸疾勿潰壽祖親吮之而愈祖母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無倦色母後亡毀瘠如不勝喪不外寢授徒爲業洪武廿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以壽終

朱士貞助

朱助字士貞婺之湯溪人也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毀於火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盆柏蒼枝致實烏卵育雛而不驚家有母犬老瘠病瘡其兒嚙食食之聞者歎未曾有其兄士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走戍所資給之每歲飢輒出粟貸貧而不收其息里中有貧乏當人錢而力不能償者輒代償之其他善行多類此

吳克素希汴

吳希汴字克素新昌人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懽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疾失將指之半里正將捕之希汴憂形於色會有善接指者人弗之信希汴衙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彼此血出淋漓月餘希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汴籲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鄉里驚異以爲孝感所致

彭水知縣盧祥卿（子顯敬附）

盧祥卿名景德以字行鄞人也嘗隸金陵尺籍洪武初以勝國世職漕運命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其二子顯敬匍匐詣闕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臣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　上矜之慮得其冤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於朝授四川彭水縣知縣九載考績坐詿誤謫戍雲南左衛顯復哀訴乞代　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既歸與伯兄雲卿相友愛有古棠棣風

鄭伯規璧

鄭璧字伯規仁和人讀書好古天性至孝父没方斂隣不戒火相劉於廬璧披髮稽首籲天號泣以身捍棺欲與俱焚天爲反風息火居喪三年不內不葷母崔没亦如之父友姑蘇陸務元進士也家貧無子父嘗許以葬

地父没後㺯亦亡壁購地以葬曰無使先人食言地下鄭太史益爲作鄭孝子傳壁所著有完軒集藏於家

陳敬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卽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以杖擊爲虎怒舍其父嚙敬噉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士哀而作詠者數十人

朱煦

朱煦者僊居人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肅事諸子稍不如指笞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畫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但取吾骨歸葬爾煦悼懼不敢離左右季用不得死時在役告枉令嚴訐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爾有一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而煦以憂勞過當死十四人者哭臨猶己子焉福州痛子之死也疾益甚未幾亦死

陳錫玄圭

陳圭字錫玄黄巖人洪武初父叔弘爲仇家所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父死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謫其父隷兵雲南

江浦教諭祝廷心全

祝全字廷心麗水人資性純厚幼不妄語年十八負笈師事金華宋景濂四年學成始歸洪武甲寅父彥方同知安陸與郡守郡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全卽脫縫掖衣短後衣負貲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郡無他子弟侍側疾革託以身後事旣没全爲經紀歸其喪已而父亦遘厲全日奉湯藥夜則籲天洒泣請以身代父瀕死者數四氣幾屬纊夜半忽大呼曰吾兒孝

在於是絶而復甦已而父遇寛恤恩得復原官遂引年致仕既歸而疾作弗能起奎盡心湯藥衣不解帶者七年未幾父歿擗踊不欲生恐傷母心扶杖啜粥治喪寢苫三年夜伏塊飲泣比曉拭淚以事母備極甘旨時時强笑以求母懽未幾母復歿哀毀如其喪父凡父母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慟哭不食者累日弟仲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無難色郡邑兩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有終焉之志乆之與仲俱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奎以疾固辭已知郡邑屢遣

其門請分教麗水不獲已乃就力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改江浦教諭乞致仕歸奎學問該洽操履端方教學者必以持敬爲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未嘗以老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温純雅正類其爲人

李仕開（三子孝濂悌濂忠濂附）

李仕開鄞人操履方正州曲有爭必往質之三子長孝濂次悌濂次忠濂少孝友根於天性依依親側弗忍斯須去兄弟怡怡有事兄必先弟而弟恒代兄行親癡風顛聚謀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侍床下親食後食親或旬日未食則水飲克殷而已終弗御七箸洪武初郡國例造戰艦官以仕開富室率衆編戶成之既成使者驗艦苦窳坐法送獄秋官時孝濂弱冠請代父囚曰父老我壯宜往悌濂甫十八亦出爲從伯後亦曰兄素多疾弟能任勞願留養親且親所愛也我當往使者恐其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以兄弟終不易辭遂囚其長者孝濂至秋官論輸作都門涉氷雪負土石手足瘦瘃流

血録除備嘗凡一周歲會赦免歸居十年仕開又以富室主料量米耗法當大辟忠濂生十九年即自械詣官曰盗米者囚罪在囚身幸釋老父官鑒其氣貌許之送御史院有旨免死黥而戍竟没遼東父卒二子號哭幾絶者數四永樂中屢舉孝濂明經俱以母老乞終養辭不起比母卒二子哀毀如喪父已亥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illegible]起孝濂總裁郡乘書成而卒後七年悌濂亦卒孝濂性行仁厚遇單窶者必賑給而不使之知鄰有卧疾晨往問之以錢十緡置枕側而去冬雪見寒士衣

不捲訴解衣爲贈歲大侵斛米可易金二十四銖乃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環宅種竹夜遇盜筍者急避之而復採筍置籬外其行事多類此所著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急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雄中林集藏於家悌濂勁峭不阿面折人過人亦服其公

危文學貞昉

危貞昉臨海人以周易占郡庠有聲工詩而性剛直每讀書至古人忠孝事輒欽衽父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此爾洪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州丞坐法謫

役濶江貞昉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難之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即日上道伏闕疏奏　上惻然聽以身代貞昉即日解儒衣欣欣就役無難色然體質尪弱不勝任負之苦越七月竟以役死

趙以行紳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即擲身水中抱持之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爲出其屍肩以手持父衣不解事聞旌其門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也性勇戇而孝友天至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死以奉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由釋弟歸文榮竟坐法臨刑笑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孰多雖飲刃何恨說者曰世之君子兄弟不能容往往以細故相訐如寇讐文榮不學武夫篤於孝義從容就死如此可以激千古之頹風矣

繆鼐

繆鼐定海人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近百口自祖保障父承宗至孫鬬計五世耕讀各職其業歛散需賓事各有條鄉人義之

俞祿孫

俞祿孫嵊人也事嫡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傍晨夕哭奠冬夜虎忽入廬祿孫號泣呼母虎弭耳去若有爲之擊者丙溪張冑爲之傳

許廷璧瓏（子元祥附）

許璽字廷璧、鄞人也、仁孝出於天性、少孤依其母、戀戀無頃刻合、時出外或就塾師、歸必歷舉所見聞告母、母輒喜、有所使、唯唯而趨、長極奉養、問母欲、必極力供具至城市、有時熟鮮好味、必急致之、或向夜、必携一燈、走三十里、抵家、親烹飪以進、因復歷歷舉城市中事、告母伺母安寢、始退、嘗夜歸、燈滅、遇神火於道、璽就扁、俯伏乞罪、已而神火復送之、抵家、平居恒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直易易耳、故其母常言、兒愛我、即就乳時無二態、惟願子孫亦復如是、居恒言動不苟、室中有婢、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中有大姓相構、積不能解、璽一言、即跪謝散去、至今茅山之陽、稱淳孝篤行者、必歸焉、子元祥、成進士、以才俊名、

徐恩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蓁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棓、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擊之、虎乃釋文走、恩度虎必復來、於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與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向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弃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弃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崩、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卻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馬孝子扁

馬扁者、城西外傭也、生而篤孝、日賃傭養母、時時問母所欲、不計有無難易、輒竭力致之、無以供鮮新、常夜漁以餽母、母得危疾、不能具醫藥、則中夜籲天、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愈、人稱爲馬孝子云、

蔣孔志鶴

蔣鶴字孔志、青田人、幼而喪母、哭泣如成人、年十六侍

父官游京師父卒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數有虎咆哮馴遶若為之衛者墓木產白鳩嶲每哭鳩即應聲悲鳴哭止而鳩鳴亦止喪終飛去聞者以為齊著有喪親記菊巷稿若干卷藏於家

鮑孟彝倫

鮑倫字孟彝鄞人甫七歲父鏞游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撫倫稍長服賈養母務盡其懽朔望焚香籲天願父子終相見如是者二十年忽有老人自慈谿來謂倫曰汝父褁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塢授徒贅婦生二女

不幸死矣盍往歸其櫬倫大號急俶裝走漢陽如老人指蹤跡之良是婦家懼有他意訟於縣倫情弗即白繫獄數年縣上府府上之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刺血驗骸事親按墓所發棺令倫咬指滴血直入枯骨其事乃決倫即買棺斂以己附體之衣訴乞歸葬監司許之表其空穴曰孝子塚倫歸家人或陰陽家言弗聽扶柩入堂倫不為尼卒停棺正寢苫塊哀毀朝夕臨哭如初喪不踰旬妻妾子女死者七人無有孑遺倫心靡悔卜兆葬焉越數年復生子女各一人倫性慈好施歲飢里嫗

市布為偽銀所紿號泣求死倫憫之易其銀投江中倆獲有弗給者反助之俟明秋來償不取其息甬東路衝濘甚即大旱斥鹵亦污人衣屨倫捐金伐石甃成坦途已而所甃之石隱隱有巒障松竹若圖畫然觀者如市咸謂倫仁孝所徵云

檀孝子郁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孀不二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悅容言動兢兢恒以辱親為懼母疾郁晝夜扶持湯藥不解帶者數月母竟不起哀毀踰禮卜

葬某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彷徨悲泣焚香叩天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惟天憫之越四夕忽夢一衣冠偉人語之曰穴在湧泉可丈餘耳毋苦也驚覺編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一醫士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既葬廬於墓側晝夜哀哭如初喪初山無泉每食必汲於山下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以炊免下汲喪終而泉隨竭人始奇歎曰天定其穴地錫以泉此孝之為天經為地義也

人不求名俱稱之爲禮孝子孝子嘗作家訓七十篇其論子戒者二十有五其餘皆修身正家事也若孝子者可謂以身教幷徒以言者矣身教者從故傳之至今

黄仲信鐸（祖原照附）

黄鐸字仲信遂昌人曾祖道俊丞襄陽以詿誤下大理獄祖原照擊登聞鼓槌死鼓下鐸痛祖之以孝死也乃建望雲菴肖像於中終身哭泣不輟嘗自題像贊有學聖賢學學不能成道聖賢道道不能行儒衣儒冠容負虛名惟孝惟友無辱無榮之語故以孝友名其堂至今

人稱孝友黄家

崔彦齡永

崔永字彦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氏更事里人桑愼愼仕于朝爲翰林編修遷御史洪武間以事謫戍海南韓氏與偕往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愼没永求歸母所司以配屬不許永哀請於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而永竟以寒疾死江西布政使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何永年良

何良字永年富陽人年十四母疾刲股以進父病露禱於天乞以身代父嗜鱸魚臨終思之歿後每祭必市鱸魚居後水中忽有鱸生取之供祭以爲常又夢母思鹿肉號哭入山覓之忽有一鹿馴伏就縛載歸以祭人皆歎其孝感

鄒昊

鄒昊嘉善人母年七十因夫喪故哀慟喪明昊延醫治之不愈昊朝夕泣禱於天嗽水舐之餓而母兩目中各

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丁允中徵

丁徵字允中新昌人天性篤實少習舉子業稍長弃去力行孝弟衣冠言動必以禮諸大家爭聘爲弟子師辟凡親在不敢遠離乃就近舍授學每旦必具衣冠揖父母而後去得一珍味必携歸奉親晨昏定省夜必兩起至寢室外潛候動靜雖甚寒不廢途遇諸族父負擔必拱而立恂恂應對惟謹壹歲妻亡不再娶見内人必擁面避之宗戚憐其貧或賙給之謝不受邑令欲賓致之

營葬不可復乃徒步走百里至城老幼聚觀若神物然所著有四書講義詩易註解從吾心說

趙文學初（吳伯昭牛通附）

趙初栝之麗水人也少游邑庠家貧力學事父母以孝聞宣德間父以疾卒初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苦無葬地友人吳伯昭割地與之躬負土成穴遂成疾日長號大呼曰天乎使吾親入土雖死無憾奈何未襄事而遘疾耶雖病猶匍匐畚鍤間無何竟不起其友牛通憐初之死於孝也并其親葬焉

夏正寅寅（二子煥灼附）

夏寅字正寅山陰人性至孝父歿而葬恨家貧不能置馬鬣言輒淚下一夕洪水湧土積塚上高七尺窿然若堂寅學無所不窺雅好吟詠咸許其詩云淡如陶令霜中菊清似王維雪後蕉一時名士皆宗之二子煥灼煥字充章灼字孔章並以孝友能詩世其家人以擬元方季方云

張庭重（妻周氏附）

張庭重景寧人也天性篤孝父伯澄以詿誤被逮檄至庭不能免欲自經四子皆徬徨無措庭重時年甫二十獨毅然曰事雖難脫寧可坐視父刑獨其妻周氏曰我往必死汝當善事吾親撫幼子也言訖就逮竟死於獄周氏刻苦自樹終全晚節人稱其夫婦孝節兩全

楊上舍錞（孫梁附）

西安楊錞添之曾孫也兒戲即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胄監時忽心悸遄歸而父果疾越十日死後以母老不赴選侍病三年非延醫未嘗頃刻去左右及卒以哀毀不勝喪而沒孫梁登進士以政事稱

廣州守沈公禮琮（弟瑮附）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與弟瑮同舉進士琮少穎悟兄弟齊名而瑮稱奇童舉鄉試第一琮家居奉先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儀範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茹葷有騶虞瑞草之異事聞有司瑮既卒例不得旌欲旌琮門琮表願以旌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官終廣州守瑮終監察御史以風力稱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桂恭

桂泰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蕃臥疾泰甫八歲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洎長有室孝事益恭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輒具饌延欵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操急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泰夫婦跪床下候怒解得意方敢起溷廁溫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東隣火迫宗蕃疾劇不能起泰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父獲以安成化己丑泰得疾頗其父忽有老人欵門授以丸藥遂辭去酧以金卻之出門不知所往已而服所授藥病遂起人以爲純孝之報

周應麟廷瑞

周廷瑞字應麟山陰人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亟歸而父疾正劇廷瑞侍湯藥晝夜不就寢正統間流賊鄧茂七亂於閩朝廷發兵討之其父隸尺籍當往廷瑞悲號請代有司憐而更之欣然荷戈無懈色已而力學領鄉薦聞父訃哀慟幾絕喪終以母老不忍離遂絕意仕進母歿廬於墓有白兔之祥年七十一卒

馮璪

馮璪慈谿人父景祚年老失明病臥床蓐者十五年璪事之始終惟謹家雖素貧每食必備甘旨惟所欲進之里人王公子鐸輕財好義素重璪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璪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餉其父然後饌璪璪始食父有老婢臥病爲奉湯藥如事父或訝之曰是嘗視吾父病如身病竭力扶持不憚艱苦吾安得不視彼病如父病哉忘之是忘吾父矣聞者嗟歎當路者重其行欲疏以聞璪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之

季彥良養

季養字彥良瑞安人性篤孝親歿結廬墓側手植松栢終身不飲酒每忌日輒不食以先世月泉遺文散逸購得之奔走燕冀閩洛間求以表章與人言輒流涕人哀其志

杜孝子湮

杜湮上虞人也始生而父即遠遊久不歸湮年七歲即知痛父旦夕念之不去口及總角受室纔一月即涕泣告母曰父久不歸兒何以爲子誓將尋之雖千萬里必得父而後返第兒以幼不識父計今父亦老矣又將以

續修四庫全書

尩不識見縱使交臂或恐失之計必如何而後可母乃書父形貌模爲圖以授澐澐遂負圖於背單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見一人貿貿然而來聞其聲似鄉語也澐心動披圖援之良肖急前持父臂一一詢其鄉里妻子又良是於是父子相抱大哭已而大喜未幾父死復大慟扶櫬以歸依新昌梁州同渡鄱陽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澐長號籲天曰澐萬里尋親僅以櫬歸願忍葬之魚腹乎天何不念澐至此風浪應聲而息乃克歸葬人稱之曰真孝子

孫經（弟緯附）

孫經海昌農家子也父早歿與其弟緯奉母以孝聞於鄉里其母忽得一疾醫莫能療常時忽思食一物即得無恙稍後則疾作矣由是二人竭力營辦諸品咸備俟其需而即納焉嘗思大蝦作羹值二子農事方亟即輟工週行河港凡數里并諸坊市俱無所覔二子憂之驚惶無措方少浿於門見水際忽動就解衣入水求之郅得數尾既巨且鮮喜不自勝急調羹進母而病已頼二子之孝存活數年

朱仲穆子堯（弟子理附）

朱子堯字仲穆世居遂昌之獨山讀書好古以義槩自持鄉人有鬩者就子堯質其是非一言而解其弟子理少有孝行長敦詩書事子堯如事父正統間宜平寇入境慕其德義以劍書其門曰積善之家相戒不得犯一鄉賴以獲全

孫仲文宗敏

孫宗敏字仲文錢唐人幼有至性六歲喪父即知哀慕母楊鞠之宗敏瞻依寡母相倚爲命寒暑朝夕未嘗暫離及長益竭誠奉母每旦必具衣冠問起居及請所欲食既得請即治具以進雖資給不克而甘脆必致豈母或不應則皇皇如有所失長跪請故深自引慝必得命而後起時物未經供親不以入口母或感微疾衣不解帶以侍湯藥奔走禱祠無所不至及母以大耋終哀毀晝夜不輟居喪三年廬於墓側既免喪猶日操一畚捄一鍬一蔂至墓所展哭屬墓之左右有以墓地來售者宗敏慨然曰吾欲廣吾親墓地而使若親無葬地寧乎厚加稱貸而謝之地得不售人謂孫孝子於是乎能

錫類矣及年逾八十病旣革猶扶掖至母旌節坊下稽首謝國恩寵亦以示終身不敢忘母氏云

章希盛蕣

章蕣字希盛新昌人三歲喪母卽悲啼不食旣長事繼母如事所生父感風疾癱痒異常蕣爬搔撫摩終夜弗寢如是者十數年父將卒謂族人曰蕣眞孝子也願其子孫克似之旣而居父喪哀毁具至督學鄭瓊造廬存問載之學記以勵諸生

潘沆（子琹附）

潘沆景寧人也謙厚業儒凡詩文過目輒成誦事母甚孝冬必以身溫被母卒家寠跣足營葬結巢於傍而守之子琹字舜紘博學能古文辭登天順進士第歷官興化府知府未老引年作招隱詞以寓意卒年九十離莆陽四十年故治民猶時時移書問安否聞其卒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爲哀挽以悼之所著有竹軒集咏史和唐詩行於世

方貫

方貫淳安人也家貧採薪以養父母父歿負土爲墳廬於墓側三年母歿亦然時多虎患虎至貫所每俯與相遇亦不爲暴人皆異焉終喪後繪二親像凡事必告飲食必薦如親在時終身不娶以死時人憐之

趙司訓夔

趙夔字舜臣世家江山之文溪里童孺事親卽知承顏順志凡飲食必後父母父母怒則負罪俯伏必豫親而後已弱冠補邑庠弟子時奉學規終歲必官齋肄業念違定省輒垂涕泣嘗乞假歸侍父母强之就途中道而返者數四比至庠念泣如初當時稱爲趙孝子以歲貢

司訓高郵未幾母死哀毁骨立服除補興化平海衛學德教如高郵致政家居足跡不入城市結詩社課子孫著[illegible]鄉[illegible]遠邇儀刑有不平者咸就質焉嘗咏武夷寧靜致遠之言遂以寧靜名齋弟子稱爲靜遠先生

王士忠葵

王葵字士忠杭州右衛人少業儒不就乃博觀羣籍肄爲古詩歌又能推其大旨以自力於孝弟旦夕羞養必躬行出必告所如歸必詣膝下肅揖親常怡色卽喜否卽懼戒家人無敢出聲伯兄歲行役京師葵請往父母

日吾固適爾當代兄勞孰與遺親安也葬卒留治家事不容一私錢悉擠之與五金營兄女費葬受不辭暨父母亡伯兄求析居業已均產葬額妻取篋中七十五金來仍兩均之兄愕問安所得金曰是某年月日阿母與吾五金爲兒女費者也吾息之幾年得此義當與兄共其出納具有時日不爽云、

瀘州知州宗濟才融

宗融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目雙瞽融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洗滌復含激

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未幾母卒葬日陰雨幾不克襄事融號泣呼天天忽開霽禮成復陰雨如初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國子生授知瀘州、

錢世宏浩

錢浩字世宏錢唐人自弱冠至耄齒未嘗有僞言過行事父母至孝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不以有急廢其禮一日嘗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於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家居感疾而日愈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即見母病狀驚寤復少寐復夢見如初嘗與伯兄從子析產時有故在吳郡是時從子廣平太守相肅十歲還書誠之曰吾誠恥是爾無取均爲廣平奉教祗取一二祖敝衣與宗祠處抵老無纖芥嫌人俱稱其長者、

馮文學圻

馮圻字叔京少爲邑庠生性至孝父病痰痿晝夜扶掖湯藥必親嘗及卒廬墓泣血骨立有芝產於墓側因名其山曰芝山告歸養終母喪如其父所著有芝山稿、

虞靜之灌

虞灌字靜之鄞人稍留時即依依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捨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蓼莪輒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撫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從兄謙之籍官民亡歸有司逮捕甚急父憐其衰且老命灌代之輒承之無難色既就役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既而父遘痢醫禱備至每夜稽顙北辰求代親爲墳赤血纔纔見及卒慟絶復甦三日水漿不入口書念其父好老氏家言日誦道德經一遍畢乃哭淚下浸塼塼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其生及母病逝哭斂

葬其一如其父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閤如此者十五年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昔容因自號曰瘦齋里中人稱曰虞孝子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鴿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哀終而去

虞仲賢紳

虞紳字仲賢義烏人性醇厚好讀書與邑人王汶相友善以古道自持不追時好居父母喪哀毀致疾遇忌辰竟日悲號事伯兄如事父稟命惟謹逾十年兄喪紳效鄭義門家規欽族同居內外無間言居家以正倫理重祭祀訓子孫爲事晚年尤嗜學手不釋卷發爲詩章多有關於世教平生至積梳髮二十餘斤遺命兩葬其教誡類如此

王瑁

王瑁桐廬人幼而失父事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廬土營葬廬墓三年慈鴉數百集於冢木瑁朝夕哭鴉亦哀鳴與相應喪畢瑁歸鴉亦散去木枝遂折人以爲孝感所致

魏尚敬忠

魏忠字尚敬處州衛人也自幼岐嶷豪邁過人十五歲補郡庠苦心竭力研究經史年二十領鄉薦第二事親以孝聞母病衣不解帶湯藥必先嘗以進及終葬祭盡禮發明忠孝二經字說又制喪禮一書爲士林翹楚剛正之節至今猶在人口

陳德茂滋

陳滋字德茂義烏人天資强記言動不妄尤篤於孝友居親之喪執禮過謹幾成毀滅事繼母如事所生由太學久當選人勸之行歎曰吾惟不忍遠親以至今日今吾母老矣復何忍更離哉築小園優游其中享親之歡日以孝弟訓其子孫鄉黨稱之曰古君子

李鼎貢佩

新兵李佩侍郎宗之子也事父母承顏怡志竭盡其誠以父蔭廣西侍母左右頃刻不忍離及應貢母固遣赴部冢宰王翱欲授京職以母老辭曰願歸養不願仕也乃與金華教授又辭翺曰有此父乃有此子既居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履私門叔父原劇病佩就其室飲食之以便省視者三十年繼祖母楊氏久患痰疾每疾作喉中格

格不能通饘常以日親毀之無難色時稱爲孝子順帝云

何養仁訥

何訥字養仁富陽之方郭人也事父母盡孝依依膝下如嬰兒或他出雖雨雪必歸不忍一宿於外父歿負土營葬結廬墓傍以居終制之日羣鴉飛繞墓所徊翔竟日乃去

梁祚

梁祚景寧人世居溪濱母終未葬洪水暴至衆挈貲具

以避祚獨念母櫬未舉號泣徒跣躬往攀而挾之瀰水深足不能跱頗蹈幾沉溺者數四祚乃盡力以必濟爲期既而水勢盤旋若有人推而助之者漸入堂奥得依於楊爲固乃號於人曰吾在此母櫬可以無慮矣既而徐其家具所漂沒視他家獨少潘蕖爲作孝感記

孫都昌文原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修母王氏沒時授經於歸溪不限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嵩病痢文原嘗其糞甜知不可生籲天求代割股肉以進疾遂愈文原孝心純至雖恐人知或見其股痕即掩覆曰嘗病瘡耳領鄉薦官都昌輒號哭曰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清操懿行人多稱之

孟春

孟春錢唐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傭於人得其直以養母母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隣人不戒於火燎迫其居春聞馳歸而母老方酣卧不覺春不顧烟燄入負母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煨燼中春猶抱母不脫也見者無不爲之隕涕

何邦直競

何競字邦直蕭山人父舜賓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戍慶遠後以赦歸會當塗鄒魯亦以御史謫蕭山令性驁悍無所顧忌舜賓嘗有小忤魯啣之詭言舜賓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囑解者屏其食飲侵辱之至餘干夜掩殺於昌國寺又欲捕競競逃匿蘇州父友王荼支肉家竊憤激切終夜不寢嚙臂以誓復仇久之魯遷山西僉事競乃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扼之於途窘辱萬狀抉其雙目夜送憲司累奏於朝兩道官郎訊坐魯死

以兢復讐之孝止擬徒朝議以唐梁悅例編戍爾寧正德改元赦還閩志紀其孝曰復讐編戍云

陳廷章璋（妻錢氏附）

陳璋字廷章仁和人早遊郡庠以貢入太學天性純孝不以貧故偸甘膬之供父文貴年老癱卧便液數下璋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假寐以須父欲興即扶掖頸不授枕者十餘年妻錢氏成夫之孝篤誠事姑姑患疽潞口吮之而愈已復患腸結危在瞬息錢氏親以指導之竟得瘳未幾父母相繼歿夫婦竭力營殯斂衾棺椁哭泣擗踊俱如禮當時稱璋之孝者以爲能刑其妻

樊廸

樊廸緗雲人也性至孝事父母承順温凊悉與禮合滌味必親饌以進母年九十而終苫塊三年柴毀骨立事父益謹同寢處垂三十年父時百有三歲每延賓客親扶杖履皤然侍側怡如也未幾父歿哀毀如喪母天性之孝老而彌篤人以比之老萊

樂子仁惠

樂惠字子仁西安人師事王文成潛心理學事父母曲盡孝道母嘗患瘋疾手足拘攣者十三年惠温衾扇枕飲食撫摩必躬必親始終不怠及父母相繼卒與妻吳氏負土襄事廬墓三載朝夕哭奠衰絰頃刻不去身一夜風雨虎入其廬馴擾若畜犬然服闋南胄移書請爲六堂學長辭不赴時龍游水北梗化郡邑申之監司請惠往布行鄉約梗化者革心自是深居寡出而四方學者雲集無慮數百人以壽卒於家

何宗道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温凊定省舉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如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邑守令重其行咸賻之弗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幼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徒步千里受業其門及有得則徧游江湖求友於四方以證所學抱璞掩瑜日孳於道隨歿

之日、不二不亂、孝子無子、一女婿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謚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猶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徃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毆爲、又一日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

復爲盜、隱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與

徐文學敎

徐敎字景修、山陰人、補邑庠生、嘉靖初、其父華以里役解流徙、徐鐸赴口外、防範過嚴、鐸銜之、投毒於羹、華一夕暴死都下、敎聞訃號慟、徃扶櫬歸、矢誓必報讐、時讐已脫走徙跳、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安城楊參一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者徃來偵伺、迄無所獲、乃卜諸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是夜夢神語之曰、若以渙爲不祥、獨未知一喚、即在目前乎、敎驚寤詰且詣郡乞救、郡守南大吉異之、益以機兵、夜半至安城、縶入楊氏、呼徐鐸、鐸應聲就縶、卒置極典、敎遂不復應舉、養繼母以老、鄉里學校間共稱爲復讐喻孝子

太常寺少卿潘府

潘府、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身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少卿、改太常寺卿、致仕、嘉靖五年、以微疾卒、府性至孝、居喪倚廬、終身孺慕、嘗上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言言誠慨、有致君堯舜之意、務孝作忠、府實有焉、居家有篤行、愛人以德、

鄉里少年有不善、其父兄必提耳誨之曰爾不畏潘太常知邪、其爲鄉評所重又如此、既卒、巡按御史潘倣請乞祭葬、禮部覆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 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營葬、以風縉紳之爲子者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從子肇附）

董遵、字道卿、受學章文懿公、篤志力行、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司訓、正身率物、士多向風、轉溧陽教諭、陞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亂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投檄

歸養家居不蔽風雨擔石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從子鼇篤學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邑令疏其事於朝以貢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思南故夷服地鼇以禮義訓化之氷蘖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稱焉

董宗順淑

董淑字宗順鄞人也父舉人鏜早世淑以遺腹生稍有知見母感泣輒共其泣纍纍繫母膝無須臾離稍長就外傅歸輒復繫母膝作嬰兒戲讀書夜央必入伺母寢撫衾稱安暖始即睡母疾不解衣帶飦粥湯藥不以他爲事兄如父未嘗不敢食勞必先承出納必受命二姊俱有疾視飦粥湯藥一如母長姊卒卹其養子如親甥居恒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爲恨隣有相傷者輒以德報族黨無不傾心及疾候者屨滿其戶皆屏息躡足而入恐驚淑寢也其爲人敬愛如此時年四十二竟先母卒至今人猶能道其事

周豪

周豪縉雲人家貧父久病醫藥勿效豪祝天斷葷飲三年每夕焚香拜斗祈代忽一夜夢中若有告曰後園有肉可療父病起索果得一鳥爲羹而進父疾頓差發而爲痳豪日夜抑搔之不離左右妻屢以治生爲言生怒出之父疾復作斷葷祈禱如初疾又愈後數年父卒無葬具鬻身取直以葬廬於墓側朝夕哭臨如初喪形骸骨立越朞而死鄉人憐而葬之過其墓者無不爲之墮淚

唐布衣熊

唐熊蘭谿布衣士也性澹泊恭修孝友母鄭夫人年老喪明起居必敬扶持之不離左右伯兄漁石公以刑部尚書乞養歸熊恭謹承意代勞母夫人殊安之視祿養之不如色養也家貧幾不自給而處之裕如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守終其身不殖家產蓋無於陵之避而有仲子之風者矣

朱文學泰（妻吳氏附）

朱泰會稽邑庠生也甘貧力學母病瘵不能起泰與妻吳氏日侍左右親扶掖之夫婦日飯粗糲布褐常不完

面母之服餌極餅餤母性頗暴異常跪受箠撻已輒起進飲食婉娩如初秦死無嗣或勸異他適輒號踊欲絶曰我之不遽死以從夫地下者以姑在也設有貳心姑將何依何以見夫於九泉乎卒奉姑至歿辛苦備至不以貧故薄姑之飲絞衾棺椁祭葬無不如禮陶文僖大臨重其孝節爲白於官捐已俸建祠祀之已而　詔旌其門、

劉晋

劉晋昌國人也、嘉靖間、倭寇入城、其祖老疾不能行、家人各挈妻子走、惟晋弃妻子不顧、獨負其祖而逃、賊將及、祖曰我老甘死、汝宜急去、晋抱祖痛哭曰、寧忍捨祖以偷生乎、卒不忍去、遂俱被殺、

凌太守立

凌立錢唐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登嘉靖三十二年、陳瑾榜進士、官比部、明允有聲、遷建武太守、多惠政、爲僚寀所忌罷歸、爲人爽朗明辨、語多幹略、奉節母色養備至、老而彌篤、母歿、一痛骨立、數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立實親云、

沈良十

沈良十、鄞人也、嘉靖乙卯四月、倭賊至鳴鶴鎮、男女避避巷、集留人、良十時年已七十矣、而母年九十餘、足弱不能起、良十急負母、至五里外、力竭不能行、息山舍中、賊追至、乃拜跪請死、願代其母、賊見母子俱皤髮頹老、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之、良十憐母飢渴、方圖食飲、而賊又至、或舉刀欲砍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陳受益謙（弟讓附）

陳謙字受益、海鹽人、天性孝友、父瓚視物沈秋官、疾歿於京邸、謙稱貸重趼、走數千里、扶柩歸葬、哀毀逾制、寡母在堂、遺家旁落、衣食每不繼、謙與弟讓、精毛錐協力以承意志、母欣然忘其貧、讓有心計、善料理、謙委以家事、悉心經紀、不數年而置田及頃、構屋二所、兄弟食則同案、臥則同榻、共爨五十七載、怡怡無間言、謙號雁洲、讓號雁渚、因扁其所居之堂曰雙雁、士大夫咸稱慕而詠歌之、謙無子、初子內甥情、謙曰、昌人滅鄙、春秋所譏、循子子也、盍子吾子、命季子策、與情同嗣、讓仍斥妻奩

置產分給之族黨以爲宜謙少爲諸生薄舉子業弃如事而譏以家貧推擇爲吏性堅正修潔每執法與邑長爭長怒將笞之謙撫而泣曰奈何虧體以辱親止弗屬遂閉門讀書兄弟自相師友與至則塤篪更和以自適海上諸名士詩翁往來無虛日皆稱之曰陳家二難

王教授錦

王錦錢唐人性至孝奉養必竭甘旨二親寢疾湯藥必親嘗及卒哀毀骨立幾不勝嘗習業山寺中一日家僮賜無身石首魚數十枚時翁廣平與共學怪而問之錦

俟大人朝夕之餘耳廣平稱爲純孝以鄉貢仕終廣康教授

向文學叙

向叙字叔禮慈谿人憲令七世孫也幼慧而有高志舉動擬步古人年十六入府庠文藻驟發而操履端謹人皆服之嘉靖丙辰海寇突入縣叔披母而逃遇寇東溪路叔仆地直前砍其母叔急起抱母頸疾呼曰寧殺衆寧殺我賊舍其母殺叔而去

童景文暉

童暉字景文海塩人痛母早歿事父孝養備至爲諸生時往嘉禾赴考途遇鮮鯉買之冒雨跣足走回烹以奉父方赴考父或怒伏地受杖怒解命之起始起年七十猶戀戀如嬰兒然或問曰公純孝天有報乎曰吾自盡心耳何望於天嘗乏炊鋤地得瓦瓶中有錢千餘盡以奉父膳殆天賜也

馮文學履祥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歲即頴悟好讀書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丙辰倭賊卒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

遇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將臨蓐夜夢一赤面神語之曰爾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吾當與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去一方稱寧人謂靈山縣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見妻孫蓋履祥孝感所致云

陳昺（子九德一德孫鋐與附）

陳昺秀水人也事母盡孝母遘危疾晨夕奉藥裹侍牀

嘗聞母忽思食鯉時昏夜入市不可得乃秉炬循溪行俄聞水躍聲解衣没水得巨鯉爲羹奉母疾隨愈迨居喪廬墓三年以誕辰祀母有一雁從天而下舒頸鼓翼馴擾庭中祀畢始去里人繪二異圖詠歌之事具姚公綬傳中後子孫多馴行孝謹九德甲子順天中式令潛江一德生子懿典官翰林院編修一德以子貴稱封公

贈吏部侍郎張汝誠諶（子時敏時孜時政時敬孫邦奇曾孫子昭附）

張諶字汝誠鄞人八歲失父即刻苦於學雖一飲一食且誦且吟終不釋卷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爲文即諸名家莫能相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諶泫然曰吾母煢煢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可拾得忍爲絶裾行邪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堂問所疾苦滌衣裳羞甘旨煦煦如也既而仲氏客死則終日涕泣瞿瞿恤恤不倦謀戶外事行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閒言嘗書其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子四時敏以子貴封吏部侍郎時孜舉進士仕終泮鄉令時政時敬皆隱德弗仕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任終南京兵部尚書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子昭官刑部郎中諶以邦奇貴累贈吏部侍郎

陸尚質

陸尚質世家山陰海濱之丈午村其父一中以庠生教於鄉塾隆慶己巳秋八月七日束書渡海口風濤拍天舟東瀉將入洋質從隄上號慟躍身濤中挽拉其舟時觀者傾落謂父子且並魚矣俄而舟忽逆濤上若有絆者一中遂濟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求其屍不得且謂質死水與曹娥無異而其父得生事尤奇乃名其渡處曰陸郎渡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曉之子也登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廣西提學僉事品鑒精核無不服其公明屬有侵其職守者遂抗疏解官歸蟬蛻軒冕高視一世即當路力挽留之不顧也圻爲人純孝天植父母病憂形色詞嘗糞稔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寢居父之喪泣血三年席苫枕塊食淡茹素不入燕室三年一日也每過其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圻力辭謝曰奈何以父死爲名高哉力行古道至人然之

則恐懼思逃爲議恭篤厚生爲貴家子父祖皆至六卿身又弱冠掄魁京國其所被服僅如寒士遇閭里親故至貧賤者輒卑身敬事之以是賢聲溢於衆閩郡中輿臺里媪亦知其爲君子也方承天無稱之日江子望之居喪有古人所罕聞今人所未見者人以爲信然門人私謚圻爲端孝先生子鏵别有傳

吳叔良人驥（妻談氏附）

吳人驥字叔良歸安人太平廉守一儒之季子弱冠廩於學官稱一時之雋方太平未上時里中有盗魁太平

發其奸於當路置之法及太平卒官歸槖如洗盗魁之子欲得當以報父讐且妄意室中之藏乃聚黨排戶入執母錢恭人而劫之驥聞母被執升屋而號盗懼救至遽發二矢中驥股及顱墜於地驥力嚙矢鏃去匍匐走母所以身捍刃急令家人盡擭槖中裝以啗之得首脩救事而已盗大失望餘登屋去復發一矢中驥脅越三日以創甚死將死呼妻談氏囑之曰善事吾母又指談腹曰是遺者若男也并二孤善教之遂瞑談哭殮驥甫四月而遺孤念祖生念祖稍長索父而啼稍語之故

則大啼談呵曰阿母在奈何傷老者心則母子相向吞聲泣念祖益發憤與伯兄相繼以文學起而念祖尤有聲稱海內方聞之士談壽七十餘去驥死幾五十年冰霜之操老而彌厲三老上其事與旌例合當事者允行之矣忽爲徤者所壓削其牘念祖奔走哀祈之不聽遂哭於庭晝夜不絕聲當事重其孝列上得請旌其門曰孝節論者曰不有叔良之死孰使濵死之母得生不有念祖之生孰使既死之父不死叔良之孝死孝也念祖之孝生孝也一死一生各行其是而念祖之孝至矣君子以爲知言

何士明倫

何倫字士明錢唐豊寧里人天性孝友方四五歲時得所分餅炙不食而藏至夕更薦父母稍長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輒撫几而歎父病不解衣侍湯藥者五閱月及卒哭踊不欲生凡附於棺者必竭盡其力不敢以貧故儉其親及葬負土成墳與傭伍雜作晨夕攀柏而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弗克廬晨往暮歸躄躄道路間嘗衝雪而偃遇所知掖之返又嘗警於虎不爲動歲大侵

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米菽而飯三時上食列簋如故母不知其為侵歲蓋甘倫之養者三十年開八袠乃終而倫亦白首矣猶孺泣如喪父不少衰伯兄死無嗣俾其子兼稱世父事丘嫂如事母買二地而封樹之以歸父母族之貧死者家故有甘井闢汲道以與鄉里共義聲與孝譽人人無閒言倫雖奪於養不獲究經術然往往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為聲詩直寫性靈不顓工藻績嘗懷思其親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隣里為之悽惻邑人有訐其令去官者倫歎曰是不可長

也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為正俗八議上於監司郡邑衆韙其議而莫能行論者惜之倫老而益篤於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并雜詩文若干卷總名之曰何孝子集督學蕭濬序而刻之其略曰蓋不佞覩風吳越之間而得何子倫者越之獨行隱君子也當其埋首蓬蒿之間結茅竈突之側蓼莪悲號皓首孺慕斯已奇矣乃其所條說大旨以孝義煽睦為先期以尺寸其身盤砧欵而諸所裁定又能因時為吐茹高不駭下里通不倍先民殆非詹詹然迂言無當也令得如漢故事以孝弟賢良比於甲乙當無作容而乃黃髮編萌間徒以君陳之攻修之門內不得腧州郡以見所長可勝惜哉然其為布衣高行有聲不忝忝以老且往者至上塵天子之重臣為之別其井里世世稱曰善人斯亦足以風矣

順昌令孫天會朝宗

孫朝宗字天會嘉善人性篤孝事父百歲翁嵐暨母鍾備盡其誠飲食卧起必躬與偕而以其餘傅綜羣籍蔚起為時聞人隆慶丁卯領鄉薦每上公車輒戀戀膝下不能去已而母歿因泣而廢書欲絕意仕進百歲翁强

之曰弃仕無以行德也始謁選得順昌令嚴毅平恕邑有滯獄不白者下車即為平反歲適大侵悉心以賑公廩不足捐俸佐之境內竹忽結實如米取以雜糜飢者更不病而服人以為循吏之感朝宗居恒很祿不逮母為子亟告歸歸而事翁翁歡意承色十八年如一日及百百歲翁將春秋高且去家二千里而進卒有不諱何以見翁謝世朝宗擗踊不欲生三年不內宿不外飲喪葬必如禮言及必嗚咽流涕竟以不勝喪卒朝宗少游甘泉龍溪兩先生門學有源本伯兄以病瘵死哭之慟啓

其衾與同卧曰吾今而後恨不復與兄共此被也其孝友篤摯如此自奉簡素食無兼味衣取澣濯冬日嘗以敗絮自擁性尤不喜干謁然聞人有寃者必侃然白之而後已公府以此嚴重之卒年七十有五

南京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鄭履準字叔平端簡公曉之仲子生而神駿稱汗血駒爲諸生試輒冠軍端簡奇愛之中外敭歷必携之自隨端簡旣以蹇諤忤分宜失　上旨禍且叵測準外虞玉碎而內又不欲死全苦心調劑以承端簡之志荷　上

明聖以執法賜罷歸途舟覆孟河端簡方浮沉洪波中準叩心長號擲身於水泅而出之雖幸無恙而病瘵下脉甚準多方調治衣結者月餘端簡愀然歎曰趙渭死孝吾兒生孝可謂不媿古人未幾疾作竟不起準一痛幾絕含斂如禮已念端簡之功未白乃衝凌冒雪徒步數千里伏闕上書　穆皇帝爲之惻然乃遣官祭葬進階錫諡并錄準後功廕一子入監讀書準性篤孝自端簡沒恐傷母顧宜人心朝夕膝下戀戀如嬰兒顧宜人知其意不忍去母以事君也雪涕勉之曰兒以父廕得官是不死死父也而又可藉手以報生君奈何不務其大者準敬應曰諾遂謁選得都察院照磨未匝月而顧宜人之訃聞矣準皋聲一號嘔血丹地策蹇疾驅望國而哀入門而慟復嘔血數升崩痛慘裂以不得視含斂哭輒血與淚下三年苫塊不內不葷既免喪從政未嘗色喜每逢忌日即不食哭臨擗踊如初喪血輒嘔不可止復聞兄弟之遺孤有相繼死者即移疾歸撫櫬而號輒嘔血殗殜時時神沍不可藥竟死先是端簡公夢於子夢漢壽亭侯携二兒授之曰一爲忠臣一爲孝子未

幾舉光祿卿履淳繼舉準光祿以上書杖闕下有直聲而準卒以孝死殆天之所命也邪準以任子歷官南京比部郎所至多政績卒年僅五十壽不究其才世共惜之

孝子王伯化

王伯化慈谿人少積學工文章稱博士弟子事父母篤孝內外無間言父構病卧晨夕定省行則躡步立則屏氣默伺聲色以進湯藥夜則兀坐床側衣不解帶者數旬父愈而後即安父歿析箸事兄弟有遺言伯化推遜

調和務以天機動之父不聽則長跽終日父悟友愛如初已而父死哀毀如禮事母虞視父在婉順有加丙辰孟夏倭夷突入縣治士民老稚倉皇出走伯化負母出郛外鄉隣有同行者曰賊廹矣曷求活計伯化曰母活我活安用求爲隣人蹊水田亟遁去僕再告曰賊廹甚子母恐不相顧矣僕亦舍去伯化持初心愈堅負母前母曰子母同死無益汝棘去詰朝可收吾骸伯化號泣負之如初望賊而號曰吾饋汝金毋傷吾母賊方揮刃向母伯化以身承之遂遇害賊見伯化死掠其金不兵

其母而去至隆慶壬申母虞以壽終萬曆丙午督學使者李作舟捐俸立坊以旌之而劉尚璽世龍爲之傳論略曰風霜以刑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貞之節伯化爲母捍戈刃赴戕折其心見矣某於嘉靖間以言得罪家居抱疾以老近有　詔賞前罪更進之秩以旌直賞出望外也伯化之事安知後無白於朝者乎書之以附司馬子長不虛美之義

通川先生朱寅叔庾範

朱陳範字寅叔海鹽人裔出紫陽元末有仕爲海鹽倅者因家焉弱冠爲名諸生善臨池工詩文詞壇推爲祭酒性極孝父耄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顏舉於鄉當北上趣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已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策衛衝水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及範歸而即霍然人以爲孝感伯仲兩兄俱無子範子宜嗣乃并祖

業推與二弟曰弟子皆子也何必子吾子且吾子已成名安敢復求多造物使兩弟抱不均之嘆乎於是兩弟遂推高貲稱素封而諸阮輩復時時出錢權子母於鄉之貧乏值歲凶人多不能時償範歎曰兒曹珍視阿堵將無有加於人乎乃出己貲代諸鄉人償收其券沉於河姻黨倚以舉火者數十家貧不能葬者輒削札佐之然未嘗輕以語人曰豈可令受者無色哉邑有寃獄範諸當事者以一言解之受誣者得不死一夜獻五百金爲壽範艴然曰毋汚吾耳父母忌辰輒號泣不食如初

喪葬、營廬於墓傍、或言乾皮氣重者、範潸然曰、生且廬此、死將焉往、泉路無雲、望親何所、後人遵治命、不敢假卜也、範生平無疾言遽色、溽暑未嘗裸袒、易簀之日、早起沐浴、更衣冠、拜家紫陽祠、招親友永訣、一語不及私、惟索筆大書、儉用勿貪、勉學勿競、子孝臣忠、弟恭婦順、題老絕筆、二十字而逝、年八十有二、子二、長郎、學顏、舉進士、官終潛山知縣、季學賦、字幼思、博聞強記、以古文辭雄視一世、晚得蹇疾、匡坐讀書不輟、竟以勤學死、詞林士至今惜之、

尚寶司卿孫墀

孫墀、忠烈公燧之仲子、與伯兄都督堪、季弟少宰陞、海內稱孫氏三賢云、墀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為古文辭、然弗事構思、伸紙走筆、俟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嘆為倚馬才、正德己卯、忠烈公為都御史、巡撫江西、遇賊死、墀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贛、會賊平、扶櫬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白兔馴廬、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又高才能文章、三賢之名、因而益著、既終制、循服墨衰

懇辭、取應嘉靖己丑部下選貢之格、督學使者自以墀應、計偕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遷大理寺正、改尚寶司丞、所居綸綍文翰之司、刻意著作、士林推重、閱三考、晉尚寶司卿、先是墀兄弟奉其母楊太夫人就祿京師、朝夕承懽、靡不得情、墀年已六十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反面、老而彌篤、及是楊太夫人棄養、伯堪以衰年過毀死、而墀與季陞扶二櫬歸、哀慟顙號、屏絕饘醴、及封丘、寢廬枕塊、如喪忠烈公時、甫終制而竟以過毀致疾卒、蓋墀自己卯之變、抱恨終天、客有評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愴不任、曰、吾兄弟戴履天地、所欠一死者、為老母也、故登堂奉母、備極歡娛、退而燕居、哀憤不置、即間發為詞章、意慘語怛、令讀者酸鼻、宜其以身殉母也、孫之先世、自後唐明宗時由睦徙姚、道脈儒風、巍科顯仕、代不乏人、至忠烈身植綱常、儀表百世、而墀兄弟三賢、力敦孝友、文武齊名、益昌大其門閭云、

龔汝霖晏

龔晏、字汝霖、義烏人、幼有至性、年十七、父演病、躬調湯

纍衣不解帶、比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謹、承顏順旨凡四十年、母卒、廬墓、寢苫枕塊、日飲薄糜一小器、莫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潘時循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毀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痺、寢衣不解帶、痒疴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身理之、母久卧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惟母意所適、與之遊衍、如此者七年、母歿、哀

毀幾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之曰、潘家兒克盡子道、古人之所未見也、有司延為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何兆三

何兆三、山陰馬塢里人、弟出採薪、虎突至、啣其首、兆三叫號奔救、以樵擊虎、虎遂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餒、亦無懟云

戴孝子華

戴華字君寔、嘉興人、故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欲娶、曰、吾在民間、即歿、奚可自任、奈何以井臼故、舍二親與兒女子處、居久之、父病、家赤貧、不能辦饘粥藥餌費、乃痛哭、奔走市中、所以拮据者甚力、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櫛沐都廢、父卒不起、華痛哭仆地、垂絶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垂白也、勉自抑戢、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隣父老見者竊傷之、又十餘年、母病、所以拮据藥餌饘粥費、如其父病時、而母亦竟不起、先是母病、華晝夜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闃然無聲、戶竟

日不起、隣父老驚、相與排闥入、覩其母已死、華伏母傍匍匐着床上、候其息甚微、似已絶者、則又大驚、急灌以湯藥、得稍蘇、乃張目謝隣父老曰、母死、華不獨生、何以須公等、復痛哭、聞者皆不能仰視、隣父老既已無可奈何、遂切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徒死無益、若即死、鬼其餒、而於是不得已、勉進米日一匊、柴毀骨立、至無復人色、朝夕設奠、輒痛哭嘔血、三年一日也、既免喪、隣父老共來相慰、且語華曰、前子之不肯娶者、欲一意以養父母耳、今父母既沒、所重在祀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子試思其大者遂相與求里中、得賢女、曰、是可以配吾子華、遂有室、是時華貧甚、炊烟屢斷、啖粗糲不能飽、五歲時伏臘上食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長路人聞之、無不揮涕、皆稱之曰戴孝子、戴孝子孝子有二子、其長字尊亦如華之事父母、云海內諸名家、以詩贈孝子成軼、而長水項貞之烏啼篇最佳、其詞曰、城邊月黑烏啼起、明星高高啼未已、雙翮摧頹尾畢逋、啼聲夜慘行人耳、東家蝴蝶西鴛鴦、汝何單飛不成行、白頭一雙向巢墮、悲啼繞枝心內傷、可憐傷心聲轉迫、啼

傍空林無氣力、眼底雙雛自長成、至今尚想烏頭白、所嗟烏今汝勿啼、汝今生雛還共栖、汝不生雛枉鳴咽、白頭之烏從汝絕、

　虞國賓舜卿

虞舜卿、字國賓、錢塘人、少爲諸生、厭薄舉子業、竟弃去、日以古文詩歌自娛、其於技射方術書畫多通、而尤篤於孝友、養母、及母所愛子代兄瀕死不怨、酬以沃田轉授諸姪、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甫及下山而擡首[illegible]虎[illegible]、母疾[illegible]自移引路人以爲孝感所致、有雜集握奇經註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終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

忠烈

漢

郡簿任景升光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三國吳

偏將軍董元代襲　丞相張巨先悌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偏將軍鍾離徇

晉

侍中嵇延祖紹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子滂肇桓寶附）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弟登妻陸氏附）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宋齊梁陳

冠軍長史孔琇之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征東將軍張四山嵥
東揚州刺史張彪（弟崑崙妻楊附）　廣威將軍卜天與（隊將三子一附）
散騎侍郎沈攸之（子文和附）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子雄附）
沈茂隆昭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章華

隋

折衝郎將沈光

唐

臨海丞駱賓王　太子少師顏魯公眞卿
睢陽太守許遠

五代

睦州刺史薛溫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宋

婺州教授胡埜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工部侍郎滕穎秀茂實　項鷄子德
秉義郎許世英瓌　先鋒董伯強公健
陳德固（子岩肖附）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蔣煜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士曹毛叔縝臬　制置司參謀黃龍友友
太原府判劉士英（石碾王臬附）　安撫使徐徽言（子閎從孫適附）
縉雲尉詹良臣（子大方大猷附）　青溪尉翁開
休寧知縣鞠嗣復　忠翊郎姜綬（子特立附）
開封少尹員元茂承　開封令劉夢澤倚友

潁昌守何彥時志同　進士吳枢
雲和柳味道　太學徐宅卿揆
盖縣簿祝公明（子陶附）　通直郎劉平甫晏
司農少卿史徵（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鄉貢鄭季厚覃（兄章妻董孫曾多附）
統制姚興　錢唐令朱躍（何桌附）
防城保甲於琳　承信郎李彥和靚
右僕射魏南夫杞　衛士唐琦
沈提舉琯　龔生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子綸紘附）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海州通判侯道子畐　陳提刑壽孫
兵部侍郎應純之　蘄州知州李誠之（妻許子士允從子士宏附）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定城尉張欽甫慤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弟方義附）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兄椿附）
通判池州趙卯發（妻雍氏附）　建康統制吳從龍（弟從虎附）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弟時中附）　霍丘尉徐臞叟梅龜（子禹古附）
金部員外吳德洪（弟雄飛附）　樊守張漢英
大理丞馮德父驥（弟驌附）　吏部尚書劉黻（母解氏妻林氏附）
浙西提刑徐道隆（知州趙良淳附）　司農卿杜貴卿滸

權知台州王珏（姪賓附）　承議郎陳雲翁虞之
史館編校葉德平偁祖　太學徐應鑣（子琦崧女元娘劉汝錫附）
王小觀　徐梧叔夢魁（姚亭附）
林提刑融　鄭季華采翁（朱天錫附）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朝請大夫唐元章（從子良嗣附）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進士袁天與鏞
趙孟松　吳叔大觀（陳非熊熊三弟三子二姪附）
朱吉父光（張軫附）　太學林逢龍（弟廷龍友齊應魁附）
張哲齋

兩浙名賢錄卷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忠烈

漢（共二人）

鄮簿任景升光

任光字景升鄮人爲縣主簿時海寇作藄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爲流矢所傷賊突嘉前揮刃斫之光脅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治出俸厚葬之爲之改服

廬江太守陸季寧康

陸康字季寧績少子褒之子也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民繕城又令戶一人具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斂民田畝十錢時水旱荐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諫論免歸役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歎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兵甲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爲郎少子績自有傳

三國吳（共四人）

偏將軍董元代襲

董襲字元代餘姚人身長八尺英烈過人從孫策討平山寇拜別部司馬策薨事權以平彭虎功拜威越校尉

遷偏將軍從討黃祖祖橫兩艨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矴上屯千人强弩交發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各將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艨衝間襲以刀斷兩紲大軍繼之遂斬黃祖功第一曹操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其夜暴風襲所督五樓船皆傾衆驚潰乞襲出襲厲聲曰將軍令備賊可委去耶義有俱死耳敢言者斬於是莫敢言者船敗襲死權哀痛改服臨殯供應甚厚陸機曰吳大帝之能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與天下爭衡者襲有殺身衛主之功云

丞相張巨先悌

張悌字巨先臨海人少爲諸葛恪所賞由是知名歷官軍師拜丞相天紀四年晉師來伐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衆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游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百人退走使人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童兒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連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以見爲晉軍所殺

宜都太守虞世方忠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也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齓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攜貳忠盡心撫輯不至廉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子譚自有傳

偏將軍鍾離徇

鍾離徇山陰人牧之子也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虞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不然敵將先入盛以建平守將施績有智略而不言信陵當城弗從徇計後晉兵果修信陵城建平遂危盛擘腕數日不用徇言致有今日及晉兵入徇率水軍臨陳督戰死

晉共五人

侍中嵇延祖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靜居私

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惠帝復阼遷侍中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若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蒙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弗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贈太尉謚曰忠穆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會稽內史謝瑗度琰（二子峻肇桓寶附）

謝琰字瑗度安之子也弱冠以貞幹稱累官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陳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還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憂及至郡無撫綏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敗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瑄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

勁騎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旁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吳國內史張偉康茂（弟盎妻陸氏附）

張茂字偉康山陰人少有志行爲鄉里所尊初起義兵討陳斌郡賴以全元帝辟爲掾屬太子衛率出爲吳國內史沈充反茂起兵禦之與三子同被害茂弟盎爲太守周札將軍充害札盎亦死之茂妻陸氏討充以謝朝廷贈茂爲太僕

吳興太守謝茂度邈

謝邈字茂度上虞人永嘉太守鍼之子也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毁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驃等所執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遇害

冠軍長史沈世堅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痛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

異之及遷鎮洛陽上疏言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參臣府事義附必衆詔聽之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補勁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祐懼不能保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勁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

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宋齊梁陳（共十九人）

冠軍長史孔琇之

孔琇之山陰人少有吏能歷尚書左丞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嘗獻乾薑二十斤武帝以爲薄後知其清乃深加歎息隆昌元年遷爲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祠部尚書虞景豫悰

虞悰字景豫餘姚人少事父秀以孝聞仕宋爲黃門郎明帝誅山陽王休祐比葬隆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赴葬初齊武帝貧薄悰數相分遺出必呼與同載及即位以爲太子中庶子遷祠部尚書領右軍明帝纂立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使尚書令王晏示以廢立欲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明聖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不可乃止

會稽郡公王子珩琳

王琳字子珩山陰人本兵家子梁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琳輕財愛士得將卒心佐吏數千皆能識其名姓以軍功封建寧縣侯從王僧辯破侯景拜湘州刺史帝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聞帝遇害乃率三軍縞素舉哀傳檄四方爲進取計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擁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赴乃大營樓船將圖義舉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討琳逆戰於沌口敗之擒安都文育遂克江州及敬帝被弒琳乃請於齊迎永嘉王莊於民間方七歲立爲梁王而輔之舉兵東下與陳師遇琳乘風舉火擲敵船風忽逆反燒遂大潰琳乃率莊入齊齊以琳爲會稽郡公陳將吳明徹攻齊琳與將軍破胡禦之破胡不用琳計輒大敗琳單騎走彭城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城陷被執百姓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陳人懸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瘞八公山側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還鄉里

征東將軍張四山嵊

張嵊父稷齊朝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幾

逵家爲嵊雅有志操起秘書郎遷湘東王長史遷爲太府卿吳府太守侯景圍建業率兵赴援授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何情復任榮號或勸迎降嵊叱曰吾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賊劉仁茂下義與遣使說嵊嵊斬其使遣軍破之景助仁茂擊嵊軍敗執送建業景猶欲活其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梁元帝追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

東揚州刺史張彪（弟昆崙妻楊氏附）

張彪居若耶山中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以爲中兵參軍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遷入若耶山義舉自陽侯即位以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擊走之沈泰申進等共叛彪彪敗遂與弟昆崙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陳遣章昭達領兵購之并圖其妻刼來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映火識之曰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謂妻楊曰我不忍汝落他處今當先殺汝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不辭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彪謂楊曰從此而决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刼即殺彪并其弟

首致於昭達進兵迎楊楊便改啼爲笑謂昭達願彪屍畢黃蒼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今辛苦日久請暫過宅妝飾楊入室遂剖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文帝聞之歎息遂許爲尼彪起於若耶與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

廣威將軍卜天與（陳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子伯宗附）

卜天與餘杭縣人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太祖以舊將子使教皇子射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滅賈救隸孤劉與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以功遷輦後第一隊隊主士卒甚得衆心拜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欵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是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

時義侔古烈、與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擊南賊於赭圻、戰沒、蓋世濟忠烈云、

散騎侍郎沈仲達攸之（子文和附）

沈攸之、字仲達、武康人、少孤貧、隨從父慶之平雍州蠻、征廣陵、屢有功、歷官散騎侍郎、大明景和間、與蕭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文和婦、及道成遣楊玉夫等弒蒼梧王、立安成王準爲順帝、道成自爲

司空、錄尚書事、假黃鉞、出頓新亭、謀移宋祚、遣攸之子元琰齎蒼梧王剔斮之具示攸之、攸之奮然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乃遣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豈敢捐包胥之節耶、書至、道成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留襟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又得太后手書、即舉兵、妾氏等諫曰、宜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兩襟角示之曰、吾豈能忘此、遂將兵攻郢州、爲錄事柳世隆所破、謀還江陵、聞城已爲張敬兒所據、攸之於是與子文和俱至華容之櫟林、父子俱自經死

給事中丘道玄冠先（子雄附）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

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百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與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先建元四年、車僧朗齎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沈茂隆昭略

沈昭略字茂隆、昭明弟也、齊主寶卷慓輕忍虐、大行誅戮、中郎將許準勸司空徐孝嗣行廢立、孝嗣遲疑、召百官集議、將軍沈文季自以老疾不預朝權、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齊王知之、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等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孝嗣曰、見卿使人想夏侯太初、昭略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盡、下官見龍逢比干、忻然相對、霍光若問今日之事、何辭答之、臨死、言笑自若

御史中丞沈叔源浚

沈浚字叔源、憲之孫也、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令、並有能名、梁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浚曰、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勅外軍堅壁固守、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為念、當以死雪恥、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賚、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耶、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真司直也、浚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戰敗、嵊與浚俱不屈而死

章華

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與施文慶俱掌機密大事、刻削士庶、毎責關市之估、朝野側目、人心思亂、華發憤上書曰、昔高祖南平百粵、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書奏、即日斬之、士民冤痛、未幾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誅之以謝百姓

隋凡一人

折衝郎將沈光

沈光、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居常掔腕以功

名自矢煬帝時以材武應徵從攻遼東立衝梯擧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刀接殺數十人帝壯異之以爲折衝郎將江都之難勇氣鬱勃挺戈而前以鬪死麾下數百人皆力戰而死無一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唐

共三人

臨海丞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

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不應上疏陳情詞旨哀愴有李令伯之風調長安令擢侍御史以武氏即位數上疏言事因得罪詔獄賦螢火咏蟬諸篇以見志武氏釋其罪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去李敬業起義署爲府屬傳檄天下斥武氏罪狀武氏讀且嬉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左右以賓王對武氏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太子少師顏魯公眞卿

顏眞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孫其先[illegible]人祖[illegible]任鹽官州判卒於治所父必歿遂占籍爲鹽官人眞卿博學工文事親孝開元中擧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大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眞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

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鄴郡景城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恐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用

清河人李萼討與兵六千出程千里之師遂成衆邑之功及賀蘭進明戰敗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即位拜工部尚書賊益發兵乘虛急攻河北復陷真卿單身詣行在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立朝多正議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浙西節度使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

使未行留知省事封魯郡公屬元載建言羣臣白事宜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力詆其壅蔽罔上甚於林甫言甚切至載恨之以他事斥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再擢吏部尚書楊炎當國以抗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當是時李希烈陷汝州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先是盧杞不悅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

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傳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以須後命真卿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君命其可違乎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人環繞嫚罵露刃脅之以死真卿正色抗辭賊黨奪氣希烈乃囚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示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爲遂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號遣使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儀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僞曰有詔賜卿死真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自大梁來真卿大罵曰然則逆賊耳何詔爲遂縊殺之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正色立朝剛而有禮

天下稱之者不以姓名獨曰魯公善草隸筆力遒勁世傳寳之

睢陽太守許遠

許遠鹽官人敬宗之曾孫也遠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粮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率飢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詔贈荊州大都督子玫拜婺州司馬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巡遠爲上貞元中復官遠[illegible]子峴大中時圖像凌烟閣初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入自遠分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至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若死有知當不赦于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衂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已後死者與賊則先巡死者謂巡叛可乎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著辯曰二人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知必死矣遠不畏死明甚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肺臟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自後衆論方定

五代（共二人）

睦州刺史薛溫

薛溫錢唐人有勇力善騎射吳越王弘佐時爲都頭從軍使胡進思侍迎立功于預政事弘倧惡之有廢[illegible]

軍而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倧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乃姑容之而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倧叱之不退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弘俶於是殺昭券而遷弘倧於衣錦軍弘俶遣溫將親兵衛之潛戒[illegible]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爾以死拒之可也進思[illegible]廢王弘倧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令溫害之溫[illegible]僕受命衛王不聞殺王無已必請而殺可進思意溫

乃夜令二人挾刃踰垣而入弘倧闔戶大呼溫聞之急率衆入立斃之庭中人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者汝之力也進思內憂懼疽發背死弘倧由是獲全溫累官睦州刺史卒謚正獻

內都監使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臨安人性沉厚知書能文章事吳越王佐爲內都監使佐欲誅程昭悅令昭券夕率甲士千人圍其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未幾佐卒倧嗣與何承訓謀逐胡進思昭券諫不從謀洩作昭券聞變入衛遂被害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進思後亦懷懼曰我不幸爲害君子

宋　共九十七人

婺州教授胡埜

胡埜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青谿據歙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皆風聞夜去　遍諸生勸埜避難埜曰先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罵

室皆死之事聞贈朝散大夫

戶部尚書梅和聖執禮

梅執禮字和聖浦江人以進士調常山尉遷九域志編脩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士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問親挾弓矢爲諸生倡大司成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識面爲歎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擢軍器監丞改丞鴻臚遷比部員外郎進國子司業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拜禮部尚書素與王黼善黼嘗招執禮

飲夸示闔親女樂之盛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膿流毒呉地瘡痏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闔怒以他事出知滁州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改戶部尚書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皇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遂求金繒以數百千萬計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等四人哀民力以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

軍法結罪倘窒其求盛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覓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擊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

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當刳心上報愼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聖歸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illegible]客謀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范瓊泄其謀故及於難執禮通諸經尤長於易所著有文集五十卷高宗即位詔贈資正殿學士謚曰節愍

工部侍郎滕秀穎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廸出使虜議割三鎮

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酋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自離都舊臣無敢候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乃作自哀辭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裹以奉使黃旛授其友人董詵屬之後事翌日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號哭迎拜酋怒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士民見者皆爲泣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自是拘留以憂憤卒時建炎二年八月也三年董詵自拔歸張浚以爲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其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鈇來獻其詞曰滕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得全臣節

以死幸以所仗節旛褁其尸有冢字九葬於臺寺下不必封植焉一從請知死窮徵則為乞骸骨歸悉如舊請至是浚亦以其事上於朝詔宜付史館特褒錄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忠節官其家三人

項鷄子德

項德武義人充郡禁卒宣和初盜陷婺城縣亦隨沒德率潰亡輩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先入則殿後俘馘莫勝計賊目為項鷄子聞其鋌則遁避王師至謀合而殲之賊聞盡銳邀德於黃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於城隍廟肖其像而祀之

秉義郎許世英瓊

許瓊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微時嘗毀淫祠而病疫息人咸敬之宣和中邑懷德鄉寇起瓊集民壯攻討之鄉賴捍衛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睦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兵食不繼而盜益兵攻城瓊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識所殺為而歸至今廟食於鄉子孫繁衍為邑巨族

先鋒董伯強公健

董公健字伯强新昌人宣和庚子冬方臘起桐廬蔓延新昌官吏奔竄莫敢當公健慨慷率子弟聚里中萬人馭以紀律遂破賊焚其寨斬首千級境內復安王師討剡西賊檄公健為先鋒公健藉累勝之威輕視賊以數百當數千殺獲頗眾已乃王師不進勢孤援絕公健度事不可為呼眾語曰大丈夫寧以義死不可以不義生遂自殺人皆歎息垂涕贈武功大夫汝州團練使官其諸子

陳德固（子岩肖附）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獻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虜力戰而死清良貴哭以詩云黠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蓋記實也子岩肖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

中書侍郎陳賓王過庭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第進士累官吏部右司員外郎

管伴遼使時傳遼主苦風痺又入箭括一月過庭正其妄且勸帝倣遼備邊遷御史中丞兼侍讀時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童貫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忤旨安置黃州及欽宗立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過庭論近日爵命不由黙紀又辨宣仁后謗誣又劾姚古擁兵不救太原之罪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淚歎息因遣南仲行及城陷過庭護帝北遷因被留不還四年六月卒於燕山明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傅煜

傅煜仙居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狎人人亦以是狎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指其膝而罵曰此豈拜賊者邪寇怒抽刃擬之曰吾殺汝矣煜伸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

太常少卿吳鎮卿安國

吳安國字鎮卿麗水人宣和初上舍釋褐欽宗奇其文

擢第二尋召入史館遷考功郎中以太常少卿使金爲賀正旦使至接伴館金人渝盟欲脅服之安國毅然不屈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奪金人不敢犯靖康初遣還後知袁州卒

士曹毛叔顏臬

毛臬字叔顏江山人少有節操晚以特恩爲歙士曹睦寇攻城官吏皆遁臬曰吾職司寇獄有繫囚誼不可去乃攝州事時二子貢辟雍即遣人持獄印縋城以出令上之朝城陷臬衣冠坐堂上賊脅使降不屈罵賊不絕口嬰刃而死妻錢氏弗忍去婦掖其姑又弗忍去卒俱遇害事聞贈朝請郎官其後

制置司參謀黃龍友友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資禀豪邁慷慨不羈十五入太學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明年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幕下又明年西鄙侵軼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實故卹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諡而友亦免省試遂擢第調瑞安簿權

學彭令或有聲宜和間方臘之亂爲宜撫司幕官攝龍游令寇不敢犯以功命攝婺州兵曹往諭浦江群盜皆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器置其前友拒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帖然遷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皆應友獨率數千人與之血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奪路詣京制置使度宰相李綱皆薦召對欽宗問唇齒何以破裂友以實對欽宗稱歎賚予甚渥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二千奪榆次縣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進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長歎曰大事去矣追曉兵果四合敵執友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罵不絕口虜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時年四十七贈七官至中大夫官其子若婿人人御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廬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穿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急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有愚子者是汝其識之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太原府判劉仲發士英（石磵王禀附）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少篤學年三十一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寶起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顏相顧潛具海舶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條畫守城策晝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明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略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朞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之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禀仗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于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禀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時靖康丙午秋九月也年四十五議者以英禀方唐之巡遠云

安撫使徐彥猷徽言　子闕從孫適附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勣之孫也大觀二年詔求材武韓忠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絶倫及第授保德監兵政和六年夏人犯邊與兵殄統兵禦之其前軍先掠保德徽言夜半率精騎據險設伏夏人至徽言揮兵突擊擒其酋以功授閤門祗候尋復由銀州入寇命徽言統河西諸將討之夏師大敗七年權知晉寧軍嵐石路沿邊安撫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卻虜分兵據嵐石及瀕河郡縣以絶餉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節率師渡河數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遷武經大夫陞安撫使提舉嵐石隰麟府豐等州兵馬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檄使鎮守河西欽宗以京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覬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為虜所扨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麟府豐既弃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卒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數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漕臣桑景詢葛縝置司晉寧聽軍二人皆不至原餉絶徽言屯田並塞地大積穀募教士習水戰乘凘脫渉河往來金人遣大首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陷溺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士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為守許以世襲既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不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廼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屈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繇澄城趣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畏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為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陴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以北兵晞宇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聞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尓於國家無情我於尓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衆楯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堇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

爲虜外城東壍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埋綠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芰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待寖盡鍇仗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梃餓傷疲之餘裒折梨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笮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曰守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斬刃徽言獨以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贇受

虜飛箭内書虜從其分地人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麾下戰門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略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譟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劓賊手因拔佩刀自擬衆爭擭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妻宿得其所親使說以其冠綬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汚僞官不卽媿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妻宿

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乃自苦徽言曰吾恨不礫汝歸見天子今以死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盃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詠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尒朗兵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妻宿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旣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粘罕聞其死怒妻宿曰爾麄佷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宣撫張浚與諸使者相繼

以死節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輔曰徐徽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眞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子岡旣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蓋世著忠烈云

縉雲尉詹元公良臣（子大方大猷附）

詹良臣字元公遂安人敦厚有節操宣和初年七十二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

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事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横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臠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絶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子二人後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謚忠節長子大方登進士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封遂安伯食邑八百戶贈太師次子大猷補承事郎官至

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

青溪尉翁開

開壽昌人也登政和五年進士宣和二年攝青溪尉方臘寇起領所部與賊戰不勝被執罵賊而死郡人鄭範爲之傳

休寧知縣麴嗣復

嗣復錢塘人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徇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耶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吏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略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忠翊郎姜綬（子特立附）

綬麗水人也宣和中以平睦寇有功補承節郎靖康初金人犯汴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封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

罵之遂被殺建炎中詔官其子特立補承信郎官終雩遠軍節度使以詩鳴有梅山集

開封少尹夏元茂承

承字元茂鄞人登蔡嶷榜進士第任開封少尹靖康間虜騎入寇京師尹徐秉哲散文榜根括皇族冀倖其全承毅然折以大義令諸廂毀其文榜盡散拘繫之人紹興初臧文墨者疏列其事時國事方殷褒典未遑逮隆興初詔以承爲忠義之士命史館編録姓名特贈左朝議大夫

開封令劉蔓澤倚友

劉倚友字蔓澤青田人登政和進士宰開封有聲靖康、金人犯闕受檄為東壁彈劾官登城按視為金人所獲、脅使降倚友叱罵不絕口死之

潁昌守何彥時志同

何志同字彥時龍泉人元祐進士初校讐麟閣靖康餘虜寇潁昌守臣曾開懼宰相以志同代之至郡厲士死戰虜數衂不得逞於是益以數萬騎圍其城而攻之不敵城陷志同委其子女挺身出招散亡將以復戰聞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濟陽遂率范淯等三十騎赴之高宗見之嘉賞先是志同嘗奮啓以南都祖宗興王地請正位號以令天下及移蹕南都復申前奏從之以志同攝天尹時國多難志同艱關赴急後奉身而退其進退可謂無媿矣

進士吳樞

吳樞慶元人登政和進士慷慨負氣以節槩自許靖康初詔募人使金者樞毅然請行既至唯長揖不拜金人欲烹之鼎油方沸樞攝衣從之顏色無少變金主壯其

節遣還

雲和柳味道

柳味道雲和人好讀書行已正大每以節義自持時有寇柳機察作逆逼味道為主堅誓不從寇怒縊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容口占一詩曰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縊死於松下

太學徐宅卿撰

徐撰字宅卿江山人篤學力行以內舍領開封府首薦待試省闈金人至都城撰與太學生數輩上書虜酋責其敗盟欲迎請二聖不得逞翌日撰文自往虜謂曰子雙親垂白無位於朝欲以殉國特一簣障江河爾撰曰不然昔燕破齊王蠋義不事燕絕脰而死齊士大夫迎襄王於莒齊之殘民亦感激奮發而田單得以成功今國破主辱可無一士死難撰雖不敏竊自比蠋庶幾天下士奮義而起乃毅然竟至戎帳紿以獻金銀數虜酋見之撰袖出書且讀且詬責之酋大怒撰不屈遂遇害紹興初特贈宣教郎官其弟事及二書並載之國史

蓋縣簿祝公明　子陶附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弃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人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死子陶爲唐州司戶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通直郎劉平甫晏

劉晏字平甫建德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中率衆數百來歸受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

出一色晝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顔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於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就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舉寇犯常州晏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禦寇寇再至晏出舟師迎戰降其衆一千五百人賊方圍宜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却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深入重地方合圍數匝飛矢雨集晏獨奮長刀力殺數十人以援兵不繼死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司農少卿史洵美檝（子龜年均年岑年附）

史檝字洵美鹽官人勤苦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出爲京西運判欽宗下詔罪己罷西城所督逋賦檝悉焚其租籍進右司郎中以疾致仕高宗即位復起爲司農少卿建炎三年與黃鍔扈駕至京口俱遇

害後特贈左太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三曰龜年均年岑年龜年岑年皆官至員外郎

鄉貢鄭季厚覃（兄章妻董氏孫會多附）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於鄉建炎四年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與吾金即貰死覃號泣指所瘞黃金釵與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門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後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聲罵不屈躍入

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卒、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卑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統制姚興

姚興舊名叔興、新城人、有勇力、善武藝、爲統制官、隸王權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入寇、兵至和州尉子橋、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羣刀斧自衛、殊不援、興與敵殺虜數百、以援不至而歿、朝廷爲之立祠以表其忠、寧宗朝復加追贈襲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錢塘令朱蹕　何臬附

朱蹕安吉人、登大觀五年何臬榜進士第、任典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皆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將窺臨安、蹕請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弃城遁保赭山、蹕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賊肆焚掠、蹕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被害、

何臬歸安人也、靖康中、從徽宗幸金營、不屈而死、遺詩云、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臨大節而不奪至今猶凜凜有生氣、若臬與蹕、可謂不負科名者矣、

防城保甲於琳

於琳、蕭山人、爲本州防城保甲、建炎初、陳通叛、琳從浙東安撫討賊、戰敗被執、賊欲刺其面、強降之、琳罵不屈、賊衆攢射矢着如蝟毛罵不絕口死之

承信郎李彥和靚

李靚字彥和、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

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甚大慾安能呫嗶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人犯境、靚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其酋、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部曲奔潰、靚大呼曰今日是我報國之日、遂躍馬陷陣、死年三十二、

右僕射魏南夫杞

魏杞字南夫、鄞人、舉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歷縣有能名、

後遷宗正少卿、假禮部尚書、使金國、行次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杞不爲動、卒奉禮幣以往、當是時、與隆議和、改君臣獻納禮、孝宗以緘書授杞、杞行近北界、心動、亟回白上曰、國書封縢、不知何事、儻震怒淩辱、將倉卒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上大悟、始盡言書旨、初上之不言者、懼杞畏愳辭行耳、杞至金、金主果怒、絕飲食以困杞、杞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言和時不同、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

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卒、諡文節、

衛士唐琦

唐琦、臨安衛士也、高宗航海、琦以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琵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琵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琵八曰、使人人如是、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琵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沈提舉琯

沈琯、德清人、仕爲燕山府提舉、金虜犯邊、爲郭藥師所執、以兵臨之、終不屈、虜壯之、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首陳虛實、乞邀擊之、不用、著南歸經世二錄、以攄忠憤

龔生

龔生、上虞人、伉健有智略、建炎中、金兵渡浙江、次上虞、所至焚掠、民皆竄山谷、生獨奮臂諭其里人李氏伍氏

郭氏曰、虜將屠吾邑、吾屬雖力不敵、有死不可去、遂募民之果悍者、得數十人、迎縣令丞、依險自固、分署隊伍、整兵環向以待之、虜至、出其不意、驅衆先登、斷橋投石擊之、且率衆薄虜、虜驚却、斬其將、殺傷甚衆、生亦戰死

戶部侍郎梁貴全總（子綸 紱附）

梁總、字貴全、西安人、丰姿端靖、以明法擢廷評、時有欲入人罪者、總堅執不見聽、乃求去、爲淮西檢法、守由江、以薦召丞大理、稍遷少卿、孝宗稱其忠正廉恪、出爲浙西憲、平丹陽盜、核嚴陵荒、入爲廷尉、晉戶部侍郎、使虜、

出國門、孝宗晏駕、總即衣縗渡淮、虜遇之易服、總毅然不變、虜燕必張樂、至其庭、必簪花講射、總皆移文辭之、持弗從、就館、則扃其戶、絕不通、燕之日、又脅總、總曰、有死耳、國喪不邱、而以非禮相加、豈通好之誼耶、虜奇歎之、悉如所請、既還、上受內禪、真拜刑部侍郎、未幾、奉祠、告老、歸、子綸、自戶部郎爲成都憲、紘守融州、

利東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進士、累官度支郎、兼國史院編修、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犯仁廟嫌諱、甲力請完

顏更名、脩還、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已遣使獻四州於金、金立曦爲蜀王、以重兵壓大散關、曦陰撤驀關卒、甲時在漢嘉、聞變、告急於朝、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遂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使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敗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故事、欲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李壁、告變、曦僭王位、甲即去官、朝廷久乃微聞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命吳總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以帛書賜甲命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所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狀、公論快之、除甲宣撫使、金自鶻嶺關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金知有備、引去、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安丙所增田土茶鹽諸稅、一切報罷、邊民感泣、未幾、卒

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毋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謚清惠、

海州通判庾道子扁

庾扁、字道子、樂清人、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扁率衆鏖戰城下、死之、闔門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疏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節毅、仍立廟其鄉、

居所著有霜崖文集、

陳提刑壽孫

陳壽孫遂安人以進士教授台州會新太守視篆乃丞相丁大全黨也至謁廟日壽孫颺言曰昔冉求爲季氏聚歛聖人尚欲鳴皷而攻之太守乃丁大全聚歛之徒烏可升吾夫子之堂哉守聞之遂觧印去後直龍圖閣歷福建提刑貪吏聞風畏慴引去未幾入覲與賈似道爭鹽法被劾歸元兵至率市人操兵聚遂安白岩橋禦之取民居扉戶牀卓累以爲栅兵至民潰散遂被執

元將欲降之嗔目叱曰我大宋臣乃從尒叛邪因屬聲曰何不速殺我遂囚於獄邑吏戲之曰提刑亦下獄邪壽孫叱之曰吾志尚欲斬賊配吏顧力屈耳元將壯之命縊死獄中、

兵部侍郎應純之

應純之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授業孝亭之門登嘉泰三年進士第歷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收捕李全等所向多捷會李全來歸㴱請於朝謂中原指日可復時相史彌遠鑒開禧事不欲大舉但劾立忠義軍令純之節制既而陞兵部侍郎秋八月金人入寇力戰死之。

蘄州知州李茂欽誠之（妻許氏子士允從子士宏附）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舉鄉薦第一慶元初釋褐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躪蘄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湍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

募死士逆擊十里外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榯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刼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略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尒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帥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劍自剄時年七十妻許氏及子婦若孫

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日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賜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士宏承務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護喪歸葬於縣東七里東山之原、

太府少卿楊叔鎮九鼎

楊九鼎字叔鎮、錢唐人、以父任入官、帥襄漕夔、有善政、後易利漕、帥天漢、虜劫大散關、九鼎先驅、駐河池縣、復大散關、又復皂郊、殺僞帥完顏阿璘、虜大憤、益發兵至九鼎死守清野原、除太府少卿、總領蜀賦、時郡統吳政戰沒、麾下兵潰、虜據漢中、擣大安軍、九鼎檄張威何進、約虜於三泉、匹馬不返、會蜀有新帥、首招潰卒、至雞公嶺、後叛帥聞變即遁、有勸九鼎遁者、答曰、九鼎有職守、不可去、賊至、遂遇害、後宜闢戮叛卒、奏九鼎以死守職、乞厚加卹典、以勸盡忠、詔贈五官、至朝議大夫、官其子三、

定城尉張欽甫愁

張愁、一名景說、字欽甫、嵊人、紹定四年、爲定城縣尉、攝麻城縣事、適虜攻破沙窩關、深入麻城、兵不支、被執、欲脅使降、愁曰、吾氣吞若曹、顧力屈耳、吾從汝爲不義耶、遂遇害、事聞、贈通直郎、

太平倅豐公茂存芳（卒方義附）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也、爲太平縣倅、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存芳諫不聽、詈之、知縉遂引蒙古兵屠其家、同死者十八人、卒方義竊其孤、八歲、鞠長於民間、傳至曾孫淳甫、洪武中、以賢良薦、仕至監察御史、

饒州知州唐景實震（兄椿附）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有權貴者、擬牒薦之、以示震、震納之篋中、既而干震以事、震手還其牒、封題如故、其人大愧、咸淳中、由大理司直、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時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賑力爭之、趙氏

有守吁倆其叛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卒論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略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邪立斬元使堅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且盡都提舉鄧益背遁震盡出官錢募敢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挑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力寡不能盡殺爾賊乃降爾邪遂與其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尸以葬贈華文

閣待制謚忠介　王用易竊責忠官其二子

通判池州趙漢卿卯發（妻雍氏附）

趙卯發字漢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上舍登第歷官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保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保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歸降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耶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散其家貲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

其墓而去

建康統制吳子雲從龍（弟從虎附）

吳從龍字子雲奉化人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絕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諭降終不屈死之後立廟維揚賜額褒忠其弟從虎官至武經大夫淳祐間翰林學士應繇奏言從龍有晉解揚漢路中大夫之節請賜謚咸淳中史館檢閱黃震乞立傳

均州錄事朱不塵光（弟時中附）

朱光字不塵麗水人紹定三年登進士第尉襄陽攝均

州錄事端平丙申均倅北人王用吉以城叛光諭之不從責之又不從遂死於難朝廷旌其忠贈通直郎官一子勅曰往歲北人以均城叛爾光攝郡决曹責以忠孝遂遭執縛斃於刀鋸後三年職兵鈐者始白其事於朝有司考閱銓籍龍飛榜進士也嗚呼尒死得其所若朕之盡傷何贈以京秩錄其遺孤庶使忠魂無復遺恨弟時中端平二年進士

霍丘尉徐臞叟梅龜（子尚古附）

徐梅龜字臞叟壽昌人警敏剛介不事阿徇登進士第授安豐軍霍丘縣尉端平三年蒙古兵犯境梅龜親率土人王鎧等扎寨安陽諸山隣境亦頼以安嘉熙元年蒙古兵又至梅龜身先士卒戰勝俘獲甚衆次年春蒙古大舉入寇梅龜與戰不利顧謂其子尚古曰彼衆我寡我知之矣委質爲臣有死無二汝其行乎尚古曰大人既以死忠尚古豈不能死孝乃轉戰益力至黃家渡皆遇害淮西制置以聞理宗震悼贈宣教郎知霍丘縣事官其一子汲古進武校尉尚古贈承信郎亦官其一子肅進義校尉梅龜夙以文名舉筆立就嘗著春秋指事圖若干卷行於世

金部員外吳長翁德洪（弟雄飛附）

吳德洪字長翁淳安人登淳祐九年進士第歷官金部員外郎遇事慷慨與時多忤元兵入臨安抗節而死弟雄飛字次翁秀整端重與兄齊名亦登景定三年進士累官太常寺簿夙與李芾友善以忠義相許國亡募兵赴難時論痛之

樊守張漢英

張漢英奉化人幼聘呂氏女及請期呂以女瞽辭漢英曰聘時無恙而今瞽明命也遂娶之咸淳間勅守樊城爲元阿朮所圍并守其江漢英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中潛積草下浮水而出往荆郢求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致泅者被獲於是郢荆之路亦絶又求得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出衆俾爲都統二將又相繼爲元兵所殺至九年癸酉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元將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我截江道斷襄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

矣阿术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潰英死焉

大理丞馮德父驥（弟驌附）

馮驥字德父富春人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以進登景定進士調安吉武康簿有聲累遷大理丞時元兵下襄樊募豪傑爲戰守計驥被薦協張濡守獨松元兵來攻殺其渠帥元將益兵搗之濡遁驥與弟驌力戰死贈集賢殿修撰

吏部尚書劉聲伯黻（母解氏妻林氏附）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試入太學時大全方爲

臺臣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母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及大全貶黻還太學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拜監察御史並以風節自勵遇事敢言改正字丁父艱去服闋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召拜刑部侍郎進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潰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位於是黻托宗祀於母弟成伯揮涕就道及羅浮發憤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死

浙西提刑徐伯謙道隆（知州趙良淳附）

徐道隆字伯謙武康人以父任入官歷潭州判官荆湖制置使遷浙西提刑權治安吉時文天祥既至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害安吉尤甚有旨命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於市牛監軍遣范文虎程鵬飛俱遺書誘道隆使降道隆焚書斬其使元兵至知州事趙良淳知不可

爲乃具公服自縊死道隆率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鎗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察之艦中守者少急赴水死越三日宋亡

司農卿杜貴卿滸

杜滸字貴卿黃巖清獻公之從子也德祐初奮志勤王集民兵四千人見文天祥於西湖上時天祥奉旨詣北軍請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滸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

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詢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飢莫能起詢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羹以飼天祥而已獨枵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擒詢去詢解所懷金與卒得免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詢單步從至高郵從由海道以達永嘉間關危險走數千里所以椅護天祥者無不至毎扼腕國事輒與天祥涕淚相對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而授詢司農卿空坑之敗被執不屈憂憤死

權知台州王珏（姪賓附）

王珏僊居人咸淳進士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赴泮橋水死之寇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姪賓服珏衣冠甘自殘以全珏遺體

承議郎陳雲翁虞之

陳虞之字雲翁永嘉芙蓉人登咸淳己丑第初授揚州教授改淮東帥幹歷官廣王府記室參軍積階承議郎元兵至溫虞之率子姪鄉人千餘人登芙蓉巖誓以死守不降元兵攻巖累爲所敗越二歲始克下之乃盡以家貲投巖隙中遂自刎死子姪妻孥及鄉人死者八百餘人被虜者五十餘人遠近聞其事莫不爲之隕涕

史館編校葉德平偁翻

葉偁翻字德平樂清人尚氣節有家法辟史館編校晚年退居教授聞元兵渡江謂子弟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至元丙子冬兵至卽具衣冠望闕拜躍入所居楊樓水中

太學徐巨翁應鑣（子琦崧女元娘友劉安錫附）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恭帝入燕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飼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篋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牆

竅之見應鍾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火滅應鍾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其棺斂瘞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即位於閩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錫李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王小觀

王小觀瑞安小溪人身小有大志善衆每以忠義自許年方弱冠元兵至且近瑞安陶山陶山去小溪餘三十里小觀聞之乃悉傾家財召募勇敢者千餘人出陶山迎敵彼衆我寡退入小溪元兵追之力莫能當遂被執不肯降臨刑罵不絕口而死

徐梧叔夢魁（魏子附）

徐夢魁字梧叔壽昌人領貢籍而宋祚適亡欲圖恢復潛集子弟兵三百餘人與開化魏子同應陳宜中至信州兵後潰散又聞丞相文天祥被執北去痛哭撫膺其謀遂寢隱歸舊宅坑塢山中大書宋林二字於石元初屢薦不起年七十餘臨終謂子姪曰吾家宋臣也墓題宋林處士足矣汝曹幸無食元祿言訖而歿

林提刑融

林融青田人仕宋爲提刑痛宋社淪亡潛歸九都牙陽起兵興復兵敗被擒送燕世祖義而釋之融歸復起兵元遣參政高興來禦力屈死之

鄭季華采翁（朱天錫附）

鄭采翁字季華壽昌人性剛果好讀書屢試不第居家學兵法宋社將屋慨然有扶拯之志元兵圍臨安倡義勤王郡人朱天錫等應之收集鄉兵勒部伍習騎射義聲感激人皆效死未幾臨安失守兩宮北去元將唆都陷建德安撫方回迎降遂犯白沙渡采翁率所部力戰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行軍司馬陳與可自中

陳自中字與可宋丞相宜中母弟也好學善屬文頃刻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妻楊氏、三子一女、俱被虜幼子隨少常入西番爲僧、名聳真吃剌思、

朝請大夫唐子煥元章（從子良嗣附）

唐元章一名大初、字子煥、蘭谿人、韶之弟也、爲文思院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韶子良嗣起義興復。官撥溫州砲手三千爲之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元兵退保桐廬、遂進兵拒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爲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閤門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

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僊霞嶺下、

軍器監簿趙平甫良坦

趙良坦字平甫、孝宗諸孫也、寶祐二年進士、知永嘉瑞安福清、並以廉介名、會二王走閩中、徵良坦以軍器監簿贊軍事、於是募兵守禦、元兵南指、力屈就擒、脅降不屈、繫獄中二年、作書付其家曰、試令三載無愧於心、守節二年不屈於敵、只因忠義二字、累及老稚一門、吾今

唯死而已、後元帥詰其不屈狀、對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速求一死、遂欣然就刑、

進士袁天與鏞

袁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遂於春秋、登咸淳進士第、以父憂未即仕、國事日蹙、鏞竊歎曰、生爲宋臣、死則宋鬼、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仗義執言、從常山睢陽於地下、不失爲宋國臣足矣、居三月、元將遣游兵十八騎駐鄞西山之資教寺、鏞奮然往、諭以大義、且肆言曰、汝主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死轉

鋒刃之下、天地鬼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日至、吾恐汝北歸無日也、言未竟、就擒、元將奇其才、脅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燒殺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胡也、元將怒、縱火燎之、鬚髮殆盡、辭氣愈厲、至死不少變、其日家人驚悴、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趙孟嵩

趙孟嵩山陰人、福王與芮之從子也、元兵入臨安、孟嵩謀舉兵於越、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之、孟嵩詬曰、

賊臣負國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孟嵩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以使孟嵩至此杭人莫不隕涕旣死雷霆晝晦者久之

吳叔大觀（陳非熊熊弟虎羆虎子圭學姪墻坑子墉附）

吳觀字叔大新昌人嘗爲稽山書院山長與邑人陳非熊有業儒有氣節元兵入浙東恭帝北轅檄報相對慟哭即與協謀奉宋宗室趙節使圖恢復集義勇千餘繕城固守夕戰而死非熊弟羆彪虎子圭學姪墻坑數十

葬皆被害惟子墉留新昌獲免痛父死難屏居讀書後至元十四年黎寇掠新昌邀擊陳宜慰熏宰宗人赴援聞宜慰被殺憤激決戰皆歿於敗兵嶺可謂世濟忠烈云

朱吉父光（張軫附）

朱光字吉父諸暨人明經敦行元伯顏下江南遣稗將上官某招撫浙東至縣光與同邑張軫等率鄉民抵禦光被執口占曰生爲大宋臣死爲大宋鬼一片忠義心明月照秋水賊怒以火燃之三日始絕軫亦不屈而死光嘗註西銘人多佩誦云

太學林慶雲逢龍（弟廷龍齊應魁附）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髫齔知讀書爲文有奇氣少游郡庠尋以胄牒補太學與同舍齊應魁等上封事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賈大怒削其士籍押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寶嚴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溫秀王趙與擇道元將知逢龍姓名令單校至山中索之遂被執迫之登舟入城逢龍攘臂怒罵以腹觸其刃而死弟廷龍字雷發勤苦讀書與逢龍同游太學亦

被執不屈而死

張哲齋

張哲齋臨海人遺其名文丞相天祥偕泰和胡文可太平呂武自通州泛海過其家約舉義兵將取明州不果俄張弘範入寇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知不免語弘範曰吾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惟我爲遂遇害

兩浙名賢録卷之七終

兩浙名賢錄卷八目次

忠烈

元

溧陽教授林古泉　趙觀光
沔陽推官俞紹芳述祖　張進九
鎮撫季坦之完澤（金德附）　平江推官俞子中肅
陳仲廣忻　司經正字陳元達達
劉知事良（子毅附）　松江路學官胡師善存道
董太初旭　顏生

明

神木令陳子浩剛　參議王性常綱（子彥達孫異章附）
知無爲董道貫魯　雲南同知黃德讓里（弟亨附）
都給事龔叔安太（子永吉附）　博士方希直孝儒（弟澤附）
翰林修撰王原采叔英　戶部侍郎卓推恭敬
谷府長史劉仲璟璟（子新附）　都御史陳性善復初
翰林院侍講樓士連璉　左拾遺戴德彝
歙縣令向遵博朴（子道淳道敘附）　太常少卿盧希魯原質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戶部侍郎盧迥
袁州知州楊任　監察御史鄭叔貞公智
按察副使程原道本立　按察司僉事林嘉猷昇
知縣鄭恕（二女附）　吏目鄭思孝華
郎中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附）
御史葉希賢　雪庵和尚
河西傭（附）　川中補鍋匠（附）
馮翁（附）　東湖樵夫
常州同知石恒德允常　知府葉惠仲（兄夷仲附）
知府徐安　國子助教張孔升經

工部尚書嚴震直　按察副使嚴旦
督府都事猶誠夫禮（子凱附）　福建參議張彥華瑛（弟敬子熙附）
張海海　通政謝將用澤（侄由吉子儼孫元順附）
兵部主事俞元器鑑（子庠附）　廣東副使毛宗吉吉（子科附）
長隨何鼎　兵部員外郎陸汝亨震
江西巡撫孫德成燧（子堪墀附）　衢州同知郁亮之采
朱知縣士亨　永福知縣周克光煥
僉事王汝修德　姚長子
義士汪軏　魏鏡

[illegible]　第七
蔡啓元（[illegible]附）　桂茂卿昆（[illegible]附）
進乾俞　朱汀（子文章王[illegible]附）
定海文學孜良翰　饒州府判秦仲文碧
江西左參議黃德裕宏　江陰縣知縣錢鳴叔鐸
常熟縣知縣王德威欽　永福縣知縣周克光煥
附世胄名賢
萬文質斌（子蓮孫式文附）　遼東都司同知李任
崔有本源（二弟[illegible]清附）　寧海所副千戶呂守誠忠
黃巖騎兵林文貴　陳表
火德光　宋汝觀應淵
秦彪（弟淏附）　葉朝佩紳（[illegible]附）
劉大昌隆　劉大光炌
海寧衛馬呈圖（姚弘禾煉蕭朝徐行倪李元偉附）

兩浙名賢録卷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鄭忠材孝標氏閱

忠烈

元（共十四人）

溧陽教授林古泉

林古泉黃巖人博極經史爲文詞下筆輒數千言如不經思虞伯生揭曼碩皆與之交以遺逸舉授溧陽教授未幾蘄黃寇起古泉攝州事州陷遇害垂死罵不絕口賊怒磔其尸州南大樹上

趙觀光

趙觀光鄞人也幼多智識稍長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員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黃巖寇起而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侯帖木兒不花同計觀光對曰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鬬素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用之擒賊無難矣侯然其言即以事委之觀光招諭有方不幾而事集明年正月從侯引兵出海岡帥總軍民兵同

會海門洋俄而賊舩百餘倅至衆皆懾縮莫敢前獨伋光部兵與之奮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覲光分給兵餉還隄上賊復大至即說兵進敵賊衆數倍我軍莫支覲光持短兵接戰矢石交下我軍與賊不可辨且無援者遂死之

沔陽推官俞紹芳遠祖

俞遠祖字紹芳慈谿人跅弛不羈嘗漫游武林遇知者携往京師時留守賀惟一多其才器延置賓館未幾賀登中書平章政事朝廷有大疑退必請決於遠祖及賀

歷左相與右相相排軋遠祖尤善調護補翰林院胥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遠祖慨然收集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棘林相持十餘日力盡無援爲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不降將殺是即厲聲曰我躬不閔遑恤其後何不速殺是敵竟殺之優罵不已遂至支解遠死罵不絶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飛騎尉象山縣男子贈禮部郎中命有司復其家錄其姪一人爲後對品承襲十二年詔祠於沔陽

張進九

張進九青田之秋庄人世業農敦樸有至行至正乙未八都賊起進九被縛使前誘衆降進九怒呼曰諸人速來殺此八都賊賊加刀於頭令如巳言卒不屈罵不絶口竟被殺邑人陳德載爲之立傳

鎮撫李坦之完澤（金德附）

李完澤字坦之永嘉人幼習蒙古字求爲郡譯史弗克補用遂落魄湖海間至正末嘗從江西左丞李朶兒留燕京得爲平江路管軍鎮撫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

昱嶺關行省遂假完澤前官令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兩戰鬬下皆大勝辛又與賊鬬自旦至午轉戰數里深入重圍遂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賊皆縛之於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大呼曰金舅男子死則死耳不可爲不義奈何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平江推官俞子中庸

俞庸字子中嘉興人爲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塞塗憲府檄庸董倉庾賑給全活數萬淮兵歷境庸募勇

士鎗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庸盍不去諸庸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捐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爲民望如恩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庸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諸馬下頃之甦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人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顏面授他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陳仲廣恢

陳恢字仲廣黃巖人至正庚寅方國珍寇海上境內騷動恢與居僅一里聚族人及鄉之好義者禦之不克寇以勢利誘之恢罵不從既而與之戰於白楓河宗族死者八十餘人寇勢益盛恢自度終不能敵逃避山中憂憤成疾而卒

司經正字陳元達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也父萍仕元爲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詔書欽安殿榜稱吉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立朝謇諤嘗劾禿魯帖木兒忤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進士

陳高安爲書語及時事輒於邑流涕後召爲翰林學士不起王師下溫州自沉於淵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遇赦還蘭谿病風痺聞有薦於朝者棄弟禦而卒蘇太史伯衡表其墓曰公伯祖宜中以攻下大全而編管建昌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生與祖會何其絕相似也及元亡公分致死以徇國其心與乃祖行軍司馬死分水關同誠一門之內百戰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知事良（子毅附）

劉良毅之父也仕元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圖常州援兵絕不至遣其子毅齎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松江路學官胡師善存道

胡存道字師善諸暨人至正甲午辟爲松江路學官苗兵入城縱火大掠獨守學舍不去死之前一日題其壁曰寄命來分教臨危要致身但圖存聖像不媿作儒臣郡人立祠繪像刻之於石

董太初旭

董旭字太初公健之後也少負英氣博通羣書與邁里古思最友善古思欲與師討方國珍臺臣怒其不稟命殺之旭作詩傷悼辭極哀楚遂歸隱山中已而國珍據台慶欲羅致幕下旭拒不受乃作詩曰鬱鬱芒碭雲未辨蛟龍形熒熒辟星光未燭夾馬營君子慎其微草露不可行國珍復强之終不屈遂遇害

顧生

顧生上虞人也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正間鄭寇方國珍侵上虞時邁吉古思守郡城帥兵拒之生聚鄉兵出應與賊兵戰於曹娥眾寡不敵遂遇害里人瘞其屍江岸後岸被江齧上下皆齧而生冢獨完人咸異之

明　共八十九人

神木令陳子浩剛

陳剛字子浩鄞人嘗與甬東傳恕窮日夜績學期以科目自見遭亂日深終不一蹈場屋洪武五年徵授延安神木令其地控西北邊人民甚稀習尚桀驁剛徒步上任撫牧痍瘝尤急於摧折姦先有小吏白敬臣素稱險黠剛欲誅之而敬臣先覺亡去引賊入寇與其徒劉滋宜執刃迎令降賊剛不屈罵曰汝奴果致賊爲逆耶吾與此邑同存亡恨不寸斬汝等賊奪剛所佩印殺之縣遂陷

廣東參議王性常綱　子彥達孫與準附

王綱字性常餘姚人洪武初以文學徵見　上親策治道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擢綱廣東參議往督兵餉綱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與俱單舸往諭降之還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噪突至截舟羅拜願得綱爲帥綱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日坐綱上日羅拜請不已綱奮罵不絕聲賊怒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先殺我其酋長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僞其誠孝釋之乃綴羊革裹綱尸以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事詔立廟死所額曰父子忠孝彥達子與準閉門力學有司以遺逸薦逃之山中與準不往

郭純廣東道御史

董曾字貫道旭之弟也師鄉先生潘嘉通習經史善古文元末不仕方國珍欲官之力辞不受避居東陽山中太祖駐蹕金華以禮招致曾往見說以經略授知無爲州遇陳友諒寇城被執脅降不屈而死州人哭聲震地立碑頌德有詩集天姥山賦行於世

雲南同知黄德驥里（弟亨附）

黄里字德驥山陰人幼有大志以節義自許從王冕學通春秋三傳工詩詞洪武初舉明經授雲南州同知與弟亨偕往七年山寇突入倉卒里以身禦之寇欲奪其印里執弗與且詬罵求死遂遇害寇方肆擄掠亨痛憤致死命率衆百餘與寇戰勇氣百倍寇不支潰去亨亦傷其左目瀕死抱兄骨萬里歸葬人謂里死官而亨死兄忠義萃於一門惜未有以其事上聞者

都給事中龔叔安太（子禾附）

龔太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兒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弃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子禾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文學博士方希直孝儒（魏澤附）

方孝儒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儒自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遊宋門下多名士孝儒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材以輔汝且遣還鄉會侃家件罪詞連孝儒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儒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儒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儒日與諸生講明正學蜀孝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儒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虚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儒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儒就扆前批答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儒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儒手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儒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乃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儒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儒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

非先生草不可孝儒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儒爲絕命辭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儒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儒亦然之及侍上銳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爭購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儒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儒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儒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儒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孝儒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諡寧海

翰林修撰王原采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台之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僊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所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儒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

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譔上資治八策又曰　太祖除奸剔蠹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　上已遜位即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客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纒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叔英葬於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

戶部侍郎卓惟恭敬

卓敬字惟恭温之瑞安人生有異質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導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絶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絶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　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卑下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

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核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谷府長史劉仲璟璟（子新附）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基之仲子也生時月食復光基歎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

究極韜略屈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麗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徵入朝命襲父爵璟曰臣有姪在　上曰璟終儒家子即日拜閤門使謂璟曰朕欲汝朝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宜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復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以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適都御史某奏車牛事忤旨璟即以鐵簡擊其頭　上喜曰正當如此由是舉朝畏忌璟謀所以去之會德王封宣德府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遂薦璟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對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　文皇默然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兵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躑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遁去璟痛憤

失策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命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親王逮赴京鄉人餞於道或從容謂曰主上明聖何啻太宗先生忠亮允爲魏徵可也璟推席起曰爾謂我學魏徵耶仰天大號兩淚俱落衆視之泫泫然淚皆血也不顧而去至京强以官辭對　上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歲後終逃不得一箇字下獄即夕辮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督學使者萬潮肖像配饗文成祠

都御史陳性善復初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匿出觀象玩占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性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　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臣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死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一

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畫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假承顧問臣既備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釋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翰林侍講樓士連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儒草詔孝儒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嘅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一夕自經死

左拾遺戴德彞

戴德彞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

編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　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德彞與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擢遺補闕直聲振於朝改監察御史益善其職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練子寧輩日夕畫策防禦鼎命既遷不屈而死

歙縣令向遵博朴（子道淳道徵附）

向朴字遵博慈谿人宋丞相文簡公敏中之十四世孫

文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　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　高皇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即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郭可守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

與拾遺骸葬道左副都御史陳瑛請究治死事諸臣有楊姓者父子三人懼發掘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中書舍人王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宿郵舍夢朴服血汚葛衣談其往事即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洧川令韓彥起復匿其二子於任顧道輾其遺事青于寶峯庵佛座後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徽道淳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柏悲號之風

太常少卿盧希魯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奎天啟土楠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藜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茅愚昧辭改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illegible]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

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匿家屢沒於東鄉垕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戶部侍郎盧迥

盧迥僊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迥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頗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瑛

袁州知府楊任

楊任嘉興人母袁氏初生任有胡僧過門聞啼聲歎曰

此見異日必貴恐終不免於刑任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黄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靖難兵起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蕭守姚善航海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共謀求嗇君以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執至京磔於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

監察御史鄭叔貞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儒薦之蜀孝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道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儒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按察副使程原道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崇德今析桐鄉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嘗執手告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造詣日深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年春遷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死可伐鏑誘百夷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悅歸附是冬諸夷復變帥藩沐英張紘屬本立行縣與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一年奏計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死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巽隱集於閩壽康人稱爲孝隱先生自有傳

按察司僉事林嘉猷昇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少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姻族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别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儒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儒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　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陜西按察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儒孝儒言之建

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不屈死之

知縣鄭恕（二女附）

鄭恕字本忠僊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家甚貧金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滻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

吏目鄭思孝華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秦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家託其友無錫丞趙必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皆弃城去華獨率吏民憑城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

郎中梁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附）

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遯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視轉藏閣藏上嘖嘖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

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煇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詭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先書沉市貿以盍簪也如還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興城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最逢相約爲筮人客死興城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

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家寥寘鵠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弃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弃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阜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遯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

[illegible] 非史本 指 光[illegible]

載沉中流誓節惟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陵與之俱激奸訣過此寧不惕息

鄭端簡曉乃槩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如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採薇嚴嚴潛龍寥寥寘鵠豈吝箕疇而甘濮卜山椒水湹天涯海潯會其可逢鼓以南

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眞淵沉沉兆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或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至紹始見之縉雲鄭僑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人臺侃侃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

[illegible] 非史本 [illegible] 光[illegible]

失律喪師金川門失守又詐潘守門者靖難後坐逆黨死

雪庵和尚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痛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大竹善慶里里塘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山傍有松栢灘灘水清駛嶙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即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入居之

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舟舁柟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候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人飲飲半酣呼兒童歌因夷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翦輒濡筆成章詞不甚工竊然意氣爽發又能賦繪人哉

固秘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附）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披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附）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直令負擔從有後輩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一日於夔州市上忽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

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與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 附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馮二字或馮公或寒馬先生毎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鏟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瀼溪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潤田變化間澴主精高見嘶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辞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鄭端簡曉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常州府同知石恒德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毎分巡屬邑必微行民間嘗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閹抵法舉闔嘶之巧構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弃官歸　文皇卽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州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人輸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後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都感愴病卒於舟中

知府葉惠仲（見夷仲附）

葉惠仲初名見泰以字行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克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府徐安

徐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濟南知府調鳳陽靖難兵自儀真趨京師奇兵間道從壟壁出鳳陽渡河安謀知折浮橋絕舟楫拒守靖難兵竟獲漁舟以濟靖難後放歸田逾年舉遺逸有司上安名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凌宗親庇細民奪莊田　文皇始怒曰朕昔尚為安所困況若曹乎逮安謫戍雲南

國子助教張孔升經

張經字孔升蕭山人洪武中以明經舉累官國子助教靖難師入城弃官歸時事出倉卒夜半縋城而下幅巾野服絕口不言時事人亦鮮知其忠者晚年以棋隱更號橘樂年八十餘而終

工部尚書嚴震直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參議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上付震直訊報獄具　上以為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為工部尚書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

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舁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按察副使殷旦

殷旦蕭山人永樂初進士為監察御史敢言自任不避權勢錦衣衛指揮紀綱怙寵奢僭旦劾其奸惡數十事綱遂棄市自是貴倖斂戢當時有殷旦入朝百官失色之語拜交趾按察司副使黎利叛安南復沒於交趾黎逐朝廷命吏易以所親獨留旦欲用之旦不屈自經死交人義之具棺衾送其妻子出界上

都督府都事潘誠夫禋　（子凱附）

潘禋字誠夫鄞人永樂中徵修永樂大典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宣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征交趾升恃勝有驕色禋諫不聽會賊再至升出戰忽橋斷軍分而敗升欲除禋曰不可唯死戰而已帥所部皆死之通脫歸以聞詔徵其子凱為進賢學訓導世爵從役

福建參議張彥華瑛　（弟徵子熙附）

張瑛字彥華建德人自幼剛方端重尤勤於學領永樂

十二年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員外、知建寧府、時延平沙尤鄧茂七構亂、其黨葉宗留等、聚衆至數千、蔓延至建寧、荼毒日甚、瑛募壯士、團義兵、擊走之、以功陞福建左叅政、仍掌府事、後餘黨復作、猖獗轉甚、至臨城下、瑛與弟敬率兵討之、乘勝逐北、弟敬戰沒、瑛爲伏兵所獲、欲降之、瑛大罵不屈而死、事聞、贈嘉議大夫、福建按察使、遣官諭祭、官其子熙、爲羅田主簿、

張海海

建德張海、海一名文淵、洪武初編伍營州、尋調開平、永樂十七年、從興安伯徐亨備邊、俘於沙漠、虜主奇之、欲妻以女、懇辭與之官、不受、因入貢人至京、附奏備情、十四年、朝廷嘉之、頒旨開豁原籍、仍免差徭、次年得古壐、欲南遁、適天色頹迷、追騎甚迫、乃摹篆於裙幅間、投壐於水、至則真跡爛然、馳獻、　宣皇召對便殿、賜五品服色、酒饌寶鈔、次日聽宣賞賚如前、賜職錦衣衛千戶、懇乞歸田、海海在虜一十五年、時比之蘇武、

通政使謝時用澤（僕由吉子儼孫元順附）

謝澤字時用、上虞人、永樂中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推立法意、慎持不刻、同官服其詳雅、會戶部侍郎周忱經略東南運賦、薦澤爲己副、居淮浙數年、勞績茂著、出爲廣西右叅政、佐柳侯征夷、招撫全活者以萬計、當是時、澤與甄完、胡智、皆以藩憲有聲、人稱越中三良、正統十四年、虜內訌、北邊戒嚴、朝廷擇才望守要害、貴臣有受命者、巧爲規避、而澤以九載考績、待除闕下、遂拜澤通政使、提督居庸、白洋等關、是時駕已北狩、京師軍伍空虛、澤單騎以往、其子儼送之出境、澤執手與之訣曰、吾必以死報國矣、既抵關上、士卒方散亂、又不知通政爲何官、無一人出迎者、澤乃宣勑旨、集將士、將士乃稍稍至、然皆懊怯不振、頃之、虜大入、吏卒皆散走、獨澤猶率麾卒扼山口、且拒且却、或請移他關、姑避其鋒、可無虞、澤曰、吾受國厚恩三十年、此豈偷生日耶、會風起沙塵漲天、人馬不能辨、遂得却走入關南佛寺中、門急猝不暇閉、虜矢至、澤端立厲聲叱之、遂遇害、虜騎方競斥、其僮曰由吉者、抱澤骸匿亂尸中、始得歸、朝廷嘉其忠、詔賜葬祭、錄用其子儼大理評事、孫元順正德丁丑進士、終工部郎中、

兵部主事俞元器鑑（子偉附）

俞鑑字元器桐廬人登正統六年進士丁外艱哀毀骨立服闋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清理大同等處軍政清愼詳敏取舍得情十四年胡寇犯順郎中胡寧當行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以子幼家遠沮之者鑑厲聲曰國事如此可言及身家耶至庭中撫二子摩其頂曰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矣時尚書鄺埜知其賢悉與籌畫應對如流力勸埜奏　上班師不聽七月十六日抵大同命平鄉伯出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illegible]過雞鳴山遇寇成國公朱勇敗沒回至土木也先人馬大至皇輿失守鑑謂其家丁曰若急走報吾不得歸矣遂躍馬入虜陣死鑑氣節慷慨有大志八歲聞父讀出師表即能知其大義事親與兄如成人禮忠孝蓋出於天性景泰改元贈承德郎官其子偉正德間僉事韓邦奇題其墓曰惟公事不避難勇克死義爲臣以忠卓哉無媿

廣東副使毛宗吉吉（子科附）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等怙勢作威其黨有犯有司莫敢問獨吉懲之以法不少假於是其黨交齮之吉偶以失觔下詔獄乃擧族健卒捶之幾死轉廣東僉事分巡潮惠時劇賊楊輝據程鄉之寶龍石坑龍歸三洞攻掠城邑吉督七百餘騎破賊三千衆擒其黨曾玉謝瑩而寶龍之賊伏山上發毒弩我軍不利乃選死士百人掩擊之楊輝殪衆遂驚潰連破三洞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又擊破雷州巨寇部內悉平捷聞降勅奬諭陞副使總理軍務賊又攻河源縣吉屢敗之餘衆遁於陽江之雲岫[illegible]山我師乘勝突入賊營陣亂賊合兵乘之我師潰從騎勸退避吉不聽死之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屍貌猶若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諡忠襄遣官諭祭錄其子科入太學廣東及餘姚皆廟祀之初吉之遇害也貧無以歸僚長以犒軍餘銀寄付吉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於僮婦亟呼曰夏憲長吾平生玉潔肯含垢入地下哉悉索還之闔署駭歎謂其死無易節如此科後亦舉進士有名官終提學副使

長隨何鼎

何鼎餘杭人其入內爲長隨不知其所自性儉素好讀書知大義弘治間目見張皇后兄弟出入宮禁無所忌心甚忿忿以爲祖宗法度外人不得至此安敢賣亂乃留一日　孝宗與張欽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典冠者張戲之復帶酒污宮人鼎遂持金瓜候宮門擊之時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鼎上疏極言之張后大怒捽鼎至撲殺之投尸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節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至今人猶能誦之

兵部員外郎陸汝亨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少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恩威並著振恤民艱邑稱大治考最授兵部武庫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伺隙而　車駕多巡遊震抗陳仁義之疏禍幾不測賴大臣救免已卯春彬復誘　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懼變叵測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祿爲遂與同官黃公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拲梏踣於庭五日三訊三杖面髮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僉曰此乃天意示變也初震之在獄也病創方劇乃與黃公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　世宗即位首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錄其子體仁有司爲立專祠祀之賜額曰褒忠

江西巡撫孫德成燧（子堪墀附）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自刑部郎歷藩臬並以廉幹著聲時宸濠逆謀日露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僮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宸濠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小依附者相助爲聲勢燧左右盡宸濠心腹言動輒告宸濠先是宸濠中傷胡世寧下詔獄燧力爲湔雪得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盜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

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反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刼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凡七上疏言宸濠必反、輒爲奸黨所邀匿、勿得達、卽達　上又爲諸權倖沮、致宸濠所索金壁謝、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畜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刼、燧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蹤跡、時御史蕭淮發宸濠反狀、朝廷遣重臣卽訊、宸濠懼、將舉兵、會生辰宴官屬、明日入謝、宸濠伏諸兵校幕中、出立露臺上、宣言太后密旨詔我監國、燧毅然曰、安得有密旨者、卽有密旨、何不宣讀、濠厲聲曰、毋多言、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瞋目直視濠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　太祖法制在、誰敢違者、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起、露刃環立、濠大呼罵曰、我何負於汝、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濠大怒、喝武士縛燧、一時僚屬皆駭愕相顧、股栗不敢出聲、獨副使許逵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安得無禮、濠命并縛逵、押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死、宸濠竟用三賊爲爪牙、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王進賢知縣劉源淸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守仁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皆由燧先事設機、發必中的、是以後起者得擒賊如探囊、領死難者久之阻於佞倖、未得褒贈、至嘉靖元年、始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錄其子世錦衣千戶、先是弘治壬子、浙試場夜半、見二巨人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燧與王守仁胡世寧同舉、及濠之變、胡發之、孫死之、王卒戡定之、世以爲偉談、忠烈公三子、堪、墀、陞、堪以父廕官錦衣中武舉第一、歷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初聞父訃、慟哭挾刃率二弟赴之、會濠已擒、乃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有芝產墓上、已而奉母楊夫人就養京師、日率二弟伺顏色、拜跪起

一第七書 冊 紀傳四庫全書 第 1 [illegible]

居務盡其懽而當退處痛其父歿時時害膽也及楊夫人考終巳九十餘丗亦踰七十矣竟以哀毀骨立卒於途撫臣上其事詔特以孝子旌之墀領鄉薦以文學入與內制終尚寶司卿其孝友無間於弟昆墀自有傳孫氏父子兄弟間文武忠孝尤世所希儷云

裕州同知郁亮之采

郁采字亮之山陰人少刻苦向學有節槩正德戊辰登進士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謫大名教授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

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棄城走采曰毋爲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嘗則又遣人潛俘其醜手劒之洒淚以激州人州人感且泣人人願效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爲備令人舁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儁且與訣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而賊果擁衆譟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毋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在左右知采必死謂曰母在奈何死采曰止曾是偷生以爲孝乎賊攻東郛不克守開西門潛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命一子入監采無子子其弟東之子翀采既死賊據裕二旬乃退莊率其家人於藁戶中辨其骸而斂之已而奉其柩及其妻女舉家泣送以行唐王大書忠節二字以旌之采所著有蘭州集毀於賊手獨六思詩及賊退古詩數篇莊收之故傳莊嘗有詩挽之云身後春秋有是非路人爭以口爲碑重於岱嶽捐生日烈若雷霆罵賊時那忍荒湧猶有母尚憐伯道竟無兒皇天

我望睢陽淚半月荒城未葬尸采誠忠臣義士也哉

朱知縣士亨

朱士亨慈谿人少有志操由薦舉任交趾那岸縣知縣以中原禮義之化教誨其人俗爲之變交趾陷欲脅之降慢罵不屈而死

永福知縣周克光煥

周煥字克光浦江人資性穎悟博學能文章居家以孝旌縣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縣知縣居官兩月倭

寇猖獗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德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憤甚益衆并攻德勵志堅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城陷德巷戰死之時一家死者八人福民白於上官立祠特祀扁其額曰忠勇

僉事王汝修德

王德字汝修承嘉人弱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父艱服闋補大名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擢給事中即勅　上簡內閣輔臣失執政意時北虜闌入內地薄京畿德上方略十餘事當　上旨且奏即報可由募兵山[redacted]　[redacted]非出人　[illegible]　[illegible]東爲諸道最縉紳士大夫交口推其才謂可當一面而德亦誓以死報國會新太宰上事德投刺少殺其禮太宰以爲強項而惡之遂承執政指出德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德所募山東兵精甚每自恨不得以其兵當虜一面而其僉事嶺南也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倭寨所傷殺擒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中而從其宗人豪散貲財募兵爲墓井捍嘗一再敗之斬首獲生以數十計最後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冀復豪仇而郡援不至兵遂敗德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賊自是奪氣卒不敢越德鄉而薄郡郡賴以完事聞天子嘉其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懸忠官其子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勿絕

姚長子

姚長子者會稽人也嘉靖乙卯倭寇自諸暨突入郡境獲長子貫其肘使爲導長子乃紿之西而客呼鄉人曰俟我過某橋若等亟撤之我引賊入絕地可悉就擒我死不恨已而果陷賊於化人壇四面皆水我兵截其後賊知爲所紿殺長子挫其尸賊百三十餘人乃盡殲於[illegible]　[redacted]未二人　[illegible]　[illegible]是鄉人立祠祀長子於死所

義士汪較

汪較奉化人也力挽強弩尤精矢藥兵刃俱習有司上於軍門賜以義士關防嘉靖壬子夏倭寇入奉化應家湖較率兵射殺十餘倭倭創艾遁去較竟被傷以亡當道命有司營葬表其門曰義士之門

魏鏡

魏鏡慈谿人生有絕力善格鬭聞倭寇至海濱輒自奮曰誰無死者死而能衛桑梓庶幾爲義鬼矣乙卯賊由

餘姚王鳴鶴縣令曹本率衆禦之兵敗鏡負縣令脫走賊復追之踰社湖嶺而南鏡乃操刀衛殺數賊賊所傷其額猶憤怒力鬪竟死縣令爲之灑泣爲文祭之

吳德四（弟德六附）

吳德四慈谿人海濱農夫也倭上平石經其廬驅其豢豕德四持鋤自田歸遇倭於門揮鋤中其腦仆地弟德六取倭刃追殺一魁遂以壯勇有聲隸杜槐部每遇寇即衝鋒奪旗以爲常海道知其名檄往攻舟山險寨德四直前砍賊渠於轅門寨內驚擾噪而出佚卒皆逐旆

走而賊斫德四踣德六奮呼曰兄死矣獨前殺其殺兄者後兵不繼六亦死賊渠被戕寨不能守卒爲官兵所破

葉七

葉七者定海衛軍也賊渠王直負金塘烈港穴爲寇大將俞大猷提舟師直入其港討擊火砲橫發烟焰漲天勝負未分而我舟忽挂賊纜檣楫不能施賊衆方逞七徑取斧投水以其纜未及斷賊以矛刺七貫其項七大呼曰死矣吾必斷其纜連揮數斧纜斷而旋舟遂免後四日大猷卒破賊而空其穴以不得七尸爲恨厚卹其家爲招魂而葬之

蔡啓元（弟昆元附）

蔡啓元以良家子勤王擊倭奴累戰功授千夫長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酉我兵當賊於奉化之江口橋行列已定鼓而向賊隊士俱錯愕不前啓元獨奮怒裂眦罵不休徑匹馬縱橫而前與賊遇賊駭或走或伏啓元手格殺數人會天新雨馬行淖潦中不得出力盡矢空顧左右皆散去僅弟昆元與二三家僮不去啓元怒益甚

瞋目揮劍罵賊曰吾不啖汝肉非夫也獨隊死戰良久賊乘間涉河繞其背刺之死臨時猶怒立馬上不墜人共壯之軍門命有司具棺斂給貲歸其喪

杜茂卿槐（父文明附）

杜槐字茂卿慈谿人家濱海倜儻游俠輕財好施少游塞上歷訪邊徼險要有抵掌伊吾之志比歸而值倭寇屢犯內地從估客得島上彼慝狀曰是將滋蔓遂散家貲結驍勇傾身下之得士死力癸丑寇薄觀海衛城槐曰衛破即無縣矣一呼而拳勇俱集直前砍賊賊走衛

遂得全乙卯五月賊又犯鳴鶴槐率衆迎擊賊走餘黨東山槐越境追之適賊飯空舍中槐提刀直入賊伏墻隅揮刀中石刀缺內賊羣出槐與五六健卒提缺刀當之自午至酉鏖戰不已戮其渠并從賊三十二人竟以飢疲力竭舁歸而絕後賊見黑旗即驚遁曰杜兵至矣父文明痛其子死其麾下壯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讐未幾賊燬鳴鶴文明冒死出曹令於重圍之中是年冬寇自黃巖犯寧海文明偕畢主簿統兵遮要遇寇於奉化楓嶺之麓據高臨下布陣方定而生兵遽走杜兵

寡不能敵遂與畢主簿俱死焉一年中父子兩死國事當道義之爲請於朝勅贈槐光祿寺署丞文明府經歷死所立祠有司歲時祭祀復其家仍廕一子入監讀書

趙乾佾

趙乾佾象山人少負勇略倜儻不羈嘉靖癸丑倭奴寇白石梅溪逼縣治上下驚怖佾奮不顧身率勇士數十人逐之殲二賊賊衆稍却佾乘勝追之墮其伏中遂被刃死當是時邑尚未城而賊終不敢犯縣境者蓋佾有以奪其魄云

朱汀（子友章王永希附）

朱汀亦象山人多勇力素好劒槊嘉靖甲寅四月倭賊登赤坎屯李家嶴大肆擄掠汀與其黨王永希及子友章等數十人直擣其穴賊弃營走追至開口巖日已晡賊計窮慼遂返戈逆戰良久汀爲流矢所中猶手刃數賊力不支顧謂其子曰吾以死報國汝等宜速去友章大呼曰子獨不能以死報父乎與王永希奮力直前格鬬死

定海文學戎良翰

戎良翰定海縣學博士弟子也資性峻介義不苟合素以忠孝自期每讀書扼腕輒校其筆曰班定遠何人能以拘儒終哉議者以功名期之嘉靖丙辰倭夷大掠內地遂陷慈谿良翰家靈緒去慈壤甚邇乃倡義集鄉中子弟拳勇者部署之得百餘人傾家貲市牛酒與共酣飲擲盃大呼挺戈而前直與賊搏力斬二級賊披靡去復呼子弟輩飲其餘瀝顧賊去未遠恐貽禍隣邑誓盡殄之乃已遂率衆追之與賊遇於丘洋良翰攘臂一呼

目背盡裂奮戈力戰賊懲前衂益其衆張兩翼而來逵出於後腹背夾攻矢如雨集良翰力不支爲流矢所中死猶怒目握戈僵立不仆賊不敢逼而遁監司爲之請葬且表其門云

饒州府判泰仲文碧

泰碧字仲文慈谿人少博學工文辭領弘治己酉鄉薦屢上春官不第謁選得江西饒州府通判著廉能聲會萬年縣姚源賊反勢猖獗甚督撫陳金討平之其黨尚衆而巨魁王重七等陽聽招撫實懷異志碧受檄署萬年時縣治初建百務草創史胥皆爲賊耳目上下洶洶碧苦心經畫衆稍戢而兵使李情謂亂民宜重典特用嚴罰繩之益不能堪遂復叛殺兵使縣佐指揮等官幾十人碧亦被執賊帥號於衆曰泰爺清廉好官不可害碧厲聲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向賊奴求活耶汝不敢殺我我必寸斬汝矣因顧左右曰官兵何在賊驚疑有伏遂遇害時正德癸酉十月也事聞詔立祠旌忠廕一子敘官議贈謚未果士論至今惜之後從姪中丞鉞撫江西爲文祭祠下忽有風雷之異人謂其精靈不朽云

江西左叅議黃德裕宏

黃宏字德裕其先爲鄞人國初有名子良者從戍於京畿羽林右衛改隸孝陵常往來應天之六合因家焉起家進士爲萬安縣知縣以撫循著調泰和徵入爲戶部主事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調戶禮二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爲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會徭賊作亂　上命都御史王守仁統兵征之守仁知宏才檄監軍督餉有功捷聞詔加俸一等賊閔廿四等既降復恃逆濠爲營窟剽掠九江上下莫敢誰何宏設策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之將反也先一日假賀生辰留宴撫按藩臬諸司官次日伏甲宮中伺衆官入謝遂殺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而脅囚諸官宏遂械繫入獄逆濠重其才遣人入獄說使同謀宏瞋目大罵曰恨吾手中無刃不能立磔此賊奈何欲逼公從逆乎遂忿恚不食死時年五十逆濠心重之加棺斂焉初逆濠久蓄異志士大夫常相對以爲憂宏獨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惟有死而已至是卒以遂志宏作宦始終於江西惠流威暢一死尤爲得正士人至今不忘祀於南贛

者曰三公祠祀於南昌者曰旌忠而朝廷追念死事贈爲太常少卿云子二紹文紹武宏既死紹文聞計赴難比至雖解求得柩委頓方甦以柩出僞命亟易去扶歸君子多其義

江陰縣知縣錢鶚叔錞

錢錞字鶚叔其先吳興之安吉人七世祖喜典國初以功授荆州百戶已徙承天薦頭陵而錞家在荆州遂以荆州籍領嘉靖己酉鄉薦庚戌登進士第出知江陰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錞度浙直唇齒也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築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錞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偪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諭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城不克不還趨江陰錞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礫錞被創殊死鬭賊遂遁去錞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陳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拒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偪城錞兼領兵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斷吊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焰蔽天錞從城上望見頓足曰吾民盡殺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卒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錞以法折之至是乘其蕭藏旅望風潰走錞自督其所從卒血戰良久錞忽被創墮馬復躍而上從賊叢從旁戕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也男子縣人柔錞墓雖葬闕不得有業其所考者爲之歸葬錞宜家益成歟事聞詔贈錞光祿寺少卿蔭一子世錦衣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錞死年三十有

常熟縣知縣王德威鈇（錢謙益）

王鈇字德威東陽人以戍徙順天左驍衛遂家京師鈇自爲諸生時倜儻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傑談論窮稱奇節常自笑咄咤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於鄉庚戌登進士第會兩論事不閤勢益氣於大司馬丁汝夔請從行間擊虜以功補八品職之　上命郎鈇經略

人大王道東陽上先人冢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過甚未幾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藪亡命作姦監司嚴敦之鈇曰綱疎則魚漏綱急則麏驚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膝踵至鈇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曹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陣至所食命工利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廉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賦之甫竣倭寇犯縣與直向前

人猛急走鈇擁衆登陴誓以死禦賊知有備引去鈇乃疑鈇議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夏四月賊果大至人滿城北矢發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恐復來乃佯歸具待之詰旦賊果至鈇帥兵出南門邀擊殺斬首數級賊潰走五月復入三丈浦大掠鈇聚衆擊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鈇此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擒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剿寇功鈇以三丈浦爲冠自是鈇料賊必令嚴震犯我即犯戍輩必至年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聚艦以兵門錮上湖遁海上鈇以

劍起曰故虜乃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躡秦隨錢泮居憂於家素善射初寇至從鈇登陴偶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泮從臾之鈇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攻我時僞耆長數人從鈇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鬭死鈇奮擊及濟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剸腹中矣泮亦鬭而死鈇時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於 上部贈太僕寺少卿製十　賜長子汝祁錦衣衛百戶世勿絕

錢泮字鳴教世爲臨安人爵出吳越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遂爲常熟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由侯官縣知縣歷官陝西按察副使以内艱家居時倭夷爲三吳患鹵掠焚劫多所殺傷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泮謁令鈇謀之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辱之邪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鈇率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抵讓港泮謂鈇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抵塘

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擁至泮偃下烏獸散衆寡不敵身被數創猶手刃三賊遂與鈇同死焉是乙卯五月廿有四日也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泮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事聞　天子震悼贈卹之典悉與鈇等復遣官諭祭於其家

永福縣知縣周克光煥

周煥字克光蒲江人賦性穎悟博學能文章居家以孝[illegible]友稱嘉靖戊午由貢授福建永福縣知縣居官兩月值倭奴內犯攻陷郡邑城池所至風靡煥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退憤甚益衆併攻煥勵志堅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倭乃攀堞而入煥揮刀躍馬率敢死之士喋血巷戰力不支為倭所害將一家死者八人事平福民白於上官奏請特祠旌其額曰忠勇

際世胄名賢

萬文質斌（子鍾孫武文附）

萬斌字文質其先定遠人也沉靜尚志節元季海內擾亂斌仗劍從　太祖克滁和真三州授副千戶鎮滁洪武紀元調永平三年征沙漠大戰於阿魯完河死於敵長子鍾字榮祿襲副千戶十七年守禦定海累策軍功二十八年陞寧波衛指揮僉事三十二年從征花園亦死於敵孫武字世忠繼鍾僉寧波衛事永樂六年從黔國征南蠻又力戰而死文字世學事母至孝十年承兄[illegible]職十六年日本寇邊率海艦追斬盜首若干級明年轉禦桃渚忽颶風破舟溺焉一門四世皆死國事論者多之

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李任

李任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為燕山右衛指揮僉事從　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遁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為大臣不能殺賊反為賊用狗彘不若用

縱擊之賊備擒禍去遂大集兵衆樹雲梯四面夾攻任與顧禍等留老弱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夜出襲其營破之賊掘地洞欲潛入任開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衆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賊遂陷城而入任禍率死士巷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入任禍力[illegible]人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殺者數千人

崔有本源（二弟澄清附）

崔源字有本世家雲中天性孝友深沉有智襲寧波衛指揮同知蒞政老成人不敢干以私正統十三年閩浙盜起從總兵寧陽侯勦捕累獲奇功檄禦金華殺賊一十七級生擒陳唐奇等五十人解京功陞署浙江都指揮僉事改徼武義一日火發連營源倉卒遇敵時仲弟澄季弟清從在營中源曰事急矣我當死之弟可自爲計即應聲曰兄既死忠我乃不能死義乎遂挺身而前

[illegible]方衆殺朝廷聞之遣官[illegible]祭贈其[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存誠（蕭山所副千戶[illegible]）

呂忠字存誠其先臨淮人以[illegible]東[illegible]征[illegible]有功[illegible]所副千戶至正德二年[illegible]有功正德五年江西[illegible]賊王浩八作亂遊劫浙東諸邑當道檄忠率兵勦捕忠聞令弃妻子與[illegible]曰吾母在堂[illegible]臣死忠吾不敢辭矣行至[illegible]守[illegible]賊衆突至[illegible]卒勸曰賊勢甚盛可避之忠提刀斫其首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忍忘之乎[illegible]直前[illegible]賊殺數十人

賊[illegible]援復戰[illegible]馬死事聞[illegible]

黃巖騎兵徐文貴

徐文貴台之黃巖騎兵也從千戶呂忠征姚源洞賊賊衆[illegible]至忠力戰[illegible]遂奔潰文貴厲聲大呼曰不可負呂[illegible]文貴[illegible]賊擁衆[illegible]之[illegible]文貴怒罵曰我受朝廷命豈從爾賊賊[illegible]於[illegible]罵不絕[illegible]心[illegible]事見[illegible]巴人[illegible]曰[illegible]身[illegible]生[illegible]心[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高[illegible]身[illegible]年[illegible]古來[illegible]官

謚家儒推陽之風猶存烈士以呂氏殉死節一介草茅與誰說於手施全亦與微異出焉亦八合備矣、

陳衣

陳衣昌國百戶也嘉靖癸丑倭寇入城衣曰吾力無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攝印多我死置印何地耶遂送母出城納印於千戶金鏊出門追賊奮鬭而死、

火德光

火德光觀海衛火指揮次子也守浙江武塞率海舟與倭賊戰賊以火毬燒德光舟德光躍于港之還殺賊舟

戴泉藏爲人告異之由是屢立奇功誓不與賊俱生賊屯普陀山率衆直擣賊營力屈爲賊殺解枝海中、

宋汝親應顯

宋應顯字汝親寧波衛百戶中嘉靖庚戌武舉授正千戶掌印事執法不撓因無得下考軍門王忬獨奇之命取兵鄉於閩應期而至忬益委以兵寄客兵獷悍難馭應顯每約已裕衛而厲以軍法無不戢心聽命癸丑隷參將盧鏜爲先鋒戰上海史家浜追賊至海寧二十里亭復從戰平湖戰白沙灣戰金山皆有功其戰史家浜也兵北賊退幾及應顯急反弓發二矢皆中賊項貫其頸親兵復飛鎗殺四人因揮戈大破之應顯用是臨戰必身先士卒竟以疲兵猝與賊遇於海鹽之孟家堰不支而死死時猶飛刀殺一賊乃絕事聞廕其子襲千戶仍建祠城北隅祀之、

秦彪（弟漢附）

秦彪爵溪所百戶嘉靖壬子倭賊登赤坎攻游仙寨甚急彪曰游仙與爵溪唇齒無游仙是無爵溪也先人遺我汗馬勳不死戰而死法何以見於地下乎乃與弟漢

疾馳赴鬬力不能支遂俱死焉次年三月倭寇陷昌國時致仕指揮吳彰携妻子避去以死事屬其子道南質見其來驚曰若復來邪失城守者死無赦盍不爲忠義鬼乎道南俛首不答彰乃陰使其友人雖善者百方諷之不從竟死於法論者每以秦彪事責之、

葉朝佩紳（韓紹附）

葉紳字朝佩寧波衛百戶少不羈習手搏善雙刀嘉靖乙卯五月倭寇五十餘人流入横石橋紳偕千戶劉英領兵策應至七里店紳奮雙刀躍馬奪橋獨進應者不

繼遂爲所殺後二日賊西流至樟村千戶韓綱復領兵防週犇與賊交從兵皆散走綱挺身獨戰死之

劉大昌隆

劉隆字大昌定海衛指揮使以強幹屢謫總諸衛備倭時海上寇起許二陳思盻最盛隆畫謀攻賊卒平思盻後賊入康頭隆提舟師薄之而我舟忽膠隆腹中一矢益奮怒鏖戰賊少郤遂揮諸舟競進卒破賊俘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嘉靖壬子遷把總嘉興統舟師備乍澉二浦當松江七圖賊歸隆扼之焚沉賊舟俘斬首虜二百餘後會破史家浜賊隆又扼之沉賊舟數滿外洋一日追賊向暮黃霧四塞隆以孤舟在賊圍中達曉從兵皆懼隆大喊作氣手發一地雷衝十數舟復殲二舟俘斬倭二百餘陞署都指揮僉事守備溫處乙卯倭寇數百將薄瑞安縣隆整兵遽出欲折其鋒偏將尹千戶請旋師避之隆不聽徑往遇之殺十餘賊賊遁去迴軍至田間有數賊伏莽中突起擊隆隆不及應遂及尹千戶俱死事聞贈都指揮僉事仍與世蔭

劉大光炌

劉炌字大光世爲寧波衛指揮使年二十襲父爵用薦陞贛州軍門把總未幾陞福建備倭總督嘉靖三十五年二月福清縣倭賊登岸盤據海口鎮官兵屢挫炌領兵夜襲其巢賊遂奔潰由古田寧德望海而遁炌即提兵由捷徑宵行趨寧德縣石壁嶺要賊逸路比至嶺隘倉卒布列未整而賊已至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在側炌顧懷印者曰亟去爲我保此印歸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炌即挺身執鐵鈀格殺三賊力盡無援賊衆擁至斃於賊刃所揮鐵鈀尚堅執不墮其勇烈如此御史吉澄上於朝立廟祀之

海寧衛馬呈圖（姚弘采燫蒲朝徐行健李元律附）

馬呈圖海寧衛指揮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倭犯海鹽新塘嘴呈圖聞報即統衛卒同把總王應麟奮勇攻擊生擒二十四倭餘賊驚遁縣境獲安次年四月倭酋八大王者自青村登岸轉掠金山白沙灣所犯官軍俱經摧敗呈圖提兵出城與賊鏖戰良久忽大風揚沙官軍驚潰呈圖奮不顧直入賊圍身被三十餘創死當是時倭寇被東南而海鹽最烈一時死事之賢繼呈圖而起者

若姚弘采煉浦朝徐行健李元律諸人皆海寧衛世孫之胄能臨難不避慷慨捐節齒刃若飴以報國恩即古烈士何以加焉今城北立祠合祀之題其額曰英烈蓋鼓勇作忠以勸來者於不倦云爾

兩浙名賢錄卷之八終

兩浙名賢錄卷九目次

漢獨行

富春公錢讓　陳囂

倉曹掾蕭景成就　太尉鄭巨君弘

主簿鄭仲典雲　主簿梁宏

楊尚書喬　高孔文岱

三國吳

功曹邵溫伯疇　卓公行恕

晉

司馬孫顯世拯（費慈宰意附）　孫文度晷

功曹史孔承祖祇　李祥

宋齊梁陳

嚴世期　河南尹韓德茂晏

范義叔孫　丘彥先景賓

范伯珪元琰　沈處默顗

吳逵

隋

司馬姚士會最

唐
丘庶子爲　陸洗馬南金
禮部尚書羅景宣讓

五代
褚玄道雅
宋
侍御史江漢臣景防　進士馮公初制
司法葉杲卿曙　黃仲驤振
衛輔之公佐（弟公寬公望附）　吳孜

吳福　典國司理賈元範如規
江統領渙　陳德高
黃巨濟汝楫　楊大同
王朝奉允卿（子唐珪附）　劉進之愈
縉雲丞喻伯强南强　通判邵武州薛子周洽
楊時庭顯　吳起之作禮
長興丞曹文起沂　德清尉潘和叔景夔
陳光庭　國子監錄事王彥古漢英
姚君俞獻可　太學吳彥成圭

汪時發大度（[illegible]章附）　盧寬民
葉會之大同　胡燕一麒
特奏狀元吳道叟公敏　黃青陽叔言
李嘉仲猷　豐宅之有俊
袁昇　陳惠卿祖（從孫雷附）
陳關門柔　何長者逵
徐正卿端臣　張教授仲淳
朱孔目承逸　顧潤之德玉
劉敬先儼　徐臻

潘敏脩好古　唐玉潛珏
泉州教授林德暘景熙　將作監簿王才翁英孫
元
茂林逸叟葉貫道　翰林掌書劉浚登濠
水西翁呂仲修汲　童子丹金
陳志寧　諸暨州判官俞時中器之
方鎰　劉十三
趙孟冶（子由鍾附）　樂君道大原（孫良附）
宣子玄初　黃熙安純裕

黃新　潘生
陳咸甫紹　孫泰然宜
劉節父大音（子剛附）　吳長卿宗元

兩浙名賢錄卷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四明薛　岡千仞氏閱

篤行

漢（共八人）

富春公錢讓

錢讓彭祖五十世孫也世居吳典時吳郡太守薛固爲法吏所枉詔付廷尉讓携同郡婁縣卞崇詣闕稱寃廷尉鞠讓拷竟楚毒備至而讓辭色不撓遂囚於圜土守之以兵讓恬然自若枉聲彌厲天子奇其節而用之積功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戶卒諡曰哀

陳囂

陳囂山陰人也與紀伯爲隣竊囂藩地以自益囂不較盜徙地與之伯慚悔歸所侵地囂辭不受遂爲大路隱歸中太守周尹刻石旌之號曰義里吳虞翻嘗稱其漁則化盜居則讓隣感侵退藩遂成義里今俗稱讓簷街云

倉曹掾戴景成就

薫就字景成、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朱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收就於錢唐獄、幽囚拷掠、五毒參至、就慨慷直辭、顏色不變、主者窮極慘酷、無復餘方、至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薫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主者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晣命、固宜中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如蒙

生全、亦手刃相裂、安奇其壯節、即解械表釋郡事、浮徵還京師、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病卒、

太尉鄭巨君弘

鄭弘字巨君、山陰人、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連及貺、貺被收捕、疾病道亡、妻子被繫詔獄、掠拷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元和初、拜太尉、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主簿鄭仲典雲

鄭雲字仲典、寧波人、學韓詩公羊春秋、與梁宏俱爲吳郡太守尹興主簿、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被收、并雲下洛陽獄、雲篤始終之義、明興非辜、不以拷掠誣服、竟獄死、後使者以陸續母具食事、陰嘉之、上書説行狀、乃赦興等、放還鄉里、禁錮終身、雲既死、乃旌表門閭

主簿梁宏

梁宏少隱海隅、有盛名、吳郡太守尹興辟爲主簿、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詣廷尉獄、宏與門下掾陸續、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宏與續勳、拷掠肌肉消爛、終無異辭、後以陸續事得釋、放歸田里

楊尚書喬

楊喬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

聖儀爲武源令遷交阯刺史喬爲尚書儀容偉麗數直言政事嘗薦合浦孟嘗與政實武表薦張喬及喬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桓帝愛其才須詔妻以公主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卒方孝孺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要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犖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高孔文岱

高岱字孔文吳郡會稽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太守盛憲舉上計孝廉許貢來領郡與盛有郤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身往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先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以因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悚以貢宿憤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必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初岱將見貢時先語友人張允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及出便以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果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後被讒爲孫策所誅時年三十餘

三國吳（共二人）

功曹邵溫伯疇

邵疇字溫伯山陰人爲郡功曹孫皓時太守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逞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在明府何憂遂詣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恐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

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逾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嗒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嫌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誕遂獲免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卓公行恕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爲人篤信義、然諾不苟。與人期約、雖暴風疾雨、無有不至。嘗從建業還會稽、太傅諸葛恪問何時當復來、恕期以某日、至期、恪與主人停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潮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座皆驚。

晉（共四人）

司馬孫顯世拯（費慈宰意附）

孫拯字顯世、富春人、仕晉、爲平原內史陸機司馬。吳平、爲涿令。時人孟玖弟超、爲成都王穎所寵、超爲小都督、縱兵大掠。機戮其主者、玖怒、遂譖於穎、言機有異志。穎使人收機與弟雲、俱遇害。拯訟機冤、因下獄、拷掠兩踝骨見、終不異辭。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辭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忍負君。拯遂死獄中。玖并二人殺之。

孫文度騭

孫騭字文度、富春人、伏波將軍秀曾孫也。顧榮稱之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正立、非常童也。及長孝敬肅約、學窮理奧、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居家豐厚、布衣疏食、躬親壟畝、諷讀不廢。視父母起居常饌、不離左右。兄篤疾經年、躬親湯藥。見人饑寒、悉力周贍。鄉里饋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禮遇曲全、久無倦色。有生刈其稻者、騭見而避之。鄉隣感媿、不復侵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交辟、不就。尚書張闓明表薦、公車特召、卒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功曹史孔承祖祗

孔祗字承祖、會稽人、車騎將軍愉之弟也。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既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李祥

李祥、海鹽璵城人也。少雄於力、知書史、每抱憤世疾邪之志。里中有爭鬬侵犯者、必折之以義。無少依違、人咸敬憚之。當晉隆安初、孫恩反海上、時時擾沿海、祥糾集鄉豪爲防禦計。四年、內史袁崧率兵討恩、祥挺身出從、協力策應於滬瀆。相持五年、恩舉舟師至、崧與戰、死之。滬瀆遂陷、時祥不在左右、聞而奔至死所、突白刃收崧

尸歸葬時人義之名詳所居之里曰敎義里

宋齊梁陳（共七人）

嚴世期

嚴世期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欲不舉世期分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女蘭年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贍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人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歲侵荐死世期並爲棺斂撫其孤宋元嘉四年詔旌其門復其身蠲租稅十年

河南尹韓德茂晏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以孝廉起家令永寧遷張掖太守至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方其上公車時遇盜於途抄掠俱盡及行數里見車下有絹數縑盗所遺者追而與之盗相顧感歎悉還所掠之物晏曰已爲君有非吾[illegible]也推而不受

范義叔孫

范叔孫錢唐人性仁厚里中疾疫躬持粥藥恤療之有父子兄弟同死者數家尸經旬莫收叔孫悉備棺槥[illegible]瘞人呼范義孝建初辟竟陵王中軍不就

丘彥先景賓

丘景賓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祖康任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官終奉朝請

范伯珪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性謙讓不以所長

驕人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母問竊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洩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二年召爲安北參軍不赴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梁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召辭不赴十年王拜表薦未召卒

沈處默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人、演之之子也、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門、顗獨不至、勃嘗詣之、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至性孝友、兄昂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顗素不事家產、及昂歸値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吳逵

吳逵吳興人、遭飢荒疾病、合門死者十三人、逵時亦病篤、隣里以葦席裹其死者暫瘞之、既逵病愈、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率其妻晝夜在山營葬、未嘗休止、毒蟲猛獸、遇逵輒爲避去、朞年成七墓、葬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人皆義之、

隋（凡一人）

司馬姚士會最

姚最字士會、僧坦之子、察之弟也、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父僧坦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德殿、最預爲學士、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後襲爵北絳郡公、及平陳、察至、即讓封於察、轉蜀王秀府司馬、秀陰有異謀、最屢規切不聽、及敗、最任以爲罪、時論義之、

唐（共三人）

丘庶子爲

丘爲海鹽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於堂下、官至太守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繼母無恙、詔給俸祿之半以養母、初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治、降馬而趨、說者以比汜恭

年九十六卒、

陸洗馬南金（弟趙璧附）

陸南金元感子也、唐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僞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案、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推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玄宗兹宥之、金官至太子洗馬（按松江誌陸氏世居華亭、元感葬崑山、在海鹽未析之前、故錄之）

禮部尚書羅景宣讓

羅諒字景宜會稽人珦之子也蚤以文學著聲舉進士高第爲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蔬食不應徵辟者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延致幕府除監察御史裏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諒者問所從婢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諒惻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五代（凡一人）

褚玄道雅

篤行

褚雅字玄道錢唐人梁末隱居於茅山樂施輕財拯物無厭嘗田既穫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水徧以周給覓薪之人夏月移瓜恣人來取當時行暑道無暍者人咸以爲難而玄道行之終身如一日也

宋（共四十六人）

侍御史江漢臣景防

江景防字漢臣常山人初事吳越爲侍御史唐末諸國私爲重斂吳越尤甚民皆困苦及宋平諸國賦法皆仍其重景防歎曰民苦苛斂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無巳時也吾寧以身任之遂沉圖籍於河詣銀臺自劾所以亡失狀太宗怒謫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其後子孫相繼擢正科者四十九人其由他科顯者不在是數而五世孫侍御躋六世孫侍御溥尤顯至十世孫萬里遂登台輔人以爲景防陰德之報

進士馮公初制

馮制字公初少敏慧涉獵書傳善屬文天聖中舉進士篤於養親遂絕意仕進家裕好施康定間里大飢民易子而食家有穀數千斛悉貸之藉以全活者百餘家舍

篤行

東有古陂縣長年經俾鄉先生王致楊適耕之民數奪其渚水制諭民穿古渠引潮以溉無復奪水之擾二先生割田爲壽制卻曰吾哀兩先生窮耳豈望報邪嘗過錢唐會故知錢寺丞負客債數百緡索之急悉與償之居常聚族子弟誨之務中規矩未幾弟準子碩姪景相繼登進士鄉人榮之

司法葉杲卿暠

葉杲卿名暠避英宗諱以字行錢唐人生而穎拔凡三試開封率高等用嘗試御前恩授鄭州長史司法桂州

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桂有吳謐為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閩而妻又死杲卿為置地合窆之哀二女之無歸也娶以為二子婦家故饒財諸弟用之殆盡乃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由吾祿薄不足以聚親族汝曹何咎諸弟聞而慚沮復合如初師事林逋天僖末錢唐有巨石浮於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僊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為奇書二子昌言昌齡同榜進士昌言秘書丞昌齡屯田員外郎皆以學術政事知名人以為娶二孤之報云

黃仲驤振

黃振字仲驤諸暨人輕財好施嘗建一樓隆寒盛暑必登之以望村野有日中未舉炊者往遺之米寒無告者遺之衣其妻劉亦斥奩槖置義庄以歲入濟族黨之不能婚葬者鄉人德之名其樓曰望烟莊曰仁壽振後以子貴贈衛尉少卿劉封仁壽夫人子孫代有顯者

衛輔之公佐（弟公寬公望附）

衛公佐字輔之海鹽人事繼母以孝稱族有不能婚嫁者悉為遣之聚書數千卷禮四方賢士教訓子弟時縣未有學捐地為址又獨任禮殿之役熙寧末飢拔邑人賴以救療元豐中復飢民皆負稅令滿代者已至轉運使苛留使督逋負縲繫盈庭公佐悉出粟代輸之弟公寬公望並敦行義時人俱為推重

吳孜

吳孜會稽人嘗從胡安定學名聞嘉祐治平間會郡謀建學孜即捨宅為基初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王十朋趣其祠云右軍宅化空王寺秘監家為梵王宮惟有先生舊遺館春風歸在杏壇中

吳福

吳福僊居人性純實括有巨賈留千金其家久之不至福為貿遷得贏俟賈至併歸之賈曰向者吾留千金耳贏則君自致吾敢覬乎互相讓決之縣縣上之郡使中分其息福仍不受買以其半捐之僧廬謂福曰君行誼如此不應久無子吾延得顏士女願奉帚為嗣續計福曰君念及吾嗣敢不為先人拜賜遂遣禮納之後生子

卓稍至芾兄弟登上第歷顯官云

典國司理賈元範如規

賈如規字元範樂清人宣和中補太學生靖康之難諸生欲逃去如規厲聲言曰吾輩久被教養國家阽危乃求苟免乎稍有留者以特奏名調廣昌尉補盜合格當改秩謝弗言再調典國軍司理不赴讀書鹿岩下重義好施族里賴之時稱尚義篤行者必曰賈司理

江統領渙

江渙字德濟武義人自幼勇毅以杖擊石石碎而杖全建寇起縣板防守隘橋屢以少擊衆保全鄉井後隸淮西酈瓊麾下瓊畔殺參謀呂祉舉軍降於劉豫將出境渙與其屬謀曰吾儕誓忠義死君父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之首至楊子江無舟可渡埋其首於江阜識其處遂浮渡達行在時方收鞫祉家屬渙詣理力明其不叛具告所以然命押渙取祉首按驗不誣遂赦其家出獄者咸拜渙曰微公吾曹安死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後任廣東統領平海寇以一矢殪其渠魁卒於官

陳德高

陳德高東陽人辰州太守琰之父也慕范文正公之義割腴田千畝立義庄以贍宗族又設義學以教里中之子弟族人婚宦死喪皆有助及遭困阨貧不能立者袖金予之不令人知有貧而鬻産於德高者如其請畀之金積其入及原直別舉以還之山陰陸游嘗爲譔義庄記

黃巨濟汝楫

黃汝楫字巨濟振之玄孫也家故饒而好義宣和間方臘犯境汝楫瘞其貨寶於室將出奔忽賊黨有執白旗來者見汝楫敘拜汝楫驚覘之乃舊僕也語汝楫曰吾主掠士女千餘閉空室中索金帛以贖否者且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所藏直數萬緡願以贖衆命遂悉發所瘞輦輸賊營千餘人皆得生歡聲如雷悉詣門泣拜以謝有願輸身爲奴婢以報者悉拒不受一日夢金甲神謂曰上帝有勅以子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汝楫爲浦江令其子開閎閣聞問果相繼登科高宗賜詩有昔日燕山竇今朝浣水黃之句浣水黃所居地也

楊大同

李大同松陽人素業賈寓武林邸舍忽聞隣哭甚哀詢之乃王尉失囚獲罪鬻女以贖故相泣別大同惻然遂傾橐以貸王尉慚謝叩其居里姓名大同曰吾豈望報乎遂拜而別他日大同壻鄭克寬登進士調鄂州監酒稅鄂守即王尉也克寬以公過候門守覺其鄉語類大同乃進而問曰汝何居對曰括之松陽汝識楊大同乎曰妻父也守驚曰汝外翁尚在否曰作矣惟妻母見留此守曰汝爲我迎楊媼來至則坐媼於堂率子女羅拜於下以母事之因語其故暨克寬於幕以薦之

[redacted]

王朝奉允卿（子唐珪附）

王允卿字成之松陽人尚義好施嘗往括城索逋宿其家夜遣其妻叩門卿閉門不納遲明即歸不復索每寒雪起視隣突不烟者輒以米置其門歲飢山民煽亂亂議曰我等至縣必驚西門王朝奉奈何終不入邑民賴以安世有譽西門王承執之比子唐珪字廷玉屬邑飢縣官勸貸珪方丱角請書於籍願以千石濟之衆異其志登淳祐進士歷任至監察御史言事忤賈似道意諷言官論罷之

劉進之愈

劉愈字進之永嘉人孝友端慤遇人急稱貸施予如不及事有利病以身爲倡必興除之由是信義著於鄉紹興庚午大飢以其家產簿貸於州得米五百斛以歸分賑鄉里愈獨不收貸自以私廩貸官隆興甲申又飢郡難守丞愈獨投匭丐發常平求降度僧牒糴他郡與同里徐讜協力賑抹全活甚衆太守張九成下車得愈之賢移書致饋其書有云孝於親友於弟行義聞於鄉里敬致州郡之禮以見尊賢之誠時人爲之語曰入楠

[redacted]

溪不見劉進之適樂清不見賈如規是浮洞庭不嘗橘也

縉雲丞喻伯強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義烏人少負奇氣父直方謂似陳亮俾從之游同門者數百人亮獨稱其議論可畏讀書至名義可喜事輒擊節慨慷及亮爲當路排陷不測門人畏其威禁不敢出聲南強從兄偘與同志生極力營救幾踣龍驤南強義形于色奮不顧走東甌見葉適備道亮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爲書數通南強持走

趣親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寃累貢於鄉不得第用右科調富陽尉當是時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權姦風京尹跡其所至欲併以爲罪德秀册過富春江南強丞請見且賦詩爲餞時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所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藏於家

通判邵武州薛子周洽

薛洽字子周永嘉人入太學所交皆名士會齋舍疫作飽粹然疾尤篤同舍皆弃去洽獨移卧具與俱蚤夜治藥餌謹視之三月乃愈粹然每告人曰子周生我登淳

祐第終通判邵武軍

楊時發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自鄞徙慈簡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每見其過輒内訟不置及於夢寐慈父深切或至泣下自撾既久其功益密嘗曰如樵童牧豎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已而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僩識事未嘗見父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著每每自防以示警戒一夕被盜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不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稱躬行有聞者以庭顯爲首象山陸九淵爲之墓碣九淵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黄南豐楊慈谿二君之墓海内名議謂無媿辭

吳起之作禮

吳作禮字起之諸暨人開禧間有寇掠鄉民勢甚張作禮與兄弟議爲防禦計因積薪備酒饌賊至迎勞飲食

之乃閉戶焚其廬無得脱者事聞拜保議郎

長興丞曹文起沂（丁茂冲附）

曹沂字文起瑞安人父絳里稱長者遇歲艱率族衆定甲穀價十損二三以便人沂輕財好施能繼其志嘉熙庚子歲大祲亟傾廩得積穀六百斛盡發以賑貧民族兄弟有爭田訟久弗決者沂割己產平之晚以特科入官終長興丞子茂冲登淳祐第通籍金閨終知定海縣人以餘慶歸之

德清尉潘和叔景夔

滸景燮字和叔松陽人初爲德清尉邑有富民爲盜所掠景燮躬捕獲二十人法當死秋同僚畢賀景燮愀然曰是豈無詿誤者邪若以幸賞爲心則吏卒鍛鍊以成獄吾不忍爲也同僚歎服卒不赴調掛冠歸

陳光庭

陳光庭樂清人嘉熙庚子大旱歲飢死徙不可勝計光庭創東西二倉節己口腹聚穀於中令里人以物質穀不取其息春耕則納質以取穀秋斂則納穀而取質民咸德之又捐田八十畝以其穀置藥冢收遺骸及資貧

不能婚嫁病不能醫藥者又爲歌詩十章以諷勸藏穀之家石室林一龍名其倉爲集義莊爲文記之

國子監錄事王彥古漢英

王漢英字彥古奉化人受業樓昉文行高卓登淳祐進士第魁梧爽朗朝列偉之少聘徐氏女因病鼻腐以貌醜自誓不嫁父持辭曰公盛年高科不患無良配女陋不敢以辱公漢英曰女有疾非漢英誰適既昏相敬如賓仕止國錄妻沒終身不畜婢

姚君俞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風度孤寒不同於物年飢不粒食蒸松葉茹子啖之而無醯塩人始憂其不堪既而見久不屈稍聽向至老益自勵無妄取人遂翕然信重之葉尚書適嘗訪之曳敝屐出迎如舊識既病葉度不起以書造適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爲我銘臨終戒其弟曰棺前止須布幃一幅置瓦爐於案知我者當自來哭其不知者雖哭吾不對也其卓立自信如此

太學吳彥成圭

吳圭字彥成義烏人倜儻好施與太學生程績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葬其親爲同舍生所紿俾歸受償於其兄逾約弗與圭如數代償迄不較初至京方入國門道遇鄉人士葉祖信爲太學陳生裒具棺歛圭遽曰溽暑如此須臾則事緩矣立如所札付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

汪時發大度（弟大章附）

汪大度字時發金華人受業呂祖儉自號獨善慶元初祖儉忤權姦貶韶州大度走送之押解者希當路旨凌

虐祖儉大度以義折之身爲調護從坐貶所久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甚至弟大章字約叟亦從祖儉游祖儉之卒也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故人路知監卒于蘄不能還葬大章走蘄載其柩歸割地葬之當是時二難之義聲烈於今古

盧覍民

盧覍民東陽人存心仁厚嘗拾遺珠一畧價值不貲持歸令人於獲處俟爲少頃失珠者號泣而來詢得其實舉還之其人請割半以酬覍民曰吾豈利若物哉堅却

之其人泣且拜曰非公吾死矣今之生公之賜也後嬰疾幾殆忽神降於女奴言曰上帝以君還珠之德賜以壽考遂念詩告其壽數復示方服藥疾立愈卒年八十六果如詩言

葉會之大同

葉大同字會之其父誕嘗從呂成公講明義理之學故其爲人重義氣言必稱古有友人死而無櫬將貧廬以歛大同曰吾未死已有櫬友巳死乃無櫬吾縱死不至剩廬友雖死不可無廬姑以櫬吾者櫬之衆高其義共襃其子大同兄弟三人其兄紹彭早世無嗣乃以幼子後之或言法應三分其室大同曰嗣可三室不可三明義利也義利明則吾兄真有後矣魯齋王文憲公聞而稱之曰世有繼嗣而爭者觀此可以媿死益見吳縣家庭之訓久而不泯如此

胡廉一麒

胡廉一名麒字德仁世居湯溪父贅楓林以客死失恃年十三奉母孀居克自樹立撫弟廉三稍長受室甫朞而廉三以疫卒慟哭幾絕弟婦遺腹五月每夜必焚香

告天曰吾兄弟三人季早亡仲復夭吾今有二子而仲幸有遺腹願天寧奪吾子年以益遺子承弟嗣及朞果得雄名邦童不三月而弟婦病乳雖死廉一且哀且懼與妻江氏謀曰吾弟止此一子不可復得吾次子可托隣母乳而此子須汝自乳之方保無虞又慮妻意不專討將柳木倒揷井傍隙地因詔之曰日者皆言此子命合三奇吾將試此木揷地若能生活者是兒必大吾門已而柳葉森然江氏撫育意益堅及長婚娶畢獨討費居母家俗鄙悍非所訓子姪也乃擇青陽善地徙居之

之各授田俾耕以自食遺訓家規二十四事有出仕不可捷徑以倖進當難不可詭計以偷生之語蓋於世教有補云其子孫簪纓濟美爲湯邑稱首

特奏狀元石道叟公轍

石公轍字道叟新昌人爲人重交敦義初游太學同舍生朱夷行寢疾無親黨公轍爲調醫治療既不起家人罔計方徬徨不知所爲而公轍已扶柩在門矣時舟行月暑目青幾失明忽夢夷行如平生曰目青奈何有爾朱先生者術如神覺而異之至京尸有言爾朱先生者

公轍因謁之得藥如芥子旦夕服之目如初登紹興二年特奏狀元後年八十手自校書燈下作蠅頭細楷人謂寔報云

黄青陽叔言

黄子游字叔言其先自浦城徙奉化崇寧星變父宰上封事論蔡京京怒逮付御史獄長流海島子游號訴於朝父得不死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坐弃市子游適同邸脫驂以葬且賙其子以喪歸張忠獻公每對客誦言曰子游之義近世所無也忠獻謫永州歲遣人致問守池州青陽縣縣以宋齊丘食邑田賦十倍相仍餘二百年子游奏蠲其半中歲不願仕食祠祿十五年築聽雨堂兄弟相友官其猶子竭資嫁兄之諸女卒年八十八

李嘉仲獻

李獻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選友人陳東被召至舍館未定乃爲假館於太僕寺丞陳正彙少陽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獻知爲少陽將勸之歸而少陽已逮

赴應天府隨戮於市獻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歸葬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尸又一日得其元合而斂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親護喪獻服其義并以行李付之獻亦不暇詢婦翁事亟還京師

豊宅之有俊

豊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稷之四世孫也登青樓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蓄澁良久曰豊官人議娶否詰之果故人女豊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

不得問也宜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豈與京尹有舊明日以白尹且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義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山陰王宣子佐也朱熹同科進士第一人

袁昇

袁昇鄞人初爲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家裕於財五旬無子往臨安買妾既而察知其爲四川故趙知府女也即還其母母泣曰計君聘財猶未足給歸費用且破矣將何以酬君昇曰賤吏不敢當此願以聘財相助知其不給又罄橐以贈歸告其妻妻喜曰君設心若是行當有子矣明年生子韶官至參知政事贈太師越國公曾孫桷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贈參知政事陳郡公各有傳

陳惠卿祖（從孫雷附）

陳祖字惠卿新昌人少孤事母至孝善治生敦睦宗黨嫁其孤女數人貲負平糴邑人德之創義塾延名師以淑鄉之俊秀凡饔膳薪水僮僕咸具歲費錢萬緡弗少怯士由以登庸者後先不絕祖沒從孫雷克繼其志創杜山東塾而以祖所建名西塾張即之爲館賓榜曰潤門無鎖鑰有客不妨來由是遠近來學者日衆門墻冠蓋相望而兩塾之名聞於四方又置義田義役義倉義井義阡義局以贍鄉黨邑人至今談陳氏事有墮淚者雷字震亨世居仙桂鄉之平壺以恩補登仕郎凡三辟皆不就卒祀於學宮

陳闢門柔

陳柔平陽人性沖約不喜競里人有侵其地者族黨請當訟之柔曰諾一日具酒食會集議食畢衆請所議柔曰以酒食飽吏胥何如吾黨自樂之尋丈地不足較也衆愧服人或見陵閉門不競內外呼爲陳闢門

何長者逵

何逵永嘉人好義輕財親戚朋舊貧者賑之死而無歸者葬之食客日常數十人歲或艱阨貰貸不能鄉民賴其恩惠有訟不之官得一言而兩憾俱釋人稱長者

徐正卿端臣

徐端臣字正卿青山人幼有異禀日記萬言事祖父母以孝聞值歲饑輒出粟平價以濟貧乏創社倉飾學祠

疾病以藥賄死以棺義聲宜於遐邇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縣特造其廬後以子爵恩補宜義郎卒年八十三贈銀青榮祿大夫寧國郡公

張教授仲淳

張仲淳秀州人以文行知名居鄉教授好周人之急務行陰德不求人知偶一商疾篤投仲淳問其姓名鄉里言訖遂斃裝有十金仲淳自爲具棺斂召其子護喪持金歸役捐資經紀其喪事一夕夢死者來謝曰荷公厚德無能結草公今生貴子矣已而生子師中舉進士爲

館職終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

朱孔目承逸

朱承逸吳興人爲本州孔目官夜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覘之見一人携妻子欲共投水問之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責無以償耳朱即護歸見債家悍傑群坐未諭之曰以三百千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吾當代還急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爲奴不聽復以三百千資之而去

顧潤之德玉

顧德玉字潤之嘉興人從寧國教授俞長孺游長孺有道士然而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德玉侍湯藥情猶父子嘗爲感動弗受謝今我行且老必寄之以喪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德玉既死德玉襲于家衰絰就位邦人士爲德玉來弔者德玉答拜葬海鹽歲時享祀唯謹

婺州錄事方無盡永齡

方永齡字無盡金華人敦禮尚義而好施宋末兵興歲飢疫亡載道永齡發粟作糜以食餓人復作棺衾以給殍斂之無告者薦授婺州錄事入元棄官隱居孝川徵

辟不赴惟備藥施方以濟患者終其身不怠

徐臻

徐臻溫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文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歷忠款至隆興病卒

潘敏脩好古

潘好古字敏脩松陽人博學能文辭游成均所交皆海

內名雋、嘗值歲飢、領廩以賑窮餓、一日山水驟發、陸地皆成巨浸、好古與同處者數十人、方虞墊溺、惶惶莫措、忽有樔舟來援者、好古諭舟人先濟餘人、舟人曰、吾德公故冒險來、計不知有他、好古曰、濟人猶濟我也、卒先餘人而後濟、義聞隆於一時、

唐玉潛珏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發宋諸陵、攫其寶玉、珏聞之、不勝痛憤、亟貨家具及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酒邀里

中少年與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珏慘然具以告、衆謝曰、諾、一少年曰、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乃具木匣、絹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散遣收遺骸、瘞蘭亭山中、樹冬青樹其上以識、越七日、兇徒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恍、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未幾、兇賊被誅、珏事乃稍稍傳播、義聲震吳越云、

泉州教授林德暘景熙

林景熙字德暘、平陽人、上舍釋褐、歷泉州教授、禮部架閣、丙子、元兵破杭、河西僧楊勝吉祥從伯顏在軍中、遂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築塔於內朝舊址、其餘散弃草莽中、人莫敢收、適景熙與同舍生鄭樸翁在越上、痛憤不能已、相率爲採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以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且植冬青樹識之、因而爲詩、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又曰、一抔自築珠丘

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冬青花詩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青影空、五月深山護凝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聞而知者、義之、後歸鄉教授、忠義之懷、每形於言語文字間、其文曰白石稿、詩曰白石樵唱、皆行於世、以壽卒於家、

將作監簿王才翁英孫

王英孫字才翁、會稽人、博通經史、歷官將作監簿、罷歸

値慈中大飢、發私廩以賑、全活甚衆、道上有弃孩、輒收恤之、又喜延致四方賢士、日以賦詠爲樂、若謝翶、鄭樸翁、林景熙、唐珏輩、皆慕其義、與之友、所著有脩竹集、

元（共十八人）

茂林逸叟葉貫道

葉貫道、瑞安人、居郭陽紫華山中、蚤喪父、事母至孝、母死、廬於墓左、每祭掃、必痛慕嗚咽、元初兵至、鄉民橫罹鋒鏑、暴骨野中如莽、貫道哀之、與子堅携畚檢拾、聚而埋之、表曰同歸之墓、晩年高隱自適、號茂林逸叟

翰林掌書劉浚登濠

劉濠字浚登、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起兵興復、融戰死、元遣使至境上、糾察餘黨、將盡殺之、鄉豪挾仇、投籍使者、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閲籍知狀、歸悲忿不能就枕、會天大雪、因孫爚計、具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酣、莫卧小樓、探袖取牘錄其巨魁二百人、複之、因積薪樓下、縱火延燒、及樓、使者脫走、因出懷中二百人授之、朝使馳上、命下、止戮如濠所錄、存活無慮萬人、濠生廷槐、究極天文地理陰陽醫卜諸書、爲太學上舍、廷槐生爚、爚生基、封誠意伯、古云活千人者子孫必侯、劉之世食其報也宜哉

水西翁呂仲脩汲（子機附）

呂汲字仲脩、永康人、少嗜學、至老不輟、養親必洗腆、而身與妻子粗糲自甘、宗人貧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隣里以急告者、責之如持左券、歲歉、親爲粥以食餓者、所活千百計、當是時、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強起其父懋以鄉導、汲身翼父、行踐重山密林、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晩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子機字審言、刻意於學、通春秋大旨、尚義好施、推誠待物、人咸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綽有父風

童子丹金

童金字子丹、慈谿人、家素饒裕、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居曰一間、築隄浚澤、興水利於鄉、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師以淑來學、別置田二頃、代鄉隣之輸、及給貧不能葬死不能斂者、大德中歲饑、流殍相望、金發積以貸、全活者數千人、有司奏旌其門、

陳志寧

陳志寧諸暨人與弟嵩之篤手足之愛事母極孝兄以事出則弟在膝下弟或暫出則兄留未嘗同離左右總總如嬰兒嘗割田一千畝山五千餘畝造屋三百餘楹爲義庄義塾聚族里之貧者養之未知學者教之人以爲一鄉之父師事聞旌爲義門

諸暨州判官俞時中器之

俞時中字器之金華人宋季避兵山谷間叔母劉爲元兵所得欲殺之時中聞其聲挺身出曰此吾母即欲殺

請以身代主者壯其言釋劉而挾時中北行至京師語其事公卿皆歎奇之使受學羅郎中所時羅方貴倖嘉時中才以女妻之薦入翰林纂次本草遂爲太醫令歷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求便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抵家父母暨劉已前卒乃爲位制服晨夕號痛如初喪聞者爲之流涕

方鑑

方鑑諸暨人讀書負氣自豪好脩行義嘗割田千畝收歲入以贍族之貧者建義塾禮聘名儒黃叔英項炯與宋哲主教事以造就後學一時俊彥雲集飈至游於塾者多爲方聞之士當時衣冠雖沒於腥羶而東南文明如故不至受變於夷者諸義塾之功居多

劉十三

劉十三湯溪人一女弟有容色贅胡氏邑之王萬戶某官也偶至其家窺見之十三逆其意不良乃遣家人悉潛匿而自款待之及晚果來索其女弟不獲大怒遂以油灌十三項而焚之曰從則我之骨肉不從則爾歸鬼録十三大罵曰我中山劉氏豈同狗彘以從汝乎寧死

耳不汝污也罵不絕口竟焚死今胡氏世祀劉氏於家廟云

趙孟治（子由鍾附）

趙孟治山陰人家世業儒尚義皇慶中捐田三項爲學田又捐田三頃入義廩給鄉人之貧而無以婚葬者事聞有詔旌之子由鍾行義有父風丁未歲大飢設粥於道以食餓者所活數千人由鍾子宜法以進士起家

樂君道大原（孫良附）

樂大原字君道定海人器度宏偉慨慷多大節居家孝

詔事繼母尤謹燕閒無惰容恥言人過失大德丁未東浙大侵大原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米平價使人就糴遠近畢集活者甚衆有持舊書易米濟飢者輒應之遂畜至數千卷曰吾子孫必有能讀是者孫良果能讀其藏書屬文數千言立就時朱陸異門良受業程端禮學以朱氏爲宗洪武初爲定海縣學教諭以學行表帥後進有遺稿五十卷

宣子初玄

宣玄字子初諸暨人性端麗而志尚修潔與剡人商舜

華善舜華游西州以銀一篋寄玄家歲餘舜華客死玄絜酒炙雞至其家奠而哭之因舉金還其子其子初無知者人皆服其高誼

黄熈安純裕

黄純裕字熈安定海人震之五世孫也自幼服膺祖訓孝友純篤言動不苟鄉隣有鬬爭者輒以理曉譬莫不心服故一鄉之民無復有訟于公庭者當時爲之諺曰登泰山不若登崑崙見縣令不若見黄君尤精於鹺政有司聞其名吳元年舉爲龍頭場管勾舉灶鼓舞稱更

生純裕公廉仁恕綜理周悉上資國課下得竈心凡煎鬻之法至今賴之

黄新

黄新諸暨人汝楫六世孫也性倜儻好義祖遺義庄廢已久新盡得購復之以贍族人歲侵鄉人持券物來質粟不較其值而與之所居當發越之衝爲飲食以待困乏者年七十餘盡出所質文券約三萬緡悉焚之曰吾非敢以此市義吾生無德於鄉人無留此以益身後之過聞者感泣

潘生

潘生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閒出與人執填甓治隍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飢道殣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耳盍若用吾强壯少延母旦夕命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唐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轉貿遼東大家遣代戍古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得從遼東還道一女鬢尾行問之曰淮產也

昨因飢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遣我歸君南人能挾我同歸乎即相與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頻沛流離親昵日久曾無一語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庄乎女上堂見父母父母攬涕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女具以對父母感其義引生更衣具酒張樂酒半執觴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尚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父母不知存亡歲下薦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藉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養

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後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陳成甫紹

陳紹字成甫慈溪人家饒於貲而性尚澹泊粗衣糲食惟以行義爲急遇隣里喪不能舉者葬之死不能斂者斉其衣棺貧不能自存者賑以粟里有金生者貧而自守紹斂而憐之客於暮夜持金錢投其家時邑[illegible]闕官今令富德庸嘗主其家紹告以撫字當急療民肥已君子弗爲今終任一介不取及代歸囊橐蕭然適長女死紹爲之斂且出所積以助其裝邑饑發囷以貸而全活者衆一時皆稱爲篤行長者

孫泰然宜

孫宜字泰然嘉興人有俠氣兄弟析居並以義讓元季苗兵將屠邑境宜獨叩軍門請以身貸辭嚴義正主帥壯之竟釋城不屠當是時以七尺觸鋒刃寧有幾幸哉

義之所動凶威頓戢卒之身與城俱全者則天之陰騭善人也昔外黃兒以辭說不以身乞千古猶爲美談若宜者眞義烈古人矣

劉韶父大音（子剛附）

劉大音字韶父義烏人蚤孤事母李唯恐弗及弟晉繼於别宗推母之愛愛之無少斬性沉靜寡默才識夐絕人多嗜腴田營營求獲大音曾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爲病音曰吾將利吾柢耳子奈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荷械走氷霜中始歎服其識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叛

泣授大音曰非君仁恩不足以保此子卒藏券笥俟其子長召而觴之校數以還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不一而足歲祲羣盜起至相戒不敢入其里宋太史銘其墓稱爲古之吉士云子剛克苦攻學從宋太史游推爲蘊伯衡方孝儒所推許以文名於世

吳長卿宗元

吳宗元字長卿諸暨人輕財尚義歷叙古今孝弟忠信之人爲七言古體以訓廸後人元季兵興避地者多依之周給一無所吝歿之日識不識皆歎曰義士死矣奔哭墓下者數百人太史宋景濂志其墓

兩浙名賢錄卷之九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目次

獨行

明

鄭好義士利
樵雲王尹成龢
御史余公文郁
梅景和熙
殷原善（兄近仁附）
海州同知許國器懋
宋味古
劉閱畊均美（婿張璟附）
汪慶術灌
阿寄
王叔豐稌
周彥華子輝（妻俞氏子孟曉附）
翰林檢討秦性初初
吉安通判吳源潔潭
陸賢良宗秀（子圭璥瑜璉附）
錢清舟人丁能
袁仲仁大珍
包侍郎懷德
陸國平平
教諭戴育之櫝
高叔胥宗浙（吳淵周瑞附）
古直王仁輔佐
聞廷實璋（子元璧附）
劉敬先儼
奉化王汝林
尚義仇必顯
楊允恭欽
刑部主事何瞻
李貴
劉景儀原

徐蒙六　孝廉張朝貢瑩
夏叔懨　解元盧中夫楷
陸本深源　俞統
古人趙廷時元鄒　夏世康安
教授周良佐相　周舜龍廷澤（子禎礽祚穉附）
張守度尺　鄭歆賓修
徐望之文彪（二子徐子元丹禮附）　夏雷（子日葵附）
周繼實夢秀　給諫周孟登崑
陸忠順美　鎮江通判陶公重廷錫
施濟　戍義士龤
龍江驛丞杜守經常　庵人吳三五
文學吳子匡元良　趙宗良祖騮

兩浙名賢錄卷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濬原嗣哲氏閱

獨行

明（共六十三人）

鄭好義士利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偶歎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

不俟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杜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戮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獄具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樵雲王尹成瓛

王瓛字尹成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有隱德以壽考終而偶單傳至瓛乃遂有七子瓛性孝友而急行義少侍其父珍謹甚恒韋韝而治饔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間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命之起不起也瓛善耕以其羨規爲子母之息宛轉佐巖恒不乏七子者環瓘瑀珙璨璧瑊瓛先後爲起甲第相埒瓛又好施予以星赴人之急比隣火數十百家皆燼瓛捐廩而爭之俾屬力自取給其他孤寡無論婣戚以十計衣食瓛若庫吏也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坦堅壯在壎墩境封佳埠坡埒垕基壇墟均堅堪陸墳增填垂垣塾埌二十八子之

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猶然用子孫顯曰封右通政鈺南雄教授贈大理少卿某訓導錫九十八子之子二百六子而益顯曰太理寺丞清左參議澂國子祭酒澂鴻臚序班良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果叔杲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祿署丞叔本三百五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爲鄉進士熹如珪光蘊錦衣千戶如璧其穎出者且未艾也英橋田多山其初磊砢不可道灌莽相屬自瀫爲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里之內鱗次櫛比成大都初瀫之既葬艾珍也忍不能去廬於

旁扁曰樵雲性喜吟多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弇州王世貞爲之傳

御史余公文郁

余郁字公文淳安人洪武初以薦辟入朝賦天馬詩稱旨授陝西道御史以清謹聞尋坐事謫夔門時太史宋濂卒於蜀葬無定冢郁結廬其上守護唯謹後有鄭楷者濂弟子也爲蜀藩長史過夔郁泣而囑之曰吾爲若師守墓三十餘年今子來有託矣啓諸獻王改卜成都夔人高其誼立祠祀之至今不絕

儒景和熙

梅熙字景和通經有學行少受業於番陽朱公遷別傒二十年千里聞訃熙至番陽爲服心喪時人義之洪武初舉博學明經撫安永軍民卒於官

殷原善（兄近仁附）

殷原善嘉興人與兄近仁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遙獻所著蒞政戒銘二十四篇授廣西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已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蚤世遺孤縈

縈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邦稱義焉

海州同知許國器懋

許懋字國器海寧人生而不凡器度舒如應物酬酢必依長厚元季歲歉發家儲賑貸復以萬戶長督海運抵大都授杭州路治中不就時紅巾賊起懋倡子弟之義勇職却之事聞復授以前職懋堅執雅操終辭不就明興求賢邑以懋應　詔授承事郎海州同知在官六載

以績著、

宋味古

宋味古、會稽之宋家店人也、少讀書、知大義、長而能讀隱居不仕、當建文遜位時、味古每於夜深疊卓從屋月下北向以祭、祭畢且痛哭、如是者月餘、爲警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味古、乃得釋、人謂忠臣孝子萃於一門、

劉閱晰均美（婿張璟附）

劉均美、號閱晰、世以醫名、均美讀書、通大義、性孝友、異母弟勝生三歲、父病且革、顧均美指勝有所囑、而不能言、均美泣曰、大人寬心、他日當如大人意、父肯首始瞑目、均美爲教養、長有立、娶妻、至生子、盡以父屋產讓勝而自構屋北郭甘泉里以居、洪武間、以閭右實京師、居織錦坊、仍以醫行、喜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所求者日無算、而貧無錢走丐者亦無算、均美旦起、視丐先之、而始次第及市者、其言曰、罔俾丐藥者自嫌不來也、均美既喜從士大夫游、士大夫亦多均美之義、一時知名若翰林解學士、特爲書正心堂記、楊士奇諸公亦皆有詩歌贈遺、郡人許聰遊太學、貧無以自給、均美舍之家、昉死、爲殯歛、歸其棺以葬、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譽益遠、壽九十卒、子用賓孝友世其家、孫琮、性孤潔、不妄交接、工詩、琮子莊、鄉貢進士、早亡、均美婿張璟、天性善淳、家富累萬金、悉以讓其兄、不留一錢自私、父臨歿、語之曰、爲汝埋黃金首飾白金三千餘兩土中、他日可取爲用也、後兄蕩廢、悽瞽不堪、璟特告兄埋金處、盡奉之、一無所取、鄉邦稱爲善人、

汪慶衍灌

汪灌、字慶衍、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父兄、則吾屬子弟也、頗聽恩圯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資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

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商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敢違者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返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寇攘以捄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捄死耳下片符可致何

俟兵乎脫兵出則梃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邏檢與俱灌止邏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特黥者二人而已其著信如此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畊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

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則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閑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

純孝可也

王叔豐稌

王稌字叔豐義烏人學士禕之孫國子傳士紳之子也自幼潛心勉學博覽羣書受業於方孝孺以文行重於士林及孝孺被刑狼籍人莫敢收稌與鄭恂潛至聚寶門外求其骸骨以歸坐逮繫獄　文皇念偉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稌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撰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庚戌集後百年始傳

周彥華子輝　（妻俞氏子孟曉附）

周子輝字彥華遂昌之西隅人也弟子忠永樂初被誣以死罪連坐妻子子輝謂其妻俞曰吾弟既死雖有二子尚幼未能保其必嗣也若長姪與母俱就死吾忍吾弟弗嗣乎妻曰然則奈何盍以吾次子孟曉代之子輝曰是吾意也即召孟曉泣而語之故孟曉慨然請行時年纔十四耳臨刑顏色不變人以爲尤難子輝與妻受其二子若己生訓之成立復以己置產業均分子姪人義之以爲今之伯道云

翰林檢討秦性初初

秦初字性初山陰人卓有行誼居太學時同舍生以使命出妻死無主初爲之經紀喪事甚周有[illegible]安若除後山衛經歷當之任貧無以治裝初算所乘橐貲遺之徒步以歸永樂中舉進士官翰林檢討

吉安通判巽源潔潭

巽潭字源潔處之遂昌人也少爲諸生以仁厚稱嘗出行道上見一人號泣赴水潭詰其故曰縣官徵租急無以償適鬻產得金將以輸官因醉道遺覺而覓之不待也夫鬻產以逭罰也失金無輸則公私益困矣不死何待潭力止之因紿曰拾金者我也而第隨我歸舉以授子耳何死爲其人收涕謝遂隨潭歸潭止之堂上飲食之急令人鬻家具如其數以償失金者得不死未幾領北闈鄉薦授理常德終吉安通判所在以治績聞

陸寶良宗秀　（子珪瓛瑜瑾附）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之九世孫也爲人敦

樸有至行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命 仁廟新御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 上異其禮貌從容命進扆前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 皇帝親賢納善大臣秉公持正自然太平 上悅曰好言語公卿在列者皆悚然既罷出太學士黃淮以鄉人偁宗秀與語入問先生何字對曰小民名實字宗秀鄉里謬以字稱今既 上聞謹易字爲名別無字也淮歎曰先生一言一動皆合禮留京邸數日以疾辭賜寶鈔銀幣還正統五年歲飢宗秀傾家廩助賑事聞賜勅褒奬表其門曰

尚義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飢疫明年飢益甚珪與弟瓛瑜璉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詔授珪廸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祿珪以德義著於鄉鄉人有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任之落成令酹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絕也其後陞之孫淞沈之孫瑋俱發解

錢清舟人丁能

丁能山陰錢清舟人也嘗夜載衆賈至東關詰朝衆散去遺銀一橐能艤舟候賈還而返之久不至携歸明日將復往婦阻之曰而終歲往來風波中不過得數金猶無以糊其口今安坐而得此吾夫婦足以衣食半世此殆天賜也顧安所得遺金者而還之能曰吾寧逃富邪[illegible]物各有分彼辛苦營之而卒然失去悔且喪身吾何安終往候得金主感謝欲酬以半堅拒不受

袁仲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也居家以孝友聞從兄大通客死永嘉大珍親走數百里持喪歸葬寡嫂無子如母養之終其身友人張彥修以滇司經歷致仕居家一旦夫

婦俱爲仇家所殺盡掠其財一女銀奴甫生大珍聞變往哭之慟抱其女歸付妻撫之如已女即其二櫬歛其夫婦合窆之日夜爲蹤跡其賊盡獲之付於法當是時大珍之義聲動天地郡俗民死無葬地者多焚屍沉其骨於河大珍憫之買郭有沃地若干畝價值五千餘緡葬[illegible]之爲義冢復出已帑架石梁造渡舟以便行者民之死於徒涉大珍力也大珍爲人慨慷臨事重然諾不苟取與每讀書遇古忠義事輒歛衽久之且曰爲士當如是尤好交納士友鄉里咸加敬愛稱義士云

包侍郎懷德

包懷德蘭谿人方其爲諸生時與同邑胡生文善同席研書既而懷德貴以侍郎在位而文善亦以進士出身爲主事居京邸文善病革懷德往訣文善泣語曰吾無子止一女見託能爲終始乎懷德抆淚應之曰諾既而文善與妻相繼卒懷德抱其女歸囑妻育之如己女未幾懷德致政歸而其女之齒長矣擇婿得祝生將字之懷德與文善居相去幾二十里文善雖死而故居尚存懷德先事令人分其室爲三夫婦引其女抵文善居已

處左楹妻與女處右楹虛其中設文善夫妻神位至日備祭筵爲文以聘嫁告命女拜已復拜其婦懷德長號痛哭然後行婚禮遣嫁之奩具皆備焉當時稱友誼之篤不以死生易心者無不稱包侍郎云

陸國平平

陸平字國平世居海鹽事父母盡孝事伯父如父悉讓歸先業起徒手以財雄平生好施處事有斷里有訟者爭就質言出而解洪熙改元歲大歉民食草木平盡免所貸錢穀作粥以食老弱饑者多全活正統壬戌至景泰乙亥屢飢前後入粟五千餘石麥八百斛佐有司賑濟詔旌爲義民表其宅入京謝恩賜宴光祿寺授教官先是嘗因事被誣繫獄凡三載連逮者多死平竟得白以躋榮壽人以爲行義之報

教諭戴育之櫝

戴櫝字育之鄞人鞏昌太守浩之子浩歸自鞏昌先世田廬外無一長物晚值鬻攸僅存一小樓櫝市宅郡城迎二親以養旦夕起居辭色怡悅每出入扶掖左右親時資東修嘗致甘旨至殁猶孺慕終身語及輒泣下

與庶兄析產舉其優者遜之弟補府掾費巳田以償所給女兄子負官錢逮治峻急力助之護免諸甥家中落經營周恤逾耄弗替賑窮賙乏雖踈賤恒恐不盡爲博士弟子員授興化府學訓導以身爲教庶其貧者賑之士翕然歸心尋陞連城教諭即自表免就子龍封既歸足不跡公府縉紳耆英之會間一赴之里閭過從布衣徒步以一僮自隨至大耋猶抑抑畏歛對客必自名即家居未嘗中席而坐食不重味衣華綺者輒不御尤好稱人善而匿其過一日家人被盜邏者廉得之櫝惶遽

縱遣且舉所盜物畀之曰吾知若貧毋恐也鄉人囂曰而浮其直或以爲言樌曰彼失其業忍與較錙銖乎毋恕己量人非義之後一毫弗覬也自少至老無設語無惰容中心澹然寡於嗜欲閉樓危坐終日讀書賦詩有茂軒稿若干卷藏於家子鐩巳未進士官終潯甸府知府鯨癸未進士仕至福建參議鱉丁丑進士歷官巡撫四川都御史別有傳鰲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徐州洪政績章著而恤災救患尤所孳孳上會試一同舟者得厲疾諸人各弃去鰲獨周旋其間湯藥飲含靡不盡

力太僕少卿徐佩道徐暴殞出巳貲爲治斂事其赴人之急皆此類也高才早世人共惜之

高叔胥宗浙（吳淵周端附）

高宗浙字叔胥山陰人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七十畝爲義阡給櫬以葬貧者里有衣纓之裔盜其牛或以其人告輒諱而隱之不忍污其世正統庚申歲大飢糶傍郡米七百斛歸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飢又出私廩助公貸後二年又飢亦如之時同邑吳淵周端竝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詔遣行人謬恂賚勅旌之三

氏子孫至今繁衍爲大爲山陰世家

古直王仁輔佐

王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台之黃巖人博學工詩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佐俟諸官官併補俟者詗其挐甚急佐甘搒掠卒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中不與衆伍李主事廷美奇之檢其衣中得柯學士所遺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出獄獄吏皆大笑然佐亦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竹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出飲一

再勺巳復鑰之以出尤工字學嘗作草書值掾吏王獬筆曰遽敗吾典掌吏欲毆之或俾自爲計佐曰吾固嘗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答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沈按察仲律嘗值佐詢其邑里名跡不置佐曰不須問大抵奇怪人耳李學士東陽爲作傳稱古直有曰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流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

古直傳

聞廷實璋（子元璧附）

聞璋字廷實鄞人也父可信敦樸善良與物無競時稱長者璋世其德益寬大坦夷待人以誠家素豐於財人貸輒應或不償輒不責其償已而復貸輒復應之或責其過則曰彼誠厄於乏耳今餓且死忍勿賑之乎或以產售酬之率倍其直入市貿物必以嘉穀即弗嘉必鼓簸揚精乃已以甲戶應里役所隷戶或貧弗及時輸輒代之而徐使償焉即弗償弗較也里有爭訟求平率以

誠款譬曉莫不帖帖去隣有攘還者故偷也盜其禾麥偷捜得之欲詣官告除盜璋私於子曰數斛穀乃足盡人命耶遂諭還而遣之還卒感悔不復盜居家孝友恭儉內外雍愉處族衆尤謙讓執禮尊長或督過輒長跽請罪必得解乃已閭里慕之謂州里篤行君子也子元璧仁孝好施有父風然侃侃不阿獨度而高朗孤弱者多倚以爲植竟不壽子淵舉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自有傳璋元璧皆累贈如淵官

劉敬先僾

僾字敬先其先真定人父貞官海鹽學訓遂家於澉川僾博學善詩文有古行娶雙瞽終身敬愛如賓家貧授經門人有貧者恒却其贄而周之粟友人沈德常死無所歸僾惟有田三畝鬻以葬之後雖屢空不悔也其詩豪邁與寄不凡嘗賦久雨詩有云百年海內無奇士六月山中尚夾衣其寄慨深矣遺稿若干卷董從吾澐爲之序而梓之

奉化王汝林

王汝林奉化連山人性倜儻好施凡貧病過門者接之

不厭遠近慕其名陸司寇瑜時爲邑庠生貧不自存往詣林而兩人素昧平生林時浴於溪陸以謁告遽起而入攝衣延之上坐盛爲之禮次日林即遣人濟陸之家然不以告也比留連旬日陸乃自言其情曰竊慕公子高義幸而敎我其如家累何則出陸家謝啓示之陸感拜曰不虞君之恩其深矣辭之歸明日林乃張盛具餞而送之凡寒暑之衣畢備且贈之白金陸辭勿得陸貴不相聞者久之及陸以刑部尚書致仕還謁郡守李行見藉諸人於壁汝林與焉陸問此壁間之人善邪惡邪

以爲惡則善人在焉以爲善又何善之多邪李曰否此皆積惡吾欲置之死耳陸曰餘人吾弗知若王汝林者豈非奉化人邪李曰然然則公誤矣因備道其善狀而汝林弗之知也蓋於時台有解盜者汝林遇諸塗曰盍撲殺之盜聞而憾之誣爲窩主李卒釋而弗問竟亦不爲謝

尚義仇必顯

仇必顯海寧衛右所人也兄弟四人長武昂仲必達季弟必佩痛父早亡乃同居爨輸掌家政四人者晚或聞室人言明發必白之無蓄疑以故久無間言人名其堂曰和樂堂必顯嘗往嘉禾至尚胥見暴骸横于路寄聲必達施之棺歸尚未歛乃問之必達必達曰恐人疑之曰吾實憐憫何妨也即買棺殮之遂謂必達曰自此施五百棺以濟死五百絮襖以濟寒沿塘鑿井五十以濟渴數必五者一爲父母四分之弟兄正統四年夏四月百戶杜忠率衛卒乘戰艦禦倭沈家門遇颶風覆之漂依窮島七日不食乃出粟五十石募漁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羅拜於門求償其直不許嘉禾李旻作尚義

記以表之

楊允恭欽

楊允恭名欽以字行鄞人也先治舉子業累試不第遂弃去居家以義烈聞嘗憫鄉人湖田重稅之苦謂產走京師上書闕下具陳湖民重困逃亡之由援慈谿花嶼湖田全折之例累疏不下瀕死者數迄不爲止卒得請行省勘覆議如所奏而督儲使者牽制之詭行而止允恭後三上其情并論牽制之弊一時姦胥狡吏雖抵於法而時方多故有司內懷疑懼莫敢先發太守林富力主其議曰上不失朝廷惟正之供下可以舒湖民偏重之困上下帖然無或異議竟得全折如花嶼湖例民困始紓懽若更生湖民感林之德食楊之惠請於官立祠祀富而以允恭配食焉祠名曰懷惠志報也

刑部主事何瞻

何瞻鄞人正統間與同邑胡純同升國學純病疫寢內舍鄉里姻舊皆避去無一人問者瞻晝夜視其僕饘粥莫藥七日而疾不應瞻憂之解衣與並枕抱臥得汗瘳瞻亦無恙瞻與純後先成進士純每語人曰今日以往

皆何兄所生之年也其恩與父等故終身事瞻如事父

李貴

李貴北直隷金吾衛李得弟也正統間得死子勝立甫五歲調定海衛貴越數千里襁負之而至人或說之曰君盍自爲計萬戶侯非孺子有也貴輙罵曰人而獸耶孺子可死吾心可死耶卒保護之惟謹及襲爵輔以文事且數數戒之曰君父不可負也卒用成立人咸服其義

劉景儀鳳

劉鳳字景儀先裔大梁曾祖恂仕元爲海塩路學諭因家塩之陶涇鳳慷慨好奇略舉丈夫子九人因大啓家塾延名師以教諸子及鄉之俊秀鳳祖墓在城北近海塘每往墓所見海寧衛官將衆軍乘戰舩哨沈家門防倭遇颶風率多覆没者每更番哭聲振地鳳憫之具疏上奏略曰海東遼遠防彼失此枉喪生靈無益請罷之立沿海堡戍便部下其議責居民能保百年無事否鳳乃椎牛釀酒大會里中賢豪曰吾願以一家衆口保設有事請伏辜咸曰諾遂覆奏准罷沈家門之役去舩立堡增戍以防此正統間事也迄今幾百六十年歲免生命數十百人其陰功何可量也鳳卒以子泰貴封御史而孫琦與曾元諸孫若木玠皆繼相成進士稱世家則冥冥之中所以報鳳者亦不薄矣孰謂天道無知耶

徐蒙六

徐蒙六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居民多逃竄城邑俱遺兵燹先是縣收塩課銀數百兩付蒙六傾銷未交官而寇至蒙六以棺貯埋土中而逃人無知者後寇退官將重徵於民蒙六橐其銀以獻曰銀故在勿徵也

官大異之額而歎曰此善人也其後必昌子孫果多爲盛云

孝廉張朝貢瑾

張瑾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於姑姑命出之瑾心知其無罪令歸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內外無間言屢上春官不第遂隱居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論政事瑾未嘗干以私卒無以斂盈爲具禮葬之

夏叔抓

夏叔瓶嵊人。天順初客越城中，飲於酒肆。時傍坐客被酒，忘其囊去。瓶獲囊視之，約五十金。疾追其人弗及。明日仍候於其處。失金者號泣而來，遂挈以畀之。觀者莫不歎賞。久之，瓶夣一老人抱一兒與之。既而得子雷，領鄉薦。

解元盧中夫楷

盧楷字中夫，東陽人。自幼英敏。天順壬午以春秋中浙江鄉試第一。入太學。時祭酒邢讓、陳鑑，司業張業，以與籌侵饌錢抵罪。楷方歷事中書，會欲捄之。或曰無益，且得罪奈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罪而不號呼以捄之乎。遂率同舍百餘人伏闕上書，卒白三人之枉。公卿間高其義，以方唐之何蕃云。卒年三十四。有才有行而用不究，命也夫。所著有可齋集若干卷，藏於家。

陸本深源

陸源字本深，自嘉禾徙居海鹽。家貧，年十二傭書給養。遂工書。弱冠贅于劉，劉亦貧，執費竭前力耕紡，勤貿易，遂累貲萬金，腴田千畝。然布衣蔬食如貧時。性孝友。父遺盡讓之兄弟，爲諸猶子婚娶如己子。成化壬辰大歉，爲粥以食飢者。隣婦每伺炊畢，相率携幼穉入竈下飽飡，俟飯僕出，弗問，繼來亦弗拒。遂勅厨中每日多作數十人食以待來者。隣左右數十家遂竟日不舉火。適租佃戶入市貿布，綱紀奪其布與之俱來，竟還之，責綱紀曰：以布易粟，家中必枵腹待飡，忍奪之耶。好延納四方遊士，戶屨恒滿，卽徘徊數年，徹禮無倦容。客有持宜公族譜來者曰：素聞宗派，請收之。曰：財非所吝，濫失譜系矣，不敢妄冒。說者以比狄武襄。晚同劉氏脩鹿門之裔。壽八十四卒。里中嘗食其德者相率爲位而哭之。

俞統

俞統永康人。成化十九年大水，統之室廬妻子悉沒於洪流中，栖栖無止，孑然一身。先是有商人市苧者寓數十金於統家而去，及是聞變，號哭而來。統曰：無慮，爾寓也。家雖破，銀幸埋土中，尚無恙。遂發其藏而還之，封識宛然。人服其誼。

古人趙廷時元鉊

趙元鉊字廷時，天台人。少讀書，務踐履，不事章句。孝弟

娶雎之行一無可媿而尤重內外之別嘗寓武林傭人女侍其姿夜奔之郤即拂衣起去之家貧而好賑乏館衣食以務施無倦色祖墓茂植松柏爲惡隣砍伐幾盡或訴邑大夫欲繩以法郤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婢詞是良家子即擇配先以女奁贈嫁之先後邑大夫重其行皆躬拜其門歎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其羣鳥之鳳羣獸之麟乎哀今有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躲衙縣官强一見雲氣尚沾衣李文正東陽嘗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記春採

芝人遂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居恒手不去書每夜半思所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追覽有所得欣然忘寢食人以郤行不媿古人皆以趙古人稱之年九十餘無疾而逝人或以爲仙云

夏世康安

夏安字世康海鹽人爲人慷慨負義氣篤倫理重然諾有祝仲容者江右人也隨其父丞海鹽老而無子不能歸遂依世康世康爲治田宅切比其居聽以子昇姓爲之婿無何仲容死或謂盍并宅眥所費不許無何而子昇又死或又以爲言世康笑曰仲容所以託吾者徒以其妻女耳今身死婿亡其妻尚在亡友之約吾可背之乎自是周恤益厚終其世不變平生言動不苟喜怒不形信義所孚咸稱長者非特一里社間也壽八十卒

教授周良佐相

周相字良佐奉化人淳謹篤實嘗游學外藩夜有女奔之拒不納詰旦即辭去主人初不省其故已而女有醜聲始知之赴省試有友疾於舟同行皆弃去相獨留護視之及不起出已貲備棺衾親爲之含而歛焉後以貢

司教茶陵諸生貧乏者輒以俸餘濟之束脩之饋不問也諸生頌其賢而祠之學宫居家以孝友稱家有地界世爭訟不決至於婚祭不通相以義讓敦睦如初丁內外艱蔬食水飲終其喪敝居不蔽風雨薄田不贍饔飱而周死恤貧開義塾以教族子弟尤人所難云

周舜龍廷澤　子禎礽祚禪附

周廷澤字舜龍山陰人富而好施每歲飢輒捐粟作糜粥以賑或病死則爲義棺義冢以瘞之鄉人有厚負其租者攜其子鬻於市廷澤聞之遂焚其券又嘗捐金爲

然清石橋工費鉅萬至今往來者賴之其後四子禎礽祚禕及其孫皓相繼舉進士致通顯人以爲行義之報祚尤長於文學有周氏集爲詞家所稱

張守度尺（父璣附）

張尺字守度台州人父璣爲涿州守潔清死無以爲世稱爲廉張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者尺曰我儒家子啜水坐甓足矣何事外道乎傭書取直以糊口浙藩使泰徵者涿州遇士也聞之招爲掾弗肯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延與其子同學旋即辭歸泰亦不

彊者能強也尺念涿州垂歿求一綿襖不可得遂終身不衣綿臨老結數椽以居復鬻之以鑄父墓碑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年八十有七卒無嗣時故人黃綰乞休居山中幸其姪孫彬往斂之而葬於涿州公墓左綰復泣而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德以賢嗟先生兮繼貞廉夜臺寂寞兮淚以沾清風悠兮白雲潸嗟吁先生兮在茲崦

鄭欽賓修

鄭修括之縉雲人也喜讀書甘恬退古心古行塵視紛華至于酬酢當世毋事必依長厚家傭有匿稻稿下者或發爲修曰急舂之毋令若覺我知也邑侯重其誼欲見之辭不可及以鄉飲請修曰茲禮也乞言而退一語不及私

徐望之文彪（子子奎子厚友徐子元周禮附）

徐文彪字望之上虞人抱道積學工詩文正德間舉賢良文彪以母老辭有司敦趣乃行當是時逆瑾方專恣而謝文正遷以忤瑾請事去文彪至京試吏部用蕭傳旨擬諸瑾寬策以爲文正鄉人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

謫戍遂戍鎮番鎮番接壤流沙在中國萬里外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與之論說不倦居三年瑾誅乃赦還初文彪二子子奎子厚聞父難奮以死從兄弟偕而往屬虜旁塞阽危百端乃達戍所卒護父以歸歸二十有七年而卒時餘姚徐子元周禮應舉與文彪同下獄遣戍亦同而文彪所造特深當權禍時賦詩慷慨無戚容及歸廬西山益事講啄絕不談往昔事復好施予創義田賑饑恤死鄉人懷之所著有貞晦集

夏雷（子日葵附）

旻雷秀水人有叔壁客姑蘇餘三十年垂橐而歸病不起爲治殯斂既辦微知吳人有巧負璧貲者索歸悉畀世母無所私[illegible]松爲怨家所構性來居間費數百緡松家至今尸祝之隣有少婦寃雷獨寢擲餘桃以啖之雷發赤流汗脫身走晚被旌額賜章服里人以爲榮子日葵句容令以循良稱

周繼實夢秀

周夢秀字繼實嵊庠生也苦志獨行以孝友稱時有例廩生限年起貢一生年踰六十不得貢次當及夢秀夢

秀曰我猶可待若不貢無後期卒推以讓之其父別駕嘗佃實性寺爲宅既數十年增飾堂構且數百金夢秀以爲非義請於父復捨爲寺而別僦數椽以居風雨不蔽無慍也卒鄉人祀之學官郡守蕭良幹題其阡曰高士之墓

給諫周孟登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登嘉靖癸未進士溫醇簡厚篤學好古令玉山清白自持聞羊鳴以決疑獄方伯侯滸作靈羊記以紀之調進賢以艱歸服闋補新塗歷刑科都

給事中凡所建白不激不隨罷官盡以遺產讓兄自甘清約人稱爲篤行君子云

陸忠順美

陸美字忠順平湖人幼入邑庠再試不第遂隱居泖上終其身杜門不出爲人醇茂不嗜芬華耿介不隨流俗一言一動具有成矱宗黨數百人皆嚴事之餽顯貴者無事不取衆爲篤於友愛遇凶歲捐貲與諸父昆弟易其田而代其賦至豐年則舉以還之弗以吝其實甚者每計月授之食宗黨里人無不高其行詣者有司兩請

爲鄉飲大賓俱以疾辭邑侯劉士瑗假道過其閭請見及一接談自以爲相見之晚明日試諸生以遇宋見孟子爲題邑人莫不歎其盛德之足以取重也年近八旬不卧疾忽具冠服而逝

鎮江通判陶公重廷錦

陶廷錦字公重嘉興人嘉靖壬子舉於鄉孝友天植清介自持友人坐事逮捕暮夜持數百金授之且示以無還期立爲封識授婦其後友人事雪舉橐歸封識宛然族兄僉死無適爲後者戚里欲立其子力辭讓剖厥田

田百畝爲食貧計亦不受已任理饒州陞判鎮江俱以憲幹稱卒於官

施濟

施濟歸安人居家修雍睦之行設義塾以訓族屬子弟使就食焉嘗至墓所適有盜砍其冢樹者即蔽身林翳間俟盜砍完下地乃使人從容召盜語之曰吾不汝追恐汝墜地此樹皆吾祖宗神靈所依慎勿再爾盜愧謝棄所砍去濟令家人舁而與之

成義士器

成器字不器餘姚人喜讀書工詩文好擊劍以義俠自喜每聞人間有不平事輒瞋目大罵海內有賢豪長者私心嚮往雖千里若在室中不義之夫即富貴薰灼直蔑視之以爲此梟羊吉了也何得比於人數以故人人遠之彼亦不屑就人每日吾眼前不見俗子覺意氣更遠時中官王振亂朝政翰林侍講劉球露章劾之振怒矯旨下錦衣獄瘐死之器聞之輒瞋目大罵曰閹奴之橫至於如此東都黨禍將復見於今日吾恨不得上方斬馬劍斬此閹奴頭耳乃即邑中龍泉山頂爲壇祭塚祭畢以餕頒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名其地曰祭忠壇說者謂與宋謝翺祭文文山於西臺同一義憤云

龍江驛丞杜守經

杜常字守經竹月隱公之長子孝友天至有弟三人曰昇曰晟曰昂悉推世業與之而獨肩養生送死項鉅諸務昇以游學死於揚躬往歸其喪曰於我乎瘞昂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女兄嬪而貧其子搢弗振也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他如厚篋篚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

捐資以葬人之不能喪者如其喪諸種種義行都若此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痢者衆徙以避常曰夫同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識也衆頗疑之常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後移役蘭谿晨出於路拾一青囊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將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騶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常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即挈而授之

其人以十金爲謝劊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辨而去之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劊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乎聖賢安敢以掾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廉其幹會有以毒藤自殺者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而當之死具獄上憲司檄移劊覆訊訊乃反而出之守惡其反也詈焉劊歎曰嗟天乎辨冤而死可矣詈何憾耶後征蠻事起臺憲檄之督兵以此嬰疾卒於郵舍聞者皆哭曰義士而以客死耶無不致疑於天道云

胞人吳三五

胞人吳三五者婺之浦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胞韓長公爲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爲具數嘗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值令上計三五從至彭城黃河冰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詒令曰旦日第開冰渡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冰合上流冰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呼爭脫死令弃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沒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倘公不脫乃赴令令呼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矣潛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沒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湘剌船開冰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相出令載横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無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予故殺三五哉乃傾橐中金治衣具葬三五彭城西汪司馬道昆論之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錄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

難烈丈夫何加焉余嘗過浦陽其俗齪齪纖嗇少壯士令獨能得死七則令賢矣

文學吳子臣元良

吳元良字子臣錢塘人弱冠補邑博弟子員性豪邁樂施以節俠自喜善詩文工書真行皆獨詣當其得意咄咄逼人不耐治生客至傾橐有一錢亦留飲酣暢客有不勝酒力去者輒目俗子從來敗人意以故里中酒人無日不過從吳長公飲者久殁遺券數十紙中屬杭人者計貲可千餘緡元良悉召其人詣曰吾書生雅不習

收責事諸君各取券去多有圖郤者元良勉之曰無庸伏若盈時割餘以從我酒貲不後也皆感謝去其仲屬與人者貲略稱是元良不知其家持造與市中契之譜市人曰願傳語鄭問有負杭與長公責者吾已焚券無須歸直也時華亭徐相公階督學兩浙獨高元良奇士厚禮之既去時時寄書問與長公無恙而元良裁謝外一不涉于請亦未嘗以此矜之於人其操履如此後感不平事長吁數聲汗流不敢遂卒

趙宗良甌騮

趙甌騮字宗良系出宋魏悼王之後六傳而忠訓公義監潭州使者扈蹕南渡賜第婺之中興里勝國時宋進士若俊更徙城北潼塘其自潼塘析居嵬山則自瓊清公大傑始也騮爲瓊清六世孫少讀書有大志入貲自監大爲呂爵威南渠公本所賞識每每語人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性尤篤孝事兩尊人無違色有疾必躬嘗湯藥而進之衣帶或經旬不解事伯兄如事父其處里族由由如也事有和而無唱人有臧而無否望之似木雞矣父雙泉公嘗目顧之而歎曰我家門戶大族將而屬見曹輩輩者如敵人偷佫何騮跪謝曰兒何知知忠信爲教可行蠻貊而已雙泉公笑而起曰兒故當勝我未羨而南渠入相折簡召騮謂若第就官慮無不如意者騮笑曰相公故國士我而我乃偕相公官乎讀書自若尋以哭母喪明乃捐膺太息曰天乎天乎奚以我爲是栒栒者邪始援例授某州別駕生平鉛槧胥庋之高閣曰吾以付後人故居家庭義方更肅雖含飴弄孫不廢句讀比總角即編次往哲嘉言懿行衍爲詩歌俾之諷法故子弟即甚睢無不事之如神明者暇日與俗之足弟相與結社山中花朝月夕曳杖徃還酌酒賦詩修香山洛社之業卒年七十有七騮性好施予人以急告者無不折券相付族叔某孤貧無依騮養之終身死爲制服躬爲葬祭騮既專志下帷不屑屑家人產於先世田廬無所增闢歲入之美半以行義前後所卹賑無算兩其妻盧安人賢更出簪珥以助之人以方之梁鴻孟光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終

兩浙名賢録卷十一目次

周

東周

越王句踐

東漢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殘唐

吳越王錢具美鏐（子元瓘孫佐倧俶附）

[illegible]佐附

越

大夫文子會種

吳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子瑜皎奐附）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子鄰附）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伯父河附）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弟俊附）　偏將軍淩公績統（父操子烈封附）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子才紀附）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子績附）

丞相陸伯言遜　平虜將軍徐琨（子矯附）

後將軍賀公苗齊（子達弟景附）　偏將軍駱公緒統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右大司馬全子璜琮（父柔附）

揚武將軍吳景（子奮祺附）

吳越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潤州刺史杜膺雲稜（子建風建孚附）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左執法吳處仁公約

檢校太師成弘濟及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子修遜附）

蘇州刺史曹圭（父信族人師魯附）　丞相曹安成仲逵

營田副使吳敬忠（兄順弟訢附）　戶部尚書阮結

高貴州彥　僕射朱蘊之行先

越州都指揮使屠瓌智　吳越丞相元德昭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兩浙名賢録卷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開霸

東周凡一人

越王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

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接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句踐請為臣妻為妾而復以美女寶器間獻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而赦之國之利也子胥進諫吳王不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吳既赦越越王歸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

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

諫曰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瘙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王乃私喜子胥數強諫太宰嚭因讒之吳王怒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

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既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

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又五世而王無彊立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楚威王怒興兵伐越大破之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而越以此散諸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

稱覇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季漢凡二人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揮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

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又徙下邳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撫養有若子弟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二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焚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

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凉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

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賁然聞堅數卓三罪勑温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漢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患矣亦誓衆起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着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遂懷疑不運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見術畫地計日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使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息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乃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乃前入至雒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

衛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堅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自有傳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舉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往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糜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迎勞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

而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革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未幾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操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陰襲許昌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殘唐　凡五人

吳越王錢具美鏐（子元瓘孫佐倧俶附）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

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諸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

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

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宏遣其弟漢宥與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大破之殺都虞候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漢宏遣其將朱褒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擒漢宏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時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

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昭宗升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爲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以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

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僭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屯兵三萬於迎恩門、而遣使諭昌、昌懼、遣使犒軍、自請待罪、鏐乃還兵、尋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岩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兵爲援、鏐命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於

淮南、鏐破之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圖鏐形凌烟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祐元年、封鏐爲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陞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疋賜之、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四年、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

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始由海道入貢京師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鏐之仲子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

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盡出管鑰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時瓘與諸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元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初鏐末年左右皆附元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元瓘嘉歎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民大悅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仁章久用事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士輯睦元瓘

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不克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一第乙七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版五內

佐字佑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文進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

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于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画工獻鍾馗擊鬼圖、倧題詩圖上、進思見之、知倧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於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毘陵、陷關城、擒其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恭帝嗣位、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宋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乾德元年、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

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彊倔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七年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江南平、論功、加俶守太師、拜俶大將沈承禮、孫承佑

並爲節度使以下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大子惟濬平江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金銀錢帛御器香藥犀象珠貝以億萬計車駕幸其第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劒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勳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輿區於吳會勤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

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朝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懿爲羣后之表儀爰峻縟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劒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齎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又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未

幾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朝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華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俶之至迄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俶來朝對於崇德殿宴俶於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所貢視太祖時有加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近蒙朝廷賜以劒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自居自惟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

會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後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俶再上表言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丹青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闢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賓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甚焉不勝大願謹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

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詔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子弟將吏並爲節度使禮貌隆盛冠絕一時八月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百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命以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俶小心謹恪每晨趨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旦上如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露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會劉繼恩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還京策勳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郎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八年表請解元帥職名詔可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訃聞上爲輟朝七日

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歷百餘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諸子皆童年、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性尤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尤工草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草書頗佳、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

綠象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百數、俶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慎如此、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溍惟濟惟渲、皆至顯官、而惟演尤知名、自有傳、

附霸佐

越　凡一人

大夫文子禽種

文種字子禽、甬東人、爲越大夫、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喟然歎曰、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狄、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王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夫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能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

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遂入臣於吳、七年而後返國、臥薪嘗膽、日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

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句踐乃以兵事諮蠡而舉國政屬之種種日夜拊循其士民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卒滅吳稱霸者種蠡二大夫之力也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共三十二人）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子瑜　皎　奐附）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阻險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率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瑜皎奐最知名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懽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陽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卒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

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王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讓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深相結後呂

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説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征虜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事雖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荆州底定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録其功封子徹爲丹陽侯徹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

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黄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四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子鄰附）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産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起義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

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不就弃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

鄰字公達少以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將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

下獄濬嘗失燮欲置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伯膺之後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得濟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幷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子興昭暐昕皆歷顯位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伯父河附）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陽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

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

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部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備塲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濵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部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體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弟俊附）

孫桓字叔武河之次子也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顔淵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蜀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蜀師遂敗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耶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横江塢會卒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

偏將軍凌公績統（父操子烈封附）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别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

慢面折不爲用勤怒罵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勵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黄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毁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絶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子才紀附）

朱治字公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黄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幷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

征討夷越佐定東南會截黃巾徐頴等黃武元年、封是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章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宴饗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

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鴻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關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彼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取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嗣、

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

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

爲餘姚長、將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以從定荊州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九陵、黃武元年、蜀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之、蜀兵敗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其圍、粲等遲回未敢進、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勵士卒、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姚泰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

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斷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閒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

奸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敗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如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

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隲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中校尉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

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遂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時孫綝秉政大臣疑貳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自巴丘上乞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長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丞相陸伯言遜

陸遜字伯言九江都尉駿之子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

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始仕幕府歷海昌都尉并領縣事會稽山賊潘臨所在爲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窺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

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弱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為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盛稱功德樂自傾盡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至卽克公安南郡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疏請普加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異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乃勅兵士各持茅一把以火攻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瓦解土崩死者萬餘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破豈非天邪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時備住白帝諸將競表言備必可禽請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嗣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曹休入皖假遜黃鉞權親執鞭見之已而大破休走諸軍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在外乃心於國屢上疏陳時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咨遜遜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支黨感慕來歸者傾財帛周贍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起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言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疾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自有傳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平虜將軍徐琨（子矯附）

徐琨富春人堅之甥也少仕州郡去吏隨堅征伐拜偏將軍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擊走笮融劉繇功皆多於諸將策表琨領丹陽太守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子矯嗣封討平山越拜偏將軍

後將軍賀公苗齊（子達弟景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

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遂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請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乃住軍覘變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賊

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以爲聲援、齊慮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乃分兵留備、進擊明等、轉戰而前、勢如破竹、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五屯皆破、復立縣邑、料出精兵萬人、拜爲東平校尉、遷武威中郎將、討丹陽黟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數百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輜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命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

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

偏將軍駱公緒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

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恩故不願耳事嫡母甚謹庶

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

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

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

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

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

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

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

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

千人是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

聞國君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

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

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

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能辟

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

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

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

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

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

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

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

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

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

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

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

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

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

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

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

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

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

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至陵遲勢

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

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着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右大司馬全子璜琮（父柔附）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弃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封華陽亭侯黄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大守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没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還經過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閭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黄龍元年遷衛

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顔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虚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

揚武將軍吳景（子奮祺附）

吳景吳郡錢唐人蚤失父母姊與孫堅爲婚隨堅征伐拜騎都尉領丹陽太守合孫策兵共討涇縣山賊祖郎

爲劉繇所迫敗走景北依袁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策共討樊能于糜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術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策遣景往壽春報術術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僭號又不納策言景委郡東歸策復以爲丹陽太守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建安八年卒於官二子奮祺奮授兵爲將與祺俱積軍功奮封新亭侯祺都亭侯

吳越（共二十二人）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馬綽餘杭人性淳直恂以忠節自許初與錢鏐俱事董昌昌使鏐閱部伍亡其名籍鏐因歷唱之存亡健悴者皆無遺失綽密謂鏐曰老子忌猜嚴公強記當必相圖乃以白紙數番授鏐若代爲籍者鏐由是深德之因以其妹歸綽綽尋隨董昌於越州昌僭號綽弃家先奔於鏐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垂門之功鏐尋命元瓘納綽女是爲恭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奏授寧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卒

睦州刺史杜稜雲稜（子建思建子附）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少修父業唐末盜起乃糾集義兵以捍鄉邑乾符間杭州藏諸縣鄉兵各千人稜爲東安都將後更爲武安都與臨安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董昌爲長錢鏐副焉鏐功業寖盛光啟三年天子拜鏐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此人也遂傾心歸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後推薛朗爲帥鏐遣稜與成及阮結討之敗其將李君脽拔常州奉寶歸於杭天子拜稜常州刺史稜遂屬其兵於諸子建思捬於內建徽禦於外建孚則經度於季孟之間皆以雄武稱大順二年鏐以楊行密數侵邊境命稜築東安城稜相險易度資用因山爲城環城以池越十月而訖事天子以鏐爲鎮海軍節度稜爲副使乾寧二年鏐討董昌昌乞師於行密行密遣田頵安仁義率萬衆來攻東安稜嬰城自守城中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稜禱之泉立至淮人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稜憑城施武毖淮兵於城外者千數濠塹爲赤其黨敗散於是紫溪保城建寧靜

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月其井曰杜公井自是羣寇無圖南者丁年鏐得滅昌天子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稜兼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攻婺鏐遣稜救之仁義移兵攻睦亦不克稜後爲睦州刺史卒初孫儒爲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隸中軍號武勇都稜疾中密謂於鏐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稜觀武勇將士終非所畜願以土人代之鏐不聽及徐綰等叛思其先見命使祭之後以子建徽貴贈太師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顧全武餘姚人事錢鏐爲武勇都指揮使將兵救嘉興破其三寨還守西陵將圖董昌乃先取餘姚降其令袁邠遂引兵克昌禽之越民懽呼動地先是蘓州告急鏐命全武捨越赴吳全武曰越國賊之根本柰何垂克而棄之至是取越乃航海至嘉興而淮兵圍其城甚急全武一鼓破其十八營虜其將士三千人遂乘勝取蘓州拔松江下無錫常熟華亭諸郡縣而秦裴者守崑山不下力屈乃降全武宥之時稱長者

左執法吳取仁公約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之八都旣建派而分者爲十都公約其一也初以勇膽智略爲郡邑推循未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授西桂鎮遏使從董昌禦巢於西部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硤石爲副兵之所推鋒破銳日有聲稱錢鏐之破越也公約以驍果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肅政臺長俄而劉浩平錄功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騎常侍明年徐寇據姑蘓隔朱方諸軍權道鏐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九月銳師自金陵返旆南討明年春克吳苑貴遷軍功以本都歸鏐蓋嘉其忠節焉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游奕使冬淮寇侵擾合諸軍扞禦疆域屢挫賊鋒遷大冬卿改秋官民部二尚書遷左執法自始至末薄於進取所有必以分散士衆爲將三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乾寧四年卒

檢校太師兼侍中成弘濟及

成及字弘濟錢塘人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犀山賊逐齊寇聲名遂振乾符間八都寖盛聞人宇卒而及

代之遂以富春鎮稱靖江都將劉漢宏作亂與鏐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化鏐及辜郁林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朗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克本州防禦副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蘓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蘓常熟鎮將陸郢應檢郭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閔及府庫私寶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

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於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富貴於鄰境、及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鎮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軍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回至北郊、徽服將入城、及乃代乘鏐車行、與賊鬭、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必爲之釋、其寵遇如此、類累勅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稜之少子、強勇不與諸昆弟類、稜爲常州刺史、建徽代爲武安都將、稜爲淮人所逼、建徽驟赴之、城已抜、被虜、及稜歸自淮南、建徽軍中嚴整無敗、稜制、稜甚稱之、稜將沒、散家財於諸子、惟授建徽一劍曰、此吾歷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徐綰叛鏐於杭、焚掠城郭、建徽自新城、以本部之兵馳赴難、因命守禦、綰等已攻內城、聚木將焚北門、建徽使以火鉤取其木、先焚之、木不得聚、賊計遂沮、或劾鏐渡江保會稽、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矣、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恩於楊公、令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遂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且以子元璙往、語在鏐傳、睦州刺史陳詢不順、鏐命、鏐以建徽與詢姻婭、疑之、使馬綽伺其意、建徽曰、陳氏背義、自貽覆族、建徽既姻婭、固慮見疑、然累書諭之、而不見聽、皇天后土、苟或鑒照、方明此心、尒俄有睦吏降、持建徽所貽詢書至、皆勸戒之詞、鏐嘉歎久之、兄建思嘗譖其畜兵仗爲異圖、鏐使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內、建徽食不顧、使者以聞、鏐感悟、益加殊待、每會必指之曰、杜丞相今日塵黍多其力也、子孫昆弟朱紫車馬盈門、而性儉素、導從不過數人、財物輒散鄉里親族、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衆皆披靡、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鏐弟鏢救姑蘇、與敵遇、過河梁斷、躍馬徑渡、及岸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年高不廢騎射、嘗擊毬於廣場、興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仕吳越歷四王、檢校太師、左丞相、以漢乾祐三年卒、贈太師、謚威烈、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子修遜附）

鮑君福、字慶臣、唐太子少保宜公防之裔、後適吳越、君福性純厚、有膽氣、從軍以驍果稱、初從劉漢宏、繼歸錢鏐、號曰向明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劒、入陣望之若飛電、尋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被害乃密賜絹書使姑從之、君福終拒焉、伺守者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周本守信州、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卽遁、梁貞明四年、君福從錢球攻信州、

斬淮將呂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周本僅以身免、任衢凡三考、元瓘領青海節辟爲副使、後判湖州、奏授洮州刺史、保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晉天福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子修遜

修遜少寡言語、總軍整肅、累官上直指揮使、陞衢州刺史、開運四年、爲戍將、護李孺贇於福州、孺贇叛、修遜殺之、傳首錢塘、周顯德三年、修遜從吳程攻常州、以應世宗之師、至宋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事、後爲上直諸軍都鈐轄使、同叅丞相府事、卒、

蘇州刺史曹圭（父信、族人師魯附）

曹圭、仁和人、家臨安、父信、由歙歸杭、爲臨平鎭將、圭之將生、信夢人謂已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已而生圭、圭少有膽勇、乾寧中、爲嘉興都將、淮人圍嘉禾、圭與其族人師魯守之、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城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晏如、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開平中、淮人復圍蘇、蘇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俘執者咸縱觀之、圭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終於蘇州、師魯形

短小而多智、鏐嘗稱曰、今之晏嬰、人因號爲曹晏嬰、

丞相曹安成仲達

曹仲達、圭之子、生於臨平、室有紫光、少小、圭嘗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膳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甓、圭在姚存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親迎、途由杭州、錢鏐見而奇之、以妹儷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元瓘襲封、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佐嗣元瓘、仲達復掌政事、時大賚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輒大譟、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皆釋仗、致拜、仲達性仁厚好施、

食不兼味、元瓘重之、常呼丞相而不名、卒諡安成

營田副使吳敬忠（兄順弟訢附）

吳敬忠於潛人、嘗從錢鏐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及鏐出兵助淮人討田頵、敬忠每先登陷陳、梁太祖既封鏐爲吳越王、而敬忠以積功亦受梁封正國功臣浙西營田副使、累封太師、兄順以功授鎮海軍、保城都指揮使、檢校司空、弟訢爲太傅、八子任本國皆貴顯

戶部尚書阮結

阮結錢塘人、中和間以八都兵從錢鏐討劉漢宏、功多、

授散騎常侍、又征常潤二州、被羽先登克其城、捷上、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

高貴州彥

高彥海鹽人、少諳韜略、有膂力、善戰、每從鏐征伐、多顯功、及鏐開國爲吳越王、奏授彥湖州刺史、彥性淳厚、居職十餘年、爲政簡便、民甚宜之、後奏領貴州刺史、卒

僕射朱蘊之行先

朱行先字蘊之、海鹽人、燕頷虎頭、猿臂、善射、人稱小由基、每從高彥征討、累功、歷親衛都指揮、靜海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封佐正匡國功臣、功名福澤、略與高彥等、以壽卒

越州都指揮使屠寶光環智

屠環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屠擊之後、大父某、避地於吳、家於澉川之青山、遂世爲海鹽人、生而姿貌偉杰、鷹揚虎視、少負勇略、吳越國王初起鄉兵拒黃巢、智仗劍從之、時以籌畫進、遂與幕府謀議董昌僭號、智首勸討賊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副王弟鎮、自海道救嘉禾、生擒賊將楊勝等二十餘人、討

功得中上、遙領常州刺史、明年春、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瞿州刺史陳岌叛、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三年、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壬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將及內城、刺史高彥聞之、遣子渭與智同赴難、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難急何以吉辰爲、智按劍而起曰、違主之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壘、賊勢甚盛、合圍數重、二人自朝戰至於日晡、身被百處、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馬上、刃之矢盡援絕、爲賊伏兵所害、王念智徒步從戎、卒死國

葬以衣冠、歸葬於海鹽縣、智嘗有詠志詩曰、輕身都是義、殉主始爲忠、至是竟符其讖云、

吳越丞相元明遠德昭（父仔倡附）

元德昭字明遠、本姓危、父仔倡刺信州、奔吳越錢鏐、爲易今姓、仔倡常命日者視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曰、爾才可爲王侯相、因授以文體、元瓘襲國、教令之任、頗欽林鼎、薦之元瓘、與語、謂鼎曰、德昭有輔弼之才、吾子孫無憂矣、遂掌文翰、後事佐晉開運三年、用師南閩、兵機要務、悉以委之、尋拜國相、周顯德二年、用師毘陵、吳程執趙仁澤、送錢塘、德昭稱其忠力、捄得不死、六年與吳延福入貢於周、事對稱旨、禮待有加、乾德五年、以吳越丞相卒、贈太保、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爲通儒院學士、俶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然之、太宗時俶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爲淮南節度使、俶薦其才、擢衛尉卿、判大理寺、移知撫州、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終

兩浙名賢録卷十二目次

明

翊運

誠意伯劉伯温基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子存道附）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徵辟貢薦附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翰林學士王子充褘
長史桂彦良德稱　南昌知府劉士原烓傳
祭酒梁叔亨貞　教授胡仲申翰

尚寶少卿陳如晦顯道　汪仲山仁壽
訓導徐君善原　行部侍郎劉伯靜辰（子徽附）
慈利縣丞汪益民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濟南知府方去矜克勤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廣東參政諸葛伯衡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瓊
四川左參政宜彦温温　太常博士陳世昌
國子司業王原禮嘉會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長史朱伯清廉　宋無逸玄僖
教諭趙撝謙謙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監察御史周觀政　縉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江西僉事丁叔寬豫（子麒麟附）　國子學正王彦貞桓
同知劉昭甫子華（子鍔從孫棟附）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王教授俊華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知府胡斯美惟彦（子伯禎附）　教授崔斯立植
黄岡縣知縣徐宜叔詔　教授俞景淵深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訓導趙德純宜生
陝州判官梁仲　皋　教授徐大章一夔
左布政王希陽燾

兩浙名賢録卷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錢塘翁望之在遺氏閱

翊運

明　四先生

誠意伯劉伯温基

劉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少頴悟絶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奚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傳游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方分韻赴詩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武矦未易當耳時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基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乃羈管紹興路基感憤痛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間多爲詩歌以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棄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基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幣來聘基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曰吾昔日西湖之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勑納欵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

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欵及奔鍾山者　上因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覇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基基辭不受　上雖已定江東稱呉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基怒駡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

城　上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須有黒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見而黒雲微薄囘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果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者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蹴所坐胡牀　上悟許之洪都乃下前基以母喪告歸上因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基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揔管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衛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基入衆卽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俵犀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將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追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鯫生謂士誠吝遷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

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藎崇之取陳氏則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日中有黒子基言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没　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以刑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所加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諗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遇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行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鄕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善長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亂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基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者基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　上不悅而罷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儒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曰宋元

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綱紀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請基緩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基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疏言中都曼衍非天子都王保保雖遁荒漠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敘基勳伐

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旣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奸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竟令移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復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胡　上之視基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　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勅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審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胡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兵至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璽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基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辟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故誠意伯劉基宜配饗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祖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廌嗣未幾旋卽隕世褫圭裳於末裔委黼黻於空言或謂後裔孤貧勿克負荷或謂　長陵紹統遂致睽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饗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制曰可基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先生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先生遽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咎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藝也方

上手書問天象先生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先生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嗟乎

先生之自任者何如而卒中讒毒以死也豈天之不欲遽開太平乎彼世所傳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惡足以盡先生又惡足爲先生重哉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名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見　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論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願進修德業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甚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甘露屢降　上召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凍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於卮語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

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繼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以禮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

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瀧離席頓首曰、願　皇上愼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上、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集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爲序上之、瀧侍上久多所陳說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陛下、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瀧深密不漏禁中語

有奏輒焚稿、嘗　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欣然曰、卿可謂善諫矣、　上嘗強瀧飲醉、惟笑賦楚詞一章、令羣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令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自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賜瀧良馬、又爲良馬歌賜瀧、時有上書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疏、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召問瀧、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　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召寫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譽瀧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瀧頓首謝

瀧辭、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　上廷問瀧晏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游歷觀闕、盤旋禁蘥、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瀧、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瀧遂謝不敢當、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語瀧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瀧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寒士、戒勖爲子孫計、曰

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身少至老未嘗一耕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愼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門人方太史孝孺曰當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彊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追謚文獻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愼愷恂皆無後次璲爲中書舍人子三懌愷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君召懌入翰林爲侍書

御史中丞章三益溢（子存道附）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溢名大喜問計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中少年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　上徵溢及劉基宋濂葉琛三人至建業　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海內紛紛何時定乎四人者齊聲前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悅擢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溢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溢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還溢守處州給餉平荊營移僉事湖廣荊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溢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禱坐法辭連溢憂懼　上曰予素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溢浙東按察副使鎭處州溢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家恩獨厚即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溢宜布詔旨軍民咸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溢守

集郡賊茗陽賊寇隣邑進平陽瑞安傳道溢令子存道合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遁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溢即斬惟淵以狥溫州平請朝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率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

詔文忠出師如溢言溫賊既降乃授溢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溢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不犯豈直糾擊爲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溢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即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溢以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溢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溢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溢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溢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溢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溢齊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帥　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溢宋濂三人同至金陵進見　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者出　上目送久之顧問左司郎中陶安曰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一旦以禮爲羅而

主之天下不足定矣　上大喜擢琛爲營司僉事壬寅正月　上帥師至龍興守臣胡宗康泰以城降改龍興爲洪都府尋改南昌以琛知府事既而宗泰復據洪都叛琛迎戰死之事聞　上嘉其忠義追封南陽郡侯命有司立廟南昌歲時祭之

徵辟貢薦附（共四十八人）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天資學識出人而尤精弓馬元季石抹宜孫總戎處州以深爲參謀縉松遂麗等縣

民亂爲盜深悉討平之己亥胡大海兵取處州石抹宜孫戰敗大軍分取屬邑深知天命有在乃解甲見大海於軍門悉上四縣版籍兵不血刃而屬縣皆下　上聞而賢之召深至金陵擢中書左司員外郎即命深總制處州兵事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胡深引兵爲援議爲城守無何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以城堅不可拔敗績去　上念深守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葉仲賢既服又叛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深悉出偏師討之而親統大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

仲父谷珍議納歲幣繼以姪若子來貢深尋入覲　上時已稱吳王乃擢深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陞辟　上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乙巳福建陳友定侵邊深奉命征之建守將阮德柔兵屯錦江深進擊之破其寨擒友定大懼率銳卒急圍我營深突陣與戰馬蹶被執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　天子仁聖授竇融故事感之友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蹈銅鑪烈焰而死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深果敗歿　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

追封縉雲郡伯　上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有二子長楨次樞楨授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僉事

翰林待制王子克禕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幼秀爽齊斂及長長身玉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溍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禕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時元末政亂禕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嫉其切直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

郡時有齊琦者明數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禕數曰子克興代人物也禕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戊戌 高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禕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 上每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

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所裁定遷起居注丙午出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廪賢士捜除奸蠧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以寵勞之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導每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以翰林待制副蘇成詔諭雲南命下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 天子不忍鄙夷命禕賚爾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不聽館禕别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越日禕又諭之曰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戮故令使臣開諭若旅拒不服自遠恩化必奉行天討命秦甲發蜀騎循棧道略

沅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腹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開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略祇以自憊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無所用之禕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搆難友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玉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於金湯況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同悠久乎不四五年幸膏鈇質雖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輩竄跡恐後往事具在可鑒也今王自

度謀勇悍遂孰愈誠諒兵士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天之所與誰能禦之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爲此謀者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館吾其圖之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脫脫至察罕王有二心欲追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誚讓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

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二子曰紱曰紳禕慷慨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士大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各若干卷藏於家禕事 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教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一子紱自樹立皆能世其家學禕殁後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次子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禕死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因上書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翰林學士更謚忠文

長史桂彦良德稱

桂彦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記誦敏捷及聞楊簡學益以尊德性爲本仕元爲教授因朝政不綱退隱田里高皇帝召見特授太子正字賜宴與公侯列坐日侍講讀 上詔詞人賦詩賡歌彦良每先衆而就嘗進奏曰

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 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而不名 上嘗御大本堂彦良與秦府紀善林溫入見 上問之各以官對上謂彦良曰卿帝者師謂溫曰卿王者師其各自重彦良感荷知遇知無不言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啓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說無一不當 帝心 上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亦靖

於穩矣　上深然之洪武八年特授通奉大夫晉相府右傅　上親製手詔以孔孟諭之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謝曰臣不如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既侍王就國日以正大之學輔之王以綺衣鞍馬畫彥良像以賜後諸王府罷相府改彥良爲長史時彥良已老王爲造安車奏令致仕彥良退作存養省察圖以進王揭諸座右以時觀省居無何詔彥良舉家還京師彥良條陳治道所急者曰法天道廣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

教化馭戎狄蒐賢俊廣咨訪凡十二事總名曰萬世太平治要策　上嘉納之以風疾賜歸卒於家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桂房集老拙集和陶詩春秋詠傳於世平生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於義命與人交坦坦夷夷命觴賦詩踔厲風生窮日夕不厭時以春風和氣目之

鞏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劉性傳字士原嵊人元季兵起散家財聚兵以捍鄉邑號義兵萬戶　高皇帝駐蹕金華遣人召之性傳即率衆歸附比見首陳匡國安民之策數千言稱旨拜中書門下侍郎固辭改陝西鞏昌府知府鞏昌地隣北虜民物凋弊性傳撫輯軍民恩威並著邊境以寧國初屈指良牧者多以性傳爲首

祭酒梁叔亨貞

梁貞字叔亨新昌人舉元鄉試授太平路教授端慤寡言深沉有識　高皇帝克太平貞率諸儒迎拜請戢軍士以安生靈復以三王之得天下者爲言　上深然之留掌圖書與李善長同侍帷幄參密議　上欲取金陵

謀諸貞貞力贊之命都事江南行省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轉運使未幾拜太子賓客日侍大本堂多所啟沃戊申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國子諸科條皆貞所規畫也嘗輯古詩三百篇進覽　上以賓之初筵命丞相直解喜悅感歎命繕寫數十本頒賜大臣俾朝夕警省後以老乞歸築墅鷲峯之下日與里中諸宿儒相賡唱超然以榮名終

教授胡仲申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兒七歲拾遺

金道中守不去候遺者至而還之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辭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於柳貫黃溍張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游元都偏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己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　太祖定金陵遣使召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不習軍旅徒費廩粟爾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

元史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春秋集行於世

尚寶司少卿陳如晦顯道

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曆兵機試鄉闈不售輒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以勳業垂名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鉛槧間邪元季兵起散家財結義旅以衛鄉井戊戌　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宫顯道詣謁陳濟世安民之略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谷珍據台州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谷珍納款　上賜顯道手札及和其詩以寵嘉之復遣諭谷珍兄弟納土入覲歷官至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爲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　上甚悼之命有司造墳護喪歸葬

汪仲山仁壽（子羽附）

汪仁壽字仲山金華人性頴悟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王師下婺同許元葉瓚胡翰等召見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羽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

汪叟爲文學交人稱四友

訓導徐均善原

徐原字均善與吳沉同鄉爲文字交原博覽羣書而尤精經學元末隱居不仕　太祖兵下婺州改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以教民之秀異者乃聘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原歷主福建江西考試以得人稱文學不在吳沉之右而位不通顯竟以訓導終論者惜之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若

千卷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伯靜辰　子徵附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女以進辰峻却之谷珍歎服遂傾心輸納左丞李文忠開省於嚴辟辰參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檄衎寒集丁夫濬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忠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兵辰請往諭以大義俊悔聽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養未幾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爲湖廣道

監察御史立朝蹇諤遇事敢言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浙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溺辰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辰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丹陽道接句容民負任者往往因日暮干刼商旅患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永樂元年召修

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考之注記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參政用勞江溢飢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坐累免歸六年召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賜勑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

送還卒於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徵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藏於家

慈利縣丞汪益民

汪益民衢之開化人家貧居傍七賢堂讀書自娛元亂不仕　高皇帝龍飛徒步詣行在獻策歷陳開國紀綱上嘉納之尋召赴闕勅授慈利縣丞守官廉介任滿乞歸　上憐其貧解龍袍賜之仍命有司優給衣食以終其身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　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嘗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之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不敬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止令行於孔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通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土芥寇

讐之說大怫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曰以旌直臣尋以耳聵乞歸卒唐秉心如丹屢批逆鱗自死不顧以衛正學回欲墜之日於中天而千萬世之陰霾昏翳不得以晦蝕之者唐之力也

濟南府知府方去矜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能誦五經比長徧窮濂洛關閩諸書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行事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文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行省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克勤詰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賊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徵克勤樂於

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數百人克勤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未幾以母喪去諸生追送之學舍爲空朝廷聞其賢勅部使者以書幣徵克勤兩詣政府以母老辭不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名第二　上特命知濟南府錫之冠帶以寵其行比至爲書一通懸之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庭自言禁吏胥不得所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聘前進士爲弟子師葺廟堂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

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弟子繫籍者二千人兵燹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條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简書列丁産爲三等毋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奸會郡城圮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易民五六萬治之屬夏大旱民不得田哀號郎丁簽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奮聞中書請於　上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

雨如注是歲大穰民爲之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五年秋隣境盡蝗克勤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羗羗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隷往往索賂無厭克勤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戶增至六萬有奇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覲錫燕儀曹仍還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無何而爲程

貢所誣被逮民號呼咽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其子孝儒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浦江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儒復伏闕上䟽而克勤竟死於京師年僅五十有一克勤爲政必先風化務以德勝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公庭之間不陳杻械箠鞭懸而不用晚年進修益力晝之所爲夜則白之於天榮辱利害坦然視之不以爲意所著有汗漫稿若干卷宋太史景濂志其墓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傳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藁城崔寬相可否寬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

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猜之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藏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類編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章遂盛傳於世

廣東布政司參政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過雨輒草屨行途泥中衆恤之遷道州吏目州有建峯嶺廟有青蛇惑人先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庶趾之道輕耳　上大悅擢陝西布政司參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參政卒於官金華杜桓爲立傳稱之爲清修直諒之士云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瓊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同官服其史才名重京師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

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趨濂者瓊乃作釋奠解以解之文多不載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卒於家所著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三子翱翔肅俱以人才舉任世其家學

四川左參政宣彥溫溫

宣溫字彥溫會稽人少穎悟好學襟度夷曠家貧處之

裕如、洪武初、被召、 上諭以治道、溫條對甚悉、 上因問漢高祖殺功臣、光武全功臣、優劣何如、溫對曰、高祖殺功臣、功臣自殺、光武全功臣、功臣自全、 上悅其言、授四川左參政、居官有惠政、蜀人祠祀之、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工古文辭、元至正初、以布衣入爲翰林編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欣然就道、授太常博士、尋以母喪辭歸、服闋、復徵至京、而卒、所著有希

賢集、

國子右司業王原禮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綏、後進樂就講論、舄來者修脡戶恒滿、上海令康伯恩見其詩詞敦雅、做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尋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斆嚴立楷範、二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皜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上知其勞、眷待殊厚、老疾乞歸、優詔調治、未幾、卒於官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給驛護喪還葬、發引之日、詔所在官司備禮祭之、蓋異數也、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鮑恂、字仲孚、自崇德徙嘉興之西溪、父德歸安丞、恂三領元江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及恂明經老

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恂等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固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歸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平生所學、於鄉里亦有光榮、恂等復固辭、翼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旨、著易傳大義及西溪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

長史朱伯清熏

朱熏、字伯清、義烏人、自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

義既而學文於黄溍、遂以文章名家、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爲郡學師、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長聖朝日曆、召爲纂修官、書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燕扈駕、比至滁州、進詩十首、 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燕賜和詩六首、當時以爲榮、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以積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二十七卷、

宋無逸玄僖

朱玄僖字無逸、餘姚人、少有至性、嗜學、多聞覽、外曠曠若不足、而其中敏悟絕人、元至正間、中乙榜、授繁昌諭、才十九日、即弃歸、是時海内大亂、玄僖無復用世志、過而適諸山澤、家貧無衣食、貧唯授徒以自給、樞省嘉其苦節、辟爲鄉邦文學、不行、 明興、以史事徵、乃出應詔、事竣、復命典福建鄉試、稱有鑒別、晚窮濂洛之學、爲文縝密有尺度、詩亦清遠、有文集行於世、

教諭趙撝謙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

儒者同學、書克己復禮之 用工準的、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鳴山萬書閣、潛心大業、飢寒迫之、其容粹如也、國初、徵修正韻、稽試其學、辭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擬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有薦謙者、 上曰、吾欲老其才而用之、後召爲瓊山教諭、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嶺表以南、稱爲趙夫子、謙於勢利澹然、而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卒以此厄窮、不悔也、卒於番禺、年四十五、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三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入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無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未幾、以年老陳請乞休、 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宰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廸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

詩傳相仿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師入見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鈔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　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

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年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大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詩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監察御史周觀政

周觀政山陰人洪武中以薦教授九江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曰有命亦不可中使怒而入頃之出報曰可使之出觀政亦不從曰必面奉詔已而　上出謂觀政曰內間

慶賀侑食之樂廢缺欲令內人肄習吾已悔之御史言是朝綱爲之肅然當時以比東方曼倩永樂初出爲江西按察僉事時安南初下觀政建言四事曰修明政教慎簡征科革正衣冠作新學校馳入　上即賜施行官至觀察使卒

穎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車誠字信夫餘姚人洪武初以賢良方正徵授知穎上縣奉職廉謹以誠信治民政化大行考最遷知光州益勤撫字出民於水火而衽席之當時稱循良第一秩滿

告老歸優游林下後十餘年而卒

江西按察僉事丁叔寬豫　子麒麟附

丁豫字叔寬海鹽人洪武初以儒術聞勅諭幣聘入京高祖召見問天下治否對曰盜賊已息但恐復生今日之治願以安民爲本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詳刑慎法澤被於民民頌之不衰長子麒字彥禎以詩文名貢入太學庚申命往荊楚訪求賢良事竣告省歿於第次子麟字彥祥乙丑進士歷工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彈劾百僚風聲赫赫無辜見法其心慨然不平必直之而後已

人稱眞丈夫

國子學正王彦貞桓

王桓字彦貞慈谿人洪武四年有司以通經學古薦於
朝　高皇帝召見便殿問桓處鄉里好惡何如桓對曰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　上遂呼爲老學士
乃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
年授國子學正未幾轉河南盧氏縣令政教一新民懷
其德十二年致仕歸卒於家先是桓家居鄉人有不平
事無大小咸取决於桓無不得其情者遂稱爲明白先

生其學不事章句務得於心識者謂其克繼虞賀杜樓
之絶學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於家

大興同知劉昭甫子華（子鍔從孫棟附）

劉子華字昭甫山陰人洪武初以明經薦　太祖召賦
常遇春輓詩子華立賦曰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沉
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
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
鑄眞顏大稱旨授大興同知子鍔廷對第三人官編修
卒從孫棟字元隆正德初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
初議大禮忤旨杖闕下稍遷左中允復忤執政出參湖
省終南京兵部侍郎歷官四十年所居蕭然如隱者孝
友和易無少長皆樂親之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幼好學精敏淹博磊落有大志
洪武初以貢授山陰文學召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
權勢時左右御史大夫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　上
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寧惟庸節
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恩怙寵內懷反側乞斬三人首

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
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錦衣衛拷訊尋釋之出爲江西
按察司僉事十三年歸朝　上賜沒官男女宜可不受
且以爲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
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肯國之典也罰其
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
連坐豈聖明所宜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親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　上驚
而言曰得非枉此人邪雷乃息宜可獲免所上二十餘

事悉報可未幾以倒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未幾以事安置雲南以薦起為雲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為已任百僚悚惕不敢犯無何卒於官時大星墜地歷馬皆驚

王教授俊華

王俊華台州人洪武初以明經薦為府學教授時干戈甫定人未知學俊華正己率物誨諭詳懇旦夕督功課若父兄之於子弟時分俸以資不給者官終太子贊善戴冠云自國家設教以來文學行誼無出俊華右者真一時師儒之楷模也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學問該博目無不見之書洪武初以明經薦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克持風紀察案肅然所著有密庵稿與唐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

兗州府知府胡斯美惟彥（子伯順附）

胡惟彥字斯美餘姚人居鄉以耆德見稱元季隱居避世明興舉遺逸召見上太平頌 上覽而悅之命賦早朝詩十章立就 上益大悅拜湖廣參政懇辭改兗州知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百姓皆愛戴焉卒於官子伯順學篤行修鄉黨稱為雲巢先生

教授崔斯立植

崔植字斯立鄞人治春秋得聖人心法辨論公穀左氏三傳得失歷歷如指掌究極羣史平居儀度整肅不假修飾而規範自然洪武七年薦為郡學教授後調處州以成就後進為務受業者日衆必傾極底裏隨其材而導之卒於官植文學德行卓絕流輩一時碩儒莫不想聞其風采自號丹山樵者有雜著文集若干卷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誼

徐誼字宜叔壽昌人少治春秋通史學累舉不第太祖龍飛乃杖策歸朝毎參謀議時征陳友諒奉命招撫使回授承務郎知黃岡縣事兵火後市里蕭條誼招集流民百廢俱舉未幾解官歸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擢知鎮江府政為三輔之最秩滿惟圖書數帙自隨調吉安府獄有繫囚皆累歲逋官租不能償者誼出俸金五

百貫代償而繳之雪冤理枉剷除積弊政化一新後以疾卒於官民皆路祭巷哭執紼送柩者至數千人

教授俞景淵深

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初以鄉貢入太學時　高皇帝幸學講中庸二字累數萬言深得啟沃之義因稱之曰天下能說書生俞深歷任寧德阜平汝上儒學教諭皆有成效以大學士楊溥薦陞建寧府教授三典文衡取士得人正統七年卒於官深博通五經究極諸子篤厚端謹處家一規文公家禮所著有範疇解發明蔡九峯之蘊雜文十卷雜詩十卷藏於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厓

徐厓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氣有經綸天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中時宜　上嘉納授憲職厓以母老辭乃除銅陵簿厓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選教附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厓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為妨農勞民厓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易為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為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厓言死生有間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訓導趙德純宜生

趙宜生字德純宋之宗室也家於餘姚粹於經史文藝之學時方大亂混迹獨牧間自號牛野人國初辟為邑學訓導宜生欣然就職勸飭指誨聞者鼓動姚江學士繇此彬彬焉

陝州判官梁仲仁大舉

梁大舉字仲仁錢塘人自號梅谷刻厲尚風節洪武初以人材徵召對稱旨授陝州判官阜有異政清白聞遠邇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召入賜勅以舊職致仕冥勞特厚優游林下年七十三卒大舉家素饒務而自奉儉約好士喜施長身高論在衆人中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也翰林檢討王洪為梅谷先生傳

教授徐大章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

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學古當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軌範以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詔製靈谷寺碑稱旨賜蟒衣綵段繼得實授再涖益申條教一時學徒成就試之有司多獲舉首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其繼云

左布政王希陽廉

王廉字希陽麗水人爲人修整博通五經尤精於易雖子史百家天文律曆兵刑等書靡不淹貫洪武初薦入翰林纂修元史書成授太子說書官至陝西左布政使所著有交山集迂論史纂南征錄四書詳說又精於音樂以琴者有道之器君子之所不廢時一撫之嘗製風木吟曲以擬猗蘭字宗韓擇木兼工篆籀其得處自以李陽冰不遠也當時目爲通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

輔弼

晉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太傅謝安石安

唐

紫薇令姚元之崇　[illegible]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

平章陸敬輿贄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宋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　太子太師杜世昌衍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子屼孫雲附）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右丞相葉夢錫衡　右丞相史直翁浩

左丞相王季海淮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　參知政事陳叔進騤

左丞相葛楚輔邲　[illegible]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父壽附）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左丞相范仲和鍾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右丞相杜成之範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左丞相王仲潛爚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兩浙名賢錄卷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輔弼

晉 共二人

尚書左僕射陸士光曄

陸曄字士光員外散騎英之子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後察孝廉

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常騎本郡大中正大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寧伯帝不豫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

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渝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衛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以勳進爵爲公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返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太傅謝安石安

謝安字安石其先陳郡陽夏人自祖衡寓居會稽遂爲越人父裒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郎並以疾辭居會稽東山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

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卜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征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出萬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意時年四十餘矣桓溫請爲司馬甚見禮厚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座中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〻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舉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時溫威振內外人情恟恟安與坦之盡忠匡翊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卒錫命遂寢尋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不事小察弘以大綱中外賴之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而役無

勞怨帝始親萬機進安侍中都督諸軍事時苻堅强盛疆埸多虞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請以兵入援安辭却之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以總統功進拜太保更封廬陵郡公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十五州軍事加黄鉞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遇疾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年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殮具甚厚贈太傅謚文靖

唐（共四人）

紫薇令姚元之崇（玄孫合附）

姚崇字元之其先吳興人自吳興徙陝復自陝徙河陽父善懿貞觀中嶲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出爲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尋爲太平公主所忌貶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景藏謂臣當

位王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在將相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濫戶疊丁因避賦役崇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二萬二千人崇嘗帝前敘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請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蝗害迄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宰相畏帝明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會盧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又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

所推誨不忌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歸第仍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崇尤長治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則臨軒以送它相莫及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

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

玄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還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弟勗自有傳

按唐書以崇爲陝人及讀張燕公所作神道碑始詳載其世系云自吳興徙陝自陝徙洛則爲吳興人審矣兩浙相業獨吳興寥寥今得此賢覺六邑俱重

文昌左丞陸希仲元方（子象先景倩景融附）

陸元方字希仲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也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官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仇黨又薦其官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其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后當有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薦久耗傷吾神有一柙平生所緘鑰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初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

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公論耶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否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柰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稱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劒南按察使累徙蕭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吏民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右丞相謚文貞

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官終監察御史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威當時多其友愛

平章陸敬輿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吏部郎中灞之孫溧陽尉偘之子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一十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

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召拜翰林學士會馬燧討河北賊久不決請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令幽燕恆衛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請使李芃還軍援洛李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勢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委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

經思遽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宅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嘗問事之切於今者贄勸帝令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且言言路之不塞必先通上下之情然上下之情所由不通者則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九弊不去而求通上下之情以開言路難矣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

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從之始帝播遷府藏委弃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臣下有所觖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德光議事贄還奏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及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且請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

東彼且爲弊少湏之歲已徙屯不閱旬德光果奔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以勞還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告諭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惟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則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致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今諸事未遑而首先及此恐天下聞之解體且內人當奔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藝人何必舊此帝不復下詔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

俱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逮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權知兵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參黜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用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擠忠良天下怨憤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疏極論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積塞則案牘猥淆僞目衆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擬吏奸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景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資飄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禦敵贄上疏極言其弊大略謂以中國所長擊夷狄所短則有八利以中

國所短應夷狄所長則有六失且請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

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喬寧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暴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勸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瀆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辯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頼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外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宜力蓋贊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既放荒遠杜門

集方書人罕見其面歷官來所上奏疏數百篇譏陳時弊皆本仁義其後蘇軾上贄奏議劄子稱其有王佐才至謂賢於子房賈誼而德宗以猜忌刻薄始親終疎不能行其所學乃放逐以死古今痛之

尚書左僕射陳周道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長興人由進士歷官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遷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

文宗遣使慰勞起之會以王彦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善固當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奸臣數予權願陛下毋倒持太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賢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意耶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薳果坐贓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罷爲

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未幾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宋（共二十五人）

參知政事盛公量度（子申甫附）

盛度字公量世家應天曾祖璫仕錢氏爲餘杭令遂家焉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登端拱進士第累官尚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嘗奏事

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入翰林爲學士兼史館修撰出知光州再謫洪州團練副使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洪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撫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質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休未嘗去手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

太子太師祁國公杜世昌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擢知乾州徙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辨寃獄久不決者數事徙揚州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輒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還爲都轉運使不增賦於民而用足擢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

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凶豐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粲其以供軍

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關母錢願出公帑助之否則勸諭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奸衍既視事即勅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刑部侍郎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奸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

開封府貴近間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使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共事三人欲盡革衆弊修綱紀權倖貴近多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遏絕僥倖每內降恩悉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衍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兵擊西夏雖韓琦亦以爲可衍獨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元昊大戰黃河外

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語抵衍衍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婿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臺諫疾衍者訐其婿蘇舜欽他事劾奏之欲以傾衍且指衍爲朋比遂以尚書左丞

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杜衍爲宰相賈昌期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期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還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庳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數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

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太子少保趙閱道抃（子屼孫雲附）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由是起名歷知三縣通判泗洲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夜入輒閉門不敢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召拜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而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請知睦州移梓州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饋

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鄭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而抃亦出知處州處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召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期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

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歳豐故應募者少請寛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媿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寛爲治英宗嘗諭都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琹一寉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密啟以聞帝手詔褒答

王安石用事抃力論其新法之非不合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寛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呉越大飢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遍遊諸名山呉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屼字景仁由蔭登第歷官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復爲御史正色抗言皆切時務避政親賢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歷鴻臚太僕少卿未幾卒初抃

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孫阜爲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參知政事張道章昇

張昇字道章衢之開化人舉進士爲楚丘主簿轉韓城令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

佐緣恩聚用知開封府内侍楊德斂夜直禁中而衛士爲變昇極論之昇任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德斂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知秦州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

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嘉祐三年權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借官資凡内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請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遂以太子太師致事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參知政事鄭行可仲熊

鄭仲熊字行可西安人登進士第爲右正言首論抑奔競飭浮費定國是總權綱推誠有功之宿將以作士氣歷官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時秦檜專國在朝無敢忤者仲熊數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伴食中書負愧多矣會檜誣搆趙令衿謗訕欲加重典高宗猶豫未决檜於上前援仲

熊助己對言鄭仲熊與令衿同里備知其惡陛下詰仲熊之上顧仲熊仲熊正笏却立徐對曰臣雖與令衿同鄉素不識其人檜失色令衿遂得免死下殿忿色相詬亟諷言者劾仲熊與令衿密友故飾爲不知以欺陛下章上仲熊待罪都亭上聞之遣中使宣押是時執政去國者久不舉此恩例高宗特行之檜恚益甚復使臺諫交攻之仲熊既被宜留之旨翌日復赴朝坐待漏院檜攝廢食侵以不遜語至自擬桓溫班退仲熊遂力祈避位上不得已允之且曰彼既不相容卿且去行將召卿遂

以原官奉祠、言者不置、竟落職、寓居蕭寺二十年、孝宗即位、復端明殿學士致仕、孫緝、主司農寺簿、

參知政事沈守約該

沈該、字守約、歸安人、以上舍釋褐、歷官禮部侍郎、紹興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該上疏論之、出知夔州、悉心撫字、西人愛戴、召拜簽書樞密院、參知政事、奏減異典丁輸五分之四、鄉人德之、未幾、大拜、該邃於易、嘗撰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進之高宗、降詔褒美、刻石於其私第、有文集、律詩、雜著若干卷、行於世、

右丞相葉夢錫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斂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異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飢者、已而疫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除太府少卿、進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煑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庶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除樞密承旨、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者、詔衡按視、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除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未幾、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每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濾漫、折閱、手詔賜衡措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歎曰、葉衡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

於凝碧池、上曰、朝廷所用、正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上論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奉祠、卒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一第十四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6　坂反内

右丞相史直翁浩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人紹興十四年進士第歷官國子博士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繫天下望高宗韙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王府教授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

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明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俾浩草奏請扈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遺書大臣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時張浚宣撫淮西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諸臣相繼論列而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倘聽浚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引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

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耰鋤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

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府未幾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五年復拜右丞相時樞府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克之已而殿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捕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奪民財物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謀者送獄獄成議罪欲

取軍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鬬則始募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陛慶童侍與抗鬬爾可同罰乎不聽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饗孝宗廟廷浩喜薦人才其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矣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

左丞相王季海淮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授台州臨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曰此公輔器也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爲利祿計乎人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以薦拜監察御史轉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於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惡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遂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尋召除太常少卿改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請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敗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論曰樞密論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除同知樞密院拜參知政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相

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乎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既可乎上深嘉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戶算諸郡糴錢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牛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丞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用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帥淮舉留正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進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

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況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羣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淮嘗言斷鬼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母亡居喪如禮遂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朝贈少師謚文定

左丞相余處恭端禮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初知烏程縣奏減

丁絹錢歲蠲六萬餘緡民力稍蘇最匱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機之可投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因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

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勢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意上喜曰卿可謂通達事體矣拜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堂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饗於太廟親冬至郊祭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躬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上爲之止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奉祠光宗立召拜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時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洶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於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旨之勞

寖竊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寬知婺州黃度以比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嫉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薨授少保鄆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

右丞相趙子直汝愚（父彥遠子崇憲附）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父彥遠扈蹕南渡遂家崇德彥遠官終修武郎性篤孝濟至而樂施予歲侵旦夕率其家人輒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官秘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添差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

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請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未幾進直學士改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挻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才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以稽命被劾除知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未幾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改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悲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咸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

悟入輒復疑無何孝宗不豫疾日臻丞相率同列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光宗令知閤門使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甚憂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宜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重華大漸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

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於庭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日乃復命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

拟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丑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具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逡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明日禫祭嘉王入羣臣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

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玆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疾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乃命皇子即位是為寧宗請几筵殿哭盡哀衰服出就重華殿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奏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罪汝愚為遷叔椿官是月上命

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而侂冑自以有定策功賞不酬勞不無怨望朱熹白汝愚當以一節鎮處侂冑勿使與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朱熹因講畢疏奏遂出內批除熹宮觀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橫由是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而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滿與侂冑合謀陛辭日畫疏當府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會諫官黃裳罷黜卒侂冑擢其黨劉德秀京鏜代之率聯以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等各先後斥去羣僉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同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

盡矣侂冑然之擢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遂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罷右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疏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上書

頌言俱迸五百里外覊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翊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劉鍪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寃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

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廪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侂冑誅盡復原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河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最有名官終廣西經略使以孝稱

參知政事陳叔進騤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請儲宮下親細務不專於學非所以輔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殿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改秀州召還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同修國史上欲採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出知寧國府改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騤陳三十條皆切於時病大臣難之明年進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

事又明年拜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往騤率廷臣三上疏以請上感悟以冬至朝重華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攝行三省事而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冑侍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

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邪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左丞相葛楚輔邲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甲科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縣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

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授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覩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右疏言征権歲增之害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耗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樁刻取償宜精其選遷給事中張說以說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除刑部尚書

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朞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饗光宗廟

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參知政事李秀叔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改建德丞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以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御史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

公旣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檜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遽解、歎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當無

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進兼中書、府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巳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不聽、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部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邪、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

揆相事、內降徽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備師、降旨發左藏封椿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椿、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啟他日妄費、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拜起力辭、出知婺州、改紹興、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十年、自奉淡約、食饒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

諡忠文、

參知政事樓大防鑰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材也、調溫州教授爲勑令所刪定官、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均敵乎、歷太府宗正、出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穮洶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聞而善之、光宗嗣位、召對稱旨、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益緣爲奸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

歡動宸極、嘉王月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婺州、已而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謝、觀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

曰、和好待此而决、大奸巳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從寔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參知政事、鑰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章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

參知政事婁彥發機（父壽附）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調含山簿、七攝隣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改知西安縣、巨室買逃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累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置之坐右、遷右曹郎官、秘書省著作郎、仍兼資善、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須太子戀戀、幾不能舍、機亦爲之感泣、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柰何、侂胄聞之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殷巖當之、能保其可任乎、遷右正言、兼侍講、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隙、有死而巳、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廟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首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情、必爲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爲養兵之助、兼太子詹事、遷給事中、飛蝗爲災、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静、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啟齒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

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承庭訓卒爲賢相稱奬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寶之

參知政事葛容甫洪

葛洪字容甫婺州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擢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舉員又以不登權門還選下僚年垂六十始脫選調召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極言當時將帥之弊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遷工部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許予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請還鄉首置義塾教育後學又爲義廩贍其族里卒謚端獻贈太師信國公洪

篤實嚴毅閨門肅睦杜範稱其高風勁節追蹤古人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室集凡二十四卷

右丞相謝子肅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瓶水加足其上以警困怠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傍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於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

淑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耳知處州青田縣以薦召對首言今日人材楞中後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骯髒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僻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僻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僻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輭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

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因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冑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累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繳駁無所顧忌每內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禮官議祧禧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

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謟状覬覦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御筆書說命中篇以賜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螻蟻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人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

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於居第、遂薨、諡惠正、

左丞相喬壽朋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再遷宗正少卿、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以謂賢路

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累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眾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怨、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遽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叛賊久安之地、楊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

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切陳利害、不報、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告急、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

政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十上章告老、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爲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尤爲相業所難

左丞相鄭德源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登嘉定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鄞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

葵出拜、方被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羣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爲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趍者雲集、號曰、茶商軍、歷遷國子學錄、兼魏惠王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兼教授如故、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寶慶三年拜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六年、史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還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皇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九月、禋祀雷變、四疏丐歸、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嘉熙三年、封申國公、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祐四年、拜少保、進封衛國公、趍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上疏丐歸、不許、拜少傅、進封越國公、復進少師、賜玉帶、更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

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帝褒諭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爲之、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密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葵韡遂往、於是戰於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每謂天下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

生務思所以變通之過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遣發又議移戍調兵以屯淮西併軍分頭目以節廩餼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戢其侃科者追理星誤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停罷如池之雁汊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不許十年進卜龜元吉箴一

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褒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於明堂有旨閤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視之累疏乞罷政不許以疾篤聞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薨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邪臣必不因葵求遠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說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以定策功驟至宰輔四登台座恩寵冠於一時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

也清之代言奏對多不有稿有安晚集六十卷

左丞相范仲和鍾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谿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武學博士知徽州召授刑部郎官遷尚書右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理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官錄檢討歷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乞歸不許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

封東陽郡公、再乞歸不許、後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舍、盖其家築室未就也、贈少師、謚文肅、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鍾之德者云、衮繡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再見此無逃起樓臺相公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盖鮮、所著有禮記解、

參知政事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慶元人、淳熙十三年進士、調吳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役皆師旦黨、師黨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嚙、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侵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寃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置制使、仍治臨安、鎮過之、白相史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福竟討平全、而韶卒以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傳、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左丞相李彊父宗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試禮部第一、成進士、歷官江西運幹、除禮部架閣、累遷著作佐郎、輪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殃咎、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且言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巵難盈、蠹木易壞、故有

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尋改兼侍右郎差知台州大水悉心撫字民無昏墊改直秘閣知婺州召除尚書郎中兼左司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昔時士卒未精鋭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於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卒將何以濟世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自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之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官僚戚里閹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

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追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荊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遡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蘄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俾令嵩之移司蘄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城郡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全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

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游兵以補軍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除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兼侍讀疏言憂勤不可移於晏安剛切不可消於便佞除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時王檝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嵩之職在督賦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身居台輔家若貧儒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右丞相杜成之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秘書郎拜監

察御史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見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入浙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隙幾危宗社而樞臣李鳴復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明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

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爲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罪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範力辭而鳴復亦出守越範不得已起就職未幾差知寧國府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十餘萬斛錢亦數萬緡悉以代下戶輸租兩淮飢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諭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

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未幾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勑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幷斥嵩之嵩之擬言者論範幷論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以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宮闈曰擇人才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私求恩澤範皆封還內降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爲不便既而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且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畫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

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又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摟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銜相寵駕非範所屑也珙大感服未幾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

範生有至行薄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不知其相公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所著有雜文奏稿十三卷

參知政事衛清叔涇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居秀州孝宗親擢涇進士第一歷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時權奸用事十年不調開禧初召官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韓侂胄論罷右相陳自强拜參

知政事侂胄伏誅又患史彌遠欲去之彌遠乃諷御史劾罷涇知揚州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文節侂胄嘗指朱熹僞學胄誅請召朱熹還朝而熹已卒涇乃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布之所著文章奏議五十卷曰後樂集

左丞相王仲潛掄

王掄字仲潛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知常熟縣敏達有惠政通判泰州知滁州改知瑞州遷籍田令所至咸有風譽歷遷太府卿權兵部侍郎疏請大臣相與憂危圖治修德行政批札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日月外治動如風霆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宫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進左丞相授特進加食邑掄奏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宣撫招討之職臣當召募忠義共圖興復乃授掄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進少保左丞

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未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責切似道不忠不孝斥之國是始明六月庚子朔日食掄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陰晦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咎實在臣

乞罷斥以答天譴答詔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陳宜中留夢炎二相都督軍馬爚請二相建閫呉門以護諸將不然臣請效死封疆不敢辭宜中夢炎乃上疏乞行事下公卿議竟不決已而世傑等兵果敗爚自以不得其職疏乞罷免乃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爲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艱危之際天下所仰望也乃與宜中不恊而去不逾年爚死而宋亦隨亡天下莫不惋歎云

右丞相葉鎮之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嘉熙上舍釋褐授信州軍事推官攝教事講荒政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值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說歷遷兵部郎官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捍將置義社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賍之冤以國子司業召輪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遷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夢鼎不屑力辭謝之改知建寧召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進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明堂恩進封寧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界會子夢鼎

以爲厲民乃止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乞解機政不許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乞歸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置制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郤不受再召爲參知政事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玠以非罪去官及卒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

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會太學諸生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悔過屬府尹洪燾求解時冬雷引咎求去愈力未幾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趍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宜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祖宗立法之本意進少保引杖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賫郎沓至促行扶病至嵊縣請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臺臣奏從歸田之請瀛國公初即位詔授判慶元府沿海置制大使力辭益王即位於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路梗不能進南向痛哭失聲而返後二年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四目次

輔弼

明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惟喆原吉
少師金世忠忠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崇豫淮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翰林學士內閣呂逢原原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
戶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丁有丁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皐
吏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國阮維岳爾鎮氏閱

輔弼

明共十四人

東閣大學士吳濬仲沉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故元禮部郎中師道子沉與兄深傳其家學名重一時元累辟不就洪武十二年郡以儒學博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 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徃吏部告請改正部以聞 高皇帝大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沉曰人君治天下莫要於進賢納諫兩事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問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集矣沉曰陛下之

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蓋未幾奏對錯誤降爲編修尋復以爲待制時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啟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無何復坐奏對失旨降渭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未幾以爲東閣大學士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約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illegible]是書成名曰精誠錄 上覽而善之命沉譔序 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舜禹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俄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編[illegible]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假託之言惟司馬法與[illegible]可信昔者齊威王與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

稽甚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又嘗著論以孔子封王爲非禮其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諡爲非禮卒去號稱師正數十年之謬誤者沉倡議之力也沉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慍人以此多之

戶部尚書少保兼太子少傅夏惟喆原吉

夏原吉字惟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父時敏國初爲湘陰教諭因家焉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吉吉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太學選入內庭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洪武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條教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吉申明之凡三十餘事明年兩浙大水命吉往治且命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齎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區寄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凉決壅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飢給牛具穀種與民之無力者與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吉廣孝曰夏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者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家專鏹以沮貿易濟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以施諸天下時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蓄積一時賜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制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吉晝夜焦勞經營綜葺惟恐拂　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命吉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吉將登車乃遣人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道

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上親征北虜命
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
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
司草創、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
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
在南啟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吉見便殿、
上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妥民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
吉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原吉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
三殿災吉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罷糧採辦
金銀課程優卹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
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
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
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
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
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哗罵言官吉獨奏
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
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阯平、　上

問吉陞賞孰便吉對以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
無窮乃陞首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
之吉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
有甚焉、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
命吉拜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
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曰卿過侍郎楊
勉之拜徧俟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吉
入奏曰諸所俘俱平民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吉叱
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羣臣無
敢諫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
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
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厲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
涉風沙誠爲未便、　上怒乃命吉整邊儲於北口賓懼
自縊遂併籍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吉回至則大起厰理
儲錦衣促之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之不
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吉對如初歷言自古不
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
命中使覘其動靜因問　上待公厚今繫之慕亦有怨

乎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循撫之、　上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吉官、吉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吉不敢復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吉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在吉右、即進少保、仍兼職如故、食三俸、同時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吉等至泉前、賜銀章、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以吉有匡輔功、賜第二區、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吉同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吉及少師蹇義、眾等不能對、既至、召吉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

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吉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姦邪亂政、以吉為首、　上夜召吉等入議、吉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吉坐容議、屏左右語楊文敏、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吉、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下、罪人斯得、太被恩賞、賜吉閹者三人、拔吉朝參出入、吉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乃拜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義及吉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勑吉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意又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褒吉之德量云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具湯浴正襟端坐而薨年六十有五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葬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吉天性孝友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命兼

理諸司政務吏胥滿前迎見立解援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闢斂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世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吉同功一體者惟蹇文定公義時以蹇夏並稱然蹇特以政事著稱於時而吉兼有文學之譽自開國以來三大纂修皆吉爲總裁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於世　丘文莊濬論曰公歷事四朝始終幾五十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與聞機密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偶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爲者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此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際國無乏絕民有蓋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且一時大臣中稱

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媿古人所稱大臣者歟

少師金世忠忠

金忠字世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嘗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　成祖悅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眞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忠博覽史

籌議論河懸國家大政多出裁决時儲位未定武臣丘福等咸謂次子高煦有扈從功請立之　上密問忠忠歷數古昔嫡孽故事對　上喜賜忠大鎰且曰詹事宜煩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尊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而已或譖誘廷臣及宮僚過者　上密令忠察審忠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　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跡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護者多忠謹厚不泄人亦不知

[illegible]

也忠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即位念忠輔導功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幼遺歸依親讀書比長　景陵召還翰林正統十二年改禮科給事中景泰改元遷都給事中剛直敢言無所避忌憸小多憚之二年出爲長蘆都轉運鹽使

戸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黄崇豫淮

黄淮字崇豫溫之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召見訪以大政稱旨即命入翰林每設朝特命淮與解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慮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淮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命居內閣專掌制勅又選湖廣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與之同事甲申會試天下士與解縉爲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　上以多才色喜　上欲立東宮密問淮淮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　皇太子既立命以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啟沃良多

[illegible]

復勅兼輔導　皇太孫賜袍笏寵眷日隆當是時　上每北狩命淮與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翼監國必付房玄齡鄉等其識朕意明年　上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淮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急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淮言癸巳駕再狩淮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謀奪嫡之志忌淮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淮遂免

歸一繫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其詩曰省愆集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是夏　上不豫時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宴駕聲情洶洶淮與楊榮楊士奇佐襄鄭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元年八月漢庶人反淮勸　上率師親征　上以淮多病留佐襄鄭二王監國淮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父歿遣禮官賜祭命有司營葬

既襄事拜恩闕下　上寵留彌月賜游西苑命淮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於山之麓明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於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宴賜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正統改元淮入朝進香寵賚優渥留月餘辭歸淮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淮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虜酋阿魯台既納欵欲收女真土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鋑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淮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愈難制矣豈可墮其奸謀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嘉納之及歸用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弘載輅

商輅字弘載嚴之淳安人宣德乙卯浙江鄉試第一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命進學東閣繼選經筵展書陞侍讀擢入內閣俾參綸命時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輅力沮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大臣經略戰守遣官撫輯向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於虜營虜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遁去景泰紀元之秋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

泯等錄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軫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太倫傷骨肉之情獄遂不竟無何而易儲議起軫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軫力争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且不測軫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軫即與陳循但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草軫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改元明日權姦[illegible]

官据摭再劾坐免成化丙戌召起復原官仍參預機密首言八事舉切時弊戊子慈懿皇太后崩軫率羣臣上疏定祔葬之禮至伏闕泣請卒從之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有欲再出師邀功者至有危語軫力執不可未幾捷至　上喜賜俘奴各一人改戶部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太子少保改吏部時倖臣有欲於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郊祀儀祭之者軫力言非禮訖不建宮門災工部請徵材湖廣等處軫言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存警戒從之

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權璫汪直開西廠行事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軫偕同列上疏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廠由是見憾於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illegible]直所發詞連軫軫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辛年七十三訃聞時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軫體貌修偉風神秀雅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寛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即入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議而軫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作充婦傳[illegible]

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illegible]咎於軫上章攻之軫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子良臣中進士官終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謙俱以蔭得官良輔刑部主事汝謙尚寶司丞

翰林學士內閣呂逢原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質性渾厚容貌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隨兄之任相繼卒於景州貧不能歸喪或勸原火葬原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所慟哭行人聞者

皆爲之酸憯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黄懋閲秀水學官文卷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見原原入見衣繿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原入試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歲正統七年也方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汎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原初教小內官黄賜等七人書於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　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中允右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　君父晉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時曹石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鬼坐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曹石罪狀　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正既去原得留與李賢同在內閣李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體恪謹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充總裁無何以母憂去道[illegible]州啟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原不聽奉載舟中寢苫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未及窆而卒時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茍取子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欲襉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慤歷官太常卿自有傳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于喬遷

謝遷字于喬其先世出自河南陽夏太傅文靖公安顯

於東晉遂寓會稽後徙台之臨海少傅惠正公深甫與於南宋復自臨海徙餘姚遂爲餘姚人凡七傳而至遷父瑩仕終福建布政司都事多開釋無辜人謂其必有後及遷生而頴異不凡識者以遠大期之且曰他日名位視晉太傅宋少傅蓋不多讓而當今天下全盛以其才之所就勲烈殆將過之時人未之信也年二十六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人廷試爲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簡侍東宮弘治初陞庶子充日講官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

遷疏言　大行在殯豈宜有此俟陵畢徐議之未晩也命禮部議如遷言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上方勤學遷務積誠以開悟聖聰毎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　上意無何以憂去服除起爲詹事簡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國用不足請加南方折銀舊額遷執不可曰南方稅銀甚重宜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則反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加賦何益不詡文昇而有此疏事遂寢四方解戶赴內府輸納者毎苦需勒遷乘間言之　上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禁條有犯必誅庶幾民困少甦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如洗時同在內閣者劉健敢於任事而資遷之謀斷李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遷於其間不激不阿弼成盛治一時號稱賢相嘗欲引呉寬與共事而同列難之因乞避位薦呉寬王鏊自代中外服其恬讓　泰陵大漸入受顧命正德初奄瑾專政

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遷等主張於內將寘瑾於法事泄不克遷遂乞致仕去瑾恨遷甚指爲姦黨榜示天下又矯旨勒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瑾怒不已禍且叵測人皆危之遷曰天祐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泰然　世廟登極遣使存問遷上疏謝因陳學祖訓監成憲二事六年二月復召入內閣既至厭於同列不得展其志明年四月乞歸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遷器宇豐厚風神秀朗見者知其爲壽俊元臣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

訓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有如聖諭者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溫厚不事雕琢然未嘗輕以一字假人其初入翰林時有御史某縣歷都憲臺中循例乞還文爲賀還曰此人素不滿於公論吾奈何以諛言悅之卒不作嘗憫鄉人方正學以忠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綴遺文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皆手自訂正以表章之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文正之功大矣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茂恭孚敬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年二十四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羅峯孚敬所自號也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其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孚敬上書大略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孚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　孝宗曰皇考　獻帝曰本生父而孚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萼疏亦上具如孚敬指而中外士大夫咸側目二人思齮之矣然　天子益已心動而方獻夫霍韜輩益推緣孚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拄輔臣禮官口[illegible]

三下詔始定召孚敬與萼超拜翰林院學士孚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孚敬數與尚書持論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孚敬復爲尚書持之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說時御史錄案山西有所逮張寅者以爲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爲居間御史即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　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孚敬與桂萼方獻夫雜治之竟反其獄孚

[illegible]述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勑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卽怨讟弗䘏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　上既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孚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孚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一淸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

然不能如孚敬深而　上所密問孚敬者月以十數時時稱孚敬別號及字而不名時桂萼亦入輔名寵俱亞孚敬而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鬬上前　淸因以計巧中之而會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其事因勑孚敬歸創省侍用而萼散官致仕孚敬至天津復召歸寵益甚乃請避　上二名諱　上乃大書今名字塡以金賜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上嘗諭孚敬留部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停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孚敬言　高皇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鎭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天下欣欣想望太平而孚敬又自言廢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孚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會居第成以　獻帝書含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言亦以言禮貴驟當　上意於孚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

廡有言孚敬橫者乃乞休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追乃因　上後官有他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

孚敬罔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已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肅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孚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受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愓止孚敬孚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孚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

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孚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僨購得一二主謀者夏文愍以撫之說進而孚敬稍屈矣孚敬恚甚會哭子成疾上疏乞歸不許請益力 上待之益厚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爲其專精神加飧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孚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明年遣錦衣緹騎帥來視疾且促還朝强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又三年而卒年六十有五贈太師諡文忠孚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孚敬者深矣孚敬博洽典籍所撰對斑斑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顧性頗驕兒視其僚好標罵所擬調任喜怒不復反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東南而囊無長物歿未幾居第侵屬兩力不能餝子弟多假貸於人以自食至今稱其廉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汝立本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父改以子貴稱太公協太夫人方孕而樓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四表既寤而本生會其樓曰瑞日徵貴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負劍見本文正奇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執博士業文正益奇之曰夫夫國工也與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以庶吉士授國史檢討出就南國子司業以右中允攝翰林院

輔左掇左春坊丙午主試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稱旨簡在　帝心戊申遍歷兩京國子祭酒戩年　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人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尋召入直廬歷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　上修輔臣功歷禮部尚書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勲柱國兼太子太傅當是時　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成莫不凜凜分宜耄矣冑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發循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術之清廉鑾刀和而後割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口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捐租京營故多康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奏悉嘉納之既又言威寧侯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也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發邊兵於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且脅卿都御史隨地徇軍不爲不預驚復要戶部載糒從征其則秣馬許掠田禾蒔之許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　上問本本極

言不可徃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尋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徐邳水溢饑民輕爲邪　上用本言命漕河二水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水乃就道而飢民安堵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道　上遣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省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甚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十石請發庚支銀十五萬買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先是己酉　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本言自古帝王莫不早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典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本行贊冠禮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竝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

出居外衛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　上大怒傳上刑本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審定久矣徒以己酉爲鑒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景王當遵祖制令之國卒之翊　穆廟開太平本之力也無何而太夫人卒　上下卹典遣行人護喪歸葬本具疏謝以哀毀卹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畫城守姚故城江北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如通州淮安臨淸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者以爲諱不用命本曰吾未奉天子命而興大役諱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督府董成迄竣事而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本功德祠祀之龍山本旣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糧旣則徵從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著爲令萬曆十一年年登大耋遣使存問如禮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無何而疾作隣里聞室中鼓樂聲乃卒年八十有四賜祭九壇遣行人治葬贈太傅謚文安本自通籍以至居喪凡三十年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惟恐其不去已而端行郤步卒後其身而身先焉初　上卜相始得本於內閣議授秩分宜審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緡家監銜之改少詹秩視大司成等華亭入相後本者四年本引身下之遂躋本上卒之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本聲實純粹即有口者不能訾其休休之度云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袁懋中煒

袁煒字懋中漢太尉安之裔也避亂居句章之南鄉世飲德弗耀至父汝冊以學行聞人稱端居先生與妻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時煒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煒生果異穎五歲能屬對多奇語十歲習舉子業讀書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人稱博雅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以外艱歸服除同考會試充纂修會典官冊封唐府充副使盡却所餽遺唐王改容禮之遷侍講以繼母憂歸服除主順天鄉試時　上簡

詞臣撰文煒在選顧　上見煒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賜內閣以煒資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煒上疏願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爲侍講學士特進禮部右侍郎兼原官進太子賓客兼學士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廕姪大輪爲國子生轉禮部左侍郎賜飛魚服二三年間游歷清華皆出　聖衷未幾改吏部左侍郎會吏部尚書吳鵬禮部尚書吳山皆致仕而勅煒兼署二部事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煒危之而持論益堅不少借適　上於吏部題缺疏中進煒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煒敬順天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太學士同少師嚴嵩徐階內閣辦事壬戌二月命主會試六日入簾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於貢院煒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瑰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明年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無何而嚴嵩被論謝政去時朝野洶洶　上獨察煒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階擬票煒益秉公竭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首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纂修永樂大典充總裁書成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煒今中書賜勅行異數也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三代改大輪尚寶司丞煒筮仕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虛日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謂千載一時頗以積勞成疾再疏乞休　上鑒其誠給傳歸就醫藥令大輪護行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大輪泣語曰吾沐　聖上眷恩異眷媿不能竭涓埃之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卒年五十有八是日也風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贈少師謚文榮煒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叱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己出廕先及其長子即尚寶司丞大輪也煒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而情深故舊每分官俸以

賑給之其才識宏博問學淵奥訢析疑義河懸水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爲詩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高子象儀（子循學附）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父鉞以陰德聞夢于肅愍而生儀儀少頴異慕肅愍之爲人輒自負嘉靖庚子領鄉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方寵倖傾中外悦儀嫺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世蕃及門風旨儀默不應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負當世望時　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慎選宮僚所司首以儀上詔下而父喪奔還母徐夫人繼卒守制里中者四年浙人趙通政者爲分宜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横於鄉里諸謁者旁趨蒲伏以治屬視之儀弗往也趙既先儀乃報謁中道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儀未幾以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矣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儀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尊大如此然竟亦不能有加於儀久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又三年不遷後來者多躐其上而儀恬如也會分宜以罪罷去遂得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尋進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掌院事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　世廟方嚮用儀會崩不果先是朝儀久曠故籍散失隆慶改元始設宸宁臨羣臣奉覲册謁宗廟具　法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禮威倚辦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儀以其意酌今昔之宜修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於是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儀執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卽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與儀曰無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廷末議衆韙之　孝烈皇后先以保護功附主　世廟儀奉遺詔遷其主內殿而祔元配　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取光祿之羨銀並關切大體詞議義正讀其疏者無不稱服時　神宗皇帝方五齡儀數引漢有司　蚤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

乃定諸藩府名封婚嫁歲久不行者儀悉行之諸大臣恩卹當予者雖其後微必爲疏請脫不當予即多方陳乞終勿予也中官數有所屬不可即執政爲屬之終不可執政謂中官高尚書直弃官如敝屣耳誰能奪之以故中官李嚴憚儀儀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任勞遂上疏乞休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歸歸之逾年　神宗皇帝在東宮且出講念先朝舊臣可備保傅者無如儀詔起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既至詔日侍　東宮講讀於文華東序

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儀負望久數病數起既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采而溘焉逝矣訃聞　天子震悼賜䘏峻等命以一品禮葬諡曰文端儀體貌魁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掏掏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絶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不增尺寸舊第既火終其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歛具門生故吏爲歛歛澄于儀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之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其風度蓋如此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于肅愍高文端其人品位望相埒然肅愍遭遇不辰含痛千古而文端完名令終似爲過之其褒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循學以蔭授中書舍人修正恬雅有父風侍從三十餘年後進者皆横金轎朱而舍人以食俸淺官終七品不悔也年六十四自銘其墓而卒曰吾以媿世之好諛者

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仲丙有丁

余有丁字仲丙鄞人宋太保天錫之裔父承勳以鄉舉仕爲學官歷浦江崑山擢判蘊州未上卒以丁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一品夫人承勳少失父母穉而育之小江里丁既貴當贈三代喟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夫也安有吾父恩同罔極詎敢忘於是贈承勳所後父衡衡父鍠皆如丁官衡與鍠妻皆一品夫人曰以此爲吾父報而吾後世子孫獨祖吾父蓋以義斷云丁生甫一歲即博記善問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瑰麗試

[illegible]庭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廣陵郝翁豪長者好奇節任俠喜士聞丁名延之家塾爲弟子師居郝氏三歲竟貲丁遊於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莊皇帝即位入掌制誥嘗曰是惟王言柰何私謁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門者謝客而詞務簡重得其草者真綸綍不啻乙丑戊辰皆分校禮闈所登進者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爲首選歸沈皆大雅士其所爲文不阿時好自是舉子業爲之一變士依聲慕古以成先資本丁得二士力也丁初持

父喪歸自覔山飄行管高敞地曰卽不可令童髙家塋獨柰何不爲異日規制地乎時人未之信也第後四年乃請告歸葬郡中人遠近來觀其所謂高敞地咸嘖嘖稱歎曰公固非大言者尋陞國子司業改洗馬兼修撰侍　神廟於東宮會登極改右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移疾乞歸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丁卯有山水癖　別業東湖中若將終身焉甲戌起拜南國子祭酒時六館士多喜冶遊者丁令諸生什伍相保連坐竟丁任無敢犯無何復移疾歸臥東湖日讀漆園書

又二年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祭酒事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尋改左掌詹事進吏部充會典副總裁三品考滿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江陵新故丁與蒲坂吳門共事凡憸人橫政次第更始胥奏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俘於帝至是實賛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時浙兵大譟陵犯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攖於市朝遣左司馬張佳胤以節鉞往過丁問計丁曰是窮歔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柰何以徒手搏之佳胤還問計將安出

丁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令失職將事蓟門佳胤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斬梟九人於市浙兵乃安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蔭一子秘書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他官如故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國丁與祁門蘩前之務相矯者冀存大體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齮齕不已乃至言舜禹之事以搖　上心楊太宰曰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之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

詆楊為佞阿吳門疏請斥罷於是申楊皆避位而神閣亦奮起爭之獨丁留閣中外不出一語侵言官而內為上別白是不甚折退後上疏言申某許某皆名賢傾戀臣不及遠甚二臣即去宜先罷臣且言官以發奸為職大臣以國體為重與其失奸毋寧重國言甚切至而上亦自感悟趣下手札慰諭二輔臣而太宰亦復位議者謂丁以默止譁得大臣體尋以肺疾上疏乞休不許復以雲南大捷錄運籌功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丁固辭乞歸益力　上固留不許走中官就問遣醫賜食物

相屬而丁竟不起訃聞輟朝一日贈太保諡文簡賜祭葬視常數加等年五十有八丁素達生生時奉養甚儉所居一日必飭亭榭蒔花木以自娛善飲喜賓客客至滿座非大故不廢絲竹平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推言輒披肝膽相示遇事輒任亦無成心長老言海上有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今為盜藪議使人耕牧其中可資兵餉以寬內地丁曰諾以屬有司有司以為擾民不可丁曰本為利民而顧擾之議者謂不可則不可耳其心無適莫類此婁江王相公錫爵論之曰孔北海

謝太傅頗以嗜好流連取譏當時已而北海抗節漢庭名高泰山而太傅鎮安朝野勛烈尤著瓌瑋寥廓之士安可以皮相哉余觀文敏之行雅近二君子而協輔明聖遭時太平何論北海即太傅亦安所見其功乎斯以為確論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汝邁志阜

趙志高字汝邁蘭谿人清獻公抃之裔也父贇母張感將生阜而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異比兒少遵父訓即知勤奮弱冠有聲黌序旋舉於鄉屢試

不售益發憤富於學戊辰成進士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與修　穆廟實錄歷侍讀　神宗皇帝初政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觸激　上怒廷杖寘無虛日而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復繼之旨未下阜糾同志者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遇吳趙之禍吳趙卒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阜以執奏堅請之使不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阜廣東按察司副使阜持法平恕吏民悅服間與名士徜徉山水間況味恬適若不知有謫級者而江陵之怒未釋也辛

巳例察京傑竟黜皋皋歸築室清獻公祠旁自號六虛主人枕石嗽流爲終焉計明年而江陵死南北臺省交薦皋起爲解州同知歷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國子司業歷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改左諭德歷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何歷南吏部侍郎當是時高資巳深而官蹟乍北乍南意殊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錫爵山陰王家屏同輔政而山陰旋去太倉復以省覲歸皋獨柔機務無何而寧夏將吏哱劉殺撫臣黨馨

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久無功　上怒亟逮學曾下之獄皋薦葉夢熊代又請賜監軍御史梅國楨尚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擒二賊寧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召對皋從容請赦學曾　上特爲末減而是時倭夷大發兵且暮攻朝鮮朝鮮告急皋決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創稍稍退此二變皆國家所不常有皋甫與政而適兩遭之其經營亦艱矣已而太倉還朝會羣臣疏請立　東宮甚亟上乃下三王並封議皋累疏極言其不可並封之議遂寢自是太倉謝政歸而皋爲首輔夙夜在公思竭股肱之力以答　主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時時逆耳不恤也兩宮三殿災每題覆竭誠勸　上滌心修省以回天譴至開採之使四出皋累疏諫止若臺省部僚因言事激觸至杖斥貶竄者皋所以調護營救之者甚力上意亦時時爲之轉移即不盡用其言未嘗不深知其忠愛也加官蔭子寵賚日蕃皋顧慨然曰言不盡用深開多矣柰何虛縻君恩以妨賢路不可則止吾茲決矣初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氣而僉人沈惟敬者與

倭通謬許封貢以誤本兵石星星愎甚既謬請惟敬遂不聽皋計封貢卒不成而倭遂復躪朝鮮　上大怒下星於獄意始決戰廟算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星者因以嘗皋皋杜門謝政迫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平而皋病劇不可起乞歸彌懇　上慰留亦彌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邸舍臨歿猶草奏請冊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蓋皋歿而冊立　東宮召起沈歸德朱會稽卒用皋之言皋居鄉立朝一以誠確謹厚始終不替遇事直道而行胷中未嘗着恩怨二字當江陵氣橫

一世時阜挺身折之至困頓靡悔及阜佐天子而顯擢之者亦時交口爲横語阜非惟不以爲罪且并其姓名忘之其雅量爲不可及云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肩吾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也自能言父承之口授以書輒成誦稍長手一編不劬夏夜驛蚊以兩足納甕中冬常爇火達旦十五補庠生嘉靖辛酉舉於鄉戊辰舉禮部第四人廷試三甲改庶吉士讀書館中授檢討充纂修世廟實錄官萬曆改元復充纂修　穆廟實錄官甲戌

卷之十四　光碧堂

主考會試同事有以江陵子爲託者貫曰某於閱卷凡神臨之私安敢曰相公功在社稷錄其子不爲私貫曰所以糊名易書者何既知其人矣謂非私不可將出榜同事者復請曰公不可得毋累吾輩何貫曰休矣復相公第云沈生不可且曰如有復我者當鳴鼓於堂乃止榜出江陵爲怫然者久之未幾充經筵展書官又充編纂章奏官兩日講兼經筵之命隨下故事日講以正[illegible]翰充次亦坊局莫及史官者時　上方嚮學無日不[illegible]而先輩苦疲故貫以後進充貫素病羸求解脫不得[illegible]益怫者投之以艱使自仆而臨之以法然貫服官不怠卒無有得其隙而乘之者無何以内艱去服闋起補講官貫在經筵必莊必習日注　而襟若欲排徹而入者一日講至高宗諒陰進諷曰托孤寄命國家大事必有忠貞不二心之臣然後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聽覽之爲大孝也江陵色动壬午江陵卒始陞左春坊中允時爲史官已十年餘矣尋陞右春坊諭德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晉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右佐銓或謂曷留意人才乎曰上有太宰下有選郎吾加一

卷之十四

言未必益於彼而見爲私故不敢有採太宰所向者曰太宰亦惟選司是依書考是視耳吾何知無何太宰謂貫外人謂吾聽於選司且吾欲用人而外輒預知者何也貫曰昔江陵時有缺十擬而十不符此以衆擬擬者更其法十擬而十符此以江陵擬令用人而因衆安得不預知凡選司所以敢行私者自堂官始堂官私一司官且私十堂官公司官毋敢不公則聽於選司乃至公也太宰喜未幾陞吏部左詞林佐銓未有逾一年者貫歷二年有奇曰此熱地可久居乎遂疏請覲親以馳驅

歸明年復起教習庶吉士再疏辭得請亡何而封公成告郵典於闕下賜封公及太淑人祭葬加等服闋起南京禮部尚書馳疏辭不允尋改禮部尚書詹事府事又馳疏辭不允遂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貫再馳疏辭不允遣行人敦促就道時倭寇入朝鮮天子出師討之而石司馬星議以王封倭中用事者平秀吉且啗許之貢貢途傳道於鄞貫習其害聞而歎曰是天下所安危也驅車而前先以書布當事者必毋許貢入朝又口陳之乃輒貢而第言封及閣未幾會甘延

連捷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給四代誥蔭子秘書加柱國勳三辭不允乃受戊戌主會試得顧起元等三百人多名士時朝鮮被倭未解也先是封倭兩歲而所遣臨淮侯夜逃歸以他使往佹報成而倭變　上震怒下石星獄遣師征之貫上經理事宜謂宜用古屯田法爲久計又言宜徵舟師自登萊入朝鮮而開府於天津旅順間以總之然後舟師有統便　上趣之會倭再入朝鮮我戍者楊元弃師走亡兩將朝鮮王奔經理都御史楊鎬单騎赴之止王勿奔呼其國人

爲守計我師進倭退鎬方銳治兵恥言持重夥威倭將清正於蔚山不克捷始言屯初鎬爲新建令有異才故新建張公薦於朝壘衰爲經理而其去蔚山歸也遂以終喪請新建與貫皆以書勉使就功而蘭谿趙相公實左右石司馬始終言封不俱因圖去鎬鎬以新建及貫書示贊畫丁應泰丁乃極奏閣臣不宜與閫臣通而鎬失亡多皆當斬此時新建怨家又以他事激　上怒上逐鎬連新建顧獨心諒貫所以溫諭之者良厚貫稱病篤不出蘭谿獨柄四閱月而痺閣中空無人　上乃

强起貫乃出時遣給事徐觀瀾與應泰勘蔚山之亡失士忿欲變蘭谿猶伏枕奏東師數敗宜蚤撤在廷錯愕鮮言當戰者貫奉　天子一意進剿議始定邢總督玠趣將軍劉綎等進兵於是倭爲我久屯食盡兵屢挫而平秀吉亦斃於國欲還我師遂掊之與舟師陳璘夾擊斬石曼子搜餘黨在諸島者盡殲之朝鮮平捷聞　上喜發冏寺十萬金牲犒而應泰復誣將帥用銀五千兩買倭去無寸功悉宜徵下獄貫聞上言國家用於倭七年治兵三年將士始奏功幾大賞班師歸國而故如應

奏言者則盡當誅夫誅之與賞遠矣無論他可否即此十萬人無望歸國禍安底耶且以全力爭朝鮮而云五千金買之去非理所宜有於是　天子惧悟詔在廷議之廷議者三莫堅決貫草制曰罪宜從輕功疑從重其大賚將士以倭平詔天下而應泰親瀾因歸里論功加少保蔭子中書貫辭曰臣不任罪亦不任功惟置臣身於事外可令將士之不盡酬者無怨言而側目時人亦心屈也竟無所受然其時東事肄竟　上方與中尉矩析利事章數上多不省於是閹權盡劇貫乃慷慨誦先

正鞠躬盡瘁之言星出星入冀以翻欲回　上意而所俾益良多王官請建黃天蕩水寨擅鹽為姦貫奏致之法楚璫亂後陳奉治罪而特遣大臣撫安之遼東乘稅使之虐數易大帥乃以故帥李寧遠往遼始宴然是時海內所苦惟稅關為甚乃梁永求為秦鎮守高淮求為遼鎮守李鳳求為粵鎮守貫皆百方沮之且所在留重臣以制其横而羣閹始稍稍戢矣已亥播事起播州土酋楊應龍屢逆命朝廷曲赦之而應龍破飛練屠綦江愈狂逞不可制於是改四川巡撫為總督兼制楚蜀黔以李化龍往往則無一兵獨恃土司以狐攻兎何裨貫與兵部尚書田樂議徵天下兵益以土兵為二十萬分八道攻之又以土司安氏與楊氏世姻相倚使郭子章巡撫貴州推心結納諭以大義使為朝廷用毋為楊氏用又以萬里請事　闕下往反無及嘗與田樂及戶部尚書楊俊民調兵食預奏可行之而川貴使來適已行矣遂無悞軍興先是李總督亦以墨衰治事逆龍就縛而播平始允守制以巡撫郭子章代之適有言安疆臣恃前功冀後賞不可無裁者貫因奏當時定議總督裁

之以法巡撫收之以恩而使安氏入掌中子章方以恩收之豈可遽裁之以法乎裁則生怨而開釁使子章為總督者勢不行矣　上乃命王象乾總督而子章仍為巡撫其後播界不明總督欲用兵誅安氏而子章難之雖天救此水西生靈總督以憂去卒安安氏亦貫之注意子章者素也亡何皮林苗叛復移師誅之苗平於是西南悉敉寧矣當是時北虜款塞久上谷雲中無事而西則松虜海虜日跳梁於寧夏榆林甘肅洮岷之間貫飭將士以備禦而威虜以兵仍與虜約一歲恭順即與

一歲市貫犯者必華由是北虜怙耳受約束而松山之役疆赤後眞南暨廣東又時時奏功　上屢以擢陞勵加重賞悉辭不受嘗曰吾居撫地曠職多矣懼罪之不任而敢自以為功乎時國本未定廷臣歲有請　上慮歲有所趣貫月從容為　上言露章至四十餘而寶摠無算俄聞宮中兩龍不相見見則災以是為諱乃言華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　太祖有二十五子二百二十一孫而　皇上未有一孫太是缺典聞宮中有傳無嫡忌諱者不足信也　太祖百二十一孫而身享高壽未嘗疑子孫衆多以為妨也於是忌諱[illegible][illegible]破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輝珥之符引解縉趣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遇物則諷遇時則諷不直觸龍愛子之喻梁公姑姪之諍也　上卒感動辛丑春移元子於迎禧宮然甚歷家議者交欲拈順　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緩冊立臺省大集於貫所貫言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稱妃太子妃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宮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成事冊降元子為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某則以為徵冠

莫婚欲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可離析必正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立矣宮中諱未有離言者離言則吾將死爭之而恐導之乎自後貫戒羣臣無譁譁必不濟我則托股肱心膂之誼以異諫無忌也是歲八月貫又引既醉斯干之詩以諷言元子聰睿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充天機默啓親父親子喘息相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　皇上之婚及時故緐　皇子蚤然　聖母已遣官四出致祈猶遲之也人情篤於愛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滋甚　皇上為元子大禮計適用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眞情不如早偕伉儷之為逮孝　皇上孝奉　聖母朝夕起居備物盡禮而推念眞情不如早遂含飴之為承懽於是始得旨已勅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矣而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月貫封還　上諭極諫曰此　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天地祖宗百神無不環拱以待寧獨萬方引領也而倏言改日則天下不謂所司不辦謂　皇上生他端衆口沸蜩甚於嚮昔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即未備可

以黄箋楷代也佚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攺日之
命而復急責大司農金錢貫隨方調護之得勿罪十五
日辛丑冊立　皇太子并封諸王禮成而冊寶亦既具矣
覃恩加太子太傅進建極殿給誥命廕子尚寶司丞再
辭不允乃受壬寅三月　上忽不豫遽召貫入啓祥宮
暖閣屬後事貫受命出謂諸監曰　主上神氣完無慮
惟所諄諄命者宜即行之俾天下歌聖德祝萬壽不可
以失今日於是就文書房立擬旨進且附奏慫成之而
言臣今夕亟宿朝房以待是夜得旨盡召中使還罷礦

稅織造出繫囚原建言得罪者補科道官天下歙然若
更生而詰朝輒反汗貫率諸大僚强諫終不聽惟閣僚
已簡沈歸德朱山陰相次起而臺省悉新補天下恃根
本定無大憂是歲秋以病求去者疏五上不許秦人御
史劉九經論三大臣而繼以南山十月之語蓋借尹氏
皇父以刺貫然其詞隱貫未之省也都御史三原溫純
忽疏秦人不擠首相乃給事姚文蔚御史于永清搖脣
鼓舌以惑首相俾不安於位乞逐之貫言臣以老病求
去貫未聞二臣言也而歸德擬旨出御史爲推官戒屬

給事　上從之純猶憾此兩人求去不已　上格其章
純意貫陰主之於是臺臣湯兆京康丕揚因起攻詆而
南北之釁自此開矣癸卯楚事又起先是楚宗華越有
怨於王訐王與弟宣化俱非恭王胤取他人子襁而育
諸宮者也以其妻王氏爲証事下部晚禮部郭侍郎武
昌人與王同城爲越左袒貫曰此事所不可行者三宮
闈曖昧一年月久遠二事體重大三郭侍郎不聽而歸
德復助之乃行撫按勘問勘至僅具兩造詞以聞不敢
決也　上命九卿科道雜治之戶部尚書趙世卿暨倉

場尚書謝杰極言楚王非假亹亹數千言乃禮部上會
議疏止括諸大臣指不以全单進又請令楚王釋國事
以他郡王攝之蓋郭志也給事楊應文御史康丕揚疑
郭有私各以疏劾郭上章自辯語侵貫貫避不敢入
上謂楚王真假何至三十年始發而華越夫訐妻証不
可信令歸德擬旨歸德擬令再勘如部指　上命攺票
者三終以不了之旨進於是給事錢夢皐極言詆郭波
及歸德歸德亦避不敢出山陰擬旨乃言楚王非假甚
明不必再勘而楚事定矣貫申前懇引去　上敦諭始

出而怨有集以其間作蜚語危　東宫名曰續憂危竑
議大畧謂　東宫之立非　上意終必易之詞涉貫與
山陰　上聞震怒急購所爲妖書者并其黨立賞格諭
軍功於是偵校四出多所捕逮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
而遊民沈令譽後執令譽者吳江人也提一藥囊徧遊
權貴門行徑甚詭康御史跡捕之搜其裝得刑部郎于
玉立吏部郎王士騏手書蓋玉立起官由士騏而郭侍
郎爲之地也又得楚王實揭及華越副本於是人言籍
籍并以妖書擬令譽而郭與于王皆危矣是時郭侍郎

以告歸留楊村未行令譽事發乃遣人之京刺之其人
以暮入以晨出蒙首以幗偵校疑而執之亦下詔獄外
議悠悠有疑貫甘心於郭者貫乃疏言此書之情本爲
傾臣等而發非敢犯上願緩之毋使羅織臣等書生豈
以刑名爲政若借此獄以快私仇與奸賊何異也於是
外議稍息諸大臣以此獄不結慮株連無已時固坐皦
生光以死而獄悉解乙巳以考察自陳不允既而有値
言貫誼不復出會　皇長孫生貫雖在告猶勸　上肆
大赦上　聖母徽號如元子生例時　聖母年正周甲

而屆曾孫之慶請之亦以重　儲宫定國鼎釐時政收
人心也於是罷礦使減稅課之半以給將作而民始悅
自後遽稱疾篤辭俸給絶書札盡謝閣事其時玉牒告
成河州獻捷竝有恩命皆不受而北黨益急擊貫貫疏
凡八十上終不明傾害之由第言輔理無狀宜去病益
甚宜去始得旨聽養疴回籍遣行人護行賜銀幣有加
禮濵行復上疏謝因陳十事一曰發章奏二曰補大僚
三曰備言官四曰釋繫囚五曰重邊事六曰罷稅使七
曰疏滯官八曰捐内帑九曰停殿工而終之以御經筵

及　太子諸王講讀且曰臣荷高厚之恩無能爲報惟
皇上採臣餘忠見之行事則紀綱復振政事復舉太平
可立致無難者臣雖去國猶賢於留時年已七十老而
懸車亦其所已貫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八年其所處
乃在宫闈詭危之際海宇疹瘥之秋勞心焦思唇舌幾
敝家人見其眉未嘗一日展也而卒能定大計靖大難
以無憂國家金甌豈非忠誠所致然哉以大慶攝縉紳
以大德懷反側以大道通天下而寄以正行不言所利
救朝鮮則云不利其一土一民誅播則云朝廷以誅逆

爲事不以鬬主爲功勸立　東宮則云好事不可顯彼不可直做昔子房以四老人爲羽翼吾用此法以天下爲羽翼朋黨相攻無所袒曰吾惟憂國奉公者拜手耳何知同異身不敢護是非安能護人是非身不敢管名級安能管人名級又曰吾生平不以舊知加新知今日之新知即他日之舊知也不以私知加　主上之知孰非　主上賜而顧小恩忘大恩又曰吾不能傾心於百司而求　上傾心於我則不怨又曰信而後諫不諫何以著信以故閣中疏揭前後至千餘章或謂閣揭不宜

太多多則輕曰此有時焉往時不得不少今日不得不多其後晉江福清相繼入閣視左史所記諸草井井具劇咸歎以爲不可及云既歸杜門却軌絶口不譚時事獨取所著易學一書歲删定之以課子弟居家者九年七十九歲卒訃聞　上爲震悼賜祭九壇加四壇遣主事顧起鳳營葬事易名之典閣中以文靖文恭請所著陳善集六卷敬事草十九卷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十八卷易學若干卷老莊通若干卷彙編史論若干卷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少欽賡

朱賡字少欽山陰人父節泰州守母陸夫人將誕賡而病羸姑徐慮甚方默禱起視兩炬横亘如架各吐蓮瓣者七泰州公大喜已而賡生丰神秀挺六歲喪母哀毁如成人聞都講授人經義倚壁而聽穪了大旨即私自結積諸名士爭指目以爲竒十七爲諸生籍於庠嘉靖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世廟實録陞修撰復與修　穆廟實録陞侍讀充經筵講官　神宗皇帝方冲齡酷嗜學每聆賡開陳輒和顔受之一日閲宫中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極言羣

小乘勢騷奪害民甚大不可　上遽斂容曰講官言可畏以講讀勞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未幾陞禮部右侍郎直日講如故尋轉左會有壽宫之役命賡往定規制司禮監傳　上意欲做　永陵制者賡陰令人丈地廣狹疏曰　永陵廣八十一丈尊加方壙若干今必欲如制須地氣不小請並外方增用八十一符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在望而制不等恐非所安長洲色動曰　上請言　昭陵奈何獨新安替云此正與　獻陵對向疏留中久之　上密使人會其

墜、亡弄、竟得請入謁賡、斯舉、無論省金錢亡算、所全去德亦甚大、改吏部左侍郎、晉太子賓客、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言閣臣曰、時方春和、計吏在庭、某當以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政府從中力贊、其必有濟、頃上會南都有請者、詭言　上引燭焚疏、塞莫敢應、賡再疏不報、是日有旨、選中官二千名、賡疏言其害、得減半、俄奔繼母葉夫人喪、歸、尋故讀書東武山處、建逍遙樓、偃卧其中、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兼東閣學士、入閣辦事、遣行人勅駕、再辭、不允、至則首

陳礦稅爲害、至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切、　上優詔褒美、時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歸德於四明者、大中丞溫純疏言科臣姚文蔚、道臣于永清爲間、請黜此二人以正國體、四明請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　上以示賡、賡奏曰、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輊、令兩臣俱不安、　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曰、諭臺臣全總憲體足矣、賡贊其議、　上從之、明年楚事起、四明方與江夏郭宗伯見互異、未定、而又有訛言事、謂　上召拜賡、意托賡名徼示指、株累多人、　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賡、爲伏地哭失聲、　上怒姦未得、偵校四出、時皦生光已下詔獄、治已、忽捕醫士沈令譽、得王銓部士騏、于北部玉立、夙與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賡擬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賡擬嚴旨、賡第從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賡曰、大獄將興、可奈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鞫、論磔皦生光、事罷、九月疏請釋逮繫華司理珏等十餘人於部獄、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賡一

子中書舍人、十一月工部據例請殿門工、賡謂此嘉靖三殿故牒、及十年兩宮成規、今軍興旱潦、所在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爲大工計者、不得名一錢、不此之請、設援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具咨揭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復令擬諭進、賡因備陳礦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日間、　上爲賡轉圜如此、詔下、海內歌舞更生矣、是日以泃州加恩、三疏辭、乙巳大計、臺省被察者、皆留南察疏、至賡恐旨從中出不及

許且揭言不可狀　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少宜留用賡極言壞　祖制滋煩議臣死不敢奉詔封原疏還　上竟從賡議不復留已又揭南察既幸改正南北一體且制也聽之去便　上復從賡請於是諸臺省被察竟無敢留者衆譁始息無何而稅監梁永誣咸陽令宋時際咸寧令滿朝薦唆刼稅銀有旨逮時際降朝薦一級賡揭言永单詞未可盡信且調停詔旨方新復逮有司非所以一觀聽於是時際免逮朝薦得不失官七月四明罷歸歸德亦奉旨去賡以一人獨理閣務首請釋御史曹學程釋御史以語東事忤旨繫請室五年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賡而御史亦謂賡實生我丁未當大計以久痺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鎮捷加恩不拜復以病請會長子敬循訃至哭之慟再疏請簡閣僚代垂死老臣　上惻然動念從廷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於家適廷推之前　上嘗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賡心慮旨從中出疏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爲衆論不滿已得旨遂被言而漸波及賡有衣鉢之疑矣賡久卧病以晉江禍清初入閣

勉起同事先已定選館之條著爲令及是止黔蜀用兵所全活生靈無量以一品滿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蔭一子中書舍人會諸臺省務發四明楚事及藍歸德併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賡似有意督過之爲四明修郤言益紛紛大半謂賡一去足以明志而賡實病甚惟籲天自白而已亡何病卒先是欲悉數時政叩閽而請及病篤乃括其言以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賡及彌留猶張目問曰　上意云何頷而謝者再訃聞震悼賻卹備摯贈太保謚文懿明例閣臣不叙邊功然賜綵辞而卒拜者實繁與同功不同罪柄蒙以誤疆事者往往而是賡自柄國來甘肅加恩辞皮林加恩辞河州加恩則又辞其識過人遠矣罪人麋棘有告以援者輒曰不得之　上自賡在事出華司理又出曹侍御者數十人使　主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海內苦礦稅如坐水火賡在事封礦井稅付有司去其害過半黔蜀交攻迄無已時賡疏請寢兵使兩國不受鋒鏑入官數十年所入俸多以周諸族子蕭然如寒素若賡自謂可庶幾無憾矣天下所不慊志於賡者有謂遣

佚在野、未覩連茹、有謂　天聽日遠、未見轉圜、有謂四明舊轍、跡涉回互、嗟乎、爲相難、以紹興繼寧波尤難。不嘗讀劇之茶史乎、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一語、然則劇之心苦矣、知其苦者誰、臨文撫卷、不能不爲之三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四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

經濟

漢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尚書魏少英朗

大司農朱公偉儁　陳留相駱孝遠俊

三國吳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子附）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子式附）

晉

衛將軍虞思奧潭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祖沖父偘附）

宋齊梁陳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子紹忠附）

隋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唐

容州刺史厲文才（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監察御史褚伯玉琇

宋一

樞密副使孫元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龍圖閣學士陸介夫詵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子宏附）
龍圖閣學士盧仲甫秉　光祿少卿沈存中括
龍圖閣學士毛正仲漸　秘閣修撰陳季任桷（孫曉附）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即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弟法原附）
資政殿學士詹世安度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子叔玠季珌　孫鑰附）
龍圖閣直學士宗汝霖澤（子穎附）
布衣倪文簡朴
岳鄂安撫使成自圭無玷

兩浙名賢錄卷十五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大易馮洪業茂遠氏閱

經濟

漢（共四人）

丞相長史朱翁子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家產常賣薪給食負薪行輒誦書歌謳之其妻負戴相從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疾歌妻羞之遂求去已而買臣詣長安上書是時同邑嚴助已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亦拜爲中大夫與助俱侍中俾難詘丞相弘時東粤數反覆買臣上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南徙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乃拜爲會稽太守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

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爾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座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去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媿自經死買臣居郡歲餘將兵擊破東粵帝壯其功徵爲主爵都尉坐事免復起爲丞相長史與御史大夫湯有郤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歸葬故里其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尚書魏少英朗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仇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惰容後竇武等謀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

大司農朱公偉傳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著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本縣長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舉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邑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

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及黄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黄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

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唐侯母喪起復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自黄巾賊後復有黑山黄龍白波等賊大者二三萬小者六

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

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事非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使者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弃官奔荊州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內拒儁儁自知兵寡不敵留關下不復前已而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

儁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卒

陳留相駱孝遠俊

駱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時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豐盈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留獨不受兵燹飢荒之苦隣郡餓者多襁負而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術衆飢遣使求糧俊曰術爲盜則可吾以糧齎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亭侯自有傳

三國吳（共四人）

武陵太守鍾離子幹牧（子禕附）

鍾離牧字子幹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宫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凉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絶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率黄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克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安南將軍陸敬宗胤（子式附）

陸胤字敬宗左丞相凱之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後爲衡陽督軍都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拜徹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徹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凉渠帥黄呉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徹曰徹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曺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

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徹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醎徹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横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部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徹綏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帝殊俗寶玩所生而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徹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二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如故

晉

共四人

衛將軍虞思奥潭（父忠附）

虞潭字思奥呉騎都尉翻之孫父忠仕宜都太守呉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操州辟從事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

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贊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州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復元帝召補丞相軍咨祭酒轉琅琊國中尉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

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兵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即受命義旅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舉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追躡克潭次於西陵爲坦後繼會克已擒羅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爲吳興太守加輔國將軍以討克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遇逼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

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尹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詔轉鎮國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復還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飢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母憂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年九十七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孫嘯父從子騑自有傳

散騎常侍孔君平坦（祖沖父侃附）

孔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賊何妨一郡之

賢又問奸臣賊子弒君污官豬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弃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

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脫峻徑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睹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

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郗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督統周光與默并力賊勢遂分卒如坦計峻平以坦爲吳興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乃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坐事免尋拜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緜緜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桷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叙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咏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簡

宋齊梁陳（共二人）

散騎常侍孔休文奐（子紹忠附）

孔奐字休文山陰人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孫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 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

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時侯景初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尋遣東方

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盡弃其餘因此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出守晉陵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騎臨任所得秩俸隨在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而難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

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尋爲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與奐共決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今見之卿乃拜奐爲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

國子祭酒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徵拜吏部尚書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敍累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別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衮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

潘陸之華而無圓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遏不行未幾改弘範宮衛尉卒年七十五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隋凡一人

治書侍御史陸仲通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於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廷上表請使高麗臣聞聖人當扆物色幽荒阨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纊覽臣所謂昔軒轅馭曆既綏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毋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王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劾奏暕竟得罪百僚震慄遼東之役爲東萊道受降卒於師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唐（共四人）

容州刺史厲文才（孫乾曜四世孫玄附）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荔浦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朞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容人聞之鼓舞懽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痌瘝生色赭衣革心夜無吠犬民皆稱之曰厲父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遊卒孫乾曜高簡有祖風烈四世孫玄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褚伯玉璆

褚璆字伯玉錢唐人尚書僕射遂良之曾孫也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舒肇柱下凛然有搏擊鷹鸇之志權貴爲之脅息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璆指授方略一戰大破之追奔逐北數十里斬獲過當捷聞玄宗大喜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氣象凝挺不減在臺

宋一　共二十三人

樞密副使孫元規沔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宕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言事切直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稅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績召爲右正言論事益有直名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奏陛下自召夷簡還之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右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勃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嗟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太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鯁切居兩月以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譁優人因

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譁者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樞密直學士會京東多盜乃出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明日官軍以敗聞帝謂沔有先見以沔爲廣南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

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與青會青與智高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還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沔折之曰廟樂皆歌咏祖宗功德使人如能留助吾祭

乃可觀使者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讓安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又徙并州已而諫官奏沔諸淫縱不法事按驗有跡責寧國節度副使會軍恩以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向聞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又徙知延慶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諡威敏

龍圖閣學士滕達道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更字達道婺之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耳

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爲名言進知諫院拜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俱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諤罪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斂必爲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勑二府同而後下京師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

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寢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瘥死食飢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此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入郡即言新法之害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流落且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除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將懼扣閤門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聲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爲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龍圖閣學士顧子敦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軒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幾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議論凛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置左右以補缺遺別遣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不報臨至

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遷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定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狥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

集賢殿修撰唐士宜義問

唐義問字士宜參知政事介之次子博學善文詞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西京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堅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收會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折如流帝喜曰朕知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

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進集賢殿修撰帥荊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龍圖閣直學士陸介夫詵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饋

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進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威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詬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娳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徙湖南北轉運使、進集賢殿修譔、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激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輒改詵法、道除知延州、促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當何先、對曰、邊事難以逾度、來審陛下欲安靜耶、將威之耶、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唯朝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詰、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

固知詵能辨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兵、但以梁足情僞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言名山誠能擁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固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裔、非計也、乃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諱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弃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與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民刀畊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爲儲積、偶歲儉不能償、適逼諸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

安撫使姚廷輝舜明（子宏附）

姚舜明字廷輝、嵊人、舉進士、累官河東經略安撫使、宜

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明知婺州方之任城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衆奔潰將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討降其衆四十餘萬欽宗即位遷監察御史僞楚之變舜明挺節不污高宗時除知江州劇賊李成擁衆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謂舜明藐然孤壘制賊横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中大夫文安縣開國男贈太師所著有詩文十卷奏章三卷補楚辭一卷子宏寛寓寛寓自有傳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頤浩薦爲删定官調江山令適歲旱有盜檢自言能以

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理竟死獄中

龍圖閣直學士盧仲甫秉

盧秉字仲甫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雋聲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比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方置條例司預選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瀕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飢詔損上供米價以糶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賑贍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兵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

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尾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藏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馬服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日復召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元年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光祿寺少卿沈存中括

沈括字存中遘之從弟初以父任爲沭陽簿疏沭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歷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日官多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皆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爲五科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

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召對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淳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爲蔡確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聳激執弓傅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

之門、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授軍政、自昇當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謂師次五原、值大雪、粮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粮、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何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粮、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坐永樂之失、謫均州團練使、徙秀州、尋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屬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筭、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直龍圖閣毛正仲漸

毛漸字正仲、衢之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為司農丞、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弃地、漸曰、蠻猺畔服不常、非耀威以兵、未易懷德、予一犯邊即弃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弃、蠻復大入抄掠、覆官軍、荊土為大擾、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漸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損二百萬、倘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於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為患、加集賢校理、入為吏部右司郎中、以秘閣校理為陝西轉運使、攝渭帥、蔡熙至帥、秉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没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贈龍圖閣待制、

秘閣修譔陳季任桷　孫覬附

陳桷字季任、平陽人、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雍、政和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秘書著作郎、出為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不滿望、殺帥臣柳廷俊、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桷單騎入亂軍

中諭以禍福賊氣沮不敢動第邀擒奏帥臣自矯而叛將有彈壓功乃肯解甲擒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嘉其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中追殺二十餘人一方以安改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大禮不合與吳表臣俱罷未幾除京西帥黔均房叛卒加秘閣修撰徙廣東帥卒於官贈中奉大夫孫晛字來東以祖蔭授浙東幹辦中宏詞科知全州以最除禮部郎秘書少監兼中書舍人坐不肯草蔡思旦節度使制忤

權臣免明年起知廣州修城濬濠置勇敢軍以壯聲勢洞寇不敢作徙知泉州召爲兵部侍郎未至卒贈太保

資政殿學士管元善師仁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中進士第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時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横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緝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盻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月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奬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龍圖閣學士錢中道即

錢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歴

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君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勅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斷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進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踊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訐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於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償，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胜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徽猷閣待制盧行之知原（弟法原附）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戍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繕城亙二十餘里。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論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溫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勍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濠，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由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奉祠卒。

弟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歷遷司農卿，為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紹興元年，張浚承旨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閣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斥秦隴，叛兵欲竄蜀，法

原極意拊循，屢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觀時險阻，分地置將，自洮、良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賜倚重，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與吳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愧權，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於軍。始法原為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豈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資政殿大學士詹世安度

膺度字世安縉雲人翰林學士騤之孫以世賞入官宣和中爲燕山路安撫使奏郭藥師不可信任改帥中山兵精糧足戰守有餘暇則繕樓櫓治器械引士卒校石超距以爲戲或躍甲以射試其巧拙而殿最之士卒皆拳勇趫捷無不一當百賊或一踐其地皆應機摧破屹然爲北方雄障欽宗御書獎之曰爾秉節不移聚兵固守能出奇策屢挫賊鋒昔張許之守睢陽二顔之守朔郡不足爲卿道除資政殿大學士封信國公藥師果叛如度言

續譜　卷之十九　畢

寶文閣學士梁仲謀汝嘉（子叔玠季珌孫鑰附）

梁汝嘉字仲謀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騎金人入淛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汝嘉濟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官知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府以至屬廬千列一時葺集遂成雄都御札褒美遷戶部侍郎務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與諸郡皆有能聲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縉雲郡公家居隣郡學捐地基以創齋廬初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子叔玠知郴州季珌歷官江西提舉終吏部侍郎江西俗

續譜　卷之十五　畢　光譜

多不舉子珌爲創慈幼院置田收養所至惜公帑不妄廢倅入外不名一錢行部恐擾州縣不宿驛邸常曰吾以清白遺子孫丞相謝深甫每稱之曰真廉吏也子鑰朝散大夫知興國軍

龍圖閣學士宗汝霖澤（子穎附）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爲屬辭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

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宅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趍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賫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兵直趍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卻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趍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即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友願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

之蒲解者是棄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澤時年已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鼓勇思敵所倚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今延置別館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

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

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略侵奪、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措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爲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弃以遺敵人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

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弃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其腹心而弃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

何事、張撝、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

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惋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賊、自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

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决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

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襲滑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飄塹路以阻行人劫者人人過其壘海怒而斃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粮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埃回鑾當以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

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論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出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嘗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旅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

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布衣倪文卿朴

倪朴字文卿婺之浦江人少倜儻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俟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意氣沈雄言辭激烈有古作者風上之當路不能用鄭伯熊閱之歎曰倪文卿胸中有數萬甲兵用之可當一面廟堂不知推轂可謂無人朴志益慷慨不自禁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年雖知不用復著鑑撥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同甫見輒稱之曰奇男子奇男子

岳鄂安撫使成白圭無玷

成無玷字白圭武康人登崇寧五年蔡嶷榜進士第調江山令時盜賊蠭起里中惡少年標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誰何無玷廉其主名悉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神君宰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除刪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以荊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所奏減民租十二軍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

下如風靡草高宗兩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兩浙名賢録卷之十五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十六目次

經濟

宋二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觀文殿學士葉少藴夢得（子模附）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資政殿大學士葉審言義問
布衣張叔靖顯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與求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淮西運判方務明有開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建康府通判陳同父亮

敷文閣待制周彦廣淙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煥章閣學士黄文叔度
青松居士俞商卿灝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司農卿洪季思夢炎（從兄揚祖附）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南陵縣知縣唐子和韶（子良嗣附）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父偉附）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父介附）
知饒州孫起卿炳炎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平原陸鍾良登之氏閱

經濟

宋二（共三十五人）

四川宣撫使鄭亨仲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温州判官賑飢得法用秦檜薦爲勅令所刪定官累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爲陳虜不可信不聽擢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而胡銓上書遂獄斬秦檜以謝天下帝震怒禍且不測剛中率同臺論救銓得編管改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充參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宣諭使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剛中出關迎之與贊謨反覆爭詰卒全階成岷鳳及秦商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餘萬

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蹇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禮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者又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撫蜀六年儲偫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每與宗忠簡同稱曰宗汝霖如卧虎之在北鄭亨仲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聞蜀中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

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日講和正爲他時傒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求剛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謫桂陽軍居住再徙桂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曰忠愍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子模附）

葉夢得字少蘊湖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官祠部郎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者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請身先衆人補郡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移帥潁昌府高宗駐

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兵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之度內矣因請上南遷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遷尚書左丞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

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府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偁諭才脅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江防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東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

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措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栢皐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濟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餽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

旅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還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

參知政事李泰發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戯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隺其與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改知常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横光械治其家僮沖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謟諛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

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於水驛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欽宗有内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瞿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强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

堂光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用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備以伐敵人之謀輦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

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謫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侍御史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壘城止爲十地分分延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譁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得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

除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燮王琪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若城外索戰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皆感悟解去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西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縛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捍之砲至即反墜

不能傷取梐木爲橦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閭宣與其副茍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嘗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爲計落賊手除繳猷閣待制擢吏部侍郎光奏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王姑熟

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繁昌蕪湖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倘因斯時翦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叛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宣撫使光假道至郡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宰相以不預聞怨之未至道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拜禮部尚

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遣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荒旱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殘恤流殍時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喪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既而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丐去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爲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

軍檜死始以郊恩復官聽自便行至蘄州卒年八十三追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初光過宋都從劉安世講學得其精微故於死生禍福之際無所屈撓及再涉瘴海處之泰然日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行於世四子孟憺孟堅孟珍孟傳皆知名士而孟傳最著自有傳

顯謨閣待制王宣子佐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以南省高第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熺提舉秘書省館中率趨附之佐獨簡默嚴重未嘗交一語嘗語同舍謂不宜自屈熺聞不能平嫉言者論去之及檜死熺斥尋復起用歷尚書吏部員外郎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未領者自號冲真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王氏死卒奪先生號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據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後徙知潭州宜章民陳峒竊發甚猖獗佐檄流人馮湛摧湖南路兵馬鈐轄假便宜往征之乃具奏論賊勢上是其策遂就擒詔以佐忠勞備著超陞顯謨閣待制歷工戶二部尚書淳熙十一年奉祠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山陰縣開國男

資政殿學士葉審言義問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即疏時相姦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飢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己者義問累章劾之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去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進侍御史遷吏部侍郎自檜主和議

邊備寖弛義問奏有備無患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堠練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尋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舩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以備之遣亮果窺江上命視師江淮御書義問到處如朕親行八字於旗以賜之遂有采石之捷孝宗即位封新安郡侯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義問雖登政府所得俸祿盡周故人賢士無資治第寓衢州僧舍以卒諡忠簡

布衣張叔靖顏

張顏字叔靖瑞安人世居陶山倜儻有氣節平居禮貌踈簡至談古今理亂襟度豁然若人人在其懷抱中里人有爭訟多就正一言而決台寇薄城不利由桐嶺將趍瑞安顏聞之即傾家具治牛酒召邑中少年勇敢者數千人割炙共歃語之曰吾屬墳墓妻子皆在於此寇至則無噍類矣盍相與戮力共保之諸少年曰請受約束顏遂以軍法部署先令五百人持旗鼓夜伏陶山之左約曰聞鼓則起後令九百人分為三隊揭竿為旗挖更而陣令曰明晨賊至則三隊更進迭戰少酣即佯奔鼓旗走陶山北聞鼓則反戈違令者斬顏乃自將數百人携雷鼓伏山頂明晨賊果至三隊迭進輒佯走賊爭利而前顏見賊已入伏即援桴鼓之伏兵競起三隊反兵夾攻呼噪之聲震山谷賊大駭奔潰自相蹂踐死者不計其數生擒數百人或曰盍獻俘幕府乎顏曰吾為墳墓計耳寧乘時以邀賞邪適者鋒鏑之下已有餘慘更忍殺數百人以為功乎且此皆良民為賊所脅以至是即解其縛縱之歡聲如雷皆叩頭泣謝去鄉邑遂安

無何歲大旱民飢顏復集鄉人就陶山湖側築陂瀦水灌田萬餘畝就食者日且千餘人紹興中太守章誼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至則以中興十策干執政語不合歸老於家年九十餘卒

敷文閣待制薛直老弼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刑曹累官太僕丞靖康初金人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惟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果敗李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

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尋罷歸家食者八年、高宗幸永嘉、弼見宰相請移蹕入城、其可以得財、其可以得舟、由是民不加斂而供億無乏、宰相以爲才、薦起提舉淮東塩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畊水戰、樓舡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

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卽赴、彥所得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權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鬨、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

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募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强壯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

謂共守漳頓、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靑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擢知廣州、錄前功、進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贈通奉大夫、諡忠簡、

徽猷閣直學士沈元用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借給事中、從肅王出質、及得還、真爲給事中、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

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耶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遣行在而封言藩帥之兵可用令沿江千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雖自渡設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圖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

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耶義步兵法朞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於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解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棄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

結諸洞蠻歲出爲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諭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敷文閣待制柳元禮約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徽州司錄召拜監察御史論三鎮不可弃累陛

顯謨閣克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不可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横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侵漁庶約獨謹賦輸奉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捿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賢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

凡例外宜索皆執奏不進論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又言軍典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皆人所不敢言者俱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會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

吏部侍郎趙叔達粹中

趙粹中字叔達其先自密州徙居於鄞登紹興進士第孝宗銳意恢復虞允文王藺趙雄輩俱以言兵驟進粹中因進恢復機宜十論制獄權鑑四十卷富疆要策十卷孝宗亟喜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所奏對多言邊防摩畫經理俱詳盡情事雖遠在數千里外如指諸掌嘗上疏罷王安石父子從祀乞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棻等奏議乞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議不行寧宗即位卒如其議秩以待制知池州大閱軍校一日用公帑錢三百萬郡政修舉吏民懷之

淮西運判方躬明有開

方有開字公明淳安人少倜儻有大志嘗游荊襄覩形勢爲國子錄輪對論吳蜀偏重荊襄居中爲用武之地因上辨形勢講攻守開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諭之曰今日之勢有如蜂腰朕每思不覺寒心卿能爲國遠慮轉司農丞再對論規模荊襄鎮以心膂宜講屯田爲大計上尤欣納且曰屯田朕念之久未有能任之者卿有志事功異日宜爲朕當一面後運判淮西著屯田詳議二十二卷以獻當國者沮之卒不得一展其才而死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十一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芾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罷尋起知處州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

有審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息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矣、出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焉、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常苦旱澇、會歲大饑、出常米募饑民濬治、召

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内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焚郡境、芾呼至、厚犒遣之、而審捕倡亂者繫、役以聞、詔褒諭、改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常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寶謨閣待制徐子宜誼

徐誼、字子宜、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事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隋矣、光宗初受禪、出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寢

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宰相留正不能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汝愚問計將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冑、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冑至、汝愚以内禪進侂冑請於憲聖、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

下諸房公事、兼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侍功、以賞薄、寖觖望、諠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諠、除授建明、多咨訪、諠隨事裨助、不避形迹、而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乞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諠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謫諠、退東裴冀、諠還謁留之、適殷勤、諠不往、遷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諠知其情、益怨恨、諷御史劉德秀、胡紘等、劾諠、謫

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徙婺州、久之、許自便、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滁州以待和、時虜鈔掠、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徙逆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諠晝夜撫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諠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間、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追謚忠文、

吉州刺史蔡直之必勝

蔡必勝、字直之、平陽人、乾道初、中右科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衫拜庭下、必勝始袍笏、以客禮見、召試爲閤門舍人、侍臣曾覿方用事、冀其過已、必勝故不往、出知邵州、陛辭、論擇方面人才爲天下大計、孝宗異之曰、觀卿儀表非俗、前程未可量也、還帶御器械、光宗在東宮、聞其不見曾覿、歎息言必勝固是佳士、及卽位、擢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喪、中外洶洶、憂禍起旦夕、必勝與趙汝愚定議立寧宗、天下晏然、必勝之功居多、韓侂胄方規專權、忌之、出知廬州、旣鎭淮右、

遂議浚肥河、造戰艦、大張聲勢、以基遠圖、侂胄益忌之、卽擢吉州刺史、奉祠卒、必勝爲政、能求人疾苦、審事利病、條畫修廢先後、以倫、在廬封馬亮包拯之墓、因墓立祠、以公田給祀事、四方名士櫝於家者、不以踈寄存問無虛日、其忠孝慈良、根於天性、故凡所立、皆得其大者、

建康府判陳同父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此國

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徧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措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義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諭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又詣闕上書言尤剴切既上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涉犯上或以告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劾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因疑事由於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次不服又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嘗與朱熹辯論三代漢唐之際究皇帝王霸之略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兩言者雖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變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亮與鄉人會宴同坐者歸而暴死累繫獄會呂

典獻且天濟且死恨曰陳上合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遣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辨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行事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疏乃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産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丞相喬行簡爲請謚事下太常定謚曰文毅更與一子官尤異數云所著有龍川文集葉適爲之序

敷文閣待制周彦廣淙

周淙字彦廣湖州長興人左中奉大夫需之子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府時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悦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蹂躪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禁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

畢、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移守婺州、復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通判邵武軍葉石叔介

葉介字石叔、婺州義烏人、淳熙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爲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煥章閣學士沈賓王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中刑法科、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崈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盜禁、寬租期、均徭役、決滯獄五十、月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族其勝巳、巧媒蘖之、罷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歷官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擢太府少卿、進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官一司歲發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艧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瀆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晝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歸、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滸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以衣物、又得强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鬬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

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鎭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孱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月、作賓考遡頁枕吏姦、閱三月、節有半年之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逼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之縣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堂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諸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

軍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生平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本府、進寶謨閣學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煥章閣學士黃文叔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

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言父子相親之義、不聽、力求罷去、寧宗即位、復召爲御史、時韓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直顯謨閣、知平江府、改知婺州、坐事降罷、侂胄誅、召拜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進禮部尚書、兼侍讀、促入覲、丐去愈力、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

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腐牽合之病、又有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

青松居士俞商卿灝

俞灝字商卿、錢塘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仕淮東、宣撫丘宙令其佐畢再遇救山陽、灝料虜必窺釆石、請回軍石梁河以遏其鋒、虜擣虛不入而遁、再遇知揚州、盪平江湖、多灝計畫、再遇欲治脅從者、救活甚衆、開禧議開邊、政府客引灝畫計、灝言輕脫寡謀之人不可輕信、趙

良驥張覺姓轍可鑒也、歷秉旄節皆有聲、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買舟西湖、會意處竟日忘返、以詩詞自適、號青松居士、有集若干卷、

安德軍承宣使趙君錫希琯

趙希琯字君錫、餘杭人、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琯下座、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琯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琯、人爲危之、希琯至關、審形

勢、閫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覘閫、希琯得諜、誅之、縱其舉火相示、而麾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琯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琯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琯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屬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攝大寧監、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王山縣、未行、召對、希琯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閫家之功、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illegible]

大理寺丞、遷大宗正、權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琯易班、希琯力辭、弗允、特換授吉州刺史、以寶璽恩、進和州防御史、理宗即位、以公族近邸恩、進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琯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敷文閣待制王資道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岩人、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十年不調、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而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博士、遷校書郎、改司農丞、出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秘書丞、轉對、言制置司不關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防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邊事、無若王秘書之明白者、遷著作佐郎、權考功郎、誅韓侂胄、居安

實贊其決擢右司諫兼侍講時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厥列攻地遂啓侂冑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矣幾於薰蕕並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徵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既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不書臣爲陛下耳目官諫墨未乾乃以迕權要徙他職不待其言願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明日出國門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邀送山陰道中謂此歸當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起知太平州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除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捕襲衡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賊就擒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以

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矣放兵四劫撤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郡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郴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棘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鬭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族棘木橋賊黨襲元勵擒其拏會元勵以獻尉清草峒賊亦就禽並磔於吉之鎮

門元勳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價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審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舉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召還工部侍郎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將行盜起寧化部使者薦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月險與寇角以死民[illegible]

遁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選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抵郡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補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盜江西峒寨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邪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趙清臣善湘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不陋從高宗南渡初家餘杭聞明州多名儒遂徙居焉善湘初以恩補中順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改知餘姚縣添差通判婺州以招茶寇功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累遷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進直徽猷閣兼知盧州以平固始寇功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封祥符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寶章閣待制江東安撫使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初防江軍及平楚寇等功進龍圖

閣待制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進封伯加食邑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奉命專討許便宜行事及殺全露布以聞陞兵部尚書進封侯加食邑時善湘見范葵進取慰籍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選諸子之有經緯者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議功督府故積年逋寇應援俱定復以平閩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及策應荊湖功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例以受金樞密副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尤嚴

乞歸皆不許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司農卿洪季思夢炎（從兄揚祖附）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登寶慶元年進士第爲桃源酒官端平間禁軍構逆命夢炎撫諭旣受者索飲至醉卧肖像下徐以單騎入軍戒引斧斫其導卒血濺衣裾面色不爲動諭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兵變仍命夢炎綏撫至淮揚閫郎趙葵詭以指日破城夢炎曰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葵深韙之及至將士猶危言相恐必欲自效夢炎曰朕思曲赦非愛閫李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酋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轉武學博士時從兄揚祖爲太學博士宰相范鍾語之曰難兄難弟乃武乃文復以太宗正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卿差知衢州朝議以其有經濟才且將大用未幾卒官時論惜之有文集二十四卷

端明殿學士王子文埜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以文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剿之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遣使講和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改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拒禦以守江尤重於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游兵巡江上增創水櫃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畫之還沿江制置副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又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衆衛真軍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封吳郡矦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有奏議文集若干卷

觀文殿大學士史子由嵩之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歷陞通判襄陽府以經理屯田積穀六十八萬擢權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參議官棗陽屯田成進兩秩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歷官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置制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端平六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丏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飢饉流亡之患極力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飢餓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旣慮其始必慮其終願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有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附和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罪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不報嵩之力求去進寶章閣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拜權刑部尚書力辭疏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每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使賜便宜指揮兼

湖廣總領淮西安撫使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弃城也黃州圍解拜端明殿學士職任如故進封永化郡矦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創置司兼督視淮南軍馬城黃州復光滁二州拜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如故進封公加食邑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復信陽以督府米賑淮民之飢復襄陽自是邊境多

以捷聞寵眷特隆賜賚無虚日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郤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永國公加食邑遭父喪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諸生及在朝之士多論嵩之不當起復帝意頗悟遂聽嵩之終喪自是不爲公論所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尋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謚莊肅

南陵知縣唐子和韶　子良嗣附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熙四年以漕魁中南省第二賚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嵩之遣往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面驛騷韶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抵襄陽破圍而入呂文煥大喜曰不勞師者已三年矣今君獨來且宜置酒爲賀韶策曰敵人不意故吾能轉戰而前今若久住外必嚴兵堅備何以爲歸乃請文煥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子良嗣仍率死士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嵩之上其功陞南陵知縣經略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諜留守馬光祖倉使劉震孫交薦於朝有旨籍記姓名厚加錄用未及用而卒

制置副使賈濟川涉　父偉附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歷官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等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

於何地丙遣李全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盱眙雖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喂餓虎喂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軍涉亟遣傅翌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等數十萬大

入且以討誘珪等涉意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趨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擒僕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以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

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惠畧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取登萊二州青州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閭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支自疑者朝廷發寵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尉少師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逆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疑[illegible]

涉以爲無故歷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不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又長鎮與荊湖制置使趙方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殲金人於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渡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長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涉時已疾力辭事任金人復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達劾木魯答哥率細軍及三道兵渡淮涉以合達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

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宅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金酋大敗答哥溺死陷失火柴細軍長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赦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宅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懇十年至伏書闕下及出身效力封疆卒以勤死可謂能忠能孝而孽于不才家聲蕩隕論者惜之

常熟縣知縣孫季和應時（父介附）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師事胡宗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人稱爲雪齋先生應時八歲能屬文從陸九淵悟心性之學舉進士尉黃巖朱熹爲常平使者一見即與定交任滿去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丘崈帥蜀辟之入幕是時吳挺畜異謀爲朝廷患會挺有疾乃佯遣應時視之實察其軍情也挺盛禮十獻應時辭焉歸告崈曰今挺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節制之別選

材帥以代吳氏可防近患已而挺死崈如應時計朝議從之一方妥然改知常熟縣已代矣郡將以私憾摭應時負倉粟三千斛實前令積逋也士民聞之爭持負代償而應時卒坐此貶秩尋判邵武軍未赴而卒其後吳曦果叛伏誅公卿臺諫訟言應時問學淵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於未然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應時兄弟父子世相友愛建世友堂合膳同室衣冠以爲儀則

知饒州孫起晦炳炎

孫炳炎字起晦子秀之從子也初以進士爲福州教授歷湖南路帥幹辦官改淮東制幕皆以盡職稱入爲宗正丞權吏部郎出知饒州按視廚運米二十萬石請得分限補償乞免專官專吏之擾其新米則按月轉輸詔從之顗寇出沒二廣爲患炳炎不折一矢解散之廣帥劉應龍舉以自代會江上師潰歎曰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食其祿不避其難者臣子之誼也遂勸所部將校屯豐城以拒寇尋以言罷歸遂不復起炳炎爲人光明俊偉愷悌請著爲宗正丞時輪對論劄子言天下大

計切劘君德整綱凜凜無所忌諱朝野傳頌之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

經濟

明一

布衣葉良仲允　刑部侍郎李濬文希明
湖廣參議錢古訓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順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通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山西左參政吳孟庸中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都御史張式之楷　右布政章俊民聰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兵部尚書項蓋臣忠（子綬孫錫鏞錫子治元附）
刑部尚書楊彥謐寧（弟宜附）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禮部尚書鄒宗盛幹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顥　河南右參議何文達陞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俊　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寧國知府沈士彝性（孫橋附）
南京太僕卿方孔殷漢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弼　吏部侍郎黃世顯孔昭（子附）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兄鑑附）　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懷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淦陽賀應旛義之氏閲

經濟

明一　共四十人

布衣葉良仲兊

葉兊字良仲寧海人博通今古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風角鳥占之學元季海內大亂仰觀天象歎曰元運可知濟者其江左乎乃間道謁　太祖皇帝於戎馬間獻武事一綱三目書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屏左右命坐語賜飲食欲留用之兊力辭曰苟策可用則其策使天下蒼生早獲息肩足矣榮其身非所願也太祖重違其意賜銀幣襲衣遣歸後數歲削平羣雄先後次第悉如其言

刑部侍郎李濬文希明　（父唐附）

李希明字濬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詩文必根理要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推重爲本郡儒學教授希明夙承庭訓於學無所不通人稱其有經濟才洪武中舉孝廉選入太學命爲第一授伴讀侍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議將出師剿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有不得已之情招撫不服興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於官

湖廣參議錢古訓

錢古訓字古訓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調行人是時緬與麓川相搆緬主使使來貢而訴思倫發於我　上擇古訓持勑往諭至則宣　上威德釋二國之忿罷其兵麓川酋長刀干孟者謀攻其主古訓曰吾以天子使將事裔夷乃弗能靖小醜何以報命天子於是馳入其部責以大義皆稽顙凛凛無敢復逞者思倫發以古訓能休爭已亂薦方物欲留爲援古訓郤不受作書示以不可思倫發得書駭汗遂歸古訓於是古訓敘次百夷山川風物爲書還見　上并奏之　上悅付史館賜襲衣後知漳郡以文章飭吏事表著忠孝激勵風俗甚著聲稱尋改湖廣參議名績愈茂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顒

周顒字養浩會稽人卓絶敏邁讀書日記數千言永樂初徙巨室丁壯實京師顒以兄當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請行詔許之已而入太學卒業拜監察御史決冤滯明激揚百寮震悚遷山東叅議有聲齊魯間佐遂安伯理戎事於山海關規畫周委邊境頼之及調江西平大盤劇寇如掇蜩 英廟改元遷福建左布政使至則建侯官懷安兩縣學開江山浦城道至今稱便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户科給事中泰之子泰死難時永吉年甫四歲其母傅氏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職方司主事改武選郎中坐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驥薦永吉有經略才脫戍籍以原官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剿苗蠻孟養等復請永吉從次第削平參畫之功居多遷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太理寺卿決獄多平反人稱不冤弘年乞休歸卒於家

通政使司左通政朱志剛侃

朱侃字志剛海塩人天性聰敏篤學慨慷負奇氣弱冠補邑庠弟子學官故有魅幻美姿惑人呼侃名輒遁去當時目爲正人永樂初下詔求賢士可以佐朝廷不逮者有司舉侃遂貢入太學大臣薦其有經濟才乃受知成祖特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侃荷知遇乃日夜剖心瀝丹思所以報稱者時靖難未久諸功臣率恃寵而驕有不法者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朝廷爲之肅然 成祖欲試以吏事遂出僉廣東憲臺吏皆望風解印綬去一時以風力稱考最召拜通政使司右叅議當是時西北

再罹兵四方民力多疲於轉輸而諸郡邑監司未能體上心爲撫摩 成祖有憂之命選大臣之有才略者巡撫各省而侃得廣西特賜以勅曰興利除害以悉民艱舉賢黜不肖以清吏治惟爾之能朕於爾躬有責不然者罰及爾躬弗可悔侃下車悉以勅書從事諸監司郡邑每入謁不敢仰視凡土豪積猾爲小民蠹者皆擒治不少貸小民以訟至召跽膝前溫語煦煦如家人兩吏胥一舉手觸法無不立斃之杖下左右皆屏息立時當暑有毒瓜以獻者良久毒發瓜裂試啖獄囚囚死乃刑

獻瓜者而不批其根說者以爲得大臣體旣復命從　駕北征每駐蹕必召入行殿親問所以破虜者佩言虜聞　駕至必清野遠遁使我師進無所獲千里饋糧此所謂士不宿飽者也虜不必與我戰而我師坐困矣請速簡勁卒數千畀三日糧銜枚疾走遠出虜背然後大軍繼進前後夾攻必得當　成祖以爲然卒用其策虜大創遁去漠南遂無王庭凱旋頒賚與諸大臣等已而進左叅兼掌宗人府幕事洪熈改元奉使泗州兩督漕運事輯還京展大祀禮賜緋錦從耕耤田終畝再賜緋錦於是　帝心簡在曰朱佩清忠亮直弼予一人以司納　遂進通政使司左通政命偕平江伯陳瑄奉迎鑾駕佩馳不下馬者三晝夜卒以勤瘁致疾乞歸養痾未幾　宣廟正統念迎　駕功特命行人以原官起之家再辭不獲輿疾至京未入朝而忌其寵者毒之一夕死年僅五十有七時佩子弱忌者方赫奕秉事權諸同官即知佩死狀皆不敢鳴於朝故身後卹典亦無有爲之請者其生死榮落之際所繫慨者多矣

山西左叅政吳孟庸中

吳中字孟庸山陰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能持大體以儒術飭憲度性強記一覽不忘院長委以總閱諸道疑獄時　成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黙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詿誤　上命特記其名　上慮法司論死罪多冤遣大臣覆訊之囚輒分訴不已惟中所訊者無異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絶意甘服人如此已而奉勅參靖安侯兵行邊靖安雅重中日與謀議中爲陳畫邊事以及虜情虛實山川要害曉然如目見靖安資其方略屢克奏功明年發按蜀先是東川夷人時出剽掠爲患中與三司決策設奇大敗之於金沙隄諸夷自是懾服故事御史按部率一歲而更　上獨留中按蜀四年及還蜀人猶不忍其去奉天殿災詔求直言中率同列上疏極論時政缺失亡所忌諱　上雖不即加罪固已怒甚會坐他事不先白奏與顧佐楊翥等俱論死中將就刑神色自若猶作詩有慷慨立身當鳳闕從容引領就龍泉之句俄得赦尋復爲御史中久於臺中廷臣擬以僉院而權貴人多不喜遂出爲山西左叅政山西俗素勁悍中務鎮以文雅日進諸生質

經義察其學行修潔者待以賓禮或賦詩相賡和於是其俗漸化晉人比之常袞車駕北征山東西供餽餉中扶病總理竟以瘁卒中喜作詩雖在軍旅倥偬間未嘗廢吟哦有恐庵集西蜀紀行錄薇垣集總若干卷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貝恒字秉彝以字行上虞人舉進士初知邵陽縣以寬大得民丁祖憂去改知東阿興學校課農桑訓育民如子縣界常苦潦秉彝為開渠納諸水清河得沃田數千畝屢辨寃獄人稱之如神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盲察其色甚戚因問其有寃乎對曰四囚無寃第恨身死即宗祀無繼耳秉彝哀之即令其妻侍疾解四桎梏同宿獄中遂有娠遇旱蝗自引咎災不為害歲屢登嘗率丁壯從　上北征供餽餉比還東阿無一人失所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嘗籍有餘弃廢鐵敗皮朽索工匠閒暇令煑皮為膠鑄鐵為杵擣索為穰悉貯之庫咸不解所用會　上巡幸北京使督建所次幄殿向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大臣薦秉彝可任風憲命已下東阿父老相率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東阿在縣十有八年卒於官篋無餘資寮吏為治其喪東阿人哀之如失父母白衣冠送者千萬人其政化感人如此

都御史張式之楷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為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董屯督賦導水利俱著成績同靖遠伯王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事驛召還京陞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會蝗起捕之甚力真定守稍怠奏械之由是八郡震慄蝗不為災時沙縣鄧茂七反八閩相挺為變所在皆賊藪而先是處州亦以葉宗留變聞道路洶洶詔都督劉聚討之監軍者難其人　上問張楷安在命以飛騎召至立拜為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命文武大臣祖之得用鼓吹導騎出城以示寵異楷即日取道疾馳至閩戒諸軍毋得秋毫犯民間次師鉛山聞賊圖將樂甚急遣將日夜兼程往擊之賊大潰退保陳山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於有司暴征不能忍乃發舒其怒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即不服兵之未晚也副使邵定譽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耳時軍中實無印

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況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獨茂七猶負固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使出攻延平楷乃集諸將授計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岸南京兵伏沙溪南以閩兵孱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先命都指揮雍埜陰置火器船沿溪北灣賊敗走者約五萬人果從溪南奪橋渡船上火齊發死者以萬計而官兵急邀之生擒者七十四人茂七死亂劍中指揮劉福斬取其首獲船百四十艘先是都督陳韶敗北陣亡論者以爲楷罪朝廷復遣寧陽侯陳懋平江伯陳豫兵部尚書金濂領兵來助討會賊新破餘黨四流遂與懋等分地戮之時楷發延平賊遁後洋道楷以舟師逆之而劉聚兵潛繞賊背夾擊之至前洋俘殺無筭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入邵武取峽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爲九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會日昏卽遣卒五百人人持二炬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勁弓巨砲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斧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鬬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二千人已據其寨盡發其滾木擂石下殪之死者以萬計觀音遂平忽有報歐寧女將廖氏妖術甚奇附者若蜂屯楷遂身先率兵擒之械送京尼破寨三十六擒僞引班學士及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降八千餘萬人斬獲無筭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兵至金公山楷卽倍道進援至則伐竹制鴨兒笆三百五十面人竊笑之而賊用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輒樹笆爲壘戟入卽不可復出時賊適至楷叱之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否必虀粉汝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卽部署以待明旦賊果益衆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陣中乃佯北走賊直先攻中營楷傳令嗎上射者前薄之賊不敢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哨合擊死者又百餘人賊前突者鴨兒笆格之奪其戟賊皆赤手走遂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者率散處萬山中各相雄長於是開誡榜諭

下者數萬戶、計擒渠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尚書金濂位在楷上、而實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前所諭榜矯印者具進、而給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詔爲言、下憲院覆奏、適都御史佘仕悅與楷故有郤、因黜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史、致仕、明年陝西用師、議用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往、事竣、遷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幾卒、楷爲人坦夷洞達、喜推轂賢者、雖抱片善、輒揄揚之、又急人之難、居家不問生產、好客樂施、故家無餘資、博學工詩文、善草隸、所著有陝西紀經濟行集、孫昺、別有傳

右布政章俊民聰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二年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銓曾稱爲御史第一、嘗奉勅撫諭南夷、及監軍討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朝廷嘉其能、超陞廣西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於賓州、奏議衛於貴縣、士卒免烟瘴之患、議置巡司於潯梧、柳慶要害之地、民免圍軍之擾、陞右布政使、尋丁內外艱、卒於家、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陳詔字廷詢、青田人、少英敏絕物、日誦萬言、以書經魁永樂庚子鄉薦、中宣德庚戌禮部第一、除監察御史、遷四川按察副使、時閩浙盜發、温處屠掠尤慘、上素詔威望、有經濟才、遂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命巡撫浙江、剿平山寇、詔至、諭以利害、不煩寸兵、而諸寇悉平、民大悅、復命、陛見、賜賚甚厚、將論功崇爵、一夕疾作、卒於官、先是郡省、運金帛鉅萬犒軍、委詔、不問出入、詔例給之、羨餘即封還府藏、一絲不染、麾下歎曰、公家物也、棄而不取、何爲、其廉靜類如此、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沈慶字仲會、餘杭人、學博才贍、善風角、精思鳥陣法、宣德初、由舉人官翰林院五經博士、大學士陳循薦慶可大用、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靖江五開賊起、慶相度事宜、鑿河渠、濬隍塹、自偏橋鎮、直抵黃平、迂道千餘里、由是據濠立兵、始以地利制賊、軍民賴之、叛賊李珍黨能桀驁、倡狂至僭王號、慶親帥兵突陣、殲厥渠魁、擒其黨二百餘人、成化初、復統兵十萬、進攻獅屋、机林武岡、南洞等處、一鼓悉擒、加三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未幾以老

乞身卒於家所著有拙菴集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辯出交阯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淮甸首擒豪右范瑞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聞風解印綬去者踵接仕路肅清泗州有老嫗贅子以供權貴將馬敘聞將按之權貴大懼出貲贖其子還嫗席藁詣臺待罪敘出法語戒厲之脅息去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者敘陳其害民悉報罷　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敘對風裁凛凛朝野稱之凡巡按例歲一周交代敘獨保留淮上者三年及還朝權貴搆以事下獄必欲死之會八百車里二蕃仇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爲非敘不可左遷行人領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　上喜復拜御史竟爲諸權要所誣搆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於家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吾相人多矣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佐長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悉按懲之不少貸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又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歲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防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間褩并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延按御史不能至往往託抑請別設御史并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宮屯邊用充溢謙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乎謙笑而舉其袖曰吾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人[illegible]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三楊相繼卒而中貴人王振挾衆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嫌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署獄上振怒適解救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既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蓋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者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

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無何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疏諫止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若大臣皆披靡有趍匿者謙獨直前挾 王且啟王下令曰擒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及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為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 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人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

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蠶通州倉欲守之武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羸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知天象聞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倡言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寢此百官萬姓帑藏廩粟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其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蹕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虜遂退手詔嘉勞進少保總督軍務再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賻其幣以欵虜而徐爲討代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兩遣使而俱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

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始得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於其地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附暌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奏授都督孫安方略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以守八

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湖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徭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指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掃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宮又欲易 皇

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已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逮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媿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饕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

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 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 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族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軍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石

亨楊洪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頡頏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嗛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鑰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

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弃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扑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始終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

俄西北邊報甚急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還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

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薛謙爲文肆筆立就而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疏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論曰方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陴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而謙復昌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襄鄭人伐許之故智耳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謙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洒何地嗟嗟謙之血誠已見於此矣說者顧以不謙易儲爲謙罪不知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也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疾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蔣琳字廷振錢塘人禮部侍郎驥之子宣德間以父任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車駕郎中以才望推從大司馬靖遠伯王驥征討西至甘凉南踰隴川運籌設策屢有

戰功擢通政司右通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爲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任氣敢往奉官執法萬夫莫回而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計也當廵撫貴州時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每庭謁不敢仰視先是草塘夷叛官軍屢有挫衂莫敢議討琳至計須彌雉乃奬率士伍親履行陣爲諸將先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巢擒斬無筭劇寇既平諸夷震服然以持法嚴急不能縱舍卒爲怨家所搆坐于謙黨論死當時朝廷已知其寃卒未有能爲之雪者或曰坐于黨死可謂得正矣顧安所得其寃而雪之郎謂琳至今存可也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周瑄字弘璧淳安人少穎悟攻文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外艱服闋改刑部擢員外郎超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廵建寧時官軍調征沙游盗將乘虛而入瑄募民兵修武備且守且禦民賴以安已而盗犯政和松溪瑄益嚴號令親披堅銳夾攻而進擒賊幾六百人追還所掠婦人以千計未幾高陽盗起瑄遣儒生抵賊營諭以禍福寇亂遂解尚書蔣希璉上

其功賜文綺寶鏹進秩三品尋丁內艱以疾卒於家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沈敬字克欽錢塘人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授兵部主事累官郎中公忠正直爲權奸所惡景泰末謫戍遼陽成化改元詔復其官超拜河南參政歲飢民流散及時賑發全活甚衆計處榆林餽餉供用不乏勞績顯著有白金文綺之賜進廣西左布政使時田州黃明倡亂殺逐知府岑溥敬受督府檄統衆征勦鼓勇率師大致克捷梟明父子擒斬無筭凌險觸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朝

廷官其子瑺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黟縣事以最召拜福建道御史入侍經筵尋丁外艱歸明年己巳英廟北狩　景皇蒞祚兩遣使臣造廬奪情起復凡四上章累千萬言請以亟復大讐奠安宗社為心　上皆嘉納之陞貴州左叅政成化乙酉轉廣西右布政會兩廣徭人作耗協同總兵官勦平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提督操江連年刼江巨盜諸司所不敢睨視

者皆設法以次獲之江徼肅清進南京兵部侍郎時孝廟春秋已盛儲位尚虛廷臣皆以言為諱拱辰首與侍郎倪謙崔恭昧死上言　前星遂定陞南京工部尚書議修內府寢殿所需之材估用五十一萬有奇拱辰以為江南旱澇相仍民力弗堪覆議得省什一以及年兩疏乞休得請歸歲賜祿米輿隸加等正德丙寅年登大耋遣行人王奎存問明年卒於家身無以為歛祭無以為餜棺衾助於有司而後成禮御史史鑑聞於朝贈太子少傅謚莊懿叅議程愈論曰公天性過人克之以學知黟縣以循良書擢御史以風裁著官藩翰則所至有聲居臺部則無事不治人不敢為者毅然力肩而不辭人所難言者慨然矢口而不顧知分義不知有利害知是非不知有毀譽俯仰無介惟公一人而已

兵部尚書項藎臣忠（子綬孫錫鏞錫子治元附）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郎己巳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足剌蒺藜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改山東所歷多軍功陞陝西按察使會歲飢不及上聞輒發

倉賑全活數萬計未幾丁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里赴闕乞留於是奪制裹墨衰還治陝凡五載徵為大理卿陝人復馳闕乞留甚懇　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岷番亂擊捕降其衆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明年毛里孩擧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無水忠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溉田七萬頃四年土達滿四叛嘯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延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詔獄命忠總督軍務率諸道徃討忠親擐甲冑厲鋒刃陷陣入時虜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羌伯毛忠戰死忠中流矢我軍遂退忠即陣斬退縮指揮以徇陣始定急移兵據賊水草困賊時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忠當濟師否忠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足以困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即簡練盡得精銳馳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秪取敗耳於是主議濟師者皆嗛忠忠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餘日賊稍急忠隨二卒單騎

抵賊寨曉以禍福諸酋從者日相率來降獨滿四自計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鬭或截出劫營大小且三十餘戰忠變出無方悉以方略制勝無遺策賊不得水草守則飢渴戰則敗勢益急不知所為有楊虎貍者滿四愛將也夜出汲被擒獻麾下忠叱令斫頭來虎貍戰栗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即假以辭色解金鉤束賜之遣歸為內應已賊數出戰虎貍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為經久計當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忠督陣矢石雨下無懼色皆歎曰奉命討賊又無功甘心效死矣馬大司馬重忠勇毅有國召還仍協理院事大司馬時時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三十餘戰始克獲醜獻　[illegible]平巨寇而止進一階敕諸趙輔劉聚王越取封拜如　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逋入山李胡子者劉千金黨也倡流民為亂復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

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荊襄妄殺忠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遺寇不意媢嫉流言仰瀆　宸聰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首賊獻俘以無罪編民作從賊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遞回至謂袪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

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胡子王洪、燃燼熾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鎮、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參將王信等屢奏倡亂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戍邊、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了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鬭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

不遺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千、蓋虛張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非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悖於夷狄、而致害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胡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矣、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涖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日擒千斤尚遺後患、而得峻擢優賞者壹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誅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遇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放閒、賜臣致仕、奏入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

圭、忠以職方最爲要樞、即調劉大夏陸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英者、挾汪直爲詷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側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言直奉法無近、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無狀、遂落職歸、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京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蔭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刑部尚書楊彦謐寧（弟宜附）

楊寧字彦謐世爲錢塘人父昇卒官嚴州府學教授因家焉永樂丁酉以春秋舉京闈鄉試宣德庚戌成進士第二甲第一人拜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仁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監其軍推以寧往師次麓川賊遣人欵

軍門乞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主將以爲迂極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明年復大舉征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之審於料敵也仍請寧行師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雨下寧奮身不顧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栅險拒守寧曰賊狃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其言令諸將各覘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翥等餘賊奔潰遂乘勝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　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白金楮幣超拜刑部侍郎奉命叅贊雲南機務或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　上命寧往城或謂寧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無不效

力越四旬有五日而工畢先是麓川賊首遁於緬至是寧以城成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者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憂　上嘉其能甫召還京而閩浙廣東諸草寇竊發師征久未有功朝議江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非以才略重臣填之不可　上遂命寧巡撫寧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城垣立排栅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以是益鎮以簡靜日討民

虞而馳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致務寬大人稱得體二年以病足調南京刑部司寇五六年斷獄明允民以不寃天順改元致仕卒年五十有九訃聞遣官賜祭营葬寧天性孝友年十四適父教授承部與修永樂大典寧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寧於侍湯藥備宥飲無不如禮號泣徒既扶柩歸葬於錢塘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色養惟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寧亦被名乃謂宜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恃以爲養邪宜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官終侍御史

寧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所著有白雲稿卧雲稿藏於家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弱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壬戌進士高第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宫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特冡金幣之賜時重選守令拜知江陵縣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民貧不能償都督府徵符下荷校就比者纍纍然理乃召將卒之佃田號稱零戶者論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人稱慈父以薦知德安府其教養之政一如江陵歲必再按屬邑以省耕歛廬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具奏盡歸其民田人又稱仁恕以最異超陟福建左布政使時大兵勦賊鄧茂七等理司餽餉善調度民不加賦而三軍皆宿飽以内艱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即驛爲藩以吏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建司數

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不能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無敢難時時移文以通夷情雖在數百里外言之若覩火吏不敢匿情以詐或以事詣府則開懷納之吏無不人人喜以爲能得上意至餉兵則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饋糧貴州尤艱理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州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理不欲煩民乃請藉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砕炭内府庫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

贓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宫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衢、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曁修巡誡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十、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請老、再疏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與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連稱者三、遂卒、年六十有四、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至壬戌會試、亦以第一人成進士、擢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廟北狩、羣臣勸進 郕王、議未決、詢及六科、夔毅然曰、國家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耳、事在不疑、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文華殿懇請、計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賫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首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各統所部兵來、虜聞之、一夕遁去、未幾、陞南京刑部侍郎、尋改禮部、明年、自南改北、會 景皇不豫、羣臣請所立不得、夔曰、是可以已乎、是夕三鼓、促大學士商輅具疏、稿云、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夔躍然舉筆、於立字上添一復字、衆皆善之、疏將上、而 英宗已南面臨朝矣、時石亨輩、貪功擅權、朝士趨之如市、夔獨屹然中立、亨憾其不附己、乘間出之南京、 英廟素知夔爲人、且聞其疏、復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賜二品服、尋禮部左侍郎、尋調吏部、有眞定守、以贓敗、亨挾勢屬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判

夔獨筆大言曰、吾官可罷、吾筆不可屈、竟奪守職、亨敗、附亨者皆降黜、而夔之名益重、遷禮部尚書、成化乙酉、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請、宴賜有加、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下部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貴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制、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后崩、葬祔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夔率羣臣覆奏、詞

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令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繫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遷吏部尚書、夔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滿考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賚楮、時彗星出軒轅、四方迭奏水旱、夔上疏凡數千言、大抵謂朝廷處置事宜、不務深遠、多襲因循、逆鱗咥尾時人緘口忌諱者、披對甚悉、以災異累疏乞罷、不允、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

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卒訃聞、　上痛悼、遣官諭祭、葬、賜諡文敏、大學士彭時稱曰、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時之心、老而彌篤、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蓋確論也、夔著述甚富、所存有蠹齋唯稿一十卷、

禮部尚書鄒宗盛幹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太子太保文敏公濟之子也、正統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己巳、　車駕北狩、京師戒嚴、擇廷臣有才望者佐本兵、僉舉幹通練敏達、才堪撥亂、乃自兵部郎超拜本部右侍郎、時天寒、軍餒、幹奏發太倉粟以賑之、及胡騎壓境、城門晝扃、城外老幼數萬餘不得入、望堞而號、衆議莫敢入、幹獨曰、設城本以衛民、今棄民於敵、何乎、適率軍出就撫、乃下令軍從左出、民從右入、全活無算、幹曉暢軍機、臨事合變、當守城時、常不待奏報、輒行事、賴以濟、虜退、改禮部右侍郎、奉勅考察山西、斥罷不才官吏、人服其公、河南鳳陽等處大水、受命往賑、奏蠲稅糧數萬石、尋轉左、無何而　英

宗復辟、時宗伯以致仕去、諸册立大禮多幹所議定、時襄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有知者、幹檢太常故典行之、及　上不豫、後奏請　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　憲宗皇帝二年也、命撫安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位、不許、未幾、特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召還禮部、仍令經筵侍班、自是治部事者復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力請、特賜勅致仕、令馳驛歸、幹雖體貌清癯、而性行廉恪、臨事有爲、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説者謂康靖賢於文敏若貌

文毅之於文僖此二賢者皆以聲績增光乃父與於析薪負荷者云

福建布參政應文明顯

應顯字文明淳安人登正統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奉命巡視福建銀場賊林開三等嘯集處盜千餘人肆行標掠邑里騷然顯調軍快三百餘指授方略擒其賊首徐寅悉平以功進秩從六品有彩幣寶鈔之賜景泰改元巡按蘇松等處賑濟饑民全活數十萬陞南京大理寺丞坐事左遷雲南大理同知尋改直隸楊州府成

化二年用大臣薦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羅箎薦知其才檄治平溪清浪衛選調官軍征勦靖州黃強苗寇一戰而梟其魁擒斬俘獲者不可數計遂夷其山險焚其林菁使賊無所恃捷聞撫臣以為能復委修築沅岸一千餘丈功就而民不知未幾都御史項忠復遣協平荊襄流民之為亂者其勞勣與靖州等進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漳州賊林輝英乘機聚眾下海為亂顯遣官軍齎榜曉諭卒擒輝英以獻陞而龍溪賊錢有定五十餘人劫掠蒜嶺驛官顯立命巡海官軍責限擒捕不日俱就縛無一能脫者顯雖書生而臨戎履陣機變百出即老將不如若天授然積功陞布政司右參政時鎮守內臣差官進禽鳥花木絡繹不絕沿路驛遞艱於供億顯奏革之民歌舞若更生老疾自陳致仕卒於家

河南右參議何文達陞

何陞字文達淳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拜戶科給事中達虜犯順　鑾轝北狩朝廷方有事於朔漠命陞與御史楊春趨邏邊餉晝夜兼行不避危險沿邊自土

木師潰死於兵者滿野陞首疏乞少寬運卒限期責令撿骸還日將沿路遺骸掩瘞用安死者之魂以作生者之義從之已而虜酋效順　大駕南還與同官李佩抗章奏請備禮郊迎且曰　皇上昔念社稷生靈勇於捷伐非遊田盤樂是為今以簡禮迎之非但無以聳外夷之觀瞻且於陛下兄弟之情似乎太薄詞極懇至識者韙之戶部尚書金濂會計軍與財用議更稅畝之法將天下夏秋糧混同科收以紓急用陞執奏不可事遂寢遷右給事中改兵科天順六年陞河南布政司管河右

叅議時黃河爲患歷相其便宜疏通沁水下流使復舊道漕運無虞軍民賴之成化元年致仕卒於家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余復字存美遂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授南京監察御史巡按蘇松常鎮四府風裁凜然歷江西按察司僉事巡撫都御史韓雍患賦役厲民委復均之刻革宿弊民賴若更生總督各郡京漕七十餘萬注措有方民不擾而緒以就晉副使長河嗣賊朱紹綱謀叛郡縣驛騷復往領覘督兵討之用秘計直擣其巢生擒紹綱等

七十餘人賊遂平事聞賜彩幣實鈔歷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專督海道以母喪不赴服闋改四川叅政復歷江西按察使務崇寬大甚得民心轉布政左卒於官

巡撫宜府左僉都御史李存翼臣

李臣字存翼黃巖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賜進士第授太常博士逾年丁外艱服闋改江西監察御史巡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庫檢杳鈔貫及奏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奠國家澤斯民復命未幾巡按北直眞定永平等五府民間牧養長生牛羊以歲久人民負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陜西詳審刑獄辨冤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師楊公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覈實臣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聞母喪丁憂服闋歷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耗委臣帶領官軍撫捕與賊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歷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領軍剿賊播州未平叙州猾蠻又行寇亂焚劫九縣全蜀擾擾復領勅剿捕時四川地方不寧軍伍數少臣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

習雜處部伍臣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屢捷猾蠻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草塘期而進兵至則來咨違期臣被圍乃堅守營寨偃旗鼓息刀斗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勝草塘既平適爲輔臣江淵等所阻寢其行天順改元

英宗復賜官帶閒住六年兵部尚書馬昂等奏保復前職仍勅巡撫宣府臣精力尤壯志謀益深親歷邊壘增築寨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堠崇密雞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不可瘳遂陳情乞歸卒於家年六十六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俞欽字振恭新昌人景泰初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郎中癸未春闈災左遷松江府同知持已廉慎而政尚慈祥民甚德之及召還行李蕭然改兵部郎中會川貴山都長偕九姓土獠作亂　上命本兵督師往伐而以欽佐之既至主帥以下咸謂宜招撫爲苟延計欽獨持不可主帥從之遂進兵連拔二十餘寨斬獲六千餘人捷聞遷太常少卿進禮部侍郎供職惟謹虜寇大同以才略改兵部左侍郎與二三大僚殫心擘畫邊

境以寧尋病卒　上念其勞賜祭葬錄其子欽居官三十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雖所施未竟而跡其所以自致者亦不媿一代之名臣云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孫橋附）

沈性字士彝會稽人年十二即解作文晝夜讀書稍長輒習作遂麗文一時作者皆賞其有致景泰初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廉慎端嚴爲左都御史蕭維禎所器重虜自己巳以來狃勝而驕往往馳數百騎闌塞下或乘間闌入驅掠畜牧生口緩轡而去守將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其黠者或拾一二折戟斷弦雜胡瘠馬饋張虛聲以爲捷而並塞屯牧城堡俱敗壞不復理　景皇帝有憂之以爲非才御史彈治之不可於是簡性往性星馳到邊閱戍器謹守望墩堡之毀者葺之城墻之缺者築之士卒之老弱者汰之將領之不法者奏治之三閱而後旗幟壁壘一新虜聞之少戢不敢犯無何而　景皇大漸　英廟在南內廷臣議迎洶洶未定性與林鶚等贊決之夜漏下三鼓武臣排闥導駕出性趨鶚與周必飛翼維楨突仗而前名翊戴以定大計俄而論功爲徐

有貞所敵且忌性才以爲與之並立必有以窺其隱者遂乘間力擠之出知寧國府性怡然就道不以淮陽爲薄也至則訊民疾苦拊循備至又以其餘孜孜學校一時士奮起軼他郡未幾以外艱歸卒於家孫橋字宗周嘉靖中進士歷順慶守終湖廣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而淸白自持不媿乃祖云

南京太僕寺卿方孔殷漢

方漢字孔殷淳安人領景泰元年鄉薦第一天順四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勅巡按陝西甘肅等處適虜酋

寇邊人民驚潰漢犀邊裕輯提督撫治番夷畏服成化三年巡按四川川貴夷獠竊發朝廷命官征勦抽漢軍前紀功依軍法便宜行事漢祗承　上命夙夜不遑督軍深入賊境設法搜捕地方以寧積功超陞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十三年轉北通政左叅議督理膳黃居二年陞南京太僕寺卿二載考績復任卒於官所著有壽山文集若干卷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

書克養天順二年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成化八年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之援有力者謝曰我嫠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邪　泰陵出閣進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頗事涉中官即删去守陳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即位進宮僚官柄臣忌之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二字未幾部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擬稷契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　太祖祫祭尊　德祖恩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數百言且請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容

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　上是其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如守陳奏守陳在朝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請老歸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缺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

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守陳博學多識文辭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

貴州左布政洪士貞弼

洪弼字士貞淳安人吏部侍郎璵之從姪景泰二年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以風力稱天順元年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丁外艱未上服闋改湖廣道常德辰州等府飢饉巡撫白圭檄以賑濟弼募富民出

粟并發廩賜之仍給穀種牛具爲來年之計多所全活四年靖州峒猺嘯聚不時剽掠居民郡邑騷擾勅巡撫及總兵督同布按二司能幹官征勦弼奉命恭贊機務擒其賊首餘黨悉平賜寶鈔八千緡金織文綺四端成化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六年陞福建按察使獨持風裁不規規瑣屑人以爲得憲臣體尋陞貴州左布政使弼以陳番宣撫司與長官司行事齟齬不便奏請添設府治於是士官始有所鈐束法守既明民夷帖服至今地方無風塵之警未幾致仕卒於家

工部右侍郎黃世顯孔昭子偁附

黃孔昭字世顯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有賢譽爲同僚所忌陰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賢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項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昭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材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爲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

私人輒力言其不可昭亦不妄交遊陳恭愍謝文肅偁以道義相好奉部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二人皆名重天下望風者皆彈冠相慶謝文肅嘗言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而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大臣屢薦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之曰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偁亦爲文選郎中偁子綰歷官禮部侍郎自

有傳、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兄鑑附）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少與兄鑑同受業於吏部姚尚書夔之門、深加器重、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兵部職方主事、進郎中、時陝西甘肅總兵等官、奏赤斤蒙古都指揮敢班、積年擾邊、欲徙之嶺南、下兵部計處、而總兵官鮑誘其來京、將發遣、貫曰、班信有罪、然夷人不過羈縻之而已、且其家都指揮不下數十人、所屬夷民動以萬計、誘而徙之、且失信、非策也、得無貽邊釁乎、尚書程信大

悟曰、微子幾敗乃公事、亟奏遣還、夷人感激、訖不爲患、又雲南總兵黔國公沐琮、奏請節制三司、貫曰、黔國世守滇南、爵列上公、恩寵殊厚、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深意也、不見唐之藩鎮乎、事遂寢、尋擢福建布政司右叅議、奉勅廵視海道、分守延平等四府、值民飢、多方設法、及出官廪減價以拯恤之、進右布政使、轉山東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遼東、時叅將佟昱夷種也、恃援多不法、貫下車首疏劾去、三軍肅然、鎮守總兵、多佔軍丁爲佃戶者、悉令歸還屯處、置邊方、綽有條緒、將吏畏服、夷虜無不弭耳以聽、歷工部右侍郎、轉左、時蘇松水患、貫奉勅往治之、簡委有司、畫地分理、踏勘周悉、授以方略、水患悉平、三吳之民、至今頌之、晉本部尚書、累加太子少保、以疾再疏乞歸、勅加太子太傅、卒贈太保、諡康懿、兄鑑字克明、登天順四年進士第、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練達治體、多所建白、劾重臣之不法者、以應天變、時論韙之、擢江西左叅議、改廣東、時潮州海寇爲患、都御史朱英檄捕之、以計擒其首惡、餘黨悉平、以疾致仕、卒於家、所著有鈍齋集、淮安李元爲之序、

南京刑部右侍郎徐明德愷

徐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讞獄明允、民稱不冤、擢僉江西憲、明潔如秋水、而風力過之、安福有民陳萬年者、恃險爲藪、號爲洞主、民間貲女、搜掠殆盡、官兵莫敢誰何、愷至福、得狀、密檄廂封千戶王杲、知縣李愷、領兵怏以行、杲愷疑激變、奈何、愷怒曰、汝知奉檄行耳、激變在我、若何慮、於是直搗其穴、擒斬巨寇、散其脅從、福民始安、皆額拜頌曰、安福得我公、真稱安福已、樂平民朱堂姪留乞患惡疾、堂恐傳

柒逐之一日丐市中堂見之恥誘歸杖殺之弟挺與里人丘璀交惡璀覘挺至其鄰家欲歐之挺遁去獲其奴趙歐而釋之趙歸堂匿之而以所瘞留乞爲趙尸訟璀坐死懷覆訊曰義兒當有父母戚親屬令之[illegible]人堂罔色變懷益疑密遣四出捕果得趙奴璀始白永豐民羅益欽與其徒孔俊等數十人素爲不檢偶鄰有被盜者失衣佈若干衆疑益欽等遂捕其黨三十餘人於獄并搜其囊槖所有以抵贓謂連劫七家也拷死者七人餘俱誣服惟益欽家赴訴於懷懷推其劫多而贓少也乃取贓衣之新製紅表藍裏者以示失主益欽泣曰是吾妻之衣鍼工某所製可問也失主爭曰是某婦之衣婦所製也因逮鍼工與婦至雜他衣與別鍼工檢出前衣曰此衣某手製也婦猶執爲己衣懷詰縫用何色線婦曰線色如衣工曰表裏皆青驗之如鍼工言失主又云書於火光下驗得益欽并孔俊衆懷出所捕者數人令婦雜視之婦指一人曰此益欽也又指一人曰此孔俊也懷撫案大笑曰獄之易誣有如是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懸肺石猶漫言無冤民難矣蓋益欽既誤指而孔俊已入死獄中也於是捕者抵罪益欽諸人俱得釋一時以爲神明江右屯田積弊多不可詰惟科最大貧耕次之懷乃分屯卒十人爲一甲主催役年一更番周而復始則盈縮之數衆所通知催弊頓除又以田久貨則租必逋貧田必易逃乃下令責其親耕因清出逃田二萬餘畝歲增屯租三萬餘石陞廣東憲副奉勅專按海瑤兼何而改湖廣換勅督理屯田以懷在江右善理屯政故也湖地廣民稀屯多匿租懷與革以江右法初若不堪不一二年荒者墾湮者復梗者順而惰者勤越六年共增二萬六千餘石湖之軍興隨取隨給湖民多水居易寇難獲往往白日摽掠郡縣撫臣檄懷往懷訓練兵伏所向如破竹時有巨寇饒斌者出沒猺洞恃險爲患十餘年來捕盜者不敢問聞懷至即面縛就擒餘黨悉散湖湘之民號懷爲長城七八年間政聲達於闕下　上曰是不可以屯田局也遂擢長楚臬以清湖患懷則輕車熟途百廢具舉未幾遷江右右布政使尋轉左江右之民喜曰湖人還我父母矣時贛洞寇起殺傷官兵監司閫帥盡無定策懷曰是易圖也寇甚猖獗難與爭鋒

但更番兵將要截歸路則我壯彼老我佚彼勞擒之必矣無何而悉授首如懷言　孝皇登極以左翊重地非懷不可遂召入都堂領璽書整飭幽薊邊備兼巡撫地方懷出都門首嚴關界次廣儲蓄又次鄭疑獄時歲甸大荒兵民失業懷恐根本動搖遠爽寬覘疏請京通薊三倉米五萬餘石戶部銀六萬餘兩下郡縣驗戶依給一時流徙人民達官舍餘待懷爲命者數十萬口皆曰徐公活我尋陞南京刑部侍郎力疾抵任諸司屬以懷老法家凡大小疑獄必親受指揮而後論讞懷疏決如

流無不明允吏胥相顧錯愕曰世間乃有此旗風箕無何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三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縣知縣召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入按順天以風力稱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忤劉瑾勒歸瑾敗起僉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番五府兵備召爲本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時大計考方面最天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閩廣附嶺諸郡尋擢大理寺卿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七恪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爲名高務盡乃職其筮仕宿松也辟荒萊地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播種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鄭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者五百餘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也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也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既入內臺則貞憲度以慎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爲兵備也奮武威詰奸宄故贛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遁而

桂州之績尤著若關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盡倉之亂則綏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也振大綱清庶務號稱得體時宸濠蓄逆鈐制方面官以爲己用恪中有定見不爲搖奪凡議夫價賀禮多奉　祖制逆折之濠怒甚召恪立階下面加誚責恪恬不爲動執議如故濠益怒下令繫其屬吏恪乃揚言曰　天子命吏非藩王所得擅囚必不得已當請之　朝以定是非耳濠亦無可奈何護自解曰姑置此子度外聞者爲之色變而恪處之裕如及入正大理感　上知遇益勵勤以圖報稱明律

例、慎允敢、人不得干以私、屬仲夏、　朝廷例熱審以疏獄、因恪恒晨入以俟、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一語不及私、素以清白自矢、歷官三十年、既沒無所遺、餘友助爲之殯、當其居治裝、始得歸其喪、所著詠史詩三百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爲文、尤多幸關倫理、不妄作、着正統論尤雅正可傳云、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貴倖專權、朝廷稍事游宴、值上元張燈、爲鰲山之觀、費

以數萬、又頗崇飾浮屠、宦寺相望、抗章極論、無所避、出叅議陝藩、而值鞏昌番賊爲梗、甫下車、即勒兵掩擊之、盡降其衆、遂出行部、自安定歷會寧金關、抵秦川、相度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路、既又轉關中之粟、以實甘凉、身自督輸、往來邊徼、凡二年、由是盡得其形勢要害、及戰守方略、尋以憂去、服闋、除福建布政司右叅議、轉江西左、所部豪桀、怙勢庇盜、成習、莫敢問、悉鋤治之、吉安民有殺其隣之子、負夜移屍道傍、死者之家莫知所由、訴於琳、跡之莫得、乃禱於神、曰、境內平人被殺、守土之責也、神弗之知、亦與有辱焉、願亟告我、以洗其冤、是夜夢中彷彿有見、明日以夢旁求、果得凶首、遂輸服、已而贛盜起、殺官吏、攻破城邑、琳督捕、斬七百餘人、釋諸脅從、境內以寧、弘治戊申、陞右布政使、轉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荊諸關、畿甸民困重役、戍卒疲於罰班、又滹沱漲溢、壞民田廬、時爲三患、乃爲定徭役法、奏免重稅、並河上流、穿支渠以殺水怒、民賴以甦、召拜工部右侍郎、因災異上十六事、皆切時宜、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略邊關、首陳謹邊

關以防衛、實五事、九載秩滿、晉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遂奉勅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院事、兼侍經筵、是時虜復寇榆林、假琳便宜、率偏師先往、飭勵邊將、琳出虜不意、乘機進戰、斬獲過當、及保國公朱暉統兵至、遂協謀直擣虜巢、虜聞風驚遁、毀其廬帳而還、捷聞、璽書褒美、副以銀幣寶鏹、師還、入見、面陳邊務十三事、多見采納、未幾、復以西北多警、命與保國公治兵京營、乙丑、　敬皇上賓、國事搶攘、而宣府遊兵復失利、請濟

師　上遣命出援於是琳出宣府保國公出大同分敵諸將合勢邀擊遂以捷奏　璽書獎勵師旋入朝遣中官迎勞寵賚有加丙寅正德改元正月卒先是一日火星犯左執法琳以爲己憂已而左都御史戴珊卒親朋以爲解琳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祭葬如例而大司馬奏論戎功乃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遣官護喪以歸琳狀貌魁岸襟抱坦夷與人不求備雖疏賤鄙劣見之皆獲自盡博聞多藝射奕書翰兵鈐地理推步占候與凡方藥之術無不解了尤

工墨竹有求者無貴賤皆欣然應之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墓者三年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而賙恤親黨則不遺餘力居常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二屏時時戒諸子弟曰昔先公省菴府君作官三十餘年三司教鐸四與文衡其所遺惟殘書數卷而已予竊祿明時惟恐横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羸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予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故琳雖歷官中外四十餘年而卒無餘蓄時賢咸歎其難　卷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

經濟

明二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江西右布政使楊名父子器
刑部尚書洪宣之鍾
刑部尚書屠元勲勲
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山西參政袁時勉敏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宗之鎬（弟欽附）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曾（子嶶附）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君美（子鈳銓附）
刑部侍郎虞維明守愚
都御史魏士華英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子純繼附）
江西參政張用載大倫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工部侍郎龔實卿輝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溫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

東海徐象㮵仲和氏譔
楚黃樊弃宏謙終氏閱

經濟

明二（共三十一人）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倪岳字舜咨、禮部尚書文僖公謙之子、謙嘗奉命祀北岳、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命名、岳瑰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發縮、禦戎利害、無不曉暢、每大庭集議、慨慷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所裁定、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岳爲侍郎、疏言　上詔可、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不啻已出、時禮臣有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

道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良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億定進左侍郎未幾代裕爲尚書内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僣號法王淫昏矯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物聽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推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

文升嘗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毅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駭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寬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

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邇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邇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盗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厪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克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被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擄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療邊軍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

以衰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須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徙馬力疲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幸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未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弊而無養之之術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

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幸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輸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illegible]者幸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

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翦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識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人謬以臣論之不若師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且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

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閒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國朝父子爲翰林學士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江西左布政楊名父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崑山高平常熟三縣令皆因時立政以循良稱績最陞吏部考功主事倡五經會或謂會局清嚴不宜泥有交游則謝曰吾學不欲以仕廢顧以地絶人邪愈益延禮名流討論學籍非甚病披覽不輟於時陳邊務十二事鋭意經濟會起　孝廟山陵開中有木石抗疏言之爲誣者所搆下詔獄閣部臺諫交章救之得免晉驗封員外郎郎中時逆瑾方熾附者如蟻獨不一屈膝卒以驕亢不阿出爲湖廣參議分守辰常道會郴桂賊起子器獨提偏師平之迺方安堵轉福建提學副使程督嚴明人稱精鑑陞河南右參政時山東流賊渡河走襄鄧衆謂已無可虞子器曰賊逼土兵必反奔汝州河洛得無震乎乃兼程

赴之而賊已薄城下輒輟食登城嚴令以狗賊遂引去子器故多疾自是懇疏乞休而冢宰楊一清雅知子器才方欲大用爲寢其奏進本司右使未幾轉左會江西華林桃源寇攘繼作方慎選藩屏大學士費宏丐於吏部改授江西畢力宣猷疾益增劇以入覲道卒子器志存經濟故學必期於有用凡天下郡縣要害九邊阨塞以至山川道里官府省署無不了了或扣之輒歷道其故如懸河性剛介尤惡華侈雖都通顯而服食如諸生時餽遺故舊僅取成禮或以入覲勸備土宜者輒誦于少保兩袖清風詩以謝之所著有雲湖讀書記長平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尚書洪宜之鐘

洪鐘字宜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値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率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鬨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府以爲知本之論陞江西按察司副使進四川按察使繼屈銳後流獄明敏剖決如流仟無留繫民歌之曰洪不支鍋屈不解擔以其迅決便下不久繫方民業也由是豪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慓慓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鐘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先是沿邊墩堡久廢每胡騎長驅莫爲牽制鐘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關延亘千餘里自是緩急有賴奏減防邊官軍六千人歲省廩粟以萬計未幾召還改撫雲南又改貴州尋奉命督漕兩淮晉右都御史出掌南京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丘仁楊清出入洞庭阻水爲險轉掠城邑人莫敢攖其鋒鐘以計擒之蜀寇藍五鄢老人等聚衆蝟結往來川陝間遠近騷動鐘曉暢軍機運奇制變涉歷險阻深入賊巢生擒渠魁二十八人招降羣從十餘萬播州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片

楊宜慰兄弟讐殺流刼重慶保寧諸郡鍾察授方畧諭兵勦平復其故業朝廷七降璽書褒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則引年乞歸章七上始得請仍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鍾壽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熏羊酒遣有司勞問無何卒謚襄惠鍾狀貌魁傑目光朗秀論議英發善計天下事析是非較成敗如數黑白至臨陣決機若脫兎敵人無不在其彀中者然制師以和不拘拘節制而卒所向無前說者以爲得隴西之遺意云

刑部尚書屠元勲勲

屠勲字元勲平湖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尚書林季聰尤倚信之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必屬勲勲孤行一意執法堅正不爲權勢所撓在公卿間年雖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明剴卽素稱倔僵不下人者皆斂衽撤服直辭勁氣隱然表於朝著陞南京大理寺丞尋進左少卿上言十事多見採納若暑月疏決囚徙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爲令時漳州溫文進作亂勲奉勅視師梟其首惡而散其黨與一方帖然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遼邊備勲以密雲孤懸每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爲難黃花鎭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薊州爲中路以密雲東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於潮河川作虎落且甃石布蒺藜鑿坑窖而於其內埰石爲城番育人馬於黃花鎭增置營壘及戍卒若干人三路既分潮河黃花鎭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

不敢犯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十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此困斃褚圖頭關地平衍不當阨要每春夏雨水泛溢營壁傾圮調隣路修築兵人苦之勲至歎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屯沮洳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移關於褚圖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戍卒數百人晉刑部左侍郎會壽寧侯與河間民爭田而訟勲奉勅勘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非國體卒奪田歸之民無何丁內艱起復

一第 丁四 一册 貴參 号 4

改左副都御史仍侍郎尋轉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傳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爲講學正心之要乞當以進講識者韙之歷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請必先關白勳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矣瑾用是銜勳而勳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麒麟服以歸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謚康僖子應塤副使應坤叅政應埈諭德埈子孟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金澤字德潤鄞人以應天江寧籍中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右叅議尋轉右叅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却之至以庶長奪嫡竟置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騈首歸命流賊李廣蝟聚五千餘人殺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榮叛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而殲之夔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克斥湖陜　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懸賞之令竟磔剛於市積功陞廣東右布政使未幾轉左時汀漳盜起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焚刼掠帑藏殺官軍騷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當路者以爲憂議曰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重臣開閫要地以節制之則職守專而盜易平矣遂具奏其事　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行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兵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級論功罪明賞罰人多

感奮思效猺獞洞蠻聞風向化四邊以寧又以四省犬牙任委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成奏請于交錯地方州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一遇竊發即用責成又檄下撫屬各於險要處所設立關隘即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由是盜賊絕跡四民樂業至今二百年來桴鼓不鳴者澤經畫得宜之力也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平允聞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有要路者銜蕃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接陜洛流民蹟者如市蕃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歷叅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凡折禦撫輯積五歲而　天子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時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蕃前宿規方略至是親統兵進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於市蠻氛以息論功擢都御史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叔

姪爭地舉兵仇殺至是濬攻陷思州猛竄走軍門所授蕃令人馳諭思恩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赦能罷兵者我全爾思恩不能即殺濬濬終不聽叛形益張蕃籌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支濬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豐湖十三徭寇及惠州古三仟唐大鬢等憑恃猜狹阻兵稱亂蕃督率部兵分爲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答其背於是殲古唐渠魁而遺黨悉平蕃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一萬三千有奇瑾横蕃恥爲俛屈屢疏求去遂得請馳驛以歸

先是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劉大司馬大夏計劄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蕃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蕃遂用此爲罪械蕃及大夏下之獄謫戍河西瑾誅詔還田里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輒曰爾又欲舍已而遺所不知何人耶蕃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人爲之謡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蕃聞之大笑亦不問誰之所作也年九十七卒

山西右叅政張時勉敏

張敏字時勉世爲海塩人曾祖景福檢校開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敏少負奇有才名領雲南鄉薦會試春官輒不利弘治已未謁選得知嵐州嵐州密邇虜巢虜時時剽掠州民苦之敏嚴譏察謹斥堠奸細至輒擒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坻多家村莊賊中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敏乃一切裁以法民乃安善聽斷摘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爲嘗勘牧地之久爲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於官遷西安府同知專督餉

餉期歲完逋者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府時川蜀盜起鄢藍廖𢡟諸賊首勢猖獗甚自楚達夔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總制洪鐘知敏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敏請避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兇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於通君門鎮敵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皆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爲重制府上其功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綿利等州兵備當是時鄢藍就擒而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洪鐘曰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當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顧衆莫敢任事者敏乃請獨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俟敏厲聲曰吾爲活汝輩來寧畏死邪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刼營將幷害敏敏笑曰吾不畏死但恐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爾賊爲之吐舌將子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賊營願與父同死敏以宗祧事重促之出貽書兩司宜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弟治喪

歸賊尋悟送敏出營敏既出偶墮崖傷足乞致仕不許後起治兵事既而都御史彭澤來代鍾總制尤知敏因問平賊計敏謂既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借是以老我師耳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乘其不備可一鼓而絶後患澤竟用其言平賊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仕卒年五十有七

副都御史陳宗之鎬（弟欽附）

陳鎬字宗之會稽人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遂占籍欽天監舉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以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刼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即晉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湘湖間素號

銜威信見徽印盡散歸農負固阻深者皆喁喁有更生之樂每語輒曰非陳公孰能活我未幾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弟欽字諒之登負文譽與兄鎬齊名又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㨿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并逮欽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寖賴欽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

廢具興以時廵行爲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寔賚欽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所著有自庵集與兄桀庵漫稿並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曾（子淑附）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時閹豎初橫希曾灼見其幾遇萌芽即逆折之有汪銓者故太監汪直義兒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希曾即抗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入中官皆切齒既又勸上降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八事其他語皆剴切不便權近而逆瑾遂謀中傷之矣正德丁卯差湖貴二省計處邊餉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還例進賂以免禍有司亦致千金爲備希曾毅然却之

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諷希曾多叅劾爲賄地希曾復不從瑾大怒矯命下希曾詔獄杖之闕下奄然而逝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膝即被誚讓亦必辭以行希曾既除籍爲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章楓山懋於人少許可獨稱希曾清修苦節且貽之書曰執事所歸賢於二十四考中書矣瑾誅起爲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陞禮科左給事中反命改工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先是滁和之民困於納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價視昔易完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卿改北提督四夷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希曾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一言出而羣議遂息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黠賊賴貴聚衆肆虐進兵勦之空其巢浰頭餘賊曾蚍仔七巢並興大肆毒痡遠近震恐希曾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乞降且襲執通判董鳴鳳以要我希曾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僨事不足恤有能拔

之出者予弗死盍督進兵力戰賊大敗殲其魁俘獲以萬計於是犂其庭籍其田以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而通判卒獲全召拜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曾兼憲職往治之希曾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東河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若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則有在矣　上嘉納焉至濟即達覲徐沛於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

沛凡四百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其成適有旨下希曾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閘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

十數萬僅用河夫數萬者恐民勞也罷領募而行犒助者慮縻費也　上復納之於是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而功成沛濟流通歲運如故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絶河湍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希曾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邇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漸逼河流激盪乃夾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論功陞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一

且以無疾卒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子嶽嘉靖己丑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乞歸不遂奔母喪哀號慟絶僅終制而死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乙卯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丁外艱起復當　武宗初政閹宦擅權是非顛倒諧遇事敢言其大者戒逸游一事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蒙蔽聰明迷亂國政宜寸斬之以謝天下瑾大怒誣以他事杖之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爲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以諧嘗巡視十庫篤言欺隱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廷杖意必斃之會有嘗救者得不死謫戍肅州諧與疾就道親友送別者多泣下諧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聞者壯之瑾誅詔還家閉門讀書養母者十餘年嘉靖改元　世宗皇帝采錄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立法沿河種柳固堤傍植葭葦采取卷埽以當草束

椿木蘖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罰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權本藩參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會勦諧默自定計帥未會即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進右布政使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巡撫時七山賊趙宗欽等煽亂爲地方患諧密授方略潜兵襲擊之生擒賊首餘黨倒戈出降厥赴軍門聽調爲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等[illegible]據天險結石棚懸滚木檑毒矢兵至如雨下不

可近迺選銳卒二百衣婦人服挾短兵并繫竹筒貯火藥且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譟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二百人從中斫之遂盡破大帽岩塘等諸寨誅無敵王與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俘獲無筭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諸總督四年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面受方略而行及其成功不爽毫髮會兩廣缺總督擢諸兵部右侍郎兼臺秩往蒞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號畀僞官不知有朝廷者數十年諸至召諸

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諸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濤尾巨舟於番禺海濱計賊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賊首乞降得丁壯千八百人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斬賊魁雷公招潮州以寧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未幾復勦

瓊州黎斬黎佛二等一百四十級降從賊一千一百有奇撫處巢洞者五以母老乞身歸養累疏不允竟聞訃奔喪歸服闋起貳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會九廟災陳乞致仕歸丙午遘疾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諸行誼勳業追謚莊敏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少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發擿如神明顧時時有所縱舍

以示寬貸吏民畏服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盜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祥爲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緹帥錢寧幸用事祥其屬也獨折節顧交祥祥巽謝不爲動寧嘗上自免疏屬祥草祥故爲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愛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出僉事廣東汀漳山寇起蹂三省中丞王守仁討之

祥以兵挫其鍔鹵酋首雷振淵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祥又移兵逐海寇金璋韓亞飒等覆其巢又移兵楚郴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祥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師再起省一越郡威望赫然擢江西按察副使歷山東藩臬使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規畫上事二十餘條滇人無不稱便者母喪服除再撫雲南時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祥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祥遷南京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名爲刑部尚書甫

二月柄相自負推轂恩祥故為不知者待之無加禮柄相恚其諷御史誣劾遂調南京刑部居二年請老歸與蔣尚書瑤劉清惠麟諸名公尋菰城之社每一篇出人爭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香山書似趙松雪祥亦然不屑也祥少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傅依其說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於學不名一家諸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祥捃摭而衷裁之其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原宙得無師之聖所著有惜陰録人代紀授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尚書纂言明文集要行於世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姚鏌字英之慈溪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晉精膳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廣西邊省士寡聞見鏌立宜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鏌處給士皆感奮力學成名者衆陞福建按察副使平大帽山賊劉龍等斬首三千餘級隨改督學興泉建汀本有春秋易學鏌甚明經分教諸邑絕

學始興甲戌朝覲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燕幣旌其賢得十有五人鏌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福建山東布政使競競矯厲不私出納羨餘罷吏胥班金之罰一時藩臬以為稱首陞都御史巡撫延綏時　武
皇帝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皆匱各郡皆飢鏌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鏌厚撫之凡給糧餉遣人資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見慰勞由是人樂為用嘉靖壬午虜寇涇陽全陝大震鏌以遊擊彭英勇略使率所部出西路犄捕卜雲於

獄爲英貳皆眥次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遡其壘砲發虜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虜衆悉引退陞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未幾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侵奪隣境屠戮土官結納逆豪抱諸不軌鎮巡舉奏調湖廣永保兵勦之鎮至倉卒調集兵糧初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不聽遂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韋好陸受列十二營拒戰我師奮擊誅好受衆潰邦彥走死猛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故猛婦翁而女失愛素憾猛乃

客撤千戶趙桓淵之璋遂受命詐取其印而鴆殺猛斬其首馳詣軍門田州悉定捷聞降勅褒奬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班師而逆酋盧蘇煽誘思恩王受襲執田州王熊兆要赦於朝鎮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酋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會布政嚴紘斷鎮借言猛實不死御史石金入其言劾鎮罔上寡謀撫夷無策以致再亂鎮遂得罪致仕以歸既而陝西三邊缺總制閣臣以鎮舉鎮聞命就道延綏望鎮如甘雨莫不效死鎮撫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

奏功以老請得致仕歸門人在朝者皆捐俸爲建書院於東皐之濱讀書其中澹然不累聞達卒年七十有四鎮賦性方嚴度宇恢廓不齪齪尺寸而豈弟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高明遇事輒問是非不計利害所守甚介在山東得藏銀無標識者若干吏寄送鎮所輒升之籍上其數於監司在廣西討賊單餉止用四十餘萬而後繼者主撫乃用七十餘萬始服鎮之潔云所著有東泉文集奏議若干卷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章拯字以道楓山先生懋之從子自幼穎悟懋授以易學朞月盡究其旨懋曰此非凡兒也勉以聖賢之學遂一意踐履造詣日深博極羣書洞究理要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因忤逆瑾逮問謫梧州通判時傜夷數百嘯聚馬平拯單騎往諭開以朝廷大義傜遂解散瑾誅召爲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兵部郎中陞廣東提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標示正學士習爲之一變歷參政分哨督兵勦新會逋寇加俸一級陞右布政轉廣西左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

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有獻議欲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爲今計當迹前績而度時宜增甲倍溝塞瀆疏壅分殺其怒斯爲實幹若羞出漢人下策欲求夏禹全功工役一興必致疲民誤國所不敢爲也蒞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議者因而請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事商度得旨陞工部侍郎兼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衆費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更以潘希曾代之迄用拯議河以無患　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拯請就甬於安陸伐石於唐子僅用銀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羨歸諸內帑還朝晉尚書理部事時夏言建議分祭四郊拯偕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以民困財乏爲言忤旨適饒州進祭器不如式　上加譴而　顯陵同事內臣銜其減費不爲巳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鐫秩聞住旣歸杜門不出雖當路交章薦之而葛巾野服油然與俗　如忘其身之貴亦不自知其可復用也人共稱其

學本楓山直亮勁節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恭惠所著定性書克復解及恭惠集若干卷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姚鵬字鳴南崇德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福建龍溪縣知縣持躬清正蒞法精明縣有惡少二人橫行邑里人畏之如虎鵬擒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姓歌舞於道如更生歲大飢出公帑賑給全活者以萬計陞工部主事權稅蕪湖郤其羨一毫不染至今頌其清歷任員外郎郎中建祀河道督理有功商民咸利出知部州府部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如對神明時礦寇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焚刼剽掠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於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學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攖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詗闞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勦鵬之力居多擢福建塩運司使未及赴尋陞山東布政使勞心王事形神枯槁未五旬以疾卒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陸杰字元望平湖人光祿卿淞之子登弘治甲戌進士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武庫郎中出叅議湖廣分守荊南地當河陜二省之衝客戶雜居豪猾難制且與官者共事杰一以詔書從事確不可撓丁外艱服闋改山東分守遼陽遼陽與虜接壤時與諸將吏出徼講武蒐乘經略有備虜不敢南向牧馬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時虜寇榆林兩書告急　上命趙總兵將京營軍往援至則屯綏德不進杰親率遊擊總兵官合師

出戰斬獲甚多虜遁去乃奏檄趙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之居數歲虜不敢犯邊除者日衆遷右叅政分守秦鳳涇原寧隴等處地方擢江西按察使轉右布政尋遷廣東左布政使五嶺以南擅番舶之利杰懲犯禁者數十人民始斂戢安南貢使不至朝議以都御史毛伯溫督師征討杰預偵安南隱事爲伯溫密言可不煩兵而服伯溫以聞　上許便宜罷兵未幾莫登庸果青衣上表請罪補貢如其言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大駕幸楚供億浩繁杰處分若素定適奉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水陸供輸無不祗備進工部右侍郎仍兼都御史撫其地丁內艱會以枝者言致仕去久之　上念杰不置每有除拜輒問陸杰安在及御史王應鍾疏薦杰　上驚曰陸杰固無恙乎以原職召晉侍郎屢有白金文綺之賜　御札諭問稱曰冬官大臣而不名杰感激就道冒暑過勞卒於官贈工部尚書杰負氣剛直侃侃不阿自爲正郎時　武廟南巡杰與黃鞏陸震伏闕極諫　上怒廷杖四十幾絕而甦由是直聲震天下杰入仕四十年歷五省十三任皆積勞序遷不爲巧

宦而所至有聲爲文典潔遒勁凡文檄奏疏若干卷

福建按察副使陸君美偁（子鈳銓附）

陸偁字君美鄞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刷卷廣東巡按福建山東皆銳於經略風裁獨持陞福建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充斥編戶焚蕩偁乃演水戰火攻之法邀擊之而又設耆樹防什伍海艘程出入時往來立賞格嚴哨探定保甲邊徼肅然已而汀漳山民嘯聚爲盜當路者以兵事屬之偁增築三堡據險守要諜賊半至麾伏卒突擊之又張奇夾擣俘馘無算地

方救寧闔人德之勒石月港以紀茂助及被論免歸起司行部每見咨訪輒縷縷陳說利害如障陂東湖增石宅堰皆惠利至今稱性孝友天至親亡躬負土以葬兄病親爲嘗藥乃其大者三子釗銓鈇釗字容之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安慶安慶自逆濠之變蕩於兵燹釗至尤加意撫循之歲侵則爲粥以食飢者所全活以萬計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龍里時龍猴二塲軍夷以貿易亂釗往治之故殺死囚數人狥衆稱其魄遂禁倡亂者戮之餘皆帖服歷廣西

福建藩臬長所至皆有表樹陞都御史巡撫保定禁後靡清侵冒鎮撫違官飭固城守咸經制遠圖不瑣瑣爲日夕謀會　聖駕南巡釗倉卒經畫百務立辦而中貴與都護輩索賂不與遂犯衆怒而御史胡守中因中之落職歸竟卒銓字選之嘉靖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兵部武庫郎歷禮部儀制郎中時　上方稽古禮文以隆制作四郊九嬪視蠶親籍諸禮內降旁午而討論陳奏頃刻凡數四宗伯大臣盡倚以爲辦莫不當　上心資望功賞皆宜得右秩而柄用大臣以圖上祭器不先

闕自遂大忤意出爲福建按察添註副使益自策勵嘗攝海道漳故盜藪而利窟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貲餌監司關出爲患銓獨嚴設禁網刻剔奸蠹卒不爲諸射利者餌轉河南參政撫民南陽陞廣西按察使時猺獞猺賊侯公丁雄處胡藍二姓之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兵盡誅之銓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逆順難明非計之得也不若計殲渠魁而撫其餘監軍者如其言而猺獞果平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卒銓質性英銳讀古書一目即解解即不忘搦筆爲文即奇氣橫溢滾滾

莫禦而卒不戾於矩度雄視天下謂豪俊莫能相先而當官蒞政剸繁解劇不啻庖丁之游刃也時方以偉烈期之而竟齎志以歿議者憾焉鈇別有傳

刑部侍郎虞惟明守愚

虞守愚字惟明義烏人由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懷民以惠召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之不便者忤旨廷杖得不死出按福建及徽寧等處辨治不法如鷹鸇之擊鳥雀貪墨之吏望風解綬然不事毛舉獨持憲綱被其激揚者人人自奮轉大理丞尋陞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

軍務所轄將吏悉鑒其才部勇怯而兼容之是以鼓舞舉職吏無不稱之懼歷大理寺卿以南京刑部侍郎謝政歸歐陽南野極重之每曰維明之歷官凡三變爲縉墨綬以恩持霜斧以威及建節秉旄則又恩威並用以含容濟卿貳蓋維明抱經濟之略故隨地異施無不當可是非抱片長寸善者之所易及也人以爲確論所著有經書一得錄虔臺拙稿東匡文集

都御史魏士華英

魏英字士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博士拜監察御史巡按

四川土官安鰲暴亂三十餘年輙設法擒之奉命閱京營以卒伍耗損坐爲勳戚權閹所隱占一糾以法不爲前却陞湖廣副使永順保靖二宣慰分占峒寨讐殺累年英下車輙爲理曲直示憲典刻竹符多寡定罪遂皆慴伏進江西布政使寧庶人方恣横欲盡私南昌所屬河泊課鈔英力拒之及諸數紀肆虐一不爲借陞都御史巡撫貴州會乖西苗阿雜爲亂屠城堡僭王號英擒其形險盡得虛實於是授方任能環師急攻連破六寨俘斬數千招降以萬計蜀寇方四流劫諸郡兵連湖湘剿選精銳擣其中堅四面合兵夾擊大破之斬獲甚衆捷聞賜勅獎勵以金幣因稱苦兵間遂乞致仕家居日與朋賓賦詩飲酒恣意所如絶口不談世事英自弱冠筮仕歷三朝更七命廉慎不渝而倜儻敢爲臨敵制變機智溢出故動獲萬全然謙恭和遜未嘗自伐奏疏輙削其稿平生詩文若干卷號赧古集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鄖陽知府蓋之子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授長清縣知縣政多卓異吏部考爲東藩第一令

拜南京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爲己任奉勅清戎西蜀嚴明不苛盡除積弊後繼御史因其法不敢變璽爲師善碑以紀之縉紳傳爲美談正德初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雪花崖賊呂梅等作亂諫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黨數千人內艱服闋除山西清穫三關隱税屯地土萬餘頃招集願投軍士一千餘人時逆瑾方擅威福擢留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兵爲宅刑諫慮其意不可測白巡撫大臣寢其事擢江西布政司叅議適大帽山賊嘯聚信豐安遠諫設計擒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未

任、轉大理右少卿、已而轉左、陞右僉都御史、總督蘇松等處水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謂港近海、沙隨潮上下、旋開旋淤、徒勞民力、上疏罷之、未幾山東賊劉七等、往來江上爲患、擢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賊竟就擒、時江西桃源賊王浩八、幸五洞蠻兵、劫掠州郡、 上勅諫往督軍務、諫選將運籌、靡間晝夜、凡九征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徐九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諫復督師盡擒

以還、 上大喜、手詔褒獎、陞俸一級、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 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諫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諫甚、屢欲殺之、無間、不敢發、諫遂引疾乞休、濠納賂權閹、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嘉靖改元、召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清寃獄、黜貪吏、所至肅然、復平河南王堂等寇、召入治院事、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莊襄、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才兼文武、雖古之名將相不是過也、處鄉黨、好善惡惡、分別甚嚴、人多畏服之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汪玉、字汝成、鄞人、弘治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湖藩六道、辰沅最遠、而永順宣慰司、方恃其富強、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舉兵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旨、欲有所左右、而玉執理益堅、豪有力者不能奪、先是永順以黃金器若干餌玉、玉聞之、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劍客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竟不敢作、人稱是役也、玉之勇、過賁育遠矣、在沅再期、鋤

奸祛蠹、殫竭心力、復搆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士多興起者、尋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疾不敢出、而玉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玉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玉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未幾 武宗南巡、供億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性簡亢、不能事上官、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僅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幸民兵

搗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自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未幾丁艱、服闋、補臨清兵備、晉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車下、八閱月而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克所致、首議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肅然、明年春、畿內賊楊恭作亂、豕突　輦下、玉調泰將郝通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略、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劬勤歲久、遂成消渴之疾、乃懇疏乞休、不許、疾作、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九、所著有三書辨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子純繼附）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學問、時稱南都四君子、詔求直言、世寧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徙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之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士吏、積不服、世寧誘濟中表兄趙元旌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黄文昌等四世賊殺上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上知府黄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世寧、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起兵來奪、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黄賜乞爲世寧養子、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於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盗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綵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弱

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集鶩不可使世寧日夜撫循漸爲勒束陣法㸃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遊下兵始強適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迫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諧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貲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織毒陰結羣盗謀爲不軌世寧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寧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體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鋭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寧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尤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言襲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懇悃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華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皇帝新卽位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刑部尚書禾嘉惡陳九疇欲殺之世寧力爭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至三疏不允乃援姚崇李綱故事上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卒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言太平勸　上銷兵典禮樂世寧又特疏武略人材二事　上知世寧忠鯁促上任議行十事世寧又議弃哈

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貢便芒部酋沙保本未誅璿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爲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世寧自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逾年召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辭不起未幾卒贈少保謚端敏　鄭端簡曉曰公朴忠直亮氣壯才雄充以學問優於經濟澹泊寧靜淸素不滑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安仁以爲侵

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罷極許土魯番切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鈎大利宜勅王瓊為國忠恭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廢印庶不辱王

命且土魯番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又薦馬昊龐儁楊必進及陳九疇為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頼　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疏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隆慶知府有才行引疾乞致仕次子

繼幼讀書不大了了公亦弃之公調兵至江西兵官以公故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可見吾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詰之不能諱具以告公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上公下獄繼以念父病死公尋獨不哭曰此兒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江西參政張用載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三載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父果疾亟奔走醫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斂悉如禮人以為孝感起復補刑部主事轉郎中訊囚多所平反之死而生者凡數百人擢建寧知府有酗酒殺兒者賄有司久不決大輪至竟置之法時久旱獄決而雨吉田寇作當道難其討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盜尋解散不煩寸兵而四境宴然尤溪二大姓搆訟踰三十年有司掣肘不能決至締嘗閧死者百餘人大輪承檄單騎詣解輒伏罪更知常

州權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參政成著靖亂之略以母憂去卒於家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何鑑字世光新昌人成化中進士初知宜興有聲拜監察御史奉勅查覈邊計將吏肅然又疏論度僧道之非事遂寢正色直言朝廷倚以爲重出知河南府有詔取嵩盧鑛洞鑑執奏止之歲大侵人相食多方賑濟所全活甚衆歷右副都御史廵撫南直隷理浙西稅糧濬吳淞白茅等港所至利興弊革畏壘之尸祝迄今不忘改刑部侍郎奉命安撫河南湖陝三省流民安集撫循人人置之懷抱進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刑部尚書再改兵部賜蟒玉時巨寇劉六劉七等倡亂劫掠府庫逼近畿甸鑑處分守禦悉中機宜賊以次盪平加太子太保柱國光祿大夫官其子錦衣衛百戶當是時宸濠久蓄逆謀求復護衛鑑五疏奏堅持不許尋乞休歸後濠反人服鑑之先見鑑寬厚簡重而涇渭泂然敭歷中外幾五十年矢心經濟不爲家謀居憂時凡鄉邑利病力贊有司興革之鄉人感德建祠歲時俎豆不廢所著有五山奏疏五山吟稿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龔寶卿輝

龔輝字寶卿會稽人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至嘉靖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營仁壽宮并先蠶壇殿奉勅督大木於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亦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　洶洶適彗見詔求直言輝遂上疏民困以弭天變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之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即命停止蜀民如脫焚溺陞福建按察副使改命提督陝西學校陞本省參議勅理黃冊著全陝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而尤詳於制虜折衝之略陞廣西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之賜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時旁邑同安盜發輝甫下車即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峒三巨寇劉廷選蕭鉄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輝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戒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佚部勒所司各率精

銳三路並進後遍揭曉諭使州埇自贖而携其心一夜兵忽至其地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以次勦滅陞俸一級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奉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輝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所决築隄實土於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遂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涸者千丈淮人賴之召拜大理寺卿尋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已而考滿獲請封贈如故事會有斷輝者欲中之無他可指摘遂出之南京輝決意乞休得請致仕即日成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輝性和悅其容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輝爲笑齋輝曰是善名我因以爲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覩義所在不少一就自筮仕以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一　輝深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田園非衣惡食不異寒士詩文皆温雅簡切若干卷藏於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并圖采入經濟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俞夔字舜臣建德人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安福知縣會宸濠亂奏免朝覲多保障功擢長沙府同知擒劇盜彭思祖等五千餘衆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兵備安綿會歲飢請發內帑二萬餘賑濟劍巴等十一州全活以萬計番夷攻柘等糾結神溪諸番入寇邊將許仁敗績死之夔出奇擒番酋千萬山等二十七人復古維州侵地千餘頃築平番赤土二堡捷聞奉旨獎賚尋陞本司副使兵備建昌建昌土番雜居無肯躬至徼外者夔深入不毛番人吐舌失氣鹽井土官剌馬仁等相讐殺夔督兵悉討平之陞江西按察使歷本省左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六詔紀聞及揚芬錄識者覩之有以知其宦蹟貽謀之遠云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温

毛伯温字汝厲其先爲三衢人祖名休者守吉安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領正德乙卯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播名郡人呼爲毛青天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

建左布政某用斷入司大理温論劾奪其官丙子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徃在山東詰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温發其罪狀竄遠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焉温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盍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也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敢温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詰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固知若有慾也相與大笑痛飲而

罷戊寅巡按湖廣洞庭水寇出没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諉寇不可弭温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謁言不易以他姓也

世宗皇帝即位擢大理右寺丞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特兵爲命首罷銜前標軍三百名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檢屯田没於河者覈其軍租未幾大獄事起以温嘗在大理坐論罷職歸壬辰九月薦起巡撫順天未上改理院事尋陞右副都御史同考察京朝官以詿誤復罷歸丙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温可任大事遂以右都御史起用至京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會以廷議不果陞工

部尚書奉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千萬温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而費省十之四五　上閔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上五事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已亥　聖駕南巡慮宜大諸方切近虜甸而温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先是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撫士卒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温曰昔之僨事由

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編麽田之租使之屯哨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横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仍協理院事八月　上决意南征加溫參贊軍務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𤄙為陳暠等所殺𤄙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劉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僚等告變且以黎寧為請登庸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敕溫斟以便宜行事且覘誠偽為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溫既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為莫登庸送欵者甚衆溫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絶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正朔朝貢如制辭極悲懇溫念安南罹禍已久　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乎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為心且窮治太寄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弟子莫文明代詣闕下溫為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促入院自陳乞休不許協理院事如故每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溫

覆議以上未幾遂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為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浚入軍士衣糧廢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能取效痛禁抑訶發以杜倖門已而奉敕提督團營軍務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溫鋭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為動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即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允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即議遣

發無逞制之患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溫亦坐是罷歸家二月疾發背卒年六十有四溫平生豁達大度友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游四方無問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沈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巳卽揆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illegible]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溫必有冀望然卒奉　上

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贏糧默定潛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筭亦其謹厚慈惠出於天性然也若溫者不獨爲能臣抑亦可謂之純臣矣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年二十[illegible]舉鄉二十四登進士第筮官南都屯繕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官稍遷副使督江右學備兵臨清叅知福建政事長雲南臬既轄山東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時徹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一時稱爲完人其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勅郡縣諸長吏不得受請寄有秀才異等待之不次敗羣者輒斥之士莫不瞿然傾化其執憲平鈞校律令一遵　高皇帝理法不以委曲生意訟者蝟集吏抱牘與身等無不立斷之如馳塡重地則簡卒伍參間諜弭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束吏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贊嫂驁擅磔人人莫誰何時徹

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酋慴伏諸番更徑徼發如而案比不講猾胥因緣爲姦豪右得避賦而居其物時徹爲括狀筭度貲供著爲籍於是占者庚蔽者彫劫者無所隱賴其在閩在楚在梁類視此楚蜀歲侵民不能輸漕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征以卹帑民始得不困周王者　天子叔父也賦人不足供常祿有司不以時内内不能無侵牟其間時徹曰　祖宗封立子弟所以序骨肉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獨奈何窘之若是輒下有司内如制而禁府吏無乾沒以病輸賦者黔國公

私榷酒械釀者則以旱爲解時徵破其械釋之曰無益旱也大將軍仇鸞以肺腑幸於　天子挾　天子寵靈侵兵事時徵持之堅鸞銜甚疏請時徵視兵塞上欲得當甘心焉然卒不能有所加而御史大夫商大節嘗稍繩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時徵上疏訟其冤　天子大怒下詔切責時徵閣臣惶恐爲時徵請死　天子怒稍解奪二俸白草畓攻石泉掠安縣鹵一提督官時徵爲師期將擊之諸大夫言擊之不便時徵曰直患賦不贍士不力誠力且贍何可養寇爲諸大夫憂討蜀將亡踰

何卿則召卿授方略已勒習兵申明約束閶壁而馳之凡數十戰戰疾擒酋五人破寨五十毀碉房四千八百餘俘千五百有奇馬裸番畔所部副使朱笪奉時徵檄討平之當是時時徵備折衝之具以衆戍師討白草則克討馬裸則克幾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而不得志於倭寇者非時徵過也南都士驕且惰不知尺籍伍符時徵在事甫一月非素拊循者倭二　旦薄城下其勢誠所失亡亦不多即所白虞奏征繕凡十餘疏　天子皆報可非不知時徵者而時徵持大臣體當自劾而相嵩

尼之竟免時徵歸時徵免而倭愈熾已時徵嘗疏十四凡三黜督學黜執憲黜本兵黜則以時徵守經据古不阿當世所與牴牾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嬖暨則柄臣計時徵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昃晝三事始稅耳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向壽飯然卒無能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時徵顧與若伍乎時徵貌莊而裏實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惰容藏居必冠申申如也人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慹然不能去去不能不令人思尤好推轂士即年少官薄或岩穴隱

淪時徵與遊嘗引以爲賢於己好書於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大要歸諸典雅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苑行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終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

經濟

明三

右副都御史陳郎卿克宅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讃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刑部尚書鄭窒甫曉
工部尚書王子宣鈁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子思克附）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兄洪範附）
廣西左叅政陳諭之茂義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子國縉附）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琳
陝西行太僕寺卿厲汝明廷試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濬原嗣哲氏閱

經濟

明三（共二十二人）

右副都御史陳即卿克宅

陳克宅、字即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嘉定縣知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壞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而籍之、宿弊頓革、獷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津奉命征之、請以克宅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克宅算、撫臣以爲才、列上治狀、稱南畿卓異第一、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大禮議起、伏闕上疏諫、繼之以䟽、廷杖幾斃、方號時有亞卿規知　上怒者、欲竊起、克宅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懍然、又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當斬、直聲振天下、出按貴州、麻將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克宅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事竣還朝、

道出維揚、民飢、克宅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無何、復出按河南、有憲使某者、恃冢宰爲肺腑、居職無狀、克宅特疏劾罷之、冢宰不能庇、而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當是時、克宅臺資已逾八年、宜内擢、而冢宰竟以前憾、出置巖地、授四川按察司副使、篤番爲梗、克宅夜勒兵出其不意、焚碉房數十所、盡殲之、自是諸番落皆貢馬悔罪、無敢犯、陞河南按察使、素精法比、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冤、進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楚地荐罹水旱、重以大工採辦、諸役繁興、克宅蚤作夜思、剷量裁節、民賴以甦、尋遷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囤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正德間、其裔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克宅相機撫勦、克宅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吏、乘雪夜、令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要害、一鼓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晉二品俸、賞銀五十兩、綺二襲、克宅以囤險絕、方集衆策、擬創

穴置守以圖永安而會以督理糧儲代去漏孳復曳生苗據囤爭之守臣畏譴反嫁禍爲嗾言官論克宅主用兵非是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卒二年而勘貴事者始白克宅功詔復原官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廕一子國子生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讃

徐讃字朝儀永康人弘治乙丑進士授棗強縣知縣劇賊劉六等流刼郡邑讃練兵城守先事爲備賊鬪之相戒不敢犯棗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發廩所全活以萬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蘆兼理河道逆瑾餘黨楊虎等流刼開濟間官兵不敢嬰其鋒讃畫策擒之斬其魁以徇脅從者審釋之皆感激去巡按江西勦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時宸濠久蓄異謀潛結羣寇以自樹讃一舉而翦其羽翼之勁者濠爲之憮然陞知撫州府已而宸濠果叛讃聞變即治兵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知有備不敢直趨南都而卒坐困於安慶者讃之力也加陞河南左叅政仍理府事在撫凡七年一意愛民撫人至今稱其有古循吏風轉江西左叅政尋歷貴州湖廣雲南按察使陞本省右布政使尋轉左以母年八十疏乞終養歸即家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又改撫河南適歲飢盜起條陳救荒三策以恤民又陳便宜四事以弭盜上皆從其請卒之民受實惠賴以不飢而盜亦無隙可乘各解散陞工部右侍郎無何而母喪以哀毀卒讃賦性寛和雅量汪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寛婁師德云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跪門廷杖幾死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畊出帑金買桑於湖南而植之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即　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　駕不果至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

若他所將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彬計中人險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啗彬而以是難之也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授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肅皇帝登極召拜給事中去泗之日父老送者無不泣下彬在諫垣凡上三十餘疏悉關切體要其最大者如言新建伯王守仁心迹甚明不當以讒掩功沮將來忠義之氣刑部尚書林俊當納其言不當聽其去　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中門　典獻帝尊崇不當過禮並侃侃爲中外所誦然竟拂當路意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又以執法忤怒撫棄官歸已而臺省交薦復起督學江西其教條一本躬行士皆信嚮尋丁外艱歸遂絶意不復出家居孝友熹介與人交坦然無城府旄無宿儲乃親黨有貧難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有司未嘗以私謁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内獨醒蓋靖節之流於其殁也因私諡之曰清獻先生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章楓山之門與章拯黄夢弼陸震董遵同稱高弟而尤以古學自名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郯城知縣時盜起燕齊間至郯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俟賊入覆内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鋭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執憲不撓每以法抗嬖臣錢寧人爲龍危龍笑曰吾盡吾職耳禍非所計也而寧卒不敢有所加再按江西自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内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罪輕重惟允赫然稱名御史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徵拜太僕卿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凡軍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脱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民無不肖像事之者擢吏部右侍郎轉左會關中飢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囊吉數寇邊　天子爲之旰食顧非文武兼資重臣無以勝其任乃親擢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

孫秉理賑濟龍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明年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趣震還而檄參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囊吉自將十萬衆犯安會龍使文迎敵而伏兵其旁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去至與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旬月之間露布三上前後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獲夷器無筭兵部上龍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龍者竟不報召爲刑部尚書先是大同卒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源清徵下獄龍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復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源清於是得釋九廟成龍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蓋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良多以母老疏乞終養歸數年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老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母鄒夫人曰此所謂兵革之事非汝養母時也吾借汝行矣龍不得已奉母夫人入都龍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如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候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無何而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疏上者三忤旨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輿疾出都門二十里卒於邸舍有司不敢聞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龍不敢爲欺狀詔復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夷與人處畢露肝鬲而其意氣激揚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以文名家而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宛麗暢達或戲爲奇深文辭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漁石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汪金恩字天錫衢之江山人以進士主政刑部歷員外

郎郎中出知桂林府時土番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議撫以為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蹙衄奈何因噎而廢食乎當事韙其言即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畧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即乘霧啣枚疾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岩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大兵鼓譟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崖死者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當事者上其功是時逆瑾招權納賂天下兢進之士思以功名見奇者輦金實輸其門

如流水朝進賂而暮析圭如取諸寄金恩以功當峻擢顧漠然若不知有瑾也者瑾怒抑其功不敘僅以資轉知鳳陽金恩怡然就道盡勤撫字視小民如小兒時有為瑾遊說者曰急為修謝猶可免禍金恩曰吾受官公朝而輸貲閹宦如蔑恥何頭可斷節不可改也瑾聞大怒遂勒令致仕歸時饒寇搶攘力贊當路為立城池邑民賴之至今金恩負經濟才卒為權璫所抑十不究其一二論者深惜之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陸穩字汝成世為吳興人登嘉靖甲辰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獲流賊魁作白玉蒙金幣之賜持衡者始知穩為文武才可大用歷陞江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而流賊盧梅林起閩楚之交賊張璉起廣之饒埔璉故縣滑胥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偽與諸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為帝王符也於是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歃血推璉為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為王刼興寧長樂圍平和使晚屯木

窖其黨林贊據南靖為聲援黨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之途袍舜出永定連城絕餉道黨王伯宣入海導倭夷犯潮州牽我兵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詔拜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處州合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韶惠潮湖廣之郴州環數千里皆授節制穩行至吉安梗於梅林不得前而時朝廷所降兵符猶未至乃以便宜刻關防徵兵討敗之獲梅林梟其首以徇進至處檄故提督王守仁所用黃鄉兵屬以先驅九月擒上杭賊李占春兵威大振遂以十

一月討田坑賊梁寧走之橫嶺襲程鄉峒賊徐東州執以歸十二月分兵討連城汰內二峒賊斬酋謝文璜等焚其巢明年正月麻陽賊袁三犯玉山永豐崇明三縣討誅之二月討黃積山於大田峒積山中流矢死夏五月遂會閩廣兵討璉穩曰志有之攻瑕則堅可瑕舉賊惟林贊爲弱兵之宜先破贊則破竹之勢成矣數節之後寧容復着手乎乃首擊贊贊果降縱擊袍舜皆就縛穩令軍士捲甲疾趨夜擊晚晚駭懼莫措因使人誘至斬之而潮守何鏜亦誘斬伍宜賊益窘乃令總兵俞大

猷擊璉璉阻險以拒不得入穩懸重購卒獲璉斬之盡毀其巢穴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襲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復討賊黨之逋誅者以次悉平又會閩兵逐故陷興化之倭夷復其城穩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從賊二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　上念穩久勞於兵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爲忌者誣劾歸歸二年江西撫臣吳百朋列上穩治行功績章章在人耳目賞不酬勞而竟被誣衊歸恐傷忠臣義士之心於是復有金幣之賜天下士大夫始知罷穩者非　上之本意也撫巡部院諸大臣交章論薦穩堅卧不應未幾卒年六十有五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遵化訓導儒泰之子生有異質年甫十歲父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通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曉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董玘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

往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遂撰九邊圖誌三十卷一時士大夫始知曉爲經世才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癸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調考功進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旹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已而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

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嗾疏曉抗　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丞曉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又回翔南卿寺者幾十年始進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曉至鎮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師旅厚集計筭已定一鼓而擊之於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於如皐又大勝遂長驅而擣之於海門又大勝旣則破之於呂泗圖之於狼山又無不大勝者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乃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遷吏部左侍郎尋轉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曉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未幾改刑部尚書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經董傳策與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賢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抒阮鶚以誤軍機

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釀亂勢盛始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曉與分宜皆不合蓋曉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以快私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曉議則欲殺之以正法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曉不顧也時御史鄭存仁揣分宜指妄以贓掌奏曉而曉素嫺於贓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歸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樸尤審於辨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紙帷蕭然如野衲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父受誣事於朝詔復原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寬堂與華亭徐相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工部尚書王子宣鈁（伯父詰附）

王鈁字子宣世家會稽以貲雄而好施遇歳僜輒出庾中粟以賑子孫世守家法里中貧窶胥待以舉火而喪不能葬者無不賙札爲辦及鈁貴人咸謂天之陰隲云初鈁伯父誥舉進士尹弋陽以循良徵道卒鈁生六歳就外傅家人或謂之曰而俊能如伯父舉進士乎鈁竦然應曰而謂讀書第舉進士已邪聞者異之年十四補邑博弟子員劬書疾學每試先曹耦嘉靖壬午領浙江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補北水部榷税荆州以氷蘗稱轉刑部員外郎進郎中審五聽戒五疵孳孳求民之瘼凡經論决咸稱平尤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事至立剖吏胥屏息立廡下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覗者百姓望之如神明有事則各輸其情猾黠懸而不用府有行人以使事道邵武横有需索吏民苦之鈁取其西出心政經遺之行人者媿而去然卒以是失當路意秩滿考最擬擢而銜者揚言曰是清㮣士宜主財賦竟轉爲福建都轉運使鈁益悉心鈎稽宿弊如洗而茹荼嚙蘗如分司荆州時丁内艱服闋補長蘆尋擢雲南布政

司左叅政進按察使轉右布政遷廣東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峒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日鈁至一解諸繁令惟責郡縣恤煢獨撫流離不煩兵而底定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廵撫事四履之地大都盜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鷙時時破壞城邑鈁乃發偏師授以方畧禽其魁馬天恩等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優獎廕一子無何而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鈁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禽馘百七十人奪還男婦亦百七十人 上聞如初賜是年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綵峒賊復相煽動鈁會兵擒斬賊首楊球等及賊徒三百六十人奪還男婦五十人
上聞亦如初賜復念府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相度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斷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

鈁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稱文給之出納有稽嫌疑不作而軍儲亦以是漸充考績進階通議大夫封贈祖考妣如制復錄蔭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具疏乞休不允改南京工部尚書屢疏引年得請歸閉門謝客絕迹城市嬉遊林壑間見者不知其爲鉅卿貴人也丙寅五月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恭簡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馮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蕪湖以清幹稱丁外艱服除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恤刑江右虛心詳讞多所平反出知山東濟南府府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太守有所發覺盜輒得豫爲計踪跡詭秘人莫之解岳廉得其實一日盡縛之遠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丁內艱服除補延平計擒巨盜竄眉鈌嘴一郡底寧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胥者岳命卒剖魚金見府中懾服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轉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河決爲患幾於陸沉岳親履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河就故道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使尋歷左右布政使晉順天府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岳以鄖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建無以扞禦首奏城之蜡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勦竝行獻俘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敉寧無何而叩水酉陽小平茶等苗相次勦定敘功廕子入監讀書播州苗酋阿項驍勇善戰煽誘湄潭諸苗爲亂侵掠旁郡三省震動岳奏勦之授總兵石邦憲等以方略斬首叅千級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以徇諸苗悉平岳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久安計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未幾陞南京刑部尚書　世宗舊制刑部理讞內刑獄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侵越岳具疏請復舊制以明執掌刑清訟理畿輔肅然無何而再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需岳曰　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決矣復懇疏以請得吉遂飄然歸先是南京軍糧久不時給岳深以爲慮集參贊張鼇太常卿趙貞多方謀畫張鼇緩其事岳歸未踰月猝卒脫巾不可制而黃侍郎懋官罹其難識者皆服岳之先見云岳居家焚香靜坐手不釋卷不問戶外事

臺省交章論薦歎不應隆慶庚午趙貞吉大拜必欲起之以輔新政岳手書謝絕趙公竟不能奪卒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縑至假棺以斂大臣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覯也訃聞賜祭葬如制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軍門行稿五卷藏於家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奉勅慮囚湖廣時稱不冤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招

勦之議未定龍極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勦勦期一大創可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論大事胸中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才可大用陞廣東布政司參政時有事安南龍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參謀指畫卒誅范子義等安揷莫正中定莫族瀕之位迄今稱其遺烈已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勦預議處置久安事宜龍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參將事定復裁今添設參將於崖州參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方賴以寧靖龍遇事獨持大體必當其窾會而後言故發必當機所至有功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值濟兗萊青比年大侵龍講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肖形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龍言新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甚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州縣龍恐其流而東也即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

諜出奇屢撓敗之賊懼遁去不敢犯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龍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先是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舡兵旣逃亡舡亦逓減龍言防海必資於舡禦寇必資於兵無舡無兵何以爲守具疏請復國初舊制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遠軍逃匿其間不惟失伍可罪而且有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轉南京刑部侍郎會忌者誣劾以聽勘歸即杜門養重一日中風卒年纔五十有六龍居官盡職身佩印勅一行取裁咄

瘥而辦卒無失事盡才有過人者而以實心運之故所如皆效性復修潔取嚴一介官裝出入書史而外無長物所著有恤刑錄平黔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奏議及詩文集藏於家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授江西永豐縣知縣爲政務先教化東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出按淮揚卒遇倭亂朋即披甲奧城籌兵食晝夜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

有開城門者斬民孫負叩門而號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賊亟開門納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以惠文彈治不法然其持議平不苛小人咸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寺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肅皇帝以虔中多事改朋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朋會兩廣都御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捕首虜無算已又敗倭於烏石又戰滅水神山賊兵熸已又敗倭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藕阿普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朋懸賞格陽爲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逐平橫田再破香祭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鹵濠圍相等別攻乳原始興賊殲之又會師破與平湞漸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殪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鹵獲人畜鎧仗無算於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即尉佗僭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朋被然以討平爲已任因上疏略曰道賊荼毒生靈天討不

赦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槁耳願陛下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　天子壯其議令刻期剿賊朋乃移鎮信豐授參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平之擒清規苦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　上賜勅褒厲賚金帛朋居虔六年蒙矢石馳驛烟瘴間年未艾鬢垂白矣前後奏捷疏十有八廕子一賜金帛十二加二品俸者一晉秩者三說者謂王文成平粵止浰頭桶岡而朋之克三巢爲尤艱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尋疏終養不報晉刑部右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兵部右侍

郎萬曆改元賜飛魚命閱視三鎮條上便宜四事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諸掌　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旋起南京右都御史遵明詔禁華奢侈有避驄減騶之風召拜刑部尚書朋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朋至亭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於官年六十朋爲人風格儁逸智略輻輳其憂國奉公極身無二慮心乃大半在兵事而勲業在江廣宦遊三十年節儉恒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軍國事歎國恩未報言不及私

訃聞賜祭葬悉如制

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于恩克府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拜江西道御史出按湖廣清戎籍念沿邊詭影之弊難於湔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弊垢民不擾而戎伍清再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寇歲且大祲斗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懷大計責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驩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青陽石湖嬰門平望寶山木瀆分湖之捷賊爲奪氣而兵發之餘民心嗷嗷斗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爲裁減而邊近稍稍帖席滿歲吳民懼失斗相率叩闕請留頭七上乃得允斗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瀕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郡民奔避者以萬計撫院令閉門毋納斗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大作人給糜與藥衆賴以安賊屯桃花港調永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筭仍會浙省兵夾攻之大捷於沈庄而徐

海麻葉陳東之衆始以次蕩平斗按吳三年前後奉有監軍紀功兌運誥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視師趙文華銜之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已丙辰改督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託絕無所徇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陽薄城下或請避之別郡斗曰　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職不任兵辭乎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已未陞大理寺少卿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四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即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選土著以時訓練築丹陽涇縣石埭三城乙丑三月倭復犯三沙斗分布督戰累以捷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末代會三衢鑛賊竊發壞接婺源斗曰婺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猝至斗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其先見抵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無何疾作卒於官斗體貌魁梧外若嚴峻而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所至生祠有祀去思有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歿則環哭而祠祀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士亦任御史有名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崇安縣知縣母喪服闋改知溧陽臺使者行縣餼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光洵馳往對使者取羹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三年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屢有建白並要切觸忌諱巡按三吳問民所疾苦開蘇松水利總釐有法木效藏至今奏入有金綺之賜時倭奴蹂沿海諸郡邑光洵用餘皇破寇大洋中再賜金幣增俸二級代入會虜犯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詔虜驕易與且京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令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疏色動事竟寢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歷官工部左侍郎尋拜右都御史督撫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甘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寇霑益夏李向陽方三美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並先後討平之事聞晉兵部尚書兼督撫如故而武定府土酋鳳繼祖者世毒螫鈎連他府小大酋僚濟惡者數十輩遠至川貴相婚姻有衆數萬地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渺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莊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光洵表其由併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由貴走川乞稍借得督領川貴諸兵道得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改土設流悉有其地沐氏既銜光洵抑其權又恚當光洵未表時頻却其賓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莊豪激叛與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東而光洵自軍興以來獨按察司副使張天復首腰鞬琫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

於象馬罰及移按沐氏黨則用天𢖍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尺狐兎爲鷹鸇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署用是讒搆飈起光洵遂以南工部尚書致仕一時攷勞諸大夫相繼罷去而天復獨逮繫奪職爲編萌滇人寃之爲平黔記記其事建祠武定祀光洵及諸大夫光洵才識敏練致於任事故能成大功於荒徼人比之楊恭惠何太保而文學尤擅長於時所著有元史正要詩易箋三泰奏議皆山堂稿可園詩鈔諸集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黃中字文卿遂昌人少頴異不凡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由乙科授鉛山縣知縣氷蘖自勵一意保民弋陽業奪鉛山驛馬普棄官復之卒如傳歲省供億數千金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晉滇及留都持大體多異績時以名御史稱補天津兵備副使時妖人張道仙聚衆爲亂烏合至數千櫌鋤棘矜肆掠爲暴州邑震動中躬擐甲冑督勵將吏設伏以俟一戰擒其魁而斬之脅從罔治散遣歸農者數千人復招集流移相繼復業者萬餘戶方敘功擬峻擢而中遽乞休歸功成身退士林

賞其明哲所著有西野奏疏南窓紀寱集吹劒集易經紀蒙等書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徐甫宰字允平山陰人少負奇節才學宏博慷慨有識論每以經世自期時人未之知也嘉靖癸未舉於順天高亢自守未嘗私謁公庭至大義所在卽挺身當之無所避時人竊嗤其戇益無知之者獨南明諸公相視爲莫逆交已而南明諸公相繼及第去而宰竟不售遂謁選得令武平將行諸公祖於郊宰曰大言科舉則無以

踰諸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先吾與諸子期願各努力無負平生爲知己羞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歲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拊循摩抑溪流溢將嚙城爲築隄捍之城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斯城久圮爲亟完之近賊諸寨舊無城時苦剽掠爲築城立堡者三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飢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五日不雨者以身爲犧牲至期果雨邑中大風烈火益

崇宰望風拜俄而風反火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即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徑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即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

一空治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稔知宰賢相率走督府願借宰督府爲請於朝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宰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宰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無何內召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督府復請於朝得留不赴召無何而劇賊果叢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誠釋從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悌縛林朝曦溫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略盡督府上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岩箐四塞濱大海土賊島夷相煽亂宰下車或撫或剿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宰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之患然宰竟以勞瘁致嘔血乞歸歸月餘竟卒宰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者即諸寇過祠下亦必焚香載拜乃去宰之初誕也閫室中有

異香覓之一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庭戶議者知宰爲神人云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沈伯龍字雲卿嘉興人登嘉靖乙丑進士釋褐內江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以氣勢籠懾人爲漁獵伯龍獨逆折之不使肆直指怒已而伯龍內召將行直指盛氣而前盡發其行篋止俸餘十數金而已直指慚沮去邑父老子弟夾轂焚香攀送出境者數千人號哭之聲動地抵京拜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俱關切時政以是忤

執政意、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有司、束手不敢問、伯龍奮然、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正惟多難是效、今小夷跳梁、而即以憂遺君父、顧諸君自視何如、於是諸將吏皆憤憤請戰、伯龍躬擐甲冑、轉鬬而前、賊衆披靡、皆反戈以攻兇、因授首、餘黨悉平、捷聞、詔賜金幣、增俸一級、無何而畨倮作叛、督撫以九絲之役、太守獨之、如雉兎先聲奪人、是非太守不可、遂以兵五萬屬伯龍討賊、伯龍曰、天下有同事而異情者、畨倮之與九絲是也、九絲玩於積懦、非一大創之則國威不立、

今九絲既平、畨倮不無奪氣、顧敢於效尤者、未有以動其心耳、此片言可下、何以兵爲、兇解甲未久、不堪再戰、伯龍乃單騎至賊巢、呼倮衆諭以禍福、倮衆聞諭、歡呼動地曰、沈父生我、即縛三渠魁以獻、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湖南、時督修　獻陵、閹宦意在乾沒、伯龍覈實其數、所省十之八、雖賈怨弗恤也、已而江陵父喪、諸監司皆爭先走吊、惟恐後、伯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江陵敗、復起江西按察副使、隨轉山東按察使、遂乞身歸、伯龍博學有才略、而善自韜晦、對人語、煦煦然、惟恐或傷、而一臨兵間、智勇全出、迹其所自效、有老將所不能及者、至時方獨用、忽抽身急流中、復以其煦煦然者與里中人相爾汝、里中人又無不稱之爲長者、若伯龍殆得老子之術而精用之者與、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兄洪範附）

陳洪濛、字元卿、仁和人、生六歲而父景祥歿、母黃矢志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濛志儒弗願也、母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娶、奇疾、夕夢與王文成觀師功成、退晰江介、蘧然適也、自是朗悟若神、嘉靖庚子舉

於鄉、明年、與兄洪範同舉進士、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濛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兩署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老吏視其文、無不讋服者、滿考出知河南彰德府、彰德故多宗室、恣橫、濛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譔四箴以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衆誣王、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即訊、濛爲白其狀、衆危之、濛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　上有蔽讒、問戕骨肉名、獄上、止錮王終身、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九江盜匪毎傷敗王旅、濛至、勅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

長江宴如、而又以其斷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爲雄鎮、丁內艱、服除、補南贛、兼轄楚蘄黃、濛益發舒以慰潯陽士民之思、尋陞山西左參政、蒞冀南、屬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於朝、遣使驗問、不服、乃賄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覆核、乃疏濛名與俱　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濛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濛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湖廣按察使、楚故雄藩、而濛以彊明剖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相訐、被逮獄久不

具、濛一訊即服、乃斥其墨敗而寬其以微文中者、比遷去、寬令懷數百金伺道上、濛大怒、叱之曰、吾豈以金故緩若耶、若不自愛、而且以私蔑我、令乃慚去、擢四川右布政、尋轉左、乙丑入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施州苗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濛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人深箐陂高阻險、發亂石、傳毒矢以拒我師、濛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斂其機、使石不得發、直抵砦門、斬其酋、呼聲震天地、擒馘餘賊以千計、破碉房百餘、中勢窘、乃投湖北

軍降、二省困先入疏爭其功、濛具言楚蜀異勢、而撫剿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濛、有大盜楊珂爲楚蜀身患、疾久愈熾、濛計吾不疾剪此、是遺不可爲之疾於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濛聞貴州命、而兄範前卒、感慟得疾、以畏簡書故、不敢請、至是上書乞骸骨、再疏得旨、未即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濛亟誓師出不意、一鼓平之、明年、始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濛杜門養痾、謝絕世事、日以圖書自娛、瑩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事之如生、子

禹謨、既成進士、會覃恩得進階通議大夫、乃以手加額曰、老臣分填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清忠二字、遺子以報國耳、濛美鬚髯、爽度、飲人以和、宦槖如洗、而稱貸以急人、無怠心、詩文不爲名高、觸興即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詩文稿若干卷、藏於家

廣西左參政陳喻之茂義、

陳茂義、字喻之、慈谿人、登嘉靖己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北兵車駕員外郎、時郭武定侍寵而

騎嘗以手札取馬價銀二萬兩大司馬與冏卿咸懼揣其意首鼠不能決茂義奮然曰馬價　祖宗儲以備邊郎御札且難之書札何爲者竟寢其請朝論偉之樞務奏對咸屬茂義手出無不黎然當　上意者同官嫉其才擠謫歷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廣西地控百粵徭獞雜居有土酋盧冏縱所部刼掠爲郡縣患督臣謀討之顧時無可與共事者比茂義至則大喜曰小醜不足費矣遂檄茂義相機撫剿茂義親覆其地環視諸酋皆岩巢犁洞上記曰譬諸鼷鼠山潛可不煩兵而定總臣報可

廼單騎往諭以禍福冏即率隊長五十餘人歸命於軍門而副將張經者耻功不由己乃危言以激督臣竟縛冏梟首冏黨盧全盧派聞冏死復聚衆爲亂聲摯武緣諸城總臣始悔不用茂義言曰欲靖此蠻非陳參政不可茂義復單騎入武緣招諭之全派知茂義來相謂曰是活我生命陳爺乎投戈羅拜面縛如初思恩一帶叅獲安堵敘功賜金幣增秩一級尋陞廣東按察副使兵備瓊崖所轄深箐鬼谷大積絕巘諸黎盤錯其中而羅常那剛尤驍勇善鬭殺掠吏民井落爲墟稗將孫世延以戰歿賊勢益張茂義奉臺檄監左哨六月衝暑航海勒兵擊破郎温椰根諸峒斬首數千級俘馘招降黎巢悉平捷聞再賜金幣加俸正二品茂義又慮夷獠雜居易生他變更條上八議爲善後計海外法弛多墨吏則繩其不職者僚屬俱凜慮以承創文崇書院課子弟之秀雅者瓊人尸祝之遷廣西布政司左參政當是時夏貴溪當國任愛憎爲取舍茂義未嘗以一字抵政府政府銜之茂義慨然曰吾母老矣寧能改顏面以奉要人乎遂拂衣歸歸而宦橐如洗復遭倭變燬其廬扶母走

郡城僦屋以居無慍容曰是數也惟恐傷老母心無何而子順正登進士第輒焚香手額曰吾何修而邀天之後福有若是惟有清白一節遺兒子耳故順正歷仕餘二十年茹苦若寒士遵父訓也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國朝名士志人物志善惡紀録燕石稿共若干卷行於世子順正自有傳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子國縉附）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以文章名大家即海內所稱鹿門先生者也方其爲諸生時即犹犹有千古之思抱卷伊

吾、畫丙夜、不少輟、嘉靖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而成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坤、坤艴然曰、吾安能以三寸管爲相君作私人乎、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甫兩月、以艱去、服除、補令丹徒、時江南旱飢、徐沛間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坤馳檄諸司、得解其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糶、踴者遂平、又議於碭外、請折留諸漕粟、以賑貧民、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倣富韓公趙閱道故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

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已而召爲儀部郎、亡何、徙稽勳、當是時、坤名滿天下、都人士無弗延頸內交坤、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郤、遂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慷慨之風、坤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每一篇出、海內爭誦之、鹿門先生之名益重、而齟齬者益眈眈、視思修郤而未已、戊申、遷南駕部郎、尋改儀部、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徭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广等砦、鷙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之、督府應檟聞坤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坤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簡稱之、今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剿者、如鵰之搏兔、然伏於無形、發人而蹶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檟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推牛饗士、圜射角技、四出遠徼、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畫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目中矣、乃命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檄而榜

曰、軍門進十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傷於榜、皆蟄伏無敢動、連破十七寨、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坤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蓋坤以鵰剿行大征之法、審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天子加應檟大司馬、而晉坤爵二級、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做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輛、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博覘其營壘、數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

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坤細事奪其官以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先是海夷之訌東南也胡中丞宗憲雅知坤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坤有力焉以故宗憲遇坤最厚而坤舍中奴因狐假里中中人羣聚而譁直指龐尚鵬遂收二三奴置之法詞連坤坤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坤於書無所不讀於文嗜班馬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結撰不爭奇於句字間今讀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率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性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卿之終身不倦而於宗盟尤篤貧而待之舉火若昏且葬者歲無慮數十家平生所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酬應無虛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竟躋上壽以終四海之聞而知之者又稱鹿門先生爲異人子四俱以文章世其家而仲子尤有名仲名國縉字薦卿以進士初令章丘視民如子視民事如家事凡所以爬搔洗剔必措民於衽席而後已章丘人家尸戶祝胥稱之曰慈父以高第

徵拜侍御史明年討外吏向所齟齬鹿門先生者復修郄於其子誣縉以刺求便地坐當調章丘人憤曰賢令如茅父而人求多焉謂吾曹無三寸舌邪詣闕白冤者數百人當事不爲理竟調令浙川時流民嘯聚剽掠聞縉來曰此仁人也願受廛而爲氓復爲轉穀以賑市糜以哺一時登浙川民於衽席如章丘浙川人爭尸祝之亦視章丘有加政聲籍甚擢南京屯部郎尋改水部以鹿門先生九十壽使聞歸稱觴事竣之官榷荊陰稅舟苛禁剔宿蠹商旅歸之如流水不三月而課足當一年九月復歸省而鹿門先生逝矣前後二十年出入數四卒得奉湯藥含歛人謂孝感服除工部適報最痛鹿門先生褫職非辜具疏白之朝略曰先臣坤任粵西不煩軍興錙銖以鵰剿收大征功蒙恩錄擢忽受黜一事而功罪迥異何以示沮勸倭犯東南爲墟先臣從督臣胡宗憲畫策平之不敢希賞而更得罰比采廷議宗憲業家雪而先臣何辜沒齒不白臣請對所應得勅命復先臣致仕疏七上始下所司以例格僅予閒住也遷郎中視夏鎮河或言沮洳善病人不可往縉叱之曰

人臣事不避難河不治則運道於此何事而可辭爲卒勤其官而水死將屬纊戒其子元儀曰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遂瞑鎮人相向哭失聲章丘淅川聞訃哭祠下如喪考妣緝天性孝友鹿門先生病疽日夕不稅衣冠而侍時婦蔡亦病或請視之緝呵曰吾婦方急吾親親愈自起耳卒不一入視已而翁與婦俱無恙官金陵以樓舡迎鹿門先生間奉游諸名勝賓客既集緝爲鞲臂跽上酒炙先生歡樂之與賓客談詠興盡而反都人士無不嘖嘖稱茅君能養志事嫡母逾於所生伯兄翁積才高而放以酒自豪緝數規之伯不喜緝執禮彌虔季維才高而文弱以詩自豪緝亦數規之季不喜如伯兄而緝誨之彌篤季尋悟曰仲兄愛我季亦事仲如仲之事伯緝又割腴田五百畝差五服親疏而周其急名曰茅氏義田又爲義倉積粟以賑凶荒族有售百金產者三售三反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孤幾沒豪手收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曰武猶嬰杵之於趙孤也鹿門先生以文章爲天下法程緝承家學其文汪洋恣肆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以經世古

今事成敗得失揆度鑒別無毫髮爽爰之以攷迹乃而解所刪訂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薇園詩草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翊

祝翊字珍卿太平人福建按察司副使戒之曾孫也少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爲文務以理勝選隸學宮儕輩咸下之以貲入北雍中順天壬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歎曰丈夫欲自樹奚必擇塗而趨哉遂謁選授孝感令尋丁外艱歸服除補知羅田羅田介萬山間民習獷悍而負險絕爲暴客數翊至則食咄寤晝殫圖宜猷視民力所急民財所詘而煦嫗撙節之勸其良而摘其惡無賴者邑有大猾根株盤固吏數令不能治翊廉其諸不法具獄磔於市里社乃安時屬歲侵而　世廟且南狩所過空杼倒囷則舉弃室廬而逃翊於諸應費並從節縮復訂供帳簿要請於有司不得溢數而濫索約省十之四次夏又飢民之殍於茅篁砂礫者比比相枕籍翊便宜發粟以賑之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復禁閉糶蠲逋稅以長活者殆萬計屬郡盜熛起構衣

白晝剽行聚落、頗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珝決策曰、邑聯英六淮盧之鄙、帶商鄧汝息之疆、地深阻、民雜還、不逞類有所主、故能爲變耳、乃審緝奸孽爲内應者十餘輩、當以常刑、尋餘黨復嘯聚、壘於崇崖之巔、席險負固以稱亂、珝圖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匯懸絶、彼以地勝固矣、然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乃移檄徵諸路兵、犄牙誓師、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憝授首、羣從即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盤結之寇、一旦殲之、無孑遺、當是時、淵藩言善政者、必首推羅田令、他郡邑

間有滯獄疑訟、久不決者、皆願屬羅田令決之、片言所折、兩造允服、臺省交薦、徵入公車、而銓司固泥資格、僅遷同知武昌、珝不以是不滿、隨牒效職、若令於羅田時、擢刑部員外郎、尋丁内艱、服除當補、乃抗疏乞休歸、珝居官嚼然、所至以介潔自標、尤約己務施於親族、多所資給、或有負者、每折券不責其償、與人懇款見情愫、然一軌於正、不爲婞嫺佷頊之習、居家植德者十餘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五、

陝西行太僕卿商汝明廷試

商廷試、字汝明、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明習典章、事至燭照斧斷、老吏謝弗如、遷廣西司員外郎、奉詔慮囚、雲貴所平反者數百人、以内艱歸、服除、補原官、尋進郎中、會虜入關下、　肅皇帝怒本兵不即發兵急援、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廷試當按之、分宜相與郎有連、遣所親屬廷試、廷試曰、兵之緩急在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執政、不敢骫三尺以忤　上、與郎俱死、無益、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遂詘其資、出爲黃州守、黃楚劇郡、疲而善訟、甫下車、即

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所攝、與爲期、期而不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隸下諸縣、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訴者無所闕、訟入立剖、獄無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立授、庫無羨金、吏束手無所爲、郡庭闃如、境内大治、河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近洶洶、謂賊且旦夕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廷試爭之曰、尚詔陸寇耳、當走山東、鼓饑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至、調兵何爲、既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爭阱而鬪、所司輒以叛聞、議者欲發兵以討、廷試又爭

之日鬧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爲守請身諭之廼單騎往衆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廷試與其長偕來見撫臺竟不發一兵而土宇帖然遷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青州青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獄將劫出之哨聚數千人諸黨分部中外尅期而動值廷試初下車戒嚴賊不得逞廷試偵知其狀亟以兵掩捕之賊擁衆走濰濰故多礦徒廷試曰賊若合礦徒瀕險阻即難圖矣遂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其降者千餘人度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勁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

陰礦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千餘人又不能捕廷試曰是可以計取也廼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廼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廷試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廷試在青平兩巨寇奇正迭用功甚偉而耻於自張捷書上兩臺又不敘所指授旣失兩臺意疏下本兵分宜挾宿憾嗾臺使掩其功而以罪論調雲南副使備兵金騰廷試亦不鞅鞅緬酋莽達剌者脅三宣撫以叛廷試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自雲南量移陜西陜西職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幸高卧不事事馬政月隤廷試欲稍稍振之會不得展廼歎曰湖山遲我久矣遂自投劾歸廷試曉暢物情氣定而識遠故隨其所至輒建樹炳炳識者謂廷試可肩弘鉅然天性夷坦旣不能婣婀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挾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家居踰二十年日惟課子弄孫自娛深究

黃老養生之旨其於一切嗜好泊如也晚更號[illegible]翁以見志其學博綜今古卬之輒響答發爲文詞不事組繪而克然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所訂參同契藏於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終

兩浙名賢録卷二十目次
經濟
明四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子徵炤徵焯徵烜附）
湖廣左布政馮汝弼叔吉（子若月若舒附）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櫝
右都御史吳時來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四川按察司副使葉際清應乾（父允揚附）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兵備副使陳佞卿茂禮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顯正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鈴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兩浙名賢録卷之二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黄岡何鏜貞仲方氏閲

經濟

明四（共二十一人）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子倓郁敞焞敞烜附）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發嘉靖己未進士第授當塗縣知縣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關又橫索時太守有心疾將箕斂於閭右以供子木裂眥爭之乃已子木又謂王長史曰王而體　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啓王王曰此賢令也卽日命從官揚帆去明年歲飢賑救有條民不知其無年擢虞衡主事領盔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子木立召工匠嚴諭之曰若曹不覩庚戌事邪虜酋入寇兵甲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弃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果犯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雷司

空匱大農賞之曰此實心任事者使人人如此何患不畢未幾遷都水員外郎是時　上居西苑離宫别館營建甚多子木亦兼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决徐沛進郎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出爲建昌知府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兵爲備多江北人久之議罷奉令者失調護諸卒呼譟不散勢將爲亂子木急馳单車往諭之曰汝輩誠不畏死乎勁兵在近壤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扁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屨之費以行脫介胄反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搏顙曰公賞生我遂羅拜去是日微子木幾殆擢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猺縣令寓郡遥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憙喜事妄議城焉子木曰此示之疑也猺將生心而亟指李良臣輿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猺已警警譁馬循不省浸爲大言無何變起竟殺馬令

上震怒命急剿之而開府郭應聘重發兵檄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士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檄至已正月東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命道中又大雪沒膝乃

粤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子木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遁子木曰此引盜自遏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寄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都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勦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璽其酋督府疏聞　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與廣東夾勦羅旁窮其穴拓地千里以功晉布政使爲忌者所中降湖廣右叅政督

餉消尋晉按察使遷山西右布政尋轉左晉中大飢饉鄉俠繪流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爲賑因命吏爲粥以飼饑人全活者甚衆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鴈門等關軍務撫晉三年功爲九邊最制府疏聞賜金綺者三入爲兵部右侍郎以父喪歸無何而閱視者有言謂南京家食者且八年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　懿文太子四時有祀而　建文君獨無心竊痛之乃疏曰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　祖宗諸盛典無不畢舉獨　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續系明即當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貌無成說生爲金潰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襃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襃表忠魂夫忠於　建文者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祀邪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嘗以　景皇帝爲比議追諡夫諡固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

次間稱號難定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複鑾一坐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留都誕育之區臨濠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即其處或祔於　高皇帝之側不則　懿文太子之側廟祀弗淪儀典斯秩累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　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惟欣交暢於　皇上之善繼述矣奏上下禮部議如所擬寢上不報然時論韙之轉通政使乞身不許晉南京右都御史稱疾不赴歸已酉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子太

狀貌魁梧昂然挺立爲人慷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量

涯涘居官不上虛聲所經畫皆久遠計崇理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於家子四儆炤大名通判儆焞南工部郎中儆炌見官南京兵部尚書儆桓貢生

湖廣左布政馮汝𢌿叔吉（子若呂若舒附）

馮叔吉字汝𢌿其先出南唐二延尚書後徙慈谿代有偉人父樊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岳憲副璋齊名娶錢氏生子三叔吉其長也年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叔吉以子奇之齡河陽之表賈生之文宰百里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彥修文

者武事未必備定五華隱五砍終非吹霜噴露寒暑[illegible]湍者所能辦而會洲之龍旱塘之湖二窟者聲勢相倚跡出輒署里閭口某日切西鄉某某日切東鄉某吏擢手莫敢問叔吉廉賊左右隣與有連者發逮之至論曰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窩罪浮於賊吾姑貸而窩凡賊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有泄者先且族而家於是嚴城甲宿互𢹂者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趍行者一意伺賊入救路頃之一賊魁入城隣以告立擒之其黨未知所出數日復一擒之居數日又復一擒之賊徒震慴匿旁空舍不敢出叔吉乃令鼓人撾鐸羣吏弊旗車徒無作銜枚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孥以歸於是四郊五涂戶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叔吉曰家以垣籬閥閱爲城國以山河城郭爲護金城鐵郭寇不敢賊吾豈以門戶爲戲經營爲擾乎乃雉之甎之錯之不傾之地卽言者交口不便勿顧也後七年而粤寇至民依城以完僉曰馮侯生我未幾召入爲小儀尋丁內艱中蜚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擢徽州丞遷守池州進江西憲副復左遷晉少參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

大江之濱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淮物衆藏奸地竟長薄於是萑苻之間潢池之警在在而是叔吉於濱江設皖城荻港二營置二樓舡舡有帥翼以戈舡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梭舡游徼江上以察軍懸搏諜賊嚴夜行行者執而歸其舡之首於於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鐲鳴若常山蛇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巒飛騰楊么李成之徒亡所厝趾賈人子弘舸巨艦連舳接艫風停雨歇卽野渡如登堂奧江賊旣遁鯨鯢不波而又虞其恣於陸也

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柳遴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參軍爲中權以二萬戶爲犄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百道亡飛走之虞金陵鞏金湯之固江右穢浙諸隣封亦俱桄桄上矣復從江南轄楚右丞尋晉左僉僉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事飭漕艘劑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無何而丁外艱歸遂絕意仕進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惟一意督訓子弟甚嚴二子若呂若舒次第舉應天舉南宮遂有名筆而復以其訓二子者訓從子若愚及婿張[illegible]

德俱以妙齡成進士駸駸登膴仕未艾也說者謂二趙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今復見於慈云叔吉爲人倜儻負大節氣局宏廓而內周詳爲國家肩巨任重不避侊怨法所不可不移如山斷在必行雖賁育不能奪歷仕凡三十年其經濟大略出自天授精神所鼓金石爲飛雖簿書猥瑣靡不精核而籌畫兵務尤其所長孰謂修文者而不必諳武也然負氣巖巖恥屈意權貴而忌者亦用此修郤故終不能取大位掄材者至今惜之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卷藏於家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檟

范檟字子美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啖餅數枚以廉謹稱得時譽嘗事者因欲致之門下檟不肯往以是差滿換廠需二年擢補刑部進員外郎歷郎中出知淮安府時倭騷化塩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檟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檟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匱檟捐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麾墻築堡因塩商積粟爲持久計檟度賊勢未解慮饟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軍門已裁留運糧五萬石檟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舡中減價糶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兵事甫竣而昦落役與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

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飄撤之檟傷廬置敝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侯役呼召甚棘檟略不爲儲偫漕院大憂之召爲語檟諛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檟曰今王舡方出欔舡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餼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

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檟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者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饍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檟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鵞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饍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

供費巨萬計比至檟遣人持鏹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渟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秪千三百比至儀真甫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葢出拏盜謀刼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餼潘氏園寓拏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檟心疑其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鬨相搏縶以來而戒曰愼弗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檟命與謁客西門過街

市搏者前訴即收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鬨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使晨捕賊首已遁其孥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潰散是事微檟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寇亂後漕院以其多備也議合之檟意弗同漕院怒遣

舉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連城圖大亨勞羣吏令人邀楫楫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租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楫竟拂衣歸去之日郡人扶携悲戀婦人女子皆登堞而號或騎馬拏舟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返楫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論事明足蚤知勇足立斷仁足堅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卒年八十一

所著有洗心格言覩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於世

右都御史吳時來

吳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縱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壘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弓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趍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

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塞污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出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恩均而費不冗諸營怗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首長數輩日率之以狗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

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晝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人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淳寧安能登卽登從高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遝卒運之城外以爲木

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賊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隄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邀擊之斬首二千餘溺死者無筭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而

本始所爲繇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分宜父子橫甚能其才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擢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請解韜鈐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者纔如纍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擐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飛虎隊敵全吳保寧幾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竪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生而穎悟絕人幼學即慨然志古聖賢徃徃離訓詁自爲悟解洞窺性理兼心高亮規行

矩步不媕婀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己責嘉靖己酉舉於鄉適母喪廬墓三載丙辰始第進士授行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通等倉時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巡漕使者禁莫敢發鯨方在事軍民投牒故陽不爲理漢意鯨庇己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又請裕邦儲飭漕政四事皆稱旨施行故事錦衣衛卒騎操給餉之時擇請倉廒惟便鯨下令禁軍官軍一體惟官所畀不得自請復議罷海運爲廒餼之至今出按河南

省驛遞冗費、以蘇民力、中使相戒毋入洛境、是時伊庶人與楪者生而兜、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　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湊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鑛盜鳴鏑之雄爲爪牙、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狀、日伺　上春秋高、諷中朝有故郎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詣華亭徐文貞相國請曰、有如輣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佽咸寧王伯安者、相國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

夏南昌之甲、錯賓扰之、鯨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綱、何纍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距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之、相國大喜、鯨馳至河南、以叅政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略、謂鯨曰、洛陽所能縱橫四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鯨曰、諾、隨卿遂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illegible]視鑑歎息、已而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隨卿乃屏左右曰、君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厚隨卿、不疑、相與伏地泣曰、耿公生我、隨卿復謬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若、輸心共計、且以若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隨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謬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吾當貸爾一死、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諷、疏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

乃奏記相國、相國以聞、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上書大司馬言狀、大司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將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人、橫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汚寇起、鯨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駐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駐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召王鑑齎牒數千人、至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康

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鯨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人多強奪民間女護衛多亡命請以沒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肇瑞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鯨勿堅持爲身家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鯨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驛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舡所過橫苦鯨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册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時德安撫塡汝南多盜宜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漸不可制鯨請改德安屬鄖陽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
上怒杖瀕死下錦衣獄且論辟鯨與給事中馮成能昌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媿死奈何坐

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將相感其言瑞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傾化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列校要郡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典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羣役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勳衛上可其奏莫敢爲辨鯨抗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顧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令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湖廣安仁縣典史陞寶慶府推官南京武選司主事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士習文章爲之丕變時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願捐當路囑祀其父鄉賢祠鯨嚴詞郤之楚王昜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萬金賄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莫敢問時鯨視總憲篆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不爲動武昌夜失囚鯨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檄沿江邏司詰朝次第就縛二年四月校士湖南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遊南嶽著祀南嶽文如春陵祭濂溪先生過寗遠著舜陵辨九月至長

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於岳麓。席地旁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復大會諸生於濂溪書院、論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叅議。鯨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勳。既修　世廟實録、核楚事、闡潛德、崇真儒。時宰以爲異己、遂以試貢事修𨚗鯨。了無愠色、亡何而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銜鯨、從旁贊之、假以大計奪其官。鯨林居介特、不問家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衣

粗食糲、日以講學著書爲事。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於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墉不可開議。十七年丁丑、著易學義林書成、歎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賁之繇、冉華之際、三致意焉。蓋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若有前知者。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五。鯨歸田十有三年、會　神宗皇帝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首疏於朝、白前推貴淹抑狀、請破格擢用。嗣是而臺使者歲列薦剡、前後凡十八疏。當事者竟以常格題、詔准先朝直諫廕次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致仕。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未幾、其門人祀之於慈湖、學使者祀之於郡邑、而楚人郭正域爲之論曰、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使顏先生而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君子以爲知言。

吏部尚書張子文翰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內艱服除、補刑部陜西司主事、歷員外郎、出知廬州府。甫下車、即葺宋包肅公祠、爲文以酹、謂孝

肅風義節槩、山斗百世、乃人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瀚治廬一做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一時翕然向風、稱大治。無何以外艱歸、服闋補大名。其治大名也、一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飢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俯得精鋭八百人、馳謁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

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詰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岸然曰何遽也此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張守文武才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被誣劾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遷福建叅政轉山西右轄直指某者欲庇私吏不得捃瀚所蠲重藩司夙弊反以爲罪疏上瀚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

光祖爲吏部郎爭之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宜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蔑也祖與瀚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瀚者寧罷祖然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尋除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瀚敭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防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踩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級五十餘本兵不爲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飢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兵部左出鎮鳳陽督漕運亡何而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充

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瀚蹙賊於揭陽馘其魁已而俘金轉戰海上大破之捷聞詔賜金幣瀚以一本勢張甚由左廣大帥選愞偏裨不用命以致猖獗如是乃恐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授方略會嶺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瀚聞變即遣中軍李豢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同兵即與大猷夾擊一本賊巢拔首餘黨悉平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瀚業奉旨錫秩二級適左廣賊平俾復原官而功無所敘新鄭入

相起撫陝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冊進工部尚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瀚名以聞　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瀚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己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令貪殘者逮遣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　上愈重瀚凡圜丘方澤祀牲犧祭諸大禮悉以屬之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示寵無何而江陵喪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

陵亦自爲牘風瀚使留巳會郎請罷議瀚若不論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邮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巳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謹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彊直至不能自持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瀚北面稽首曰臣髦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不敢負陛下辭歸而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耋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舉仙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

歲戊子去江陵敗巳七年　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給廩糧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癸巳以天年終訃聞賜祭葬謚恭懿　太史焦竑論之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京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授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誘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顏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凛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窺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鏞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與雲雨爲天下澤也可謂知公矣

四川按察副使葉際清應乾（父允揚附）

葉應乾字際清慈谿人父允揚同知灤州應乾年十六隨父之灤以故籍克京校弟子庚子領順天鄉薦越六年而成進士授高安縣知縣考最陞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改駕部郎中聞灤州訃奔喪歸而忌者誣以匿喪竟用京考鐫秩服闋補兩淮運判以薦同知揚州府事時代守爲政會景王之國他郡多以供帳不辦致

有煩言應乾率所屬踐更迎之湖濵廚傳井井具設從事歛戢如無事然而興化有重賦萬餘邑人苦之邑貴人方秉樞柄欲移之他邑以庇桑梓應乾曰興化固瀕澤奈何以隣國爲壑乎固以代庖辭坐是失貴人懽勿恤也擢南昌府知府秩滿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建昌建昌居邛僰間地險惡六衛衛長日惟饕食其下以潤私橐戎政久不修應乾登壇下令比什伍而訓練之懸賞格以勵勇者於是人人超距就節制會士酋安忠死忠妻鳳氏自請襲官而從弟安信謀據之夷俗兄死則

妻其嫂鳳氏守貞不聽召家衆血戰以脫當事者寬信不深誅而信益衡決自恣所戕害商民無數商民訴之信自若月朔猶以戎服見而擁甲士自隨應乾所部經歷黃清智士也應乾使之陰布部兵於外而令材官有力者尾之入應乾臨陛立呼信跪堂下數以諸不法事叱令縛之信懾不敢出氣遂伸脛就絆而甲士在外者見所布部兵按劒立如堵墻不敢動皆奉首竄即檄鳳氏兵擊其餘黨殲巨酋三百人境內始定而滇南鳳繼祖亂起殺僉事張澤熾甚檄至應乾討繼祖娶於會川故與建衡而會川者建昌所屬衛也先遣兵守金沙江以扼繼祖之至已而繼祖果以萬衆渡金沙遂合滇師夾擊之應乾躬擐甲胄冒矢石爲將士先士勇百倍遂破其軍繼祖以隻身跳匿山中不敢出向鳳氏故德應乾而其母爲繼祖所害每欲復仇而未發應乾知之密召鳳氏至授以方略使圖之鳳氏使間間其所親者爲內應而自以兵蹙之遂斬繼祖事平應乾當以首功論讓於滇師而自居其次兩省方以功上而江右直指擠其舊事詆劾之遂落職歸歸而着田間冠日召故父老與論桑麻較晴雨絕口不談往日事而蜀滇兩督府不忘以言者故沒應乾功謂應乾才兼文武堪大用疏凡四五上有詔致仕仍敘擒安信斬鳳繼祖功兩拜白金文綺之賜應乾即以所賜金營葬於玉麟山陽北向稽首曰臣死骨且不朽矣居恒神王無他疾亡何而疾竟不起呼諸子訣曰古言之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吾力茲二者死不媿棺遂瞑年八十有四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刑部主事杲之子幼英敏不凡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語安南事祖曰是必克夫以堂堂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寧煩再計客奇曰是兒雖小已有食牛之氣異日當以經濟顯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凋弊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抑其牘祖乃自具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祖抱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

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者異志不悛乘祖入覲搆崔府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踞後令至柟爲具殽令令不時至柟拒户嫚罵令恚中柟罷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柟爲謝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横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奏命祀邯鄲故由魏郊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内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唆

嗜不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内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祖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視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祿　上寵以要樞引祖祖不應得南京禮部郎秩滿之京分宜嵩稔祖名語人曰陸君雎我符卿可得也祖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祖與

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祖南冢宰王用賓力救之得免遂以母病乞歸尋母喪服闋值嵩罷起禮部郎尋轉儀制司員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祖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祖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王入京自陳故藩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祖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事非語不足聽　上從祖議　皇孫生裕邸祖請告　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　聖母寶鏹中外翕然稱祖

有卓識未幾調吏部司封郎已轉文選祖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如別黑白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逢時由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掛人齒頰祖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崇古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境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官所排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户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祖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甯我耶時祖已陞奉常典屬國吳衡嫉言者論祖恣横内璫役

有從中搆者遂得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皇帝登極言者謂祖不宜久廢起丞南太僕歷遷大理寺卿以外艱歸服除起歷兩京大理召拜工部右侍郎初祖與江陵相公同年友善及江陵在政府祖引誼規諷甚切及奪情祖遺書開諭江陵不納意雖銜甚而未有以傷也俄論改折祖因請輕之江陵變色曰公爲豪地邪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江陵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祖祖復罷江陵卒起南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

逢當路祖獨謂江陵府權耳非弄權也且推轂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爲南工部尚書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祖曰獄法司制也特不動主事劉以煥不受屬爲御史劾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吏部尚書庚寅召入爲刑部尚書明年吏部尚書闕廷推祖　上雅重祖名遂拜吏部尚書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閣者毋入中涓書時中旨用二臣入內閣祖言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絶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以示獎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旨斥逐郎王教等祖爲申救深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祖者祖遂稱疾不出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既歸謝謁客几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而瞑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訃

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諡莊簡祖自少有大志嘗書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於案以自勵平生推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與人交披示肝膈杜絶機械富平孫丕揚向爲御史論祖祖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殷勤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祖壬辰大計祖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惟若無纖芥晚年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曰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祖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

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岩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自通籍以來六任六巳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盖祖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祖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兵備副使陳展卿茂禮

陳茂禮字展卿慈谿人八歲善屬文人稱奇童稍長博綜墳典至太乙神經奇門秘術無不通曉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沮塞當嘗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　天子下其議時當道劳燮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視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磧既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捆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遂覩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未幾而鑄錢滇南之議起大司空難其人復請以茂禮往茂禮曰集父老于庭相與計議長使計估平允多寛假不責旦夕效以與小民爭利小民樂從之於是鼓鑄乃定歲以爲程益大司農金錢以萬計當是時無不才茂禮而以大司空知人善任使也丙辰倭躁東南急甚大司馬憂之以爲非茂禮不克請改授茂禮兵部郎以叅謀軍務往時倭困江陰久知縣錢錞以戰死督臣命茂禮往援茂禮選銳卒三十人駕小舟直進倭奴舞刀跳躍兩岸上我兵欲射之茂禮曰不可此誘兵也即微服入城次日倭駕三十六舟沿城重載出江口掛篷如飛最後三大艦倭酋坐其上見兵匝城

外止百餘人遂棄舟登岸邀戰茂禮連發三矢殺其三柁工又以火箭射其風帆諸倭還舟救火與前舟相縻望許茂禮急檄水兵總張成張祚等邀截江口諸兵躡而圍之茂禮屈指算曰魁在明日午時翌午果斬首二百餘級而我兵無一傷者是時倭據沈庄爲大巢分兵四掠萃於乍浦茂禮聞報即督永順宣慰彭翼南都閫李經戴冲霄等官三十餘員由乍浦入爲右哨札營未久茂禮忽見異氣起營上急令移營數十步倭忽發礮震故營如虀粉大小將吏惟聲震地勇氣百倍茂禮

衆而鼓之、躬率精銳突其中堅、且傳報各哨呼曰陳叅謀已從南道攻破賊巢矣、於是諸哨從之、無不一當、賊亂、遂大克、斬首千餘級、而賊首徐海、殲焉、倭悉蕩平、時丙辰八月二十五日也、以功擢江右清軍兵備副使、姚源故巢賊盤據支黨食事尤烈、全軍覆沒、僅以身免、賊勢益張、而茂禮適下車、巡撫何顧聞之、大喜曰、賊不足平矣、即以兵屬茂禮、茂禮分左右哨、三面進兵、約日同發、而獨空其要路一面無兵、潛令指揮某率精兵三百伏於其道側、戒之曰、某日某時、有衣色衣而奔者、皆賊也、

爲我悉擒之、賊聞三道進兵、而一路獨無、果易服而逃、伏兵起掩之、悉平、撫臣上其功、擬峻擢、而前以膠衆議沮、諸臺諫者、多不平、遂交章詆曰、是年少喜事、務峻節以邀名、可備邊方之用、吳冢宰鵬素知茂禮賢、乃改備兵瓊莞、而出諸臺諫於散地、茂禮屢疏乞身、不許、不得已、冒暑往、八月抵任、以夜夢三老人貌清癯而衣冠古雅、召茂禮與奕、蚤起見寺後三古梅、茂禮悟曰、吾將去矣、遂濡毫作梅花百韻詩、正衣冠而逝、時年三十三、所著有大六壬十二卷、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宋應昌、字思文、仁和人、登嘉靖乙丑進士第、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歷戶刑禮三科給事中、出守濟南、累官山西河南山東江西福建諸藩臬左右使、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陞授經略、以三品考、贈祖父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本東征功、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昌少有大志、自爲諸生時、即以匡濟時艱爲己任、故文經武偉無施不可、其守絳州也、嘗奉檄查關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

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昌即疏陳撫賞不便者三、巡京營邊報、御至江陵、以無虜對、昌輒據諜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知濟南、後累官藩臬、參伍諸軍事、未嘗以外補有怠心、已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海防、復督衛巡司諸舊制、談者目以爲迂、未幾朝鮮告急、廷臣皆相顧咄唶、歎服昌之先識、而經略之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哱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顧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玜、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京殘破、

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昌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大將軍李如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制器又倉卒未備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昌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昌昌曰我奉命討賊如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十二月與李如松踏冰渡江惟敬復謁執欵議如初昌屬縶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垣穴守牡丹峯以犄角昌措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

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煙蔽空吾軍會解蘂仰面內薄而上諸門皆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捲營遁回王京李如松輕其屢敗走探地形猝遇重圍如松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狼狽解圍走當是時王京聚倭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昌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牽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於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

山十三倉糧盡而倭始棄王京去昌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昌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餞江亭高麗人傾城相送至數百里拜泣而別是後也索回王子陪臣官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言者顧以請封撤兵爲昌罪夫其官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昌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昌也昌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朝議撤之則

撤兵亦不在昌也昌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冰暑雨冬觸冰雪食無鹽酪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爲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任事者負國家抑言事者負昌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就延歲月為[illegible]歲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之昌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陛辭　上遣黃門陰瞯昌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金綺以寵行比至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昌感知遇每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築關置候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輳昌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則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婁江王相國錫爵論之曰經略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戒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略則客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語言以譯爲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執仇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敘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觀此而宋公之論定矣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顒正

陳顒正字觀甫廣西參政茂義之子舉嘉靖壬戌進士出知金壇縣縣多權貴人能以其重持令而豪奴白晝攫金侵奪人土地以爲常顒正首治之犯即傳法無少借吏庶其豪嘗訟者劍一二人以徇頑民持牒至者望縣門輒反走久之無訟而縣稱大治比代將發忽流賊入邑亡所藏金民鬨之競以私財抵所亡無後時而權貴人以是滋其不平遂中以白簡量移上蔡上蔡俗務鬭很時鳴鏑聚爲殺越人于貨顒正殲其魁嚴保甲中要東道路以安滿鎮地多沃衍民假繕城墮爲名侵二千餘畝顒正廉得狀奪還官歲輸金爲廟祀牽餼扉最資省縣官費歲以千計遷大理評事先是司封駁者處持法之不威寧骫獄以徇顒正凜凜三尺辟則辟宥則宥所不與法比者駁亡數　神宗皇帝初載江陵秉政務束濕金吾緹騎間引繩批根獲妖人王之奇當以不軌邀陞賞首從八十餘人俱論磔顒正駁歎曰律稱不軌謂謀危社稷爾妄一男子左道惑人法當死彼蚩蚩者何知而與同坐再四駁之小司寇執不已以白政府江陵雅知顒正峭直厲聲曰大理是評駁之司部擬未當頻駁何嫌刑曹始改之奇等三人爲首者坐死餘並

從杖遣有差天下以爲平歷寺副正遷南雄守値歲大澇嚙民田數千百畝虧賦額順正請以渠稅之羨足之遠邇繫頌稱再生時大征羅旁徵募驛騷順正以藜菁路雜愚民越境罔知或失足投虎口抵藉盗糧耳上計督府請改折輸銀募近民遞運給軍迄恃以無患轉雲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安普署在會城沐國之所彈治僕御闌出爲奸利亡誰何順正飭躬率厲一切以法繩之莫敢譁外艱服除補貴州威清道兵備威清入滇孔道百粤西睥茂篁懸棧間酋長多黠猾難治滇臺檄捕叛

酋總禁順正諜知總禁與土舍隆串寨乃召隆寨授方略勑與守備丁繼文知州劉承範夾擊擒之俘於滇督滿當滇粤交粤酋岑氏世雄其地時時剽掠爲行旅患督府議剿之順正曰此夷緣故習可不煩兵而定乃親行部遣檄宣諭國威責以大義岑悟輒縛戎首僞獻兩管分兵防禦官司其事存撫者輒械以徇洲酋與新酋搆借兵安國亨報聞潮洞順正乃密遣瀾陽宗備發貫澈洞夷兵邀殺事迅爾兩院慮撫賞大駭順正即移文國亨曰本官世受國恩何辜貸兵仇殺自扞文罔此

必種落納賄弄兵以戕衆安氏素驍勇爲諸酋冠忽創官兵大懲省檄語開端委罪即對使頓額謝而逮一二長官請命二酋聞之膽落盖順正控制諸夷奉揚　皇靈實身以羔羊素絲之節至鎮斥諸司餽遺安氏奉八百金爲壽挾其使加誚讓卻之迨然明之儁乎故寬之則撥而承恩威之則弭耳伏罪進布政司叅政移守新鎮無何而播酋楊應龍兵起兩臺將投艱順正因婦畏疾遂以齎捧歸御史大夫以避難論調明年大計進官貴州按察使特予致仕歸而囊槖蕭然不能構廳事拮

据九載僅完一堂家食二十年領袖諸簪紱而耻爲買容長吏有秕政則趨駕往面正其過嘗自贊云無宅爲無遊饑服官三十年不知有身居鄉二十載未嘗有邑載籍墳與供吾求青山白雲爲吾侶卒年八十有四楊太史守勤論之曰嘗觀順正之檄岑氏撫安酋與叅政公之定柳慶武緣事先後若合符節然叅政竟爲忌者所掩而順正亦絶口不言功不矜不伐固其家法也至若勇退急流養高洛社閭門著雍睦之風燕居無媟褻之色嚮齒不言人過而抽揚小善惟恐弗及其於表正

閭里洵若仲弓之於元方云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肅覲

陳覲字忠甫世家餘姚開原鄉登嘉靖乙未進士弟授兵部武選司主事陞車駕司員外郎歷郎中尋轉武選司郎中內艱服除補原官練達機宜材識卓詣楊大司馬深倚重之出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衡永郴桂諸郡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覲討之覲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

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劫郴州桂陽覲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數百計招降餘黨悉平廣西賊韋銀豹大鵞樓船泝衡永江大掠諸郡覲又督兵殲之江上將兩廣征古田猺獞軍門檄覲爲備乃覲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虜爲褫魄兩廣稱克奏首功者覲稱首之力居多猺人既平則給土田立營堡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者入賀　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巳陞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而竟以勤勞於事積苦疾作卒於京邸楊大司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即郡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先是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衡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覲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

延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金學曾字子魯錢塘人嘉靖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內管庫鑰出榷荆關俱以水蘗稱其剷姦剔蠹著心畫一者載在令甲至令遵行之晉都水司郎中治河張秋改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楚學稱使者時江陵相公方飭學政議削革勅巳而曾烏鳥情深不能待即策

蹇出都門江陵不喜即請逮劾勅旁官發其職周實舉慮及曾曾不之顧也及家而母疾方革得覩飯含以爲勝三公遠甚何論督學服闋仍楚命將江陵所飭學政以功令奉之矣其法首禁講學次汏生徒皆務一切整抑剪棄之術以爲切磋磨礱道將在是而曾獨不以爲然所頒教劄首令講學曰學不講則師與弟所崇何業弟謝遊士封別館而設皐明倫之堂環橋泮水之次月三四集不厭也凡士抱牘求試擢千新令不得前曾一試再試正收散收競競惟遺珠是慮士或以急于有司

有司俛以新法爲齮齕曾令具副狀於其庠庠師不暏以聞而輕重調劑之其他如賑卹之周銓補之速凡所以休養士氣者無不至而於江陵所申飭則大徑庭矣無何而奪情之事起曾曰是可令楚士見也身爲楚士先爲十揭以上江陵江陵不之省遂欲投劾歸而適有滇南叅知之命未幾楚按朱璉之彈章上矣曾喟然曰吾固待此久矣即日歸築别業西湖之涘日奉封公杖屨爲詩酒遊江陵尋歿臺省交薦補閩臬仍鎸秩爲僉事其所司者則屯鹽也甫下車即首飭鹽法次申屯政

凡修鑒去甚不知更幾而所獨創爲後人奉若蓍蔡則鹺鹽編也二法也閩人至今賴之遷江右兵備副使時江右歎飢民多揭竿稱亂巨室往往以搶勳請其流民入城殍死巷陌者至不勝瘞曾日夜倉猝求所以散雚待援須臾死者乃榜諸衢曰朝廷惜飢民不惜亂民其急歸里甲以候賑濟者爲飢民其搶攘道途終不歸里甲者即亂民亂民行且斬矣乃急趣守若令躬入里甲家喻而户曉之差等其所宜貸而人授一籤隨勅他吏裹粮負錢以從而驗籤給貸籤行若流水而錢米之屬

不歷而遍一時之饑瘡塞亂者亦塞矣呼吸定變兩臺諸大吏俱歛手以爲非塗公莫辦也他逕道或議駢斬亂民八十人者曾爭曰民聚求食詎曰亂乎即以斬八十人聞上　上驚非常必不許無爲也他逕道乃止量移湖廣布政司叅政以外艱歸服闋仍得楚轄湖南之寶慶時旱流殍載道至省即發廪賑之次覈墨吏次誅豪蠹次告糴鄰郡次講義倉積聚而枵腹之民稍稍果然由是而議辰餉議五開銅鼓之屯議班軍歲例議長沙之黔餉議大荆鄢政議屯田議比徵議僉解凡可以

造福地方者無不以身殉之即犯當事之忌騰豪猾之謗不顧也曾至是已三入楚而涖湖南且三載稱久任矣縉紳士民無不信之如蓍龜戴之如父母即一飯無不喃喃頌祝曰此金公之所遺也績最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節鉞鎮撫閩閩固曾舊所撫循知其瘝而倭方蹂朝鮮南北驛騷曾乃蒿目時艱日夜求所爲事之鉅具悚者首簡戎器治艅艎練士補伍蒐備一新策倭所出沒多在彭湖乃建寨置戍以遏其衝倭初至令急擊不使得聚綜蓄力乘風窺犯屢有松下烏坵浯

與銅山及彭湖南澚甘山之捷自是倭不敢輕犯閩又遣間使諭薩摩君長義久等激以復仇圖秀吉義久感動密擊朝鮮中路兵歸東西諸路倭懼内變遂解而去以曾謀秘世故不盡知曾亦不自言也是月上偵報平酋天亡疏當是時經略之師已老須封之使方逃廷議且將有息兵棄朝鮮之說而閩偵適至有旨令馬上差人傳示經略使之一意用兵東方之局所由以獲勝筭者曾之以也既不得與當時宜力諸臣同受賞格而顧以小事失直指意竟有冒餉請罷之疏明年代者爲張

御史應揚復疏申理始奉　旨准銷而曾之深謀巨伐竟無有白之者請代疏凡五上始得歸閩太常丁啟濬之言曰金山之役島夷耽耽吾民以綏三韓之師境内恇擾先生贏糧坐甲事事有備倭得無南最後倭題歸則酋長毳斃之報閩實以精諜先之閩功最奇而録者後之心最苦而忌者抑之由先生一意公家不能俯事言路遂見擯拚嗟乎安有大臣爲國家紓大難而筋髮[illegible]米自同有司者先生既不自明閩人舌短復不能爲先生力明於朝以歸君東之家閩負先生甚矣悲夫錢太常文而曾之功有不可湮没者矣一入里門即以觧身名教子弟厚風俗明正學爲事于牘不入公府而事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纏纏言之時與諸宰官與蓮池大師結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鱗所到飛走游泳之物無不爲之迴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卒年七十有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顧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謁選學正通州改贛榆令贛榆瀕海地磽鹵其民皆窳

康游蕩鈐太息曰惰甚矣抑何刺以起之乃悉意撫摩爲斥滯瘠易耕牛種粒辨秔稉所以異募南人之良農耕者導之力穡旦晚巡行壠畝間隨所至坐樹下而聽斷焉如是五年元氣乃還百姓嬉嬉以爲樂土考最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粵西粵西八寨故挾六十三山爲梗幸三歲一剿十年則粵東西合剿謂之大征鈐乃謂其開府曰八寨固禍首八寨靖則諸魁胡敢索死草間且無弗畏死者既窮矣乃虔劉吾赤子以克俘馘若而臣固漏誅人耳吾何忍爲於是披腹示土司無不

向我願爲我奔奏者已兩八寨果肆螫因命爲鄉導義兵隨而殲之不兩月八寨平卒罷大征凡省軍輿萬計活民命亦萬計顧無奈諸瀕誅者恚何也尋以艱罷服闋補江西道奉勅换廵已出都門矣中讒者言移贛州守贛固多豨嚾窟出殺掠人爲岑岡諸巢叛敗南雄兵劫龍南定南二縣郡中震恐是時中丞某逗撓不入境守巡俱闒鈐毅然决計會勦乃大發官兵當賊衝而鈐用土兵擣其虛遂擒渠盜王清等李沛迫乃降中丞某聞已得賊而先所遣師守兵者欲張其功又係帶老剿及近境居民五百餘人以媚中丞某鈐曰是何辜盡釋遣之止錄前所獲三十餘人以正法中丞某恚甚而都使者又欲殺李沛鈐曰沛降在敗後安可殺竟梟沛首於市中丞某積不能平遂肆其媢嫉妄作蜚語而鈐無堪齮齕遂弃官歸鈐在郡不計私在事不虞詐前或挈我後或狥我悉不顧惟知如是爲盡乃心恪乃職卽秦以周旋已爾顧直道難容弃勞臣若敝屣每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鈐孝友之性老而彌篤平生急義若渴其應人若響無問戚屬及所嘗知識罄槖周之不以貧爲

解湖山詩酒間亦浮沉俗間然絶不受溷於俗評者謂古人腎腸先正儀矩云卒年七十有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　汝璧

鄭汝璧字　縉雲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初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內諸錦衣緹騎主緝不法者徤役貪功以鷹擊毛鷙相師獄辭多誣璧一一反之凡令衛校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時江陵公初秉軸鋭於求才聞璧治狀以爲絶倫欲調璧銓部銓部忌璧能以璧來或出巳上得儀司缺急調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未幾竟調驗封丁丑大計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佹公議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巳而榜出皆黜去聞者皆服未幾轉文選最任日郎題推典史故給事中趙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涉大奇而璧不顧也其作用大都如此時時語人曰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慎弗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而私無所容矣當是時江陵有私人在留都急欲內轉資亦適及而璧

力持之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援善以此正我意是以璧在選司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論無何而奪情議起大防始決裂矣璧乃力裁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璧次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自此則藉藉議璧短矣相君雖內弗能堪然自謂已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摧之名反歸璧故但停璧俸循委以選事踰年仍陟璧太常寺少卿然不數日即論外艱以濱不得復留也出爲福建右叅

議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嗛璧璧自列卿出又嘗典選乃遠竄海外怏怏不得意遂抗疏歸久之起井陘兵備副使尋改赤城叅政赤城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璧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至則以軍容肅下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較射講武以爲樂部下卒伍則日令拔石超距校其勇怯而進退之每出號令旗幟一新虜聞之匿影以避曰今叅政非昔叅政比也當是時虜酋雖稱臣久雖邊塞見以爲少事然虜性難馴時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

虜多委而忍之璧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璧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況醜虜耶虜慴服去晉河南左叅政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河南山東皆大飢璧加意撫卹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錢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飢民咸飽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時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幾二年已入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即至耳璧乃募標兵調浙兵以束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

驚會中南臺誣劾改南京聽用而適以外艱歸服闋起南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故所宦地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爲天下雄諸材官多舊所識拔而心膂任之者故指使如意虜四妙兒忽叨愛等寇孤山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大帥杜松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蛟戰却之皆璧發蹤指示功也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甫履任而疾作遂疏乞骸骨三請始得允准回籍調理行至山東荊門驛卒於舟中得年六十有

二訃聞、鄖賻俱如制、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百戶、世其官、壁博學多藝能、而於吏事尤長、見吏跡、輒取亦不硜硜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其機合、則斬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然、待人無纖微瑕、而能曲體悉温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畏竟無怨者、內行修謹、門內怡怡、族黨俱食其德、所著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并庚由堂集、凡若干卷、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提學僉事昕之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隆慶庚午領鄉薦、　神宗皇帝御宇之二年、登進士第、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掾吏重足立不敢上下其手、錦衣帥獲盜七人、皆坐死、鐸察其冤、咸比輕律、帥者、江陵相公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廠衛、前決法司弟傅律例、毋輕異同、鐸曰、如然則一廠衛足矣、焉用法司而法司又焉用余、遂請急歸里、後二年、起補兵部主事、晉職方員外郎、出守福州、時鎮兵脫巾而呼、庚癸証門勢且不測、鐸諭之立定、至是用親暱掾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大猾湛自正等一十六人、皆不動聲色、而操縱如神、人以是知鐸有文武材、擢湖廣按察副使、備兵夔江、時倭寇海上、勢將入吳、鐸乃簡武力飭樓櫓、時糗糧、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於是鐸復以山東參政監軍事、駐淮揚、孜孜繕備、一如在夔江時、倭聞有備、不敢犯、改山西參政、備兵易水、易水責備虜、視備倭雖較遠、而民脂剝於権使、軍興輒乏、鐸所以調停計處者、其拮据倍苦、未幾晉按察使、治兵易水如故、無何而

播酋楊應龍反於蜀、滇楚騷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鐸於是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當是時、督府李化龍及各省鎮諸路、部署久定、而鐸府獨以創設兵餉落落、所以拮据者、其難百倍、易水、某日師次黃沙囤、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椒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囤、奪桔竹關、進克青蛇囤、又克趙生囤、遂入三渡關、乘勝直抵海龍囤、海龍於諸險中爲最、賊負嵎以拒我、是時暑雨甚、蒸菁中多瘴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鐸乃

攺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東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桴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囤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　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母太宜人與子世卿之訃相繼至鋌五內崩裂哭不成聲洒泣上訴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苗八洞諸蠻爲梗日久命鋌姑留移勝兵擊之薦人自代不許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衞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定以文告解散凶黨渠魁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

妄殺開招撫明賞格戒驕慢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脅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會陳大將軍璘以勁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岩頼洞滑巻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八克皮林遂平捷聞詔班師鋌始得脫身歸苫次歸二年而瘧發於脇遂不起年僅五十有六死後一年　天子敘兩征功特旨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廕一子世襲錦衣衞指揮僉事鋌生平慷慨以名節自喜然坦易率行不務爲溪刻居常籌邊事戟髯攘臂朝士疑信半之及其用兵如斛

叢不踰年而平兩大寇稱不世功抑何神也且內行淳謹敦舊睦族與人語熱熱然無論識不識皆稱之曰江佛子又何修而得此聲於閭里間哉夫危言矜節易舉耳試徵功於邊徵行於鄉支左詘右而盡露其覆藏者無算也若鋌者可謂才德俱兼聲實相副者矣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任福寧兩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權相處斧會復上書論封事出守蒼梧兩擒峒猺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百萬闢

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訌當宁推才望拔之滇躬冒矢石入不毛之地下龍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閩臬首發關白奸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款關焉以功開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桑射教化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不可數計朝夕經營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殁於官天子郵祭贈官俱加制萬垓生平爲善必慊獨知施德不蘄人載衆所附者垓獨避之衆所畏者垓獨當之自起家進士至開府三十年里中未嘗知有陸中丞也至

其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事功學術一時並著云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其母夢蔡忠惠襄而生岐嶷多奇節勳輙以賢聖自期少爲名諸生試輙高等年四十始成進士出宰惠安察民疾苦次第施行或著爲令以垂後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民毅然修復之既克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蔡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百年

後爲颶濤所毀修我者其維新焉適與民字合而民之祠諡又適與蔡合先後一揆其生也有自來云歲苦旱民齋戒步禱甘霖隨澍凡至異皆曰惠特直指行部所在持枯苗告歎入境則擁輿前車迫出境則枯苗如前直指椎徵其故旁邑百姓具歸民平日庶且仁及虐時狀直指大異之繇積巢清畫第一移劇樂平其治狀視惠安益精核凡事無端精欲無左證者無不迎刃而解民令兩縣凡莅事有對越錄所舉行悉於月朔望焚香質之上帝時時親歷村落爲百姓詳覆記　高皇帝

六諭曷以孝弟力田進三老詢利獘凡有益於民者推身持之不少厭時稱爲三不要謂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也課績亦如惠安稱第一以廉能卓異拜山西道御史時建儲未有萌芽民首疏請定國本奉命視陝西茶政條塞上八事適虜闌入內地關中震動民授籌主者勒兵乘障虜驚遁去皆檢飭令所司虛倉廥發賑然後奏聞全活甚衆巡按山東時旱魃爲災下車即慮重囚出寃繫百餘悉倉穀行賑亦先發後聞所歷必躬禱雨隨車下蝗起籲天以身代稼蝗盡隨太風入海推轂屬

吏已事竣必戒毋以牘書相聞曰奈何假國家驛吏爲爲臣子市恩地耶爲忌者所中改行人俄遷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會三王並建之議起乃移書責政府尋露章劾之疏陳早建　皇儲爲天下本開胸待斧鉞寢其議改儀郎瀋藩請王尊子　上許之民以執掌持祖制不可　王札傳示者再民竊念　上得無以瀋爲地乎爭愈力　上曰第與虛名令得藉以婚娶民遂危言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且　陛下觀瀋藩與　元子孰親瀋藩不即封慮妨婚娶　元子不即立不妨預教乎何欲

急厚薄之相反也、　上見之、震怒、已批二字矣、復擲筆於地、繞柱走、有伺者、馳報執政、執政以下皆駭懼、有詢民役事者、民談笑賦詩、有五鳳樓前堪洒血、莫收吾骨葬江邊之句、　上還悟、遂罷前旨、自是　上知民忠、思漸得要領、潛爲旋轉、事頗秘、孫冢宰丕揚、薦知其緒、嘗有以大用之矣、民日夜以未定國本爲憂、至廢寢食、後遇民而拜曰、公真社稷臣也、尋改光祿丞、時河南大飢、炊骨相食、廷推往賑、非鍾寺丞不可、　上命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假便宜行事、請帑藏金三十三萬兩、事例銀

七萬兩、留漕粮十萬石、從道入境、集羣策、晝夜籌畫、糾縣令廢閤　明旨者一人、遣戍、諸司望風動事、其法多開粥廠、廣備糗粮、即里中擇素封賢良者主之、就便安插以活垂亡者、民時撤騎從、單騎遍歷州縣、過村墟、慰問煢獨、所至即食救飢粥、不費供億半錢、其不能就食則散銀給米周之、病者擇醫施藥、流移不能歸、則計道里費還之、　上所興發不能贍、乃多方疏請加額、倘未足、則倡義以勸富室、富室皆響應、莫不家爲給人爲施、初有司禁糶、米價騰踊、民急弛其禁、蓄米四出、價頓減、

時有大盜聚南汝間、禍幾不解、民親入其寨、招厥渠魁、使護米商自效、盜平、粟美、所全活益不可數計、乃斂鄭俠流民圖、作救荒圖說、藉手以報命、　天子得言、褒嘉、勑吏部優敘、遂轉太常寺少卿、出撫河南、時中使衛命開採、爲奸利、上疏力爭不報、而諸礦盜遂乘釁羣起、行亂宛鄭間、又河賊擁衆阻巨津爲險、肆㧞掠、官兵弗能制、民親督將吏設方略、擒斬亂首、餘皆解散、境內以平、因念中原爲心腹地、桑土綢繆、正在今日、於是選材官比騎射、日討軍實而訓誓之、又身爲樹循、不六月而

周歷八郡、所至延見吏民、詢所宜振革、汲汲施措、不啻以身狥之者、比還鎮而疾作、猶力疾坐堂皇、簡閱什物、衛其騶發而課殿最、其胸中固思一得當而樹百年無事之伐也、尋病增劇、遂疏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會三殿災、即病陳修省、并條寫關採情狀、繪爲圖說而疾遂革、前一日、姚御史思仁往視疾、惓惓道吏治將材、無一語及私、中州聞民卒、無問男婦老小、皆哭失聲、廢業罷市、如喪所天、相與控於姚御史、爲疏於朝、予祭褒卹、越三年、宗室縉紳、以至士民、復控巡撫曾如春、巡按崔邦

諒、請祠享贈蔭、兩臺上其狀下所司議、禮臣以恩蔭發咨吏部、題覆祠贈、　上特賜祠忠惠出自　宸斷不由撰擬贈右副都御史、春秋遣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永爲定制、蓋異數也、民聞道甚早、一以典起斯文爲已任、正色立朝、不顧利害、尤崇理學、重節義、汲汲表揚、以風來世、其爲政以育人材、興學校爲首務、嘗爲當局立衡、嘗任事、從履按之不爽、錙銖而獨不喜世之立門戶、分異同者、故交徧賢豪、而中立無所倚、性坦夷、任自然、平生不見疾言遽色、至於辭受取予、一介不苟、作縣令時、日

啖黃虀、衣布衣、按秦齊、每過驛遞、所供止服兩豆、追擾節鉞、猶疏食布衣不改也、夫其自學而仕也、處則爲醇儒、爲師表、出則爲循良令、爲名御史、爲國家重臣、乎能護定　元良以至調時政、軫民隱、所至功見、言信、券如反掌、此則生平誠正之學、有以通徹天人、故能爾耳、豈徧練達經濟而已、今　上贈辭褒之曰、白簡批鱗、樹風標於柱史、青宮補衮、定國本於儀曹、又曰、匡時正學、濟世真才、蓋知臣莫如君云、所著有讀易鈔、日省錄、體仁圖說、勵學編、私淑編、敷言大吉、經濟錄鈔、應變錄、孫子批評、親民類編、求生錄、中州政書、各十餘萬言、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沈九疇、字箕仲、鄞人、丁丑進士、釋褐刑部雲南司主事、奉命審決江南、多所平反、遷山西司員外郎、歷郎中、時有武人爲某公營爲大司馬者、詭得之、而是公實弗知也、是公人望宜自得、而武人爲居間者所賺、墮雲霧中、司馬不見德、武人又無以見功、其先所行錢、乃貸之中貴者、中貴索之急、武人乃自剄、訟於司寇、以屬九疇、九疇曰、此事何可竟也、乃呼兩家喻之曰、必訟乎、失者逾

失、死者徒死、司馬故無傷也、盍一旦闔焉靡之、若兩家相顧泣而散、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條其章程下十三郡、而以次校之、先爲約、學使者按部、即臺使者移不得入、入皆安直指以故人子、置書務中、九疇爲弗聞也者、而榜出、然後入之、謝曰、某不敏、無務故其區區、即幸而列、某亦不敢居功、故江右士大夫信九疇真不私一人者、終其任無敢干、先是、迎父就邸中養、父遷四川右參政、乃奉父還里、而上書陳情曰、臣有父春秋九十有二、耄矣、無人調理、臣又不忍心絕、孫願終養、

上側然俾以左參政仍領江西於是復奉父往與二三
耆遊論文道故時時問民以利獘而興除之歲餘以父
喪歸服闋除山東左參政分轄青登萊三郡萊故濱海
時并衣入朝鮮戒嚴一夕道路負携走莫可禁歲且飢
民桄藉死無算九疇白狀於臺使者撤南歸兵若干城
守而南兵新從朝鮮來驕甚乃陰識民若之廣狹署其
門曰某某寓某約法豫禁之犯無赦於是衆各就逆旅
無敢譁又時時討而訓之民以無恐而平度州民聚爲
盜以聞報至九疇嘿然曰是殆蝸礧子不屑一鏃者耶

即爲檄諭之單騎馳而往往則衆大驚以爲公何自從
天而降復相傳語曰公至我輩生矣於是得首亂者械
之歸而縣官復繫二百餘人九疇下令曰民以飢故脅
於衆奈何窮治之其縱之就業衆乃帖然更條食飢法
咨上臺使者請便宜行之是時　上念齊魯災賑以內
帑銀錢然未至也九疇曰必待此者是索民於枯魚之
肆矣虛　聖恩滋吏罪請貸所在廩內輸錢亟散之民
以是甦未幾以入　賀行老穉男婦皆夾轂焚香遮道
號呼不絕懼終不來也而九疇亦遂遷四川按察使以

去改陝西右布政使尋遷左先是者以壘去九疇益勵
冰蘖一意撫循慨然曰吾安敢使家有長物忝予孫非
禮哉中使以権至先遣詣兩臺使者曰藩臬大夫郡邑
長吏皆來迎　勑九疇揚言曰是勑中使非勑所守土
者也無往迎故事且　勑在我輩不以多乎而諱與通
乎中使聞之氣巳索矣比入境不爲禮一日移書來自
稱予九疇叱其使曰若中貴耳烏乎稱予也惟　天子
稱予一人　高皇帝起吳時稱予若烏乎予中使聞之
大駭謝罪唯唯又一日移書稱詞視藩臬九疇第以籍

視之中使之始來也詣　上稱江右歲可十四萬金既
至而靡所措其手甚恐就九疇問計九疇曰君自奉
勑吾何知居數月計所入不能什一愈恐數走謁九疇
以冀指導九疇曰若果如吾言耶頓首謝曰幸甚九疇
曰若來甚謬豫章地瘠而民甚貧必取盈毋論釀禍即
鬼神不能辨必不得已歲可五萬耳中使踉蹌下泣曰
吾何以保吾首領乎九疇曰吾慷慨畏言畢矣若自許
可吾即貸若數千金助若進不可吾更無計中使溫而
自念迄無後之請臺使者請益九疇曰吾業已拆之矣

無已則益之萬取原數之半不可復益也於是致所請而令其與兩臺便者共疏祈減額甚哀竟得　旨中使驚且喜以謝緬諸歲入而民始少甦庚子入覲　陛見得寒疾卒年六十有八九疇性樂易寛大居常不與人爭功名之際尤爲澹然所經歷好視其形勢考其沿革或洛詢所及歷歷指掌而卒未嘗以是爲矜詡爲人解紛片言中窾治官雖甚紛錯立辨而下無所行其奸事父母至孝待昆弟子姓嚴而有禮貧乏者分俸眷之與人不亢亦不屈手不釋卷博學工古文尤長於詩所著有幽棲居集雜詩文共若干卷藏於家

山西參議項廷堅德楨

項德楨字廷堅故大司馬襄毅忠之耳孫參藩篤善之子才情奇宕不能俛首鄉序去遊成均輒冠賢書以進士初主屯田政晉易州山廠奏績晉屯田郎時少陽未定

主上持祖訓立嫡三王並封議禎舉祖訓全條力爲疏解見立嫡之訓謂三子無嫡必出自親王嫡子方被入臨　皇上三子在膝不應引無子之訓爲辨疏[illegible]留中不報而並封旋寢羽翼定儀夾日回天張留侯[illegible]

梁公不是過未幾移職方尋以山東僉憲備兵于臨以馬箠擊地曰薊所難事無虜昂若者俄而昂首七驚窺石門禎謹伺之生縛小郎兒歸昂酋戀小郎兒特甚旦暮叩關泣請遣子來質大及夷人共只等乞贖刀貢實以還小郎兒朝議以一昂部何足係中國重輕禎乃製背以爭謂來賽拾喇昂妻昆弟而卜彥赶兎分據東西擁強各萬昂酋所向便足爲重何謂可輕[illegible]開原宰賽既已許款青把都死復與金繒昂獨何心而可空言相繫贍前盼後星夜熟籌示以約束例與之物刓其半

稟許之數拒其全給遺之見額分于三年該七撿之三以示威稜縱小郎兒還以寛青斧蓋不待控弦鳴鏑弄虜股掌上諸夷傴僂長暴解辮歃血不敢向薊邊發一矢也計所省五貢雜賞萬三千有奇而薊邊終歲行權亦復稱是大司馬忌其功中扼之遂有蜀藩之命先是薊方候代海防營兵三千譁歸叛者九起禎密謀馴叛厥角爲崩給貲遣還南軍過里望門搶地感謝非公救至今日禎既得代丈法吏毛舉稽程落職三級踰年[illegible]以撫昂平叛功量復官官密雲如薊密所轄古北石塘

故皆虜衛自撫昂後雖稍稍休息上下相蒙每許傳烽警以邀首功禎抜實律之終禎建節靡敢訛言者時東封事竟征倭諸軍入關禎上言樞府得從六議律遣還將卒歡舞懸聲而散又條筭商之例代唬船之粟發通倉之藏以給三韓之餉以起尫羸之黎兵民戴之如戴慈母尋移潞藩失中丞旨而藩邸宵人武弁奸細墨吏復譎詭萋菲下石交傾直道牴牾恚忿中疾乞骸歸禎入仕二十餘年履歷疆圉障塞居其強半所爲籌畫虜情燎如指掌折衝樽俎不戰而屈方畧恢恢目牛游刃經濟

至於練兵實給糧餉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舉攘懲膺靡不畢備迨歸田三載循手輯北虜三封朔實諸書蓋胸中數萬甲兵借此以少舒發耳禎意氣襟期度蓋一世局大才宏心虛氣壯特以疾惡太嚴嗜善太亟熱腸取憎不究其用論者惜之所著有續名臣錄于肅愍拒和許貢記襄毅年譜楊襄毅年譜南舩紀事漁陽樵陽公牘副在方虞編易州新志火攻記諸書藏于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一目次

讜直

漢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三國吳

尚書僕射[illegible]光公晃（子肅附）　散騎常侍虞世洪汜（子喜附）

左丞相陸敬風凱（子禕附）　中書令賀興伯邵

晉

左衛領營將軍[illegible][illegible]宗　吳興太守孔彭祖嚴（三子附）

劉宋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唐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子昶附）　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工部尚書姚班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右補闕陳慶復京　諫議大夫孔至之敏行

[illegible]受卿香

五代

丞相林鼎　判明州錢延世億

宋一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學附）
參知政事唐子方介　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江西提舉劉誼（子燾附）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曾孫岑附）
知鄧州謝希深絳　金部員外郎蔣彥昭浚明
顯謨閣待制孫叔靜鼛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江夏郡王成德公彥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吳興吳念祖用修氏閱

讜直

漢凡一人

尚書僕射鍾離子阿意

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少爲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霸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霸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母死廣哭泣不食意傷之乃聽廣歸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貲物簿入大司農

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當車陳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疏請帝策報罷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近臣數被詆毀至見提曳朝廷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意獨敢諫諍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知其至誠然亦以此故不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先卒於官

三國吳（共七）

尚書僕射屈光公晃（子緒附）

屈晃字光公天台人仕吳爲尚書僕射先是王夫人有寵於權立其子和爲太子已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漸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於是晃與驃騎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晃等無事怱怱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權大怒族誅正象晃因諫不止權不聽晃遂突入見權流涕泣諫曰

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怒牽下殿杖一百斥還田里後孫晧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校尉後緒官亦至尚書僕射

散騎中常侍虞世洪汜（子聳附）

虞汜字世洪翻之第四子生於南海年十六翻卒扶喪歸葬復居故里以父任入官歷選曹郎時孫綝廢幼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

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周霍光復見於今日今迎瑯琊王未到而欲入宫將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繇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嚴扶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封餘姚侯尋卒

選曹尚書陸子璋瑁（子喜附）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爲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攜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讁瑁與書規之欲其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

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不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托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御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輙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

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後皆任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缺、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其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赤烏二年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晧時爲選曹尚書、

左丞相陸敬風凱　子禕附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旅、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討平山賊陳毖於零陵、拜偏將軍、封都鄉侯、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遷左丞相、晧性惡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時晧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億、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切諫、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切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弃、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

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戚已豐於帑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悒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

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樸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雕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醲醇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

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也明已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忝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

界之闕不違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倖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可委以國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年七十有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中書令賀典伯邵

賀邵字典伯山陰人齊之孫景之子也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諂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

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遂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

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疲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禳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

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

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賑恤窮乏凡諸不急盪禁約法明海内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内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上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佑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

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失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毁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復原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晉（共五人）

左衛領營將軍許榮

許榮會稽人仕至左衛領營將軍時朝政既紊武帝不親萬機但與會稽王道子酣歌親暱僧尼榮上疏極諫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延獎德業疏奏帝雖不省然自是漸不平於道子當時稱其骨鯁

吳興太守孔彭祖嚴（子道民靜民福民附）

孔嚴字彭祖山陰人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illegible]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顧處任者

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廣圖屈申之道平物相和之議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覩頃月降附之徒皆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令雜處人間徒疑視聽耳治深納之

及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衆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唐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宜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劉宋（凡一人）

廣陵太守沈思明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新安太守宣之子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江夏王義恭東閤祭酒父卒官新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頒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元凶弒立召爲中書侍郎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加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還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

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揚州既移會稽忿浙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惟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子尚等諸王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

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既被免買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竟賜死

唐共六人

秘書監虞伯施世南（子昶附）

虞世南字伯施翻之裔孫也荔之子出後叔寄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自以爲勝己由是有名陳大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府寄陷於陳實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安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

辭章清勁過世南而博贍不及也俱名重當時議者方晉之二陸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弒帝欲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得自是衰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得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如此後數直諫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十一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坊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缺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

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復何示邪勅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如平生翌日下制厚恤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尚書右僕射褚登善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之子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草隸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

所出無舛目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游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爲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進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必記之矣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

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爲動容即柬賢者爲諸王保傅且詔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勉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帝嘉納太

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月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太子賓客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曰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

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耳猶能攘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縱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乎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决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

遂良曰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脅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悠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與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

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臣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甫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大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附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

戶部尚書姚珽

姚珽武康人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篤學有大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珽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

因爲詐僞有黠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矦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矦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矦委劍珮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薄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奸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吕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奸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師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親碩儒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珽諫書中宗嘉歎時官臣皆得罪獨珽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遷戶部尚書歷定州刺史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註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己說珽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尚書右僕射姚南仲

姚南仲吳興武康人父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於隴上積功至右領衛將軍南仲舉制科授太子校書累遷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顧可興寢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也今起陵月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坐善宰相常袞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帝惑之復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

曹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於廁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邪曰不撓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按唐書以南仲爲華州下邽人故一統志不收及考權德輿所作茶碑載世系極詳蓋自漢青州刺史悏生北絳郡公偕坦偕坦生二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蜀王友傳六葉生絳州曲沃縣令績績生宋州宋城縣令玄玄生發發生南仲則南仲最之裔孫也其派自吳興遠矣第不知何世徙於下邽耳唐書失其所出而一統志復不詳考遂使姚墟之賢表於華嶽倘後人而思首丘將何歸焉今以墓碑爲正還之武康俾遡河者知越積石而登崑崙庶幾得其源云

左補闕陳慶復京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時方多艱不宜壅格萬機京曰丞相之言非是夫褒大節恤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乃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手復興帝不聽京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

引郤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初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艱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罷爲秘書少監卒無子以從子褒嗣褒孫佾宜弟著作佐郎不拜

諫議大夫孔至之敏行

孔敏行字至之工部尚書述睿之子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

入拜右拾遺四遷歷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府無敢言者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風力然朝野畏憚敏行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而雅操不逮其父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夏曼卿香

夏香字曼卿蕭山人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問香以旱故答曰昔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周成王悔過而僵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以濟民命今始罹凶災縣界獨甚未聞朔

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惟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長曰是誠在我即罷會身捐俸祿以賑民飢衆服其格言後歷任邑長聲譽四聞

五代（共二人）

丞相林鼎

林鼎慈谿人夜讀書務達曙善屬文工書得歐陽率更眞永興筆法所聚圖書悉出手錄仕吳越自鎮海軍節度判官累遷至丞相性忠讜政事有不逮者必反覆極言之必聽而後已雖屢觸忌諱不恤也卒諡貞獻所著

詩文雜稿百餘卷藏於家

判明州錢延世億

錢億字延世元瓘之子俶之弟也歷仕佐俶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億諫有八害其言鑿鑿可行判明州有善政凡科率舊制悉除之疏諫俶指民丁以益軍旅常應和俶作民勞逸由君奢儉詩因陳諷刺性峻拔善屬文建隆初奏授奉國節度卒年二十九諡忠憲

宋一（共十六人）

起居舍人錢子高彥遠

錢彦遠字子高翰林學士易之子以文蔭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覇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戒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

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旦契丹負恩乘利入寇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猺刼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於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彦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彦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諸路奏大水彦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時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務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遂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彦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於官

兵部尚書石國佐公弼（弟公揆從子晝問附）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稼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

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卒如公弼議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澠水丞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諍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

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磨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勅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近臣執政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弊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技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月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弗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

奏還御史蕪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四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倍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官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

京管事歸之戶部詳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途爲清蔡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蹶民根本因之飢饉浙西挽用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用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以樞密直學士出知揚州事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桀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越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

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謫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赦歸卒年五十五弟公授字道佐幼有至性親歿廬墓三年人稱其孝舉進士歷殿中侍御史高宗朝極論樞密使秦檜之姦章十餘上檜再相下公授於建昌獄久不得釋以罪廢錮而歿子書問字叔訪當公授下獄時書問年十四奏其母屏居苦學及檜死乃抱諫草叩閽詔復公授官併官書問歷知鄞縣治爲浙東諸邑最召拜司封郎書問居官盡心職業其論兩淮榷場互市營田官

莊之奨若切於時居家歳以三百斛給宗族之貧者著行尤著云

參知政事唐子方介

唐介字子方餘杭人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改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弗與械毀吾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入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呉奎等力爭之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

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造間金奇錦緣閹寺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爭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譴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彦博在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貶春州别駕王舉政以爲太重改置英州而罷

彦博相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未幾召爲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遂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呉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彦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機以幸天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荊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改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

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以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

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

石少所建明辭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簡肅

翰林侍讀學士葉道卿清臣

葉清臣字道卿烏程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歷遷塩鐵判官上言九事多闗切時務識者韙之遷太常丞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言消復之術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

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召還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尋以右正言知制誥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畜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内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獗腹内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逮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郭

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藂冗者、一切删去、内東門御厨、皆内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爲吕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言者以清臣知兵、宜守邊、而宰相陳執中素不悦清臣、即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進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缺失、其言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弊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澆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趣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兢趨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以据拾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言人主纖芥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適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庠爲御史、劾陛下宮中畜犬設𦉆、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恃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會河決商胡、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時清臣以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踰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具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和、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江西提舉劉誼（子燾附）

劉誼長興人舉進士歷官江西提舉時王安石秉政變行新法天下騷動誼上疏力言不便坐廢黜隱於茅山以終子燾元祐間進士文章典麗尤工書法黃廷堅嘗稱之謂羊欣復生被命修閣帖十卷有遺文五十卷號見南山集

吏部郎中劉孝叔述（曾孫岑附）

劉述字孝叔歸安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

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沓當自後宫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参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王安石参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巳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囑託自立黨援不附巳者得以中傷媒孽誣陷其獘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参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巳入朝臺官令不關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勅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巳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劾安石以爲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掭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

爲巳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先朝所立法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很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時琦尤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恐失天下之心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俱加謫譴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罷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僖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曾孫岑倜儻有高義官至戶部侍郎

知鄧州謝希深絳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太子賓客濤之子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知誅殺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歸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游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大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

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退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其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跡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閤議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

天惠洽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與修眞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以父濤官西京年老請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宜勿治嵩山宮絳雖在外循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坌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欲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辦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或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淸躡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言宜裁節歲用禁斥奢靡又請罷内降詔令皆出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内銓覈舊官圭田之實以多寡爲差差知鄧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醖藉平居宴然論事果敢節操凜如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結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

金部員外郎蔣彦昭浚明

蔣浚明字彦昭其先自常州徙居奉化神宗朝浚明以布衣詣闕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黨言極剴切上嘉納之授溧陽縣簿辭弗就豐稷上疏薦之稱浚明當聖治之朝矢肥遁之志懷材抱德不鳴不躍若不及時登之廟廊資其黼黻恐黄髮槁於丘園白駒馳於空谷除大理評事歷官金部員外郎新法行浚明上疏言其不便執政大怒擬竄遠方豐稷以其母老力爭之授無爲軍司戶遷建康戶曹政有不便者輒與上官爭必改絃而後已雖屢遭訶遣不顧也終以是坎壈死論者謂其持身

立朝堅剛正直、有蹇蹇匪躬之節、位不酬德、君子惜之、

顯謨閣待制孫叔静鼛

孫鼛字叔静、錢塘人、年十五游太學、蘓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叅軍、守趙抃薦其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立伏辜、除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召爲屯田員外郎、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鼛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鼛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鼛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鼛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通靖、鼛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蘓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黄廷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鼛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集賢殿修撰朱行中服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叅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旋徙廬、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療之、賴以安者、甚衆、紹聖初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坐事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未幾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句、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蘓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

國軍卒、

江夏尉王成德公彦

王公彦字成德、永嘉人、與兄公輔同登紹聖進士第、調江夏尉、元符末上書論宣仁無負於先帝、司馬光無負於天下、且言章惇迷國誤朝之罪、與李林甫盧杞度長較短、未知孰甚、由是廢斥、入元符黨籍、紹興初褒録、轉官奉祠而終、

左諫議大夫毛聖可注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歷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

皆以治辨稱、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辯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獨召卿、即以爲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蹇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籍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法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出、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略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

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廢、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部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遺、早以士大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竝宜暫罷、以甦民困、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

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體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年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兩浙名賢録卷之二十一終

兩浙名賢録卷二十二目次

讜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左正言陳秀實禾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吏部尚書劉希范珏
侍御史章德文服（子徐孫肯堅附）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弟附）　中書舍人舒伯原清國（子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敷猷閣待制陳德應橐

太子詹事陳邦彥良翰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敷猷閣待制季延仲陵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躋（從子溥溥子公亮附）
司農少卿莫濟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工部尚書張大猷闡
國子博士徐子雲履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廉

吏部侍郎胡嘉言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左司諫王頍彥庭秀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父閱

讜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時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政不修古之人善鎮静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疎濶而曰吾鎮静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會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擢給事中禮部侍郎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爲徐州策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策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

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入爲吏部尚書疏奏徽宗請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於道年六十六贈正議大夫弟奕自有傳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爲穀城令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伏

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哲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時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荊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客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奢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歷祭酒除刑部侍　兼侍讀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承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威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出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

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變[illegible]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哲宗升附

議大臣配饗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此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使近習擅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迕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

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

左正言陳秀實禾

陳禾字秀實鄞人舉元符進士累遷國子博士時方以傳註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稱旨擢監察御史時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奸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用權誇炫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

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此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改秀州王黼新得

政禾曰安能出蔡門下力辯改汝州辯益堅曰寧餓死耳蔡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愧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行於世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

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仇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媢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日爲流俗一談不仵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權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駸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斥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異獸公望方言非初政所

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坐論救蔡府獄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出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衛膚敏字商彥秀州華亭人登宣和元年進士歷官秘書省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行及慶源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

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還金人曰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隣國論難往返卒易以璽金人積不悅中道羈留靖康初始遣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建炎元年遷衞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埤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請正前日屈節敵人與委質僞命者宜次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其次竄

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俾祠祿以塵班列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而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

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顧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踰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

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知貢舉坐註誤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三年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

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辛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吏部尚書劉希范珏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崇寧五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時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宫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

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爲用竝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遷給事中論内降濫賞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臨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寖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内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内侍此人言所以藉藉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駁衆論息矣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久雨詔求直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陜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惟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

人心安而天意回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尋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未幾卒年五十五紹興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吴興集三十卷

侍御史章德文服（子休孫堉堅附）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歷官朝請郎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

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兇額秋租幾五千而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以爲神而服咸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兩浙常平除吏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言祖宗之大仇未報中原之故地未服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歆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輿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飢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

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常簡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貴不知限數而欲盡遣邪服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遣乎服曰

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逆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月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傷乎上領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咸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盡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閘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宦

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諫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判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子沭淳熙甲辰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貶道學徐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徐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冑坐罷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徐子埼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衢益二王在福州埼念自祖服以來世受國

恩與弟堅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勇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珏以聞授埴直秘閣知婺州堅主管官誥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於丁鼠山援絕城陷埴與堅皆死之永嘉吳洪傳其事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明州通判以薦召對除監察御史疏論執政不報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爲言衔不當不應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

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來獻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獻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還諜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

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己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州七年召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

曰忠敏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弟寧止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歷官勑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輪對稱旨除中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眞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緣爲姦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絶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費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做唐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郞奏

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徵李棁耳因極陳堂吏官之蠧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祠部郎知袁州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時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并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素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郤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俸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制待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尋落職罷祠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

子曰吾平生通塞聽其自然惟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議坦明有體詔書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肆罵坐之爲哉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稿五十卷從弟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歷官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毘陵馳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帝復位除右司郎中給事中歷遷右文殿修撰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陞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慨慷喜論事當艱難時上書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許諫官執簡以從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中書舍人舒伯原清國（子師皐附）

舒清國字伯原西安人以上舍第甲科爲秀州司士曹召錄辟雍建炎初御史寇防撫諭江淮辟從事奉詔出入盜賊問察官吏廉汚與兵民利病轉聞於上自館職轉對爲上所知稍遷南宮外郎言人柄天子所司勿使下移人材以宰相拜罷爲用舍是非內討卑弱豈固根本計遷少奉常時議竄命婦封誥清國謂若爾倡優妾媵皆得爲命婦矣事遂寢權中書舍人議論不合以直龍圖閣奉祠者六年起知道州政務寬大民從便之滿復請祠卒子師皐亦爲道州守民從戴之如其父云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其先宿州人建炎間占籍嘉興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樞密張說以椒房戚屬擢用氣勢薰灼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出知廬州安集流散兵民賴焉累官吏部尚書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嘗切論近習用事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極言之居官廉潔歸老至無室廬上聞之賜錢造第以疾卒於家

徽猷閣待制陳德應㮚

陳㮚字德應餘姚人登政和上舍第調台州士曹吏攝天台臨海黃岩三邑遷新昌令皆以豈弟稱呂頤浩欲

援爲御史約一先見秦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召對改秩拜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出爲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賕秦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司勳郎召累遷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秦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涉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議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秦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議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恐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戰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劉豫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若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諺悠之[illegible]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嫉之秦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秦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卒爲檜所中致仕歸十二年而後卒年六十六秦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與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及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會稽近世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太子詹事陳邦彦良翰

陳良翰字邦彦臨海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召拜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

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合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往良翰言仲賢輕儇無耻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議論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爭辯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

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矢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以胡昉楊由義爲普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因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斥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謇敏其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論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佞小黠大痴將誤國且謇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論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月亦請對遂罷

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人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良翰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改禮部侍郎不拜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詔兼侍講未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宫卒年六十五謚獻肅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燮倖當官者奴視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榷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彦引用謝克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彦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樸茂純直能安貧守

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祐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游宴論蔡京父子懷姦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復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學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

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纂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

兩遷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稍侵公輔因力請祠升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獨立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

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持危扶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側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爲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則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迺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復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

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少從胡文定學清介特立有風

節登建炎進士第授劒南司法高宗幸永嘉以書上中丞趙鼎鼎期以國士遂薦爲樞密院計議官高宗在戎馬間常讀通鑑微言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鑒古今成敗力行之天下幸甚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微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微言請於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微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諫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微

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微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歷官著作佐郎宣和二年上舍出身除禮部郎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歷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廢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達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實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廻而慨復乎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

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俱爲言者論罷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宏奥爲世所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學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僞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斥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遴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皐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皐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將帥方略亦堪倚伏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寔以錄用久之以疾請補外加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進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傅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之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賑貸之然後以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鄉論推其清約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歷官州縣召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於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懽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

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返太后鑾輿尚還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

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寘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知溫州未幾以端明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死後四十餘年始追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徽猷閣待制季延仲陵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二遷太學博士歷官比部員外郎建炎二年遷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揔營壘召諸道兵以爲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溫州復爲中書舍人入

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輩有輕朝士之心黄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愨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

卷懐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舒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借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江

防除戶部侍郎尋以言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年詔内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值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鬭志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illegible]辭走耳當議者一擄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

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俊入境誘其徒曾衮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有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躋（從子溥溥子公亮附）

江躋字元壽江山人吳越御史景防之五世孫第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在朝論事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興初率全臺攻丞相朱勝非更五六疏忤旨一時俱罷後高宗思之賜手詔召爲司農卿未及用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從子溥字叔源紹興十五年進士除襄陽教授乃授

轄所見成備邊書上於朝帝異之擢太府丞兼左曹郎官歷遷右司郎中拜殿中侍御史前後所上凡八十疏上益嘉其忠會妨柄臣改太府卿出爲慶元路提點刑獄公事陞秘書閣修撰移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溥資性忠亮疾惡如讐多爲當事所怒而上獨知之顧謂之曰如江溥者朕自擢用即晉試臺端入謝復面諭之曰朕知卿有守不忘廷諍故特以命卿溥感知遇益明目張膽無所諱忌直聲徹禁時魏邸親吏馬枝朋游媚奸竊弄府柄胥緣私居矯令役民屋摧壓死者十三人傷者倍之閱月而上不聞溥奏白簡彈之請以次第議罪上覽疏喜甚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不謂卿能如此亟從無少忤於是權貴斂迹一時稱爲真御史子公亮任四川提刑清亮有父風

司農少卿莫濟

莫濟歸安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歷官司農少卿初爲給事中李衡爲侍御史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濟不書勅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相繼論奏不報同時去國當時賦四賢詩以美之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稱其詞勝於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綦崇禮薦於上擢秘書正字遷著作佐郎與館職吳珵朱松張廣常明范如珪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除工部員外郎斥知外郡未幾落職家食者十餘年檜死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流寓人獨除土著人戶反成偏

重夫士著流寓昔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輸和買紬段止二千六百餘匹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信上從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遷知襄陽府知郢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州官兵衣糧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宜州加集賢殿修撰除吏部侍郎言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觀例則散於案牘之中匿於吏胥之手官有去來不能遍知故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臣愚以爲吏部

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畫時擬定長貳書之於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用印給下如此則前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以肆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從其言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何溥字通遠永嘉人試禮部第一登紹興進士第歷臨安府學教授授删定官出通判婺州忤秦檜罷檜死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正言右司諫彈劾不避除諫議大夫首論將帥不治兵而治財戰鬭之士變爲商賈繼劾鎮江都統制劉寶及吏部侍郎沈介又率同列攻丞相湯思退俱罷之在言路六年知無不言號爲稱職除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屬時軍事旁午羽檄交馳而因事成文各盡其妙以疾請補外授龍圖閣學士優游里居歲餘卒於家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張九成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秘書省正字上疏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所

信其詭詐實深可懼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閬州教授尋召爲秘書丞引對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而死者其子孫無一命之祿宜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孫上曰善除監察御史工部員外郎尋請補外知興化軍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徙知嚴州時三衢誘掠近

郡平民爲軍光遠奏乞禁止今後遇有缺額均下諸州軍招塡詔三衙自今止見管兵爲額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斤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爲罷之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任盡言字元受秀州華亭人與兄質言同擧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徵言路壅塞召湯鵬擧爲臺官盡言投啓賀之云每媿朱雲之請劒未聞林甫之斲棺鵬擧以白上上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孟堅等公道大明盡言之助也洞聖崩寧精神爲位佛官[illegible]哀疏讀者感泣岳珂載啓疏於桯史謂其忠不忘君[illegible]不蔽姦官止淮東提擧所著有小颿集行於世

工部尚書張大猷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擧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鎗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紹興十年詔侍從各擧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闡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黙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一語不合斥外者十餘年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

宗在王邸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二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荆湖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彼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放復征寛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

言、金主亮將入犯、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靣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誓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宗正少卿、孝宗即位、權工部侍郎、是歲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闓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闓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幸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時數易臺諫、闓方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闓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金人求和、帝與闓議、闓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託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闓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闓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闓請益力、乃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闓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訏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

國子博士徐子雲履

徐履字子雲、一字少卿、瑞安人、倜儻有大志、每尚氣節、

紹興戊辰省試第一、時秦檜專權、力主和議、朝野反目、履不勝憤、廷試對策、斥其奸佞、策後託以心恙爲迷妄失次語、略云、陛下之天下、即履之天下、安得不爲陛下盡心乎、朝臣視之愕然、高宗憫其徑直、命置榜末、履賦詩有黃榜若還顛倒讀、徐履依然是狀元之句、聞者笑之、歷删定官、國子博士、通判信州、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所至有聲、終朝請郎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熹

沈大熹字元簡、瑞安人、登建炎進士第、歷遷樞密院計

議官、紹興更化、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望、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去職、大燾力陳其不可、無何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去、大燾復力言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求補外、除直秘閣福建提刑、一時公議翕然歸重、越明年辛巳、十朋挽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却百年身、蓋其充拓於所學者有素云、

吏部侍郎胡嘉言

胡嘉言、壽昌人、第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以端亮聞、與秦檜連姻、而薄其行、時檜力主和議、排黜言者、嘉言忿然

上疏力陳和議之非、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嘉言遂乞休歸、曰吾不忍與姦人同朝也、歸而開義塾、置田以贍來學之士、先秦檜卒、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國子祭酒存誠之從孫也、七歲賦牧童詩、有回首一聲笛、斜陽遠半山之句、甫冠登紹興進士第、歷館職二十餘年、奏對論事剴切、孝宗稱之曰、卿文大似陸贄、尋擢左司諫、知無不言、上親禮褒異、有畫公無私之語、歷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之日、帝震悼罷朝、贈少師光祿大夫開國男、謚文恭、

右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梁仲敏、字元功、山陰人、紹興初爲太府丞、以周葵薦、召對、擢監察御史、拜右諫議大夫、仲敏居諫職久、所論抗直無隱、上或未悟、必反覆開陳、兾其聽納方止、金虜入寇、大將有潛遁者、仲敏力請誅之、大將坐遠斥、士氣乃奮、晚罷官居家、尤篤風誼、卒贈寶文閣學士、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宗伋子也、六歲黙誦五經、不漏一

字、稍長補太學、選首與陳東伏闕上書、對策陳中興艱難者萬言、擢甲科、調秀州判官、差宣州教授、改衢州、州將嘗與其父同官、知沂貧無以養、檄攝邑事、沂謝絕之、召對、除正字、四遷而爲右司諫、遭母喪、服除、遷國子司業、擢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使、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辭命、沂極論其市權招士、請黜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且曰、大淵覿不屏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又論殿帥成閔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

居住、直聲震中外、初朝議用兵、沂以爲未可、已而有獻捷者、沂乃自劾、除直顯謨閣、上管崇道觀、召爲起居郎、累遷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居相而不言也、沂感知遇、益直言無諱、除吏部侍郎、兼尚書、出知處州、召爲太子詹事、上方屬意宫僚、而沂與王十朋陳傅良周操與焉、議者謂極天下之選、累遷禮部尚書、進章乞歸、從之、兩用郊恩、累封餘姚縣開國子、卒年六十八、謚獻肅、沂學行淳篤、不欺暗室、對上言無所緣飾、即

有所啓納、未嘗關白、卽上有所言、沂亦不泄、上亦緣此謂沂忠實、喜奬善類、一時名士、如汪應辰周必大龔茂良葉顒輩、皆沂所薦進、其待人無防畛、得喪避就、人所艱危、沂處之裕如、所著書數十萬言、奏議八卷、世尤傳之、

左司諫王穎彥庭秀

王庭秀字穎彥、慈谿人、與黄庭堅楊時游、其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建康時、進言皆發於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薦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閲實具奏、以取裁决、遷殿中侍御史、論黄潛善賣官售寵、罷之、無何、而苗傅劉正彥爲逆、廢高宗爲睿聖皇帝、傳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庭秀方審與大臣議興復計、而忽傳太后旨、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庭秀卽與大臣進議、

以爲在廷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今則與之比有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爲有法、行之於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大中丞鄭瑴上疏力爭、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瑴奏曰、臣不

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月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鼓庭秀至都堂、宋勝非出朱勔等所上書、以示鼓庭秀、庭秀力言、非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尚書左丞張徵曰、事勢至此、豈爭此名位耶、庭秀遂劾勝非、徵依違黨逆、無大臣體、遂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月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復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執議多不合、

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

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於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

跕浮流萬世擢監察御史爲秦檜所惡諷言者誣寘究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目占官戶罷職送吏部出身坐廢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

奏陛下詔令在前不能持半歲又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爲國乎時上銳意圖治每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族貴戚椒房肺腑專利目禁願言戒勅左相蔣芾丁外艱詔起服良祐言起服非正禮今無邊塲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諫議大夫再轉爲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挐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襄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所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侍不足何暇

事外過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嚴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而卒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

卑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牵於無事苟安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首劾宰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秖以重其玩侮翌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俄以論罷主管冲祐觀尋除湖北運判召為太常少卿守秘書監兼權戶部侍郎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於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除兵部尚書充荊湖宣撫使皇甫斌師敗於唐州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玉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都統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尋以論奪職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雖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

讜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監察御史宗伯允元之（兄附）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弟祖泰附）

布衣余古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左司諫曹西士豳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子附）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給事中孫守叔夢覲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子希聖希仁附）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刑部侍郎劉聲伯黻

右司郎中趙敏則崇潔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垕

禮部侍郎孫仁則棨叟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元

平章葉太白李　翰林趙與票（伯祖師淵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淦陽賀應旂士以氏閱

讜直

宋三

吏部尚書林和叔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勑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廻避遷

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問時政闕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其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以消沮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絶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僞之萌則君子得以展其蘊而小人無以容其奸帝問今日擧措孰賢大中以知婺州趙汝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絹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旨減其輸者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乎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

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閤門使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納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希侂胄旨繳駁落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

心作圍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邪及侂胄誅召見試吏部尚書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元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太府卿項平父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松陽人淳熙二年進士召試授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六軍萬民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思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使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則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勞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無不省者省之又省以至簡樸成風則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與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

號召羣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仰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指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開禧用兵起知郢州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韓侂胄所惡遂除安世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以功升太府卿兼權荆湖宣撫使尋坐事論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兵部侍郎楊元範大法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實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祖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毆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

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大法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於時所著易說若干卷行於世

樞密院編修石天民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調天台尉遷臨安府教授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略曰朝廷譬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刱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有袁公業之風

吏部侍郎莫仲謙叔光

莫叔光字仲謙山陰人舉進士調永豐尉中博學宏詞科歷著作佐郎尋除起居舍人紹熙二年春雷雪交作詔條缺失叔光言女謁漸行近習預政皆剴切人所諱言有布衣余古上書詔竄之叔光執奏方求言不宜輒罪言者事竟寢遷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外戚李孝純者數被譴責至是除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叔光曰宣贊器帶豈宜冒用譴罰之人又內侍自正使轉横

行進郡非故事皆奏罷之叔光外和而內介入西掖繳三年論駁至數十事除權吏部侍郎兼秘書監卒謚文清

禮部尚書倪正甫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秘書郎除著作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閤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詎未見君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稿誰肯披肝瀝膽觸目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徑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謏文豈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諷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彌遠上章自辯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邪宜親擢臺諫以革權

臣之奬並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論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久之除寶謨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泰十三年卒謚文節

監察御史宋伯允元之（兄元龜附）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少穎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沈隨程迥舉進士光宗初受禪求直言元之極言宦寺冗濫士風不競宰相依阿佛老蠧民武事廢弛並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剸邑自試知弋陽寧宗即位輔臣薦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除諸司審計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時韓侂冑用蘇師旦爲腹心招權納賂元之抗章劾之不報因力求去竟以中旨罷歸卒於家

太府丞呂子約祖儉（從弟祖泰附）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調衢州法曹召除籍田令寧宗即位進太府丞時韓侂冑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

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灾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致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皆御於黜陟

廢置之際間得闖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附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作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死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

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前日所言何事然後知祖儉之竄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從弟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性疎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當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

儉歿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筠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

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知必死辨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詔雪其寃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母喪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柟爲之具棺斂而歸葬焉

布衣余古

余古錢塘人光宗初罷拾遺補闕官近臣罕進言者紹熙二年五月古以布衣上書曰聞者側聞陛下宴遊無度聲樂不絕晝之不足繼之以夜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內中宮殿已歷三朝奚用更建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而殿步帥各爲高價但如其價則有特除此爲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小人也陛下果能以漢文帝爲法唐莊宗爲戒節乞昭示詔旨嚴下約束除太常樂工立定員數凡俳優抵戲皆放而爲民美女麗人自今無獻宴開以時酒進有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佞倖悉去忠良並進問安侍膳之餘官庭燕閒講讀經史怡神養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嵩嶽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震怒始議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聽讀

宗正少卿徐文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

第三遷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夌宜諭西夌宜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饑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徐柟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釐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年五十七諡文肅

吏部郎中張子智貴謨

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第進士主吳縣簿改知江山縣會亢旱閔雨因攬鏡有詩云不見片雲頭上黑頓添一夜鬢邊霜遂蠲其賦十之八郡將怒詰之力陳其害不

能奪光宗即位校歷進書極言民力已窮邦本不固凡科歛之繁宜一切罷去以廣維新之澤剴切幾萬餘言轉朝奉郎輪對陳三劄及民間疾苦一十八條光宗嘉納之三年除太常主簿五年除司農寺丞轉朝散郎一月以劄子袖見時宰論易革與大過之義有忤是歲西浙旱災毘陵尤甚城邑騷動遂出知州事陛辭奏陳饑民之數及請給降米斛光宗曰米未多卿且好去賑濟故謝表有曰聖慮紅粟之未多而奉玉音之甚切涖任講行荒政饑民頼以全活者五十萬衆明年轉朝奉大夫賜對便殿論人君之心與陰陽之氣相感實歲之豐歉所係上皆嘉納除吏部員外郎陞郎中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奉使金國回内殿賜對因論禮莫重於分分莫重於親今北虜犯分而夷其親雖欲不亡得乎願朝廷爲内修外攘之備因極言時弊凡二十餘條轉朝散大夫會行郊禮又極言郊赦爲小人之幸不可爲常上可其奏未幾被論奉祠賜里以磨勘轉朝議大夫特封遂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著有九經圖述韻略補遺

司農卿王慶翔夢龍

王夢龍字慶翔新昌人慶元三年進士授天台尉辟爲京西檢法官抵襄陽虜大入宜撫項安世咨以征謀一時書檄咸出其手士皆感動改尚書左銓知龍游金華二縣咸有惠政歷遷大理寺丞極言今日議論不明體統不一邊備所當嚴歲幣所當絶和好不可恃攻守不可勉言甚懇切上嘉納之擢監察御史首論婚姻苟容士風大壞宜申貪墨之禁又條上備邊備蜀各四事皆一時急務遷宗正卿以歸養辭除直秘閣知温州討平

海寇境內晏如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知婺州撥官田千七百畝爲助役倡民亦各以田助得田六萬有奇以備當役者用又以水旱兩奏蠲租民甚德之召赴行在見上論中庸致中和大槩以爲天造之運非祁寒大暑不足以成歲功豈其約二氣之中不寒不暑而得爲中節乎九官並命四罪咸服刑賞之中節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好惡之中節也除司農卿權戶部侍郎以疾歸八年而卒年八十三猶口占遺表晉以獻特贈正奉大夫會稽縣開國伯夢龍事母以孝聞寧宗受禪推恩不以官其子而以官其弟夢錫所著有西銘解諸書

吏部侍郎袁廣微甫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入對疏陳五可懼言甚剴切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疾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

給舍所以賦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議體是意以行之旨後有偷安壅蔽者甚出通判湖州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外艱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民藉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幽輸之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論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稜司番陽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

一檢災變之作，備由於盛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後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幸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轉將作監，領常平事如故。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隷漕司，綱運供費增益無紀，又丁米錢，又爲漳泉興化民患，甫皆奏捐之。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條見懷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副求言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雖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遠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故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故足貴也。又乞尊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克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

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捃摭以奏。甫言是消天下譖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摘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繫，誠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荊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復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畀命皆辭不報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湧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課其問學時邊儆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倫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工部尚書范子式楷

范楷字子式鄞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官工部尚書先在經筵因事啓沃邊驕州郡關於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據淮安反狀益急宰相不能決猶委曲掩護大臣更諫不納楷上書曰賊全倡狂恣睢舉朝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獨丞相隱忍不發其爲保姦誤國甚矣昔郭子儀爲中書令考於史傳家食爲多今丞相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一旦禍機竊發變不可測將無以謝天下遂忤旨去位明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卒於家

吏部尚書陳伸（子德剛附）

陳伸鄞人尚書顯之孫也醇德碩學爲時所尊與人未嘗有競仕至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伸凡七上章辨之朝廷以爲狂言罷斥尋拜吏部尚書時韓侂胄當國毎欲引去及侂胄議北伐伸上書切諫侂胄惡其異已出爲荊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子德剛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讐何如德剛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有之乎上默然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孫著自有傳

左司諫曾西士幽

曾幽字西士叔遠之姪子也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辟重慶府司法太守度正欲奏辟京職辭曰錄參章某毋老請先之正歎服改秩知建昌

縣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出爲浙西提舉商陳和糴折納屏西之弊徙衢東提刑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而至召除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嘗時號嘉熙四諫上疏勸理宗儲震器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忤旨除起居郎進權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且進古詩以寓規正又之起知福州尋以侍郎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

右正言郭子奇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僊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親時與鄞人余天錫友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鄙劣性復貪婪門庭極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鷗鷺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虞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肱股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厠足其間是猶行而求前也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植權不法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磊卿起居郎磊卿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遂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磊卿與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淪以歿上念之不已特諡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左司郎官朱景雲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少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改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作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勢取邪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臣有圩田之訟舉朝無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上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之利病皆可痛哭流涕史嵩之入相嫉其鯁直斥去知衢吉二州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直言無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卒

有遺稿十卷

戶部侍郎何宗玉琮

何琮字宗玉松陽人第進士官吉州安福縣簿始至大書門屏曰以儉養廉將勤補拙入朝除左正言轉殿中侍御史先此臺諫駁爲宰相私人有彈劾先進副封琮獨守祖制斥貪逐佞多合清議與時相意忤改爲起居舍人一日諷琮駁陳塤除命答曰琮他日尚欲附善類時相大怒左遷爲福建轉運副使時相去位召入爲戶部侍郎理宗嘗夢神人云天下欲太平何琮作宰相異

日以語學士趙汝騰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友人以詩悼之曰空形良弼夢只戴侍臣冠

侍御史劉正甫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登嘉定九年進士第歷官秘書省正字時理宗欲勉成里以學詔皇親宅置講官首命漢弼以著作郎兼沂王府教授漢弼慨然歎曰三館清流出入貴戚之門豈惟辱身且辱官力辭不拜改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黙寓規諫爲帝所簡注拜監察御史入謝帝面諭之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首疏三事曰定規模正體統遠謀慮論給事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宜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權國柄復以父憂謀爲起復帝益患苦之時臺諫無一人敢言者帝私計曰漢弼正色不撓是可屬任者遂以太常少卿召之臺諫劉晉之等揣帝意將有易置亟請褫漢弼新命帝怒逐晉之等四人而擢漢弼左司諫兼侍讀

復除侍御史漢弼疏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報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也凡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命漢弼擬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

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議論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無何遂卒特贈四官謚曰忠漢弼之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翰林學士洪舜俞咨夔（子勲附）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首擢咨夔自近

舜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賦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菰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月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趙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翌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　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源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源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

轉而他屬矣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

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藏任之寄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荊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將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將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

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史改中書舍人尋兼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上疏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又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帝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諡忠文咨夔研窮經史號為藝文蔚為一代文宗有兩漢詔令三十卷擘抄一百卷春秋說三卷外內制及賦詩文三十二卷奏議三卷子勳熹熹紹其家學而勳登淳祐四年進士為崔與之魏了翁所知仕至兵部尚書嘗為論發明先皇與子之意人稱其有父風贈端明殿學士諡文靖

右曹郎王守仁有開

王有開字守仁平陽人初游右庠叩闕論史嵩之起復非是且陳盧允升董宋臣之奸併攻余晦帥蜀無狀由

是知名繼登右科參贊戎幕咸淳初以武職換文資由編修官兼右曹郎出知惠州不赴有開博學強記經史子傳旁及佛經洞章過目輒記憶晚慕賀知章為人黃冠野服逍遙物外年八十四卒

大理卿毛鴻甫遇順

毛遇順字鴻甫餘姚人舉進士召對便殿超拜侍御史首論史嵩之不當起復以壞典常三學諸生皆朝廷元氣不宜斥逐以自耗削前後疏凡數十上皆時所諱言者理宗書其名於御屏寶祐初進兩淮制置使上疏極

論賈似道丁大全必誤國乞卽罷斥不報元大弟忽必烈聞之歎曰宋得南朝直臣毛遇順者乎官終大理卿

給事中孫守叔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陞太常寺丞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諫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

滋不悅出知泉州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算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所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庶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一應目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宗正少卿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疏辭免除直龍圖閣與祠未幾復召爲起居郎歷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敝政亦自若在庭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未幾疾作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敝屋數間不蔽風雨布衣疏食而重名節一時稱爲古直

刑部侍郎潘南夫凱（子希聖希仁附）

潘凱字南夫檉之從子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權輿論韙之登紹定進士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凱馳入營裂帛植於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無敢後自憲守止發首亂者一軍安堵郡人德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連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行後以宗正少卿除秘閣修撰都承旨進刑部侍郎請外權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子二希聖字養蒙嘗宰六館論丁大全終戶部侍郎希仁字養浩兩優釋褐終將

作少監

監察御史汪行之自強

汪自強字行之淳安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第爲富春簿分司鄉邑創常平義倉知錢塘縣時值孟饗赤縣出理起居自強人物清修音吐弘暢上日送之中書因薦其才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彈劾不避權貴爲之側目毎簪筆荷橐鵠立柱下百僚震肅時京尹顧喦託婚東宮以希内授自強露章劾之喦坐免官婚亦寢朝野悚然尋遷大理寺卿卽乞身歸築室故山日香晚以讀書怡老不復仕

刑部侍郎劉聲伯黻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黄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覩國休戚利害若己痛痒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斥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倡公論而杜私說邇今老姦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穽以淟涊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擢尋賢彼則恐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當陛下詔起簪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視之以爲進退之機邇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煽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愜人意邇令斂媢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箝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

不多衞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僞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機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恐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邪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

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蹤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頋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而時宰之怒竟不可逃邪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孰思而静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寄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絶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濶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歛弄撥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蹇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媿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洛夔臣應起臣潢翁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

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恐久汚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浚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窮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有朋邪翌僞陰謟潛誣終則倒置是非

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然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心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圜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首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頻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後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還英宗慄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止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避嫌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尋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改正字以不得其言力求解職不許會以外艱去服除授集英殿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召拜刑部侍郎改朝奉郎兼工部尚書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敵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未幾而宋亡

右司郎中趙崇潚

趙崇潔字敏則、縉雲人、第進士、累官右司郎中、負人倫鑑、一經品目、多為名士、理宗朝中貴盧必升等專權招賂、濁亂朝政、廷臣畏其勢、脅箝口不敢出聲、崇潔獨抗疏、數其罪惡、乞斥罷以肅宮府、由是名振朝野、居官不受私謁、所至以激揚著聲、

大理少卿王載仲持厔

王持厔字載仲、樂清人、選入太學、有聲、嘗率大館叩闕論史嵩之、士論歸重、登淳祐進士第、入浙西帥幕、時有薦丁大全可任臺諫者、持厔謂其內懷姦狡、外示狂率、

使其得志、必為國家憂、大全聞之、憾焉、未幾以著作兼左司郎、吳潛罷相、持厔輪對、言於理宗曰、宰相進退人材、當進賢退不肖、不當以用舍快恩讎、潛既上疏力爭之、不聽、遂罷歸、賈似道怨潛甚、疑持厔黨潛、併惡之、由是十五年間、三被擢、不越郎曹、二典郡、皆不終、似道敗、始除大理少卿、未上卒、

禮部侍郎孫仁則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句容令林之子、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擢監察御史、論賈似道罪重法輕、當斬之以示國法、德祐初、元兵渡江、文天祥起義勤王、左丞相王爚趣天祥入衛、而右相陳宜中與爚不相能、以故深結留夢炎、而黨黃石、奏勿使入衛、以沮毀天祥、天祥列上勤王及留屯利害、皆內忌夢炎、莫敢聞、白嶸叟取所列懋造御前奏之、於是後有旨趣天祥入衛、仍乞倚任天祥、寘宜中夢炎及黃萬石呂師孟、以作忠義之氣、時朝議方倚重師孟、求好於元、不報、嶸叟居官竭忠盡智、排斥姦回、不為身謀、尤精於易、所著有讀易管見諸書、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

太學生王汝善仁孫

王仁孫字汝善、松陽人、舉入太學、博古工文辭、議論慷慨、以名節自許、時賈似道以母憂起復、毅然曰、三綱絕矣、率同舍生詣博士陳著、偕詣闕上書切諫、以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奪其母、是代陛下行罰也、書上不報、似道怒欲遠竄之、上不可、乃止、仁孫遂謝病歸、未幾宋社遂屋、痛哭憂憤、以不能興復致疾卒

元、共三人

平章兼太白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己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爲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端剏置官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莫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竄李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未幾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

兩臺爭辟之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云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慨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意書且曰卿嚮時詆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隸官廢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事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可

其奏特拜御史中丞參商議中書省事李因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邪李固辭得許因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臺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遲矣又聞臣書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又且憲臣以糾劾爲職苟不自檢於糾何有其有貪

姦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諫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政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且言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驟進、必謂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胥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非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

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秉間言、宋以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寤、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飢饉、穀價騰湧、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粮、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飢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靡費鉅萬、今山路險峻、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陞平章政事、李固請解職南還、累疏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李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為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復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葉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售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遠甚、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

官、一毫不以自私、贈資德大夫、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翰林學士趙晦叔與票（伯祖師淵附）

趙與票字晦叔、台州人、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至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姦、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

忌進直學士韓侍講疏陳江南科歛急皆務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屢有守有抱負可大用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每與許衡論伊洛閫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目次

讜直

明一

平遥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國子監司業豐復初寅初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福建按察司使陶厚仲鑄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太學生郭士淵濂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好仁士元
監察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監察御史鄭公圭惟桓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第 [illegible]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兵科給事中鄭倘森林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山東布政司參政江用良弼
汀州府知府張静之宇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可大文溥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馬旋附）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直夫壯

吏科給事中趙時中良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子驊附）
吏部尚書屠朝宗潚（子樞附）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儀（父塤附）
兵部侍郎虞邦瑗瑾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曾沂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鏊卿惠

布衣繆恭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弟嵩附）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牘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四世祖仕成附）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兄景明附）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垚（兄奎附）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從弟棨附）

一篇　丁又ノ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反正句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傳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門人張　熙玄朗氏閱

讜直

明一　共五十五人

平遥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海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寛厚御之、視誅殺人似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疎間吾家骨肉衆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邪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部問狀庚死獄中天下聞而憐之

國子司業豐復初寅初　子慶孫耘附

豐寅初字復初鄞人博學篤行耻事胡元隱居句章之墟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疏諫覩燈謫德化縣學教諭以身迪人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有五歲所著有古易略說子慶字文慶第正統己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與林聰葉盛髙棣等諫　景帝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乃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會奉表入賀墜馬傷足時年五十乞致仕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子耘字用勤以禮律身雖造次無少渝官湖口縣學訓導乞終養歸以子熙貴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藏於家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程徐字仲能端學之子仕元爲兵部尚書入　國朝爲吏部侍郎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孔林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言其略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政有國者祀之必徧於天下蓋以維持世道崇本始而報功德也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　上允其奏改刑部侍郎尋陞尚書徐精勤通敏剸繁治劇事無留滯雅能文而尤工於詩歌

福建按察使陶厚仲鑄

陶鑄字厚仲、鄞人、少孤貧、懷奇負氣、不屑附人、洪武十五年、授監察御史、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剛毅正直、一時憸小、莫不望風斂迹、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慝、華囂、風紀益震、時左布政薛大昉、潛引腹心、淫肆妖媚、囊括人財、嗜利罔極、民被其流毒者甚衆、鑄疏劾其事、並逮繫至京、民冀其復來、爲之謡曰、陶使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皆忻躍、扶老攜幼、相迎於郊、

監察御史洪子輿湛

洪湛字子輿、淳安人、少負奇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弱冠、登洪武三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　高皇帝以其年少、俾冠豸衣繡、暫歸積學、老其才而用之、永樂初、召入臺、彈劾不避權要、風節凜然、同官有遺以雙白鵰者、湛卻以詩曰、白鷴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柏臺、其廉介類如此、

太學生郭士淵濬

郭濬字士淵、寧海人、洪武初、詔郡縣貢秀士各一人、寧海以辭名上、既而有詔許臣民言政事缺失、即上書論當世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肄業太學、太學所養士數千百人、見其文咸吐舌驚異、歎不可及、濬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無不意滿、由是名噪一時、同學者見其名高、乃以弗及爲恨、譖諸師、誣以奏抵罪而死、

湖廣按察僉事鄭好仁士元

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　太祖皇帝十策、一曰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曰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言、三曰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曰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曰責任臺諫、以致天下之賢、六曰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曰限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曰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九曰禁妖淫聲、以新天下之聽、十曰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　太祖嘉納、後多施行之、

監察御史厲子溫

厲子溫青田人國初以明經擢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洪武癸丑命踏湖州水荒以實復命　上曰前使者曰無爾獨曰有莫不知所以者乎對曰天知地知臣知君獨不知　上怒其言不遜斬之後果如其言因罪前使者而御書於午門曰豪傑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王成字允功松陽人永樂初貢入太學授北京道監察御史偕工部爲勳戚劉大秀等樹碑成後至觀碑次不合於禮入見　上曰劉汪二氏雖勳戚乃臣子耳不宜

與　高皇帝並立立必遠數十步庶君臣之分明而報功之典盡也　上嘉歎卒易碑處　上一日顧語左右曰王成好御史敕往南都檢治成績核官吏能否京師肅然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項民彝字善恒松陽人狀貌脩偉永樂初以明經授廣西道監察御史　上以皇太孫英明欲特授曆服民彝抗疏諫曰父子相傳古今常道陛下獨不聞衛輒之事乎且太子仁孝御無顯過千歲後將何以入宗廟乎

上怒罷朝時天大雪民彝俯伏不敢起　上入宫復取其疏讀之感悟命宦官搜於雪消陷處得之四肢已僵勅光祿寺調護尋以疾終　上一日問侍臣曰胡久不見長御史對曰已死矣　上歎息者久之命恤其家

監察御史鄭公圭惟桓

鄭惟桓字公圭慈谿人少孤鞠於祖母周周讀書知大義時時取古格言訓之桓感激刻意書史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與叔父讓同登進士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其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寃

訊出之陳懷百金爲報桓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邪辛丑奉天殿災惟桓疏六事指陳時政得失言過剴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留中不下已而泉幣大阻民輒犯禁議竟寢於是　上思時言命侍　皇太子祀　祖陵　孝陵所至遇歉輒建白發倉賑之留署南戶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

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靡遺事無愆滯才望赫然六年查後朔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之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參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見信用識者偉其敢言其爲僉憲時薦知州柯暹爲按察使條約均徭冊式民便而行之遂爲令甲、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平生潔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於墓次、哀號不輟致烏巢芝產之異鄉人重其德行建祠祀之、郡守張禧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諸大吏咸共嘉歎

題其祠曰孝廉魏文靖李文忠各爲之立傳、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周文字顯謨富陽人永樂癸卯領浙江鄉薦授福建武平縣學教諭選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秉公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抗疏論之學士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用一時重其讜直屬貴州苗叛總帥僨師朝議命文督兵偕靖遠伯王驥往勦至則單車詣賊宣諭國威賊應聲歸欵、未幾以憂歸卒於家、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授行人出使萬里外餽遺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貪暴霖糾十三道御史疏銓所爲不法事上之朝逮繫銓詣獄事未竟而銓得心悸縊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首建議繫獄了無悔慰天下稱爲真御史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章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

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覆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綸詔獄炮烙殺煉追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

欽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杖亦胥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同死莊遠謫而綸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輙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綸所上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綸不赴短綸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節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綸會南臺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明不可綸獨疏上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愁並誣章劾綸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　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綸復儲疏不得慨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歎白總裁劉定之定之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盡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鄭林字伯森常山人登正統進士第景泰初授兵科給事中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劾駙馬都尉石璟諸不法事卒廢璟爲庶人權貴無不斂迹嘗憤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踩致死遂抗疏論諸團營將不知兵操練無法當事者遂請委林以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

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復具[illegible]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illegible]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尊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

而巳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小八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于肅愍謙爲大司馬深嘉歎賞以爲得古兵法不傳之秘奏請頒其法於天下凡練兵官悉以是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劉泰字士亨海塩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於物讀書窮日夜不息詩文尤清絕釋褐爲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江淵奉後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擅權忤旨下詔獄幾不免易簀有詩云清白肯爲兒女計踈狂曾爲國家憂擲筆而逝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鮑輝字叔大溫之平陽人登正統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外艱服除改刑科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不事引繩爲苛刻朝廷之上肅然敬憚時延綏列校訐奏參贊都御史不法勑輝往按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列校罪邊將多占役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備輝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所陳請皆軍國大計多見採納輝亦感　上知遇益發舒意氣知無不言誓以死報國己巳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將累失利　英宗震怒

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執事皆章皇息駕大臣無一敢諫者輝奮然曰事急矣乃當輦而諫曰夷狄犬羊也反覆固其常性邊將不戒於謀遂致小衄爲今計者不過命一材幹大臣行邊督戰自應得當奈何以萬乘主下與犬羊角力哉　陛下縱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王振從旁叱之曰軍典大事爾小生何知遂令　駕起勸輝督右掖諸軍兼紀戰功師還土木陷沒死後二十二年其子鳳行求父骸骨不得奉衣冠葬於先塋之次

山東布政司叅政江用良玭

江玭字用良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正色立朝權貴斂手嘗以六事疏陳悉關君德民務當宁傾聽已而諫罷僧牒濫行疏救按察陳璇宼又劾奏石亨怙寵罔上直聲赫然時南陽李賢方柄事衆爭趨其門獨玭不可曰吾爲諫官可媚時宰以自託耶固不往居諫垣十年出爲山東叅議又九載始遷叅政凡所歷宗藩莊地有兼并者悉奪以還民會督遼東軍儲嚴禁巨商賂遺歸途惟故衣一篋冰蘗之聲震於遠邇領兵農金穀諸務不假箠楚而事集酷急者反不及焉未幾乞休橐裝蕭然世業讓諸兄弟而幅巾藜杖行歌坐吟夷猶泮渙未嘗請託入公府以子瀾貴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夏太卿稱其皎然冰雪年未至而請老謂可愧冥頑嗜進之徒云

汀州府知府張靖之寧

張寧字靖之海塩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遇事即言丙子順天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雖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悚然　英宗復位勵

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變芟薙者悉舉奏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存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　上優詔允答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駕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避　上以是知之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答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勑諭急差追留取便進止寧府次遼東拜勑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兵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識者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憲皇嗣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使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薦寧與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郎會都御史與當路有郤得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先蘇

化後刑司訪諸屬民瘼政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謝事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琍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亭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濟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課官第一

廣東按察副使徐可大文溥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學問宏博自少有大志以名節自喜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直聲赫然擢河南布政司參議以親老不便迎養得改福建所在廉介人不敢干以私轉廣東按察司副使未幾上章言朝政缺失多涉權貴無不爲之危懼遂扶疾待罪南雄有旨放歸至玉山病篤卒有大志而不竟其用人多惜之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馬駿附）

馬昆字克昌平湖人第進士知永新政稱卓異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繇雲南參政踐履篤實有先輩典刑時同里有馬駿者登天順進士第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饋遺一無所受陞兩道監察御史嚴毅正直繡斧所至百僚震慴當時稱真御史者必曰平湖二馬至今以爲美談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天順中官南京吏科給事中 憲皇初嗣位時內臣用事勢張甚在朝無敢頌言者淵與給事中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陳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無令預聞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無由也近有亡賴大臣與之結交或屈膝或叩頭或稱翁父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無令內官管軍管匠置立田產多畜義子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朝政清明而宮豎亦享[illegible]保全之道何以加此 上嘉納之其年十月復立皇后王氏明正牛玉之罪免其死安置南京淵及徽等復以玉罪重譴輕數玉大罪四乞正典刑因詆斥執政奏入逮下詔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淵得茂州徽普安州二人直聲震中外而李文

達名爲少損淵歷遷順天府治中歸老於家貞介溫惠鄕人稱爲長者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登進士第拜南道監察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苟合念親老御史當觸邪自分死可爲也不然當推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謝鐸李東陽與壯爲莫逆交相與促之行壯不得已至南道未久會翰林章懋莊杲黃仲昭輩俱以諫鼇山謫官烟章壯抗疏力救得改內地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者時羅倫居官南都深知壯遂極契厚及壯居父喪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躬身行之倫嘗歎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吾見二人于少保謙及今陳御史壯耳服闋至京後以母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剴切激厲多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母喪去服除復拜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歆然鄕人不復知爲御史布袍蔬食於清江之浦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終老之計弘治丙辰薦起爲

福建按察司僉事未幾轉河南副使體戢益有發明面剛直之氣不衰無何乞身還時年六十六卒於家

吏科都給事中趙時中艮

趙艮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吏科給事中鯁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邊境四事忤旨杖於廷幾死歲丙午左右請立宮媵所生二歲子爲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　孝廟正位東宮又請簡正人爲師傅以職輔導滿九年考陞本科都給事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譖於中官汪直誣以言事不謹謫四川廬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歷副使卒於官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丁川字大容新昌人登天順進士第成化中擢監察御史才名籍甚屢陳時政缺失魏昌侯孫繼宗以外戚世子交掌禁兵川疏請裁抑其權又劾尚書馬昂都御史楊璿怠事不法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干預朝政川上疏論諫奪俸三月辛卯　太皇太后崩因陵廟事遺吉切責言者川疏曰諫臣之諍天下公論也　聖壽之命

時私恩也伏　皇上無以私廢公言甚切直事竟寢尋擢順天府丞值旱荒疏荒政十五事多見采納遷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上備胡三策開中淮浙積鹽選將帥置弓弩練士卒創屯堡蓋隱然鎖鑰重寄云未幾卒於官川平生清苦卒之日橐無贏金士論益賢之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子驊附）

毛弘字士廣鄞人第天順丁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九載晉本科都給事中言論風旨慷慨激烈疏奏無虛日　上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之語成化三年

值上元節預命詞臣分題作鼇山燈火詩欲以娛兩宮編修章綸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極諫忤旨各廷杖謫外任弘乃抗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真盛世事願乞復官而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論李賢起復被貶弘言之益力謂倫不足惜而天下遂以言為諱遂得旨四人俱復原官四年　慈懿皇太后崩廷臣議葬附事不合弘乃言　慈懿作配先帝為皇上母內外無失德葬宜附　裕陵主宜祔太廟為萬世不易定禮　皇上生事兩宮如一今　慈懿崩逝乃欲別葬是有二也　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無使得罪於天下用是　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如禮聲動宮闈皆呼為毛秀才　太后欲識其面垂簾召見之凡在諫垣餘十年權奸落膽議者以方古之遺直同吏部侍郎葉盛考察南京官屬黜陟明當雖盛以親不得一千以私會中寒疾暴卒人皆惜之子驊舉弘治甲子鄉試知光山縣以循良稱

吏部尚書屠朝宗滽（子桱附）

屠滽字朝宗鄞人生而穎敏駿發為文下筆滾滾千餘

言一時行輩皆下之登成化丙戌進士試監察御史歷官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李孜省黨媒孽改南京弘治元年勑總督兩廣軍務柳州諸處舊皆番戍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滽為區處分戍多所全活入掌南京院事尋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災異叠見滽歷疏時弊二十事　上悉允行九年轉吏部尚書進退黜陟無所私而以愛惜人才為重注選至煙瘴地多濡筆不下必擇宜其風土者為之因奏著為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者必置之遠地時多內降官滽因論奏謂[illegible]下士事詩

書而躬案牘矢銛鋒而竭筋力者積數十年不得官而白身之人奔兢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不可以爲訓由是內降稍減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瀟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不用而開是例萬一闌於北虜將謂中國空竭且生戎心議遂格淸寧宮新成詔許番僧入宮慶讃瀟率大臣再疏諫止言甚剴切給事中魏玒等因事下獄又率衆極論出之周文端經將謝政即疏其剛方有爲不宜輕聽其去及召問執對僉堅至拂　上意不避也彗星見瀟會九卿條陳十事以

獻皆切時弊已而乞終養歸適丁外艱居於家　武宗即位馳勑召之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逆瑾專權方疾言官如仇每因言事欲罪之瀟曰此瀟賓王之御史稟承而已又大起羅織之獄欲於律外比擬滋重瀟執不聽瑾又以宿憾鈎摘前兵部尚書劉大夏欲置之死瀟爲申理卒得減論時瑾累撓瀟瀟亦數忤於瑾疏乞解任歸瀟平生慷慨自許但以廣言路惜人才爲已任立朝論事皆得機要嘗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恐誤黜一人其存心大都如

如此子桱正德辛未進士以試中書進吏部文選員外郎郎中有俊才詩賦書翰尤雄一時丁內艱居家卒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鍭（父塤附）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父塤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廵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鍭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爲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鍭方弱冠即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滿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

都憲歸五年卒鍭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典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鄉薦明年成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鍭抗章論救幷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弘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鍭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

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illegible]邦本虧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焉　上罷不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垂情懇惻辭至虜冒無顧慮疏入不報父之當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鯁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疎處之鑛亦罷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准受民詞郎論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養歸早暮庭幃承顏順志母以壽終居喪稱孝　世宗登極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之鑛復以老辭卒年八十有五鑛爲太

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衷自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一考僅守遺田數尺寸增產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呂侍郎沃洲爲營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風俗云

兵部侍郎虞邦瓚瑾

虞瑾字邦瓚縉雲人弟進士官給事中性耿介遇事敢言而知國體成化間以進言忤　昭德宮下詔獄將置之死同列爲擊登聞鼓救免中貴盧永督採處州鑛課外橫征鑛戶率棄家而逃瑾抗論得罷民困始甦當時稱瑾爲真諫官累遷至兵部侍郎卒於家賜祭葬悉如例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何琮字文璧仁和人辰州知府瀕之子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通志改禮科給事中每封仗彈劾音吐宏亮當宁動容在列之臣莫不傾聽屬當使外夷部擬琮名以請　上特改命他給事不欲琮離左右也琮感知遇益正色直言在諫垣數年多所封駁至議請汰國學膚耄以振人才謗議洶洶遂於題名碑

中鑱毀琮名而琮屹不爲動陞通政司左右參議陟左通政晉通政使琮稟性直諒而疾惡尤嚴視銀臺案不數月法立弊除然亦以此得謗淹滯者久之成化己巳陞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選將養兵籌畫邊務恒事未至而爲之遠圖弘治初歷三考遷會尚書無缺特加正二品俸仍舊職僅逾月卒於官訃聞輟朝遣兵部進士謝汝賜造墳諭賜祭葬琮居官清介門無雜賓立朝四十年勤慎如一日上疏復西湖以資灌溉所著有西湖説恒庵稿

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曾沂

徐沂字希曾、永康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亢直敢言、彈劾權勢、如鷹鸇之逐鳥雀、府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肆虐、及中官李廣輩、矯命行私、皆露章擊之、爲當路所疾、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蘇州細苧、福建改機、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布政司參議、卒於官、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粵稱貨藪、一握之實可富數世、而沂獨纖毫無染、賢者以爲難、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朱惠字懿卿、仁和人、初爲諸生時、家甚貧、而父性嚴、色養頗難、惠自甘澹泊、乃力營甘旨以進、艱辛萬狀、不敢告勞、父卒、安其養、以篤孝稱、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時內侍蔣琮守備南京、以威權排逐縉紳、事多不法、惠抗疏劾之、權奸股栗、未幾、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值奸宄縱橫、殺害良善、惠首置於法、以令境內、蘄府二役並興、民不堪命、即爲檄請止、湖南一境始獲息肩、居二歲、卒於官、

布衣繆恭

繆恭、天台人、學古行高、喜名節、弘治中、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絶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帝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呂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中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弘治初、寵豎李廣受富兒金、將尚公主、獻發其事、劾罷之、又因災異陳八事、如策大臣、抑親貴、皆人所不敢言者、壽寧侯張鶴齡兄弟依藉宮掖、熏灼一時、獻又反覆極論之、　上怒、杖闕下、繫詔獄、尋直其言、釋之、歷順天府丞、時逆瑾用事、朝臣遷轉大半以賂、乃十年不調、丁內艱、服闋、歷進南京兵部侍郎、會有言者、遂乞歸、獻長於詩文、善草隷、所著有甲軒稿、使交稿、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盧瑀字希玉、鄞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疏罷淮揚貢賦十餘萬緡、及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又劾巨璫梁芳等竊柄、引用姦僧繼曉妖術、因上事、直聲大振、有溫州衛指揮戴敷、以遺孤爲庶長所孽、庶長賕結

當路多為之地瑀知狀乃言於兵部尚書馬文昇事竟直初未嘗相聞也已而勳頗知之以二百金賻瑀母之喪瑀峻却不受服闋陞工科都給事上天變忤旨廷杖逮獄出為長沙府通判未幾陞真定府同知詰暴撫良能聲籍籍陞廣平府知府廣平故牧馬地豪貴家數侵匿而委其徵於貧戶瑀乃剗洗姦蠹盡反豪貴家侵地民困乃甦有高崇將者素以高貲甲於郡逮誣繫獄前守避嫌置不理瑀慮囚竟按牘出之比引年高托其母懷千金為壽致於帷屬瑀覺竟謝不受歸而疏食飲水

以吟詠自娛瑀美丰儀制行高整弱冠時有隣女夜[illegible]統禪遣之即毅然斥去終身不趾其門知者以方魯男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弟嵩附）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為諸生篤志儒業不問寒暑父母相繼卒哀毀骨立悲慼閭里時三弟崙嵩崗年並少家亦就圮崑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弘治九年遂與弟嵩同登進士高第崑謁選授直隷清豐縣知縣三載考績監司交薦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孝
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多見采納

正德丁卯閹逆瑾恣橫流毒搢紳崑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瑾誅詔復原職致仕遂徜徉山水絕口不談世事　世
宗初政詔下錄用辭疾勿起崑才高學博有志體國雖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志而卒弟嵩任南平知縣值旱甚與郡守孫行詣龍潭禱雨雨大注冒行數里感寒疾卒民為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陳璋字宗獻溫之樂清人父早卒哀毀不踰體事母孝

養彌篤領弘治乙卯鄉薦至乙丑始成進士即疏請歸養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時逆瑾擅政朝士爭趨之璋獨以為恥瑾聞而憾之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宜言於朝曰有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為周旋而力不可或勸璋賂瑾以為解璋忿然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即怡然就道瑾誅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張司寇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瞽學官而不讀律謂之贖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

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子麟庶其能踵名以上、因奉勅審錄、八閩所活數百餘人、有恤刑錄行於世、事竣還京、適　敎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俸等諫止蹕、　上怒甚、罰跪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生爲、奮然進諫、既杖、臂無完膚、伏枕五閱月而後起、陞雲南按察司副使、　世宗嗣位、給事中吳巖等議褒諫臣、以璋名上、加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番諸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盡其法者、璋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

而出之以和平、恕慈辟而斷之以義、寬嚴相濟、用得其情、民夷悅服、陞行太僕卿、時馬政廢弛、條陳五事、一求實用、二懲不職、三嚴有司、四儆守臣、五崇寺權、咸獲俞允、一時馬政聿有成績、歷陞大理寺卿、時錦衣捕獲擊盜、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世寧知其冤、送大理覆審、璋曰、笞一械繫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illegible]之、况盡十二人於死地乎、獄雖成、罰得不辯、乃駁同、世寧喜曰、是先得我心者也、遂爲奏釋、一日與世寧議獄不合、參奏下廷議、卒是璋言、且行中外著爲令、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世寧剛氣人也、與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如此、無何、而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　上意、相繼罷去、　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應命、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南京太廟災、　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璋偕錦衣給事往勘、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　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璋曰、事在弗欺、禍福非所計也、　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繫法司獄、執政欲貸之、璋語司寇

蕭賢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忤執政意、遂偕賢致仕歸、璋爲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不直者、輒質之衆中、而人亦不怨、自處清介、與俗寡借、未嘗一呈身要路、居官尤堅苦、節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宴如也、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藥以詩酒自娛樂、卒年七十有二、

山西提學僉事陳霆

陳霆、德清人、登弘治壬戌康海榜進士第、授給事中、疏

直敢言以忤逆瑾、逮獄、謫判六安、瑾誅、復起、歷遷山西提學僉事、以師道自任、士習丕變、致政歸、雅好詩文、著水集百餘卷、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長樂令、愛民禮士、百廢俱興、遷監察御史、逆瑾用事、疏劾之、併擧谷大用馬永成等八黨、瑾怒、逮摭小過、杖之朝堂、落籍歸、瑾誅、詔復原職、御史周倫等交章論薦、遷劉大夏王渙等去不以禮、將復大用、有嘗被渙劾者當柄、沮之、遂不起、力耕課子、優游林下、與鄉人結社、坦夷和易、人稱厚[illegible]、所著有鳴琴稿西臺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章鎰字元益、鄞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時番僧黄曉得幸、王公貴戚皆膜拜受戒、鎰極言曉以夷教亂風俗、乞正典刑以清朝廷、疏入、即收曉誅之、直聲振天下、陞本科都給事、論列剴切、權勢斂迹、尋以劾奏戚寗伯王鉞忤旨、奪官歸、以詩自娛、有集行稿、藏於家、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禮部尚書守陳之從弟、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擧、京堂缺、必由內降、守隨抗疏言曰、是例行、是廢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已又劾奏奸僧黄曉妖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野、巡按江西、獨持風力、有李孜省者、役人也、變幻爲奸、暴於鄉里、擧按其罪、當之論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惑上、遂得近幸、守隨自江西憂歸、比服闋赴京、而孜省已爲太常寺丞矣、即劾奏孜省以贓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孜省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連擬改官、俱爲孜省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時孜省益貴用事、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書小簡、以所賜銀圖書封進、欲中守隨而無其因、時以例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何不黜、吏部對以無能正直、是不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也、乃竟謫爲添註、斥守南寧、孜省誅、陞應天府尹、而守備蔣琮以宿憾復傾之、謫廣西布政司

參政、七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掌寺事、會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以充內庭別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以爲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伏闕、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於此者、能言之乎、文問何事、對曰、八虎擅權相扇、爲惡背公、罔上恣行不軌、此其最大者、文遂與守隨及張敷華定計、令郎中李夢陽疏瑾輩之惡、會衆伏闕、已而中旨遣慰各官還治事、守隨等言之益力、時大學士謝遷又從臾、使竟其說、

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司禮監簽書管事、而張永谷大用羅祥魏彬馬永成丘聚、俱各筦樞要、以爲不復在左右親倖矣、守隨曰、使此輩操權握要、其害乃甚於左右親倖也、持太阿之柄、而授於宼手、禍將若何、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豎奸罪狀、而斥瑾尤甚、謂不磔於市不足以清朝廷、不報、未幾、勒韓文致仕、以言官論救、并削籍禁錮終身、而閣老劉健謝遷相繼罷免、言官死於枷械及謫戍者接踵、衆始洶洶危矣、瑾乃日遣偵者、廉守隨短、竟不可得、守隨復陳正君德、修治化、遠奸邪、明法度諸事大要、惟欲逐瑾等、以端政本、瑾銜之入骨、竟寢不下、忽嚴除朝退、傳旨令張敷華與守隨致仕、衆論騰沸、而切於威嚴、迄不敢復言、瑾復令偵者沿途察之、欲中以奇禍、而守隨檢飭益嚴、僦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與郎中李夢陽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爲朋黨、頒示天下、瑾猶銜守隨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邊、復矯詔奪官、追繳出身以來誥勅、瑾伏誅、詔復原官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贈太

子少保、謚康簡、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纘

王纘字存約、台之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稍甚、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纘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祥、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遥旨、快私慝、

璜特疏請停刑還　駕諫乃寢璜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復刑科給事中歷遷應天府尹革繁役裁供億節浮餙籍丁錢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蠲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用者起流移者歸而璜之頌聲遂藹藹下陞南京刑部侍郎母憂服闋補原職土豪王冠家傭數百人嘗購初生嬰兒剉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

快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璜曰中人行禮柰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隅坐璜獨據正席且贄惟一幣言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璜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其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之金陵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四世祖仕成附）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中以鄉試第一人登進士履選入中秘尋改給事中　武宗時諸閹擅政事多內[illegible]諧駁抗疏請無所避逆瑾專恣尤甚權侔人主諧奏斥之瑾怒日伺諧無所得乃羅他事矯詔杖諧與劉大夏潘蕃同戍肅州瑾誅放還嘉靖改元詔采舊臣乃復起歷官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會夷變諧盡心撫勦兩廣以平尋召入本兵乞歸卒贈兵部尚書諡莊敏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中金走白太守太守曰金

無知者爾物也盍取諸成固謝會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人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而陶氏簪纓至今人以爲皆成德所種云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兄景明附）

張景暘字廷和山陰人成化中進士拜監察御史當　武宗駕留宣大首率同臺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杖又劾江彬許泰冒封伯爵非制人多其敢言竟以是爲權要所忌出知潮州尋罷歸卒兄景明字廷光第進士以經術選充典府長史事　獻帝於藩邸忠慎不渝嘗

敷陳六事　帝悅、命揭諸官門、　世宗入嗣大統、以輔導功召赴京、將大用、會病卒、特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錄其二子、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寺正、出知淮安府、馭吏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之、陞陝西左叅政、歷江西四川廣東三藩左右布政使、晉副都御史、延撫江西、值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眞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特遣中涓駐饒之

廣德、燒造供御諸窑器、上疏力言小民凋斃之狀、可謂先王恭儉之節、當師　上爲感動、下詔中止、性素亢直、不肯與時浮沉、每爲當路者掣肘、遂抗章請老、未幾起延撫河南、再辭不許、遂建牙中土、諸大小屬吏、欽其風釆、教令所布、不威而肅、時詔取中州樂工之有名者隸籍內教坊供御、上疏極諫、至引唐明皇躭樂聲色、致動漁陽鼙鼓、一時梨園子弟、流落人間、至今讀凝碧之詩、猶以爲戒、言極剴切、　上爲色變、已而歎曰、韓某愛我、當時謂韓公言事、有回天之力、尋陞南京大理寺卿、韓刑部左侍郎、逆閹劉瑾惡不通款、陞刑部尚書、勒令致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日與耆舊觴咏自適、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居逼城市、而軒蓋未嘗輕入公府、然郡邑大夫、以國輿民隱就質者、則響答忘倦、性善飲、雖極醉、而容色彌溫、與人交、敬而有禮、平生無狎友、亦無面友、恭儉清慎、始終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蓋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虞守隨字惟貞、義烏人、幼穎異、好學、年十三、補邑博弟子員、以文雄、督學使者、一見奇之、每行部校士、令與偕、又輒居首、歎曰、何物小秀才、而冠一郡士也、執贄受業者、履戶常滿、以甲戌進士、特旨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遇事慷慨、吐所欲言、不避忌諱、首疏金華大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不宜止列鄉賢、而不與從祀之列、宋濂輔翊皇猷、宜賜之諡、而王禕死節不屈、當蔭其子孫、頃之、武帝南巡還京、有旨、百官大帽曳撒郊迎、衆皆奉旨、守隨獨抗言、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

文物之美也忽此不務非所以爲中國辨甚剴切　上嘉納之是時　上未有子儲位久虛宸濠覬覦謀爲大逆守隨憂之奏言人君即位必建儲貳宜倣宋真宗故事於宮中立學取宗室中子弟冲年謹厚者置於內學觀其德業進退可屬大寶者權命之以安中外之心不報已而奉勅印馬燕齊河洛諸道并追備用馬匹先是流賊亂馬政廢百姓苦之守隨條陳六事一曰寬缺馬之地以甦民困二曰減管馬之官以省民財三曰時僉審以均馬戶四曰定冊籍以編馬政五曰恤養馬之衛

六曰均買馬之銀　上悉如議頒行故吏無侵漁民不騷擾當逆藩之變而馬匹取辦倉卒不至缺乏者守隨之力居多坐讒謫州倅未幾勒罷　世宗自藩邸繼統惓惓以典獻園陵爲念議者盈庭幾於築室守隨上皇陵正議以折之援引經傳而參之周公孔孟唐宋名儒反覆數千言極其辨晰　上悅特旨召用尋以疾卒不果年僅四十有七守隨爲文出自性靈而根於理要最長詩賦尤工行草一詩一札獲者若拱璧然詩文多散逸惟芝岩雜稿皇陵正議藏於家

兵科給事中顧克敬旋

顧旋字克敬慈谿人第進士除南京戶科給事中轉北京兵科時北虜猖獗條陳方略減中將宜舊制各營首牧俱有分地以權貴侵奪占爲永業復侵　中宮皇莊不可問因抗疏奏曰　陛下天下主　母后享天下之奉何必私牧地頃畝之人而後給哉詔悉與民任科九年屢上疏論事剴切已而出參廣藩計平蕪孟劉之亂人多其績性好學雖簿書鞅掌未嘗釋卷所著有西溪小稿東湖十咏慈谿志草共若干卷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垚（兄奎附）

屠垚字文治平湖人父熙爲太平同知僅以一僕自隨邸宦如僧舍垚第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當武廟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　聖德不報尋復疏止興作令歲既祭　聖學重經筵皆國家大體出按廣右遇歲旱饑而猺寇乘危倡亂民多駭散垚議撫運且發價招商禁糴米船民賴不飢猺寇聞其德政皆心解甲百粵悉平事聞　特加勅諭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俸一級時稱爲真御史補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即乞身歸

囊橐蕭然無一長物雅好詩書老而彌篤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兄奎亦爲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軌有直聲官終江西叅議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從陽明先生講明良知之旨寧藩逆啓遠上江防三策復疏諫南巡不報遂乞疾歸歷工部郎中不起　世宗登極備南刑部郎中會大禮議起朝紳羣咻之而宗明與二三人者論合至詈丞何淵集請入太廟

宗明即疏陳不可遂出守吉安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宸濠遺孽朱祥阻隘嘯衆白晝擄肩輿劫城市官吏不敢問宗明潛發兵布賊舍傍至除日縻郡獄托他事至其所一鼓而縛祥父子其徒無一人得脫者人皆奇之歷陞光祿寺卿即藉光祿經費疏乞防奢止欲正德養身定經制悲貪饞　上納之著爲令又應詔言四事曰求才勵志定計責任皆切時弊陞兵部右侍郎編修揚名以忤權貴下獄時大禮大獄之後漸生黨議宗明上疏言揚名罪不罪宜有定法然罪一揚名而必求主使之人延及善人將盡於一網其關國家元氣不小乞寛名罪無窮其事遂并得罪出叅政閩藩乃召補禮部會　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遼陽廣寧軍變時議姑息復抗論乞斬渠魁以昭國法議者韙之轉左侍郎未幾卒宗明爲人溫厚寧靜諒直不阿風節昭著以是頗與貴勢不相能竟挺挺無所屈其應變成務沉機默運確有定力人以爲心學之驗云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從弟杰附）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異絶倫少授家學輒奮勵誦

習朝夕不懈稍長即沉酣六經鈎稽百氏諸生中最稱博雅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過於諸生時爲文根柢理要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即伸紙濡毫頃刻千萬言氣洶洶不斷以文雄同館中同館士亦引以爲不可及壬午授翰林院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僅三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氣節初甚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踈貴

2120124
ZW 21101000695283
S
Z121·5
15a

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懽心家貧屢空晏如也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以治行稱既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廣東左參政張德珍懷

張懷字德珍幼穎異勤學強記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忘正德丙子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諫 武宗皇帝南巡跪門五日杖三十濱死奪俸六月 世宗入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

得進階加俸不色喜尋陞精膳員外郎懷感激知遇發舒意氣益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未幾議大禮建室上疏力諍奪俸一月又議改稱皇考聖母與廷臣同議者伏哭闕下廷杖三十復濱死不色慍第慨然歎曰一死何足惜但至誠無以格君使 聖天子有過舉爲可恨耳出爲江西左參議陞廣東左參政清慎剛正執法不撓節俗愛民孜孜職業三年報政赴部擬疏擢已坐江西建昌知州夏良勝知府鄭源逸刑刻姓書并毀大禮爲部民所訐詞連舊任參議懷付刻此書復同廣東巡按

御史吳麟問擬鈐束不嚴贖米還職而都御史汪鋐希宰相旨覆參阿附竟奪職歸角巾私第怡然著書以自適三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兩臺交薦堅臥不起尋奉詔准致仕懷居官常俸之外一毫不取兩叩 天闕瀕死愈厲侃侃剛正之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士大夫多惜之卒年七十有六